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七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EC11/0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七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3.8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七〇冊目次

經部・詩類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三十四卷(二)

〔明〕張溥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詩經偶箋十三卷

〔明〕萬時華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李泰刻本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三十四

卷(二)

〔明〕張溥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經註疏

大全合纂三十四卷》提要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二十一

明 後學張溥

北山之什二之六

序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傳偕偕。強壯貌。士子。有王事者也。

詩經

卷二十一 北山

一

箋言我也。登山而采杞。非可食之物。喻已行役不得其事。朝夕從事。言不得休止。靡無也。監。不堅固也。王事無不堅固。故我當盡力勤勞於役。久不得歸。父母思已而憂。

釋文

偕音皆。徐音諸。說文云強也。

疏杞。葉非可食之物。而登山以采之。非宜矣。勞役非賢者之職。而循路以從之。非其事矣。所以行役不得其事者。時王之意。以已為偕。偕然而強壯。今為王事之子。以朝繼夕。王家之事。無不堅固。久不得歸。故父母思已而憂也。

〔集傳〕賦也。偕偕，強壯貌。士子，詩人自謂也。

大夫行役而作此詩，自言陟北山而采杞以食者，皆強壯之人，而朝夕從事者也。蓋以王事不可以不勤，是以貽我父母之憂耳。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傳：溥，大率；循，濱；涯也。賢，勞也。王不均，大夫之使而專以我有賢才之故，獨使我從事於役。

詩經

卷二十一 北山

二

自苦之辭。

箋：此言王之土地廣矣。王之臣又衆矣。何求而不得，何使而不行。

釋文：涯，魚佳反。字又作崖。

疏：釋水云：潁水涯，孫炎云：涯，水邊。說文云：浦，水濱。廣雅云：浦，涯也。然則潁濱涯浦皆水畔之地，同物而異名也。詩意言民之所居，民居不盡近水，而以濱為言者，古先聖人謂中國為九州者，以水中可居曰洲，言民居之外皆有水也。鄒子曰：中國名赤縣，亦縣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其有瀛海環之，是地之四畔皆至水也。濱是四畔近水之處，言率土

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作詩王、道之衰，傷境界之削，則云：感國百里，感蹙靡所，聘恨其有人衆而不使，即以廣大言之。所怨情異，故設辭不同。傳以賢為勞，箋言王專以我有賢才之故，王肅難云：王以已有賢才之故，而自苦自怨，非大臣之節，斯不然矣。此大夫怨王偏役於己，非王實知其賢也。猶下云：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恨而問王之辭也。

〔集傳〕賦也。溥，大率；循，濱；涯也。言土之廣，臣

之衆，而王不均平，使我從事獨勞也。不斥王而曰大夫不言獨勞，而曰獨賢，詩人之忠厚

詩經

卷二十一 北山

三

如此。

疊山謝氏曰：自古君子常任其勞，小人常處其逸。君子常任其憂，小人常享其樂。雖曰役使不均，我獨賢勞，然君子本心亦不願逸樂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方剛，經營四方。

傳：彭彭，然不得息。傍傍，然不得已。將，壯也。旅，衆也。

箋：嘉，鮮，皆善也。王善我年未老乎？善我方壯

乎。何獨久使我也。王謂此事眾之氣力方盛乎。何乃勞苦。使之經營四方。

釋文 傍布彭反。鮮息淺反。沈云鄭音仙。

集傳 賦也。彭彭然不得息也。傍傍然不得已也。嘉善鮮少也。以爲少而難得也。將壯也。旅與簪同。言王之所以使我者。善我之未老而方壯。膂力可以經營四方耳。猶上章之言獨賢也。

詩經

卷二十一 北山

四

疊山謝氏曰。此詩本爲役使不均。獨勞於王事而作。此章乃曰。天子嘉我之未老。善我之方壯。喜我之旅力方剛。而可以經營四方。故得見任使。反以玉爲知己。忠厚之至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傳 燕燕安息貌。盡力勞病以從國事。

箋 不已猶不止也。

集傳 賦也。燕燕安息貌。瘁病已止也。言役使之不均也。下章放此。

慶源輔氏曰。此章而下。則方言其不均之實。然亦不過以其勞逸者對言之。使上之人自察耳。但言之重。辭之復。則其望於上者亦切矣。詩可以怨。謂此類也。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傳 叫號呼召也。鞅掌失容也。

箋 鞅猶何也。掌謂捧之也。負何捧持以趨者。言促遽也。

釋文 慘字又作慘。印音仰。本又作仰。

詩經

卷二十一 北山

五

集傳 賦也。不知叫號。深居安逸。不聞人聲也。鞅掌失容也。言事煩勞。不暇爲儀容也。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

箋 咎猶罪過也。風猶放也。

釋文 風音諷。議如字。協句音宜。

疏 不知叫號者。居家用逸。不知上有徵發呼召者。出入風議。謂閒暇無事。出入放恣。議量時政者。定本集本並作議。俗本作儀者。誤也。傳以鞅掌爲煩勞之狀。故云失容。言事

煩執韋然，不暇為容儀也。鄭以韋掌為事煩之實，執讀如馬執之執。

集傳賦也。咎，猶罪過也。出入風議，言親信而從容也。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三山李氏曰：孔子云：公則說，若不均則雖征役未甚勞苦，而人亦怨矣。觀大東之詩，則有聚聚衣服者，有葛屨履霜者，北山之詩則有息偃在牀者，有不已于行者，則天新安胡氏曰：補傳云：大東言賦之不均。北山言役之不均。

詩經

卷二十一

北山

木

序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箋周大夫悔將小人，幽王之時，小人衆多，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譖害，自悔與小人並。

疏作無將大車詩者，悔之也。以將進小人，後致病累，可為鑒戒，以示將來，足明時政昏昧，朝多小人，亦所以刺王也。此大夫作詩則賢者也，自當擇交，既進而悔者，知人則哲，堯尚難之。孔子以聖人之雋，尚改觀於宰我，子文以諸侯之良，猶未知於子玉，况大夫非聖能無悔乎。

朱子辨說此序之誤，由不識典禮而誤以為此也。

無將大車，祗自塵兮。無思百憂，祗自底兮。

傳大車，小人之所將也。底，病也。

箋將，猶扶進也。祗，適也。鄙事者，賤者之所為也。君子為之，不堪其勞，以喻大夫而進舉小人，適自作憂累，故悔之。百憂者，衆小事之憂也。進舉小人，使得居位，不任其職，愆負及已，故以衆小事為憂，適自病也。

詩經

卷二十一

無將大車

七

疏言君子之人，無得自將此大車，若將此大車，適自塵蔽於已，以與後之君子無得扶進此小人，適自憂累於已。小人居職，百事不幹，已之所舉，必助憂之，故又戒後人言無思百衆小事之憂，若思此憂，適自病害於已。冬官車人為車有大車，鄭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則此是也。其車駕牛，故酒誥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是小人之所將也。集傳興也，將，扶進也。大車，平地任載之車，駕牛者也。祗，適，底，病也。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言將大車則塵污之，思百憂則病及之矣。

慶源輔氏曰：夫行役者，進而有王事之期程，惟恐其有不期之愆，退而有家事之多端，惟

恐其有意外之虞。所可憂者。固不一而足也。故曰百憂戒之。以無思者。言姑置之。勿以爲念可也。不然。適所以自病而已矣。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頽。

傳頽。光也。

箋冥冥者。蔽人目明。令無所見也。猶進舉小入。蔽傷已之功德也。思衆小事以爲憂。使人蔽闇。不得出于光明之道。

集傳興也。冥冥昏晦也。頽與耿同。小明也在。

詩經

卷二十一

無將大車

人

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

無將大車。維塵雍雍。無思百憂。祗自重兮。

箋雍。猶蔽也。重。猶累也。

釋文雍字又作壘。重直龍反。又直用反。

集傳興也。雍。猶蔽也。重。猶累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序小明。大夫悔仕于亂世也。

箋名篇曰小明者。言幽王日小其明。損其政。

事。以至於亂。

疏。小明詩者。牧伯大夫所作。仕於亂世。使於遠方。令已勞苦。故悔也。牧伯大夫。雖行使是常。而均其勞逸。有期而反。今幽王之亂。役則偏苦。行則過時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芄野。二月

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淚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傳芄野。遠荒之地。初吉。朔日也。罟。網也。

箋明明上天。喻王者當光明如日之中也。照

詩經

卷二十一

小明

九

臨下土。喻王者當察理天下之事也。據時幽

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征行徂往也。我行往

之西方。至於遠荒之地。乃以二月朔日始行。

今則更夏暑冬寒矣。尚未得歸。詩人。牧伯之

大夫。使述其方之事。遭亂世勞苦而悔仕。憂

之甚。心中如有藥毒也。共人。靖共爾位。以待

賢者之君懷思也。我誠思歸。畏此刑罪羅網

我。故不敢歸耳。

疏言幽王聞於照察勞逸不均令已獨遠使
之大舌然由仕於亂世以致如此故念彼明
德供其賢者爵位之人君欲往仕之而不見
涕淚零落如雨然雖時無此人恨本不隱處
以待之也又言我豈不思歸乎但畏此王以
刑罪羅網我故不敢歸耳昭二年左傳曰
日上其中易豐卦彖曰王宜日中以王明之
光昭臨天下如日中之時是也王者繼天理
物當與日同故易曰大人與日月合其明是
也野是遠稱荒蓋地名爾雅四海之外遠
地謂之四荒言在四方荒昏之國也此言荒
者因彼荒是遠地故言荒為遠辭非即彼之
四荒也何則牧伯之大夫行其所部而已不
得越四海而至四荒也微子云吾家老遜于
荒謂在外野而已此言二月朔而始行下章

言述職之大夫則容我下二伯之大夫不必
專侯牧之伯一人而已下云靖共爾位與
此共人文同此大夫悔仕於亂世則思不亂
而明德者仕之故為以待賢者之君也追念
昔時言我本應待彼共人無故冒此亂世而
涕零耳非謂當時有賢君可念也下章靖共
爾位正直是與勸友使聽天命不汲汲求
仕於時亦無明君可令友往仕之正勸待之
耳

集傳賦也征行徂往也荒野地名蓋遠荒之
地也二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卯月也初吉朔
日也毒言心中如有藥毒也共人僚友之處
者也懷思罔綱也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
歲暮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復念其僚友
之處者且自言其畏罪而不敢歸也

疊山謝氏曰僚友雖以恭敬自持然上無明
君下無賢相無愛惜善類不知果能免禍否
所以念之深至於涕零也

慶源輔氏曰共人即靖共爾位之僚友也僚
友有出者有處者已之征役固勞苦矣然以
其所謂罪咎譴怒感急反覆觀之則僚友之
處者亦豈有樂事哉此所以思之而涕零如
雨又自言我亦豈不懷歸而相與共事哉正
以畏不測之罪而不敢歸爾罪咎言其以罪
而加人如網罟之取物而物有不及知者也

不言思其室家而欲歸乃言思其僚友者善為辭也然室家之思固亦在其中矣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惓惓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傳除除陳生新也憚勞也

箋四月為除昔我往至於芄野以四月自謂其時將即歸何言其還乃至歲晚尚不得歸孔甚庶眾也我事獨甚眾勞我不暇皆言王

詩經

卷二十一 小明

十一

政不均。臣事不同也。惓惓有往仕之志也。

釋文除直慮反如字若依爾雅則宜餘舒二音憚丁佐反徐又音但亦作癉同

疏大夫言昔我初往芄野之時日月方欲除陳生新二月之中也於我初發即云何時云其得旋歸乎望得早歸也今乃歲月遂云已暮矣而尚不得歸其時朝廷大夫多得閑逸念我獨憂眾事今我事甚繁眾也由此心之憂愁矣以事多勞我不得有閒暇之時故念彼靖共爾位之人惓惓然情懷反顧欲往仕之恨不隱以待而遭此勞也既遭此苦豈不思歸乎畏此譴怒而不敢矣上云二月初吉謂始行之時故言除陳生新二月也下

章云日月方與傳曰煖即春溫亦謂二月爾雅除作余李巡曰四月萬物皆生枝葉故

曰余余舒也孫炎曰物之枝葉數舒然則除余字雖異音實同也往者從此適彼之辭在此言之為始行據彼言之為往到自歲聿云莫以下皆是在彼之辭故謂初到彼地為往矣行之思歸當至所往之處乃可還不應發始已望歸也又下章云四月方與文與此同洪範庶徵曰煖曰寒寒為冬則煖為夏矣若毛以方煖為二月之初則接於正月之末時尚有霜不可云煖且爾雅稱四月為除故據以易傳也

集傳賦也除除舊生新也謂二月初吉也庶眾憚勞也惓惓勤厚之意譴怒罪責也言

昔以是時往今未知何時可還而歲已莫矣

詩經

卷二十一 小明

十一

蓋身獨而事眾以是勤勞而不暇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與。曷云其還。政事愈感。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

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傳興煖也感促也戚憂也

箋愈猶益也何云其還乃至於政事更益促

急歲晚乃至采蕭穫菽尚不得歸詒遺也我冒亂世而仕自遺此憂悔仕之辭興起也夜

臥起宿於外。憂不能宿於內也。反覆謂不以正罪見罪。

集傳賦也。與暖感急。詒遺成憂。興起也。反覆傾側無常之意也。言以政事愈急。是以至此歲暮而猶不得歸。又自咎其不能見幾遠去。而自遺此憂。至於不能安寢而出宿於外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

詩經卷之十一 小明 十四 聽之。式穀與女。

傳靖謀也。正直為正。能正人之曲曰直。

箋恒常也。嗟女君子。謂其友未仕者也。人之居無常安之處。謂當安安而能遷。孔子曰鳥則擇木。共具式用穀善也。有明君謀具汝之爵位。其志在於與正直之人為治。神明若祐而聽之。其用善人。則必用女。是使聽乎天命。不汲汲求仕之辭。言女位者。位無常。主賢人不汲汲求仕之辭。言女位者。位無常。主賢人

則是。

疏大夫既自悔仕亂。又戒朋友恐其仕不擇時。還同已悔。故嗟嘆而深戒之。謂不要以仕宦為安。汝但安以待命。以此大夫悔而戒之下言式穀。以汝是知未仕者無常安之處。謂隱之與仕。所安無常也。無明君當安此潛遁之安居。若有明君而能遷往仕之。是出處須時。無常安也。必待時而遷者。孔子曰鳥則擇木。猶鳥則擇水遷也。故須安此之安。擇君遷也。襄七年左傳公族穆子引此詩。乃云正直為正。正曲為直。此傳解正直。取彼文也。彼杜預注云。正直為正。正已之心。正曲為直。正人之曲也。取此為說。上天之命。定於冥兆。非可以智力求。非可以進取得。易稱君子樂天知命。為此也。大夫身遭困厄。悔於進

詩經

卷之十一 小明

十四

仕。勸友脩德以待賢君。此詩是令其友聽失之處。分任命之窮達。不及汲汲求仕之辭也。又爵位是君所設。有非其友之物。而此詩謂之爾位者。其友賢者有此位分也。

集傳賦也。君子亦指其僚友也。恒常也。靖與靜同。與猶助也。穀祿也。以猶與也。上章既自傷悼。此章又戒其僚友曰。嗟爾君子。無以安處為常。言當有勞時。勿懷安也。當靖共爾位。惟正直之人是助。則神之聽之。而以穀祿與女矣。

豐山謝氏曰靖如自靖自獻之靖凡事謀之心而安也共如溫共朝夕之共凡事共敬而不敢慢也君子本共又勉之以靖共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傳息猶處也介景皆大也

箋好猶與也介助也神助聽之則將助女以大福謂遭是明君道施行也

集傳賦也息猶處也好是正直愛此正直之

詩經

卷二十一 小明

十七

人也介景皆大也

慶源輔氏曰居亂朝事暗主與同邪人之共處易得隨風而靡惡直醜正故戒之以正直是與好是正直則神明所祐而福祿至焉不必求之於人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新安胡氏曰此詩豈西征之大夫寄其僚友之處者乎

廬陵歐陽氏曰大雅明明在上謂之太明小雅明明上天謂之小明自是各篇看體為誌別爾了不關詩義也定宇陳氏曰此詩因已之久役於外而思僚友之安處於內者且於已無賢勞之恨而謂憂慶之自詒於彼無憎疾之辭而勉

序鼓鐘刺幽王也

以為正直之是助哀而不傷怨而不怒視北山之詩稍庶幾焉豈賦北山者有父母故其詩極哀怨賦小明者已無父母故其辭頗和平也歟

疏毛以刺鼓其淫樂以示諸侯鄭以為作先所故刺之經四章毛鄭皆上三章是失禮之事卒章陳正禮責之此刺幽王明矣鄭於中

候握河注云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為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侯三家為說也朱子辨說此詩文不明故序不敢質其事但隨例為刺幽王耳實皆未可知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

詩經

卷二十一 鼓鐘

十七

不忘

傳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于淮上鼓其

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為之憂傷

箋為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儀象不出門今

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淑善

懷至也古者善人君子其用禮樂各得其宜

至信不可忘

釋文儀象素何反皆

疏鄭唯以為正樂為異其文義則同王湛
 延所作新聲之屬王肅云凡作樂而非所則
 謂之淫淫過也幽王既用樂不與德比又鼓
 之於淮上所謂過也桑間濮上亡國之音非
 徒過而已未知二者誰當毛旨也言會諸侯
 作樂明其有會聚而作之也儀象不出門
 嘉樂不野合定十年左傳孔子辭也服虔云
 儀象饗禮儀尊象尊也嘉樂鐘鼓之樂也
 此者以野尚不可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
 之樂失禮尤甚大也傳言淫樂箋易之為先
 王之樂孫毓云此篇四章之義明皆正聲之
 和欽欽人樂進之善同音四縣克諧以雅以
 南既以其正且廣所及以篇不借又為和而
 不借差皆無淫樂在其間也則未知幽王曷

為作先王之樂於淮水之
 上耳二者之說箋義為長
集傳賦也將將聲也淮水出信陽軍桐柏山
 至楚州漣水軍入海湯湯沸騰之貌淑善懷
 思允信也此詩之義未詳王氏曰幽王鼓
 鐘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久而忘反聞者憂
 傷而思古之君子不能忘也
 信陽軍即今汝寧府信陽縣隸河南
 漣水軍即今淮安府安東縣直隸
鼓鐘喈喈淮水漣漣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

不回

傳喈喈猶將將漣漣猶湯湯悲猶傷也回邪
 也

集傳賦也喈喈猶將將漣漣猶湯湯悲猶傷
 也回邪也

鼓鐘伐鼗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
 不猶

傳鼗大鼓也三洲淮上地妯動也猶若也

詩經

箋妯之言悼也猶當作瘳瘳病也

疏毛以為幽王會諸侯而示之淫樂賢者為
 之憂結於心且為之變動容貌也念古之
 善人君子其用禮樂當得其宜不肯若今之
 幽王失所也鄭以為幽王作先王正樂於淮
 上賢者為憂心且悼傷思古之善人君子其
 德不於禮法為病者角弓云不令兄弟交相
 為瘳斯干云兄及弟矣無相猶矣以彼二文
 知猶瘳相近而誤 鼗即臯也古今字異耳
集傳賦也鼗大鼓也周禮作臯云臯鼓尋有
 四尺三洲淮上地蘇氏曰始言湯湯水盛也
 中言漣漣水流也終言三洲水落而洲見也

言幽王之久於淮上也。妯動猶若也。言不若今王之荒亂也。

安成劉氏曰。集傳所引。周禮考工記。鞀人。文也。然地官鼓人又云。以鞀鼓鼓役事。則字亦作鞀矣。注云。長丈二尺。即尋有四尺也。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箏不僭。

傳。欽欽。言使人樂進也。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爲雅爲南也。舞四夷之樂。大

詩經

卷二十一 鼓鐘

手

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爲箏舞若是。爲和而不僭矣。

箋。同音者。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雅。萬舞也。萬也。南也。箏也。三舞不僭。言進退之旅也。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爲雅。雅。正也。箏。舞。文樂也。

釋文

昧。音妹。疏。毛以爲幽王既作淫樂失所。故言其正者。言善人君子皆鼓擊其鐘。則其聲欽欽然。

詩經

卷二十一 鼓鐘

手

人聞而樂進其善。又鼓其瑟與琴。又擊其堂下東方之笙磬。於是四縣之樂皆得和同其音矣。琴瑟。堂上也。笙磬。堂下也。是上下之樂得所。以爲王者之雅樂。以爲四方之南樂。又爲羽舞之箏樂。如是音聲舒合。節奏得所。此作之。乃鼓其淫樂於淮水之上。以示諸侯。上失其處。故此言幽王作正樂於淮水之鼓。其瑟與琴。吹匏竹之笙。與玉石之磬。於是相奪倫。又以其爲雅樂之萬舞。以爲南樂之夷舞。以爲羽箏之翟舞。此三者皆不僭差。又作不失處。故可爲美。王今何故於淮水而作之。手。樂記說樂之和。感動人之善心而已。是聞樂而進於善也。以鐘在前。故先言其狀云。欽欽。明下琴瑟等亦得所也。以鐘爲首者。作樂必擊鐘。左傳謂之金奏。是先擊金以奏諸樂也。言笙磬東方樂者。以東方物生之位。故謂其磬爲笙磬也。大射樂人宿縣。昨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鑄。皆南陳。注云。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是東方爲笙磬。舉磬則鐘鑄可知矣。以笙磬之下。即言同音。故知四縣皆同也。小胥云。王宮縣。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縣是也。以東爲始。舉笙磬則四方可知。故也。箋。以上言鐘及琴瑟。是琴瑟爲堂上。鐘爲堂下。故爲笙與磬俱在堂下。以配鐘而同音。堂下既同。則堂上亦同。故云八音克諧。春官太師云。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注云。金。鐘也。石。磬也。土。埤也。革。鼓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也。此經言云。鐘琴笙磬。是金石絲匏四者矣。舉此。明土革竹木。

詩經

卷二十一 鼓鐘

三

亦和同可知。傳以三者舞名，故與上異其文。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故舞在後也。傳言為雅為南者，明以此舞為雅屬，下句故別言之云。以為舞明其上，皆為矣。若如是乃為和也。此三者雖是舞，包上琴瑟謂之樂。箋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為雅。是以先言雅也。南先簫者，進之以韻句，以上下類之，則知南亦舞也。以四夷之樂所取者不盡取其樂器，唯取舞耳。故言舞四夷之樂，美太王者，德廣能所及，故舞之也。白虎通云：王者制夷狄，恐夷人不宜隨中國禮也。四夷之樂雖為舞，以使中國之人是夷樂唯舞也。明堂位曰：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於天下也。是廣所及也。魯下

天子因在東南，用二方耳。鹿人云：舞四夷之樂，故此傳廣言四方以明之。經獨舉南，可以兼也。孝經鉤命決云：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柷，北夷之樂曰禁。東方之舞助時生也，南方助時養也，西方助時殺也，北方助時藏也。然則言昧者，物生根也。南者物懷任也。秋物成而離其根，柷冬物藏而禁閉於下，故以為名焉。以南訓任，故或名任此為南。其實一也。定本作朱離，其義不合。於此言南而得總四夷者，以周之德先致南方，故秋官立象胥之職，以通譯四夷是言南方以象胥曲以示法。昧四夷之始，故從其常而先立之也。若然，虞傳云：東岳陽伯之樂舞，殊離注云：殊離舞曲名，言象物生殊離也。彼雖中國之舞，四岳所樂，非四夷之舞，要名與。

詩經

卷二十一 鼓鐘

三

此東西反者，以物生與成皆有離其根株之義，故兩有其言也。以為簫舞謂吹簫而舞也。簡兮曰：左手執簫，右手秉翟，以翟或謂之羽舞也。以干戚而言萬者，舉本用兵，人眾之大數為舞以象之。故言萬舞也。萬即武舞，故云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為雅。以對簫為文樂也。言進退之舞者，謂此三舞進退皆旅眾齊一。鄭意直據三種之舞進退齊一，不包上經琴瑟與毛意異者，以不借謂行列不有參差，故特謂為舞也。故樂記云：古樂之發，進旅退旅，注云：言其齊一。是為不借也。

集傳賦也。欽欽，亦聲也。磬，樂器，以石為之，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音言其和也。雅，二雅也。南，二南也。簫，簫舞也。借，鼗也。言三者皆不借也。蘇氏曰：言幽王之不德，豈其樂非古歟。樂則是而人則非也。

鼓鐘四章章五句

集傳：此詩之義有不可知者，今姑釋其訓。詰名物而畧以王氏蘇氏之說解之，未敢信其必然也。

新安胡氏曰：歐公云：鼓鐘序但言刺幽王，不知刺何事。據詩文則是作樂於淮上矣。

然旁考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巡之事書曰徐夷並與蓋自成王時徐夷及淮夷已皆不為周臣宣王時嘗遣將征之亦不自往初無幽王東至淮徐之事然則不得作樂於淮上矣嚴氏謂古事亦有不見於史而因經以見者詩即史也其論固當然而詩文亦不明言其為幽王也故集傳以為未詳

序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箋田萊多荒茨棘不除也饑饉倉庾不盈也降喪神不與福助也

詩經

卷二十一

楚茨

二十四

疏言古之明王能政簡敘輕田疇墾闢年有豐穰時無災厲下民則安土樂業祭祀則鬼神歆饗以明令不然故刺之田廢生草謂之萊自然多荒而并言之者周禮以田易者為菜若使時無苛政則所廢年滿亦當墾之今乃與不易之田並不藝種故言多荒也既言降喪而又言流亡者明死者為天災所殺在者又棄業而逃也此及信南山甫田大田田籍之詩事皆陳古文指田類故序存詳略以相發明此序反經以言今信南山序據今以本古甫田直言思古畧而不陳所由大田言於寡不能自存又畧而不言思古皆文互見大田曰魯孫是若言成王止力役以順民是政不煩也甫田云歲取十千言稅有常法是賦不重明幽王政煩賦重也信南山經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而

詩經

卷二十一

楚茨

二十五

序云不能脩成王之業以奉禹功是曾孫為成王矣而甫田大田皆言曾孫則所陳古皆為成王時也此經無曾孫之言而周之盛王致太平者莫過成王則此思古者思成王也此篇思古明王先成其民而後致力於神故首章言民除草以種黍稷收之而盈倉庾王者得為酒食獻之宗廟總言祭祀之事其享妥侑皆主人身之所行也二章言助祭者各供其職爰及執爨有俯仰之容君婦有清靜之德俎豆肥美獻酬得法以事鬼神鬼神安之報以多福四章言孝子恭敬無愆尸般以福五章祭事既畢告尸利成卒章言於祭之末與同族燕飲六年共述祭事而其文皆次唯三章獻酬笑語事在祭末當處綴辭工祝致告之下文在先者以獻酬是賓客之事因說群臣助祭而言之耳三章傳曰釋而賓尸及賓客或以為三章則別陳釋祭之事知不然者以此篇所陳上下有次第尾接連不得輒有釋祭則之也案三章傳曰燔取脾骨也禮燔燎報陽乃是朝事之節釋祭事尸而已無求燔燔燎之事若傳以三章為釋祭安得以燔為脾骨也三章傳又曰豆謂內羞庶羞案有司徹陳羞豆之下注云此皆朝事之豆邊大夫無朝事而用之賓尸然則天子有朝事則此豆當朝事用之矣作者何得拾正祭而不述越言之釋祭之末禮乎又釋祭主於事尸而事神禮簡三章言神保報福與二章正同豈禮簡之謂然則傳言釋而賓尸及賓客者正以經言孔庶其豆既衆則所用必廣故因分之以為賓謂釋日敬尸為客謂正祭所薦見用豆處廣之意其文不主釋也箋易傳以庶為胙自然無釋祭之事矣

朱子辨說自此篇至車牽凡十篇似出一手詞氣和平稱述詳雅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為傷今思古之作詩固有如此者然不應十篇相屬而絕無一言以見其為衰世之意也竊恐正雅之篇有錯脫在此者耳序皆失之

朱子曰楚茨之詩精深宏博如何做得變雅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藝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傳楚楚茨棘貌抽除也露積曰庾萬萬曰億

詩經

卷二十一

楚茨

王夫

妥安坐也侑勸也

箋茨蒺藜也伐除蒺藜與棘自古之人何乃勤苦為此事乎我將得黍稷焉言古者先王之政以農為本茨言楚楚棘言抽互辭也黍與與稷翼翼蕃廡貌陰陽和風雨時則萬物成萬物成則倉庾充滿矣倉言盈庾言億亦互辭喻多也十萬曰億享獻介助景大也以黍稷為酒食獻之以祀先祖既又迎尸使處

神坐而食之為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所以助孝子受大福也

疏以獻祀其先祖謂鬱鬯之酒以灌朝踐酌醴饋熟酌盥以獻比至於尸酌以酢諸臣

皆為用酒也當饋獻又迎尸於室以拜安之乃設食以進為尸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侑勸之由祭祀以禮神所敬享故以侍大大之福也鄭唯以介為助餘同茨郭璞云布

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是也先王以農為本太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洪範八政一曰食是也露積言露地積聚之九章筭術

尚書云十六斗曰庾昭謂此庾露積穀也引詩云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是取此傳為說也

詩經

卷二十一

楚茨

王夫

與與翼翼黍稷之狀故言蕃廡貌釋詁云廡茂豐也謂黍稷之苗蕃殖而茂盛也既言露積為庾則庾在於空非有可滿之期言互辭者庾舉億為多以至億為滿也倉無一億一尺長二尺七寸是一億之積方一尺而長二十七萬尺也立方開之幾六十五尺雖則高大之倉未有能容此者知其不相通也明在地則一億入倉則盈倉宜以庾至於億倉至於滿為相耳箋言喻多明非實然也豐年曰亦有高廩萬億及秬廩亦倉之類而得萬億及秬者彼論天下之粟非據一廩所容故得及億秬也侑報也傳以為勸者已飲食而後勸之亦是重報之義酒是大名其鬱鬯五齊三酒總名皆為酒也月令命大酋為酒云秫稻必齊則為酒非直黍也又天子

詩經

卷二十一 楚茨

主人

之祭其祭當用黍稷稻粱然則爲酒食者非獨黍稷而已以黍稷爲國之玉故舉黍稷以總衆穀順上我黍稷之文上言黍稷乃是天民田稅以充倉庾耳案祭姜君親耕以供衆盛則當用籍田黍稷而此文勢得用稅物者親耕示其孝敬之心以勸民耳信南山云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是用稅物之明文也終祭皆是以祀事四獻之於神以成祭則故並言享祀以便句也下章云以往烝嘗遠可以兼近妥侑文承享祀之下享祀雖總於祭因在其前則爲灌及朝踐矣初尸入視延之入廟與而行灌禮至朝踐祭統注云天子諸侯之祭延尸於戶外郊特牲注云朝事延尸於戶西南面注又云至薦熟乃更延至於室之與尸來升席自北方升坐於主北焉

卽郊特牲曰舉羊角詔妥尸注云受安坐也尸始入舉奠耳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卽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是又迎尸使處神坐也言嫌者以天子使公卿爲尸爲天子所尊已有爲臣之嫌故言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知祝者以今少牢特牲之禮主人及尸之言皆祝之所傳故也案是鷩云公尸來燕來寧注云尸來燕也其心安不以已實臣之故自嫌則尸意安而不嫌云嫌者此據正祭彼論釋祭故尸安也

集傳賦也楚楚盛容貌茨蒺藜也抽除也我爲有田祿而奉祭祀者之自稱也與與翼翼

詩經

卷二十一 楚茨

主人

皆蕃盛貌露積曰庾十萬曰億饗獻也妥安坐也禮曰詔妥尸蓋祭祀筮族人之子爲尸既奠迎之使處神坐而拜以安之也侑勸也恐尸或未飽祝侑之曰皇尸未實也介大也景亦大也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故言蒺藜之地有抽除其棘者古人何乃爲此事乎蓋將使我於此執黍稷也故我之黍稷既盛倉庾既實則爲酒食以饗祀妥侑而介大福也

盧陵李氏曰曲禮云爲人子者祭祀不爲尸則尸筮無父者皆用孫之倫有爵者爲之又曰祭統云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則全於君儀禮少牢禮曰祝設几于筵上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祝出迎尸于廟門外尸入升筵祝主人皆拜妥尸尸不言答拜遂坐少牢曰尸告飽祝獨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問自后稷以農事肇祀其詩未嘗不倦倦於此孟子亦曰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粢盛不潔不敢以祭古之人未有不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者恐不必專指公卿言之朱子曰此諸篇在小雅而非天子之詩故止得以公

卿言之。蓋皆
畿內諸侯矣。

濟濟跄跄。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
或將。祀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
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傳濟濟跄跄言有容也。亨。飪之也。肆。陳將齊
也。或陳于牙。或齊于肉。祊。門內也。皇。大。保安
也。

箋有容言威儀敬慎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

詩經

卷二十一

楚茨

手

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剝其皮者。有煮熟
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
孔。甚也。明。猶備也。絜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
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
祀禮於是甚明。皇。旺也。先祖以孝子祀禮甚
明之故。精氣歸旺之。其鬼神又安而享其祭。
祀。慶。賜也。疆。竟界也。

釋文

齊。子禮反。大夫之容也。踰。七羊反。士之
容也。烹。音庚反。飪。本又作脔。齊。才細反。

有肆。他歷反。解。肆也。奉。芳勇反。又。如字。祊。彌
彭反。說文作絜。示門內祭先。祖所助也。

疏。毛以為古之明王。其助祭之臣。大夫士。其
儀。濟濟然。踴踴然。其皆敬慎。乃鮮絜爾工
者。所祀之牛羊。以往。為冬烝。秋嘗之祭也。於
周禮。祭祀之聯事。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六牲
各有司也。既絜此牲。其理治之。亦各有職。或
解剝之者。或亨煮之者。或陳其肉於牙之上。
者。或分齊其肉所當用者。於是之時。祝則博
求先祖之神。祭於門內之祊。既群臣恪勤。各
司其職。祭祀之事。於是甚絜明矣。以此知先
祖之精靈。於是美大之。其神安而於是歆饗
之。既為所饗。故令孝孫有慶賜之事。報之以
大大之福。使孝孫得萬年之壽。無有疆境也。
南王之時。非徒王不敬神。臣又廢職。故神所
不歆。降之喪禍焉。鄭唯或肆或將及是皇

詩經

卷二十一

楚茨

手

為異。曲禮下曰。大夫濟濟。士踴踴。是有容
也。祭祀之禮。主人自慤而趨。其賓客則有容
儀。故濟濟踴踴也。亨。謂煮之使熟。行葦云。肆
筵設席。肆是設之言。故為陳也。將。郭璞曰。謂
分齊也。地官牛人云。凡祭祀共其牛牲之采。
注云。牙若今屠家縣肉架。則肆謂既殺。乃陳
之於牙上也。齊其肉者。王肅云。分齊其肉所
當用。則是既陳於牙。就牙上而齊之也。或肆
或將。其事俱在。或亨之前。以二者事類相將。
故進或亨於上。以配或剝耳。據四時則嘗
先於烝。經先烝後嘗。便文耳。不言祠。祠者。王
肅云。舉盛言也。然則以此二禮備於春夏。故
特言之耳。禮運曰。腥其俎。然其殺。注云。腥謂
豚解而腥之。熟謂體解而爛之。豚解腥之。是
解剝其肉也。定本集注皆云。解剝其皮體解
爛之。是煮熟之者。禮運又曰。然後退而合亨。

體其大豕牛羊。注云謂分別骨體之貴賤以爲衆俎也。是肆其骨體於俎也。特牲少牢之禮每云佐食奉俎內是奉持而進之。定本持作將。此說天子之祭群臣各有所司。於周禮則內饗云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則解制其肉是內饗也。亨人云掌供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內饗之饗亨者則煮熟之者是。亨人也。外饗掌外祭祀之割亨供其脯脩刑撫陳其鼎俎實之牲體則肆其骨體於俎是外饗也。大司徒云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亨先王亦加之。注云肆進所解骨體又小子職云掌祭祀羞羊肆羊般肉豆則奉持進之是司徒小子之類也。孫毓云此章祭時之事始於繫牛。羊成於神保享各以次第也。既解制則當烹煮之於鑊既煮熟當陳其骨體於俎然後奉持而進之爲尸羞不待饗享熟乃分齊所當用也。箋義爲長。釋宮云閉謂之門李巡曰閉廟門名孫炎曰祈謂廟門也。彼直言門知門內者以正祭之禮不宜出廟門也。而郊特牲云直祭祝於主。注云直正也謂薦熟時也。祭以熟爲正。又曰索祭祝于祈。注云廟門外曰祈。又注祈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與此不同者以彼祈對正祭是明日之名又彼記文稱祈之於東方爲失。明在西方與釋俱在門外。故禮器曰爲祈於外。祭統曰而於於祊對設祭於堂爲正。是以明日之釋故皆在門外。與此不同。以廟門謂之祊知內外皆有祊稱也。明猶備也。潔也。博求其神是備也。繫爾牛羊是繫也。聘禮公食大夫皆行焉。其迎諸侯之臣或於廟門內也。釋祭之祊在廟門外之西。此正祭之祊或在廟門內之

西。天子迎賓在門東。此祭當在門西。大率繫之門內。爲待賓客之處耳。信南山箋云皇之言旺也。泮水箋云皇當作旺。猶往也。不同者注意趨在義通不爲例也。先祖與神一也。本其生存謂之祖言其指氣謂之神作者因是皇是享異事變其文耳。箋易傳以皇爲旺者以論祭事宜爲歸旺。孫毓云孝經稱宗廟致敬鬼神著矣。禮曰聖人爲能享帝孝子爲能享親。故此章云神保是享下章稱神保是格皆取之往安來爲義箋說爲長。集傳賦也。濟濟蹕蹕言有容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剝解剝其皮也。享煮熟之也。肆陳之也將奉持而進之也。祊廟門內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於門內待賓客之處也。孔甚也。明猶備也。著也。皇大也。君也。保安也。神保蓋尸之嘉號楚詞所謂靈保亦以巫降神之稱也。孝孫王祭之人也。慶猶福也。安成劉氏曰門內待賓之處恐即大門之內屏牆之外人君生時所立見賓之地在寢謂之宁在廟謂之祊恐其神或在此故使祝祭于其處也。又曰祖考之神降而安於尸之身故因以號尸也。慶源輔氏曰王氏云凡祀祿粢則求諸陰炳蕭則求諸陽索祭祀于祊則求諸陰陽之間蓋魂無不之神無不在求之之備如此。又曰

君也者。如府君之謂。所以尊之也。
朱子曰。靈保。神巫也。神降而託於巫。蓋身則
巫。而心則神也。今詩中
不說巫。當便是尸也。

執爨踏踏。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
孔庶。爲賓爲客。獻醕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傳爨。養爨。廩爨也。踏踏。言爨竈有容也。燔。取
胙。胙。炙肉也。莫莫。言清靜而敬至也。豆。謂
內羞庶羞也。釋而賓尸及賓客。東西爲交。邪

詩經

卷二十一

楚茨

三十四

行爲錯。度法度也。獲得時也。格來。酢報也。

箋燔。燔肉也。炙。肝炙也。皆從獻之俎也。其爲
之於爨。必取肉也。肝也。肥碩美者。君婦。謂后
也。凡適妻稱君婦。事舅姑之稱也。庶羞也。祭
祀之禮。后夫人主共籩豆。必取肉物肥腠美
者也。始主人酌賓爲獻。賓既酌。主人。主人又
自飲酌賓曰醕。至旅而爵交錯以徧。卒。盡也。
古者於旅也語。

釋文

爨。七亂反。注唯言爨竈一字。七端反。踏。
麥。內羞。房中之羞。或作肉羞。
非也。胙字又作修。醕又作酬。

疏

然敬慎於事。而有容儀矣。其爲俎之牲體
甚博。大言肥腠而得禮也。或燔燒胙。以報
陽者。或炕炙其肉。以薦獻者。君婦之后。又復
莫莫。然清淨而敬慎。以至其爲薦豆。甚衆多。
非直以之薦神。又爲釋而賓敬其尸。及今爲
賓客所用也。既有此豆。以薦賓客。故令賓客
於祭日。飲酒行獻酬之禮。旅而交錯。以至於
徧也。其賓客禮儀盡依法度。其爲笑語。盡得
其時。是得萬國之歡心。恭敬事其先王。故神
安而於是。來歸之。報以介福。以萬年之
壽。所用報孝子也。鄭以爲俎孔碩爲從獻

詩經

卷二十一

楚茨

三十五

之俎。必取肉及肝。甚肥大而美者。爲豆孔庶。
謂於先爲豆實之時。必取肉物肥腠美者。既
以朝獻。爲賓客以爲薦。故賓客用而獻酬。餘
牢云。雍人概。既獻。俎于饗。饗。饗在門。東南
北上。廩人概。既獻。俎于饗。饗。饗在門。東南
饗之北。故知有二焉。王肅云。取胙。燔燎。報
陽也。案祭義曰。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卿
大夫執鸞刀以割之。取胙。燔燎。注云。胙。血與
腸間脂也。郊特牲曰。取胙。燔燎。升首報陽
也。禮器曰。君親制祭。注云。親制。謂朝事進
衆。替時也。如此。則當朝事之時。取牲。胙。燔
於爐炭。是燔胙也。既以燔。爲胙。故以炙
爲炙肉焉。傳以炙爲炙肉。則是薦俎。非從獻
也。鄭以上或肆爲陳其骨體於俎。則此非
尸賓常俎。故爲從獻之俎。言從獻者。既獻酒

詩經

卷二十一

楚茨

三

卽以此燔肉從之而置之在俎也以其爲之於饗故就饗文言之以其特言孔碩故云必取肉也肝也肥而碩美者也知燔肉炙肝者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也夏官量人云凡祭祀制其從獻肺燔之數量是從獻之文也然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也生民傳曰傳火曰燔燔者傳火加火曰燔燔對遙炙者爲近火其實亦炙故量人注云燔從於獻酒之肉特牲云燔炙肉是燔亦炙也且燔亦炙爲燔而貫之以炙于火如今炙肉矣故量人注云量多少長短若非燔而炙之何有多少長短之數量乎此爲豆孔庶若正祭則先薦豆然後獻釋祭則先獻後薦少牢正祭云主婦薦韭菹醯醢主人乃獻尸案有司徹大夫賓尸禮云主人獻尸乃始云主婦薦韭菹是以鄭注祭義云君獻尸夫人薦豆謂釋日也毛以后能清淨恭敬又至篤故能爲豆甚多此豆實則菹醢也周禮醢人注云凡醢者必先膊乾其肉乃菹之雜以梁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瓶中百日則成矣然則爲豆先祭而豫作此本而言之非常祭時也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注云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其籩則饌餌粉羞其豆則醢食糝食庶羞羊臠豕臠皆有載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彼大夫賓尸尚有二羞明天子之正祭有二羞矣天子庶羞百有二十品明內羞亦多矣毛又以豆言甚衆非但正祭所用至繹又用之可以此賓敬於尸而薦之解爲賓也又今正祭賓用之爲薦是爲客也

詩經

卷二十一

楚茨

三

集傳賦也饗竈也踏踏敬也俎所以載牲體也碩大也燔燒肉也炙炙肝也皆所以從獻也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是也君婦主婦也莫莫清靜而敬至也豆所以盛內羞庶羞主婦薦之也庶多也賓客筮而戒之使助祭者既獻尸而遂與之相獻酬也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賓受之莫於席

前而不舉，至旅而後少長相勸而交錯以徧也。卒，盡也。度，法度也。獲得其宜也。格來酢報也。

安成劉氏曰：特牲，主人酌尸，主婦亞獻，賓三獻，畢，主人遂酌以獻賓。賓飲獻爵，主人飲酢爵，遂以酬酌于西方之尊，以酬賓。又自飲，再酌飲賓。賓莫解于尊南，至旅酬，乃舉其解酬。長兄弟遂自飲，更酌于東方之尊，以飲長兄弟。長兄弟卒解，酌于西方之尊，以飲受旅者。其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徧，皆如初儀。交錯，猶東西也。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苾芬

詩經

卷二十一

楚茨

主人

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勅。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傳：熯，敬也。善其事曰工。賚，予也。幾，期式，法也。稷，疾勑固也。

箋：我，我孝孫也。式，法莫無愆過。徂，往也。孝孫甚敬矣。於禮法無過者，祝以此故致神意。造主人使受嘏。既而以嘏之物往予主人。卜，予也。苾苾芬芬，有馨香矣。女之以孝敬享祀也。

神乃歆嗜女之飲食。今予女之百福，其來如有期矣。多少如有法矣。此皆嘏辭之意。齊減取也。稷之言卽也。永，長極中也。嘏之禮，祝徧取黍稷牢肉，擣于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祝則釋嘏詞以勑之。又曰：長賜女以中和之福，是萬是億，言多無數。

釋文

齊王申毛如字，整齊也。鄭音資，一音才。細反。謂分之齊也。筐，本亦作匡。

詩經

卷二十一

楚茨

主人

疏：毛以爲上三章既言孝子助祭之人，皆得其禮，爲神饗報。故此承而結之，言我孝子甚能恭敬矣。其於祭祀之法，與禮儀無過差者。工，善之祝。於是致神之意，以告主人，令之受嘏。既而因以所嘏之物，往與孝孫也。所以與孝孫者，能有馨香，以孝敬享祀。故思神歆嗜汝之飲食，與汝百福。其來早晚，如有期節矣。其福多少，如有法度矣。我孝子既能整齊矣，既能極疾矣，既能誠正矣，既能慎固矣。神永賜汝中和之福。於是得萬於是得億。此報以介福之事也。鄭以既齊以下，陳爲嘏之禮。祭有黍稷牢肉，魚祝就中齊減取其物，以擣于醢，以受尸矣。孝子既就尸而受之矣，既得乃使宰夫受之以筐矣。既得尸，令祝釋嘏辭，以勑之。永錫爾極，卽嘏辭之畧也。箋以此致告之下，卽云徂賚孝孫，明是告之使受嘏。

詩經

卷二十一

楚茨

早

也。下章云工祝致告訖，卽云皇尸載起，明致孝子之意以告尸也。又特牲少牢皆受嘏在前，告利成在後，以此知二者皆祝傳其辭，其來如有期矣。言須而卽來，不遲晚也。多少如有法矣，謂來必豐足，不之少也。嘏辭予主人以福，此說得福之事，故云皆嘏辭之意。此非嘏辭。王肅云：執事已整齊，已極疾，已誠正，已固慎也。傳意或然。齊與資，古今字異。資訓取齊爲減取，非訓齊爲減取也。少牢禮曰：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搏之。以受尸。尸執以命祝，率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戶西，以嘏于主人。曰：既稱嘏辭，主人坐奠爵與受黍，坐振祭，嘏之。詩懷之實于右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篋受膏黍。主人嘗之。納諸內，是大夫受嘏之禮也。特牲禮曰：佐食搏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

詩經

卷二十一

楚茨

早

篋，故知受之以篋也。以少牢主人受之，出以授宰夫。此初卽宰夫受之，不至於出，故言天子使宰夫，以爲別異之文也。定本注：天子宰又受之，無使夫兩字，祝則釋嘏辭以勅之。少牢嘏辭云：皇尸命工祝，祝致多福，無疆于汝。壽百年，勿替引之。是亦大夫之嘏辭也。天子嘏辭無以言之，此永錫爾極，時萬時億，是其辭之略。以少牢嘏辭準之，知天子嘏辭必多於是。彼先設嘏辭，乃嘏以黍，此先以嘏予之，乃設辭者，亦天子之禮大節文之數，與大夫異也。易傳者，以徂賚孝孫，是嘏之事也。永錫爾極，是嘏之辭也。則此章唯說受嘏之禮耳，不得有執事於其間。若不指執事，則極疾固慎，又無所主，故易之以爲受嘏之禮。

集傳：賦也。燠，竭也。善其事曰工，苾芬，香也。卜，予也。幾，期也。春秋傳曰：易幾而哭是也。式，法。齊整，稷，疾匡，正敕戒，極至也。禮行既久，筋力竭矣。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於是祝致神意，以嘏主人。曰：爾飲食芳潔，故報爾以福祿。使其來如幾，其多如法。爾禮容莊敬，故報爾以衆善之極。使爾無一事而不得乎此，各隨其事而報之，以其類也。少牢嘏詞曰：皇尸命

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此大夫之禮也

注曰讀曰釐賜也

盧陵李氏曰亦若賚安成劉氏曰羊豕曰少牢少牢饋食諸侯之謂天子之大夫也此詩為天子公卿之禮故有絜爾牛羊之文也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

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

詩經

卷二十一 楚茨

聖三

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傳致告告利成也皇大也燕而盡其私恩

箋鐘鼓既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孝孫

往位堂下西面位也祝於是致孝孫之意告

尸以利成具皆也皇君也載之言則也尸節

神者也神醉而尸謾送尸而神歸尸出入奏

肆夏尸稱君尊之也神安歸者歸於天也廢

去也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

而已不遲以疾為敬也祭祀畢歸賓客俎豆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

疏以禮儀既畢而擊鐘鼓以戒知戒諸在廟中者告以祭禮畢也特牲告利成之位云

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少牢告利成之位云

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是尊者出稍遠也

此云徂位明遠於大夫故知至堂下也特牲

少牢皆西面故知天子之位亦西面也既言

徂位即云致告故云於是致孝孫之意告尸

以利成也少牢主人立於阼階祝立於西階

上告利成此孝孫在堂下西面則祝當以西

階下告利成也特牲告利成即云尸謾祝前

主人降少牢祝告利成即云祝入尸謾主人

降此二者皆祝告主人以利成是致尸意也

詩經

卷二十一 楚茨

聖三

此言致孝子之意告尸者以孝子之事尸有

尊親及賓客之義命當由尊者出讓當從賓

客來禮畢義由於尸非主人所當先發故知

彼二禮皆言祝告主人以利成也則天子彌

尊備儀盡飾益有節文準彼二禮祝告主人

則此以祝先致尸意告主人乃更致主人之

意以告尸故云告尸以利成也此云皇尸載

象焉特牲少牢注皆依釋言云設起也又解以鼓鐘送尸由尸出入奏肆夏故也尸出入奏肆夏恭官大司樂職文也祭義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此鼓鐘送尸者以哀其享否不可知自孝子之心耳其送尸猶自作樂也神者魂魄之氣郊特牲云魂氣歸於天故言神安歸於天也特牲少牢禮尸出之後乃饗乃陽厭亦微之故此繫于尸起也周禮九嬪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知君婦籩豆而已餘饌諸宰徹之也周禮宰夫無徹饌之文膳夫云凡王祭祀賓客則徹王之昨俎注云膳夫親徹昨俎昨俎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然則徹饌者膳夫也言諸宰者以膳夫是宰之屬官宰膳皆食官之名故繫之宰言諸者序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故言諸也祭末嫌其情慢故言以疾為敬

詩經

卷二十一 楚茨

中五

祭統曰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論語曰祭於公不宿肉特牲少牢皆曰祝執其俎以出是祭祀畢賓客歸之俎也其同姓則皆留之與燕而盡其私恩也特牲云祝命徹昨俎豆遷設于東序下注云昨俎主人之俎設于東序下亦將私燕也是祭末而燕私之事歸之俎所以尊賓客留之燕所以親骨肉也太宗伯云以豚膳之禮親兄弟之國注云豚膳社稷宗廟之肉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春秋定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賑同姓得肉者彼謂不助祭者不得與燕故歸之也

集傳賦也戒告也祖位祭事既畢主人往昨

階下西面之位也致告祝傳尸意告利成於

主人言孝子之利養成畢也於是神醉而尸起送尸而神歸矣曰皇尸者尊稱之也鼓鐘者尸出入奏肆夏也鬼神無形言其醉而歸者誠敬之至如見之也諸宰豕宰非一人之稱也廢去也不遲以疾為敬亦不留神惠之意也祭畢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以盡私恩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

慶源輔氏曰禮儀既備言其禮之無不舉也鐘鼓既戒言其樂之無不奏也如此則祭祀

詩經

卷二十一 楚茨

中五

既畢矣廬陵李氏曰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故送迎尸皆以廟門為斷安成劉氏曰儀禮主人之俎佐食徹之尸俎則佐食徹而有司歸之賓俎則有司徹而歸之祝及兄弟眾賓之俎則皆自徹而出拜賓于門外而不敢留歸賓俎而不敢後所以尊賓也主人以昨俎豆籩及尸祝兄弟之庶羞宴族人於堂主婦以祝豆籩及姑姊妹之俎宴內兄弟於房所以親親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殷既將莫怨具慶既醉

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

維茲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傳綏安也。安然後受福祿也。將行也。替廢引長也。

箋燕而祭時之樂復皆入奏以安後日之福祿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女之備羞已行同姓之臣無有怨者而皆慶君是其歡也。小大猶長幼也。同姓之臣燕已醉飽皆再拜稽首曰神乃歆嗜君之飲食使君壽且考此其慶辭惠順也甚順于禮甚得其時維君德能盡之。願于孫勿廢而長行之。

詩經

卷二十一

楚茨

四

疏以上章云備言燕私故此即陳燕私之事以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時之樂皆復來入於寢而奏之以安其從今以後之福祿燕祭不得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雖異樂器則同故皆入也後日從今以後之日也宗族不親則公室傾危故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釋詁云子孫孫引無極也舍人曰子孫長行美道引無極也郭璞曰世世昌盛長無窮是勿廢長行之

集傳賦也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於廟而燕於寢故於此將燕而祭時

之樂皆入奏於寢也且於祭既受祿矣故以燕為將受後祿而綏之也爾穀既進與燕之人無有怨者而皆歡慶醉飽稽首而言曰向者之祭神既嗜君之飲食矣是以使君壽考也又言君之祭祀甚順甚時無所不盡子子孫孫當不廢而引長之也

詩經

卷二十一

楚茨

四

安成劉氏曰廟及寢皆南向廟屋五架中架以南通謂之堂以此則分其東為房西為室此大夫之制也室有戶牖戶東而牖西牖之內為與神位所在也房之東室之西近南各爾雅所謂室無東西廂曰寢者是也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集傳呂氏曰楚茨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致詳致備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者詳觀其威儀之盛物品之豐所以交神明逮群下至於受福無疆者非德盛政修何以致之

慶源輔氏曰一章言黍稷醴酒成爲酒食以祭祖考二章言絜牛羊以爲牲求陰陽以備著三章言俎豆有碩多之實主婦有靜敬之德賓客之賢獻酬之禮四章言行禮之人筋力雖竭而式禮莫愆祝致神意以報予主人之事五章言禮樂備舉祭事既畢留同姓而燕之事六章則言燕私之事而拜載燕者之慶辭也

安成劉氏曰詩中言齊濟陰踰踰踏踏莫莫卒度卒獲式禮莫愆齊稷匡救者威儀之盛此德盛所致也倉庾之積牛羊之繁組豆之碩庶飲食之苾芬者物品之豐此政脩所致也德與政儀與物內外兩盡而本未兼備故以之交神明則爲妥侑爲烝嘗以之逮群下則爲獻酬爲燕私曰萬壽無疆曰萬壽攸酢曰卜爾百福曰以綏後祿

詩經

卷二十一

楚茨

四九

所謂受福無疆也又按周禮樂師之教樂儀大馭之馭玉路記王藻言君子佩玉皆日行以辟夏楚以采養或謂采養卽楚茨也

序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疏經先云禹功乃言魯孫見成王能遠奉禹功今幽王不能述脩成王之業非責幽王

功也
朱子辨說魯孫古者事神之稱序專以爲成王則陋矣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

我理南東其畝

傳甸治也畇畇墾辟貌曾孫成王也疆經界也理分地理也或南或東

箋信乎彼南山之野禹治而丘甸之今原隰墾辟則又成王之所佃言成王乃遠修禹之功今王反不修其業乎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八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

詩經

卷二十一

信南山

釋文甸毛田見反鄭繩證反畇音勾又作畇蘇遵反又音旬佃音田本亦作田

疏此及韓奕之傳皆言甸治不爲丘甸之與以成柔田也釋訓云畇畇田也古者祖有德而宗有功因爲之號文武爲受命伐紂定天下之基以爲祖宗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也成王繼文武之後爲太平之主特異其號故詩經通稱成王爲曾孫也不繼於文王不直言孫者蓋周雖文王受命而大王亦有王迹所起見其王業之遠故繼而稱曾孫曾者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故維天之命箋云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是爲遠解明周德之隆久故繼大王而不稱玄也毛以此及維天之命言曾孫篤之亦爲成王鄭以禮非一人所行唯彼不從之耳

詩經

卷二十一 信南山 五十

成王之脩禹功實天下盡然而獨言南山者作者指一處以表之其意通及天下也故序言疆理天下獨舉原隰者鄭駁異義引此詩以盡三章此詩之意以原隰主生百穀原隰之功於人尤大故獨言也以治其地使平成田則訓為治以方十里出兵車一乘故又音為乘韓奕箋云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是也地官小司徒云四丘為甸注云甸之言乘也讀如中甸之甸稍人云掌令丘乘之政令注云丘乘四丘為甸稍人讀與維禹敷之敷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郊特牲云丘乘其乘盛注云甸或謂之乘以其於車賦出長轂一乘是以乘為義也小司徒云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如數計之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孟子云方里為井計之則邑方一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也

詩經

卷二十一 信南山 五十

也其出兵夫則眾不盡行故一車士卒唯七十五人傳說少康言有眾一旅盡舉大衆故與出賦異也孫毓云禹平治水土以除洪水之災當此之時未及丘甸其田也且井邑丘甸出於周法虞夏之制未有聞焉然則鄭為禹亦丘甸之者蓋運曰以立田焉然則鄭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洫同也皇陶謨說汴汴距川與匠人同間有洫專達於川同也是則丘甸之法禹之所為左傳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於是則十里為成非周之賦法也禹之治水既平乃任土作貢有何不服而云未及丘甸之也故鄭以為禹治而丘甸之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田不均趙岐注云經亦界也然則經界者地畔之名也疆謂正其封疆故云畫經界襄四年左傳曰茫茫禹跡畫為九州九州尚畫其界是田之經界須畫之也分地理者分別地所宜之理若孝經注云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成二年左傳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是於土之宜須縱橫故或南或東也集傳賦也南山終南山也甸治也酌酌壑辟貌曾孫王祭者之稱曾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之也疆者為之大界也理者定其溝塗也畝壟也長樂劉氏曰其遂東入于溝則畝南矣其遂南入于溝則其畝東矣此

詩大指與楚茨略同此即其篇首四句之意也言信乎此南山者本禹之所治故其原隰墾闢而我得田之於是爲之疆理而順其地勢水勢之所宜或南其畝或東其畝也

長樂劉氏曰疆謂有夫有畛有塗有道有路以經界之也理謂之遂有溝有洫有澮有川以疏道之也

周禮上田之制百畝爲夫夫間有遂十夫有溝遂則深廣各二尺溝則深廣各四尺董氏曰雍州之山荆岐既旅終南惇物則禹固治之矣

華谷嚴氏曰言禹甸之則平水患理溝洫皆

詩經

卷二十一

信南山

王

在其中

安成劉氏曰禹平水土大舜美其功曰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今考於詩尤信也其見於小雅則有此詩大雅則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又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魯頌則曰績禹之緒商頌則曰禹敷下土方又曰設都于禹之績可以見禹功之在人心可以見人心之知所本也又曰地之勢東南下水勢皆趨之故順其勢以縱爲遂以橫爲溝而或南其畝東其畝也

豐城朱氏曰疆之所以順地勢之所宜也理之所以順水勢之所宜也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傳霽霽雪貌豐年之冬必有積雪小雨曰霽霂

箋成王之時陰陽和風雨時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

釋文

霽音憂

疏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言上天同雲明澤之徧也以雲在於天上雨從上下故云上天非有義例積雪是年之前冬而言豐年之冬必有積雪者以此章言穀之生下章言其成熟舉一年之生成以爲首尾之次耳

詩經

卷二十一

信南山

王

集傳賦也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如此霽霽雪貌霽霂小雨貌優渥霑足皆饒洽之意也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矣

山陰陸氏曰三農之事雪則欲盛而徧故言霽霽雨欲微而潤故言霽霂
廬陵彭氏曰上章言地利此章言天時俗云蝗產子於地中至春夏而出地若冬有雪寒氣逼之深入於地春夏不能出矣一雪入地三尺三雪則入地九尺故三白爲豐年之兆也

疆場翼翼黍稷或或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界我尸賓壽考萬年

傳場畔也翼翼讓畔也或或茂盛貌

箋斂稅曰穡界予也成王以黍稷之稅爲酒食至祭祀齊戒則以賜尸與賓尊尸與賓所以敬神也敬神則得壽考萬年

疏上既言百穀以生成故此云稅取供祭也與賓以尊養之於祭前齊戒之時乃賜我尸之

詩經

卷二十一

信南山

五

是間暇之名故舉讓畔之敬以明其田事之理也上言生我百穀此獨言黍稷者黍稷爲穀之長故特言之也上言黍稷或是天下民田也魯孫之穡文承其下故知稅斂口穡也五章卒章始言祭時之事清酒駢牡享于祖考則此未祭而言界我尸賓明祭前矣又不言享祀而云界我尸賓是賜下之辭故爲祭祀齊戒以賜尸賓也祭義云祭前十日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周禮所謂前期十日是也於齊之時官當與之酒食而箋云賜者以其未祭則尸猶臣道故言賜也經言敬事尸賓而令神降福者以其尊尸與賓即所敬神也由能敬神則壽考萬年也神與壽考祭時報解與卒章萬壽無疆明其同時也以宿教於神以及尸賓於後得福故此致其意而逆言之耳

集傳賦也場畔也翼翼整飭貌或或茂盛貌界與也言其田整飭而穀茂盛者皆曾孫之穡也於是以爲酒食而獻之於尸及賓客也陰陽和萬物遂而人心懽悅以奉宗廟則神降之福故壽考萬年也

丘氏曰與尸謂獻熟食并酌齊獻尸是也與賓謂助祭之賓酌齊獻尸尸酌酢賓升祭末燕同姓於寢是也此祭始終用酒食之事安成劉氏曰三獻尸之後主人亦有獻賓之禮

詩經

卷二十一

信南山

五

禹之功也二章言我之得以生長夫穀者天之賜也此章首句則重言首章之意二句則重言二章之意可見其不忘所自也第三句方言此乃魯孫之穡鄭氏謂斂獲曰穡是也魯孫既有此穡則以爲酒食奉祭祀以盡我之孝心又皆不忘其本之意也至於遠不忘乎大禹甸治之功近不忘乎上天饒治之賜與夫孝奉宗廟之祭是又皆可以膺受多福而不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蒞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傳剝瓜爲蒞也

箋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於
畔上種瓜瓜成又入其稅天子剝削淹漬以
爲菹貴四時之異物皇君祐福也獻瓜菹於
先祖者順孝子之心也孝子則獲福

疏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則出而就
田中種穀於畔上種瓜亦所以便地也地官
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菹珍異之物以
時斂而藏之凡祭祀共其果菹瓜瓠之屬郊
特牲曰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是則天子
之瓜自令有司供之此言稅於天子者周禮
言其正法此述成王之時民盡力於農業故

詩經

卷二十一

五十六

畔上種瓜獻諸天子天子得爲菹以祭欲見
天子孝於親而下民愛其主也箋以對前魯
孫之僭爲正稅故云又入其稅耳非謂正法
所當稅也周禮場人祭祀共其果菹是祭
必有瓜菹矣臨人豆實無瓜菹
者至說小豆之實故文不具耳

集傳賦也中田田中也菹酢菜也祐福也

一井之田其中百畝爲公田內以二十畝分
八家爲廬舍以便田事於畔上種瓜以盡地
利瓜成剝削淹漬以爲菹而獻皇祖貴四時
之異物順孝子之心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
其毛取其血膋

傳周尚赤也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
箋清謂玄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祭之禮
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享于祖考納享時
毛以告純也膋脂膏也血以告殺膋以升臭
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

釋文

詩經

卷二十一

五十七

疏此章陳正祭之事古者成王爲祭之時祭
神以玄酒鬱鬯五齊三酒先以鬱鬯裸而
降神乃隨從於後以騂牡之牲迎而入于廟
門以獻于祖考之神既納以告神乃令卿大
夫執持其鸞鈴之刀以開其牲之皮毛取牲
血與脂膏之膋膏而退毛以告純血以告殺
膋以升臭合馨香以薦神各有其人皆肅其
事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注以陽
祀爲宗廟似由陽祀故用騂此云尚赤者牧
人以周尚赤故郊廟用騂爲陽以相對其實
由所尚故曰白牡騂剛三代祭其廟各用其
所尚之毛色也禮運說祭之禮云玄酒在
室是祭祀有玄酒也春官鸞人掌裸器凡祭
祀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羹尊羹四
時之祭皆裸用羹是祀裸用鬱鬯也天官酒
正云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

益齊。四日緹齊。五日洗齊。辨三酒之物。一日事酒。二日昔酒。三日清酒。酒人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供奉之。酒正鄭注云。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醪猶體也。成而汁滓相滯。如今恬酒矣。益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蔥白色。如今酇白矣。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酒矣。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也。又云。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則今時醇酒也。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醖者也。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是也。此言祭以清酒。廣言祭用酒也。故以當清。五齊三酒。則釀而爲之。故以當酒。然鬱人注云。鬱金香草也。煮之以和鬯。郊特牲所謂鬯鬱合鬯是也。鬯人注云。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者也。烈祖云。既載清醑。

向祭之晨。設殺以授亨人。然則納亨者。謂牽牲入廟。將殺授亨人。故謂之納亨也。祭義云。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割之。故知是納亨時也。納亨而謂之獻於祖考者。地官充人云。頒牲則贊。注云。贊助也。助君牽牲入告肥。是獻之也。鸞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鸞和而後斷。是中節也。祭義曰。卿大夫鸞刀以割之。取其血。則此亦卿大夫也。經言以取其毛。取其血。則此亦卿大夫也。直開毛取血。不似取毛。箋言毛以告純者。以祭禮用毛。不言取毛。而云。啓毛。明是取毛用之。郊特牲曰。毛血告幽全之物。貨純之道也。楚語觀射父云。毛以示物。韋昭曰。物色。是毛以告純。管者。腸間脂也。脂釋者曰膏。故云。管脂膏也。血以告殺。亦楚語文也。若不殺。則無血。故以血告殺也。韋昭曰。明不因故是也。郊特牲曰。取脾膏燔燎。升首報湯也。又曰。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焚蕭。合馨香。注云。蕭香蒿。染以脂。合黍稷燒之。是合馨香之事也。定本及集注皆以此注爲毛傳。無箋云兩字。集傳賦也。清酒。清潔之酒。鬱鬯之屬也。騂。赤色。周所尚也。祭禮先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然後迎牲。執者主人親執也。鸞刀。刀有鈴也。管。脂膏也。啟其毛。以告純也。取其血。以告殺也。取其管。以升臭也。合之黍稷。實之於蕭而

燔之以求神於陽也。記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羶薌。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

詩經

卷二十一

信南山

六十

朱子曰：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氣便是魂，精便是魄。到得將死，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體漸冷，所謂魄降，所以祭祀燔蕭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也。問祖先已死，以何而求？曰：只是以我之氣承接其氣，便是有求底道理。古人於祭祀極重，直是要求而得之。商人求諸陽，便先作樂發散，即陽氣以求之。周人求諸陰，便焚燎鬱鬯以陰去求之。又曰：如言殂落，殂升也，是魂之遊落，是魄之降。祭求諸陽，所以求其魂；求諸陰，所以求其魄。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傳烝進也。

箋：既有牲物而進獻之。苾苾芬芬，然香祀禮於是則甚明也。皇之言旺也。先祖之靈歸旺。

是孝孫而報之以福。

疏

毛以先祖之精魂於是美大之，報以大夫之福。鄭以先祖之神靈於是歸往之，報之所以助受大福祿。上章駢牲是牲也，酒及血管是物也，故云既有牲物而進獻之也。

集傳：賦也。烝，進也。或曰冬祭名。

華谷嚴氏曰：烝，界祖妣之烝，不必謂烝嘗之烝。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序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詩經

卷二十一

甫田

李十

朱子辨說：此序專以自古有年一句生說，而不察其下文。今適南畝以下，亦未嘗不有年也。

俶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傳：俶，明貌。甫田，謂天下田也。十千，言多也。尊

者食新。農夫食陳，耘除草也。耔，離本也。烝，進髦俊也。治田得穀，俊士以進。

箋甫之言丈夫也。明乎彼太古之時。以丈夫
稅田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
也。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
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
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
十千。上地穀畝一鐘。倉廩有餘。民得賒貲。取
食之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自
古者豐年之法如此。今者。今成王之法也。使

詩經

卷二十一 甫田

李二

農人之南畝。治其禾稼。功至力盡。則蕤蕤然
而茂盛。於古言稅法。今言治田。互辭介舍也。
禮使民鋤作耜。耕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
之處。以道義相講肄。以進其爲俊士之行。

釋文

俛。陟角反。韓詩作鋤。音同。云。鋤。草也。甫

夫一本甫之言夫也。又一本甫之言大也。大
古音泰。賈音世。又食夜反。說文云。貸也。耘音
芸。沈又音運。本又作芸。音同。耕音子。沈音茲。
壅禾根也。介音界。止大也。鋤。本或作助。同仕。
魚反。問音開。肄以
四反。字亦作肄。同。

疏。毛以爲俛然。明大者天下之大。而也。一歲
之收。乃取十千。我取其陳者。以食農夫。使
尊老得食。其新粟。卑穉食其陳粟。是爲老壯
之別。孝養之義也。自古太平。有豐年。其時如
此。故今成王之時。亦奉而脩之。其萬民適彼
南畝。或耘或耜。收穫既多。國用充足。所以成大
功。所以自安止。又得進我民人。成爲髦俊之
士。由倉廩實。知禮節也。鄭言俛然。明著者。彼
大古之時。於丈夫之所稅田。一歲之中。於一
成之地。取十千畝也。言賦斂不重。倉廩盈實。
故於時之民。見官有餘。遂云我從官。取其倉
廩。之陳者。而食我農夫。自古豐有之年。其法
如此。故今成王之時。舉而脩之。其萬民適彼
南畝。或耘或耜。黍稷薿薿。然茂盛。其農人所
居廬舍及所止息之處。閒暇則道藝相講

詩經

卷二十一 甫田

李二

肄。故得進我農人。成其爲俊士之行。言明
者。疾今不能言古之明信也。齊甫田傳曰。甫
大也。十千者。數之大成。舉其成數言多也。王
肅云。太平之時。天下皆豐。故不繫之於夫井
不限之於斗斛。要言多取田畝之收而已。孫
毓曰。凡詩賦之作。皆總舉衆義。從多之大。辭
非如記事立制。必詳度量之數。甫田猶下篇
言大田耳。言歲取十千。亦猶頌云。萬億及秭。
舉大數。且以協句。言所在有大田。皆有十千
之收。推而廣之。以見天下皆豐。此皆申述毛
說也。及梁傳曰。夫猶傳也。男子之美稱。士
冠禮注亦云。甫丈夫之美稱。甫或作父。是爲
丈夫也。易曰。師貞丈人吉。言以禮法長於人。
可倚仗也。是夫者。有傳相之德。而可倚仗。謂
之丈夫。過天下男子之辭。喪服曰。丈夫婦人
是也。言大古者。此詩據幽王之時。而思成王

詩經

卷二十一

甫田

本四

則古又古於成王是為太古也。案禮記郊特牲與士冠禮皆曰太古冠布齊則縹之下即云年追夏后氏之道章甫殷道委貌周道故注云唐虞以上曰太古然世代推移後之迎先皆為古矣故易以文王為中古禮記以神農為中古此言太古未必唐虞以上也什一而稅三代皆然信南山言成王奉禹之功則此大古蓋亦禹也言丈夫稅田謂於丈夫而稅其田以治田者男子故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者司馬法計之而然也司馬法曰夫三為屋屋三為井是九夫為井也井十為通通十為成亦司馬法文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謂九夫之內與公助一夫田有百畝故知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從此而累計之故知通稅千畝成稅萬畝也其數從井通起故云十千以見之而不言萬畝也十千

之文連甫田之下故知田畝非釜斛也又言上地殺畝一鐘明時和而收多故稅輕而用足也史記河渠書曰韓使水工鄭國開說秦鑿涇水為渠並於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渠成而用溉瀉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彼瀉鹵之地灌漑之功畝收一鍾明大平陰陽和風雨時上地畝亦收一鍾也昭三年左傳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是鍾容六斛四斗也漢書食貨志曰一夫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碩半為粟百五十碩歲有上中下上熟其收自四中熟自三下熟自倍張晏曰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碩今大熟四倍收六百碩自三百五十碩自倍三百碩彼謂中平之地熟畝六碩也故本太平之上熟上地準關中為畝一鍾也孟子言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若井稅一夫

詩經

卷二十一

甫田

本五

是九稅一矣孟子據通率而言耳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為什中稅一也故冬官匠人注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為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一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是鄭解通率為什一之事也又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是鄭所引異外內之事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是說助法并別一夫以入公也言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爾雅云郊外曰野則野人為郊外也野人為郊外則國中謂郊內也郊內謂之國中者以近國故繫國言之亦可地在郊內居在國中故也九一而助者為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者以言九一即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為賦也若什中賦一則不得與九一通率為什一也如鄭之言邦國亦異外內則諸侯郊內貢郊外助矣而鄭正言畿內用貢法邦國用助法以為諸侯皆助者以諸侯郊內之地少郊外助者多故以邦國為助對畿內之貢為異外內也案王制云千里之內曰甸其外曰采注云取其美物以當穀稅又尚書鄭志說貢篚之義云凡所貢篚之物皆以稅物市之隨時物價以當邦賦詩說天子之事得云歲取十千者以天子天下為家故美其收入之多則廣

詩經

卷二十一

南田

舉天下之田若貢之天子。自可隨其所須。變
 為貨物。皆是稅穀市之。亦得為天子所取也。
 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家共之。各受
 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
 十畝為廬舍。言其取孟子為說。而失其本旨。
 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
 子。宋均之說。樂緯。咸以為然。皆義異於鄭。理
 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則中
 央百畝。共為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
 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
 十畝為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
 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
 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為廬舍。
 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百二
 畝半。何得為八家皆私百畝也。鄭於匠人注
 云。野九夫而稅一。此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

詩經

卷二十一

南田

對為此春酒。以介眉壽。言農夫食陳。明對眉
 壽。為尊者食新矣。孫毓云。一家之中。尊長食
 新。農夫食陳。老壯之別。孝養之義也。箋以
 官有畜積。恐其久而腐敗。所以行出官粟之
 畜積。久滯者。待秋收。然後取民新穀。以納官
 也。於官則積而不腐。亦是使民愛重。存留此
 新穀也。定本及集注。皆作貴義。或然也。地
 官旅師云。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注云。因時
 施之。饒時收之。此即我取其陳也。王制云。古
 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則太平豐年。當家
 國有積。何得有貸。官粟者。然古今時運。人亦
 一也。作制者。美古之辭。據多以言。不能使皆
 有畜積。稅斂有義。用之以道。以倉粟則陳陳
 相因。民貧則貸取以食。所以上下交濟。海內
 又安也。食貨志云。后稷始畝田。以二耜為
 耦。廣尺深及曰畝。長終畝。一畝三畝。一夫三
 百畝。而播種於畝中。苗葉以上。稍耨。龍草。因
 遺其土。以附苗根。比成。壠盡而根深。能風與
 旱。故蕪蕪而盛也。是說耘耨之事。附根即此
 離本也。管子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
 榮辱。明人成俊士。由田之得穀也。攸介攸止
 毛雖不訓。華生民之傳。則不為舍而止息。王
 肅云。是君子治道所大。功所定止。傳意當然。
 言太平年豐。為功成治定。故俊士以進。以由
 得穀故耳。箋以此田農之事。介止相對。止
 是止息。故介為舍也。信南山云。中田有廬舍。
 則必歸於廬。止則隨其所倦而息。故介止分
 為二事也。漢書藝文志曰。古之學者。且耕且
 養。三年而通一藝。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
 五經立。即此為我髦士是也。以文承成子之
 下。以止舍講習。以成俊士。於理為切。故易傳。

集傳賦也。倬，明貌。甫，大也。十千，謂一成之田。地方十里，為田九萬畝，而以其萬畝為公田，蓋九一之法也。我，食祿主祭之人也。陳，舊稟也。農人私百畝而養公田者也。有年，豐年也。適，往也。耘，除草也。耨，離本也。蓋，后稷為田一畝三畝，廣尺深尺，而播種於其中。苗葉以上，稍耨壟草，因壟其土，以附苗根，壟盡畝平，則根深而能風與旱也。藁，茂盛貌。介，大。烝，進。髦，

詩經

卷二十一 甫田

六十九

俊也。俊士，秀民也。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管仲曰：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即謂此也。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故言於此大田。歲取萬畝之人以為祿食，及其積之久而有餘，則又存其新而散其舊，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給也。蓋以自古有年，是以陳陳相因，所積如此，然其用之之

節又合宜而有序。如此所以粟雖甚多而無紅腐不可食之患也。又言自古既有年矣。今適南畝，農人方且或耘或耨，而其黍稷又已茂盛，則是又將復有年矣。故於其所美大止息之處，進我髦士而勞之也。

詩經

卷二十一 甫田

六十九

祀之意。甫田之詩，乃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故首言有年之多。與蓄積之富，以見於神，不可不報之意。疊山謝氏曰：民生於三代之前，其命制乎君，民生於三代之後，其命制乎天。吾求其所以制命之道矣。取民常少，與民常多，故散得宜，豐凶有備。新者方收，入廩陳者，即取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給，皆取其陳者也。從古以來，豈無水旱霜蝗，吾民常如有年者，上人之欲收得其道也。豐城朱氏曰：歲取十千，言其賦絀之常也。食我農人，言其周給之仁也。今適南畝，言其巡省之勤也。烝我髦士，言其勸相之備也。

以我齊明，以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

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傳器實曰齊。在器曰盛。社后土也。方迎四方氣于郊也。田祖先嗇也。穀善也。

箋以潔齊豐盛。與我純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臧善也。我田事已善。則慶賜農夫。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也。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御迎介助。穀養也。

詩經

卷二十一

甫田

七

設樂以迎祭先嗇。謂郊後始耕也。以求甘雨。佑助我禾稼。我當以養士女也。周禮曰。凡國祈年于田祖。吹幽雅。擊土鼓。以樂田畯。

疏。毛以為士。黎黍稷茂盛。故今至秋。以我齊。豐而明報。及我穰而純色之羊。以祭社稷。以祀四方。以報其成。五穀之功。五穀成熟。則我田事已善矣。於孟冬之月。其農夫之人受慶賜。息田夫而饗勞之。至前孟春月。以琴瑟及擊其土鼓。以迎田祖先嗇之神而祭之。所以求甘澍之雨。以大得我稷之與黍。其成熟。則人皆脩飾以善我士之與女。鄭唯以佑助我禾稼之黍稷。及其成熟。當以養我士之與女為異。春官肆師祭之月。表齋盛告黎。注

詩經

卷二十一

甫田

七

云。案六穀也。天官甸師注云。黍稷也。唯以稷為案者。以稷是穀之長。為諸穀之總名。六穀皆為器之實。故曰器實曰齊。指穀體也。在器曰盛。據已盛於器也。故桓六年左傳曰。繫黍豐盛。言為穀則繫清。在器則豐滿是也。毛氏解社。其言不明。惟此言社后土。其義當與鄭同。鄭駁異義以為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昭二十九年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又曰。后土則社。田瓊問周禮大封先告后土。注云。后土則社也。前答趙商曰。當言后土。土神。言社非也。檀弓曰。國亡大縣邑。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注云。后土。社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注云。社后土。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注云。社祭地神。不言后土。省文。此三者皆當定之否。答曰。后土。上官之名也。死以為社。社而祭之。故曰句龍為后土。後轉為社。故世人謂社為后土。無可怪也。僖十五年左傳曰。履后土而戴皇天。指謂地為后土也。句龍職主土地。故謂其官為后土。此人為后土之官。後轉以配社。又謂社為后土。且社亦土地之神。是后土之言。參差不一。故弟子疑而發問也。宗伯大封告后土者。以其大封是土地之事。宜告土神。不告句龍。故云宜為后土。上神。檀弓曰。以國亡大縣邑。哭於后土。以諸侯守社稷。失地哭於社。故云后土社也。此文與月令皆謂祭祀后土。則配社之神。故云社后土也。中庸云。郊社相對。郊是天。則社是地。故云社祭土神。以宗伯與左傳皆謂地為后土。則土神宜稱后土。而中庸言社不言后土。故云省文。以理皆可通也。言迎四方之神於

詩經

卷二十一 甫田

七

郊者下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注云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是也實五官而云四郊者火土俱在南其火土俱祀黎故鄭志荅趙商云后土轉為社無復代者故先師之說黎兼之亦因火土位在南又大宗伯注云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為句芒食於木該為蓐收食於金修及熙為玄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后土食於火土是黎兼二祀也曲禮言歲徧此祀在秋而并言四方蓋常祀歲徧此秋成報功則總祭故并言四方也楚茨箋云明猶黎也經言齊明箋云黎齊文倒者各從其便耳郊特牲云社稷大牢則四方之神亦大牢此獨言羊以會句明非特羊而已

社為陰祀其犧用純黑色也其方祀則各以其方之色也上言黍稷之盛而此言齊羊之祭明是物成而祭也下言農夫之慶當孟冬休息以御田祖是來春祈穀故知此祭在秋也故大司馬仲秋云遂以絜田羅弊致禽以祀祔注云祔當為方聲之誤也絜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即引此詩云秋報社稷鄭駁異方報成萬物即引此詩云秋報社稷鄭駁異義引大司徒五地之物云此五土地者土生萬物養鳥獸草木之類皆為民利有貢稅之法王者秋祭之以報其功是祭社亦在秋也謂之大蜡又為臘先祖五祀因令黨正屬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而勞賜農夫令得極歡大飲是謂休息之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蜡也蜡者索也歲十有二月合聚萬物索饗之

詩經

卷二十一 甫田

七

也月令孟冬云是月也臘門閭及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郊特牲蜡祭之下又曰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云既蜡臘先祖五祀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臘即大蜡之後與蜡異也知月令之臘祭與特牲息田夫為一者郊特牲說蜡祭之服云皮弁素服以送終葛帶榛杖喪殺也其下別云黃衣黃冠而祭明非蜡也又曰既蜡而收民息已既蜡乃云息民明知息民非蜡息民與月令休息文同故知黃冠而祭為臘祭也地官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以此知黨正飲酒亦此時也下雜記云子貢觀於蜡曰一國之人皆若狂是恣民大飲也酒誥周公戒康叔禁民飲食民無故不飲酒歡樂今以歲穀豐熟功畢入而特聽之故謂之慶賜勞息漢世每有國慶而賜民

大酺亦此義也臘與息民蜡後為之以其與蜡同月若不為蜡則此事亦廢事皆相將故繫之蜡焉八蜡云先膏一也司膏二也農三也郵表啜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此八蜡為其主耳所祭不止於此四方百物皆祭之春官大司馬樂云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注云此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六奏樂而禮畢又大司馬云福辜祭四方百物注云謂磔攘及蜡祭是蜡祭四方百物皆祭之郊特牲注云先膏若神農春官籥章注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是一也以祖者始也始教造田謂之神農先為稼穡謂之先膏神其農業謂之神農

殊而實同也。以神農始造田，謂之田祖。而後稷亦有田功，又有事於尊，可以及卑，則祭田祖之時，後稷亦食焉。后土則五穀所生，本云句龍能平之，則句龍亦在祭中。而篇章云：以樂田畯，尚及典田之大夫，明兼后土。後稷矣，故大司徒注云：田主田神，后土及田正之神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以句龍為后土，后稷為田正，而言詩人謂之田祖，則田祖之文，雖主於神農，而祭時后土田正皆在也。言此田祖其文得兼有后土，后稷而司徒言田主，則其文不得兼神農何則？彼云：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則田主唯社稷不得有神農也。王肅云：大得我稷黍，以善我男女，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篇章云：吹豳雅，則有簫吹之，此不云簫，彼篇章不言琴瑟，皆文不備耳。知迎先嗇，謂郊後始耕者，月令孟春天子乃以

詩經

卷二十一 甫田

七十四

元日祈穀于上帝。注云：謂以上辛郊祭天，即引襄七年左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又曰：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注云：元辰，郊後吉亥，是郊後始耕也。謂於始耕時而祭之也。知者以先嗇人神，不宜先祭，故當郊後也。郊雨又宜早，不可以至二月，而田祖是始教田者，故知是始耕時祭之也。云甘雨者，以長物則為甘，害物則為苦。昭四年左傳曰：秋無苦雨，服虔曰：害物之雨，民所苦是也。以此事在孟春，則事最在後，故以此結章。見後當恒然反明此年之春，已有此事，以興嗣歲亦此義也。引周禮者，篇章文也。彼注云：祈年求豐年也。豳雅七月也。七月有子，耕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歌其類也。謂之雅，以其言男女之正。鄭司農云：田畯，古之先教田者。爾雅曰：畯，農夫也。

以此言之，云吹豳雅，謂簫吹之，故其職掌土鼓。豳，簫也。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為匡，以革為兩面，可擊也。鄭司農云：豳，豳國之地，竹玄謂簫，豳人吹簫之聲，章是也。祭田祖而并祭田畯者，以神農始造田法，與田大夫，以其法教民，亦是先教田，其祭并及之。先言祈年于田祖，是此祭主祭田祖，未言以樂田畯，見其大及之，故異其文也。

集傳：賦也。齊與粢同。曲禮曰：稷曰明粢。此言

齊明，便文以協韻耳。犧羊，純色之羊也。社，后

土也。以句龍氏配，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周

禮所謂羅弊，弊獻禽以祀祊是也。減，善慶福，御

詩經

卷二十一 甫田

七十五

迎也。田祖，先嗇也。謂始耕田者，即神農也。周禮篇章：凡國祈年于田祖，則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是也。穀，養也。又曰：善也。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言奉其齊盛犧牲以祭方社，而曰我田之所以善者，非我之所能致也，乃賴農夫之福而致之耳。又作樂以祭田祖而祈雨，庶有以大其稷黍而養其民人也。新安胡氏曰：此章分兩節。農夫之慶，以土秋報也。琴瑟擊鼓以下，又是春祈也。

豐城朱氏曰。上五句言報成之祭。下五句言祈年之祭。齊明犧羊。禮之盛也。禮以備物。故於報成之祭。言琴瑟擊鼓。樂之盛也。樂以達和。故於祈年之祭。言上言方社。而不及田祖。因方社以見田祖也。下言田祖。而不及方社。舉田祖以見方社也。上言農夫之慶歸。其功於民也。下言穀我士女。溥其惠於下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傳易治也。長畝。竟畝也。敏。疾也。

詩經

卷二十一 甫田

十六

箋。曾孫。謂成王也。攘。讀當爲饁。饁。饌也。田畯。司耨。今之耨夫也。喜。讀爲饁。饁。酒食也。成王來止。謂出觀農事也。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之艱難也。爲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饌以勸之。司耨至。則又加以酒食。攘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爲嘗其饌之美否。示親之也。禾治而竟畝。成王則無所恚怒。謂此農夫能且敏也。

釋文。唆。本又作唆。

疏

以信南山。率之。故知曾孫成王也。上言饁。下言嘗。皆飲食之事。故攘讀當爲饌也。釋

詰云。饁。饌也。舍人曰。饁。自家之野也。此攘字在饁喜之下。而先言之者。以詩中未有其事。故先明之。田畯。田家在田司主稼穡。故謂之司耨。漢世亦有此官。謂之耨夫。郊特牲曰。蜡之祭也。王先耨而祭。司耨也。注云。先耨若神農。司耨若后稷。稷爲人臣。教稼亦是田官。故謂之司耨。此言田畯。乃是當時主稼之人。與郊特牲異也。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此及大田文。與七月正同。故亦讀喜爲饁也。此經毛不爲傳。但毛氏於詩無破字者。與鄭不得同。王肅云。曾孫來止。親循畝畝。勸稼穡也。農夫務事。使其婦子並饁饌也。田畯之至喜樂其事。

詩經

卷二十一 甫田

十七

教農以閒暇。攘田之左右。除其草萊。嘗其氣。吉土和美。與否也。傳意富然。王肅又云。婦人無閭外之事。又帝王躬自食農人。周則力不供。不徧則爲惠不普。玄菟非也。孫毓云。古者婦人無外事。送兄弟不踰閭。唯王后親桑。以勸蠶事。又不隨天子而行。成王出勸農事。何得將婦兒自隨乎。又王者從官自有常饌。非獨於南畝之中。乃饁左右而親爲之嘗。又非人君待下之義。皆以鄭說爲短。斯不然矣。此刺今思古之詩。首章言輕其稅斂。二章爲之祈報。此章言恩澤深厚。卒章言收穫弘多。歷觀其大。然有敘。寧當於此。甫說農人行饁之事。又大田卒章。上言曾孫。下言禮祀。並是成王之事。不當以農人婦子。輕其間也。且言曾孫來止。即言以其婦子。則是曾孫以之也。君王后必無外事。不當盡於北郊。王基以

親蠶決之。非無理矣。蠶則后之所專。故后當獨行。田則王之所勸。后從行耳。此乃外內之別。職司之義。而孫毓反言。親桑不隨王。非其難矣。王者憂深思遠。以世子者。生於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故與之俱行。知稼穡之艱。欲其重國用而愛黎民。保王業而全宗祀也。以子所親。莫過於母。使之俱觀。幸勤內相。規諫此聖賢。毋訓。幽風同我婦子。事連於舉趾。此云以其婦子。文繫於曾孫。辭既不同。義固當異也。王者從官。非無常儀。直以同循稼穡。共食旨甘。與夫泰風所謂與子同袍。亦復何異。而云非待下之義乎。天子所省。固無庸徧。值其所幸。便即賜之。使天下知我王之愛農也。則莫不盡力。農人之見饒也。則人各用心。賞一勸百。可使海內從風。何必每地皆往。農人盡養。而云力不供。惠不普也。王基困於

不徧之言。而引周語以此為籍田之事。謬矣。

集傳賦也。曾孫。王祭者之稱。非獨宗廟為然。曲禮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武王禱名山。大川曰。有道曾孫。周王發是也。饒。餉。攘。取。旨。美。易治。長。竟。有。多。敏。疾。也。曾孫之來。適見農夫之婦子來饒耘者。於是與之偕至其所。而田畯亦至而喜之。乃取其左右之饋。而嘗其旨否。言其上下相親之甚也。既又見其禾之易

治。竟畝如一。而知其終當善而且多。是以曾孫不怒。而其農夫益以敏於其事也。

慶源輔氏曰。旨。則幸而喜矣。否則慘然為之不樂也。不曰取而曰攘者。以公卿之貴。而食農者之粗糲。彼必有所不取。獻者故攘而取之。以見上下相親。如家人父子之無間也。廬陵彭氏曰。喜怒非自外至。田畯言喜。曾孫言不怒。則其上下相與。皆誠心之至也。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傳次積也。梁。車梁也。京。高丘也。

箋稼禾也。謂有藁者也。茨。屋蓋也。上古之稅法。近者納總。遠者納粟米。庚。露積穀也。坻。水中之高地也。成王見禾穀之稅。委積之多。於是求千倉以處之。萬車以載之。是言年豐。收拾踰前也。慶。賜也。年豐則勞賜農夫益厚。既有黍稷。加以稻粱。報者為之求福。助於八蜡之神。萬壽無疆。竟也。

詩經

卷二十一 甫田

八十

疏毛以為上言魯孫之親，循畝賦此言稅種之多。魯孫成王，所稅得禾穀之稅，其積聚高大，如屋茨，如車梁也。米粟之庾，其唯高大如清坻，如丘京也。以其收入踰前，故求倉廩車箱以載置之。愍念農夫之勤，故以黍稷稻粱為農夫之慶，謂當正飲酒，加其饌食，以稻粱也。非直勞而息之，又為之求福於八蜡之神，而報我農夫以大大之福，使之得萬年之壽，無有疆境。今幽王不能然，故刺之也。鄭唯以介為助，餘同。墨子稱茅茨不翦，謂以茅覆屋，故箋云茨為屋蓋。傳言茨積，非訓茨為積也。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其意與箋同也。孟子十二月車梁成，梁謂水上橫橋，橋有廣狹，得容車渡，則高廣者也。故以此禾積釋丘云絕高為之京。庾是平地委粟，而與稼相對，則知稼有葉草矣。此言魯孫所有則

詩經

卷二十一 甫田

八十

者遠邇輻輳也。甸服之制，本自納總，禹為之差使百里者從之耳。以此言之，有輕速之法，故為近者納總，速者納米，既無銓結之文，不知遠近以何為差也。若然後世之役，宜繁於上代，周止千里納穀，唐虞則彌其外五百里為方二千里，是方千里者四，納穀多於周者，唐虞萬國，諸侯歲朝，其用或費於後代，故納穀多也。又鄭志答趙商云，畿內四百里，則周郊內亦封諸侯矣。於周法十國而入其一於天子，然則雖千里者四，其稅猶少於周，故使方二千入粟米，世代不同，故異法也。特牲少牢之祭，皆無稻粱，比時言黍稷稻粱，故知勞賜農夫，加以稻粱也。報者自神之辭，明求神而得報，為農夫之求神，唯蜡祭耳。故云為之求助於八蜡之神，以祭有尸祝，故云萬壽無疆，竟為得福之辭，與三章互相成也。蜡在息農夫前，而後言之者，以祭者雖在前，而福慶是將來之事，故後言之，以結篇也。

集傳賦也，茨屋蓋，言其密比也。梁車梁，言其穹隆也。坻，水中之高地也。京，高丘也。箱，車箱也。此言收成之後，禾稼既多，則求倉以處之，求車以載之，而言凡此黍稷稻粱，皆賴農夫之慶而得之，是宜報以大福，使之萬壽無疆也。其歸美於下而欲厚報之如此。

甫田四章章十句

序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箋幽王之時政煩賦重而不務農事蟲災害穀風雨不時萬民饑饉矜寡無所活故時臣思古以刺之

疏經唯言寡婦序并言矜者以矜寡皆天民之窮故連言之由此而言孤獨老疾亦矜寡之類其文可以兼之矣箋亦以序省畧反取經意以明之從首章盡二章上三句言成王教民治田百穀茂盛止役順時秀實成好反明幽王之時政煩賦重而不務農事也二章下五句言時無蟲災反明幽王之時蟲災害穀也三章上四句言雲雨安舒反明幽

詩經

卷二十一 大田

全三

王之時風雨不時也三章下五句言收刈有餘寡婦獲利是下民豐盈矜寡得濟反明幽王之時萬民飢饉矜寡無所取活也詩皆公卿國史所作故云時臣思古以刺之序不言思古者楚茨至此文指相類承上篇而畧之也

朱子辨說此序專以寡婦之利一句生說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傳覃利也庭直也

箋大田謂地肥美可墾耕多為稼可以授民

者也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季冬

命民出五種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此之

謂戒是既備矣至孟春上長冒櫛陳根可拔

而事之俶讀為熾載讀為苗粟之苗時至民

以其利耜熾苗祭所受之地趨農急也田一

歲曰苗碩大若順也民既熾苗則播其衆穀

衆穀生盡條直茂大成王於是則止力役以

順民事不奪其時

詩經

卷二十一 大田

全三

疏鄭唯用利耜熾苗耕祭其南畝所受之田為異知大田非天下田者以文連多稼又云既種既戒皆謂田中之事不得為天下之田故以為肥美之大田可墾耕者也舉肥美以與民則自然為天下田矣地自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其外皆可墾耕作者舉其年豐明田多故云謂可墾耕者皆肥美也言多為稼可授民者以此方陳擇種豫戒是本之於初所授受之辭其實此地先在民矣言多為稼者地官司稼注云種穀曰稼如嫁女有所生草人掌土化之法稻人掌稼下地秋官雜氏掌穀草月令云燒薶行水皆是為稼也為稼謂多為此等之稼以糞美其地故云多稼此當在授民之後民自稼之言多為稼乃授民者成今之田萊多荒而本之初授不廢授民而稼之或公家令民稼之

詩經

卷二十一

大田

八十四

而後授故韓氏掌之也又云將稼者謂將稼
種之與多為稼者別也以下經始說耕耨則
此未得下種故知既種為和地之宜而擇其
種也月令云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五穀所殖
司稼云掌巡邦野之稼而辨其種之種與
其所宜注云知種所宜之地草人云物地相
其宜而為之種即分地之利是也故引月令
并云出五穀為之種也計耦事者以耕必二
耜相對共發一尺之地故計而耦之也耒耜
之具別言田器則耘耨所用故彼注云鑑箕
之屬命民即是戒之也云乃耜緩耕也孟春
土長冒櫛陳根可拔月令注引此言農書漢
書藝文志農書有七家不知出誰書也以冬
土定故稼櫛於地與地平孟春土氣升長而
冒覆於櫛則舊陳之根可拔於是乃耕故云
而事之良耜云耒耜載芟云有畧與此覃

詩經

卷二十一

大田

八十五

令云毋聚大眾毋作大事以妨農
事是止力役以順民事不奪其時
集傳賦也種擇其種也戒飭其具也單利俶
始載事庭直碩大若順也蘇氏曰田大而
種多故於今歲之冬具來歲之種戒來歲之
事凡既備矣然後事之取其利耜而始事於
南畝既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而種之也時
故其生者皆直而大以順曾孫之所欲此詩
為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若以答前篇之意
也
**既方既皂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
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傳實未堅者曰皂稂童梁也莠似苗也食心
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炎火盛
陽也
箋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盡生房
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齊好矣而無稂莠

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致之此四蟲者傷害我田中之穉禾故明君以正己而去之螟螣之屬盛陽氣贏則生之今明君為政田祖之神不受此害持之付與炎火使自消亡

釋文

穉音郎又音梁童梁草也說文作蔞云童蔞也蟪字亦作或徒得反說文作蟪蟲本又作蚱莫侯反爾雅云隨所食為名郭云皆蝗類也秉如字執持也韓詩作十報也

詩經

卷二十一 大田

小

疏 上言穀生茂大此言秀實之好所以能去四蟲者以其明君為政德當靈祇故云田祖有神不受此等之害 阜音為造訓為成也文在堅上阜成而未堅故云實未堅曰阜也舍人曰穉一名童梁郭璞曰似莠是也仲虺之誥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批似粟莠似苗也 阜是未堅方文又在阜上初秀始欲結實之時故云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米生於中若人之房舍然也孚者米外之粟皮故極者一手二米言一皮之內有兩米也甲者以在米外若鎧甲之在人表共種於地則開甲始生故月令孟春云其日甲乙注云物之孚甲始生謂開此孚甲生出也禾既有穗即生孚甲故云盡生房矣房生既成則有木實故云盡成實矣既已有實稍向熟成故云盡堅熟矣衆穗皆熟故云盡齊

詩經

卷二十一 大田

小

好矣穉秀苗既似禾實亦類粟若擇種去其細粒鋤禾除其非類則無復穉秀亦由時氣之和使然 李巡云食禾心為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假貸無厭故曰蟪也食禾節言貪狠故曰賊也食禾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云蠹也孫炎曰皆政貪所致因以為名也郭璞曰分別蟲螟禾所在之名耳蟪與騰蠹與蠹古今字耳而李巡孫炎並因託惡政則災由政起雖食所在為名而所似子方而頭不赤騰蝗也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或說云蠹蟪蛄也食苗根為人患許慎云吏犯法則生蟪乞貸則生騰舊說螟騰蠹賊一穗蟲也如言寇賊姦究內外言之耳故健為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 蟲災之盛種者亦食以穉者偏甚故舉以言之 陽而稱火者以南方為火災為甚之故云盛陽也知非實火者以四者所謂昆蟲得陰而藏得陽而生故箋云盛陽氣贏則生之義無取於火也 月令仲夏行春令百勝時起是陽行而生陽盛則蟲起消之則付於所生之本今明君為政害無由作故云田祖不受四蟲之害若政能消之則本無可受而云田祖不受者以田祖託而神耳

集傳 賦也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實未堅者曰阜穉童梁莠似苗皆害苗之草也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蠹食節曰賊

皆害苗之蟲也。穉，幼禾也。言其苗既盛矣，又必去此四蟲，然後可以無害田中之禾，然非人力所及也。故願田祖之神爲我持此四蟲而付之炎火之中也。姚崇遣使捕蝗，引此爲證，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蓋古之遺法如此。

有渰萋萋，興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詩經

卷二十一 大田

今本

婦之利。

傳：渰，雲興貌。萋萋，雲行貌。祈，徐也。秉，把也。箋：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所祈然而不暴疾，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今天主雨於公田，因及私田，爾此言民怙君德蒙其餘惠，成王之時，百穀既多，種同齊熟，收刈促遽，力皆不足，而有不斂不穫遺秉滯穗，故聽矜寡取之以爲利。

釋文：渰，本又作霰，於檢反。漢書作霰，雨我于付反。注：內主雨同。一本主作注雨，如字。穧，獲也。穗，音遂。

疏：民見雲行雨降，歸之於君，云此雨本主爲雨我公田耳。因遂及我之私田，雖作者廣見太平之時，民心先公之義，要雨無不徧，天澤以時，故得五穀大成。彼處有不穫刈之穧，禾此處有不收斂之穧，東又彼處有遺餘之秉，把此處有滯漏之禾穗，此皆主不暇取，維是寡婦，据拾取之以自利已。傳：渰，雲興貌。定本集注云：渰，陰雲貌。既言有渰，即云興雨。雨出於雲，故知渰雲興貌。雲既興而後行，萋萋在渰之下，故知渰雲興貌。雲行然後雨落，故美妻之下言興雨也。穧者禾之鋪而未束者，秉刈禾之把也。聘禮曰：四秉曰一。注云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莒，穧名也。若今萊易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爲莒者，掌客注云：米禾之秉，莒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莒，謂一穧然則禾之秉一把耳。米之秉，十六斛。禾之莒，四把耳。米之莒，則五斗。王制及書傳皆云：矜寡孤獨，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皆有常餼地。官遺人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則官自有餼，而須据拾者以豐年矜寡据拾足能自活。王者恐其不濟，或力不堪事，乃餼之。

集傳：賦也。渰，雲興貌。萋萋，盛貌。祁祁，徐也。雲欲盛盛則多雨，雨欲徐徐則入土。公田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

畝而同養公田也。穡、束、秉、把也。滯，亦遺棄之意也。言農夫之心，先公後私，故望此雲雨而曰：天其雨我公田，而遂及我之私田乎？冀怙君德，而蒙其餘惠，使收成之際，彼有不及獲之穡禾，此有不及歛之穡束，彼有遺棄之禾，把此有滯漏之禾穗，而寡婦尚得取之以爲利也。此見其豐成有餘，而不盡取，又與鰥寡共之，既足以爲不費之惠，而亦不棄於地。

詩經

卷二十一

大田

牛

也不然，則位米狼戾，不殆於輕視天物，而慢棄之乎？

安成劉氏曰：司馬法以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是一畝之田實積百步，而方十步，一夫之田實積百畝，而方十畝，爲方一百步，以九夫爲一井，則方三夫爲方三百步，古者以三百步作一里，所謂方一里爲一井也。又曰：此章復顯其雨澤溥及而收，有餘也。長樂劉氏曰：穡，謂德之低小，刈獲之所不及者，穡謂刈而遺忘，秉縛之所不及者，秉謂束而輦載之所不盡者，滯謂刈而折辭，秉獲之所不逮者，皆緣豐稔故也。定宇陳氏曰：此章欲雨公田，不至知有已而不知有君利及寡婦，不至知有已而不知有。

人忠厚若此，其幽風之氣象乎。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傳：騂，牛也。黑，羊豕也。

箋：喜，讀爲饁，饁，酒食也。成王出觀農事，饋食耕者以勸之也。司嗇至，則又加之以酒食。勞倦之爾，成王之來，則又禋祀四方之神，祈報焉。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

詩經

卷二十一

大田

牛

疏：毛以爲成王親循畝畝，時耕者以其婦子同饁彼南畝，田峻之官，至喜樂其事，成王之來，乃於四方之神，則禋敬而祭祀焉，以其騂赤之牛，黑之羊豕，與其黍稷之盛，用此以獻，所以祀四方之神，爲神歆饗，而報以大大之福，所以常得年豐。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以爲曾孫來止，則以其婦子出共觀之，又設食饁彼南畝之農人，以勸之，其田峻又加以酒食，勞之，曾孫之來，則又於四方之神而往禋祀焉，所祀者以其牲或赤或黑，與其黍稷之盛，以獻，以祀四方之神，神饗之而報以祐助與大福。毛以諸言騂者皆牛，故云騂赤牛也。上篇云以社以方，而方社連文，則方與社稷同用大牢，故以黑爲羊豕，通牛爲三牲也。且上章言犧羊，是方有羊，明不特牛，故爲太牢。牢，中色，而色不同者，毛意蓋以。

詩經

卷二十一

九

此四方既非望祀。又非五方之帝。故用是牲。所以無方色之別。此以田事為主。成王出觀民事。因即祭祀。祭當在秋。祈報並言者。言其報以成而祈後年也。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騂牲。地官牧人。文也。彼注云。陽祀南郊。及宗廟。陰祀北郊。及社稷。以毛分。騂黑爲三牲。鄭以騂黑爲二色。故引牧人。騂黑以明騂黑爲別方之牲耳。非謂四方之祭。在陽祀陰祀之中也。知方祀各以其方色牲者。大宗伯云。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注云。以爲禮五天帝。人帝而句芒等食焉。是五官之神。其牲各從其方色。則宜五色。獨言騂黑者。略舉二方以韻句耳。故易傳。大宗伯職。祀天乃稱禮五祀。祀在血祭之中。而言禮者。此五官之神有配天之時。配天則禮祀。此祭雖不配天。以其膏爲禮祀。故亦以禮言之。五祀在血祭之中。則用太牢矣。故上篇云。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是方祭有羊。孫毓以爲方用特牲。非禮意也。

集傳賦也。精意以享謂之禮。農夫相告曰。

曾孫來矣。於是與其婦子。饁彼南畝之穫者。

而田畯亦至而喜之也。曾孫之來。又禮祀四

方之神。而賽禱焉。四方各用其方色之牲。此

言騂黑。舉南北以見其餘也。以介景福。農夫

欲曾孫之受福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集傳前篇有擊鼓以御田祖之文。故或疑此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卽爲幽雅。其詳見於幽風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然前篇上之人。以我田既臧爲農夫之慶。而欲報之以介福。此篇農夫以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欲其享祀以介景福。上下之情。所以相賴而相報者如此。非盛德其孰能

詩經

卷二十一

九

之

朱子曰。楚茨以下四篇。卽幽雅。反覆讀之。其辭氣與七月載芟良耜等篇。大抵相類。斷無可疑。

三山李氏曰。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其始皆言黍稷。次言祭祀。乃以福祿終之。

序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

賞善罰惡焉。

疏。爵命。卽賞善之事。但爵命之外。猶別有賞賜。故敘分之。既能有賞。必當有罰。故連言罰惡耳。於經無所當也。此及棠棠者。華桑。扈

鴛。芻亦是思古以刺今。但與上四篇文勢不

類故敘於起發不同耳上篇每言魯孫則所思爲成王此等不言魯孫不知思何時也故宜云古明王不指斥之

朱子辨說非詩本意

濮氏曰洛邑初成成王嘗往受諸侯之朝宣王復命諸侯于此序所謂明王即指此矣安知非當時美之詩何以別其爲思古歟以君子至止爲諸侯來受爵命以作六師爲使之攝卿士以行軍而因以賞善罰惡稱之何其誕妄而不作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詩經

卷二十一

瞻彼洛矣

李西

傳興也洛宗周漑浸水也泱泱深廣貌韎韐者茅蒐染草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韞也天子六軍

箋瞻視也我視彼洛水漑慨以時其澤浸潤以成嘉穀興者喻古明王恩澤加於天下爵命賞賜以成賢者君子至止者謂來受爵命者也爵命爲福賞賜爲祿茨屋蓋也如屋蓋喻多也此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

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韎韐祭服之韞合韋爲之其服爵弁服紵衣纁裳也

疏

洛水深而廣大能浸潤以成嘉穀喻明王仁而寬愛能賜命以成賢者故諸侯之至止來見於王則王爵命之以福又賞賜之以祿其聚積如屋蓋之茨也又言諸侯世子來至京師王命代卿士之任服韎韐之韞有奭然而赤以作六師之將其賢如是故得福祿也宗周鎬京也夏官職方氏河西曰雍州其浸渭洛禹貢云漆沮既從孔安國云漆沮

詩經

卷二十一

瞻彼洛矣

李西

一名洛水與東都伊洛別矣凡言福者大慶之辭祿者吉祉之謂以此所思者止思爵命賞賜耳故言爵命爲福實賜爲祿福祿非聚積之物而云如茨喻多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韞者案爾雅云一染謂之韞再染謂之韞三染謂之纁此曰韎韐即一入曰韎韐是纁也定本云一入曰韎韐是以他服謂之韞祭服則謂之韎韐以此韎韐代他服之韞大夫以上祭服謂之韞士言韎韐王藻云一命緇韞駟所注云侯伯之士一命則士亦名韞矣言韎韐者彼注亦云子男大夫一命則一命緇韞以子男大夫爲文故言韎韐其實士正名韎韐士冠禮爵弁服韎韐不言韞也以序言爵命諸侯故知此謂諸侯世子也若在三年喪中則凶服不得有韎韐耳若已爵命則當服諸侯之赤韞不得服士服王制云

詩經

卷二十一

瞻彼洛矣

七

諸侯之世子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此又言韎韐故知諸侯世子未賜爵命服士服也若然春官典命云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稱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弁繼子男此以代父君國反服士服者周禮之文謂父在代父行禮故有執圭璧皮弁之禮未誓尚此卿今此雖已除父喪非代父行禮不得復繼於父又不放自成爲君故服士服也世子雖服士服待之同於正君雜記云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彼庄謂未踰年者尚然况除服後乎待之固如成君何但下一等而已天子六軍一卿將一軍言將六軍而出者舉六軍見天子之法其實六軍之中將一軍耳春秋之義諸侯踰年即位天子賜之以命圭則天子遣使就國賜之矣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是其事也天子

詩經

卷二十一

瞻彼洛矣

七

弁者冕之次也其色赤而微黑如雀頭然其布三十升繡裳淺絳裳也純衣絲衣朝服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先裳後衣欲令下近繡明衣與帶同色此引之以示在裳上故先云絺衣耳

集傳賦也洛水名在東都會諸侯之處也決深廣也君子指天子也茨積也韎茅蒐所染色也韐韠也合韋爲之周官所謂韋弁兵事之服也夷赤貌作猶起也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此天子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事而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韠璆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傳韠容刀韠也璆上飾珌下飾珌下飾者天子玉璆而珌珌諸侯璆璆而璆珌大夫璆璆而璆珌士璆璆而璆珌

箋此人世子之賢者也既受爵命賞賜而加

賜容刀有飾顯其能制斷德如是則能長安其家室親家室親安之尤難安則無篡弑之禍

釋文 鞞字或作鞞補頂反說文云刀室也琫字又作鞞必孔反佩刀削上飾琫字又

又作鞞音同琫音蚪又巨謬反又舊周反玉也沈舉彪反又與彪反又張疇反錄音遼錄徐何盧到反又力弔反本又作亦音遼又力小反說文云玉也字書力召反鈔力幽反又力幼反沈又力虬反琫力計反說文云屋屬殺本亦作鞞同音試

詩經

卷二十一

瞻彼洛矣

朱

疏言明王既有恩澤能爵命諸侯故君子諸侯至止於王之所王既爵命之又加賜以容飾之刀有鞞以盛之其鞞則有琫及其琫之飾賜之以顯其能制斷也君子諸侯為王所賜之以其德如是則能萬年而長安其家室無危亡之禍矣今王不能爵賞諸侯故刺之古之言鞞猶今之言鞞內則注遺刀鞞是也以公劉云鞞琫容刀故知鞞容刀鞞也又容者容飾此琫有琫即容飾也琫上飾於鞞之形飾有上下耳其名為琫琫之義則未聞公劉傳曰琫上飾鞞下飾者以彼无琫文因琫為在上之飾下則指鞞之體故言鞞下飾也傳因琫必歷道尊卑所用似有成文未知出何書也天子諸侯琫琫初大夫士則同尊卑之差也天子玉琫丁是物之至貴者也釋器說弓之飾日以屨者謂之琫郭璞

日琫似琫說文云琫屨甲所以飾物也釋器又云黃金謂之瑱其美者謂之瑱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鐸郭璞曰此皆道金銀之別名及其美者也鐸即紫磨金也說文云公琫屨而不及於屨故天子用屨士用琫也定本及集本皆以諸侯琫琫字從玉又以大夫鐸非也

集傳賦也鞞容刀之鞞今刀鞘也琫上飾琫下飾亦戎服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詩經

卷二十一

瞻彼洛矣

九九

箋此人世子之能繼世位者也其爵命賞賜盡與其先君愛命者同而已無所加也

集傳賦也同猶聚也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朱子曰詩多有酬酢應答之篇瞻彼洛矣是臣歸美其君君子指君也當時朝會於洛水之上而臣視其君如此裳裳者華又是君報其臣榮寵皆然
定守陳氏曰講武事而不忘武備乃所以又福祿而保國家之道也知此則後世之廢武備而不戒不虞如晉武
老其不能久安長治宜也

序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箋古者古昔明王時也小人斥今幽王也

疏此言古之仕者世祿及文王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皆謂仕宦於朝者朝者在官之總名公卿大夫皆是也經言乘其四駟則在者得乘四馬矣禮士乘兩馬則此詩所言不及士也古者有世祿復有世位世祿者食先人之祿而不居其位子若復賢則居父位矣三章箋云守我先人之祿位并位言之見此意也類謂種類世謂繼世其理一也由其賢而得有功以舉類而當嗣世義不異矣但指人身而稱賢者據祿位而言功臣耳經四章詩經

卷二十一 裳裳者華 十首

皆言思見明王以免讒諂並進今已棄絕之事也諸言在位者多謂臣在於位此小人在位文對古者明王則在位謂幽王也朱子辨說此序只用似之二字生說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觀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傳興也裳裳猶堂堂也湑盛貌

箋興者華堂堂於上喻君也葉湑然於下喻臣也觀見也之子是子也謂古之明王也言

我得見古之明王則我心所憂寫而去矣我心所憂既寫是則君臣相與聲譽常處也憂者憂讒諂並進

疏詩人遇讒絕世傷今思古華葉相與共成榮茂以興君臣相承共興國治已由讒見絕故憂而思之以刺今也三章皆言華故以華喻君也華既喻君葉故以喻臣下章無葉喻無臣也華葉之在於枝高下同耳言華上葉下者因文之上下以喻君臣上下耳集傳興也裳裳猶堂堂董氏云古本作常常棣也湑盛貌觀見處安也此天子美諸侯

詩經 卷二十一 裳裳者華 二首

之辭蓋以答瞻彼洛矣也言裳裳者華則其葉湑然而美盛矣我觀之子則其心傾寫而悅樂之矣夫能使見者悅樂之如此則其有譽處宜矣此章與蓼蕭首章文勢全相似

裳裳者華其葉黃矣我觀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傳芸黃盛也

箋華芸然而黃明王德之盛也不言樂微見

無賢臣也。章禮文也。言我得見古之明王。雖無賢者。猶能使其政有禮文法度。政有禮文法度。則我有慶賜之榮也。

疏 既思君臣並賢而不得。又思君明而無賢臣者。言華盛而不言其華。見君明而其臣不賢。我得見是子明王。雖無賢臣。猶能使其政有禮文法度之章。能進用有德。是以於我有慶賜之榮矣。我所以欲得見之也。芸是黃盛之狀。此華亦以黃為盛。謂草木之有黃華者也。若之華。紫赤而繁。黃則衰矣。與此不同也。

集傳 興也。芸。黃盛也。章。文章也。有文章。斯有**福慶**矣。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觀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傳 言世祿也。

箋 華或有黃者。或有白者。與明王之德時有。駁而不純。我得見明王德之駁者。雖無慶譽。猶能免於讒諂之害。守我先人之祿位。乘其四駱之馬。六轡沃若然。

疏 喻取其象。既以黃色與明王德純。故以異色喻其不純。華自有雜色與純者。二章各舉一時。非此華本黃而變白。又非自即衰也。華一時而黃。白雜色。以與明王亦一時而善。惡不純。非先盛而後衰。為不純也。言時有善多而惡少。非善惡半也。若惡與善等。則是闇君。不得為明王矣。

集傳 興也。言其車馬威儀之盛。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傳 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似嗣也。

箋 君子。斥其先人也。多才多藝。有禮於朝。有功於國。維我先人有是二德。故先王使之世祿。子孫嗣之。今遇讒諂並進。而見絕也。

疏 詩人既思明王。又陳已所以宜嗣之意也。言左之左之。我先人君子則宜而行之。右之右之。我先人君子則能有而曉之。此二德者。我先人維其並能有之。是以先王使其子孫嗣之。今遇讒諂見絕。故思古明王也。左陽道。嘉慶之事。故言宜之。右陰道。憂凶之事。不得言宜。故變言有之。以天下之事多矣。大總不通吉凶。故舉左右以目之。朝者人所樂。

祀者吉之大故為陽也。喪者人所哀。戎者有所殺故為陰也。以能事弘多故皆重言以見也。

集傳賦也言其才全德備以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之則無所不有維其有之於內是以形之於外者無不似其所有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四

句

詩經

卷二十一 裳裳者華

首四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二十二

明 後學張溥

桑扈之什二之七

序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箋動無禮文舉事而不用先王禮法威儀也

疏三章言其君為百辟所法而受福卒章言臣能燕飲得禮而不傲慢皆是君臣禮文

總之

朱子辨說此序只用彼交匪敖一句生說

詩經

卷二十二 桑扈

一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傳興也鶯然有文章胥皆也

箋交交猶佼佼飛往來貌桑扈竊脂也興者

竊脂飛而往來有文章人觀視而愛之喻君

臣以禮法威儀升降于朝廷則天下亦觀視

而仰樂之胥有才智之名也祜福也王者樂

臣下有才智文章則賢人在位庶官不曠政

和而民安天子之以福祿

詩經

卷二十二 桑扈

二

之稱故屈原之妹以爲名胥須古今字耳

集傳典也交交飛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鶯

鶯然有文章也君子指諸侯胥語詞祐福也

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言交交桑扈則有

鶯其羽矣君子樂胥則受天之祐矣頌禱之

詞也

慶源輔氏曰四章雖皆頌禱之辭然亦寓期望戒勵之意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疏毛以爲君子既有禮文爲下所愛盡得其

得受天之祐福也鄭唯樂胥爲異黃鳥

小宛傳曰交交小貌此云猶佼佼飛而往來

者作者各有所取此喻升降舉動故取往來

爲義孫毓曰與天下皆樂樂之大者天子

四海之內無違命則天子樂矣諸侯四封之

內無違命外內無故則諸侯樂矣大夫官府

進以禮退以義則士樂矣庶人耕稼樹藝以

養父母刑罰不加於身則庶人樂矣是述毛

之義也周禮每官之下皆有胥徒胥一人

則徒十人是胥以才智之故而爲十徒之長

又有大胥小胥之官故知胥有才智之名易

歸妹以須注亦云須有才智之稱天文有須

女屈原之妹名女須鄭志荅吟剛云須才智

傳領頸也屏蔽也

箋王者之德樂賢知在位則能爲天下蔽捍

四表患難矣蔽捍之者謂蠻夷率服不侵叛

疏毛以爲言君子王者既有禮文又能樂與

天下皆共之能與天下皆樂則爲萬邦之

樂無復侵伐之憂

集傳典也領頸屏蔽也言其能爲小國之藩

衛蓋任方伯連帥之職者也

詩經

卷二十二 桑扈

王

傳翰幹憲法也戢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

那多也不多多也

箋辟君也王者之德外能捍蔽四表之患難

內能立功立事爲之楨幹則百辟卿士莫不

脩德而法象之王者位至尊天所子也然而

不自斂以先王之法不自難以亡國之戒則

其受福祿亦不多也

疏毛以爲言王者之德外能蔽捍四表之患

莫不脩職而法象之。王能如此，則天下之民不致聚而歸之乎？不畏難而順之乎？民皆順之，則爲天所祐，其受福豈不多乎？釋詁云：楨，幹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幹，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然則言楨幹者，皆以築牆爲喻。幹是牆之主，善政亦民之主也。百辟知卿士者，以烈文百辟其刑之對四方其訓之故，知爲卿士，尊比諸侯，故曰君也。先王之法，即動無禮文也，不自難以亡國之戒者，即不用賢也。言用賢則民安，是棄賢則亡國矣。易傳者以順文理切，不假反言故也。集傳賦也。翰，幹也。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辟，君憲法也。言其所統之諸侯皆以之爲法也。詩經 卷二十二 桑扈 四

也。戢，斂難，慎。那，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不那，那也。蓋曰：豈不斂乎？豈不慎乎？其受福豈不多乎？古語聲急而然也。後放此。

慶源輔氏曰：此章又言不獨爲萬邦之屏翰，其所統之諸侯又皆以其所爲爲法，則其德亦盛矣。方且戢且斂，而不敢自恃，其難其慎，而不敢少忽，則其受福又豈不多乎哉？百辟爲憲，有期之之意，不敢不難，有戒之之意。安成劉氏曰：苑柳云：不尚文王云：不顯不昧。大明韓奕皆云：不顯其光。生民云：不寧不康。清廟云：不顯不承。以至崧高維天之命。烈文執競，皆言不顯並做此義。

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箋：兕觥，罰爵也。古之王者與羣臣燕飲，上下無失禮者，其罰爵徒觥然陳設而已。其飲美酒，得柔順中和，與共其樂，言不撫敖自淫恣也。彼，彼賢者也。賢者居處恭，執事敬，與人交必以禮。以萬福之祿就而求之，謂登用爵命加以慶賜。

釋文 觥音蚪，本或作斛。

詩經 卷二十二 桑扈 五

集傳：賦也。兕觥，爵也。觶，角上曲貌。旨，美也。思，語詞也。敖，傲慢。交際之間，無所傲慢，則我無事於求福而福反來求我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定宇陳氏曰：即維周之翰，四國于蕃，文武吉甫，萬邦爲憲等語。參之，則此爲天子燕諸侯而頌禱之詩無疑也。

序：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箋交於萬物有道謂順其性取之以時不暴天也

疏

以幽王殘害萬物奉養過度是以思古明王交接於天下之萬物鳥獸蟲魚皆有道不暴天也其自奉養有節度不奢侈也交於萬物有道即上二章上二句是也自奉養有節即下二章上二句是也見明王急於萬物而緩於已故先言交萬物而後言自奉養也天子以天下為家萬物皆天子立制節其生殺與之交接故言交萬物也朱子辨說此序穿鑿尤為無理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詩經

卷二十二 鴛鴦

六

傳興也鴛鴦匹鳥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

箋匹鳥言其止則相耦飛則為雙性馴耦也

此交萬物之實也而言興者廣其義也獵祭魚而後漁豺祭獸而後田此亦皆其將縱散時也君子謂明王也交於萬物其德如是則

宜壽考受福祿也

疏

取鴛鴦之鳥必待其長大於其能飛乃畢掩之而羅取之不於幼小而暴天也非但

於鳥獨然以興於萬物皆耳至取魚捕獸皆待其成而取之也正舉鴛鴦者以鴛鴦匹鳥也相匹耦而後獵則易得也易得尚以明萬物皆然也釋器云鳥罟謂之羅月令云羅網畢翳注云罔小而柄長謂之畢以畢羅鳥器故各言之大東傳曰畢所以掩兔彼雖以兔為文其實亦可取鳥也羅則張以待鳥畢則執以掩物故言畢掩天之生物飛走而巳經已言鳥又舉魚獸則可以兼諸水陸矣

集傳興也鴛鴦匹鳥也畢小罔長柄者也羅罔也君子指天子也此諸侯所以答桑扈

也鴛鴦于飛則畢之羅之矣君子萬年則福

詩經

卷二十二 鴛鴦

七

祿宜之矣亦頌禱之詞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傳言休息也

箋梁石絕水之梁戢斂也鴛鴦休息於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自若無恐懼遐遠也遠猶久也

釋文

戢側立反韓詩云捷也捷其喙於左也

此舉鳥不恐懼亦廣興其義禮運曰能以

為畜故魚鱗不冷鳳以為畜故鳥不獠鱗以
為畜故獸不狘是水陸飛走皆可殺馴也白
華文與此同但彼言申后見黜故以陰
陽相下為義此與取自安故與此異也

集傳興也石絕水為梁戢斂也張子曰禽鳥
並棲一正一倒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
右翼以防患於外蓋左不用而右便故也遐
遠也久也

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傳摧莖也秣粟艾養也

詩經

卷二十二

八

箋摧今莖字也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廐
無事則委之以莖有事乃予之穀言愛國用
也以興於其身亦猶然齊而後三舉設盛饌
恒日則減焉此之謂有節也明王愛國用自
奉養之節如此故宜久為福祿所養也

釋文乘馬王徐繩證反四馬也鄭如字廐音
救摧采臥反芻也秣音末穀馬也莖采

臥反韓詩云委也委猶食也與音豫齊
側皆反本亦作齋艾魚蓋反徐又音刈

疏傳云摧莖轉古為今而其言不明故辨之
云摧乃今之莖字也王馬多矣而此言

在廐明是王所乘馬天子之馬而不常與粟
言愛國用也序言自奉養非王身上章為興
知此亦興故言以興於其身亦猶然也肅為
有事故三舉恒日無事而一此之謂有節天
官膳夫云王日一舉注云殺牲盛饌日舉又
日王齋則三舉是恒日則減焉因奉養先盛
而倒言耳此不言朔月而王藻云天子之食
日少牢朔月太牢明朔必加於恒日不知為
同齋三太牢為降二太牢也王藻曰少牢與
周禮日一舉不同者鄭志答趙商云禮記後
人所定或以諸侯同天子或以天子與諸侯
等所施不同故難據也王制之法與周異者
多當以經為正也

集傳興也摧莖秣粟艾養也蘇氏曰艾老也

詩經

卷二十二

九

言以福祿終其身也亦通乘馬在廐則摧
之秣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艾之矣
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箋綏安也
集傳興也綏安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鴛鴦之詩乃下禱上之辭故
尤更明易上之禱下猶且述其德桑扈是
也下之禱上則亦無此意但極其頌禱之
情而已鴛鴦是也若不敢有擬議其德者

敬之至也

序類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箋戾虐也。暴虐謂其政教如雨雪也。

釋文類弁著弁貌。說文云。舉頭貌。燕又作宴。

疏爲不能燕樂同姓。明諸公是同姓諸公也。作詩者一人而已。言諸公者。稱諸公意。以刺之也。

也。

朱子辨說序見詩言死喪無日。便謂孤危將亡。不知古人勸人燕樂多爲此言。如逝者其

詩經

卷二十一 類弁

十

奎他人是保之類。且漢魏以來。樂府猶多如此。如少壯幾時。人生幾何之類是也。

有類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

異人。兄弟匪他。葛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

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

傳興也。類弁貌。弁皮弁也。葛寄生也。女蘿菟

絲松蘿也。喻諸公非自有尊。托王之尊。奕奕

然無所薄也。

箋實猶是也。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

爲乎。言其宜以燕而弗爲也。禮天子諸侯朝

服以宴。天子之朝皮弁。以日視朝。旨嘉皆美

也。女酒已美矣。女殽已美矣。何以不用與族

人宴也。言其知具其禮而弗爲也。此言王當

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與王

無他。言至親又刺其弗爲也。托王之尊者王

明則榮。王衰則微。刺王不親九族。孤特自恃。

不知已之將危亡也。君子斥幽王也。幽王以

詩經

卷二十一 類弁

十一

不與諸公宴。諸公未得見幽王之時。懼其將

危亡。已無所依怙。故憂而心奕奕然。故言我

若得見幽王。諫正之。則庶幾其變改。意解懌

也。

釋文爲音鳥。說文音平。爾雅云。寓木宛童是

也。在草曰兔絲。在本曰松蘿。又唐案。施

反。

疏毛以爲有類然者之皮弁。實維伊何乎。宜

王維如何乎。宜君於上以正綱紀也。鄭以

爲王服是有類然者皮弁之冠。是維伊欲何

爲乎宜當服之以燕而王何以不爲餘同
弁者冠之大名但爵弁則士之祭服韋弁則
服以卽戎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唯皮
弁上下通服之故知皮弁也傳與理不明王
肅云言無常也與有德者則戴類然之弁矣
下章肅又云言冕其在人之無期也其意以
傷王無德將不戴弁孫毓以皮弁非唯王者
所服雖陪臣卿大夫皆得服之不足以爲王
者廢典之喻案昭九年左傳王使詹桓伯辭
於晉曰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僖八年
穀梁傳曰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
先諸侯然則王者之在上位猶皮弁之在人
首故以爲喻也天子皮弁以日視朝王燕
文燕禮者諸侯燕臣子之禮經云燕朝服諸
侯用朝服燕則知天子亦自以朝服燕也王
制云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注云凡養老

憚悅

集傳賦而興又比也類弁貌或曰舉首貌弁
皮弁嘉吉皆美也匪他非他人也葛寄生也
葉似富盧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女蘿菀絲
也蔓連草上黃赤如金此則比也君子兄弟
爲賓者也奕奕憂心無所薄也此亦燕兄
弟親戚之詩故言有類者弁實維伊何乎爾
酒既旨爾殽既嘉則豈伊異人乎乃兄弟而
匪他也又言葛蘿施于木上以此兄弟親戚
纏綿依附之意是以未見而憂既見而喜也
安成劉氏曰此章諸本皆作賦而比今詳章
首六句曰弁曰酒曰殽曰兄弟皆述宴時之
實事其體屬賦而其六句之中實維伊何與
豈伊何人語意相應又似與體七句八句則
皆屬比及考輔氏童子問本正作賦而興又
比今從之
本草曰一名葛木凡桑柘樹柳楊楓等樹
上皆有之此物自感造化之氣而生別是一
物也
有類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
異人兄弟具來葛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

憂心忼忼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傳時善也忼忼憂盛滿也臧善也

奚何期猶伊何也期辭也具猶來也

集傳賦而興又比也何期猶伊何也時善具

俱也忼忼憂盛滿也臧善也

有類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臯豈伊

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

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詩經卷二十二類升

十四

傳霰暴雪也

箋臯猶多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將大雨雪

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久

而寒勝則大雪矣喻幽王之不親九族亦有

漸自微至甚如先霰後大雪王政既衰我無

所依怙死亡無有日數能復幾何與王相見

也且今夕喜樂此酒此乃王之宴禮也刺幽

王將喪亡哀之也

釋文霰消雪也字亦作霰

疏此諸公而及甥舅以甥舅王之外親皆是

惡今則大甚王若覆滅則已亦喪亡我等死

與喪亡無有日數復無幾何與王相見承不

得王之燕禮矣且自相與喜樂此酒於今之

夕以王必不燕已故自己酒維當王之燕禮

雪非謂霰即暴雪也且初為霰者久必暴

專氣為霰陰之專氣為霰盛陽之氣在雨水

則溫暖為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搏為霰

也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為雪陽氣薄

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為霰是

霰由陽氣所薄而為之

集傳賦而興又比也臯猶多也甥舅謂母姑

姊妹妻族也霰雪之始凝者也將大雨雪必

先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久而

寒勝則大雪矣言霰集則將雪之候以比老

至則將死之徵也故卒言死喪無日不能久

相見矣但當樂飲以盡今夕之歡篤親親之

意也爾雅曰謂我舅者吾謂之甥母之昆弟為舅

子為甥舅之子為甥妻之兄弟為甥姊妹之子為甥

豐城朱氏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此與唐風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辭旨畧同而意則異彼欲及時以自娛樂此欲及時以相親愛也

頌弁三章章十二句

序車牽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諛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釋文 嫉音疾又音自

卷二十二 車牽 十七

疏 褒姒在王后之位情性嫉妬由物類相感而小人道長故使無道之輩並進於朝諛佞巧言傾敗國家今王之德澤不加於民離散周人見其如此乃思得賢女以配幽王教幽王改脩德教故作是詩以刺之思變季女是褒姒嫉妬也德音來括是民已離散者也令德來教欲王之改脩德教是德澤不加於民也故皆反經而序之所以相發明也

間關車之牽兮思變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傳興也間關設牽也變美貌季女謂有齊季女也括會也

箋逝往也大夫嫉褒姒之為惡故嚴車設其牽思得變然美好之少女有齊莊之德者往

迎之配幽王代褒姒也既幼而美又齊莊庶其當王意時諛巧敗國下民離散故大夫汲汲欲迎季女行道雖飢不飢雖渴不渴覲得之而來使我王更脩德教合會離散之人式用也我得德音而來雖無同好之賢友我猶用是燕飲相慶且喜

卷二十二 車牽 十七

釋文 括本又作佞音活

疏 言已欲間關然以設車之牽兮思得變然美好齊莊之少女往迎之兮若有此女可得往迎其於行道雖飢非以為飢雖渴非以為渴所以然者觀望此女以令德善音來發教諫於王使施行德澤會合離散之人凡人之喜樂須賢友共之我若迎得此女雖無朋友亦將獨喜也以連言牽兮故知間關設牽貌

集傳賦也間關設牽聲也牽車軸頭鐵也無事則脫行則設之昏禮親迎者乘車變美貌逝往括會也此燕樂其新昏之詩故言間

關然設此車牽者蓋思彼變然之季女故乘此車往而迎之也。匪餓也。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括而心如飢渴耳。雖無他人亦當宴飲以相喜樂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鵲。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傳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鵲雉也。辰時也。

詩經

卷二十二 車牽

十九

箋平林之木茂則耿介之鳥集焉。喻王者有茂美之德則其時賢女來配之與相訓告。改脩德教爾女女王也。射厭也。我於碩女來教則用是燕飲酒且稱王之聲譽我愛好王無有厭也。

疏既思賢女欲以配王又欲王有美德致此賢女。刺禮有山林林麓不在平地此云平林故為林木之在平地也。說文云鵲長尾雉走鳴乘舉尾為防銳著馬頭上陸機疏云鵲微小於翟也。走而且鳴曰鵲其尾長而甚美故林麓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鵲而

足之美有鵲。鵲者似鹿而小是也。此鵲是雉中之別名士相見注云賢用雉者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雖必用死為其不可生服是耿介也。以雉有耿介之性喻碩女有貞專之德。

集傳興也。依茂木貌。鵲雉也。微小於翟走而鳴其尾長肉甚美辰時碩大也。爾即季女也。射厭也。依彼平林則有集維鵲辰彼碩女則以令德來配已而教誨之是以式燕且譽而悅慕之無厭也。

詩經

卷二十二 車牽

十九

埤雅曰鵲尾六尺字從鵲者尾長而走且鳴則其首尾喬如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箋諸大夫親得賢女以配王於是酒雖不美猶用之此燕飲殽雖不美猶食之必皆庶幾於王之變改得輔佐之雖無其德我與女用是歌舞相樂喜之至也。

疏以言與汝是相於非一之辭故言諸大夫也說燕樂之事而言無德者以人燕樂欲

與賢德者同之。若非堅德則人不樂矣。上云雖無好友以已爲主。引人從已。自他而言。故云已無賢友。此言無德與汝。以彼爲主。持已就人。自已而言。故云已身無德。爲謙辭耳。

集傳賦也。旨嘉皆美也。女亦指季女也。言

我雖無旨酒嘉穀美德以與女。女亦當飲食歌舞以相樂也。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

觀爾。我心寫兮。

箋陟登也。登高岡者。必析其木以爲薪。析其

詩經

卷二十二

車牽

二十

木以爲薪者。爲其葉茂盛。蔽岡之高也。此喻賢女得在王后之位。則必辟除嫉妬之女。亦爲其蔽君之明鮮。善觀見也。善乎我得見女如是。則我心中之憂除去也。

集傳興也。陟登柞。柞湑盛鮮少。觀見也。陟

岡而析薪。則其葉湑兮矣。我得見爾。則我心

寫今矣。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觀爾

新昏以慰我心。

傳景大也。慰安也。

箋景明也。諸大夫以爲賢女既進。則王亦庶幾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有明行者則而行之。其御羣臣使之有禮。如御四馬騤騤然。持其教令。使之調均。亦如六轡緩急有和也。我得見女之新昏如是。則以慰除我心之憂也。新昏季女也。

詩經

卷二十二

車牽

三十

釋文仰止本或作仰之。慰怨也。於願反。王申本或作慰安也。是馬融義。馬昭張融論之詳矣。

疏傳云景大箋以爲明。見其明白可法。明亦大也。傳以慰爲安。箋言慰除。以憂除則心安也。孫毓載毛傳云慰怨也。王肅云新昏謂褒姒也。大夫不遇賢女而後。徒見褒姒。巧嫉妬。故其心怨恨。偏檢今本皆爲慰安。凱風爲安。此當與之同矣。此詩五章皆思賢女。無緣末句獨見褒姒爲恨。肅之所言。非傳旨矣。

集傳興也。仰瞻望也。景行大道也。如琴謂六轡調和。如琴瑟也。慰安也。高山則可仰。景

行則可行，馬服御良，則可以迎季女而慰我心也。此又舉其始終而言也。表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車牽五章章六句

序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詩經

卷二十二 青蠅

三十一

傳：興也。營營，往來貌。樊，藩也。

箋：興者，蠅之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言止于藩，欲外之，令遠物也。

豈弟，樂易也。

釋文：營，如字，說文作營，云小聲也。

疏：言彼營營然往來者，青蠅之蟲也。變亂白黑，不可近之，當去止於藩籬之上，無令在宮室之內也。以興彼往來考讒佞之人也。變亂善惡，不可親之，當棄於藩野之外，無令在朝廷之上也。讒人爲害如此，故樂易之君子，謂當今之王者，無得信受此讒人之言也。

園圃藩籬，是遠人之物，欲令蠅止之，又藩以細木爲之，下章棘榛，卽是爲藩之物。

集傳：比也。營營，往來飛聲，亂人聽也。青蠅，汙穢能變白黑，樊，藩也。君子謂王也。詩人以

王好聽讒言，故以青蠅飛聲比之，而戒王以

勿聽也。

永嘉陳氏曰：讒言多由持心傾險而後入，故君子當持心樂易，不聽讒言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箋：極，猶已也。

詩經

卷二十二 青蠅

三十二

三十一

集傳：興也。棘，所以爲藩也。極，猶已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箋：構，合也。合，猶交亂也。

疏：構者，構合兩端，令二人彼此相嫌，交更感

人，謂人君與見讒之人也。讒者，每人讒之，常

構二人，構之不已，至交亂四國，先多而後少，故先四

集傳：興也。構，合也。猶交亂也。已與聽者爲二

人。

定宇陳氏曰：讒人罔極之禍，其未至於亂國，其始先於構二人。聽者察於其始，而早絕之，庶乎不至於罔極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安成劉氏曰：首章以青蠅與君子對言，故知以蠅聲比讒言。下二章以青蠅與讒人對言，故知屬興。此比與興相似而不同者，凱風詩亦然。

序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蝶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詩經

卷三十二

賓之初筵

王西

箋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武公入者，入為王卿士。

釋文

沈字或作耽

疏：刺時者，即幽王之時也。君臣上下文在天化者，尚沈湎淫液，則王可知。言武公既入者，言作詩之早晚耳。雅者言天下之事，形於四方之風，諱大夫尚得作詩以刺王，則在國亦得作。不要待人王朝也。尚書微子曰：用沈湎于酒，亂敗厥德于下，蕩曰天不泯爾。以酒箋云：天不同爾顏色，以酒誥注云：齊色曰酒。然則沈湎者，飲酒過久，若沈沒然，使酒然俱醉，顏色齊同也。毛以上二章陳古燕射之

詩經

卷三十二

賓之初筵

王西

禮：次二章言今王燕之失，鄭以上二章陳古大射行祭之事。次二章言今王祭末之燕，俱以上二章陳古以駁今。次二章刺當時之荒廢，卒章乃言天下化之。三章四章言賓辱舞號咷，是蝶近小人，飲酒無度也。卒章言凡此飲酒為天下之辭，是天下化也。舉天下之民以明其君臣也。不醉反恥，是使齊醉也。其設戒，童殺之言，出與不出之語，並為沈湎之事也。樂記：說樂之遲云，咏歎之淫泆之，則淫泆，久之意也。小人未醉，身有惡態，強自收掩，及其醉酒，則舊時情態皆出。莊子：說察人之法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是久飲酒則情態出也。下箋云：至於旅酬，小人之態出，亦謂久飲態出，故舞不知止也。毛於首章傳曰：有燕射之禮。二章傳曰：主人請射於賓，則毛以上二章皆陳古者先行燕禮，後為燕射，無祭祀之事也。燕禮於旅酬之後云：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如鄉射之禮，是燕射之法。先行燕禮而後射也。首章舉酬逸逸，以上八句皆說燕事。舉酬即旅酬也。燕禮旅後乃射，故舉酬之下說大侯既抗，以下六句為射事也。燕必有樂，故二章又重說燕事。簫舞笙鼓，是燕時之樂。若燕樂之義，得先祖之神悅，故因論樂事遂引而致之。言樂既和而奏之，可以進樂先祖。每事得禮，則神降之福。至于孫其湛以樂六句，說燕樂得宜，可使明神降福之意。燕樂得所，則神明福之，是不可不以禮燕射。故下四句復說射事。言賓主相耦，入次取弓矢而射也。此兩章皆初論燕後論射，而首章言簫豆，二章言笙鼓者，燕以飲食為主，作樂助其勸耳。故先言酒殽而後言聲樂。三章四章言今王燕飲，初雖重慎，後則失儀，至於音

聲號。吹舞不休息。卒章言下民化之。亦荒於酒。皆刺當時沈湎之事。鄭以將祭而射謂之大射。大射之初。先行燕禮。首章上八句言射。初飲燕之事。下六句言大射之事。二章言作樂以祭。盡章皆說祭時之事。三章四章言今王祭未與族人私燕。小人為賓。威儀昏亂。唯卒章與毛同耳。

朱子辨說韓詩說見本篇此序誤矣。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醕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詩經

卷二十一

賓之初筵

二十六

傳秩秩。肅敬也。楚。列貌。殽。豆實也。核。加籩也。旅。陳也。逸逸。往來次序也。大侯。君侯也。抗。舉也。有燕射之禮。的。質也。祈求也。

箋筵。席也。左右。謂折旋揖讓也。秩秩。知也。先王將祭。必射以擇士。大射之禮。賓初入門。登堂即席。其趨翔威儀。甚審知。言不失禮也。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豆實。菹醢也。

籩實。有桃梅之屬。凡非穀而食之曰殽。和旨。

酒調美也。孔。甚也。王之酒已調美。衆賓之飲。

酒又威儀齊一。言主人敬其事而衆賓肅慎。

鐘鼓於是言既設者。將射。敗縣也。舉者。舉鵠。

而棲之於侯也。周禮梓人張皮侯而棲鵠。天。

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謂之大侯。大。

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將祭而射。謂之大射。

下章言烝烝烈祖。其非祭與。射夫。衆射者也。

詩經

卷二十一

賓之初筵

二十七

獻。猶奏也。既比衆耦。乃誘射。射者乃登射。各。

奏其發矢中的之功。發。發矢也。射者與其耦。

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爵。

射爵也。射之禮。勝者飲不勝。所以養病也。故。

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釋文。鵠。鵠也。說文云。即鵠也。小而難中。又云。

也。發。如字。餘音廢。拾。更也。

疏。毛以為古之將行燕射。先為燕禮。其賓之。

初入門。以至於升筵。其折旋揖讓。隨其左。

詩經

卷二十二 賓之初筵 二十八

右趙翔威儀秩秩然不失禮也其升筵之時
上酒既和調旨美飲酒者威儀齊一而順禮
及其將射鐘鼓既已改設舉相酬之爵逸逸
然往來有序既旅之後止飲而行射事君之
所射大侯既舉而張之其衆射之弓矢於斯
舉侯之時又亦張之射夫既同登於堂而在
射位遂各呈奏爾發矢中的之功此射者發
矢射彼有射與其耦拾發之時則各心競云
我發必使中以求不飲汝養病之爵今不能
然故舉以刺之鄭唯行燕至安賓之後而
行大射爲異其文義則同箋依釋訓云秩
秩智也傳言肅敬者以序刺嫌慢由有智而
能肅敬理亦通也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
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
也賓與主人爲禮隨其左右之宜其行或方
折或廻旋相揖而辭讓也今大射禮諸侯與
其臣行禮使宰夫爲主人案其經摺者納賓
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公外席賓列自西階主
人從之賓右北面再拜賓若拜主人降洗賓
降主人辭降主人取觚洗賓辭洗主人卒洗
賓揖升筵前獻賓賓拜受爵於筵前然後賓
升筵是賓初入門至即筵以來每折旋揖讓
之事也射義曰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
禮故此言升筵薦酒行燕禮也射義又曰天
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宮澤宮者所以擇士也
已射於澤宮然後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
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先王將祭必射以擇
士也先於澤宮後於射宮是將祭再爲射禮
澤宮言習射則未是正射射於射宮乃行大
射云公入驚注云此公出而言入者大射於
郊鄉射記曰於郊則間中注云於郊謂大射

詩經

卷二十二 賓之初筵 二十九

於學則射宮者西郊之學也澤宮之所在則
無明文審智言其安審而有智與毛肅敬同
也大射者將祭擇士於射宮賓射者謂諸侯
來朝與之射於朝燕射者因燕賓客即與射
於寢冬官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
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
三者別文皮侯即大射也五采之侯賓射也
獸侯燕射也不言鄉射者鄉射是州長與其
民射於州序之禮天子諸侯無之故不言也
祭禮有加豆籩傳言加籩豆知非加豆籩
者以此非祭無取加豆之義而又天官籩人
加籩之實菱芡栗脯非核物且以菽豆實類
之知加之於籩非爲籩加之也天官醢人
掌四豆之實韭菹醯醢之等皆實之於豆實
謂菹醢籩人云饋食之籩其實栗栗桃乾棗
注云棗乾梅也內則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
也桃梅有核之物故稱核以燕之物多非止
桃梅故稱屬其實核亦爲穀魏風曰園有桃
其實之穀是在籩之物亦爲穀也醢人云羞
豆之實醢食糝食醢糝皆以稻米爲之則豆
實之穀亦有穀實矣言非穀實者穀食謂爲
飯食者也今變爲雜用不同穀實之限燕
禮旅酬之後乃云若射此將射而言舉酬行
旅也旅者以長幼次序之言故知逸逸往來
有大序也燕禮初則云樂人宿懸注云懸鐘
磬也國君無故不徹懸言懸者爲燕新之然
則於此言鐘鼓既設者亦爲將射改懸也以
天子宮懸階間妨射位故改懸以避射也鄉
射禮將射乃云樂工命弟子贊正遷樂于下
注云當避射位彼琴瑟之樂尚遷之明鐘鼓
之懸改之矣大射諸侯之禮云樂人宿懸
厥明乃射明天子亦然大射不言改懸者國

君與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軒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鐘鼓。不足以妨射。不須改也。大射注云。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耳。無鐘磬有鼓而已。其為諸侯則軒懸。是由階間無懸。故不改也。鄭言諸侯為諸侯則軒懸。明天子於其臣備宮懸。將射而改之也。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卿射及賓射當張采侯。二正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是以云焉。白質赤質者。皆謂采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止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也。其畫之者。皆

侯。則天子亦前射三日。其侯射人張之矣。此將射而言大侯既抗。明非始張侯體。言舉鵠而棲之於侯中。知者。鄭既云。周禮梓人張皮侯而棲鵠。是鵠在侯復別棲之。棲即舉也。彼注云。皮侯以皮所飾之侯也。其上文云。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注云。高廣等。謂侯中。天子射禮以九為節。侯道九。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高廣等。則天子侯中一丈八尺。諸侯於其國亦然。鵠所射也。以皮為之。各如其侯也。居侯中三分之一。則此鵠方六尺。唯大射以皮飾侯。故言張皮侯而棲鵠也。天官司裘注亦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為質。謂之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也。鄭以此為大射。故云。張三侯。若燕射。則張一侯而已。射人云。王大射。張三侯。司裘王大射。供虎侯。熊侯。豹侯。設鵠。天子之射

祭也。孫毓以爲燕禮。祭事重。密王無度。無不慢也。舉重可以明輕。輕不足以明重。又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非燕飲之文所得及也。一篇之旨。箋義爲長。大射禮選群臣爲三耦。若大夫不足。以士充之。三耦之外。其餘衆士與射者各自取匹。謂之衆耦。射人說賓射之禮云。王以六耦。則天子大射亦六耦也。故周禮夏官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射人云。諸侯四耦。大射唯三耦者。賓射對鄰國之君尊。故四耦。鄉射與已之臣子卑。故降之。天子尊無與敵。其與射者。皆是諸侯。來朝及在朝公卿。無所差降明矣。大射賓射。但六耦之外。亦當有衆耦矣。言既比衆耦。乃誘射者。衆耦正謂王之六耦之外衆耦也。何者。大射於司射誓射之下云。遂比三耦。司射命三耦取弓於次。司射升堂誘射。既誘射然後三耦登堂而射。三耦既射。乃云遂比衆耦。是比衆耦在誘射之後。箋言比衆耦文在誘射之上。誘射之下。始云登堂而射。故知衆耦非如大射之衆耦也。必知然者。射以正耦爲主。故禮定其尊卑之數。其餘衆耦。纔屬末而已。鄭何當舍其正耦而言及衆乎。正以六耦非一故稱衆也。言誘射者。大射注云。誘教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毛氏於射侯之事。正鴿不明。唯齊嗟傳云。二尺曰正。亦不言正之所施。周禮鄭衆馬融注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鴿。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則以爲侯皆一丈。鴿及正質。於一侯之中。爲此等級。王肅亦云。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又引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鴿。鴿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藥。方六寸也。藥則質也。肅意唯改質爲六寸。其餘同鄭馬也。賈逵周禮注云。

四尺曰正。正五重。鴿居其內而方二尺。以爲正。正大於鴿。鴿在正內。雖內外不同。亦共在一侯。鄭於周禮上下檢之以爲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爲鴿。賓射之侯。其中采畫爲正。正大如鴿。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射獸侯。侯中畫爲獸形。即鄉射記所謂熊侯白質之類矣。射人注說畫正之法云。其外之廣居侯中三分之一。中言二尺。與毛傳二尺曰正同也。射義云。孔子曰。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鴿者。其唯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則詩人之意。以的爲王鴿之謂也。司衷注說皮侯之狀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質。謂之鴿。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爲質也。此傳唯言的質也。不言質之大小。不必同於諸儒四寸六寸也。且的者明白之言。若廣纔四寸。不足以爲明矣。蓋亦爲所射處與鄭同也。大射禮曰。上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滑乘矢。彼注云。拾更也。將行也。言射者更代發以行此四矢也。射義引此詩云。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求中以辭養也。大射禮曰。司射命設封。司官士奉豐。由西階升。坐設於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解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司射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脫決拾却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執拊。勝者先升堂。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饌。與少退立卒解。坐奠於豐下。三耦卒飲。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是飲射爵之禮。故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引此者。明所爾爵。爲心中之爭也。此飲於西階上。言下而飲者。謂飲射爵時。揖讓而升。下意取而飲與爭。故引彼文不盡耳。射義又曰。射者仁之。

道也射者求正諸已已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是各心爭之事也

集傳賦也初筵初卽席也左右筵之左右也秩秩有序也楚列貌穀豆實也核籩實也旅陳也和音調美也孔甚也偕儕一也設宿設而又遷于下也大射樂人宿縣厥明將射乃遷樂于下以避射位是也舉疇舉所莫之疇爵也逸逸往來有序也大侯君侯也天子熊

詩經

卷二十二 賓之初筵

三十四

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天子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白質畫熊其外則丹地畫以雲氣抗張也凡射張侯而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將射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下綱也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射夫既同比其耦也射禮選羣臣爲三耦三耦之外其餘各自取匹謂之衆耦獻猶奏也發發矢也的質也祈求

也爵射不中者飲豐上之觴也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此章言因射而飲者初筵禮儀之盛酒既調美而飲者齊一至於設鍾鼓舉疇爵抗大侯張弓矢而衆耦拾發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汝也

詩經

卷二十二 賓之初筵

三十五

丘氏曰謂筵上左右之人安成劉氏曰大射儀有樂人宿縣之文蓋將射於學宮先一宿各縣鍾磬鼓鐃於堂下東西北三面鄉射禮則有樂正命遷樂於下之文集傳所引乃參約大射鄉射禮文以明此鍾鼓既設之義耳射皆用樂者蓋諸侯之射則先行燕禮大夫士之射則先行鄉飲禮故也然此章乃言人君燕射燕在路寢自有常縣之樂謂宿設者先儒以爲更整理之耳又曰凡侯有中身有上下舌獸侯以布爲之天子與圻外諸侯皆用布九幅每幅闊二尺其高一丈八尺九幅之布廣一丈八尺最中一幅卽所謂中也中之上下各二幅連中幅其高一丈所謂身也身之上下又各二幅以爲舌據侯中之廣一丈八尺以三分之一爲正鵠則正鵠當廣六尺此燕射之侯不設正鵠則於正鵠之處以白采其地而畫熊爲的又於其側以丹色爲質畫雲氣爲飾自麋侯以下其飾皆然又曰侯有上下左右舌故有左右上下綱繩出於舌外以持舌而繫之也又有維以綴侯身侯舌之四角而繫之又曰燕射生於飲酒而於獻酢旅酌之後司射乃

命納射器司馬命張侯樂正命遷樂於是乃射故此言大侯既抗於設鍾鼓舉爵之後也

鄉射禮註曰綱持舌繩也不繫者事未至也廬陵李氏曰舌維持侯者綱所以繫之千植者侯向堂以西爲左掩向東也又曰三耦使大夫士爲之若燕射則天子諸侯同一侯三耦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衍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詩經

卷三十二 賓之初筵

三十七

傳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王大林君也嘏大也手取也室人主人也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于次又射以耦賓也酒所以安體也時中者也

箋籥管也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先奏樂滌蕩其聲也烝進衍樂烈美洽合也奏樂和必進樂其先於是又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壬任也卿大夫也諸侯所獻之禮既陳

於庭有卿大夫又有國君言天下徧至得萬

國之歡心純大也嘏謂尸與主人以福也湛

樂也王受神之福於尸則王之子孫皆喜樂

也子孫各奏爾能者謂既湛之後各酌獻尸

尸酢而卒爵也士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

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文王世子曰其

登饌獻受爵則以上嗣是也仇讀曰斟室人

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

詩經

卷三十二 賓之初筵

三十七

室人復酌爲加爵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也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相酌卒爵肯酌之以其所尊亦交錯而已又無次也

釋文 中張仲反人無次也一本人作又

疏 毛以爲古之行燕禮也作樂以助歡心使人秉籥而舞與吹笙繫鼓音節相應樂既和奏之則德當神明可以進樂其先有功烈之祖以合其酒食百禮之禮以獻之也此百禮既獻而至於祖時則有祭祀之大禮有孝子之人君可以當於神明爲神所歆祐賜汝孝子以大大之福令子孫其皆耽樂而歡喜也其此耽音乃曰白燕飲之樂是燕之不可

詩經

卷二十二

賓之初筵

三十八

以已也故燕末將射賓則自取其匹耦以共發而居室之主人亦入於次故取弓矢又射以耦賓也賓王射畢而有勝否乃酌彼安體之養爵以奏進於汝之射中者令以飲其不中而行罰也此皆燕射之正禮疾今不行鄭以爲既大射擇士與祭故於此言其祭事爲祭之初先秉箬而舞吹笙擊鼓聲音滌蕩節度相應其樂既和而俱奏詔告天地之間進樂功烈之祖以合百國所獻之禮而爲之宗廟百國所獻之禮既至陳於庭又有君大夫矣有諸侯君矣得萬國之歡心以記其先祖先祖於是饗而祐之錫爾王太嘏之福令得保其家邦則王之子孫蒙神之福其皆祝而喜樂矣子孫所以其耽者曰由喜樂於神之福是子孫亦當敬事神明於嘏之後乃各奏見爾子孫奉進之能酌酒而獻尸以事神也子孫既獻於是賓則手自斟挹其酒室中佐食之人又入而酌爲加爵以獻尸也既加爵之後欲使神惠福行而賓之弟子及已弟子酌彼空虛之爵以進汝之此時心中所專敬者舞在笙鼓之上明其與之相應樂器多矣燕之所用不止於此作者舉鼓舞而言耳此皆燕時樂也或以此爲節射之樂案射禮王於射畧於樂大射云司射命曰不鼓不釋言射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筭也樂正命太師曰請奏弔首問若一言謂其疏數以節射也然則射之樂者擊鼓作歌與射者爲節而已不必大作諸樂此云鼓舞相應非射樂矣且傳意以此樂和奏可以進樂先祖安得捨燕初之盛作而指節射之畧者乎殷人先求諸陽而祭文以人死也體魄則降智氣在上祭而氣也體魄者神之靈也魄也者鬼之

詩經

卷二十二

賓之初筵

三十九

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其氣發揚乎上神之著也又曰二端既立報以二禮注云二端既立謂氣也魄也由人死有二者故作樂揚其聲音之號使詔告天地之間令魂氣聞而以降此求諸陽之義陽謂魂氣分散者也又臭鬱合魄以灌令體聞而出是求諸陰之義陰謂體魄存在者也郊特牲曰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闕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凡祭慎諸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周先後雖異皆行二禮殷人之臭味未成滌蕩其聲則成臭味而作樂臭味成而行裸其相去亦幾也宗廟當九闕殷於樂闕迎牲周既灌迎牲則殷之爲灌不可在迎牲之後當亦三闕之前矣以氣魄不甚相遠故知作樂與灌不得相懸也昭七年左傳稱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則魂魄小異耳禮記注云復招魂復魄是魂魄相將之物也然人死精氣有遺而留者有發而升者相對故留者爲魄發者爲魂聖人制作二禮以求之此武公周之子孫而言殷禮者鄭志答趙商云衛殷之畿內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法故衛稱殷禮鄭之此答皆下曲禮文案彼注云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則是不變本國之俗而答志以爲不變民之俗者以禮記說大夫士去國之法故知不變父祖之俗至於人君則與民於政故順民之俗以不變事同故取禮記爲言耳秦襄公居周之故地故兼葭刺襄

詩經

卷二十二

賓之初筵

中

公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定四年左傳
命伯禽以商奄之民命康叔封諸殷墟皆啟
以商政皆言因其故地行其舊俗也王夫
林君釋詁文載芟傳曰百禮言多則是君所
進祭祀之禮多酒食殷蓋之百禮也毛以此
詩正論燕樂之和其言遂及先祖皆非實祭
之事然則有王有林皆異於鄭當謂有祭祀
之大禮有孝子之人君耳鄭以此為實祭
既至外來之辭則君為諸侯之君君為國君
則任是君所任者故為卿大夫也以百禮既
至則禮從外來謂九州諸侯採其美物以當
邦賦各獻國之所有而陳之王庭也禮器曰
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脂四海九州之美味
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注云此饗諸侯
所獻則王者之祭致遠物以助之也國君之
來臣必從焉亦有君不來朝使臣聘者故任

詩經

卷二十二

賓之初筵

四

矢也賓為上射注為下射故言又射以耦賓
也次者大射注云次若今更衣帳張席為之
尸尊神之象子孫敢獻之是其能也禮獻
必有酢故知尸酢而卒爵也以天子祭禮上
約士之祭禮有嗣子舉奠因酌尸天子則有
子孫獻尸之禮特牲禮云上嗣舉奠入北面
再拜稽首注云上嗣主人將為後者舉猶飲
也使嗣子飲奠者將傳重累之也又曰尸執
奠進受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肱進受肝復位
坐食肝卒饌是士之祭禮嗣子舉奠也又曰
舉奠洗爵入尸拜受舉奠拜尸祭酒啐酒奠
之舉奠出復位是因酌尸也言奠者謂迎尸
之前親酌奠於嗣子於此乃舉而飲之
散言舉奠自是以後因號嗣子為舉奠也特
牲注云大夫之嗣子無舉首奠避諸侯然則
士卑故不嫌也特牲酌尸不卒爵又無酢直

食一人未知天子諸侯當幾人也。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觶為加爵，又曰衆賓長為加爵。注云：大夫三獻而禮成，多之者為加，特牲止有賓長為加，不及佐食，此言賓與室人俱為加爵者，天子之禮大，故佐食亦為加也。射義曰：酒所以養病，所以養老，是由安體故可以養也。上章言以祈汝爵，應其耦與已爵也。言以奏爾中，謂勝者之黨，酌以進中者，令以飲彼不中者也。王肅云：奏中者，以飲不中者是也。大射禮云：勝者之弟子洗解升酌，散南面坐奠於豐上，或以投壺云。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此以奏爾中為慶勝之爵，知不然者，大射鄉射皆射訖，即行飲酒之禮，以至於終，無慶勝之事故也。時者，謂時而存在乎意，故云心所尊者，箋又解酌虛爵奏所尊之節，故云加爵之

詩經

卷二十二 賓之初筵

卑主

間賓與兄弟交錯，相酬卒爵，言自此以前爵未虛也。特牲禮加爵之前，賓酬長兄弟，加爵之後，長兄弟酬賓，是加爵之間，賓與兄弟交錯其酬也。酬賓之下云卒爵者，實解於誰是卒爵也。於是以後爵乃盡矣。又曰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酌於其樽中，庭北面舉解於其長，是奉所尊之事也。故云酌以獻其所尊，交錯而已，無次序，以旅末故知無次序也。言交錯而已者，謂弟子舉解之

集傳賦也，簫舞文舞也，烝進，衍樂烈業，洽合也，百禮言其備也，壬大林盛也，言禮之盛大也，錫神錫之也，爾王祭者也，嘏福湛樂也，各

奏爾能，謂子孫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仇讀曰斟，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為加爵也，康安也，酒安體也，或曰康，讀曰抗，記曰崇坫康圭，此亦謂坫上之爵也，時時祭也，蘇氏曰時物也，此言因祭而飲者，始時禮樂之盛如此也。

玉藻注曰：崇高也，為高坫，元所受圭莫于上焉。

詩經

卷二十二 賓之初筵

聖主

長樂劉氏曰：言文舞則武舞可見矣，言笙鼓則八音舉矣，因射而飲者，飲在射先，因祭而飲者，飲在祭後，上二章皆言凡飲之初，禮樂之盛如此，則必不至於亂也。安成劉氏曰：此言祭宴禮樂之盛，亦蒙上章初筵之意，然武公因酒過作詩，今二章乃皆盛陳飲酒之禮者，蓋酒非有過也，飲者常至於過也，飲者之於初筵，亦未有過也，其終既醉，則不能無過也，公之自悔自戒，亦慎終如始而已，豈必廢燕射祭祀之禮而後免於酒哉。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

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忸忸。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傳反反言重慎也。幡幡失威儀也。遷徙屢數也。僊僊然舞貌。抑抑慎密也。忸忸媒娼也。秩常也。

箋此復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王與族人燕。以異姓為賓。溫溫柔和也。此言賓即初筵之時。能自敕戒以禮。至於旅酬而

詩經

卷二十二 賓之初筵 四十四

小人之態。出言王既不得君子以為賓。又不得有恒之人。所以敗亂天下。率如此也。

釋文

反如字。韓詩作取。販音蒲。板反。善貌。

疏

毛以為。幽王既不能如古之禮。故陳其燕之失禮。鄭唯王祭末與族人燕為異。其

文義則同。此與上章雖古今不同。而相承為首尾。再言賓之初筵。故解之云。此復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即楚茨所謂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是也。以文王世子云。若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為賓。明王亦然。彼注云。同宗無相賓客之道。以是賓必異姓。此言自重而謹慎。與下抑抑慎密一也。謂慎禮而密靜。即為美之義。故假樂傳曰。抑抑美也。幡

幡失威儀。亦由媒娼。故下傳曰。忸忸媒娼也。僊僊舞貌也。傳直云僊僊者。是貌狀之辭。下倣倣僊僊。俱是貌狀。亦宜然矣。鄭以章句相接。故因上經言初筵之時。能自敕戒。以禮未醉之前。謂獻酢酬之時也。既醉謂至於旅酬而小人態出。故失威儀也。下章無筭爵時。故音聲號呶。又甚於舍坐也。

集傳賦也。反反顧禮也。幡幡輕數也。遷徙屢數也。僊僊軒舉之狀。抑抑慎密也。忸忸媒娼也。秩常也。此言凡飲酒者。常始乎治而卒乎亂也。

詩經

卷二十一 賓之初筵 四十五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僊僊。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僊僊。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傳號呶。號呼謹呶也。僊僊舞不能自正也。僊不止也。

箋郵。過側傾也。俄。傾貌。此更言賓既醉而異章者。著為無筭爵以後也。出。猶去也。孔。甚。令。

善也、賓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誅伐其德也。飲酒而誠得嘉賓、則於禮有善威儀。武公見王之失禮、故以此言箴之。

釋文

注：不止或作正。按：下倭倭是舞。不止此宜為正。說文云：醉舞也。

疏

前章言燕初及旅酬之事。此述無筭爵之

呼。則謹嗽而唱。咻也。錯亂我籩豆之行。列數起舞。傲傲然不能自正也。又疾而重言之。是此言賓曰：既已醉、則不自知其過失、傾傾其并、使之俄然、數起舞、倭倭然又不能止。以此荒醉敗亂天下。故武公為言陳作賓之禮。若既醉而出、則賓與主人並受其得禮之福。有

詩經

卷二十一

賓之初筵

四六

則身為知禮。主則用得其人。是並受其福也。若至於醉而不出、是謂誅伐其德。醉前無失為有德。既醉為愆以喪之。是伐其德也。戒王若飲酒而誠能得嘉善人之賓、與之燕則維其於禮有善儀也。王何不擇而賓之乎。上言曰：既醉止。與此是曰：既醉。曰者：斷絕更生事之辭。言醉而復益醉也。上言：僊僊是舞之形貌。猶能自正。傲傲則不能自正。倭倭則非徒不正。又不能止。為差降也。

集傳：賦也。號呼、嗽、謹也。傲傲、傾側之狀。郵與尤同。過也。側、傾也。俄、傾貌。倭倭、不止也。出去、伐害孔甚。令善也。此章極言醉者之狀。因

言賓醉而出、則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害其德也。飲酒之所以甚美者、以其有令儀爾。今若此、則無復有儀矣。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傳：立酒之監、佐酒之史、殺羊、不童也。

詩經

卷二十一

賓之初筵

四七

箋：凡此者、凡此時天下之人也。飲酒於有醉者、有不醉者、則立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彼醉則已不善、人所非惡。反復取未醉者恥罰之。言此者疾之也。式讀曰：僊。勿、猶無也。俾、使、由、從也。武公見時人多說醉者之狀、或以取怨致讎、故為設禁。醉者有過惡、女無就而謂之也。當防護之、無使顛仆。至於怠慢也。其所陳說、非所當說、無為人說。

之也。亦無從而行之也。亦無以語人也。皆爲其聞之將恚怒也。女從行醉者之言。使女出無角之殺羊。脅以必無之物。使戒深也。殺羊之性。乳壯有角。矧况又復也。當言我於此醉者。飲三爵之不知。况能知其多復飲乎。三爵者。獻也。酬也。酢也。

釋文 式徐云毛如字又云用也鄭讀作隱惡也顛本作僣什何音赴一音蕩北反說文云頓也出如字徐尺遂反殺音古

詩經

卷二十二 賓之初筵

四十八

疏 毛以爲言王燕失所故天下化之凡此天醉者復設法以遏之既立酒之監或復佐之爲史彼醉者則已不善爲人所非惡不醉者此監與史反恥而罰之是使小大盡醉舉坐皆猶狂也俗既然矣武公無如之何故禁戒時人言用此醉時勿得從而謂之以言其醉狀又當防護醉者無使顛仆大至怠慢汝之所陳說者非所當言勿爲人言而又當自蒸非得見彼皆然遂從而行之亦勿以彼惡行而語他人以人性諱短聞將恚怒故教之言教之猶恐不從故又脅以重禁汝若從醉者之後言其過失我則使汝出童首無角之殺羊脅其無然之物欲使息也既禁其勿言恐人問之不巳又教之云人若問汝彼醉之狀汝當云我於此醉者三爵之時已自不識知

詩經

卷二十二 賓之初筵

四十九

禮之時非謂人飲三爵也

集傳 賦也。監史司正之屬。燕澁鄉射恐有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謂告由從也。童殺無角之殺羊。必無之物也。識記也。言飲酒者或醉或不醉。故既立監而佐之以史。則彼醉者所爲不善而不自知。使不醉者反爲之羞愧也。安得從而告之。使勿至於大怠乎。告之若曰。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

從者勿語。醉而妄言。則將罰汝。使出童殺矣。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女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記矣。况敢又多飲乎。又丁寧以戒之也。

朱子曰。鄉飲酒禮。鄉射禮。皆曰相為司正。燕禮曰。射人為司正。東萊呂氏曰。淳于髡云。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此言人君燕飲之制。猶存於戰國者也。或立之監。即執法也。鄉射注所謂立司正以監察儀法者也。或佐之史。即御史也。董氏所謂佐之史以書之者也。欲其不至於昏醉。而但告之使

卷二十二 賓之初筵 五十

勿大息者。何也。蓋凡溺於酒者。其病根只一急字。稍自謹節。便不至若是。漢人謂無事故飲者。亦此意也。無事則急矣。匪言勿言。匪從勿語。應前章則號呼謹。而云也。言自言也。語與人語也。苟不可從。則豈可語人哉。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集傳毛氏序曰。衛武公刺幽王也。韓氏序

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今按此詩意與大

雅抑戒相類。必武公自悔之作。當從韓義。

朱氏曰。此詩之意。欲以自警。抑詩之意。亦以自警也。此詩之意。恐醉酒而伐德。

猶抑詩所謂顧憂厥德。湛于酒也。反覆以威儀為言。然抑詩言抑。抑威儀。敬儀儀。敬爾威儀。不愆于儀也。言載號載呶。勿言勿語之意。猶抑詩言慎爾爾出話。無易由言也。此詩有童殺之語。抑詩亦有彼童而角之喻。其語意多相類也。然抑詩凡言女言爾。集傳以為武公使誦詩者。命已之詞。今按此詩。凡言賓言爾者。恐亦武公自謂也。又曰。酒誥言謹酒之意。以為父母慶克羞者。羞饋祀。則皆可用酒。乃若反開飲酒之端者。亦若武公謹酒而言。因射而飲。因祭而飲之意也。夫酒之為禍。內則喪人之德。外則喪人威儀。謹酒之要。亦惟致力於二者而已。故此詩言德者一。而言威儀者五。酒誥言德者八。而言威儀者一。詳畧可互相備矣。武公此詩。其真有得於武王康

詩經 卷二十二 賓之初筵 五十

叔之家法歟。鄱陽董氏曰。史鴻漸云。衛人何其服酒誥之訓。世守於無窮也。始也商俗淫。而武王以酒誥戒之。幽王之世。上下沈湎。武公飲酒自悔。作賓之初筵。見衛人非特一時聞訓。不敢自越於禁防。又能以其所以禁防者。傳為子孫法焉。

序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箋萬物失其性者。王政教衰。陰陽不和。羣生不得其所也。將不能以自樂。言必自是有危

亡之禍。

疏 幽王之詩思古多矣。皆不陳武王。此獨言之者。此言將喪錫京。其居錫京。武王為始也。

朱子辨說此詩意與楚茨等篇相類。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傳 頌。大首貌。魚以依蒲藻為得其性。

箋 藻。水草也。魚之依水草。猶人之依明王也。

明王之時。魚何所處乎。處于藻。既得其性。則

肥充。其首頌然。此時人物皆得其所。止言魚

詩經 卷二十一 魚藻 五十五

者。以潛逃之類。信其著見。豈亦樂也。天下平

安。萬物得其性。武王何所處乎。處於鎬京。樂

八音之樂。與羣臣飲酒而已。今幽王惑於褒

姒。萬物失其性。方有危亡之禍。而亦豈樂飲

酒於鎬京而無悛心。故以此刺焉。

釋文 頌。符云反。說文同。韓詩云。衆貌。豈。本亦作愷。樂也。悛。七全反。改也。

疏 釋云。墳大也。頌與墳字雖異。音義同。物之潛隱莫過魚。顯見者莫過人。經舉潛

逸箋。舉著見。則

萬物盡該之矣。

集傳 興也。藻。水草也。頌。大首貌。豈。亦樂也。

此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言魚

何在乎。在乎藻也。則有頌其首矣。王何在乎。

在乎鎬京也。則豈樂飲酒矣。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傳 莘。長貌。

集傳 興也。莘。長也。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詩經 卷二十二 魚藻 五十六

箋 那。安貌。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

處。那然安也。

釋文 那。乃多反。王多也。

集傳 興也。那。安居處也。

慶源輔氏曰。此詩與鴛鴦相類。辭雖簡而意

則切矣。不頌其德者。德盛而非言之所能盡

亦尊敬之至。而不敢加以形容也。但美其樂飲安居而已。則非盛德其孰能之。

魚藻三章章四句

序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

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箋幽王徵會諸侯爲合義兵征討有罪既往而無之是於義事不信也君子見其如此知其後必見攻伐將無救也。

疏序皆反經爲義侮慢諸侯首章上二句是也。不能錫命以禮首章下四句是也。其餘皆是錫命之事序總而畧之。周本紀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而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舉烽火其

詩經

卷二十二

采菽

平西

後不信益不至幽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乃與緡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盡取周賂而去是義事不信見伐無救之事。

采菽采菽筐之筐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

傳興也菽所以芘太牢而待君子也羊則苦。

豕則微君子謂諸侯也玄衮卷龍也白與黑

謂之黼。

箋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爲藿三牲牛

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生俎乃用鉶羹故使采之賜諸侯以車馬言雖無予之尚以爲薄及與也玄衮玄衣而畫以卷龍也黼黼黻絺衣也諸侯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上之賜惟用有文章者。

釋文玄衮冕服黼音斧徐又音補卷眷勉反同雉知反鷩必減反冕也毳尺銳反

詩經

卷二十二

采菽

平五

疏毛以爲言古之明王待諸侯使人采此菽藿得菽藿則筐盛之筐盛之以爲牛汁之芼筐盛所以受所采之菜以興牢禮所以待來朝諸侯故於此君子之來朝也乃云有何物而當錫予之乎於時雖爲無可予之尚與之路車及所乘之駟馬其車馬之外又以何物予之又以玄衣而畫以卷龍下及絺冕之黼裳言無予之尚得車馬衮黼今王何以反侮慢之曾無錫命之禮乎鄭惟以不興爲異其文義則同菽不總芼三牲而言菽所以芼太牢者舉牛之芼則羊豕之苦微從之可知公食禮云鉶芼牛藿羊苦豕微皆有滑注云藿豆葉也苦茶也滑董荳之屬是也王述毛云筐筐受所采之菜牢禮所以待來朝諸侯箋言三牲牛羊豕者傳解言太牢之意明舉菽以見三牲牛不獨爲太牢也王

詩經

卷二十二

采菽

五

饗賓客則有牛俎謂以鼎煮牛取其骨髓置之於俎其汁則芼之以藿謂以鹹酸乃盛之於俎謂之錫美即公食記錫芼是也。以草萊地之毛故謂之芼地官牛人云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又云饗賓賓射共其膳羞之牛注引燕禮膳宰設折俎王之膳羞亦猶此知王饗賓客則有牛俎也彼食亦饗牛獨云饗者以饗為尊且舉饗而食可知矣。雖無予之言通及玄衮及黼為文但以車服之別故分言之耳觀禮曰天子賜諸侯氏以車服注云賜車者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衮也鷩也毳也是服同賜之矣。玉藻云龍卷以祭即卷龍也。玉藻注云龍衮畫龍於衣卷字或作衮然則以龍首卷然謂之衮龍也。繡謂刺之言此黼黻繡刺之於衣衮繡之在衣也衮則畫之繡則刺之繡在裳言

示者示總名也春官司服職注云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繡以爲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永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雌謂宗彝也其永三章裳二章凡五也繡示粉米無畫也其永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冕者衣無文裳刺繡而已是以謂之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由此言纁冕繡其裳皆以繡爲首唯玄冕無文耳言子男自纁冕而下則通及繡冕此繡宜繡冕之裳矣箋言謂繡示者自取繡繡之義非謂冕名但差次偶同耳賜法下不得兼上而上得兼下則五等所賜下皆及於繡冕矣案終南美秦襄公之受顯服云黻示繡裳是得玄冕也又曰錦衣狐裘是得皮弁

詩經

卷二十二

采菽

五

服也然則天子之賜諸侯無文亦賜之言王賜唯用有文章者解詩人特舉衮黼之意諸侯之得王賜以有文章者爲榮故其辭不及玄冕非謂玄冕以下王不賜之且作者繡亦取與苦馬爲韻也

集傳興也菽大豆也君子諸侯也路車金路以賜同姓象路以賜異姓也玄衮玄衣而畫以卷龍也繡如斧形刺之於裳也周制諸公衮冕九章已見九罭篇侯伯鷩冕七章則自華蟲以下子男毳冕五章衣自宗彝以下而裳黼黻孤卿繡冕三章則衣粉米而裳黼黻大夫玄冕則玄衣黻裳而已此天子所以答魚藻也采菽采菽則必以筐筥盛之君子來朝則必有以錫予之又言今雖無以予之然已有路車乘馬玄衮及繡之賜矣其言如此者好之無已意猶以爲薄也

周禮巾車曰金路鈞樊纁九就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纁七就異姓以封注云金路以金飾諸末鈞樊領之鈞以金爲之樊馬大帶也纁馬鞅樊纁皆以五采繡飾之而九成象路以

象飾無鈞以朱飾勒而已其樊綬飾七成東萊呂氏曰玄者衣之色袞畫於衣九章之第一章也黼繡於裳九章之八章也上公之服

豐城朱氏曰車馬衣服之賜自先王以來所以懷諸侯者如此吾遵而行之非能有加於常禮之外也則其歉然不自足之意可見矣

潁潁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

潁潁驚聲嘒嘒載駟載駟君子所屆

傳潁潁泉出貌檻泉正出也潁潁動也嘒嘒中節也

詩經

卷二十二

采菽

五八

箋言我也芹菜也可以爲菹亦所用待君子

也我使采其水中芹者尚潔清也周禮芹菹

鴈醢屈極也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觀其

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爲敬且省禍福也諸

侯將朝于王則駟乘乘四馬而往此之服飾

君子法制之極也言其尊而王今不尊也

釋文潁音必沸音弗諸侯將朝于王一本無

句以王字下屬乘乘上音承證反下音繩

疏毛以爲潁潁然者是正出之檻泉我明王

富有者是王家之府藏我明王使人於此取

其財貨以爲車服以賜諸侯其君子來朝之

時我明王又使人迎之因觀其車服旌旗則

潁潁然動得宜其車馬鸞鈴之聲又嘒嘒然

鳴中節至於將朝王於是親自駟駟則乘四

馬而往迎之是明王於諸侯尊敬法制之極

今王何以不尊乎鄭唯以不與爲異釋

水云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李巡曰水泉從

下上出曰涌泉此章毛傳與事不明正以上

章類之知此必爲興王肅云泉水有芹而人

得采焉王者有道而諸侯法焉觀此上下止

言王者之待諸侯不美王者與諸侯作法肅

輒言之恐非毛旨必欲爲興不知以興車服

賞賜故別爲毛說焉周禮芹菹鴈醢者醢

人云加豆之實芹菹免醢落菹鴈醢是也彼

鴈醢與芹菹別文而連引之者因其尚潔清

芹鴈俱是水物故連言之旂鸞之事與下

章相首引是一文而有意故云因觀其衣

服車乘之威儀也此直有車乘而兼云衣服

詩經

卷二十二

采菽

五九

駢載駟故知非諸侯所乘明王所乘以往也
夏官齊僕云朝觀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各以
其等爲車送逆之節注云謂王乘車迎賓客
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是也
集傳興也膺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芹水草
可食泔泔動貌嘒嘒聲也屈至也膺沸檻
泉則言采其芹諸侯來朝則言觀其旂見其
旂聞其鸞聲又見其馬則知君子之至於是
也

詩經
也
臨川王氏曰嘒嘒言其聲之細無敢馳驅故
卷二十二 采菽 六十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紆天子所予樂只
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傳諸侯赤芾邪幅幅偏也所以自偏束也紆
緩也申重也

箋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
謂之帶以韋爲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
長三尺其頸五寸肩章帶博二寸脰本曰股

邪幅如今行膝也偏束其脰自足至膝故曰
在下彼與人交接自偏束如此則非有解怠
紆緩之心天子以是故賜予之只之言是也
古者天子賜諸侯也以禮樂樂之乃後命予
之也天子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所謂人
謀鬼謀也刺今王不然

疏以赤芾對朱爲異故云諸侯赤芾也桓二
年左傳曰帶裳幅舄內則亦單云偏則此
服名偏而已杜鄭皆云今之行膝然則邪纒
於足謂之邪幅也易乾鑿度注云古者田
詩經
卷二十二 采菽 六十

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
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垂古道不忘
本也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作結繩而爲
網罟以佃以漁禮運曰飲其血茹其毛衣其
羽皮以人情而論在前爲形體之衰宜所先
蔽且服芾於前明是重其先蔽而存之也禮
運又曰後聖有作治其絲麻以爲布帛繫辭
又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易之以
布帛自黃帝以後推此則太古蔽膝伏犧時
也後王爲芾象太古之蔽膝未知起自何代
也明堂位曰有虞氏服韍注云舜始作之以
尊祭服言始尊祭服異其名未必此時始存
象也士之有爵弁猶大夫以上有冕也士有
韍韍猶大夫以上有芾也士冠禮陳服於房
中爵弁韍韍皮弁素韍玄纁爵韍韍記云士
弁而祭於公即爵弁也士服爵弁以韍韍配

詩經

卷二十二

采菽

六十二

神得福之

集傳賦也。脛本曰股。邪幅，偏也。邪纏於足，如今行膝，所以束脛，在股下也。交，交際也。紓，緩也。言諸侯服此芾幅，見于天子，恭敬齊邀，不敢紓緩，則為天子所與，而申之以福祿也。

廬陵彭氏曰：陳氏云：帶裳幅舄，昭其度也。幅雖微，而有等差之度，故併觀之。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傳蓬蓬，盛貌。殿，鎮也。平平，辯治也。

箋此興也。柞之幹，猶先祖也。枝，猶子孫也。其

葉蓬蓬，喻賢才也。正以柞為興者，柞之葉新

將生，故乃落于地。以喻繼世以德相承者，明

也。率，循也。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辨治其連

屬之國，使得其所，則連屬之國亦循順之。

釋文：柞，子洛反。又音昨。木名。殿，多見反。鎮，陟

便反。云開。雅之貌。

詩經

卷二十二

采芣

疏：言維此柞木，幹上之有枝條，其生葉蓬蓬

然茂盛，新將生，故乃落之於地，以葉相承，

無衰落，以興維此諸侯先祖之有子孫，其有

才智亦茂盛，繼世以德相承，無乏絕，由其諸

侯世賢如此，是以古之明王以禮樂樂是君

子，則鎮撫天子之邦，萬福所同聚而歸之。由

古者明王尊重之如此，故諸侯之有賢才者，

乃平平然辨治其連屬左右之國，使之得所，

此連屬之國亦如是相與循順而從之，故天

下所以安定。今諸侯亦有繼世賢才者，王不

命賜使之辨治，相從以安天子之國也。故刺

下所樂之故，以詩人舉柞葉相代為興，知其

意喻繼世以德相承者明也。又天保云：如松

栢之茂，無不爾或承。彼取葉相承為義，故取

柞為興亦然也。軍行在後曰殿，取其鎮重

之義故云殿鎮也天子以天下為家諸侯為天子守土故樂是諸侯則得鎮安天子之國也堯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辨章則平辨義通服虔云平章治不絕之貌則平辨是貌狀也襄十一年左傳說晉悼公受魏絳之謀先和戎狄霸功既成以賜魏絳之樂即引詩云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便蕃左右亦是率從雖引詩斷章彼屬之國與此同也

集傳典也柞見車牽篇蓬蓬盛貌殿鎮也平辯治也左右諸侯之臣也率循也維柞之枝則其葉蓬蓬然樂只君子則宜殿天子之邦而為萬福之所聚又言其左右之臣亦從之而至此也

汎汎楊舟。紉纒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膺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傳紉紉也。纒紉也。明王能維持諸侯也。葵揆也。膺厚也。戾至也。

箋楊木之舟。浮於水上。汎汎然東西無所定。舟人以紉繫其綏。以制行之。猶諸侯之治民。

詩經

卷二十二 采芣

李四

御之以禮法。戾止也。諸侯有盛德者。亦優游自安。止於是言思不出其位。

釋文。纒力馳反。韓詩云。柞也。柞音才。各反。膺。頻尸反。韓詩作臚。

疏。毛以為汎汎然浮於水上者。楊木之舟。舟人以紉繫而維持之。以與居於民上者。諸侯之君也。明王以禮法約而制禦之。諸侯供職順命。故於來朝。明王以禮樂樂之。諸侯福祿厚賜之。明王既以賜祿。諸侯優饒之。故遊縱之。哉。明王之德能如此。亦如是至美矣。今王不能然。故刺之。鄭云。楊木之舟。舟人以紉繫而維持之。以與國中者。諸侯之人而諸侯以禮教制禦之。中四句與毛同。下二句

詩經

卷二十二 采芣

六五

言諸侯既得賜祿。故優柔哉遊息哉。亦是於自安止矣。而思不出其位。無復擾叛。今王何以不樂賜賢侯。令之治人。自安。反侮慢不信。而令之違叛乎。釋水云。紉。維之。紉。維也。孫炎曰。紉。大索也。李巡曰。紉。竹為索。所以維持舟者。郭璞曰。紉。繫也。孫炎曰。舟止繫之於樹木。戾。竹於大索。然則紉訓為紉。紉是大紉。紉訓為紉。紉又為繫。正謂舟之止息。以紉繫而維持之。定本及集注以毛云。紉。弗也。與爾雅不同。箋以舟人以紉繫舟而制行之。喻人亦得依禮法而行。不以舟止為喻。或。以功當須揆度多少而與之。襄二十一年左傳。叔向引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下句與此不同。則所引逸亡。此非也。鄭亦約彼優游為居止自安之義。故與毛不同。

集傳興也。紼，律音也。纚，維皆繫也。言以大索

纚其舟而繫之也。葵，揆也。揆猶度也。隱厚，疾

至也。汎汎楊舟，則必以紼纚維之。樂只君

子，則天子必葵之。福祿必臚之。於是又歎其

優游而至於此也。

慶源輔氏曰：天子葵之言，天子能葵度諸侯之心，而知其底蘊也。

采菽五章章八句

序：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

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卷二十二 角弓

六十六

駢駢角弓，翻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傳：興也。駢駢，調和也。不善繼繫而用，則翻然而反。

而反。

箋：興者，喻王與九族不以恩禮御待之，則使之多怨也。胥，相也。骨肉之親，當相親信，無相

疏遠，相疏遠，則以親親之望，易以成怨。

釋文：駢，說文作殫，音火全反。紼，弓鞬也。紼，音景弓匣也。說文云：榜也。謂輔也。

紼，音景弓匣也。說文云：榜也。謂輔也。

疏：言駢駢然調利者，角弓若不善置，繼繫而

之難也。以興和順者，宗族也。若不善設，食燕

而思御之，則亦憤然而其心怨恨矣。是待宗

族之難也。冬官弓人以六材為弓，謂幹、角、

筋、膠、絲、漆也。又曰：角之中，恒當弓之隈，杜子

春云：隈，謂弓之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如彼

文弓有用角之處，不得即名角弓。此言角弓

蓋別有角弓，如今北狄所用者。於古亦應有

之，但弓人所不載耳。今北狄角弓施則體反，

若不繼繫，則不復任用也。繫者，藏弓定體之

器，謂未成弓時，內於繫中，此弓已調利，而言

繫者，蓋用訖內於竹閉之中，恐損其體，亦謂

之繫，繼，即緼，滕也。骨肉唯謂同姓耳。此經

兼言昏姻，箋通言骨肉者，以昏姻之親與宗

族同類，弁云：兄弟甥舅連言之，是其同也。

集傳：興也。駢駢，弓調和貌。角弓，以角飾弓也。

翻，反貌。弓之為物，張之則內向而來，弛之則

外反而去。有似兄弟婚姻親疎遠近之意。胥，

相也。此刺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使宗族

相怨之詩。言駢駢角弓，既翻然而反矣。兄弟

則天下之人皆知之見女之教令無善無惡
所尚者天下之人皆學之言上之化下不可
不慎。

集傳賦也爾王也上之所為下必有甚者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瘠

傳綽綽寬也裕饒痛病也

箋令善也

疏上言人隨上化此又申言須化之由以人
性有善惡其不善者須化之故言天下若

詩經

卷二十二 角弓

六八

此令善之人於兄弟恩義相與綽綽然有饒
裕也其不善之人於兄弟則無恩義唯交更
相詬病而已是天下善人少惡人多
惡人相病須上化之故欲令王教之

集傳賦也令善綽寬裕饒痛病也言雖王

化之不善然此善兄弟則綽綽有裕而不變

彼不善之兄弟則由此而交相病矣蓋指讒

已之人而言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傳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比周而黨愈

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名而身愈危

箋良善也民之意不獲當反責之於身思彼

所以然者而怨之無善心之人則徒居一處

怨恚之斯此也

疏上既言惡人兄弟相病此又申而成之言
天下之人無善心也不但于兄弟相病又

不能反之於已以情相怨徒然相怨於一方
彼非可怨而怨之是小人之愚惑也此言無

良之人不但遙則相怨又對面則受其官爵
不以相讓由此為彼所怨至於已身以此而

致滅亡是不教之大禍也王何不親宗族以
化之乎章首先言人之無良乃云相怨一方

詩經

卷二十二 角弓

六九

并受爵不讓皆無良之行末言至於已斯
亡以此二事而至亡也以人初不善兄弟又

於外違則相怨爵則不讓由此以亡王制
云使以德爵以功則已有功德當自受之而

必須讓者以凡稟血氣皆有爭心在上者可
量功校能受之者當先人後已故禮設辭讓

之法禮記曰爵祿可辭又曰爵位相先文王
之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卿命羣官禹

讓稷契之類皆先聖典讓有相讓之法也論
語注云士辭位不辭祿言爵祿可辭者以辭

爵則祿亦辭之可知求黨求名在於不
爭求安在於不安是猶求爵在於讓爵

集傳賦也一方彼一方也相怨者各據其

一方耳若以責人之心責已愛已之心愛人

使彼已之間交見而無蔽則豈有相怨者哉
況兄弟相怨相讓以取爵位而不知遜讓終
亦必亡而已矣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飫如酌孔取

傳已老矣而咳童慢之餽飽也

箋此喻幽王見老人反侮慢之遇之如幼稚

不自顧念後至年老人之遇已亦將然王如

食老者則宜令之飽如飲老者則當孔取孔

詩經

卷二十一 角弓

七

取謂度其所勝多少凡器之孔其量大小不

同老者氣力弱故取義焉王有族食族燕之

禮

釋文孩本作咳食音嗣宜如字本作儀

疏此又言王之不怨言老馬反爲駒而用之

猶王於老人反爲童而遇之王慢老如是

則爲不復自顧其後已至年老人之遇已亦

將然是猶王之不怨故天下微之皆無良相

怨也因教王尊老之宜言王如食老者之食

則宜令之飽而已如酌老者之酒則當如孔

之有取孔者器中之所受也器之所受有大

王於老者當節敬如是今王何以不然而反
慢之說文云咳小兒笑也內則云子生三
月父咳而名之謂指其願下今之笑而爲之
名此言咳童慢之亦當然也此詩刺王不親
九族所以偏言老者祭義曰虞夏殷周天下
之盛王也未有遺其年者况其宗族之老人
乎食則苦其不飽酒則唯恐過度故食言
宜餽酒言孔取孔取謂器中空虛受物之處
老子所謂蠅蠓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也
經有食酌之事食則族食酌即族燕矣以食
禮無飲燕法無食故如二事也王於宗族大
事亦有饗但經所不言食燕可以兼之也大
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文王世子曰
若公與族人燕則以異姓爲賓勝宰爲主人
族食世降一等大傳云綴之以食而弗殊是
王有族食族燕之禮也鄭知孔非物所由出
言凡器之孔者以物所由出之孔於人飲酒
容受之喻不宜又若一體不可以喻多少故
爲凡器之孔老子云孔德之容唯
道是從亦謂器之受實爲孔也
集傳比也餽飽孔甚也言其但知讒害人
以取爵位而不知其不勝任如老馬億矣而
反自以爲駒不顧其後將有不勝任之患也
又如食之已多而宜飽矣酌之所取亦已甚
矣

毋教孫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傳孫、獼猴、塗泥、附著也、微、美也。

箋毋、禁辭、孫之性善登木。若教使其為之必也。附、木倅也。塗之性善著。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以喻人之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猷、道也。君子有美道以得聲譽。則小人亦樂與之而自連屬焉。今無良之人相怨。王不教之。

疏毛以為王之不教。小人如人之禁彼云。無得教孫之升木。若教之升木。則如以塗泥塗物。必附著也。何者。孫之性善登木。今教之使登。必能登木矣。又喻塗之性善附著。以之

詩經

卷二十二 角弓

七二

塗物必著矣。以興以人性皆有仁義。因其性而道之。故教之必從也。又言小人所以易教者。以君子之人有美道以得聲譽。小人則慕樂之美。其榮名欲得與之而自連屬也。鄭唯以附為木倅。言以塗泥塗木倅。則易著。餘同。陸機疏云。孫、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為獼。長臂者為猿。猿之白腰者為獼。胡後較捷於獼猴。然則孫、猿之類大同。故樂記注云。猿、獼猴也。是其類故也。箋以孫升木類之。則附為有形之物。不得為著。故為木倅。倅謂木表之麤皮也。此章先言人心易教。王不教之下。章乃言其樂善。故言毋為禁止之意。言小人之易教。故反辭以體之。孫、獼猴。鄭云。若喻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何為禁之。而云毋乎。是未得立言之意耳。

集傳比也。孫、獼猴也。性善升木。不待教而能也。塗泥、附著、微、美、猷、道、屬、附也。言小人骨肉之恩本薄。王又好譏以來之。是猶教孫升木。又如於泥塗之上。加以泥塗附之也。苟

王有美道。則小人將反為善以附之。不至於如此矣。

長樂劉氏曰。小人樂於不善。今王又疎薄骨肉以倡之。是教孫升木也。小人樂於不善。而王又益之以不善之教。是以塗塗附其堅。且相著不可脫矣。故陳為上之道曰。君子有猷

詩經

卷二十二 角弓

七三

猷。小人與屬也。先王有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正其五品。為之孝友。是之謂猷猷。新安胡氏曰。毋教云者。申二章爾教之義。而禁玉之也。

雨雪瀼瀼。見睍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傳見、日氣也。

箋雨雪之盛瀼瀼然。至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曰雪。今消釋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天下聞之。莫不曰小人今誅滅矣。其所以然者。人心皆樂善。王不啟教之。莫無

也遺讀曰隨式用也。婁斂也。今王不以善政啟小人之心。則無肯謙虛以禮相卑下。先人而後已。用此自居處。斂其驕慢之過者。

釋文 應符嬌反。徐符彪反。又方苗反。雪盛貌也。出也。見反。韓詩作驕。音於見反。云驕見日。毛如字。鄭讀曰隨。婁王力任反。數也。徐云鄭音樓。斂也。爾雅云。哀鳩樓聚也。

疏 毛以爲上言人心易進。此言易化之事。人惡小人而欲滅之。是其心皆好善矣。王何不教之乎。必須教之者。以此小人皆爲惡行。莫肯自卑下而遺去其惡心者。用此之故。其

詩經

卷二十一

角弓

七古

與人居處。數爲驕慢之行。故須化之。鄭以言小人不爲王所啟教。故莫肯自謙虛。以禮相卑下。隨從於人者。又無用此卑下。隨從行自居處。婁斂其驕慢之過者。由王不教使然也。此莫肯之文。并統下曰爲義。說文云。見日也。此詩之意。言雪見之而消。消雪者。日也。序又從日。故知曉是日氣也。曰者。人言之辭。箋以遺棄之義。不與謙下相類。故讀曰隨。釋詁云。婁斂聚也。俱訓爲聚。則義得通。此二句。毛不爲傳。但毛無改字之理。又婁之爲數。乃常訓也。故別爲毛說焉。

集傳 比也。漣漣盛貌。見日氣也。張子曰。讒言遇明者當自止。而王甘信之。不肯貶下而遺

棄之。更益以長慢也。

雨雪浮浮。見晁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傳 浮浮猶漣漣也。流流而去也。蠻南蠻也。髦夷髦也。

箋 今小人之行如夷狄。而王不能變化之。我用是爲大憂也。髦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

釋文 髦舊音毛。尋毛鄭之意。當與尚書同音。莫侯反。

詩經

卷二十一

角弓

七古

疏 言由王不以善政啟小人之心。行如夷狄。王不能變。我是用爲大憂之。爾雅八蠻在南。故爲南蠻。髦對而言之。不在中國。故爲夷髦。髦雖在西夷總名也。牧誓曰。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又曰。迷矣西土之人。是西方也。彼髦此髦。音義同也。

集傳 比也。浮浮猶漣漣也。流流而去也。蠻南蠻也。髦夷髦也。書作髳。言其無禮義而相殘賊也。

臨川王氏 曰。粲然有文以相接。雖然有思以相愛。中國之道也。中國道盡。則如蠻如髦矣。是大亂之道也。故我是用憂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安成劉氏曰。堯之協和萬邦。必以親九族為本。中庸之九經。必以親親為先。此先王所以有常棣伐木。頌弁行葦諸詩之深仁厚澤也。今若此詩所刺。則喪其治平之本矣。詩人所以於卒章深致其憂也。

序。苑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疏。經二章。毛鄭雖有小異。皆以上二章次二句為暴虐。下二句及卒章下二句為刑罰不中。其上二章上二句及卒章上四句言王無美德。心無所至。言王者不可朝事之意。總

詩經

卷二十二 苑柳

七

三章之義也。

有苑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傳。興也。苑。茂木也。蹈。動。暱。迎也。靖。治極。至也。

箋。尚。庶幾也。有苑然枝葉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有不庶幾欲就之止息乎。興者喻王有

盛德。則天下皆庶幾願往朝焉。憂今不然。蹈

讀曰悼。上帝乎者。愬之也。今幽王暴虐不可

讀曰悼。上帝乎者。愬之也。今幽王暴虐不可

以朝事。甚使我心中悼病。是以不從而近之。

釋。已所以不朝之意。靖。謀。俾。使。極。誅也。假使

我朝王。王留我使我謀政事。王信讒。不察功

考績。後反誅放我是言王刑罰不中。不可朝

事也。

釋文。反。踏音悼。鄭作悼。病也。俾。必爾。

疏。毛以為諸侯不往朝王。由無美德故也。諸

而其心不恒。刑罰妄作。汝諸侯無得自往親

詩經

卷二十二 苑柳

七

任已以事。言王之有事。若使我治之。於後則

使我更至焉。今有事不使我治之。動輒加我

以罪。我所以不欲朝王也。鄭言以王暴虐

故。訴之于天。言上帝乎。今幽王暴虐使人心

中悼傷。我是以無得從而近之。非直暴虐如

是。刑罰不中。假我朝王。王留我。有政事使我

謀之。王信讒。不察功考績。我雖無罪。於後必

罪我。而誅放焉。所以不往朝事之也。釋言

云。庶幾尚也。以心所念尚。即是庶幾義。相反

覆也。蹈者。踐履之名。可以蹈善。亦可以蹈

言王無美德下訴其不可朝事於理為切故
以上帝為天而訴之也傳靖治極至並釋
詰文言王不可朝而云使我治之後我至焉
則毛意以為根王不使已治事故後不至也
此根王不任已事則居以凶危是又恨王使
已皆由王之無常有事不任之纔任即加罪
是不可朝事箋以序云刑罰不中卒章云
居以凶矜反以類此則極過皆罪事故易傳
也

集傳比也柳茂木也尚庶幾也上帝指王也
蹈當作神言威靈可畏也暱近靖安也極求
之盡也王者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言

詩經

卷二十二 蕤柳

七六

彼有蕤然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不庶幾欲
就止息乎以比人誰不欲朝事王者而王甚
威神使人畏之而不敢近耳使我朝而事之
以靖王室後必將極其所欲以求於我蓋諸
侯皆不朝而已獨至則王必責之無已如齊
威王朝周而後反為所辱也或曰興也下章
放此

史記魯仲連曰齊威王朝周居歲餘周烈王
崩齊後往周怒於齊曰天崩地圯天子下席

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訢威王怒曰叱室而
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之死則訢之
誠不忍其求也
慶源輔氏曰前章只是比體以人願息於柳
陰以比人願庇於王者耳若以為興則
不尚息焉無自暱焉兩句意思各別

有苑者柳不尚惕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子
靖之後子邁焉

傳惕息也瘵病也

箋瘵接也邁行也行亦放也春秋傳曰子將
行之

詩經

卷二十三 蕤柳

七九

疏毛侯釋詁云瘵病也鄭以上暱類之謂為
交際之際故言接也以罪而使之行於
外故言行亦放也昭元年左傳鄭之大夫游
楚有罪子產將放之子大叔者游楚之宗傳
曰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
亢身焉能亢宗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
諸游是行為放之義吉大
叔之名子南游楚之子

集傳比也惕息瘵病也邁過也求之過其分
也

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
靖之居以凶矜

傳曷害矜危也

箋傳臻皆至也。彼人斥幽王也。鳥之高飛，極至于天耳。幽王之心，於何所至乎。言其轉側無常，人不知其所屈。王何為使我謀之，隨而罪我。居我以危之地，謂四裔也。

疏毛以為幽王之心，轉側無常，人不知其所止。乃鳥之不如我若朝王，王使我治事，旋即罪我，故恨王云。何由使我治之，尋復居處我以凶危之地也。使即罪之，是刑罰不中，不可朝事也。鄭唯以靖謀為異，傳雖曷為害，亦訓為何，故害辭害否，皆為何也。以誅

詩經

卷二十二

苑柳

八

放類之，故知凶危謂四方荒裔遠處，即九州之外也。文十八年左傳曰：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四裔之文，即羽山東裔崇山、南裔三危、西裔幽州、北裔是也。九州之外，而言幽州者，以州界甚遠，六服之外，仍有地屬之，故繫而言焉。

集傳興也。傳臻皆至也。彼人斥王也。居猶徒然也。凶矜，遭凶禍而可憐也。鳥之高飛，極至於天耳。彼王之心，於何所極乎。言其貪縱無極，求責無已，人不知其所至也。如此則豈予能靖之乎，乃徒然自取凶矜耳。

苑柳三章章六句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八十二

句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二十二終

詩經

卷二十二

苑柳

八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二十三

明 後學張溥纂

都人士之什二之八

序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箋服謂冠弁衣裳也古者明王時也長民謂凡在民上倡率者也變易無常謂之貳從容

詩經

卷二十三 都人士

有休燕也休燕猶有常則朝夕明矣壹者專也同也

疏周人者謂京師畿內之人此及白華獨言

微不足錄故言周人以便文無義例也此刺當時之服無常非指刺王身故序不言刺王然風俗不齊亦王者之過即亦刺王之言長民則與民為長者皆是即邑宰鄉遂之官上及天子諸侯皆是也

朱子辨說此序蓋用緇衣之誤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

于周萬民所望

傳彼彼明王也周忠信也

箋城郭之邑曰都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其動作容貌既有常吐口言語又有法度文章疾今奢淫不自責以過差于於也都人之士所行要歸于忠信其餘萬民寡識者咸瞻望而做法之又疾今不然

詩經

卷二十三 都人士

釋文望如字協韻音亡

疏都邑之士近政化有道先被其德無道先以駁今也月令孟冬天子始裘以古之衣裘其上必有楊衣故知取其溫裕而已禮記緇衣引此詩彼注云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詩人見而說焉以注記之時未詳此詩之意以狐裘黃黃者實大蜡時息民所服服則黃衣故以言焉至此觀經為解故不與彼同也郊特牲云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注云言祭以息民服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草木黃落是順時而服非同於常祭其實為輕又不衣楊故庶人所得衣也玉藻云大羊之裘不楊注云質畧亦庶人無文飾則庶人止服犬羊此衣狐裘者以禮不下庶人其制不可得曲而盡

詩經

卷二十三 都人士

王

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爲逸

集傳賦也都王都也黃黃狐裘色也不改有常也章文章也周鎬京也○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以歎惜之也

慶源輔氏曰容則德之符也言則德之發也容言如是則其德可知故爲萬民所仰望也或曰先生以此詩爲亂離之後所作如此則東遷之後詩也曰厲王流死于彘之後都邑豈能如舊哉何必東遷之後乎故先生但以周爲鎬京也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傳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緇撮緇布冠也密直如髮也

箋臺夫須也都人之士以臺皮爲笠緇皮爲冠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彼君子女者謂都人之家女也其情性密緻擦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疾時皆奢淫我不復見今士

詩經

卷二十三 都人士

四

女之然者心思之而憂也

釋文臺如字爾雅作臺草名夫音符本亦作扶緻直置反本亦作致隆俗本作隆我不見第二章作不見後三章作弗

疏笠本禦暑故良耜曰其笠伊糾因可以禦雨故傳分之以充二事焉以緇撮爲一知臺笠不二矣禹貢有島夷卉服彼卉者是草之總名但島夷居下濕而常服之此臺草之一名亦卉也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則草笠野人之服是賤者也笠冠不用美物故云儉言撮是小撮特其髻而已是且節也郊特牲云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冠而敝之可也注云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

復用布。玉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則此應始冠而敝之。今都人以爲常服者，士以上冠而敝之，庶人則雖得服委貌，因而冠之，而儉者服緇布。故詩人舉而美焉。論語今也純儉。注云：純當爲緇，則緇亦得爲紵。紵，言細布者。字從才者，爲帛從留者，爲布。且若是帛爲玄冠，則有制度，不得言緇。故士冠禮云：緇布冠，項注云：緇布冠，無笄者。著類，圓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綴，亦由固類爲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積類象之所生也。是緇布冠制小，故言綴。以此益明非玄冠。傳變綱言密，則以綱爲密也。綱者，綱綴之言，故爲密也。以密在於心，故言情性直見於外。故言操行，謂所操持之行跡也。能始終不虧，故言本末無隆殺。

詩經

卷二十三

都人士

五

集傳：賦也。臺夫須也。緇，緇布冠也。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君子女，都人貴家之女也。綱，直如髮，未詳其義。然以四章五章推之，亦言其髮之美耳。

陸氏曰：莎草也，可以爲簪笠。廬陵羅氏曰：說文：綱，密也。解順，新語：其首飾綱直如髮之本然，謂不用髮髻爲高髻之類。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死結。

傳：琇，美石也。尹，正也。箋：言以美石爲瑱，瑱，塞耳。古讀爲姑。尹氏，姑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姑氏之女，言有禮法，苑，猶屈也。積也。

詩經

卷二十三

都人士

木

疏：毛以爲充耳，以琇之，美石寔其耳，是則有節制也。其家之女，謂之正，直而嘉善矣。我今不見我心爲之荒然，然，猶屈也。如繩索之爲結矣。鄭唯尹姑爲異，說文云：琇，美石次玉也。則實非玉名。故王肅云：以美石爲瑱，塞實其耳，義當然也。洪興說：武公之服，以琇爲充耳。此都邑，庶人亦用琇者。禮：天子以純玉，諸侯以下則玉石雜，衛風自舉石言之。其實玉多而石少，非全用石也。此則庶人無玉，用石而已。尹，正王肅云：正而吉也。易繫辭云：吉人之辭寡。節南山云：尹氏大師常武輕曰：王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爲公卿，明與周室爲昏姻也。韓奕云：爲韓姑相攸，言汾王之甥，是姑與周室爲婚姻也。又宣三年左傳云：鄭石癸曰：吾聞姬姑耦，其子孫必蕃。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言姬姑耦明爲舊姓，以此知尹亦有昏姻矣。

集傳：賦也。琇，美石也。以美石爲瑱，尹吉，木詳鄭氏曰：古讀爲姑。尹氏，姑氏，周之婚姻舊姓。

也人見都人之女咸謂尹氏姑氏之女言其有禮法也李氏曰所謂尹吉猶晉言王謝唐言崔盧也苑猶屈也積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傳厲帶之垂者

箋而亦如也而厲如蠆厲也蠆必垂厲以為飾厲字當作裂蠆蠆蟲也尾末捷然似婦人

詩經

卷二十三 都人士

七

髮末曲上卷然言亦我也邁行也我今不見士女此飾心思之欲從之行言已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

釋文

帶音帶本亦作帶厲毛如字鄭當作裂音列卷音權蠆勑邁反又勑界反蠆蟲也通俗文云長尾為蠆短尾為蠆蠆音虛伐反蠆薄寒反蠆音釋本又作蠆呼莫反捷其

言反又音虞漢書音義云舉也又渠偃反一音其蹇反上時掌反

疏毛以為垂其帶之飾而有厲然言其服飾有法也曲卷其髮末如蠆之尾言其容儀是垂帶之貌故以厲為帶之垂者箋以言

如蠆將外物以比髮曲則而厲亦將外物以比帶垂故云而亦如也桓二年左傳云蠆厲游纓服虔以蠆為大帶鄭意則不然內則云男蠆革女蠆絲注云蠆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絹有飾緣之則是蠆裂與詩云垂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繻故言厲字當作裂也昭四年左傳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蠆尾言蠆尾自毒也禮飲髮無髻而有曲者以長者盡皆飲之不使有餘而短者若髮傍不可飲則因曲以為飾故不同也

集傳賦也厲垂帶之貌卷髮髮傍短髮不可飲者曲上卷然以為飾也蠆蠆蟲也尾末捷然似髮之曲上者邁行也蓋曰是不可得見也得見則我從之邁矣思之甚也

詩經

卷二十三 都人士

八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旒我不見兮云何吁矣

傳旒揚也

箋伊辭也此言士非故垂此帶也帶於禮自當有餘也女非故卷此髮也髮於禮自當有旒也旒枝旒揚起也吁病也思之甚云何乎

我今已病也。

疏以法所當然是於禮有之也。禮大帶垂三。又是矣。此下二句初直不悅。後更荒結。故欲自殺而未能。所以為病。為事之次也。

集傳賦也。旗揚也。盱望也。說見何人斯篇。

此言士之帶。非故垂之也。帶自有餘耳。女之髮。非故卷之也。髮自有旗耳。言其自然閑美。不假修飾也。然不可得而見矣。則如何而不望之乎。

詩經

卷二十三 都人士

九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序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箋怨曠者。君子行役過時之所由也。而刺之者。譏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

疏婦人見夫行役過時不來。怨吧空曠而無。役過時。是王政之失。故錄之以刺王也。禮婦人送迎不出門。况從夫行役乎。雖憂思之情可閔。而欲從之語為非。故作者陳其事。而是非自見也。

朱子辨說此詩怨曠者所自作。非人刺之。亦非怨曠者有所刺於上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掬。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傳典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兩手曰掬。局。卷也。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

箋綠。玉芻也。易得之菜也。終朝采之而不滿手。怨曠之深。憂思不專於事。言我也。禮婦人在夫家。笄象笄。今曲卷其髮。憂思之甚也。有云。君子將歸者。我則沐以待之。

詩經

卷二十三 采綠

十

釋文。注本或一手。曰芻芻草也。

疏毛以為人有終朝采綠。葉不能滿一掬者。由志在於他故也。以興此婦人終日為家務。而不能成一事者。由志念於未故也。故言我之憂思。不暇容飾。今不洗沐其髮。徒曲卷而已。薄知我君子之將歸。我則沐髮以待之。鄭唯婦人身自采綠。不與為異。毛以婦人不當在外。故以為興。箋以田漁之婦。則庶人之妻。可自親采。故不從毛興也。禮婦人在夫家。當笄。此象笄之笄。今曲卷其髮。則去其笄而不用。是憂思甚也。集傳賦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綠。玉芻也。兩手曰掬。局。卷也。猶言首如飛蓬也。婦人思

其君子而言終朝采綠而不盈一掬者思念之深不專於事也又念其髮之曲局於是舍之而歸沐以待其君子之還也

爾雅注蒸尊也今呼楊腳莎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啓

傳衣蔽前謂之襜至也婦人五日一御

箋藍染草也婦人過於時乃怨曠五日六日

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期至五月而歸今

特經

卷二十三

十一

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

釋文

釋郭璞云今之蔽膝

疏

毛以婦人五日一進御於夫言常時以五日爲御之期而望之至六日而不至尚以

爲恨今日月長遠能無思乎舉近以喻遠也鄭言婦人本與夫以五月之日爲還期今六

月之日而不至是爲行役過時所以怨曠憂思藍可以染青故淮南子云青出於藍月

令仲夏無刈藍是可以染之草內則云妾雖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傳以彼文不

辨尊卑則通及庶人王肅云五日一御大夫以下之制傳意或然也其天子諸侯御之日

數則傳無文焉孔晁曰傳因以行役過時刺怨曠也故先序家人之情而以行役者六日

不至爲過期之喻非止六日毛意當然也內則注云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取九女姓婦兩兩而御則三日次兩兩則四日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是鄭以五日爲諸侯制也其天子則天官九嬪御婦學之法以教九御注云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御於王凡群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甲者宜先尊者宜後

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備云自望後反之孔子云日

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爲天使婦從夫故月紀是鄭差後宮之數爲天

子御日之文也后皆取其盛者故知早者宜先謂月初也望後則月光盛故知反之是以

內則之注亦先始婦從早者起也諸侯夫人則亦望前早望後先尊則大夫一妻二妾

詩經卷二十三采芣

詩經

卷二十三

十

三日一御士有妾二日一御庶人多無妾其妻每夜而進之此所以與毛異也箋雖言

以日爲喻五日一御非庶人之禮又其喻懸而不懷故易傳也

集傳賦也藍染草也衣蔽前謂之襜即蔽膝

也詹與瞻同五日爲期去時之約也六日不

詹過期而不見也

之子于狩言韞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箋之子是子也謂其君子也于往也綸釣繳

也君子往狩與我當從之爲之韞弓其往釣

與。我當從之爲之繩繳。今怨曠自恨初行時不然。

疏 婦人既思夫不見。悔本不隨之共行。云我本應與之俱去。若是子之夫往狩與我當

與之。其夫往釣與我當與之。施弓納于轡中也。是子之夫往釣與我當與之。施弓納于轡中也。

之上須繩則已。與之作繩。今不見而思。故悔本不然。釋言云。緝綸也。則綸是繩名。弋是

繫繩於矢而射。謂之繳射。則釣繳者。謂繫於釣竿也。經云。言綸之繩。謂與之作繩。此猶今

人接綫。謂之繩。綫也。說文云。繳生絲。綫也。則釣與弋射。其繩皆生絲爲之。

集傳 賦也。之子。謂其君子也。理絲曰綸。言

詩經 卷二十三 采綠 十三

君子若歸而欲往。狩耶。我則爲之轡其弓。欲

往釣耶。我則爲之綸其繩。望之切。思之深。欲

無往而不與之俱也。

其釣維何。維魴及鰈。維魴及鰈。薄言觀者。

箋 觀多也。此美其君子之有技藝也。釣必得

魴鰈。魴鰈是云其多者耳。其衆雜魚乃衆多

矣。

釋文 觀古玩反。韓詩作觀。

疏 既恨不從君子狩釣。故此又說其釣之技。上兼有狩。此偏言釣者。因上釣文在下。接

而申之耳。此不從之行。而知其獲多者。言本在家之釣。非謂役中時也。

集傳 賦也。於其釣而有獲也。又將從而觀之。亦上章之意也。

采綠四章章四句

序。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

召伯之職焉。

箋 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群

詩經 卷二十三 黍苗 十四

臣。廢此恩澤事業也。

疏 言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則王不能如宣

王也。首章上二句。是宣王之能膏潤也。下

二句。以盡卒章皆召伯之職也。言卿士不能

行。則召伯時爲卿士矣。故國語韋昭注云。召

公康公之後。卿士也。左傳服虔注云。召穆公

王卿士是也。經言召伯亦作上公爲二伯以

兼卿士耳。

朱子辨說此宣王時美召穆公之詩。非刺幽王也。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傳 興也。芄芄。長大貌。悠悠。行貌。

箋興者喻天下之民如黍苗然宣王能以恩澤育養之亦如天之有陰雨之潤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國將徒役南行衆多悠悠然召伯則能勞來勸說以先之

釋文

營謝一本作營謝邑將徒役一本作將師旅來音資

疏也。黍苗所以得長大者天以陰雨膏潤之故也。以興宣王之時衆人所以得悅樂者由王以恩澤養育之故也。今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又其時之人在國則衆君之恩澤其行又得臣之勞來故言悠悠衆多而南行者是營謝邑之人召伯則又能勞來勸說以先之

詩經

卷二十三 黍苗

十五

言知人之勞苦也。今幽王之時人苦而臣不知又刺之。以蒿高言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因是謝人與四章肅肅謝功相當故知此南行謂召伯營謝邑也。此言南行是舉其始去而勞之謂閑其勤勞身先其苦也。我行既集蓋云歸哉謂事訖而勞之

集傳興也。芄芄長大貌悠悠遠行之意宣

王封申伯於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故將徒役南行而行者作此言芄芄黍苗則唯陰雨能膏之悠悠南行則唯召伯能勞之也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傳任者輦者車者牛者

箋集猶成也蓋猶皆也營謝轉餉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防牛者其所爲南行之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歸哉刺今王使民行役曾無休止時

疏言宣王之時功役有期臣司其職今王役爲發端考經諸言蓋者皆示不敢專決禮記禮器云蓋道求而未之得也檀弓云蓋有受我而厚之是發端也此詩人指事而述非有可疑事在末句不爲發端而其上歷陳四事

詩經

卷二十三 黍苗

十六

故爲皆也有負任者謂器物人所負持生民云是任是負文別爲二故箋以任爲抱此一荷隨其所在總之皆爲任也輦車人輓以行故云輓輦者有將車者此轉運載任則是大車以駕牛者也牽傍牛者秋官罪隸職云凡封國若家牛助爲牽傍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玄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罪隸牽傍之在前日牽在旁曰傍此營謝即封國也宜使罪隸牽其牛也既云將車者車中有牛而將之而別云牽傍牛者此牛在轅之外不在轅中故別牽傍之地官牛人云凡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當其牽傍以載公任器注云牽傍在轅外輓牛也人御之彼雖非封國要牽傍亦在轅外以此知不與將車同也

集傳賦也任負任者也輦人輓車也牛所以

駕大車也集成也營謝之役既成而歸也

周禮鄉師注曰輦車人執行所以載任器也

止以爲蕃營輦一斧一斤一鑿一耜一鋤周

加二版二築以十五人而輦

安成劉氏曰我任我輦載任器於輦車也我

重載之車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傳徒行者御車者師者旅者

箋步行曰徒召伯營謝邑以兵衆行其士卒

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

師春秋傳曰諸侯之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

疏旅屬於師徒行御車還是師旅之人而經

別之者以其所司各異故亦歷言以類上

章也釋訓云徒御不驚以徒爲輦者也此上

我輦異章故知徒行也春秋傳曰君行師

從卿行旅從定四年左傳文彼文無諸侯之

制一句鄭亦以義言之明天子之卿與諸侯

同故有師也彼傳君行師從謂嘉好之事服

虔云謂會同杜預云謂朝會此雖作役非征

伐故同嘉好之事也

集傳賦也徒步行者御乘車者五百人爲旅

五旅爲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傳謝邑也

箋肅肅嚴正之貌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

也美召伯治謝邑則使之嚴正將師旅行則

有威武也

集傳賦也肅肅嚴正之貌謝邑名申伯所封

國也今在鄧州信陽軍功工役之事也營治

詩經卷二十三黍苗

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

慶源輔氏曰言其師旅之所以得如是烈烈

然威武者皆召伯有以成之也然則兵豈能

自爲強弱哉顧上之人所以御之者如何耳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載寧

傳土治曰平水治曰清

箋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

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又刺今王臣

無成功而亦心安

疏此下傳亦然五土有十等獨言原隰者以其最利於人故特言之

集傳賦也土治曰平水治曰清言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

東萊呂氏曰申伯之體勢不重則無以鎮定南服召穆公身為卿士豈得辭其憂情哉宣王雖深居九重宵旰之慮未嘗一日忘也必待召公告朔成功而王心始寧焉此真知藏分者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

詩經

卷二十三 黍苗

十九

集傳此宣王時詩與大雅崧高相表裏

序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朱子辨說此亦非刺詩疑與上篇皆脫簡在此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傳興也阿然美貌難然盛貌有以利人

箋隰中之桑枝條阿阿然長美其葉又茂盛可以庇蔭人興者喻時賢人君子不用而野

處有覆養之德也正以隰桑興者反求此義

則原上之桑枝葉不能然以刺時小人在位無德於民思在野之君子而得見其在位喜樂無度

疏言隰中之桑可以庇蔭人往息者得其涼以興野中君子可以覆養人事之者蒙其利既隰中之桑盛如此則原上之桑不能也猶野中君子德如是則在位小人不能也若得見在野之君子置之於位喜樂知復如何乎阿那是枝葉條垂之狀故為美貌難為葉之茂沃言葉之柔幽是葉之色言桑葉茂盛而柔軟則其色純黑故三章各言其一也

詩經

卷二十三 隰桑

二十

序言小人在位君子在野為相對今舉隰而無原故知有反求之義若隰有甚楚不必反以對原唯義所在故不同故夏書傳曰下隰曰隰桑非能水之木而言隰桑美者以桑不宜在停水之地宜在濕潤之所隰之近水或無水而宜桑以今驗之實然者也

集傳興也隰下濕之處宜桑者也阿美貌難

盛貌皆言枝葉條垂之狀此喜見君子之

詩言隰桑有阿則其葉有難矣既見君子則其樂如何哉詞意大槩與菁莪相類然所謂君子則不知其何所指矣或曰比也下章放

此

安成劉氏曰所謂此者以隰桑枝葉顏色之美比君子容貌威儀之盛亦與善義比意相類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傳沃桑也

集傳興也沃光澤貌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傳幽黑色也膠固也

詩經

卷五十五 隰桑

五十一

箋君子在位民附仰之其教令之行甚堅固也

集傳興也幽黑色也膠固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箋遐遠謂勤藏善也我心愛此君子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乎宜思之也我心善

此君子又誠不能忘也孔子曰愛之能勿勞

乎忠焉能勿誨乎

疏引論語者彼以中心善之不能無誨此則中心善之故心不能忘其義畧同故引以爲驗

集傳賦也遐與何同表記作瑕鄭氏註曰瑕

之言胡也謂猶告也言我中心誠愛君子

而既見之則何不遂以告之而但中心藏之

將使何日而忘之邪楚辭所謂思公子兮未

敢言意蓋如此愛之根於中者深故發之遐

而存之久也

詩經

卷五十五 隰桑

五十一

隰桑四章章四句

序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

箋申姜姓之國也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

字也是爲幽后孽支庶也宗適子也王不能

治已不正故也

疏帝王世紀云幽王三年納褒姒八年立以爲后則黜申后在八年經八章皆言王遠

申后是得褒姒之申后之事也。褒國姒姓言姒其字者姒人因姓為字也。孽者孽也。樹木斲而復生謂之孽也。中侯曰無易樹子。注云樹子適子。三藩云公子曰臣孽。注云孽當為枿。文王曰本支百世是適子比樹本。庶子比支孽也。宗適子者以適子當為庶子之所宗也。昭四年左傳椒舉云無瑕者可以戮人是已不正不可以治人也。朱子辨說此事有據序蓋得之但幽后字誤當為申后刺幽王也。下國化之以下皆衍說耳。又漢書注引此序幽字下有王廢申三字雖非詩意然亦可補序文之缺。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傳興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

詩經

卷二十三 白華

二十三

箋白華於野已漚名之為菅。菅柔忍中用矣。而更取白茅束之茅比於白華為脆。與者喻王取於申。申后禮儀備任妃后之事。而更納褒姒。褒姒為孽。將至滅國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王之遠外我不復荅耦我。意欲使我獨也。老而無子曰獨。後褒姒譖申后之子宜咎宜咎奔申。

釋文

音義。任妃后音壬。一本作任王后。

詩經

卷二十三 白華

二十四

疏。毛以為言人刈白華已漚以為菅。又取白茅束之。今是二者以紮白相束而成用。與婦人有德已納以為妻。今又用禮道申束之。今是二者以恩禮相與而成嘉禮者。即端成紮白之謂。今之子幽王遠外我申后不復荅耦我。意欲使我獨老而無子。今鄭以為以白茅代白華則脆而不堪用也。以與王以褒姒代申后則妬而將滅國也。寬褒姒以黜申后似取白茅而弃韌菅。故以為喻。餘同。白華野菅釋草云茅菅白華一名野菅。郭璞曰茅屬也。此白華亦是茅之類也。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為菅。因謂在野水漚者為野菅也。王肅云白茅束白華以與夫婦之道宜以端成紮白相申束。然後成室家也。傳意或然。箋以序言得褒姒而黜申后。明以菅茅相比。故以韌脆為喻。以菅漚之明韌也。茅不漚故脆也。言取白茅束東以擬用。非以束白華也。茅雖比菅為脆。其實茅亦不可用。七月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是茅可以為索。與者以善惡相比為喻耳。

集傳比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之子。王也。俾使也。我申后自我也。幽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申后作此詩言白華為菅。則白茅為束。二物至微。猶必相須為用。何之子之遠。而俾我獨門。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傳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步行猶可也。

箋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為菅之茅。使與白華之菅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襲姒使申后見黜。猶圖也。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王不圖其變之所由爾。昔夏之衰。有二龍之妖。卜藏其祭。周厲王發而觀之。化為玄黿。童女遇之。當宣王時而生女。懼而棄之。後褒人有獻而入

詩經

卷二十三 白華

二十五

之幽王。幽王嬖之。是謂褒姒。

釋文 英如宋韓詩作決決同。蔡士其反。沫也。又尸醫反。爾雅云。蔡。蓋也。蓋音鹿。

疏 義因言天不遺物。尚養彼菅茅。天何為獨行艱難於我申后。今幽王不可於我。而見黜。退是菅茅之不如也。鄭以為天生褒姒。以惑周若雲之養茅。以亂用。然其妖本自夏世。以至於周時。是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幽王何故不圖其變之所由來乎。以今觀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露。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合。則清且為昏。亦是露之雲也。舉足謂之步。故為行也。王肅云。天行艱難。使下國化之以倡。為不可故也。侯苞云。天行艱

難於我身。不我可也。如肅之言。與上章不類。今以侯為毛說。上既以露雲養茅。喻天生褒姒。褒姒從來為遠。故言天行艱難之妖久矣。若然。天故行妖以滅周。則非所能拒。而今

王圖之者。以天特人事。理亦相符。若人能改脩德行。則可妖變為祥。太戊桑穀。即其事也。且王與滅實有天期。要忠臣烈士。不可委之上天。然不諫。龍逢比干。皆伏死以爭。故詩人諷詠。亦勸王之謀也。外傳鄭語曰。宣王之時。童謡曰。檠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鬻是器。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為入天之命。此又矣。其何為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伺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祭。而

詩經

卷二十三 白華

二十六

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蔡在。積而藏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厲王之末。發而觀之。蔡流於庭。不可除。王使婦人不帷而譟之。化為玄黿。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亂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為孤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于褒。褒人有獄。而以為入于王。而嬖之。是女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彼幸昭注曰。褒人。褒君共處曰同。二君。二先君也。蔡龍所吐沫。龍之精氣也。厲王之末。流龍之歲也。裳正幅曰幘。諫誰呼也。龍或為蛇。蛇蜃蜃也。蜃齒曰亂。未既亂。毀未畢也。女七歲而毀齒。孕妊身也。女十五而笄也。由此言之。昭以龍非陸地之物。故云或為蛇。蜃蜃也。以其言未故。為流龍之歲。若流龍之後。則越去王都。不得復觀之矣。帝王世紀以為幽王三年

變褒姒。褒姒年十四。若然則宣王立四十六年。朔是先幽王之立十一年而生。其生在宣王三十六年也。厲王流彘之歲。為共和十四年。而後宣王立。自宣王三十六年。上距流彘之歲。為五十年。流彘時。童妾七歲。則生女時。母年五十六。凡在母腹五十年。其母共和九年而笄。年十五而孕。自孕後尚四十二年而生。作為妖異。故不與人道同。

集傳比也。英英。輕明之貌。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者也。露。即其散而下降者也。步行也。天步。猶言時運也。猶圖也。或曰。猶如也。言雲之澤物。無微不被。今時運艱難。而

詩經

卷二十三 白華

二十七

之子不圖。不知白雲之露菅茅也。

漣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傳漣。流貌。

箋。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植。喻王無恩。意於申后。漣池之不如也。豐鎬之間。水北流。碩大也。妖大之人。謂褒姒也。申后見黜。褒姒之所為。故憂念而傷之。

釋文

浸。字亦作寢。敵音嘯。本亦作嘯。妖本又作姤。

疏。豐鎬之間。唯豐水耳。而謂之池者。家語云。今池水之大。誰知非泉焉。召晏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則池者。下田畜水之處。池水當得停。而亦言北流者。以池上引豐水。亦北流。浸灌既訖。又決而入豐。亦為北流也。以此嘯傷而思之。是念其不當然也。又言彼以外之。故知謂褒姒。褒姒而言大人。故言為妖大之人。王肅云。碩人謂申后也。孫毓云。申后廢黜。失所。故嘯歌傷懷。念之。而勞心。毛不為傳。意當與鄭同。

集傳比也。漣。流貌。北流。豐鎬之間。水多北流。碩人。尊大之稱。亦謂幽王也。言小水微流。尚能浸灌。王之尊大。而反不能通其寵澤。所

詩經

卷二十三 白華

二十八

以使我嘯歌傷懷而念之也。

樵彼桑薪。烝烘于熤。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傳。印。我。烘。燎。熤。竈也。桑薪。宜以養人者也。

箋。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炊饗餼之費。以養食人。桑薪。薪之善者也。我反以燎於熤竈。用炤事物而已。喻王始以禮取申后。禮儀備。今反黜之。使為卑賤之事。亦猶是。

釋文

樵。但焦反。印。五綱反。烘。火東反。徐又音洪。說文。巨。丙。甘。丙。二反。孫炎音恭。熤。市。

林反燎音了又力弔力召二反。桂音惠又丘
弭反。郭云三隅竈也。說文云行竈也。呂沈同
音口類反。何康瑩反。顧
野王口井鳥構二反。

疏桑薪薪之善者宜以炊爨而養人。今不以
炊爨反燎于堪竈失其所也。以與幽王嬖
納彼申國之女不以爲后反黜之使爲卑賤
之事而已。舍人曰烘以火燎也。釋言又云烘
桂也。舍人曰烘桂竈也。郭璞曰今之三隅竈
也。然則桂者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本
爲此竈上亦燃火照物若今之火爐也。少
儀云抱樵注云未燃則樵者薪之一名此樵
彼桑薪猶薪是樵薪也。爨以煮肉饌以炊飯
雙言之也。爨肉亦言炊者以炊然火之名故
可以通焉。申后爲后得以養人爲喻者以后
正位於內則化行於外天下蒙澤而得其利

詩經

卷二十三 白華

二十九

是母而
養之也

集傳比也。樵采也。桑薪薪之善者也。印我烘
燎也。堪無釜之竈可燎而不可烹飪者也。
桑薪宜以烹飪而但爲燎燭以比嫡后之尊
而反見卑賤也。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懔懔視我邁邁

傳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邁邁不說也

箋王失禮於內而下國聞知而化之王弗能

治如鳴鼓鐘於宮中而欲外人不聞亦不可
止此言申后之忠於王也念之懔懔然欲諫
正之王反不說於其所言

釋文懔七威反說文七倒反云愁不申也亦
韓詩云意不說好
也許云狠怒也

集傳比也懔懔憂貌邁邁不顧也鼓鐘于
宮則聲聞于外矣念子懔懔而反視我邁邁
何哉

詩經

卷二十三 白華

三十

程子曰此章自傷其誠意之不能動王也懔
懔然憂戚而曾不能感動視我邁邁而去

有鷺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傳鷺禿鷺也鷺也鶴也皆以魚爲美食者也
鷺之性貪惡而今在梁鶴潔白而反在林與
王養褒姒而餒申后近惡而遠善

疏褒也申也皆以后爲尊貴褒姒性邪侯今
在位而得寵申后備禮儀反卑賤而飢餓
以此維彼妖大之人
實勞亂我之心曲矣

集傳比也鷺禿鷺也梁魚梁也蘇氏曰鷺

鶴皆以魚爲食然鶴之於鶩清濁則有間矣

今鶩在梁而鶴在林鶩則飽而鶴則飢矣幽

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譬之養鶩而棄鶴也

埤雅曰一名扶老狀如鶴而大長頸赤目頭高八尺

鶩鶩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箋戢飲也飲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

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陰陽相

下之義也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以成家

詩經卷二十三 白華 三十一

道良善也王無答耦已之善意而變移其心

志令我怨曠

疏以王非義黜后故以義責之言有鶩鶩之

右翼之下爲雄下雌之義故思情相好以成

匹耦以與夫妻聚居男常有屈下於女爲陽

下陰之義故能禮義相與以成家道幽王反

無答耦我申后之善意秉心不一而二三其

行以爲於德變易其心志今我申后怨曠也

箋言飲其左翼是左翼在下故知謂右掩

左也并引爾雅而解之見夫婦皆當相下也

男有下女之禮者即就而親迎之類是也周

易艮下兌上咸爲夫婦之卦其象曰止而說男下女也

集傳比也戢其左翼言不失其常也良善也

二三其德則鶩鶩之不如矣

安成劉氏曰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

翼以防患於外此禽鳥匹偶並棲之常也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疢兮

傳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疢病也

箋王后出入之禮與王同其行登車亦履石

申后始時亦然今也黜而卑賤王之遠外我

詩經卷二十三 白華 三十二

欲使我困病

疏以王黜申后故觀其昔日所乘之石而傷

之之言有扁扁然升之以乘車者此石也申

后嘗履之今忽然見黜而卑不復得履之所

以可傷也之子幽王之遠外我申后欲使我

申后困病今故傷之夏官隸僕云王之則

洗乘石鄭司農云乘石所登上車之石也

集傳比也扁卑貌俾使疾病也 有扁然而

卑之石則履之者亦卑矣如妾之賤則寵之

者亦賤矣是以之子之遠而俾我疢也

安成劉氏曰夫之有婦所以相配故寵賤者

以配已則已亦賤矣程子嘗論娶孀婦而曰

要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亦此章之意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一章則言夫婦之常理二章則言時運之使然三章姑言其體尊勢大而反不如小水之尚能溉物四章然後自歎其以嫡后之尊而反見卑賤其言亦可謂有序矣五章又疑已雖念王而王不顧已何哉六章始以驚比褒姒而歎王之舉措取舍之非宜七章則遂言王之二三其德曾不若鴛鴦之有常八章方極其意而謂王不自愛重寵嬖賤妾以輕賤其身所以使我憂之而成病其言有序而不亂其怨有則而不流即其言以觀其人則申后其亦賢矣哉

詩經

卷之五

白華

三

三山李氏曰此詩大抵與綠衣相類彼專以綠衣取譬此則多譬喻體雖不同而發明嫡妾之分則一也

安成劉氏曰此詩章多而句少八章皆為此體一章以一事為喻反覆詠詠以泄其情而猶不能絕念於王耳謂怨而不怒者矣一詩之中首以之子稱王斥之也繼稱碩人尊之也繼而稱子親之也繼又稱碩人又稱之子怨者之詞固有不服整也

序綿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箋微臣謂士也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為末介

士之祿薄或因乏於資財則當賙贍之幽王之時國亂禮廢恩薄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故本其配而刺之

疏言刺配者不為已困而私以責人是王法為失故言配也箋以臣之微賤者惟士尊祿重是謂大臣故知臣謂士也士之作詩亦應多矣此篇獨言微臣者以為此大臣遺忘微賤而刺之義取於微故言之也知士為末介者以為賓而作介猶為主而作賔以聘禮及聘義皆言士為紹賓繼於卿大夫之末為末賔故言行作末介也王制說班祿之法下士食九人中士十八人上士三十六人公

詩經

卷之五

綿蠻

三

私雜費有不足故云士之祿薄

朱子辨說此詩未有刺大臣之意蓋方道其心之所欲耳若如序者之言則褊狹之甚無復溫柔敦厚之意

綿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傳興也綿蠻小鳥貌丘阿曲阿也鳥止於阿人止於仁

箋止謂飛行所止托也興者小鳥知止于丘

之曲阿靜安之處而託息焉。喻小臣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屬焉。在國依屬於卿大夫之仁者。至於爲末介。從而行。道路遠矣。我罷勞。則卿大夫之恩宜如何乎。渴則予之飲。飢則予之食。事未至則豫教之。臨事則誨之。車敗則命後車載之。後車。倅車也。

疏 釋丘云。非人爲之丘。李巡曰。謂非人力所爲。自然生爲丘也。釋地云。大陵曰阿。則丘之與阿爲類。物矣。而以丘阿爲曲阿者。以下丘側丘隅類之。則丘阿非二物也。卷阿云。有

詩經

卷二十三

綿蠻

卷者阿。知丘阿是丘之曲中也。此爲大臣無仁心而作。故知鳥止於阿。似人止於仁。以鳥是有畏之物。故知取安靜之處而託息焉。大學注云。鳥知擇岑尉安閒而止處之。與此同也。小臣而得擇大臣依之者。以臣雖君之所置。而貴賤不等。小臣當依屬大臣也。已本親之。與其恤已。但當時國亂禮廢。臣皆不仁。已雖擇之。猶不免困。所以刺上也。言道之云遠。是必聘使諸國。故爲介從也。聘問之介。當是君所命遣。而得自以已意從行者。或使至所自引。或君知其依屬而遣之也。教誨一也。別言之。事有至與未至。故箋因其文之先後而分以充之。云事未至。則豫教之。臨事則誨之。言車敗則載之。以士無倅車故也。後車倅車者。明後爲副也。夏官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左車之政。是朝祀

之副曰貳。兵戎之副曰倅。田獵之副曰佐。此是聘問之事。宜與朝祀同名。當言貳車。言倅者。周禮以相對而異。召其實貳倅皆副也。

集傳 比也。綿蠻。鳥聲。阿。曲阿也。後車。副車也。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爲鳥言以自比也。蓋曰。綿蠻之黃鳥。自言止于丘阿而不能前。蓋道遠而勞甚矣。當是時也。有能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又命後車以載之者乎。

綿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

詩經

卷二十三

綿蠻

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箋 丘隅。丘角也。憚。難也。我罷勞。車又敗。豈敢難徒行乎。畏不能及時疾至也。

集傳 比也。隅。角。憚。畏也。趨。疾行也。

綿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箋 丘側。丘傍也。極。至也。

集傳 比也。側。傍。極。至也。國語云。齊朝駕。則夕

極于魯國。

綿蠻三章章八句

序○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
牲○牢○饗○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
禮○焉○

箋牛羊豕為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饗，腥曰餼。

生曰牢，不肖用者，自養厚而薄於賓客。

疏言古之人賤者尚不以微薄廢禮，則當時貴者行之可知。今在上者尚棄禮不行，卑

詩經

卷二十三

賦

三七

賤者廢之明矣。孝經云：三牲之養，則惟養三畜。公劉曰：執豕于牢，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牲也。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天官內外饗皆掌割亨之事。亨，人掌外內饗之費。亨，煮肉之名。故熟曰饗，信三十三年左傳曰：饗牽竭矣。饗與牽相對，是牲可牽行，則饗是已殺。殺又非熟，故知腥曰饗。哀二十四年左傳云：晉師乃還，餼藏石牛，是以生牛賜之也。論語及聘禮注云：牲牛曰饗，而不與牽饗相對，故為生也。

朱子辨說序說非是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傳幡幡，瓠葉貌。庶人之菜也。

箋亨，熟也。熟瓠葉者，以為飲酒之菹也。此君子謂庶人之有賢行者也。其農功畢，乃為酒

樂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也。酒既成，先與父

兄室人亨瓠葉而飲之，所以急和親親也。飲

食而曰嘗者，以其為之至於賓客。賓客則加

之以羞，易兌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

疏士禮有特牲豚豕，此止言瓠葉與兔首。明

疏非有位之人，故言庶人之菜。以民在田，農將闕於禮，故為酒會朋友以講習之。此酒

詩經

卷二十三

賦

三八

為朋友而饗，先言嘗之，則未與朋友賓客飲也。故知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亨瓠葉而飲之。作酒本為行禮和親，亦是禮事。欲見敬重賓客，故言嘗以美之。以此在獻前，又無殺羞明與下章事，別室人者，即家內之小大皆是也。賓客則加之羞者，明重得兼輕。此父兄直有羞，賓客亦有羞。又有兔為之羞，鄉飲酒及燕禮是為大禮。雖有牲殺，尚有菹醢，明賓雖有羞，亦有羞。故云加之也。

集傳賦也。幡幡，瓠葉貌。此亦燕飲之詩。言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至薄也。然君子有酒，則

亦以是酌而嘗之，蓋述主人之謙詞，言物雖

薄而必與賓客共之也。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傳毛曰炮。加火曰燔。獻。奏也。

箋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有兔白首者。兔之小者也。炮之燔之者。將以爲飲酒之羞也。飲酒之禮。既奏酒於賓。乃薦羞。每酌言言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爲酌名。

詩經

卷五十五

三十九

疏地官封人云。毛炮之豚。注云。燔去其毛而炮之。唯肉炮。內則炮取豚。若將編萑以直之。故去毛炮之。此述庶人之禮。傳直言毛曰炮。當是合毛而炮之。未必能如八珍之食。去毛炮之也。毛無改字之理。斯字當訓爲此王肅孫毓述毛云。唯有一兔頭耳。然案經有炮之燔之。又有炙之。則非唯一兔首而已。蓋詩人之作。以首表兔也。鄭以斯爲兔首之色。故言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當作鮮。以鮮明是絮白之義。故也。宣二年左傳曰。子思子思。服虔云。白頭貌。字雖異。蓋亦以思聲近鮮。故爲白頭也。畜獸小則毛悅。長則色重。故言兔之小者。明其微薄也。羞進也。謂既飲酒而進此兔肉於賓也。今禮鄉飲酒燕禮大射皆先進酒。乃薦脯醢。乃羞庶羞。故知然也。四章皆云酌言言。我也。每酌道我與賓相亢爲禮。以行

獻酢酬之名也。禮不下庶人。不制篇卷耳。其庶人執鴈。庶人見國君走。亦往往見於禮焉。

集傳賦也。有兔斯首。一兔也。猶數魚以尾也。

毛曰炮。加火曰燔。亦薄物也。獻。獻之於賓也。

疊山謝氏曰。輒葉以爲蕓。不必嘉蔬。一兔以爲穀。不必異饈。先王之燕賓客。真德實意而已矣。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傳炙火曰炙。酢。報也。

箋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凡治兔之

詩經

卷五十五

四十

宜。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

疏。炙。舉也。若鮮明而新殺者。合毛炮之。若割截而柔者。則燻貫而炙之。若今炙肉也。乾者謂脯臘。則加之火上燔之。若今燒乾脯也。柔謂殺已多日而未乾也。

集傳賦也。炙火曰炙。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

上以炙之。酢。報也。賓既卒爵而酌主人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醕之。

傳醕。道飲也。

箋主人既卒酢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進賓。

猶今俗之勸酒。

疏欲以醕賓而先自飲以導之此舉醕之初其賓飲訖進酒於賓乃謂之醕也

集傳賦也醕導飲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定宇陳氏曰燕飲之禮在誠不在物此聊舉一二以見其微薄謙詞耳燕飲之詩有盛言其豐者魚麗是也有謙言其薄者此詩是也

序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在外故作是詩也

詩經

卷二十三 漸漸之石

甲十二

傳荆謂楚也舒舒鳩舒鄧舒庸之屬役謂士卒也

釋文漸漸士銜反沈時銜反亦作漸慙翟徒人久病人衍字鄧音了本又作蓼

疏以楚居荊州故或以州言之春秋經賈氏訓詁云秦始皇父諱楚而改爲荊州亦以其居荊州故因諱而改之亦有本自作荊者非爲諱也春秋公羊穀梁皆言州不若國賤楚故以荆言之彼自春秋之例其外書傳或州或國自從時便非褒貶也殷武曰維汝荆楚已并言之是楚之稱荆亦已久矣魯頌亦曰荆舒是懲是隨時之名不定也以傳有舒

舒舒鄧舒庸又有舒龍謂之群舒此直言舒不指一國箋又引舒國不盡故言之屬朱子辨說序得詩意但不知果爲何時耳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朝矣

傳漸漸山石高峻

箋山石漸漸然高峻不可登而上喻戎狄衆彊而無禮義不可得而伐也山川者荆舒之國所處也其道里長遠邦域又勞勞廣濶言

詩經

卷二十三 漸漸之石

甲十二

不可卒服武人謂將率也皇王也將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罷病必不能正荆舒使之朝於王

疏毛以爲此詩戎狄已叛將率征之與其士卒伐而不息言戎狄之地有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高大矣又山之與川其間悠悠然路復長遠我等登此高山涉此遠路維其勞苦矣不但伐戎狄而已又其武人將率以役人東征征伐荆國之困疲於軍役而病不暇脩禮而相朝矣鄭以漸漸爲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高大不可登而上矣以興戎狄衆彊不可得而伐矣其荆舒所在之國山川其道路悠悠然而長遠維其邦域廣濶又

勞勞然矣。雖往征之，難可卒服。武人將率，雖受命東征，役人罷病，必不能正之。使朝於王矣。鄭以勞爲遠，遠言廣濶之意。毛無改字之理。故王肅云：言遠征戎狄，役不息，乃更漸漸之高石，長遠之山川。維其勞苦矣。孫毓云：篇義言役人久病於外，故經曰山川悠遠，維其勞病矣。此皆以上四句並爲征戎狄而言也。下篇言華序曰：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何草不黃。序曰：四夷交侵，用兵不息。此序言戎狄叛之，明其亦伐戎狄，傳又總而注之，則王孫之言，非無理矣。卒章上四句，以豕之與月，天地不同，故分之。則此山川事類，故并之。箋以序唯言戎狄叛之，不言征伐戎狄，則不得歷其國之高山，故以喻其衆彊也。廣濶遠之字，當從遠遠之遠，而作勞字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又口之詠歌。

詩經

卷二十三

漸漸之石

四十一

不專以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之。此字義自得通，故不言當作遠也。毛并注四句，則是以爲一事。箋分爲二者，以下云武人東征，不遑朝矣，必上有難征之事，乃可言不能正之。不得不言荆舒，故知山川悠遠，是荆舒之地。爲下事發端也。并不以四句爲下事之端者，以序云戎狄叛之，經亦當有其事，不得全無所陳。故以上二句充之也。卒章不分之，以序云命將率東征，則荆舒之惡，爲甚。是詩所主言，而下章文勢接連，上言涉波，下言滂沱，俱是事，明其共爲一喻。故皆以爲荆舒焉。朝者諸侯見王之辭，將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罷病，必不能正荆舒使朝于王。王肅云：武人王之武臣，征役者言皆勞病東行，征伐東國，以困病不暇脩禮而相朝。此自王肅之說，正以詩中諸言不遑多爲不暇，故

存其說代毛耳。凡諸侯邦交有相朝之法，此將率當是王之公卿，不得有相朝之禮。且受命出征，務服前敵，無暇相朝。自其常事，不當以此爲怨而列於詠歌。王氏之義，不爲長矣。集傳賦也，漸漸高峻之貌。武人將帥也，遑暇也，言無朝旦之暇也。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此詩也。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皇出矣。

傳卒竟沒盡也。

詩經

卷二十三

漸漸之石

四十四

箋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也。廣濶之處，何時其可盡服，不能正之。令出使聘問於王。

疏毛以爲時遠征戎狄，戎役罷勞，言戎狄之終竟，言當徧歷此石也。又山之與川，其間悠然而路復長遠，我所登歷，何時其可盡徧矣。由行不可徧，故久病勞苦也。不但伐戎狄而已，又其武人將率以役人東征，疲於軍役而辛苦，不暇出而相與爲禮也。鄭以爲漸漸然險峻之山石，維其崔嵬然不可登而上矣。以興戎狄衆彊，不可得而伐矣。其荆舒所在之國山川，其道里悠悠然而長遠，雖往伐之。

其處廣濶何時其可盡服之矣由此故武人東征之不能正之使出聘問於王矣釋詁云卒終也終亦竟之義釋詁又云泯盡也李巡云泯沒之盡泯沒義同故沒為盡也此經卒沒之義畧同而維其曷其文異者維其言已行當竟之曷其憂行不可盡勢相接也箋以上高矣類之則卒亦石之形也故讀為岸釋山云岸者厓屨郭璞曰謂山峯頭峴巖者箋云岸者崔嵬謂山之巔末雖音字小異是取爾雅為說也

集傳賦也卒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沒盡也言所登歷何時而可盡也不遑出謂但知深入不暇謀出也

詩經

卷二十三 漸漸之石 四十五

有豕白蹄豕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傳豕豬也蹄蹄也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畢躅也月離陰星則雨

箋豕衆也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四蹄皆白曰駭則白蹄其尤躁疾者今離其繯牧之處與衆豕涉入水之波連矣喻荆舒之人勇悍捷敏其君猶白蹄之豕也乃率民去禮

義之安而居亂亡之危賤之故比方於豕將有大雨微氣先見於天以言荆舒之叛萌漸亦由王出也豕既涉波今又雨使之滂沱疾王甚也不能正之令其守職不干王命

釋文蹄音的都歷反將久雨一本作天將雨能奴代反本又作耐駭尸楷反爾雅說文皆作豕古哀反離力智反爾雅豕所寢曰繯方言作繯從木音同連音連一本作瀾躅直角反又音畫本又作躅

詩經

卷二十三 漸漸之石 四十六

疏毛以為此時征伐戎狄役人勞苦而有豕豬之白蹄進而涉入水之波連矣是在地為將雨之徵也又值月更離于畢之陰星在天為將雨之候以此徵候果致大雨使其水滂沱而盛矣不但久勞又逢大雨為甚苦之辭也又王之武人將率以役人東征伐荆舒之國皆以勞病不暇更有他事矣故不得相朝為禮也鄭以為荆舒之人似衆豕其君猶白蹄者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制以荆舒之人性好亂又勇悍難禁制服言有豕之白蹄者領其衆豕離其繯牧之處涉入於水波連矣以典荆舒之君率其衆民去其禮義之安居於亂亡之危矣豕性本自能水月復離歷於畢星天又雨之使滂沱矣君豕既得此水彌唐突而難制以喻荆舒本自好亂王又為不善之政以加度之矣荆舒既被此政彌強梁而難服武人雖則東征不能正之使不為他矣干犯王命是為他事言不能正之

戎與夷也。大夫將師。出見戎夷之侵周而閔之。今當其難。自傷近危亡。

釋文 音韻草名。

疏 言西戎東夷交侵中國。不言南蠻北狄者。下篇序曰。四夷交侵中國。則蠻狄亦侵。序於上下相互以明耳。言戎夷交侵。即序首章。上二句之事。因之以明耳。言戎夷交侵。即序首章。即周室之將亡。卒章上二句是也。傷已逢之。即首章下二句是也。周禮制諸侯從王之法。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今俱出師旅。周禮言其極耳。行則隨時多少。不必盡然。且於時諸侯衰弱。或不能備軍。故纔出師旅。地序云。傷已逢之。經云。知我如此。不如無

詩經

卷二十三

若之華

四九

生。若非身自當之。不應如此深恨。且上下皆言下國。明此亦下國大夫。自將其國之師。故二章箋云。諸侯微弱。而王之臣當出見也。是於時王臣未出。不得逢之也。

若之華 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傳 興也。若。陵若也。將落則黃。

箋 陵若之華。紫赤而繁。興者。陵若之幹。喻如京師也。其華。猶諸夏也。故或謂諸夏為諸華。

華衰則黃。猶諸夏之師旅。罷病將敗。則京師

孤弱。傷者。謂國日見侵削。

疏 陵若之英。華本紫赤而繁多。至今亦芸然。其色黃而衰矣。以興周室之諸夏。本兵強

詩經

卷二十三

若之華

五十

國盛。今其師病而散矣。陵華衰則將落。落則若幹特立矣。諸侯師病則將敗。敗則京師孤弱矣。故我心為之憂愁矣。維其傷病矣。傷其見侵削也。釋草云。若。陵若。黃華。華。白華。若。舍人曰。若。陵若也。黃華。名。華。白華。名。華。若。色之名也。其氏曰。本草云。陵若。一名。陵若。陸機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華可染皂。煮以沐髮。即黑。如釋草之文。則若華本自有黃。有白。傳言將落。則黃。是初不黃矣。箋云。陵若之華。紫赤而繁。陸機疏亦言其華紫色。蓋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為黃。以象衰者華言之。則芸為極黃之貌。故將落乃然。襄四年左傳。魏絳諫晉侯曰。諸華必叛。昭三十年

集傳 比也。若。陵若也。本草云。即今之紫葳。蔓

生。附於喬木之上。其華黃赤。色亦名凌霄。

詩人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若附物而生。雖

榮不久。故以為比。而自言其心之憂傷也。

本草注曰。紫葳一名。陵若。蔓生。依大木。歲久

延引至巔。有花。其花夏乃盛。

安成劉氏曰。芸。者黃之盛也。

若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傳華落葉青青然。

箋京師以諸夏為障蔽。今陵若之華衰而葉見。青青然。喻諸侯微弱。而王之臣當出見也。我我王也。知王之為政如此。則已之生。不如不生也。自傷逢今世之難。憂悶之甚。

詩

卷二十三

華

疏我王政之如此。不能撫和戎夷。使諸夏衰敗。不如已之本無生也。上言將落。則此已落矣。又言其華明。唯華在耳。故言華落。葉落青然。則毛意以華喻所出之師。上章以華喻師病。此落喻已敗。諸侯既敗。則正臣當出。為事之漸也。宜王之伐蠻狄。皆出王室之兵。此先諸夏後京師者。王者疆盛則命將征。諸侯從之。衰弱則諸侯先自禦寇。王師大急乃出。且此時戎狄從外而侵。將內及王室。詩人先云諸侯之敗。見其危之漸耳。箋易傳者以經仍云若之華。則華猶未落。且華喻諸夏。時諸夏求為皆亡。不可以落喻。故為衰耳。以我為我王者。以逢時多難。非已所為。詩人不當自責。故知我為王之政也。

集傳比也。青青盛貌。然亦何能久哉。

詳羊墳首三星在留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傳詳羊。牝羊也。墳大也。留曲梁也。寡婦之笱。

也。詳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留。言不可久也。治日少而亂日多。

箋無是道者。喻周已衰。求其復興。不可得也。不可以者。喻周將亡。如心星之光耀。見於魚留之中。其去須臾也。今者士卒人人於晏早。皆可以食。時飢饉。軍興乏少。無可以飽之者。

釋文

音柳本

詩

卷二十三

華

疏毛以為人於亂世乏食而飢。人於治世豐食而飽。今亂日多。故人可相得食。而治日少。故少可以飽。鄭言時師旅既起。因之以飢饉。故言此士卒之人。於宴早可以與之食。但時乏少。無可以飽之。是所以可傷也。釋畜云。羊牝身小。羊而首大者。必無是道理也。星隨天運。晝夜一週。魚笱之間。雙見心星之光耀。須臾即過。故言不可久也。鄭以幽王時恒多禍亂。曾無治時。何得云治日少乎。所以易傳。

集傳賦也。詳羊。牝羊也。墳大也。羊瘠則首大。

也。留笱也。留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言飢饉之餘。百物彫耗如此。苟且得。

食足矣。豈可望其飽哉。

莆田鄭氏曰：牝羊本首小，今也羸羸，反首大而身小。

荅之華三章章四句

集傳陳氏曰：此詩其詞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矣。詩人傷之而已。

序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皆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詩經

卷二十三

五十三

疏上言下國後云：君子則作者，下國君子也。君子無尊卑之限，國君以下有德者皆是也。

三山李氏曰：文王之民，無不得其所矣。而猶視之如傷，此周之所以興也。幽王之民，愁苦甚矣，而曾不之恤，視如禽獸，此周之所以亡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傳言萬民無不從役。

箋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言草皆黃也。于是之間，將

率何日不行乎？言常行勞苦之甚。

疏非直將率為勞，萬民又甚苦焉。言用兵不息，是用之過久。何草不黃，是見黃而怨。

若草大始去，或欲黃乃行，不應見草之黃而怨。若此，明草有生死之期，行者觀物而思。故云：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謂正月二月之中也。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草皆黃矣，是九月十月之中也。氣則時經寒熱，物則羣變，死生日月長矣。征行不息，是其所以怨也。故云：於是之間，將率何日不行乎？是其勞苦之甚也。知此句謂將率者，以言何日不行，明行者有人下云：何人不將，為人所將，則是士卒也。下句既為士卒，知此為將率也。

集傳興也。草衰則黃，將亦行也。周室將亡，

詩經

卷二十三

五十四

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詩。言何草而不黃，何日而不行，何人而不將，以經營於四方也哉。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箋玄，赤黑色。始春之時，草牙蘖者將生，必玄。

於此時也。兵猶復行，無妻曰矜。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征夫，從役者也。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也。今則草玄至於

黃黃至于玄此豈非民乎。

疏鄭於冬官鍾氏注差約之云玄色在氣細

赤黑色春秋元命苞稽羅嘉皆云夏以十三月為正物生色黑故知始春之時草木芽者將生必玄也詩曰何草不玄與此始春之言不同者爾雅所言月名皆不以草色李巡曰九月萬物草畫陰氣侵寒其色皆黑是陰而氣寒之黑不由草玄色孫炎之言謬矣無妻曰矜書傳及王制文彼言老宜為六十之外禮六十不與服戎自六十以下不必皆老由行役過時久不得歸與無妻者同故謂之矜也舜年三十以無室家之端書亦謂之有矜在下矜與矜古今字

詩

卷二十三 何草不黃

李

集傳興也玄赤黑色也既黃而玄也無妻曰

矜言從役過時而不得歸失其室家之樂也

哀我征夫豈獨為非民哉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傳兕虎野獸也曠空也

箋兕虎比戰士也

疏言我此役人若是野獸可常在外今非是

中與兕虎禽獸無異乎時既視民如禽獸故我此征行之夫朝夕常行而不得閑暇序

以視民如禽獸則直取在野以比之而下章以狐比有棧之車則比中各自取象故云兕虎比戰士取其猛也

集傳賦也率循曠空也言征夫非兕非虎

何為使之循曠野而朝夕不得閑暇也

有芄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傳芄小獸貌棧車役車也

箋狐草行草止故以比棧車輦者

釋文芄薄紅反沈又扶東反棧士板反輦者一本作輦車

詩

卷二十三 何草不黃

李

疏有芃芃然而小者當狐也此狐本是草中

輦以行此人本非禽獸何為行彼周道之上常在外野與狐在幽草同乎故傷之也一以芃是狐之狀非大獸故言芃小獸貌也此言用兵不息明此車士卒供役之車故云棧車役車周官鄉師云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注云輦人輦行所以載任器止以為蕃營是行止常依於道似狐之依茂草也以循草比人故知此輦者也鄉師注引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輦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種一鋤周輦如二板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是軍行必有輦皆人輦以行也春官巾車王后五路有輦雖載任輦此不同亦人輦以行故謂之輦也若然中

之言服車五乘有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云服車者服事者之車棧車不黃輓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以此言之則彼自有棧車何知此非彼者以彼棧車上之所乘以服事非此軍旅役所當有以此知非中車之棧車也若然傳云棧車役車則與彼庶人役車同又知非彼役車者以役車庶人之所乘但庶人賤以供役爲名耳非輦者也即唐蟋蟀言役車其休是矣彼不以人輓故知不與此同此謂從軍供役之輦車耳有棧是車狀非士所乘之棧名也

集傳輿也芄尾長貌棧車役車也周道大道也言不得休息也

詩經

卷二十三

何草不黃

五十七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荅之華言國家之衰微時物之彫耗人民不聊其生大運窮矣何草不黃言士民役使之繁數征行之勞苦上之人視之與禽獸無異人事極矣周室至是無可爲矣此黍離之所以降爲國風也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二十三終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二十四

明後學張溥纂

大雅三

集傳說見小雅

朱子曰大雅非聖賢不能爲平易明白正大光明

勿軒熊氏曰按小雅集傳云止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文王大明綿三篇國語皆以爲兩君相見之樂朱子謂特舉其一端而言其實天子諸侯會朝之樂也今誦其詩則於其詠歌洋溢之中而凜然有嚴重齊莊之意猶使入有所興起况親聞

詩經

卷二十四

大雅

其樂者乎皇矣追述太王王季之德業與大明綿詩同意生民又推本后稷所以積行累功之由朱子疑爲郊祀之後受釐頌酢之詩早麓詩中有享祀神勞等語或亦受釐之樂思齊追述太任太姒太姜之德言文王御家在宮之事爲詳疑此入而燕處之樂靈臺豈亦出而遊觀之樂乎若棧機言文王之德下武有聲皆兼言武王之事其樂或用之宗廟或用之朝廷今皆不可知若行葦以下四篇爲受釐之辭公劉以下三篇爲陳戒之辭則又明白曉然者矣惜其被之聲歌者其音節已不復存然善觀詩者但玩其辭氣亦足以識先王之雅道矣

文王之什三之一

上

文王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四

毛詩大雅

釋文

陸曰自此以下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之時而推序天命上祖考之美皆國之大事故為正大雅焉文王至靈臺八篇是有聲二篇是武王之大雅

序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箋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

疏經五章以上皆是受命作周之事也六章以下為因戒成王言以殷亡為鑒用文王

詩經

卷二十四

文王

二

為法言文王能伐殷其法可則於後亦是受命之事故序言受命作周以總之無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注云身謂中年受命受殷王嗣立之命彼謂文王為諸侯受天子命也此述文王為天子故為受天命也按春秋說題辭云河以通乾出天苞雒以流坤吐地符又易坤靈圖云法地之瑞黃龍中流見於雒注云法地之瑞者洛書也河洛所出當天地之位故託之天地以示法耳其實皆是天命故六藝論云河圖洛書皆天神言語所以教告王者也文王受命毛無明說騶陽之傳謂管蔡為二子則毛意周公無除喪攝政避居東都罪其屬黨之事其受命之年必不得與鄭同也尚書武成篇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國云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

詩經

卷二十四

文王

三

故大業未就劉歆作三統曆考上世帝王以為文王受命九年而崩班固作漢書律曆志載其說於是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悉同之則毛意或當然矣帝王世紀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於是更為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乃引周書稱文王受命九年惟暮之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故諸儒皆以為九年而崩其伏生司馬遷以為七年而崩故尚書周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邾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記周本紀云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虞芮既讓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此是受命一年之事又曰明年伐大夷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邾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明年西伯崩此雖與書傳不次要亦七年崩也鄭不見古文尚書又周書遺失之文難可據信依書傳史記為說故洛誥注云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皆七年是鄭以文王受命為七年之事中候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受尚書運期援引河圖曰倉帝之治八百二十歲立戊午部注云周文王以戊午部二十九年受命易類謀云文王比隆興始霸伐崇作靈臺受赤雀丹書稱王制命示王意注云入戊午部二十九年時赤雀銜丹書而命之易乾鑿度云入戊午部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受籙應河圖既言受命之年即言所為之事下乃繼以受籙應河圖易類謀亦先言伐崇然後言受赤雀丹書亦以伐崇作靈臺是文王大事由受命而然故在赤雀之上先言之也且乾鑿度云亡殷者

詩經

卷二十四 文王

四

紂黑期火戊倉精授汝位正昌注云火戊戊午部也午爲火必言火戊者木精將王火爲之相戊土也又爲火子又火使其子爲已塞水是明倉精絕殷之象也受命之月已巳是季秋至明年乃改元故書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注云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部三十年故改至十年而四十也爲入戊午部三十年故改至十年而四十也又以曆校之入戊午部二十九年歲在戊午其年殷九月二十五日得甲子明年乃改元則元年歲在巳未至十三年在辛未其年正月六日得甲子譜云以曆校之文王受命十三年辛未之歲殷正月六日殺紂是得赤雀之命後年改元之驗也又中候雒師謀云唯王既誅崇侯虎文王在豐豐人一朝扶老至者八十萬戶是受命六年而伐崇居豐也即

詩經

卷二十四 文王

五

所說受赤雀之命必是歲在戊午部二十九甲寅又曰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注云受洛書之命爲天子以曆法其年則入戊午部二十四年矣歲在癸丑其實當云二百八十五歲以其篇已有入戊午部二十九年受錄之言故略其殘數整言二百八十而不言五也知必加五年當戊午部二十九年者依三統曆七十六歲爲一節二十節爲一紀積一千五百二十歲凡紀首者皆歲甲寅日甲子即以甲子之日爲初節名甲子部一也滿七十六歲其後年初日次癸卯即以癸卯爲節首二也從此以後壬午爲節三也辛酉爲節四也庚子爲節五也巳卯爲節六也戊午爲節七也丁酉爲節八也丙子爲節九也乙卯爲節十也甲午爲節十一也癸酉爲節十二也壬子爲節十三也辛卯爲節十四也庚午爲節十五也巳酉爲節十六也戊子爲節十七也丁卯爲節十八也丙午爲節十九也乙酉爲節二十也一紀之數終而復始紀還然今乾鑿度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以一紀之法一千五百二十歲除之得一千八百一十五紀餘有四百八十歲即是入後紀之年其初年還歲甲寅日甲子以甲子癸卯壬午辛酉庚子巳卯等六節除之餘有二十四年即是入戊午部二十四年更加五年爲二十九歲受赤雀之命若惟太歲即以六十除之得日之所在又案三統之術魯隱公元年歲在巳未其年前惠公之末年歲在戊午計文王受命是戊午之年下至惠公末年又

詩經

卷二十四

文王

六

復戊午當三百六十年矣而雒師謀注云數
文王受命至魯公末年三百六十五歲又餘
五年者本唯云三百六十耳學者多聞周天
三百六十五度因誤而加徧校諸本則無五
字也或以爲入戊午歲二十四年受洛書二
十九年受丹書知不然者以識緯所言赤鳥
之外未有聞焉明其無也所論圖書莫過中
候而我應及雒師謀只言赤雀丹書不言更
有所命易通卦驗曰有人侯牙倉姬演步有
鳥將顧其意言文王得赤鳥而演易也易類
謀曰受赤雀丹書春秋元命苞曰鳳皇銜丹
書於文王之都鄭言洛書卽丹書是也且鄭
云受洛書之命爲天子若前命已爲天子後
命更何所作既天已使爲天子猶尚不肯改
元便是傲慢神明違拒天命聖人有作決不
然也又鄭於六藝論云太平嘉瑞圖書之出

詩經

卷二十四

文王

七

世子稱武王謂文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
其終撫諸文王生稱王也其稱王也必在受
命之後元命苞云西伯既得丹書於是稱王
改正朔誅崇侯虎稱王之文在誅崇之上易
類謀云稱王制命示王意乾鑿度云改正朔
布王號於天下二文皆承伐崇作靈臺之下
伐崇在六年則亦六年始稱王也書傳稱二
年伐刊三年伐密須四年伐大夷書序云殷
始咎周注云咎惡也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
後三年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拘於羑里又曰
周人乘黎注云乘勝也紂得散宜生等所獻
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明年伐崇崇殷
傳云西伯得四友獻寶免於虎口而克耆大
傳曰得三子獻寶紂釋文王而出伐黎其言
既同則黎耆一也出車說文王之勞還師云
春日遲遲是四年遣役五年始反乃勞之當
勞訖被囚其年得釋卽以歲暮伐耆故稱五
年伐耆也若五年以前既已稱王改正則反
形已露紂當與之爲敵非直咎惡而已若已
稱王顯然背叛雖紂之愚非實能釋也又書
序周人乘黎之下云祖伊恐奔告於受作西
伯戡黎若已稱王則愚者亦知其叛不待祖
伊之明始識之也且其篇乃云西伯明時未
爲王是六年稱王爲得其實故乾鑿度布王
號之下注云受命後五年乃爲改此是鄭意
以爲六年始王也但文王自於國內建元久
矣無故更復改元是有稱王之意雖則未布
行之亦是稱王之迹故周本紀云詩人道西
伯益受命之年稱王皇甫謐亦云受命元年
始稱王矣正以收稱元年故疑其年稱王但
考其行事必不得元年稱王耳然則六年稱
王七年則崩是稱王甚晚禮記大傳注云文

王稱王早矣者以殷紂尚存故也我應云我稱非早一人固下注云我稱王非爲早欲以一人之心固臣下也然則代崇之時未稱王矣皇矣說伐崇之事而云是類是禡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未稱王而得祭天者於時天期已至崇又大敵雖未稱王已行王事也文王雖稱王改正統得行其統內六州而已禮記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故改正朔易服色謂克紂之後又復頒布使天下徧知之猶未制禮未是大定故召諸云惟二月三月注云當爲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然則從是以後始大定矣文王之得太公無經典正文言其得之年月雖師謀注云文王既得崇侯乃得呂尚於磻溪之崖是伐崇之年得呂尚也書傳云散宜生南宮括闕天三子相與學訟於太公四子遂見西伯於美里是文王被囚之年得太公也史記齊世家云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則是斷虞芮之前得太公也皇甫謐以爲未受命時已得太公群言不同莫能齊一案左傳稱呂伋爲王舅則武王之后太公女也文王受命六年武王已八十二矣不應此時方取王室且文王於今年得之明年即崩以人清準之未應便爲武王取其女也又書傳之美太公言其翼佐文武身有殊勳世祚太公以表東海以其有大功故也若伐崇之後方始得之則文王於時基宇已就太公無所宜其力亦何功業之有乎若武王承父舊基太公因人成事牧野一戰賢聖多矣仗鉞之勞不足稱述而使經傳之文褒揚若此六年

始得深可惑矣齊世家云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魚釣于周西伯出獵得之或曰太公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等知而招尚曰吾聞西伯善養老蓋往歸焉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爲文武師司馬遷馳聘古今良亦勤矣尚不能知其事周所由安能知得之年月今雖考校未能正之尚書帝命諡曰自三皇以下天命未去饗善使一姓不再命然則文王已受赤雀武王又得白魚者一姓不再命謂子孫既衰之後天不復重命使興耳非謂創業之君復命武王使之統一故再受命焉朱子辨說受命受天命也作周造周室也文王之德上當天心下爲天下所歸往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則已受命而作周矣武王繼之遂有天下亦卒文王之功而已然漢儒惑於謙緯始有赤雀丹書之說又謂文王因此遂稱王而改元殊不知天之所以爲天者理而已矣理之所在衆人之心而已矣衆人之心是非向背若出於一而無一毫私意雜於其間則是理之自然而天之所以爲天者不外是矣今天下之心既以文王爲歸矣則天命將安往哉書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所謂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皆謂此爾豈必赤雀丹書而稱王改元哉稱王改元之說歐陽公蘇氏游氏辨之已詳由此而論則此序本亦得詩之大旨而於其曲折之意有所未盡已論於本篇矣華谷嚴氏曰受命作周者推本之詞也造周之王業猶康誥言肇造區夏也天命歸於

文王文王退然不敢當故泰誓牧誓猶皆不言受命至大詰武成乃曰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蓋武王既得天下之後推本言之中庸曰武王末受命武王末年方受命文王何嘗受命乎史遷因詩書有文王受命之語因謂文王受命稱王而斷虞芮之說漢儒又雜以盧陵歐陽氏曰孔子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殷乎夷齊義士也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使西伯稱王是僭叛之國二子不以爲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爲非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于人情耶泰誓稱十有二年說者因爲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三年并數之耳故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爲元年古者人君卽位稱元年西伯卽位

久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卽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于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皆妄也游氏曰君臣之分猶天尊地卑紂未可去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服事殷之道固如是耶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者後世以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之始故也觀武王於泰誓三篇稱文王爲文考至武成而崇望然後稱文考爲文王則可知矣

新安胡氏曰文王以大聖之德宜王不王說詩者乃因小序有受命之詞又見大明云有命既集有命自天文王有聲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於是直謂文王受命改元稱王則不瞻其誣也殊不知二詩所言天命文王文王

受命特不過作配作邑伐崇之事初未嘗出乎侯伯職分之外也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傳在上在民上也於歎辭昭見也乃新在文王也有周周也不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是也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

箋文王初爲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天命之以爲王使君天下也崩謚曰文大

王聿來胥宇而國于周王迹起矣而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周之德不光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在察也文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爲從而行之

釋文 謚音示慎也悉也生存之行終始悉錄之以爲謚也

疏 言文王初爲西伯在於民上也於呼可歎美哉其時已施行美道有功於民其德昭明著見於天言治民光大天所加美以此故爲天所命周自大王已來居此地周雖是舊國其得天命維爲新國矣天既命文王我有周之德豈不光明乎由有美德能受天命則

詩經

卷二十四

文王

十二

有周之德爲光明矣。天之命我文王，豈爲不是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與。當時天下莫若文王，則天之所命爲是矣。又美文王云：文王升則以道接事于天下，則以德接治于人。常觀察天帝之意，隨其左右之宜，順其所爲，從而行之。書傳引於穆清廟，乃云：於者嘆之，是於爲嘆辭也。尚書注云：於者，鳴聲則於，鳴古今字耳。曲禮下曰：君天下曰天子，檀弓上曰：死謚周道也。國語言周之興也，驚鶩鳴於岐山，雖維周興之兆，而未有書文授之王位。至文王而受天命，以諸侯國名發而爲天子國名，是其改新之也。孫氏曰：天監有周，時邁曰明，昭有周皆同也。猶左傳謂濟爲有濟也。王肅云天命之是也，言時天下莫若文王。人君在人之上，在天之下，其升降惟天人耳，故知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天則恭發。

詩經

卷二十四

文王

十三

則自今始也。夫文王在上而昭于天，則其德顯矣。周雖舊邦，而命則新，則其命時矣。故又曰：有周豈不顯乎？帝命豈不時乎？蓋以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而有天下也。春秋傳：天王追命諸侯之詞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語意與此正相似。或疑恪亦降字之誤，理或然也。

安成劉氏曰：周家受命，始於文王，固由文王之德所致。一章二章三章，則專言受命之事也。周家代商，始於武王，亦由文王之德所致。四章以下，則兼言代商之事也。

鄒陽董氏曰：朱漢上云：人之死，各返其根，體魄陰也，故降而在下；魂氣陽也，故升而在上。況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其沒也，精神在天，與天爲一，如王在上，尊瞻之辭也。於昭于天，嘆其德之昭明，上徹于天，與天同德也。眉山蘇氏曰：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與天如一，故詩於天人之際，多以陟降言之。

朱子曰：言文王德合乎天，與天同運而無違也。

慶源輔氏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正與中庸所謂洋洋乎如在其上。

如在其左右之意同
蓋非貌說實理然也

聖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

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傳聖聖勉也哉載侯維也本本宗也支支子
也不世顯德乎仕者世祿也

箋令善哉始侯君也勉勉乎不倦文王之勤

用明德也其善聲聞日見稱歌無已時也乃

繇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國故天下

詩經 卷二十四 文王 十四

君之其子孫適為天子庶為諸侯皆百世凡

周之士謂其臣有光明之德者亦得世世在

位重其功也

釋文 哉左傳作載
本又作載同

疏 毛以為聖聖乎勉力勤用明德不倦之文
王以勤行之故有善聲譽為人所聞日見

稱歌不復已止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子孫

於是又載行周道致有天下以此德澤流於

後世維文王孫之與子皆受而行之不問本
宗支子皆得百澤相繼不但德及子孫凡於

周為臣之士豈不有顯德乎言其皆有顯德
而亦得繼世食祿言文王德人及朝臣所以

常見稱識不復已止也鄭言文王能敷陳

恩惠之施令德著于天遂受天命而造始周

國由此故為天下之人君其文王孫之與子

其本適為天子支庶為諸侯皆得百世餘同

哉與載古字通用中庸言裁者培之注引

上天之載是侯得為維也釋詁文維侯也郭璞曰

王肅云文王能布陳大利以錫予人故能載

行周道致有天下維文王孫子受而行之美

其本支子孫言文王之功德其太宗與支子

相承百世之道以文王受命創為天子宜

為造始周國君其子孫故易傳也受天之命

本由明德其用明德即陳錫是也以能敷陳

恩惠之施故得受命造周令長世稱諡是用

明德而致令聞不已也昭十年左傳曰陳錫

哉周能施也夫故知去恩惠之賜以施予也

宣十五年左傳亦引此詩乃云文王所以造

周不是過也是造始周國也士者男子成

名之大號下至諸侯及王朝公卿大夫總稱

亦可以兼士也傳言世祿箋言在位者以本

支百世謂繼世在位知此亦世世在位也文

王之時則其功未定不得定之長在卿大夫

之位若武王以後則大封羣臣或為列士諸

侯或為王朝卿佐維為王朝之臣其大功亦

得世之故直言世世在位而不辨其內外也

郊特牲及士冠禮云繼世以立諸侯象賢則

封為國君固當世矣其卿大夫有大功乃得

世也王制言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注云選

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又曰

大夫不世爵注云謂縣內及列國諸侯為天

子大夫者不世爵而世祿詳賢也又曰諸侯

之大夫不世爵祿也公羊傳曰世卿非禮則

詩經 卷二十四 文王 十五

卿大夫正法不得世也。異義卿得世。又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塞賢路。事政犯君。故經譏尹氏齊崔氏也。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為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謹案易爻位三為三公。二為卿大夫。曰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尚書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勳。予不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制世祿也。此許氏亦以卿大夫世祿為常。雖以世祿為常。而有大功德。亦得世位。故裳裳者華。刺幽王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鄭箴膏肓云。公卿之世。立大功德。先王之命。有所不絕者。是大功時命。則得世位也。白

詩經

卷二十四

文王

十六

虎通曰。諸侯繼世者。南面之君。體陽而行陽道。不絕。大夫夫人臣北面。體陰而行陰道。有絕故也。此託之陰陽之義。其實諸侯以大功而封故也。卿大夫本以佐君。欲令非賢不可。所以不世也。其得世者。又達常法。以大功而許之耳。
集傳賦也。臺臺強勉之貌。令聞善譽也。陳猶敷也。哉語辭。侯維也。本宗子也。支庶子也。文王非有所勉也。純亦不已。而人見其若有所勉耳。其德不已。故今既沒而其令聞猶不已也。令聞不已。是以上帝敷錫于周。維文王

孫子。則使之本宗百世為天子。支庶百世為諸侯。而又及其臣子。使凡周之士。亦世世修德。與周匹休焉。

黃氏曰。文王德澤廣及其臣士。非惟周召尚父泰顛散宜生之徒。與周相為無窮。而其餘者。亦皆世守爵祿。世竭忠誠。以輔周家之子孫。豐城朱氏曰。上章言文王之德之神。此章以下專言德者。周公告戒成王。固欲其法先王之顯德。保上天之顯命。非但欲其求之窮冥恍惚而已也。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

詩經

卷二十四

文王

十七

克生。維周之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傳翼翼恭敬。思辭也。皇天禎幹也。濟濟多威儀也。

箋猶謀思願也。周之臣既世世光明。其為君之謀事。忠敬翼翼然。又願天多生賢人於此邦。此邦能生之。則是我周家幹事之臣。

疏毛以為因上不顯亦世文反而詳之。言此世祿之臣。豈不光明其德乎。其為君之謀事。則能翼翼然忠誠而恭敬也。天以周德至盛。故命多眾之士。生之于我周王之國。我周

詩經

卷二十四 文王

十八

王之國能生此賢人收而用之則維是我周家幹事之臣此濟濟然多威儀之衆士文王以安寧賴此臣之力思語辭不爲義鄭以思爲願言此世顯之臣非直謀事恭敬又推誠恕物所及弘廣乃思願皇天令多士生此王國得與我周家爲幹事之臣此世顯之人謀則忠敬心則誠信故歎美之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濟濟多士還謂世顯之人與思皇多士不同也王肅云言天思周德至德故爲生衆士於此周國王國能生此衆美之士維周以之爲楨幹也思之爲辭止在句末今句首言之不宜爲辭故易傳以思爲願也此思皇多士乃是世顯之人思天生之尚未知思得以否假令得之猶是後世之事文王未得賴之以寧以此知濟濟多士還是世顯之人也釋訓云濟濟容止也孫炎曰濟濟多

士之容止也然則濟濟總爲在朝之儀曲禮下云大夫濟濟謂行容之貌與此別少儀云朝廷之儀濟濟翔翔與此同矣

集傳賦也猶謀翼翼勉敬也思語辭皇美楨

榦也濟濟多貌此承上章而言其傳世豈

不顯乎其謀猷皆能勉敬如此也美哉此

衆多之賢士而生於此文王之國也文王之

國能生此衆多之士則足以爲國之榦而文

王亦賴以爲安矣蓋言文王得人之盛而宜

其傳世之顯也

慶源輔氏曰自文王之時言之則文王之身固以多士寧矣自成王之時言之則文王之

神亦以多士寧也長樂劉氏曰多士本由文王教化陶範而後

生也而文王之國又待多士以爲焉猶人勤於菑田反以自養樂於植材反以自庇

豐城朱氏曰以多士而生王國謂非天命之保佑不可以王國而克生此多士謂非聖化

之造就不可由天命之保佑而多士以生由聖化之造就而王國克生則信乎足以爲周

之楨幹矣猶非榦無以立國非人無以立此濟濟然之多士乃文王之所賴以安也

詩經

卷二十四 文王

十九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

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傳穆穆美也緝熙光明也假固也麗數也盛

德不可爲衆也

箋穆穆乎文王有天子之容於美乎又能敬

其光明之德堅固哉天爲此命之使臣有殷

之子孫于於也商之子孫其數不徒億多言

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爲君於周之九

服之中言衆之不如德也

疏毛以為穆穆然而美者文王也既有天子之容矣於呼美哉又能於有光明之德者而敬之其敬光明之德者而甚堅固哉言尊賢愛士心能堅固故天命之使臣有商之孫子而代殷也商之孫子其數至多不徒止於一億而已以紂為惡之故至於上帝既命文王之後維歸於周而臣服之明文王德盛之至也鄭唯以侯為君為異敬之云學有緝熙于光明故傳連明言之假雖有別訓以言敬事有德而為天所命宜為堅固故為固也直言光明之德不言止則止為辭也大學引此詩注云敬其所以自處止緝熙亦引此注云敬其容止者彼各有所證故與此不同也此言緝熙敬止明有緝熙之德者敬之故言敬其光明之德假哉文雖下屬而理結於上故云堅固哉以億是數名故知麗為數也王肅云商之孫子有過億之數天既命文王則維服于周盛德不可為衆毛於上章訓侯為維則其意如肅言也文王所得六州而已殷之同姓未必有歸之者況其子孫乎而云不億者此作在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周本而美之耳非實事也言天既命文王之後乃為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其貴者耳其數既多亦有不為君者也九服者大司馬大行人千里之畿外每云又其外五百里即侯甸男采衛要夷鎮蕃是也此亦據在後言之天命文王之時服名未定也其服名自若而有故禹貢有甸侯綏要荒五服臯陶謨所謂綏成五服是也但不知夏殷服名耳

集傳賦也穆穆深遠之意緝續熙明亦不已

之意止語辭假大麗數也不億不止於億也侯維也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是以天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蓋商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然以上帝之命集於文王而今皆維服于周矣慶源輔氏曰先生謂四章始言文王之所以聖與夫於昭于天不已其今聞者止在於敬之緝續熙明不已而已可謂深得周公之心及文王之德也程先生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觀文王之詩則可見矣華谷嚴氏曰此章述文王以敬德為受命代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皐王之盡臣無念爾祖

傳則見天命之無常也殷士殷侯也膚美敏疾也裸灌鬯也周人尚臭將行京大也黼白與黑也皐殷剋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蓋進也無念念也箋無常者善則就之惡則去之殷之臣壯美

而敏來助周祭其助祭自服殷之服明文王以德不以彊今王之進用臣當念女祖爲之法王斤成王。

釋文裸古亂反啤况甫反字林作緹又火

疏毛以爲商之子孫既衆多今維乃服臣于皆有其美壯之德見時之疾於周祭宗廟則助其灌鬯之禮而行之於京師言其知命服周之無貳心也文王若以彊服之則當改其衣冠令之從已今乃服殷冠明其自來歸從文王以德服之不以彊也既陳文王之盛德因舉以戒成王言當念汝祖文王之法修德服

詩經

卷二十四

文王

三十一

衆爲天下所歸是進用臣之道鄭唯上一句言爲君列在九服于周家是天命無常餘同天之所爲不可得見以紂之惡文王之善致使商之孫子臣服于周如此觀之則見天命之無常也大學引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箋亦引彼文也此殷士即前商之孫子服周者故知殷侯也膚美小雅廣訓文王肅云殷士有美德言其見時之疾如早來服周也裸者以鬯酒灌尸也郊特牲文云周人尚臭者一代之禮文王之時未必已然亦可據後而言也以裸是祭禮當須行之故言將行也天官小宰云凡祭祀贊裸將之事注以將爲送則此言裸將亦宜爲送但裸是送爵亦是行之其言雖異義亦同也桓九年公羊傳曰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

詩經

卷二十四

文王

三十一

必以衆大之辭言之冬官續人云白與黑謂之黼周冕無績繡之飾則殷卑亦不以黼爲飾黼自衣服之所有也禮器云冕諸侯九旒注云以夏殷制則殷之諸侯祭服亦九章而下不止於黼而已舉一章而表之耳郊特牲及士冠禮皆云周弁殷卑夏收故知卑殷冠也彼弁周弁此云冕者以周自大夫以上祭服皆用冕服故傳以冕言之實冕而謂之弁者周禮弁師注云弁古冠之大號官名弁師職掌玉冕故知弁是大名也王肅亦云殷士自殷以其美德來歸周助祭行灌鬯之禮然宗廟之祭以裸爲主於禮王正裸而后亞裸則裸將王人之事矣而云助行灌者天官小宰凡祭祀贊裸將之事注云又從太宰助王裸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言太宰贊王小宰贊太宰是裸將之事有臣助之矣此周人

尚具舉裸將以表祭事見殷士助祭耳不必專助行裸也武成云大邦畏其力此言不以彊者彼美文王有威可畏耳其實文王化人以德也此文王之時故殷士仍得服殷之服若制禮之後皆從時王之法唯二王之後服其故服可也集傳賦也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則殷士者商孫子之臣屬也膚美敏疾也裸灌鬯也將行也酌而送之也京周之京師也黼黼裳也啤殷冠也蓋先代之後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時王不敢變焉而亦

所以爲戒也。王指成王也。蓋進也。言其忠愛之篤。進進無已也。無念猶言豈得無念也。爾祖文王也。言商之孫子而侯服于周。以天命之不可常也。故殷之士助祭於周京而服商之服也。於是呼王之蓋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不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劉向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後嗣。是以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詩經

卷二十四 文王

十五

華谷嚴氏曰。洛誥王入太室裸。謂以主瓊酌於爵以獻尸。尸受酒不飲。灌於地。故謂灌裸。灌古字通用。宗廟有裸。天地大神不灌。又曰。黼裳。商周所同。黼裳而卑冠。則商之制也。又曰。不以文王爲念。則將墜厥緒。周之孫子臣士。又將服周之服。而助祭於他人之廟矣。此章述殷士裸將之事。以爲戒也。勿軒熊氏曰。此見周家忠厚之至。一代之典雖改正朔。易服色。以示作新之政。然考之詩書。則一代之禮樂。固未嘗廢也。常服黼裳。猶用商之衣冠也。王訪于箕子。稱十有三祀。奔走臣我。監稱五祀。猶用商之紀年也。一則曰。

商王士。二則曰。殷多士。何嘗敢有一毫鄙夷之心。其視後世亡人之國。則絕人之祀。衣冠禮樂。能存先代之舊。亦鮮矣。此皆出於疑慮之過。而不知以公天下爲心也。安成劉氏曰。呼蓋臣。告僕夫。其皆因卑達尊之義乎。慶源輔氏曰。殷士雖膚敏而裸將于周京。天命所在。不敢違也。此盛德之事。漢唐以下。皆不及矣。劉向所述孔子之言。使人讀之。憂思慘怛。有不能堪者。蓋孔子及殷後。而向亦宗室也。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詩經

卷二十四 文王

十五

傳聿。述永。長言我也。我長配天命而行。爾庶國亦當自求多福。帝乙已上也。駿大也。箋長猶常也。王既述修祖德。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福祿自來。師衆也。殷自紂父之前。未喪天下之時。皆能配天而行。故不亡也。宜以殷王賢愚爲鏡。天之大命。不可改易。釋文已上。時掌反。本作以駿。音峻。又音俊。易可改易也。下文及後不易維王同。

疏毛以為既無不念汝祖文王進臣之法當述而修其德王當云長我當為之者我當配天命而行也又當告庶國云爾庶國亦當以求多福言勤修德教福自歸之又陳所以我當長配天命而行之者殷自紂父以前未喪失衆心之時其德皆能配上天之命而行由紂不能配天命令臣民叛而歸我我宜鑒鏡于殷觀其王之賢愚以為已戒何則天之大命不可改易鄭唯永言配命二句為異以為王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自求而歸之者多衆之福也

集傳賦也聿發語辭永長配合也命天理也師衆也上帝天之主宰也駿大也不易言其

詩經

卷二十四

文王

三六

難也言欲念爾祖在於自修其德而又常自省察使其所行無不合於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有不外求而得矣又言殷未失天下之時其德足以配乎上帝矣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為鑒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大學傳曰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此之謂也

漢書翼奉曰成王有上賢之才因文武之業然周公猶作詩書誥戒成王恐失天下書則

曰王母若殷王紂詩則曰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傳遏止義善虞度也載事刑法孚信也

箋宣徧有又也天之大命已不可改易矣當使子孫長行之無終女身則止徧明以禮義問老成人又度殷所以順天之事而施行之

天之道難知也耳不聞聲音鼻不聞香臭儀

詩經

卷二十四

文王

三七

法文王之事則天下咸信而順之

釋文遏於葛反或作謁音同韓詩

疏毛以為天之大命既不可改易故常須戒懼此事當垂之後世無令止於汝王之身而已欲令後世長行之布明其善聲聞于天下又度殷之所以順天言殷王行不順天為

天所去當度此事終當順天也因說上天所為之事無聲音無臭味其事冥冥欲微無由

王欲順之但近法文王之道則與天下萬國作信言王用文王之道則皆信而順之矣

鄭唯宣昭義問為異殷王之能順天者謂成湯與三宗耳前文以賢愚為戒而不言修

其道以不亡為配天非皆順天與此意異也此又度其殷王之中賢聖能順天者而行之

故可福流於後與其宜鑒不同也此經云自
天自從也從又爲順故言順天之事以其
說天之事故載爲事以其令法文王故知
爲難知而言也以知其氣故借聞名之中庸
注云無知其臭
氣者聞即知也

集傳賦也遇絕宣布昭明義善也問聞通有
又通虞度載事儀象刑法孚信也言天命
之不易保故告之使無若紂之自絕于天而

布明其善譽於天下又度殷之所以廢興者
而折之於天然上天之事無聲無臭不可得

詩經

卷二十四

文王

王

而度也惟取法於文王則萬邦作而信之矣
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
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
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夫知天之所以
爲天又知文王之所以爲文則夫與天同德
者可得而言矣是詩首言文王在上於昭于
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而終之以此其旨深
矣

朱子曰武王數紂云自絕于天甘節之問無
過爾躬曰無自過絕于爾躬如家自毀國自
伐

禮記緇衣注曰儀法文王之德而行之則天
下無不信者也

華谷嚴氏曰七章申六章鑒殷法祖之意也
慶源輔氏曰文王之詩七章以一章言之首
尾只是言文王與天爲一以一篇言之首尾
亦是言文王與天爲一但首章則專
說文王末章則欲成王之法文王耳

文王七章章八句

集傳東萊呂氏曰呂氏春秋引此詩以爲
周公所作味其詞意信非周公不能作也

詩經

卷二十四

文王

王

今按此詩一章言文王有顯德而上帝
有成命也二章言天命集於文王則不唯
尊榮其身又使其子孫百世爲天子諸侯
也三章言命周之福不唯及其子孫而又
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四章言天命既絕於
商則不唯誅罰其身又使其子孫亦來臣
服于周也五章言絕商之禍不唯及其子
孫而又及其羣臣之後嗣也六章言周之

詩經

卷二十四 文王

三十

子孫臣庶。當以文王爲法。而以商爲監也。七章又言當以商爲監。而以文王爲法也。其於天人之際。興亡之理。丁寧反覆。至深切矣。故立之樂官。而因以爲天子諸侯朝會之樂。蓋將以戒乎後世之君臣。而又以昭先王之德於天下也。國語以爲兩君相見之樂。特舉其一端而言耳。然此詩之首章言文王之昭于天。而不言其所以昭。次章言其令聞不已。而不言其所以聞。至於四章然後所以昭明而不已者。乃可得而見焉。然亦多詠歎之言。而語其所以爲德之實。則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已。然則後章所謂修厥德而儀刑之者。豈可以他求哉。亦勉於此而已矣。

慶源輔氏曰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爲始終者。又可見於此。二程先生挈出此一字。以詔後學。其有功於聖學多矣。學者舍是實無以爲進德之階也。

詩經

卷二十四 大明

三十一

序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安城劉氏曰。敬者千聖傳心之法。所謂欽也。虞書五篇言欽者十有三。言敬者七。唐虞君臣相傳相戒。固惟在於此也。故仲虺告湯亦曰。欽崇天道。尚父告武王亦曰。敬勝怠者吉。是創業垂統者。固在於此。敬而持盈守成者。尤在於此。敬也。然則成王所以念祖修德。儀刑文王之事者。誠不可以他求。亦惟法文王之敬德而已。又若召誥召公。告王亦曰。曷其奈何弗敬。又曰。王敬作所。又曰。不可不敬德。又曰。王其疾敬德。又兩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又曰。肆惟王其疾敬德。其語意尤爲諄復剴切也。成王之爲令王也。宜哉。

箋二聖相承。其明德日以廣大。故曰大明。

疏言文王有明德。由其德當上帝。故天復命武王。此經八章。毛以爲從六章上五句。長子維行以上。說文王有德。能受天命。故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是文王有明德。天命之事也。篤生武王以下。說武王有明德。天復命之。故云保祐命爾。變伐大商。是武王有明德。復受天命之事也。但說文王之德。則追本其母。述武王之功。則兼言其佐。文王則天生賢配。武王則帝所降臨。皆是欲崇其美。故辭所汎及。鄭唯以首章并言文王武王俱有明德。故能伐殷與下爲總目。餘同。聖人之德。終始實同。但道加於民。化有廣狹。文王則幾及六州。武王偏被天下。論其積漸之功。故云日以廣大。以其益大。故曰大明。

朱子辨說此詩言王季太任文王太妣武王皆有明德而天命之非必如序說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傳明明察也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忱信也紂居大位而殷之正適也挾達也

箋明明者文王武王施明德于天下其徵應炤哲見於天謂三辰效驗天之意難信矣不

詩經

卷二十四 大明

三十二

可收易者天子也今紂居天位而又殷之正適以其爲惡乃棄絕之使教令不行於四方四方共叛之是天命無常維德是予耳言此者厚美周也

釋文

赫呼伯反恐也炤章通反本或作灼

疏箋以下言紂之政教不達四方爲天下所棄是武王時乃然則此章爲總目故并言武耳謂三辰有效驗者周禮春官神仕職曰掌三辰之法注云日月星辰其著位也桓二年左傳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服虔云三辰日月星也謂之辰者辰時也日以照晝月以

照夜星則運行於天民得取其時節故謂之辰也有效驗者謂日月揚光星辰順軌風雨以時寒暑應節乃知君德能動上天民皆見其徵應所以言赫赫在上也微子之命及左傳皆謂微子爲帝乙之元子而紂得爲正適者鄭注書序云微子啟紂同母庶兄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啟及紂後立爲后生受德然則以爲后乃生受故爲正適也挾者周匝之義故爲達周禮所謂決日決即今之匝義同也自古以來無不易之代云不可易者以諸侯以下廢立由人是其可改易也至於天子之位則非人力之所能變改言不可改易所以見其難難而能改所以美周德也紂爲天子而復言使明是天之使也教令不行自由紂惡而云天使之者天將令殷滅故生茲惡王亦天使之也故云天使見天人相將

詩經

卷二十四 大明

三十三

義之

集傳賦也明明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忱信也不易難也天位天子之位也殷適殷之適嗣也挾有也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將陳文武受命故先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達于上下去就無常此天之所以難忱而爲君之所以不易也紂居天位爲殷嗣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蓋

以此爾。

豐城朱氏曰：天果不可信乎？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未嘗不可信也。天果可信乎？夏有昏德而商受之，商有昏德而周受之，其去就無常，又未嘗必可信也。惟天之不可信，此為君之所以不易也。紂居天位，為殷之正適，而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者，蓋天命未絕，則為天子。天命既絕，則為獨夫故也。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

王季，維德之行。太任有身，生此文王。

傳：摯國任姓之中女也。嬪，婦。京，大也。王季，太

詩經

卷二十四 大明

三十四

王之子，文王之父也。大任，仲任也。身，重也。

箋：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及，與也。摯國中女

曰大任。從殷商之畿內嫁為婦於周之京，配

王季而與之共行仁義之德，同志意也。重，謂

懷孕也。

疏：毛以為既言文王明德為天所與，故本其

所由，言有摯國之中女，其氏姓曰任，從彼

殷商之畿內來嫁于周邦，既配王季為妻，日

能盡婦道於大國，乃與王季維於仁義之德，

共之而行，所以同志意。鄭唯為婦於周京

之地為異，此言仲任下言大任者，此本其

未嫁，故詳言其國及姓字。下言已嫁，以常稱

言之。禮婦人從夫之諡，故須稱太姒為文母。

大任，非諡也。以其尊加于嬪，尊而稱之。故謂

之大姜，大任，大嬪，皆稱大。明皆尊而稱之。唯

武王之妻，左傳謂之邑姜，不稱大。蓋避大姜

故也。下曲禮云：生曰妻，死曰嬪。此生而言嬪

者，周禮立九嬪之官，婦人有德之稱。妻死，其

女以美名之，故稱嬪也。若非夫於妻傍稱

女，婦有德，雖生亦曰嬪。故書曰：嬪于虞，亦是

生稱之也。京，大。釋詁文：王肅云：唯盡其婦道

於大國耳。述毛為說也。箋：易傳者以言於

京，是於其處所，不得漫言於太王。肅以為大

國，近不辭矣。上篇述文王受命之事，而云裸

將于京，可得以為京師。此王季時為諸侯之

子孫耳。追崇其號，得謂之王，不得即以其居

為京師也。孫毓以為京師，又不通矣。思齊曰：

思媚周姜，京室之嬪。此云來嫁于周，曰嬪于

京，下章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皆周京並言。

明俱是地矣。周是大名，明京是其中小別也。

周本紀云：大王曰：我世常有與者，其在昌乎？

則王季未為世子而生昌矣。此則從後而言。

至於王季，故其辭若王季為君之時言也。

集傳賦也。摯，國名。仲，中女也。任，摯國姓也。殷

商之諸侯也。嬪，婦也。京，周京也。曰：嬪于京，

疊言以釋上句之意。猶曰：釐降二女于媯汭，

嬪于虞也。王季，文王父也。身，懷孕也。將言

文王之聖，而追本其所從來者，如此。蓋曰：自

詩經

卷二十四 大明

三十五

思媚周姜，京室之嬪。此云來嫁于周，曰嬪于

京，下章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皆周京並言。

明俱是地矣。周是大名，明京是其中小別也。

周本紀云：大王曰：我世常有與者，其在昌乎？

則王季未為世子而生昌矣。此則從後而言。

至於王季，故其辭若王季為君之時言也。

集傳賦也。摯，國名。仲，中女也。任，摯國姓也。殷

商之諸侯也。嬪，婦也。京，周京也。曰：嬪于京，

疊言以釋上句之意。猶曰：釐降二女于媯汭，

嬪于虞也。王季，文王父也。身，懷孕也。將言

文王之聖，而追本其所從來者，如此。蓋曰：自

文王之聖，而追本其所從來者，如此。蓋曰：自

其父母而已然矣。

列女傳曰大任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聖大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為宗周君子謂大任為能胎教慶源輔氏曰維德之行所謂以成德為行也只此一句足以盡王季太任之事可謂辭約而義傳也。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傳回違也。

詩經

卷二十四

大明

三

箋小心翼翼恭慎貌昭明聿述懷思也方國

四方來附者此言文王之有德亦由父母也。

疏大任既嫁于周今有身而懷孕矣至終月

恭慎翼翼然明事上天之道述行此道思得

多福其得無有所違以此之故受得四方之

國來歸附之言文王有德亦由於父母以

身中復有一身故言重易曰婦孕不育是也

慎欲其心之小見其終常戒懼出於性然表

記引此詩乃云有君民之大德有君之小心是也

集傳賦也小心翼翼恭慎之貌即前篇之所

謂敬也文王之德於此為盛昭明懷來回邪

也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

慶源輔氏曰前篇釋厥猶翼翼為勉敬此篇說小心翼翼為恭慎其義雖一而有在臣在君之不同此須是以心體之則自見其有廣狹也昭事上帝言文王之敬洞洞屬終日對越上帝也如此則盛大之福自然來集而文王之敬直上直下更無回曲之時所以又能受四方來附之國也一有回曲則此心便息此理便絕天人上下皆不相管攝矣。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

詩經

卷二十四

大明

三

傳集就載識合配也洽水也渭水也涘厓也

箋天監視善惡於下其命將有所依就則豫

福助之於文王生適有所識則為之生配於

氣勢之處使必有賢才謂生大姒

釋文洽戶夾反一音庚合反案馮翊有郃陽

配字亦作配下皆同為于偽

反下天為亦為同處昌慮反

疏鳥止謂之集是集為依就之義故以集為

載為識也洽與渭連文又水北曰陽渭是水

詩經

卷二十四 大明

三八

故生疾耳。辭各有意不得同也。

集傳賦也。監視集就載年合配也。冷水名。本在今同州郃陽夏陽縣。今流已絕。故去水而加邑。渭水亦逕此入河也。嘉婚禮也。大邦。莘國也。子。大姒也。將言武王伐商之事。故此又推其本而言。天之監照實在於下。其命既集於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而默定其配。所以洽陽渭涘。當文王將婚之期。而大邦有子

詩經

卷二十四 大明

三八

也。蓋曰非人之所能為矣。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俶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傳嘉美也。俶。磬也。言大姒之有文德也。祥。善也。言賢聖之配也。言受命之宜。王基乃始於是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

箋文王聞大姒之賢。則美之曰。大邦有子女。

可以為妃。乃求昏。既使問名。還則卜之。又知大姒之賢。尊之如天之有女弟。問名之後。卜而得吉。則文王以禮定其吉祥。謂納幣也。賢女配聖人。得其宜。故備禮也。迎太姒而更為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敬昏禮也。不明乎其禮之有光輝。美之也。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

釋文

祭。警譽也。造。七報反。又七道反。方言云。浮梁也。廣雅作船。音同。說文船。古造字。

一音才
早反

詩經

卷二十四

大明

四

疏毛以爲此篇至美文王雖王季尚存皆以
禮故言文王既聞大姬之賢則嘉美之曰大
邦有子女可求以爲昏姻媒以行納采也既
納采問名將加卜之又益知大姬之賢言大
邦之有子女言尊敬之聲作是天之妹然言
尊重之甚也卜而得吉行納吉之後言大姬
之有文德文王則以禮定其卜吉之善祥謂
使人納幣則禮成昏定也既納幣於請期之
後文王親往迎之於渭水之傍造其舟以爲
橋梁敬重若此豈不明其禮之有光輝乎言
其明也鄭唯文定厥祥文一字爲異下
箋云既使問名則此求昏謂納采時也案土
昏禮納采問名同日行事是遺納采即問名
也倪字韓詩文作聲則倪聲義同也說文
云倪諭也詩云倪天之妹謂之譬喻即引此
詩箋云尊之如天之有女與譬喻之言合
蓋如今俗語譬喻物云聲作然也言天妹
者繫之于天見尊之耳初嫁必幼故以妹言
之易有歸妹之卦亦此意也昏以納幣爲
定故知文王以禮定其吉祥謂納幣也幣由
卜吉行之故昏禮謂之納徵注云徵成也是
亦爲卜吉而言與此祥意協也春秋莊二十
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不言納徵者禮以著義
而爲之立名故謂之納徵春秋君及大夫之
行當指其所爲之事故言納幣何休因此言
春秋質也此箋上有問名卜而得吉即納吉
也定其吉祥爲納幣也下有親迎是四禮見
矣無納采與請期者詩人之作舉其大綱非
如記注能備言其事上箋云求昏者即是納

詩經

卷二十四

大明

四

采也唯請期之文不見耳既親迎明請之可
知也六禮納采納吉納徵三禮言納餘不言
納者以問名請期親迎皆須復名而後可言
其名既復不須以納配之采也吉也徵也三
者皆單是夫氏於女之禮故加納見行之於
彼也孫毓云昏禮不稱主人母在則命之此
時文王纔十三四孺子耳王季尚在豈得制
定求昏之事如毓之言非無理矣鄭必以此
王之娶時實幼少但聖人有作動爲模範此
詩歌之大雅以爲正法至於文王之身不復
繫之父母耳非謂其時不是父母制之也下
所言之親迎造舟皆出文王之意故得後世遵
之以爲王者之禮若王季使之然則是王季
行王法無所美于文王也六禮唯親迎爲
重迎尚身自親之餘禮行之可知文王雖人
子時事在雅則天子法天子當親迎故異義
公羊說天子至庶人娶皆當親迎左氏說王
者尊無體敵之義故不親迎鄭駁之云大姬
之家在洛之陽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即
天子親迎明矣天子雖至尊其於后猶夫婦
也夫婦親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
哉禮記哀公問曰寡人願有言然見而親迎
不已重乎孔子微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
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
君何謂已重乎是鄭意以此爲天子之法故
引之以明天子當親迎也昏禮人倫之本
禮始於正夫婦然則周有天下王業之基皆
始迎於大姬矣不可不敬重之故造舟也李
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舟中央左右相維持
日維舟併兩船曰方舟一舟曰特舟孫炎曰
造舟比舟爲梁也維舟連四舟也然則造舟
者比船於水加板於上即今之浮橋故杜預

云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維舟以下則水上浮而行之。但船有少爲等差耳。禮天子乃得造舟。文王欲盛其昏事必極物盡禮。用天子之制然後爲榮。王肅云造舟爲梁然後可以顯著其光輝。明文王之聖德於是可以用也。殷時未有等制。文王敬重昏事始作而用之。後世以文王所用故制爲天子法耳。故王基云自殷以前賈略未有造維方特之差。周公制禮因文王敬大姒重初昏行造舟遂卽制之以爲天子禮者尊卑之差記以爲後世法是也。

集傳賦也。倪磬也。韓詩作磬。說文云倪譬也。

孔氏曰如今俗語譬喻物曰磬作然也。文禮

詩經

卷二十四

大明

聖王

祥吉也。言卜得吉而以納幣之禮定其祥也。

造作梁橋也。作船於水比之而加版於其上。

以通行者卽今之浮橋也。傳曰天子造舟諸

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張子曰造舟爲梁

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爲天子之禮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子

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代大商。

傳續繼也。莘大姒國也。長子長女也。維行大

任之德焉。篤厚右助燮和也。

箋天爲將命文王。君天下於周京之地。故亦

爲作合使繼大任之女事於莘國。莘國之長

女大姒則配文王。維德之行。天降氣于大姒。

厚生聖子武王。安而助之。又遂命之爾使協

和伐殷之事。協和伐殷之事謂合位三五也。

釋文

右字亦作佑

疏毛以爲于彼周國于其京師。鄭唯於彼

詩經

卷二十四

大明

聖王

繫國姓而已。姒是其姓則莘是其國也。續女

者言能繼行女事故却長子長女喪服注云

言子兼男女是也。上章述大任之事云乃及

王季維德之行。今大姒言大任之德則亦與

文王維行矣。故箋取上章爲說也。經言有

命自天而言天爲將命文王者以此申結上

章之事有命自天猶有命既集也。續女維莘

言在渭之溪也。下乃言篤生武王是述新娶

之事不得爲受命之後故言將命文王也。以

大姒之德自在於性故本之維莘言在父母

之思已能繼大任之德。釋詁文云左右助

也。介尚右也。轉而相訓是右爲助也。安而

助之者使之身體康彊。國家無虞是安之也。

多生賢輔年壽九齡是助之也。文王之受丹

書已云降德滅殷發誅紂。及渡盟津白魚入

舟是又遂命之也。解和伐殷之事言正合會

詩經

卷二十四

大明

四十四

天道於五位三所用之歲月日辰星三者各有位謂之五位星日辰在北歲在南月在東居三處故言三所周語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憲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憲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韋昭云五位歲月日辰星也三所逢公所憑神也周分野所在也后稷所經緯也案其文云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歲之所在月之所在言五位三所謂五物在三處當以此五在為三所不得以所字充之若必以所字充之則周之分野不言所也又正合五位則五物皆助若三所唯數逢公則日之與辰不助周矣韋昭之言非也周語唯有此言而古曆廢滅劉歆作三統曆以考之頗有其次故韋昭王肅等皆據而言焉漢書律曆志曰三統上元至伐紂之歲十四萬二千一百九歲歲在鶉火張十三度故傳曰歲在鶉火師初癸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為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十柄也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王辰辰星始見於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逮師戊午渡于盟津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渡明日已未冬至辰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於婺女天龍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龍是劉歆所考之事也此天之五位所以得助周者以辰星

詩經

卷二十四

大明

四十五

在須女八度日在箕七度日月合辰斗前一度謂在箕十度也此三日皆在東北維此北水木交際又辰星所歷建星及牽牛皆水宿顓頊水德而王帝嚳以木受之今周亦木德當受殷水星與日辰在其位當如帝嚳之代顓頊是一助也又天龍一名玄枵齊之分野大姜之祖有逢伯陵者殷之諸侯封之齊地逢公之孫其神憑焉我周出於姜姓為外祖所佐是二助也歲星在張十三度鶉火之次周之分野歲星所在利以伐人是三助也月在房五度房心為大辰大辰農正而農事起謂之農祥后稷播殖百穀月在農祥之星則月亦佑周是四助也以於伐紂之時有此五物助周武王能上應天意合而用之故謂協和也此五位所在星宿度數自非用算無以推之又鄭注尚書為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時日皆用殷曆劉向五紀論載殷曆之法唯集傳賦也續繼也幸國名長子長女大妣也行嫁篤厚也言既生文王而又生武王也右助燮和也言天既命文王於周之京矣而克續大任之女事者維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于我也天又篤厚之使生武王保之助之命之而使之順天命以伐商也

雙峯饒氏曰文王生于祖甲之三十二年武王後文王二十年生是商道始微之際二人

已生矣。
豐城朱氏曰有大任爲之母。復有大切爲之婦。故謂之織言女德之有繼也。既生文王於前。又生武王於後。故謂之篤言天命之匪解也。其代前也。上以順乎天。下以應乎人。故謂之變言其無懈德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傳旅衆也。如林言衆而不爲用也。矢陳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言無敢懷二心也。

箋殷盛合其兵衆。陳于商郊之牧野。而天乃

詩經

卷二十四 大明

四十六

子諸侯有德者當起爲天子。言天去紂。周師勝也。臨視也。女。女武王也。天護視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

疏毛以爲殷商之天。雖盛列於牧地之野。維欲起我而滅殷。言紂用也。非直敵人之意。嚮周如此。又上天之。能臨視汝矣。其所將之衆。皆無敢有懷貳心於汝之心。言皆一心樂戰。故周所以勝也。鄭唯下三句爲異。武成曰。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周本紀云。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拒武王。武王使師尚父以大卒馳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之心。欲武王之亟入。師皆倒戈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是衆而不

爲用也。毛氏於詩子皆爲我無作取子之義。王肅云。其衆維叛。殷我興起而滅殷。傳意當然也。牧誓云。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書序注云。牧野。紂南郊地名。禮記及時作姆野。古字耳。今本又不同。此陳師交戰。予宜爲授子之義。士無二王。對紂名武王爲諸侯也。史記伯夷叔齊諫武王曰。以臣弑君。可謂仁乎。伯夷謂武王爲臣。詩人稱之爲侯。亦可矣。傳言無敢則是軍衆之人不敢也。泰誓上曰。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以衆人無敢懷貳心。即左傳所謂同心同德是也。閔官云。致天之屈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汝。彼無貳之文。在臨汝之上。是戒武王使無貳心。此文與彼大同。明亦戒武王言伐紂必克。無有疑心也。伐紂之事。本出武王之心。詩人反言衆人之勸武王見其勸戰之甚。泰誓曰。師乃鼓譟。前歌

詩經

卷二十四 大明

四十七

後無格于上天下地。咸曰。攷攷無意。是樂勸武王之事。

集傳賦也。如林言衆也。書曰。受率其旅若林。矢。陳也。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侯。維。貳。疑也。爾。武王也。此章言武王伐紂之時。紂衆會集如林。以拒武王。而皆陳于牧野。則維我之師。爲有興起之勢耳。然衆心猶恐武王以衆寡之不敵。而有所疑也。故勉之曰。上帝臨女。母貳爾心。蓋知天命之必然。而贊其決也。然

武王非必有所疑也。設言以見衆心之同。非

武王之得已耳。

安成劉氏曰。武王誓師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又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又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觀是語也。則武王固知上帝之監臨矣。固知衆寡之不足疑矣。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騶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傳洋洋。廣也。煌煌。明也。駟馬白腹曰騶。言上

詩經

卷二十四

大明

四八

周下殷也。師大師也。尚父。可尚可父。鷹揚。如鷹之飛揚也。涼。佐也。肆。疾也。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

箋言其戰地寬廣。明不用權詐也。兵車鮮明。

馬又強。則暇且整。尚父。呂望也。尊稱焉。鷹。驚

鳥也。佐武王者。爲之上將。肆。故今也。會。合也。

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強。師率之武。故今伐殷。

合兵以清明。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武王朝

至于商郊。乃誓。

釋文。涼。本亦作諒。同。韓詩作亮。云相也。驚。之利反。毋音牧。本又作牧。

疏。毛以爲牧地之野。洋洋然甚寬而廣大。於此廣大之處。陳檀木之兵車。煌煌然皆鮮

明。又駕騶騶之牡馬。彭彭然皆強盛。維有師

尚父者。是維勇略如鷹之飛揚。身爲大將。時

佐彼武王。車馬鮮強。將帥勇武。以此而疾往

伐彼大商。會值甲子之朝。不終此一朝。而伐

殺虐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鄭

唯下二句。爲異言。天期已至。兵甲之強。將帥

之武。故今往伐此大商。會合兵衆。以朝旦昧

爽。清明之時。伐之也。郭璞曰。駟赤色黑鬣

也。檀弓說三代乘馬各從正色。而周不純赤

明。其有義。故知白腹爲上。周下殷戰。爲二代

事。易。故見此義。檀弓亦言戎事。乘騶。明非戎

事。不然。因此武王所乘。遂爲一代常法。夏殷

不下其先代之色。時王之意。異。少儀曰。軍

旅思險。隱精以虞。是設權必依險阻。故寬廣

之地。不用權詐。車之鮮明。馬之強盛。車固馬

肥。不慮不克。則心不忽遽。閑暇於事。且齊整

也。成十六年左傳。樂鉞說晉國之勇云。好以

衆整。又曰。好以暇。牧誓。江云。好整好暇。用兵

之術。是兵法貴閑整也。此說武王之師。尚父

爲佐。則牧野之戰。不用權詐矣。而維師謀說

太公受兵鈴之法云。踐爾兵革。審權矩。應許

縱謀。出無孔。注云。踐。行也。矩。法也。當親行法

兵革。審其權謀之法。孔道也。應敵之變。許縱

已之謀。所出無常道。善太公知權變者。兵法

須知彼已。當預爲之備。所以貴權謀。故善太

公能審之。但武王之伐紂。以至聖攻至惡。故

無戰心。不假權詐。故為美耳。若前人德與已同。力又相敵。當設權以取勝。何則。與其自敗。寧我敗人。故倍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左氏以其不用子魚之計。至于軍敗身傷。所以責襄公也。而公羊善之云。雖文王之戰。亦不是過。鄭箴膏肓云。刺襄公不度德。不量力。引考異。即云。襄公大辱。師敗于泓。徒信不知權。諂之謀。不足以交鄰國。定遠疆也。此是識師敗也。公羊不識。違考異。郵矣。是德均力同。當權以取勝也。其在軍之士。則聽將之命。不得縱舍前敵。曲為小仁。宣二年。宋鄭戰于大棘。左傳曰。狂狡賂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何休以為狂狡近於古道。鄭箴膏肓云。狂狡臨敵。拘於小仁。忘在軍之禮。

詩經

卷二十四

大明

五十二

議之。義合於識。是軍士當從上命也。雖成湯伐桀。尚書云。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明軍士雖為至德之師。不可違命殺敵也。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曰。尚者。東海上人。西伯出獵得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太師。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號。太誓注云。師尚父。文王於禘祫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為太師。號曰尚父。尊之。其言皆可與尚父義同。尊之為作此號。故雅師謀云。號曰師尚父。是也。如世家之文。則尚本是名。號之曰望。而雅師謀云。呂尚釣居。注云。尚名也。又曰。望公七年。尚立變名。注云。變名為望。蓋因所呼之號。遂以為名。以其道可尊尚。又取本名為號也。孫子兵法曰。周之興也。呂牙在殷。則牙又是其名。字也。釋詁云。亮。介尚右也。左右亮。

也。轉以相訓。是亮為佐也。亮諒義同。太誓司馬在前。王肅曰。司馬太公也。司馬非上卿。而云上將者。周司馬主軍旅之戒命。故上將為司馬也。釋言云。寃肆也。郭璞曰。輕寃者。好放肆。左傳云。輕者肆焉。是肆為疾之義。故以肆為疾。言伐者見清明之速。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傳云。會甲子昧爽。以述之。則傳言會甲子。長續為義。謂甲子日之朝。非訓會為甲子。孫毓云。經傳詰訓。未有以會為甲者。失毛吉而妄難說耳。定本云。會甲兵。則與會甲子義異。昧爽者。明也。言其昧之而初明。晚則塵昏。旦則清。故謂朝旦為清明。古詩曰。清晨登離首。是清亦古今之通語也。言會朝清明。正是會清明之朝耳。且清明與昧爽文協。故易之。

詩經

卷二十四

大明

五十二

集傳賦也。洋洋廣大之貌。檀堅木宜為車者也。煌煌鮮明貌。駟馬白腹曰驪。彭彭強盛貌。師尚父太公望為太師而號尚父也。鷹揚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涼。漢書作亮。佐助也。肆。縱兵也。會朝會戰之旦也。此章言武王師衆之盛。將帥之賢。伐商以除穢濁。不崇朝而天下清明。所以終首章之意也。廬陵彭氏曰。當癸亥之夕。俟天休命之前。猶有如陰騭之中。及甲子昧爽。一戰之後。民情。

大悅向者昏亂穢濁之氣一洗而出之豈不快哉
安成劉氏曰天下本清而紂汨濁之故伯夷
太公避之以待其清及去紂則源清而流悉
清矣故武王泰誓以承清四海爲已任諱人
歌之亦以會朝清明數其撥亂反正之神速
蓋知其心唯在於清四海而已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集傳名義見小旻篇一章言天命無常惟
德是與二章言王季太任之德以及文王
三章言文王之德四章五章六章言文王

詩經

卷二十四 大明

五二

大姒之德以及武王七章言武王伐紂八
章言武王克商以終首章之意其章以六
句八句相聞又國語以此及下篇皆爲兩
君相見之樂說見上篇

三山李氏曰大雅之詩則謂之大明小雅
之詩則謂之小雅
慶源輔氏曰君有明德則天有明命有王
季文王則有太任太姒有王季太任則有
文王有文王太姒則有武王有武王之君
則有太公之臣讀大明之詩則當知天人
夫婦父子君臣之際安危治亂廢興存亡
之機如影響形聲之相似皆非苟然也又

曰此詩周公作以戒成王前五章言周三
王積德之盛而天命之積亦非一日有人
力之所不得與者後兩章言武王順天應
人以伐紂而克之有非得已者成王聞之
思天命之不苟集祖宗之於天下也非苟
得則兢兢業業以保守之自有不能已者
矣

序縣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釋文

縣謂延反由一本無由字大王
也序舊無注本或有注者非

縣縣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
陶穴未有家室

詩經

卷二十四 縣

五三

傳興也縣縣不絕貌瓜紹也瓞也民周民
也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古公幽公也古
言久也亶父字或殷以名言質也古公處幽
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
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
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吾聞之
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而害人二三子何患無
君去之踰梁山邑乎岐山之下幽人曰仁人

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室內曰家。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家室。

箋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如瓠。故謂之瓠。絲絲然若將無長大時。與者喻后稷乃帝嚳之胃。封於郃。其後公劉失職。遷于豳。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絲絲然。至太王而德益盛。得其民心而生王業。故本周之興。云於沮漆。

詩經

卷二十四

王風

也。古公據文王本其祖也。諸侯之臣稱君曰公。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本其在豳時也。傳自古公處豳而下。爲二章發。

釋文 漆音七。瓠蒲到反。嚳高辛氏帝也。王于豳土於地上。

也。說文作覆。

疏 絲絲然不絕者是瓜。紹之瓠。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歲歲相繼。恒小於本。若將無復長大之時也。以喻后稷乃帝嚳天子之胃。封爲諸侯。後更遷於豳。國世世漸微。若將無復興盛之時也。至於大王其德漸盛。得其民心而初始生此王業。乃不復爲微。此事在何時。

手。乃用居於沮漆。二水之傍。已則然矣。居沮漆者復用何人乎。乃是我文王之先祖久古之公號爲豳父者。於漆沮之傍。其爲宅舍。纔作陶復陶穴而居之。所以然者。以其國土未大。人衆不多。未敢有其家室。故且穴復而居之。絲絲然微細之辭。釋草云。瓠其紹瓠。舍人曰。瓠名。瓠小瓜也。紹繼爲瓠。子漢中小。曰瓠。孫炎曰。瓠小瓜。子如瓠。其本子小。紹先歲之瓜。曰瓠。然則瓜之族類。本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瓠。此則其種別也。而瓜蔓近本之瓜。必小於先歲之大瓜。以其小如瓠。故謂之瓠。是政之別名。故云瓠。瓠也。言民周民之興。故以周言之。釋訓云。由從自。此由訓爲用。故自得爲用也。土地人之所居。故云土居也。居在沮漆之傍。奉水以表土。取禹貢雍州。

詩經

卷二十四

王風

云。漆沮既從。是漆沮俱爲水也。或言漆沮爲二水名。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有漆縣。云。漆水在其縣西。則漆與沮別矣。孔安國云。漆沮一名洛水。蓋沮一名洛水。孔連言之。瓜蔓近本之實。繼先歲之瓜。猶長子之繼父。故言絲也。近本小雖繼先歲之瓜。不能大如先歲之瓜。猶若后稷封爲諸侯。雖繼帝嚳之後。不能如嚳爲天子。瓜之相繼者。歲歲益小。若將無長大之時。猶后稷之後。世世益微。若將無興盛之時。瓜以年相承。猶人以世世相繼。故取喻焉。瓜實無長大之時。后稷之後。則至太王而盛也。后稷乃帝嚳之胃。是嚳爲瓜而後爲瓠。自後以下。祖紺以前。皆爲瓠。言絲絲不絕。則非徒一世。故箋歷陳之言。至太王而德益盛。舉大王以約之。明以前皆是也。鄭於生民之箋。以姜嫄爲高辛氏之世紀。而生后

詩經

卷二十四

五十六

稷經云卽有郇家室周八云舜封棄於郇
號曰后稷是稷爲帝嚳之冑封於郇也公劉
云篤公劉于豳斯館是公劉失職遷於豳也
失職者謂失稷官之職不復得在王官也周
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
也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甯用失其官而自竄
于豳豳之閒韋昭云不甯失官去夏而遷于
豳豳西近戎北近狄周本紀亦云不甯末年
夏氏致亂棄稷不務不甯以失其官而奔戎
狄之閒然則失職遷豳自不甯始矣言公劉
遷豳者案公劉之篇說公劉避亂適豳其言
甚詳不可得而改而外傳史記皆言不甯奔
於戎狄蓋不甯之時已嘗失官逃竄豳也猶
尚往來郇國未卽定居於豳公劉者不甯之
孫至公劉而盡以郇民遂往居焉故本紀又
云公劉雖在戎狄閒復脩后稷之業務耕種

相地宜百姓從而歸保焉公劉卒子慶節立
國於豳是定國於豳自公劉始也公劉以下
常居沮漆正斷以大王而德益盛者以下言
古公覽父故知得民心生王業自太王爲始
周之追王上至太王而止亦以初基王業故
也太王之基王業在於岐周始盛故闕官云
居岐之陽實始翦商但在岐始盛由未遷已
得民心故云生王業也此沮漆謂在豳地但
二水東流亦過周地故下傳曰周原沮漆之
間是周地亦有漆沮也太王追號爲王而
稱公者此本其生時之事故也士冠禮爲冠
者制字云伯某甫重亦稱甫故知字也以周
制論之甫必是字又爲異說或殷以重甫爲
名當諱而得甫之者以其時實故也中候
稷起注云重父以字爲號則鄭意定以爲字
不從或說也莊子與呂氏春秋皆云大王重

詩經

卷二十四

五十七

甫居豳狄人攻之與之珠玉而不肯狄人之
求者土地也大王重甫曰與人之兄居而殺
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請免
吾乎爲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也吾聞之不
以所養害所養杖策而去人相連而從之遂
成國於岐山之下書傳略說云狄人將攻大
王重甫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欲耆老對
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重甫曰與之每與狄
人至不止大王重甫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
又何欲乎耆老對曰又欲土地大王重甫曰
與之耆老曰吾不爲社稷乎大王重甫曰社
稷所以爲民也吾不可以所爲民亡民也耆老
對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大王重甫
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遂杖策而去
過梁山邑岐山周人束脩奔而從之者二千
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韓奕箋云梁山在
馮翊夏陽縣西北鄭於書傳注云岐山在梁
山西南然則梁山橫長其東當夏陽縣西北
其西當岐山東北自豳適周當踰之也曲禮
下曰國君死社稷公羊傳曰國滅若死之正
也則諸侯爲人侵伐當以死守之而公劉大
王皆避難遷徙者禮之所言謂國正法公劉
權公羊傳曰權者反經合義權者稱也稱其
輕重度其利害而爲之公劉遭夏人之亂而
被迫逐若顧戀疆宇或至滅亡所以避諸夏
而入戎狄也大王爲狄人所攻必求土地不
得其地或將不止戰以求勝則人多殺傷故
又棄戎狄而適岐陽所以成三分之業建七
百之基雖於禮爲非而其義則是此乃賢者
達節不可以常禮格之也則古者量地以
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故曰

詩經

卷二十四

五

無曠土無遊民而公劉大王得擇地而遷又
 無天子之命諸侯得舉國擅徙者王制所云
 平世大法法不恒定世有盛衰王政既亂威
 不肅下迫逐良善無所控告戎狄內侵莫之
 抗禦故不待天子之命可以權宜避之以其
 政教故有附庸閑田或可先是閑處也既遷
 古者有附庸閑田或可先是閑處也既遷
 之人居成國後有明主因而聽之也冬官考
 工記曰有虞氏土陶說文曰陶瓦器竈也蓋
 以陶去其土而為之故謂之陶也說文曰穴
 土屋也覆地室也則覆之與穴俱土室耳故
 箋辨之云覆地室也則覆之與穴俱土室耳故
 大司徒注云壤亦土也變言耳以萬物自生
 焉則言土土猶吐也土以人所耕而種藝則言
 壤壤和緩之貌然則土與壤其體雖同壤言
 和緩則土堅而壤濡九章筭術云穿地四為
 壤五為堅三壤是息土之名覆者地上為之
 取土於地復築而堅之故以土言之穴者鑿
 地為之土無所用直去其息土而已故以壤
 言之釋官云官謂之室室謂之宮其內謂之
 家李巡曰謂門以內也郭璞曰今人稱家義
 出於此公劉云於幽斯館則幽有官館也略
 說稱耆老謂大王曰不為宗廟乎是幽有寢
 廟也此以文王在岐而與上本大王初來之
 事歎美在岐新立故言在幽未有以為立文
 之勢耳七月云入此室處即幽事也然
 豈十世之內常穴居乎但幽近西戎處在山
 谷其俗多複穴而居故詩人舉而言耳
 穴別文大車云死則同穴穴在
 地下則知複在地上俱稱為陶
 集傳比也縣縣不絕貌大曰瓜小曰瓠瓜之

詩經

卷二十四

五

近本初生者常小其蔓不絕至末而後大也
 民周人也自從土地也沮漆二水名在幽地
 古公號也亶父名也或曰字也後乃追稱大
 王焉陶窰竈也復重窰也穴土室也家門內
 之通名也幽地近西戎而苦寒故其俗如此
 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追述太王始遷岐
 周以開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此其
 首章言瓜之先小後大以比周人始生於漆
 沮之上而古公之時居於窰竈土室之中其
 國甚小至文王而後大也
 安成劉氏曰厥生初民時維姜嫄此一
 初也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又一初也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
 姜女聿來胥宇
 傳率循也滸水厓也姜女大姜也胥相宇居
 也
 箋來朝走馬言其辟惡早且疾也循西水厓

漆沮水側也。爰於及與聿自也。於是與其妃大姜。自來相可居者。著大姜之賢知也。

集傳賦也。朝早也。走馬避狄難也。汧水厓也。

漆沮之側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妃也。胥相字宅也。孟子曰大王居邠狄人侵之。

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而不得免。乃屬其耆

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

之也。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

如歸市。

詩經

卷二十四

六十

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

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

如歸市。

東萊呂氏曰來朝走馬形容其初遷之時略地相宅精神風采也。

廬陵羅氏曰岐山地理考異亦名天林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

周原。無。董茶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

日時。築室于茲。

傳周原沮漆之間也。無。美也。董。菜也。茶。苦

菜也。契。開也。

箋廣平曰原。周之原地。在岐山之陽。無。然

肥美。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甘如飴也。此地

將可居。故於是始與邠人之從已者謀。謀從

又於是契灼其龜而卜之。則又從矣。時是茲

此也。卜從則曰可止於是。可作室家于此。定

民心也。

釋文。三輔之言猶然。契。苦計反。木又作契。

詩經

卷二十四

六十

疏。內則曰董。董。粉榆。則董是美菜。非苦茶之

東人呼為董。晉語驪姬將諸中生。實燂於酒。

雖非周原。亦自甘矣。春官華氏掌共燂契以

待卜事。注云。士喪禮曰。楚燂置于燂。在龜東

喪禮注云。楚。楚。然則卜用龜者。以楚燂之

乃開出其兆。故春官卜師掌開龜之四兆。注

云。開謂出其占書也。是既契乃開之。但傳文

質略。直言契開耳。閔宮云。居岐之陽。山南

曰陽。故知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也。王肅云

於是始居之。先盡人謀。謀之于眾。洪範曰。汝

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

之謂大同，檢此上下大王自相之，知此地將可居，是謀及乃心也，與從已者謀，是謀及卿士庶人也，契龜而卜，是謀及卜也，惟無筮事耳，禮將卜先筮之言，卜則筮可知，故云皆從也。

集傳賦也，周地名，在岐山之南，廣平曰原，膾肥美貌，董烏頭也，荼苦菜，蓼屬也，飴飴也，契所以然火而灼龜者也，儀禮所謂楚焯是也，或曰以刀刻龜甲欲鑽之處也，言周原土地之美，雖物之苦者亦甘，於是大王始與

詩經

卷二十四 鄘

空一

幽人之從已者謀居之，又契龜而卜之，既得吉兆，乃告其民曰，可以止於是而築室矣，或曰，時謂土功之時也。

本草曰烏頭與附子同根，形似烏易之頭，蜀人謂烏頭苗為董草，前漢書注曰契刻也，詩曰爰契我龜，言刻開之灼而卜之，三山林氏曰大王遷岐，衛文遷楚丘，未嘗不卜，然君臣既有定議乃卜，洪範所以先乃心卿士庶人而後卜筮也，臨川王氏曰止，則命其臣民止于茲也，曰時，則命其臣民以土功之時也，既命其土功之時，遂築室也。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傳慰安爰於也。

箋時耕曰宣徂往也，民心定乃安隱其居，乃左右而處之，乃疆理其經界，乃時耕其田畝，於是從西方而往東之人，皆於周執事，競出力也，幽與周原不能為西東，據至時從水澍言也。

詩經

卷二十四 鄘

空三

疏以宣在疆理之下，乃畝之上，疆理既定乃宣於田畝，宣訓為徧也，發也，天時已至，今民徧發土地，故謂之宣，慰止左右，爰在築室之下，明其皆是作邑之事，據公宮在中，民居左右，故王肅云乃左右開地置邑以居其民，與鄭同也，疆理是一，宣畝亦同，但作者以乃間之而足句耳，民性安土，重遷離居，或有所悔，言從西方往東之人，皆於周執事競出力，明其勸樂於是，皆無悔心也，幽在周原西北，而經言自西故辨之云據至周之時從水澍而言也，鄭志張逸問幽與周原不能為東西，何謂答曰幽地今為柤邑縣，在廣山北，沮水西，有涇水從此西南行，正東乃得周，故言東西云，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幽又在岐山西北四百里，如志此言發幽西南而行，從沮水之南，然後東行以適周也，時耕曰宣無他

文也鄭以義言之耳

集傳賦也慰安止居也左右東西列之也疆謂畫其大界理謂別其條理也宣布散而居也或曰導其溝洫也畝治其田疇也自西徂東自西水滸而徂東也周徧也言靡事不爲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詩經

卷二十四

六十四

傳言不失繩直也乘謂之縮君子將營官室

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

箋俾使也司空司徒卿官也司空掌管國邑

司徒掌徒役之事故召之使立室家之位處

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既正則以索縮

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廟成則嚴顯翼翼然

乘聲之誤當爲繩也

釋文繩如字本或作乘案經作繩傳作乘箋云傳破之乘字後人遂誤收經文廣光

反浪

疏司空之屬有匠人其職有營國廣狹之度

云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位處者即匠人所

謂左祖右社而朝後市之類是也后稷封邰

爲上公孟子稱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太王之

時以殷之大國當立三卿其一蓋司馬乎時

不召者司馬於營國之事無所掌故也傳

以繩無不直而云其繩則直者言文王所作

宮室不失繩之直也釋器云繩謂之縮孫炎

曰繩束築版謂之縮郭璞曰縮者縛束之也

用繩束版故謂之縮爾雅復言縮之明縮用繩束之也

集傳賦也司空掌管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

繩所以爲直凡營度位處皆先以繩正之既

正則束版而築也縮束也載上下相承也言

以索束版投土築訖則升下而上以相承載

也君子將營官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

爲後翼翼嚴正也曹氏曰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故先召之致衆庶令徒役司徒之職故次召之又曰此章俾立室家則定其規模而已若其營作則先於廟故其序如此朱子曰人若國都如井田樣蓋爲九區面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官室

詩經

卷二十四

六十五

繩所以爲直凡營度位處皆先以繩正之既

正則束版而築也縮束也載上下相承也言

以索束版投土築訖則升下而上以相承載

也君子將營官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

爲後翼翼嚴正也

曹氏曰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

故先召之致衆庶令徒役司徒之職故次召

之又曰此章俾立室家則定其規模而已若

其營作則先於廟故其序如此朱子曰人若

國都如井田樣蓋爲九區面朝背市左祖

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宮室官室

前一區爲外朝凡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爲市市四面有門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焉此國君都邑規模之大槩也
長樂劉氏曰築宗廟之垣墉墉壁也又曰二章言遷三章四章言先營民之居處授民之耕種此章始營公室焉

桴之攄攄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磬鼓弗勝

傳桴桴也攄攄衆也度居也言百姓之勸勉也登登用力也削墻鍛屢之聲馮馮然皆俱

詩經

卷二十四 縣

六十六

也磬大鼓也長一丈二尺或磬或鼓言勸事樂功也

樂功也

箋桴桴也度猶投也築墻者桴聚壤土盛之以藁而投諸版中五版爲堵興起也百堵同時起磬鼓不能止之使休息也凡大鼓之側

有小鼓謂之應聲朔聲周禮曰以磬鼓役事

釋文桴音俱呂沈同徐又音鳩攄耳升反又

反韓詩云頭也夢呼弘反沈呼萌反爾雅云衆也王云亟疾也屢力注反又力朱反馮扶

水反藁力追反沈力戈反字或作標或作藁音同劉熙云盛土籠也鍛丁亂反桴薄侯反爾雅云聚也說文云引取土盛音成磬音羔勝音升應小鼓也

疏鄭唯以度爲投語異意同說文云桴盛土之器言桴藁者謂桴土於藁也取土必多故攄攄爲衆王者度地以居民故度爲居也攄攄薨薨皆是衆多之義築者用力爲多故云用力登登然上言削下言屢馮馮是聲故知削牆下土打鍛是屢之聲馮馮然也禮謂脯爲鍛脩亦言其推打之以傳文略故足成之說文云桴引取也故以桴爲桴言桴取壤土盛之以藁仍存藁字與傳不異也薨薨是投土之聲者若以爲居於藁義不强故云度猶投也冬官韞人爲皐鼓長尋有四尺

詩經

卷二十四 縣

六十七

八尺曰尋是一丈二尺桴是鼓之別名民欲疾作鼓欲令止二者交競鼓不能勝止人使休是其勸樂之甚也五版爲堵定十二年公羊傳文此經磬是大鼓也鼓爲聲也禮法當有二鼓故磬鼓並言之此言勸樂之甚故知磬鼓爲二餘文則不然若韞人爲磬鼓正謂壹鼓耳大射云一建鼓在阼階西應聲在其東一建鼓在西階之西朔聲在其北是大鼓之傍有小鼓也箋謂磬爲小鼓明其不異於傳引周禮者地官鼓人文彼云鼓役事此或云止役事以上有止之文而因設耳定本云鼓役事

集傳賦也桴盛土於器也攄攄衆也度投土於版也薨薨衆聲也登登相應聲削屢牆成

而削治重複也。馮馮牆堅聲五版爲堵興起也。此言治官室也。磬鼓長一丈二尺以鼓役事弗勝者言其樂事勸功鼓不能止也。

長樂劉氏曰謂牆成脫版削其堅凸以就平直。

考索曰鼓人云以磬鼓鼓役事春秋傳云魯人之皐蓋皐者緩也役事以弗亟爲義故以皐鼓節之古者上之使下以仁常欲緩而不迫故名鼓以皐下之事上以義常欲敏而有功以鼓節之而弗止故曰磬鼓弗勝。

廼立皐門皐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將廼立

詩經

卷二十四

六十九

冢土戎醜攸行。

傳王之郭門曰皐門伉高大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美大王作郭門以致皐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冢大戎大醜衆也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美大王之社遂爲大社也。

箋諸侯之宮外門曰皐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大社者出大衆將

所告而行也春秋傳曰脰宜社之肉。

釋文 伉本又作亢韓詩作

疏毛以爲大王於是之時乃立其官之郭門後遂爲天子之皐門此皐門有伉然而高大也乃立其官之正門後遂爲天子之應門此應門將將然而嚴正也乃立其國諸侯之社後遂爲王之大社立此社者爲動大衆所以告之而行也鄭唯以皐門應門大社自是諸侯正法爲異其文義則同毛意以大

社者天子社名則皐應非諸侯之門言大王本作郭門正門耳在後文王之興以爲皐門應門雖遷都於豐用岐周舊制也此言以致皐門下云遂爲大社致者自小至大之辭遂者從本爵末之稱大王門社必不得同於天

詩經

卷二十四

六十九

子但以殷代尚質未必曲有等級文王因其制度增而長之以爲天子之制故云致耳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皐應故以皐應爲王門之名也毛以諸侯之門不名皐應與鄭別耳而郭門爲官之外門正門爲朝門亦與鄭不異也伉者極之義故爲高貌將將故顯而嚴正亦互明之皆高而嚴正耳鄭以檀弓云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春秋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是魯有庫門雉門也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是則名之曰庫雉制之如皐應魯以周公之故成王特褒之使之制二兼四則其餘諸侯不然矣襄十七年傳宋人稱皐門之哲諸侯有皐門也諸侯法有皐應大王自爲諸侯之制非作天子之門矣文王世子云至於寢門是

內有寢門也。明堂位云：天子臯門，天子應門。須命云：二伯率諸侯入應門，是天子亦有臯門。其故爲天子之宮，加之以庫雉也。家語云：衛莊公易朝市，孔子曰：繹之於庫門之內，失之矣。則衛有庫門，魯以周公立庫，而衛亦有庫門者，家語言多不經，未可據信，或以康叔賢，亦蒙褒賞故也。謂應門爲朝門，內有寢門，一曰路門，以朝位在應門之內，路寢在路門之內，故繫而名之。諸侯三朝，臯門之內，雖有外朝，議大疑，詢衆庶，乃往，不常在焉，故不得朝名。其君日出所視，與羣臣決事之朝，在應門之內，故以應門爲朝門也。郊特牲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禮運云：命降於社之謂殺地。是社爲土之神也。家既爲大土，爲社主，故知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至謂之宜，皆釋天文孫炎曰：大事，兵也。有事，祭也。宜，求見使祐也。成十三年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兵爲大事也。春秋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雜記云：有事於上帝，皆是祭事。故謂祭爲有事，以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求其福。宜故謂之宜。玉制云：天子將出，宜乎社，是也。傳以大社者，天子社名，大王時實諸侯，而云乃立冢土，以天子之名言之者，美此大王之社。文王後取其制，以爲天子之社，故以冢土言之。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郊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之氣也。大社之名，唯施於天子也。鄭以冢土者，訓爲大社之名。義未卽名爲大社，諸侯雖不可名大社，可以言冢土矣。以爲乃言冢土，正是諸侯之法，屢宜社之肉，三傳皆無此文，而言傳曰衍字也。閔二年左傳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屨于社。成十三年左傳曰：成子受屨于社，不敬案地。

官掌屨祭祀共屨器之屨。注云：屨大屨也。飾祭器之屨，鄭司農云：屨可以自器，令色白，然則器以屨飾之，故謂之屨。言受屨於社，非受空器而已。明器內有肉，是以祭社之肉盛之。屨器而賜之，故說者皆以屨爲宜祭於社之肉。箋但取其意，言左傳所云屨者，是宜社之肉，無曰字也。

集傳賦也。傳曰：王之郭門曰臯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大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冢土，大社也。亦大王所立，而後因以爲天子之制也。戎醜大衆也。起大事，動大衆，必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

朱子曰：書言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臯應者，則臯應爲天子之門明矣。又曰：太王立岐，周之社，武王既有殷國，遂通立周之社於天下，以爲大社。猶漢初令民立漢社，稷也。

新安胡氏曰：毛氏因戴記明堂位言魯以庫門爲天子臯門，雉門爲天子應門，遂謂天子郭門爲臯，正門爲應，而諸侯門當名庫雉。朱子取毛說，證之書春秋禮記家語而斷之曰：

太王初作臯應二門後尊為天子之制諸侯不得立焉當矣
考索曰天子五門臯者遠也明最在外故曰臯庫門則有藏於此故也雉門者取其文明也應門者則居此以應治也路門則取其大也此五門各有其義然書又有畢門南門則路門之別名也周禮又有中門則雉門之別名也爾雅有正門則應門之別名也若諸侯三門鄭氏以為庫雉路也
臨川王氏曰宗廟官室內東也自內及外故於卒言立冢土也
安成劉氏曰上四章之序營立宗廟居室社稷皆在居民之後先王重民之意如此蓋國以民為本也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械拔矣行道允矣

詩經

卷二十四

主三

混夷駮矣維其喙矣

傳肆故今也愠恚隕墜也允成蹊也駮突喙困也

箋小聘曰問柞櫟也械白桺也文王見大王立冢土有用大衆之義故不絕去其恚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今以柞械生柯葉之時使大夫將師旅出聘問其行道士衆允然不有征伐之意混夷夷狄國也見

文王之使者將士衆過已國則惶怖驚走奔突八此柞械之中而逃甚困劇也是之謂一年伐混夷大王辟狄文王伐混夷成道興國其志一也

疏說文云愠恚也恚怒也有怨者必怒之故以愠為恚說文云蹊徑也宣十一年左傳曰牽牛以蹊人之田則蹊者先無行道初為徑路之名允是成蹊之貌然文王大夫將師旅而出師行當依大道且其衆既多非徒成蹊而已傳言成蹊者以混夷之地野曠人稀雖有舊道當有荒穢故因士衆之過得成蹊徑以無征伐之事故行得相隨成徑與鄭同

詩經

卷二十四

主三

也帝王世紀云文王受命四年周正丙子混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脩德而不與戰王肅同其說以申毛意以為柞械生柯葉拔然時混夷伐周然則周之正月柞械未生以為毛說恐非其旨驗毛傳上下與鄭不殊小聘曰問聘禮文也王制注云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彼對文耳散則聘問通此說文王之美其聘將師而行明據大聘言之當是卿非大夫也釋木云櫟其實核不言櫟是柞陸機疏云周秦人謂柞為櫟蓋據時人所名而言之郭璞曰桺小木也叢生有刺實如耳瓊紫赤可食陸機疏云王莽說械即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為白桺直理易破可為積車又可為矛戟矜今人謂之白桺或曰白桺二說未知孰是定四年左傳云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臣之出曉止

應將旅而已而云師者以其下說混夷畏之則非徒一族之衆混夷是周之敵讐文王使臣過其傍而聘問遠國明其不敢輕行故師旅並言之說文云駢馬疾行貌引詩云混夷駢矣然則馬之疾行即有奔突之義故云突也喙之爲困則未詳文王之勝當與鄰國往來而得使混夷怖懼者殷之末世戎狄內侵所聘之道近於混夷夷狄部落散居素不屯集忽見兵衆謂其伐已故奔入柞械以逃避之士衆主爲聘行實無征伐之意但大衆聚行亦有武備故曰烈烈征師召伯成之明行有威武故混夷見之而驚也書傳云四年伐犬夷此云一年者書傳說文王受命七年之內其一年伐犬夷非謂受命元年也案采薇出車說文王之伐西戎出則命將遣役歸則執訊獲醜非爲一聘問之使懼之而已

集傳賦也肆故今也猶言遂也承上起下之辭殄絕愠怒隕墜也問聞通謂聲譽也柞櫟也枝長葉盛叢生有刺械白桺也小木亦叢

生有刺拔挺拔而上不拳曲蒙冤兌通也始通道於柞械之間也駢突喙息也言大王雖不能殄絕混夷之愠怒亦不隕墜已之聲聞蓋雖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已但不廢其自脩之實耳然大王始至此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至於其後生齒漸繁歸附日衆則木拔道通昆夷畏之而奔突竄伏維其喙息而已言盛德而混夷自服也蓋已爲文王之時矣

慶源輔氏曰肆不殄厥愠不責夫人之厲已也亦不隕厥問唯蓋夫自治之道而已其與後世所謂以虛聲恐喝之者不同矣又曰四箇矣字可見不期然而然之意東萊呂氏曰此章或以爲專指大王或以爲專指文王義皆未安孟子曰文王事昆夷文王猶事昆夷則太王安得有昆夷駢矣維其喙矣之事乎皇矣曰帝省其山柞械斯拔松栢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然則柞械拔行道兌安可指爲文王之時乎蓋總敘周家王業積施屈伸之理始於大王而終於文王耳安以劉氏曰下章之首即言虞芮質成之事則此章之末固通文王而言矣蓋其始也昆

夷不服而大王不墜其聞及其終也。文王德盛而昆夷自服。一章之間。神祖聖孫實相首尾。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

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傳質成也。成平也。蹶動也。虞芮之君相與爭

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

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

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

詩經

卷二十四

七

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

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

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

十餘國。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

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

箋虞芮之質平。而文王動其絲絲民初生之

道。謂廣其德而王業大。予我也。詩人自我也。

文王之德所以至然者。我念之曰。此亦由有

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臣力也。疏附使疏者親也。奔奏使人歸趨之。

釋文先蘇薦反。後胡豆反。本音奔。本亦作奔。奏如字。本亦作走。音同。御魚呂反。本又

作禦音同。

疏成以成爲平。言由諸文王而得成。其和平

也。蓋往歸焉。家語作盍。盍訓何不也。此相勸

之辭。宜爲盍也。男女異路。謂如王制云。道路

男子由右。婦人由左。注云。以爲地道尊右。故

詩經

卷二十四

七

也。斑白髮白黑雜也。以其年老不自提挈。其

挈有少者代之也。士讓大夫讓爲選。大夫爲

卿。則各以尊爵相讓也。家語書傳並有其義

與毛傳小異大同也。首章言太王於絲絲

之後。始得人心。而初生王業。今言文王動其

生。故知動被初生之道。今之使大。故云廣其

德而王業日益大也。能使親附。故曰疏附。能

相導禮儀。使依典法。在君前後。故曰先後。能

曉喻天下之人。以王德宣揚王之聲譽。使人

知。令天下皆奔走而歸趨之。故曰奔走。有武

力之臣。能折止敵人之衝突者。是能扞禦侵

侮。故曰禦侮。直總言臣有四行而已。不指其

臣云某爲疏附。某爲禦侮。故君與云惟文王

尚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號叔。有若閔禾

有若散宜生。有若大顛。有若南宮适。注云。詩

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

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引此四行以證五臣

明非一臣有一行也。彼注云不及呂望大師也。教文王以大德。謙不以自比焉。周公謙不自比。詩人不當代謙。明周召之輩亦在其中。所言四行無定人矣。書傳說宜生南宮括閔天三子學頌於太公。遂與三子見文王於羑里。獻寶以免文王。乃云孔子曰文王得四臣。吾亦得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疏附與。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與。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與。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與。文王亦有四臣以免虎口。丘亦侮。

集傳賦也。虞芮二國名。質正成平也。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

詩經

卷二十四

主人

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閒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蹶生未詳其義。或曰蹶動而疾也。生猶起也。予詩人自予也。率下親上。

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言見夷既服。而虞芮來質。其訟之成。於是諸侯歸周者衆。而文王由此動其興起之勢。是雖其德之盛。然亦由有此四臣之助。而然。故各以予曰起之。其辭繁而不殺者。所以深歎其得人之盛也。

豐城朱氏曰。舜之德。雖非五臣所能及。而非五臣亦無以助其治。文王之德。雖非四臣所能及。而非四臣亦無以宣其化。書亦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茂德降于國人。知此則

詩經

卷二十四

主人

知文王得人之盛。而人材爲聖化之助亦大矣。或謂文王之化。非四臣之所能爲。豈不異哉。

緜九章章六句

集傳一章言在幽。二章言至岐。三章言定宅。四章言授田居民。五章言作宗廟。六章言治宮室。七章言作門社。八章言至文王而服混夷。九章遂言文王受命之事。餘說見上篇。

序械樸文王能官人也

釋文 樸音卜沈 又符十反

朱子辨 說序誤

芄芄械樸薪之標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傳興也芄芄水盛貌械白桺也樸枹木也標積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趣趨也

箋白桺相樸屬而生者枝條芄芄然豫斫以

詩經

卷二十四

械樸

八十

為薪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舉積以燎之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文王臨祭祀其容濟濟然敬左右之諸臣皆促疾於事謂相助積薪

釋文 樸音酉字亦作樸弋九反 云積木燒也斬一本作斫

疏 樸屬而叢生也我農人得折而薪之又載而積之於家使農人得以濟用與德行俊秀者乃彼賢人之叢集而衆多也我國家得徵而取之又引而置之於朝使國得以蕃興既得賢人置之於位故濟濟然多容儀之君王

其舉行政此賢臣皆左右輔助而疾趨之言賢人在官各司其職是其能官人也鄭以

為芄芄然枝葉茂盛之械相樸屬而叢生也故使人豫斫而薪之及祭皇天上帝則又聚

積而燎之濟濟然其臨祭祀容貌肅敬之君王薪燎以祭之時左右諸臣趨疾而助之言

皆助王積薪以供事上帝是其能官人也孫炎曰樸屬叢生謂之枹故云樸枹木也

冬官考工記云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注云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此言樸亦

謂根枝迫近相附著之貌故以樸屬言之月令季冬乃命取秩薪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

薪燎則一歲所須樸燎炊爨之薪皆於季冬收之以擬明年之用是豫斫也樸之與大宗

伯樸燎文同故知為祭天也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祝

詩經

卷二十四

械樸

全

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彼樸燎之文唯施用於司中司命此祭皇天上帝亦言樸之者彼云禮祀實柴樸燎三者皆祭天神之禮俱是燎柴升煙但神有尊卑異其文耳故注云禮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是其禮皆同故得為樸之也皇天上帝月令文彼注以皇天為北辰曜魄寶上帝為五帝則此亦宜然宗伯注皇天上帝冬至於圓丘所祀天皇大帝也昊天上帝猶皇天上帝周禮以為一而月令分之者以周禮文自相顧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別言五帝則昊天上帝之中無五帝矣故以為一月令文無所對宜廣及天帝故分之為二此亦廣文當同之也春官神仕之職桓二年左傳皆有三辰之文即宗

詩經

卷二十四 棧模

八十一

伯所云日月星辰是也。此章言祭人之事。祭天則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可兼及日月。而總言三辰。以爲兼及星辰者。以其俱在天。神皆用柴祭。燹文可以兼之。故通舉焉。此及宗伯月。在柴燎之限。則月爲天神。當以煙祭。觀禮云。祭天燹柴。祭地瘞。注云。燹柴祭天。謂祭日也。則祭地瘞者。謂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又以月爲地神。而從瘞埋之祭者。彼注又云。月者大陰之精。上爲天。使然以天使從天。以陰精又從地。故以祭月有二禮。月之從埋。唯此會同告神一事而已。其餘皆從實柴。故宗伯定之以爲天神也。文王受命。稱王必當祭天。其祭天之事。唯摩禋與是。類見於詩。其外又中候合符后云。文立稷配。注云。文王受命祭天。立稷以配之。諸儒皆以爲郊與圓丘異名。而實同。鄭以圓丘與郊別。文王未定天下。不宜已祭圓丘。所以言稷配蓋郊也。何則。周公祭禮始帝。畧而郊。稷祖文而宗武。若文王已具其禮。當使誰配之。以此知文王之時。未具祭天之禮。而分皇天上帝爲二者。亦以燹文可盡兼天神廣言之耳。未必文王已祭天。皇大帝也。此箋異於傳。孫毓云。此篇美文王之能官人。非稱周地之多賢才也。國事莫大於祀神。莫大於天。必擇俊士與共。其禮故舉祭天之事。以明官人之義。又薪之。燹之。是燎祭積薪之名。非謂萬民皆當燹燎。箋義爲長。趣嚮之趣。義無所取。故轉爲疾趨。

集傳興也。芾芾木盛貌。樸叢生也。言根枝迫迨相附著也。燹積也。濟濟容貌之美。於君

詩經

卷二十四 棧模

八十一

也。君王謂文王也。此亦以詠歌文王之德。言芾芾棧樸則薪之燹之矣。濟濟辟王。則左右趣之矣。蓋德盛而人心歸附。趣向之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傳平圭曰璋。峩峩盛壯也。髦俊也。

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士卿士也。奉璋之儀峩峩然。故今俊士之所宜。

釋文瓚在但反。字或作瓚。贊我本又作瓚。

疏毛以爲文王能任賢爲官。助之行禮。濟濟然多容儀之君。王其行禮之事。則左右之臣奉璋而助行之。此臣奉璋之時。其容儀峩峩然。甚盛壯矣。乃是俊士所宜。爲臣奉璋是共能官人也。鄭以此章說宗廟之祭。賢臣助之言。濟濟然其臨祭祀敬美之君。王親執圭瓚以裸。其左右之臣奉璋瓚助之。而亞裸容儀峩峩然。甚得其禮。此奉璋之事。俊士之所宜行也。宜以助祭。是官得其人也。傳唯璋瓚而不言瓚。則不以此爲祭矣。斯千傳曰。羣臣從王行禮之所奉。顧命曰。太保秉璋以酢。肅以臣之執璋於禮。無文。故引顧命爲證。鄭以臣行禮亦執圭璧。無專以璋者。禮圭

詩經

卷二十四 核模

全四

以進君璋以進夫人則圭當統名不得言璋論語說孔子執圭是其事也冬官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是璋璜也以璋言之故知璋是璋璜王肅云一本有圭璜者以圭為柄謂之圭璜未有名璋璜為璋者王基駁云郊特牲曰灌以圭璋與此云奉璋哉皆有其明文故知璋為璋璜矣即祭統云君執圭璜裸尸大宗伯執璋璜亞裸是也天官內宰職云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然則亞裸者當是后夫人矣此及祭統言大宗者彼注云容夫人有故攝焉攝代王后一人而已言諸臣者舉一人之事以見諸臣之美耳又天官小宰云凡祭祀贊裸將之事注云又從太宰助王然則大宰助王裸小宰又助之是助行裸事非獨一人故言諸臣小宰注云唯人道宗廟有裸天地大神至尊不裸莫稱焉則此言裸事祭宗廟也箋直言祭祀之禮不言廟以言裸則廟可知祭義說宗廟之祭云孝子慈而越賓客則濟濟此言濟濟辟王者以孝子當祭志心念親不事儀飾故言慈而越見其儀少耳其實祭是大事非無儀也清廟箋云周公之祭清廟其禮儀敬且和是有儀矣以義義是容儀之貌故言盛壯釋訓云義義祭也舍人曰義義奉璋之祭鄭以此璋為祭合於爾雅毛不為祭蓋以行禮貌同於祭士者男子之大號以奉璋亞裸是宗伯之卿故言卿士也

集傳賦也半圭曰璋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璜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璜左右奉之其判在內

詩經

卷二十四 核模

全五

亦有趣向之意哉盛壯也髦俊也

渾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傳渾舟行貌楫擢也天子六軍

箋烝衆也渾渾然涇水中之舟順流而行者

乃衆徒舩人以楫擢之故也與羣臣之賢者

行君政令于邁行及與也周王往行謂出

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今王與師行者

殷末之制未有周禮五師為軍軍萬二千五

詩經

卷二十四 核模

全五

百人

釋文或謂之楫說文云楫舟棹也釋名云在傍撥

權謂之楫說文云楫舟棹也釋名云在傍撥

疏文王既能官人行其政令言渾渾然順流

流而行者由衆徒舩人以楫擢之故也以與

隨民而化者是文王之政令也此政令所以

得隨民而化者由諸臣賢者以力行之故也

既有賢臣為王布政故可以征討有罪周王

往行征伐則六師與之而俱進也瞻彼洛

矣云以作六師常武云整我六師皆謂六軍

為六師明此六師亦六軍也禮天子六軍

-2 527 38 858" data-label="Text">

諸侯大國三軍今周王不以軍而與師行者

詩經

卷之十四

人本

改之耳

殷末之制未有周禮故也鄭之此言未是定說鄭志趙商問此又引常武整我六師宣王之時又出征伐之事不稱六軍而稱六師不達其意答曰師者衆之通名欲著其大數則乃言軍耳此正答常武六師而不申此箋之意是其自持疑也又臨碩并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釋之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總言三文六師皆云六軍是亦以此爲六軍之意也又易師卦注云多以軍爲名次以師爲名少以旅爲名師者舉中之言然則軍之言師乃是常稱不當於此獨設異端又甘誓云乃召六卿注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公劉箋云邠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三軍太誓注云六軍之兵東行皆在周禮之前鄭自言有六軍三軍之法何故於此獨言殷末當是所注者廣未及

集傳興也渾舟行貌涇水名烝衆楫擢于往邁行也六師六軍也言渾彼涇舟則舟中之人無不楫之周王于邁則六師之衆退而及之蓋衆歸其德不令而從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于邁謂有所征往也如伐崇與密須及戡黎之事皆是也助祭內事也于邁外事也或外或內而人心之歸向無異焉則文王之振作綱紀之道至矣故下兩章遂言之
豐城朱氏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上章言人

心之趣向見於祭祀之時此章言人心之趣向見於征伐之日也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傳倬大也雲漢天河也遐遠也遠不作人也箋雲漢之在天其爲文章譬猶天子爲法度于天下周王文王也文王是時九十餘矣故云壽考遠不作人者其政變化紂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也

疏受命之時已九十矣六年乃稱王此雖稱王後言不妨述受命時事故云九十餘矣

詩經

卷之十四

人本

作人者變舊造新之辭

集傳興也倬大也雲漢天河也在箕斗二星之間其長竟天章文章也文王九十七乃終故言壽考遐與何同作人謂變化鼓舞之也朱子曰遐古注并諸家皆作遠字甚無道理禮記注訓胡字甚好
曹氏曰作者鼓舞振動之意商之末世士氣卑弱甚矣非鼓舞振動之烏能自奮而有成哉
永嘉陳氏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傳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相質也。

箋周禮追師掌追衡筭。則追亦治玉也。相視

也。猶觀視也。追琢玉使成文章。喻文王為政

先以心研精合於禮義。然後施之萬民。視而

觀之。其好而樂之。如觀金玉然。言其政可樂

也。我王謂文王也。以網罟喻為政。張之為網。

理之為紀。

釋文相如字。一云鄭息亮反。

詩經

卷二十四

棧模

八

疏毛以為上言文王之表章。此又說其有文
章之事。言治寶物為器。所以可彫琢其體
以為文章者。以金玉本有其質性故也。以喻
文王所以可脩飾其道。以為聖教者。由本心
性有虛聖故也。言文王之有聖德。其文如彫
琢。其質如金玉。以此文王教化天下。故歎美
之言。勉勉然勤行善道。不倦之我王。以此聖
德網紀我四方之民。善其能在民上。治理天
下。鄭以為中上政教可美之意。言工人追琢
此玉。使其成文章而後用之。以興文王研精
此政。教合於禮義。其出民皆貴而愛之。好而
樂之。如金玉之美。其皆視而觀之。言其政得
其宜。民愛之甚。餘同。毛以此經上下相成
所追琢者。即追金玉。故以追為彫。釋器說治
器之名云。玉謂之琢。是玉曰琢也。釋器上文
云。玉謂之彫。金謂之鐫。刻金不為彫。言金曰

彫者。以彼對文為別。散可以相通也。以此二
句相對。章是成文。則相是本質。故相為質也。

王肅云。以興文王聖德。其文如彫琢矣。其質

如金玉矣。周禮天官追師職注。追猶治也。

王后之衡。皆以玉為之。唯祭服有衡垂于

副之兩傍。當耳。是衡筭俱首服也。以玉為之

而職。口追師。故知追為治玉之名。上言政教

之美。能變化惡俗。故知此述政教可美之事。

金玉物之貴者。故云其好樂之。如觀金玉然。

言政之甚可樂也。易傳者。以上言作人。下言

網紀。皆是政教之事。則此亦述政教矣。聖人

體自生知。性與道合。不當於此。輒譽文王美

質。故易之。以我王之文。異於上辟王。周王

故詳之。言謂文王也。說文云。網。綱紘也。紀。別

絲也。然則網者。網之大繩。故盤庚云。若網在

綱。有條而不紊。是其事也。紀者。別理絲縷。以

喻為政。有舉大綱。敘小過者。有理微細。窮根源者。

詩經

卷二十四

棧模

八

集傳興也。追。離也。金曰離。玉曰琢。相質也。勉
勉。猶言不已也。凡網罟張之為網。理之為紀。
追之琢之。則所以美其文者至矣。金之玉
之。則所以美其質者至矣。勉勉我王。則所以
綱紀乎四方者至矣。
朱子曰。還不作人。只是說他鼓舞作興底事。
功夫細密處。又在此一章。如曰勉勉我王。綱
紀四方。四方都在他
線索內。牽著都動。

棧樸五章章四句

集傳此詩前三章言文王之德爲人所歸

後二章言文王之德有以振作綱紀天下之人而人歸之自此以下至假樂皆不知何人所作疑多出於周公也

詩經

卷二十四

九

者益以

序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

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千祿焉

釋文

疏文王得受基業增而廣之以王有天下故

王受祖者此祖功業後世亦蒙之不言文王見其流及後世言周之先祖則太王王季在高中矣而別言大王王季以太王王季道德盛於先君獲福多於前世故別起其文見其亦其數多也祿言千明福亦未得之以經有

于祿故因取而互之縣言文王之興本由大王而經有文王之事此言受祖而經皆說祖之得福其言不及文王者詩者志也各言其志故辭不可同生民周公成王之雅也各言其純競時思文周公成王之頌也其文皆無周公成王之事以其光揚祖業足爲子孫之美故其辭不復及焉

朱子辨說序大誤其曰百福千祿者尤不成文理

瞻彼旱麓榛桔濟濟豈弟君子于祿豈弟

傳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濟濟衆多也于求也

言陰陽和山藪殖故君子得以于祿樂易

詩經

卷二十四

九

箋旱山之足林木茂盛者得山雲雨之潤澤也喻周邦之民獨豐樂者被其君德教君子

謂大王王季以其有樂易之德施於民故其

求祿亦得樂易

釋文

疏毛以爲視彼周圍旱山之麓其上則有榛

以致山藪殖也陰陽調和是君之所感木猶尚然明民亦得其性故樂易然之君子謂大王王季以此人物得所而求福祿其心樂易然嘉民之得所也以旱文連麓麓爲山足

詩經

卷二十四 旱麓

生

故知旱為山名。周禮地官有大林麓中林麓。小林麓立林衡之官以掌之。與山虞連職。若斬木林則受法於山虞。長木之處在山。知為山足也。周語韋昭注云。榛似栗而小。木名。陸機云。栝其形似荆而赤。莖似蒼上。人織以為牛官箱器。又屈以為釵。故上黨人謂曰。問婦人欲買栝。不謂窻下自有黃土。問買釵。不謂山中自有栝。周語引此一章。乃云。夫旱麓之榛栝殖。故君子得以樂易。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逸。民力用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樂易之有焉。毛依此文。以為義彼韋昭注云。王者之德。被及榛栝。陰陽調。草木盛。故君子以求祿。其心樂易矣。用此傳為說。箋以美人君之德。當以養民為主。是必以木既茂盛。民亦豐樂。外傳引其本經。遺其與意。毛傳於

作意未盡。故箋申而備之。樂易謂求則得之。其心喜樂簡易也。

集傳興也。旱山名。麓山足也。榛似栗而小。栝

似荆而赤。濟濟衆多也。豈弟樂易也。君子指

文王也。此亦以咏歌文王之德。言旱山之

麓則榛栝濟濟然矣。豈弟君子則其干祿也

豈弟矣。干祿豈弟言其干祿之有道。猶曰其

爭也。君子云爾。

華谷嚴氏曰。豈弟者德盛仁熟和順充積之謂也。干祿非文王之心。詩人言干祿者。謂在

我有以致之。猶曰自求多福。非有心求之也。慶源輔氏曰。樂易則無汲汲勞苦之意。蓋優游寬裕。以自盡其在我之理而已。是非有意於干祿也。自詩人詠歌之。則以為其所干祿之道云爾。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傳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九命然

後錫以秬鬯圭瓚。

箋瑟潔鮮貌。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為

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矣。殷王帝乙

詩經

卷二十四 旱麓

生

之時。王季為西伯。以功德受此賜攸所降下

也。

釋文

瑟又作瓚。秬音巨。黑黍也。黑黍米。搗鬱金草。取汁而煮之。和釀其酒。其氣芬香。謂暢故謂之秬鬯。勺上灼反。

字或作杓。降如宗。又戶江反。

疏毛以為上言大王王季有德於民。此又言有功德受賜。言王季為西伯。以有功德之故。

殷王帝乙。賜之以瑟。然而潔鮮者。乃彼圭玉之瓚。而以黃金為之。勺令得流而前注。其秬

鬯之酒。為金所照。又色黃而流在於其中也。此有樂易之德之君子。以有德之故。是福祿

所以降下而與之。天子賜之圭瓚。即是福祿下也。瓚者。器名。以圭為柄。圭以玉為之。指

詩經

卷二十四 旱麓

九

其體謂之玉璫據成器謂之圭璫璫者盛也
 酒之器以黃金為勺而有鼻口也璫酒從中流
 出故云黃金所以流璫以器是黃金照酒亦
 黃故謂之黃流也定本及集注皆云黃金所
 以飾流璫也若有飾字於義易曉則俗本無
 飾字者誤也孔叢羊容問子思曰古之帝王
 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
 封為王者之後至大王王季文王此為諸侯
 矣奚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曰殷
 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璫
 伯猶周召分陝亦以周召之君為伯乎毛意
 伯猶周召分陝亦以周召之君為伯乎毛意
 當如孔叢之言以王季為東西大伯故以九
 命言之也說文云瑟者玉英華相帶如瑟
 絃或當然江漢曰釐爾圭璫璫一自是賜
 圭璫必以相璫隨之故知黃流即相璫也傳

以黃流為黃金流璫箋直以相璫為黃流者
 秬黑黍一秬二米者也秬璫者釐秬為酒以
 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條也故謂之秬璫
 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
 黃流易傳者以璫中赤而不黃故以朱為中
 央矣明酒不得黃也冬官玉人云大璋中璋
 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
 央鼻寸衡四寸注云射琰出者也鼻勺流也
 凡流皆為龍口也衡橫字謂勺徑也三璋之
 勺形如圭璫故說璫之狀以璋狀言之知三
 璋如玉璫者以彼上文云裸圭尺有二寸有
 璫以祀宗廟更不說璫形明於三璋之制見
 之故知同也又春官典瑞注引漢禮璫大
 五升口徑八寸下有繫口徑一尺則璫如勺
 為繫以承之也天子之璫其柄之圭長尺有
 二寸其賜諸侯蓋九寸以下此述大王王季

詩經

卷二十四 旱麓

九

之事故云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以功
 德受此賜鄭不見孔叢之書其言帝乙之時
 或當別有所據故諸亦然尚書西伯戡黎注
 云文王為雍州之伯在西故謂之西伯則以
 文王為雍州牧故楚辭天問云伯昌號襄秉鞭
 作牧王逸云文王為雍州牧此王季為西伯
 亦當為雍州牧也大宗伯云八命作牧則王
 季唯八命不從毛為九命也八命所以亦得
 圭璫之賜者宗伯注云侯伯有功德加命得
 專征伐於諸侯然則以專征當州之內亦當
 賜之如上公故王季為西伯得受圭璫也鄭
 駁異義引王制云三公一命衮若有功則加
 賜衮衣之謂與一曰衮服是也鄭之意以九
 命之外別加九賜案禮緯含文嘉上列九賜
 之差下云四方所共見公侯伯子男所希望由
 賜者乃四方所共見公侯伯子男所希望由

此言之七命皆得賜不在九命者彼謂隨命
 得賜與九命外頓加九賜別九賜者含文嘉
 云一日車馬二曰虎賁三曰樂則四曰朱戶
 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
 曰秬鬯宋均注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之
 車馬以代其步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
 服以表其德動作有禮賜之納陛以安其體
 長於教訓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居
 處修德房山不漂賜以朱戶以明其別勇猛
 勁疾執義堅強賜以虎賁以備非常充揚威
 武志在宿衛賜以斧鉞使得專殺內懷仁德
 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孝慈父母賜
 以秬鬯以祀先祖

集傳典也瑟緝密貌玉璫圭璫也以圭為柄

黃金爲勺、青金爲外、而朱其中也、黃流鬱鬱也、釀秬黍爲酒、樂鬱金煮而和之、使芬芳條鬯、以瓚酌而裸之也、攸所降下也、言瑟然之玉瓚、則必有黃流在其中、豈弟之君子、則必有福祿下其躬、明寶器不薦於蕤味而黃流不注於瓦缶、則知盛德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降於淫人矣。

詩經

卷二十四 旱麓

李六

周禮鬱人掌和鬱鬯、注鬱草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集、以煮之、鍾中秬鬯是不和鬱者、本草注曰、鬱金草其花十二葉爲貫、百草之英、三月有花、狀如紅藍。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傳言上下察也。

箋鳶、鵠之類、鳥之貪惡者也、飛而至天、喻惡人遠去、不爲民害也、魚跳躍于淵中、喻民喜得所、遐、遠也、言大王王季之德、近於變化、使如新作人。

疏毛以爲大王王季德教明察、著於上下、其上則鳶鳥得飛、至於天以遊翔、其下則魚

皆跳躍於淵中而喜樂、是道被飛潛、萬物得所、化之明察故也、故歎美之言、樂易之君子、近新作人也、中庸引此二句、乃云言上下察、故傳依用之、蒼頡解詁以爲鳶、即鵠也、名既不同、其當小別、故云鵠之類也、說文云、鳶、鷲鳥擊小鳥、故爲貪殘、易傳者、言鳥之得所、當如鳶、鳶在梁、以不驚爲義、不應以高飛爲義、且下云、遐不作人、見人變惡爲善、於喻民爲宜、禮記引詩斷章、不必如本、故易之。

詩經

卷二十四 旱麓

李七

集傳興也、鳶、鵠類、戾、至也、李氏曰、抱朴子曰、鳶之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蓋鳶之飛全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也、遐、何通、言鳶之飛、則戾于天矣、魚之躍、則出于淵矣、豈弟君子、而何不作人乎、言其必作人也。

慶源輔氏曰、械模之詩、言文王德盛、而人心自然歸向之、旱麓之詩、言文王之德盛、而上天自然福祿之、如此則械模之詩、言作人可也、而旱麓亦言作人之事者、何哉、愚讀洪範五皇極章、有曰、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蓋言人君能建其極、則爲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大抵其一章首尾皆以成就天下人才爲說、蓋聖人之得名位者、豈以其身自敘其福祿哉、必使天下之人各羞

其行而邦其昌。
然後為福也。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傳言年豐畜碩也。言祀所以得福也。

箋既載，謂已在尊中也。祭祀之事，先為清酒。其次擇牲，故舉二者介助景大也。

疏毛以為大王王季既成民事，乃以神事有牲既擇而養之以充備，有此牲酒以獻之於宗廟，以祭祀其先祖，以得大大之福祿。野以介為助為異。言酒見其年豐言牲見其畜碩。桓六年左傳曰：聖王先成於民而後致

詩經

卷二十四 旱麓

本八

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此傳取彼意也。清酒者，冬釀接夏而成。有在三月前者，故云先為清酒也。地官充人云：享繁祭祀之牲，先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又祭義云：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而後養之，是擇牲在祭前三月。大為酒之後也。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牝，羣公不毛。然則大王王季為殷之諸侯，其牲亦應不毛。而云騂牲者，不毛者，不定用一毛而已。其牲皆用純色，故此祭用純騂也。祭義云：擇其毛是諸侯用純色也。或者此是作者於後據周所尚而言之。

集傳賦也。載在尊也。備全具也。承上章言有

豈弟之德，則祭必受福也。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傳瑟，眾貌。勞，勞來。猶言佑助。

箋柞棫之所以茂盛者，乃人熯燎除其旁草。養治之使無害也。

釋文熯，說文作𤇗。一云此祭天也。又云熯放火也。字林同。奈力召反。燎音力小反。燎

許氣反。芟草燒之曰燎。何沈盧刈反。來力代反。本亦作僚同。

疏上言祭以助福，此言得福之事。此柞棫所以得茂者，正以為民所熯燎而除其旁草

詩經

卷二十四 旱麓

本九

矣。以興君子所以得福者，王以為神所勞來去其患害矣。言神之勞來君子。猶民之燎柞也。

集傳興也。瑟，茂密貌。燎，熯也。或曰熯燎除其

旁草，使木茂也。勞，慰撫也。

華谷嚴氏曰：箋以為柞棫所以茂者，乃人熯燎除其旁草治之使無害，不若以為民取以供燎，不費詞也。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傳莫莫，施貌。

箋葛也。葛也。延蔓於木之枝本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不同者不違先祖之道。

疏上言蒙先祖之福此言脩先祖之德言莫條枚之上而長也以典依緣者此大王王季也乃依緣已之先祖之功業而起也是此樂易之君子其求福祿不違先祖之正道是謂之申以百福于祿焉。

集傳興也莫莫盛貌回邪也。

詩經 卷十四 早麓 華谷嚴氏曰表記言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遂引此章蓋有一毫觀倖之心則邪矣

早麓六章章四句

序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箋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

疏論語云天生知之上也則聖人稟性自天不由於母以太姒之賢亦生管蔡而云德有所由成歸德於母者以其母賢遂致歌詠見其歎美之深錄之以爲後法耳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

嗣徽音則百斯男

傳齊莊媚愛也周姜太姜也京室王室也大姒文王之妃也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

箋京周地名也常思莊敬者大任也乃爲文王之母又常思愛太姜之配大王之禮故能爲京室之婦言其德行純備故生聖子也大姜言周大任言京見其謙恭自卑小也微美也嗣大任之美音謂續行其善教令

詩經 卷十四 思齊 疏毛以爲常思齊敬不惰慢者大任也乃以此德爲文王之母又常能思愛大姜配大

王之禮而勤行之故能爲王室之婦大姒嗣行其美教之德音思賢不妬進敘衆妾則能生百數之此男言大任能上慕先姑之所行下爲子婦之所續是其德行純備故生聖子也鄭唯以京室爲地名爲異宣三年左傳曰蘭有國齊人服媚之如是言服蘭則人愛之媚是愛義也京者京師故言京室王室王季未爲天子而言京者以其追號爲王故以京師言之箋以周京相對故知是地名能爲京室之婦言盡其婦道於京地無愆過也大姜言周大任言京見大任謙恭自卑小以明其本志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齊侯於泚天王狩于河陽穀梁傳曰會於溫言小諸侯也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亦此類也定六年左傳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時也大姒爲周公康叔之母是文王之

妃也、能有多男爲國之屏翰、是婦人之美事。故言爲大妣之德也。定四年左傳曰：武王之母弟八人，是通武王與伯邑考爲十子也。其名則左傳文云：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通武王伯邑考爲五人，又曰：五叔無官，則其餘五者皆字叔。又曰：曹爲伯甸，非尚年也，則曹叔振鐸是康叔聃季之兄也。又管蔡霍爲三監，蔡與衛平長，明其皆母弟也。邠於富振之言，在蔡霍之間，五叔者，其曹與管蔡邠霍乎？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大妣，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邠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叔季戴。其大不必如此，其十子之名當然也。皇甫謐曰：文王取大妣，生伯邑考，武王發，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邠叔武，次霍叔處，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鐸，次康叔封，次聃叔季戴。其名與史記皆同，其次則異，不知謚何所據也。左傳富辰之言，曹在衛酈之下，不以長幼爲次，則其弟無明文以正之。

詩經

卷二十四

思齊

一重

集傳賦也。思，語辭。齊，莊媚愛也。周姜，大王之妃，大姜也。京，周也。大妣，文王之妃也。徽，美也。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此詩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曰：此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實能媚于周姜，而稱其爲周室之婦，至

於大妣，又能繼其美德之音，而子孫衆多，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也。

臨川王氏曰：齊者，母道也。婦者，婦道也。爲人母，盡母道，爲人婦，盡婦道，太任也。慶源輔氏曰：棧揆詩言文王德盛，而人歸之，早麓言文王德盛，而天福之。思齊又推本而言，文王之所以德盛者，由聖母賢妃成助之。永嘉陳氏曰：此詩言文王之聖，本於太任大妣，或曰：使文王以頑爲父，以闇爲母，將不得其聖乎？曰：瞽瞍頑闇，舜之所以始而終之者，孝也。舜終不倦，而瞽瞍豫此舜之所以終之者，舜文王一也。文王處其易，舜處其難，文王處

詩經

卷二十四

思齊

一重

君臣之難，舜處其易。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傳宗公，宗神也。恫，痛也。刑法也。寡妻，適妻也。御，迎也。

箋惠，順也。宗公，大臣也。文王爲政，咨於大臣，順而行之，故能當於神明。神無是怨，恚其所行者，無是痛傷。其將無有殄禍，寡妻，寡有之。

妻言賢也。御治也。文王以禮法接待其妻。至于宗族。以此又能為政治于家邦也。書曰。乃寡兄勗。又曰。越乃御事。

釋文。御。音通。韓詩云。刑。正也。

疏。書序云。班宗彛。中庸云。陳其宗器。皆為宗公。故云宗神也。王肅云。文王之德。能上順祖宗。安寧百神。無失其道。無所怨痛。宗者。尊也。尊而為公。故知大臣論語云。無使大臣怨乎不已。是人君當順大臣也。神者。聰明正直。依人而行。人能行善。則神明析悅也。易傳者。以左傳稱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聖王

詩經

卷三十四

思齊

百四

先成於民而後致力於神。此言文王之聖。不應先以順神為本。又於時宗廟有大王王季。若論宗廟。當以王統之。不當言公。且經傳未。有以宗廟之神為宗公者也。晉語云。文王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其即位也。詢於八虞。度於閼天。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意寧百神。而求和萬民。故詩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恫。彼正論文王之事先言。諮訪後言。安神乃引此詩。以證之。則惠于宗公。是順臣可知。故易之。彼注賈逵唐固箋云。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辛尹。侯蔡公。原公也。案論語有八士。鄭以為周公相成王時所生。則不得為文王所詢。如鄭意。則別有八十賢人在虞官矣。無夫曰寡妻。今非無夫之稱。故以為少適妻。唯一。故言寡也。釋詁云。迓。迎也。但書傳諸御字。亦得為迓。故毛續

為迓訓之為迎。王肅云。以迎治天下之國家。以上言大姒之賢。今言寡妻。當是賢之意。故以為寡有之妻也。鄭讀御為馭。以馭者制治之名。故為治也。易傳者言迎於家邦。則於義不通。若如王肅之言。則是橫益治字。故鄭讀為馭。訓為治也。以禮法接待其妻。明化自近始。是正己身以及天下之身。正己妻以及天下之妻。正己之兄弟以及天下之兄弟。天下皆然。則無所不治。從妻而言。至于兄弟。為首尾之次。以此待妻及兄弟之法。又能為政治於家邦。使之皆如已也。引書乃寡兄勗。康乃御事。大誥文時周公將東征。誥於治事之臣也。引此二事。證寡為少有。御宜為治也。集傳賦也。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也。恫。痛也。

詩經

卷三十四

思齊

百五

刑儀法也。寡妻。猶言寡小君也。御。迎也。言文王順于先公。而鬼神歆之。無怨恫者。其儀法內施於閨門。而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也。孔子曰。家齊而后國治。孟子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張子曰。言接神人。各得其道也。止齋陳氏曰。古人於夫婦之分。極加嚴焉。刑于寡妻。刑于二女。刑之一言。蓋其法近于忍。不止於與與也。豐城朱氏曰。先神而後人。尊卑之序也。先家而後國。親陳之殺也。

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傳。雖。雖。和也。肅。肅。敬也。以顯臨之。保安無厭也。

箋。宮。謂辟廡官也。羣臣助文王養老則尚和。助祭於廟則尚敬。言得禮之宜。臨視也。保。猶居也。文王之在辟廡也。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亦得觀於禮。於六藝無射才者。亦得居於位。言養善使之積小致高大。

詩經

卷二十四

思齊

一百七

釋文

射。毛音亦。厭也。鄭食夜反。射。藝。厭。於。豔。反。一本作保。安也。射。厭也。非。

集傳。賦也。雖。雖。和之至也。肅。肅。敬之至也。不顯。幽隱之處也。射。與敦同。厭也。保守也。言

文王在閨門之內。則極其和。在宗廟之中。則

極其敬。雖居幽隱。亦常若有臨之者。雖無厭

射。亦常有所守焉。其純亦不已。蓋如是。

東萊呂氏曰。聖人神人之主也。如前章所載

神人乎格。可謂得為主之道矣。欲求所以格

乎者。當於此章觀之。勿軒熊氏曰。此承上章而言。雖雖在宮。即刑

于寡妻以下之事。肅肅在廟。即惠于宗公以下之事。

肆。我。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傳。肆。故。今。也。戎。大。也。故。今。大。疾。害。人。者。不。絕

之。而。自。絕。也。烈。業。假。大。也。言。性。與。天。合。也。

箋。厲。假。皆。病。也。瑕。已。也。文。王。於。辟。廡。德。如。此。

故。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為。厲。假。之。行

者。不。已。之。而。自。已。言。化。之。深。也。式。用。也。文。王

之。祀。於。宗。廟。有。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亦。用

詩經

卷二十四

思齊

一百七

之助祭。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諫諍者。亦得入

言。其使人器之。不求備也。

釋文

烈。毛如字。鄭作厲。又音賴。瑕。音遐。遠也。鄭古雅反。

疏。毛以為言文王治家以和。事神以敬。其德

如是。豈為不顯乎。言其顯也。亦以此顯德

而臨之於民上。文王既以顯德臨民。美其所

為。無有厭其德者。亦皆安而行之也。由人安

之如此。故今大為疾害人之行者。豈不止絕

乎。王之功業廣大。豈不長遠乎。鄭以為此

與下章連。上二句。先言在宮在廟。卒二句。又

詩經

卷二十四

思齊

一頁

所以助養老而和以文王養進之故也文王之在辟廱其羣臣有賢才之質而不明達者亦得臨而觀其禮有德藝之美而無射才者亦得助而居於位是樂人之善養之使成故助養老者皆尚和也文王之在辟廱其德如此天下樂其德而民自化故今大為疾害於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焉厲惡病害人之行者為故今是緣上事之辭則此再言亦者行此化之事也而別文陳之是行化有二處矣祭祀養老是相對之事故樂記云祀乎明堂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以教諸侯之悌也注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是相對之事也樂記云養老於太學王制說太學天子曰辟廱則辟廱是養老之官矣故官謂辟廱宮也養老申慈愛之意故尚和祭祀展肅敬之心故尚敬所施各稱其事故言得禮之宜也臣下感化尚能敬和則文王之身敬和可知也言以顯臨之反其言以不顯為顯則是文王之身以顯道臨民也言安無厭也是民安君德無厭倦也上句言君降下而下句言民化上自相成也定本云保安射厭也

成高大故也行葦亦養老之詩而云序賓以賢而以射中多少為次第此無射才而得居位之養善或當特通許之不必常法觀禮居位一也因人之別而異其文耳此是養老之事故云養之使成祭非長養之名故言使之如器皆是捨短而取長遺惡而收善也鄭讀烈假為厲病故云皆病也說文云厲疫疾也或作癘癘病也定本及集註皆云厲疫疾也故知厲癘亦是病人之事殄既為絕則瑕當為已且傳以烈假不瑕為業大不遠文辭不次故易之也以文王在辟廱行禮羣臣和睦雖在外遠人亦隨流而化故病害人不絕之而自絕為厲癘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言化之深也此謂在野遠人非謂助行禮者也

詩經

卷二十四

思齊

一頁

集傳賦也肆故今也戎大也疾猶難也大難如姜里之囚及昆夷獫狁之屬也殄絕烈光假大瑕過也此兩句與不殄厥愾不隕厥問相表裏聞前聞也式法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如此故其大難雖不殄絕而光大亦無玷缺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合於法度雖無諫諍之者而亦未嘗不入於善傳所謂性與天合是也

安成劉氏曰不殄厥愠不隕厥問大王事也
文王戎疾不殄烈假不瑕可謂絕其祖武然
則不殄厥愠不隕厥問文王之事固在其中
矣其後周公遭變孫碩膚而德音不殺雖其
天縱之聖抑亦存得
於家庭之訓化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

傳造爲也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

箋成人謂大夫士也小子其弟子也文王在

宗廟德如此故大夫士皆有德子弟皆有

所造成古之人謂聖王明君也口無擇言身

詩經

卷二十一

思齊

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故令此士皆有名譽

於天下成其俊乂之美也

釋文敦音亦厭也鄭作擇髦俊也一本此下
更有古之人無厭於有譽之俊士也此

王肅語

疏毛以爲言文王之聖德自生知無假學習

誦亦自入於道言其動應規矩性與天合以

此聖德教化下民故令周國之成人者皆有

成德其小子未成人者皆有所造爲言長者
道德已成幼者有業學習也此成人小子所
以得然者以古昔之聖人有德之君王皆無
厭於有名譽髦俊之此士今文王性與古合

亦好之無厭故成人小子皆學爲髦俊也

鄭以爲文王之在宗廟其羣臣有仁義之行

而不聞達者亦得用之以助祭有孝弟之行

而不求備樂成長也文王之祭宗廟取人如此

故聞其化者莫不自勵故今已長而成人者

謂其大夫士等皆已有成德矣小子未成人

者謂大夫之子弟亦皆勸慕而終必有所成

矣所以得然者古昔之人聖君明王以身化

其臣下故能令之有名譽而爲髦俊之士此

言文王同於古聖以身化人故成人小子皆

有成德也王肅云不聞道而自合於法無

諫者而自入於道也故云性與天合若賢智

者則須學習不能無過聞人之諫乃合道也

有爲者謂所習有業不虛廢也王肅云文

王性與道合故周之成人皆有成德小子未

成皆有所造爲進於善也此美文王而言

古之人則皆謂前世聖君非文王也口無
擇言身無擇行孝經文也箋不言字
誤則此經本有作擇者也故不破之
集傳賦也冠以上爲成人小子童子也造爲
也古之人指文王也譽名髦俊也承上章
言文王之德見於事者如此故一時人材皆
得其所成就蓋由其德純亦不已故令此士
皆有譽於天下而成其俊乂之美也

詩經

卷二十一

思齊

慶源輔氏曰以上三詩皆言文王之德之盛而皆及於作成人之才之事以是觀之則聖人之德必見於作成一世之人才者然後爲至在易觀卦曰觀我生君子無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意蓋如此
臨川王氏曰初言太姒則化成乎內也終言譽髦斯士則化成乎天下也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二十四終

詩經

思齊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二十五

明 後學張溥 纂

文王之什

下

序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

箋監視也天視四方可以伐殷王天下者維

有周爾世世脩行道德維有文王盛爾

釋文皇矣一本無矣字天監代殷莫若周絕句周世世脩德一讀莫若周世絕句周

詩經

卷二十五 皇矣

世脩德爲一句一本無下一世字義並通崔集注莫若周也世世脩德王天下往况反下王同

疏詩之正經未有言美而此云美者以正詩不嫌不美故不言所美之君此則廣言周

國故云美周也此實文王之詩以經有太伯王季之事故言周以廣之也首尾皆述文王於中乃言父祖文不次者本意主美文王伐殷故先言之欲見世脩其德故上本父祖於下復言文王所以申成上意耳周自后稷以來莫不脩德祖紺以上公劉最賢至大王王季德又益盛今據文王而言世世脩德則近指文王所因唯大王王季耳論語注云周目大王王季文王武王賢聖相承四出聖大王王季大賢至文王貴聖最盛也湯以孤聖

獨典。禹則父無令問。文王之德不劣禹湯。而以承藉父祖。始當天意者。但周以積世賢聖。乃有成功。欲見尊祖之心。美其世世脩德。不必實由之也。昔堯受河圖。已有昌名在錄。譽卜四妃。豫知稷有天下。則周之代殷。兆彰上世。而此詩所述。惟此文王。何也。帝王神器。實有大期。殷之存亡。非無定算。但與在聖君。滅由愚主。應使周興。故誕茲睿聖。應使殷滅。故生此愚主。斯則受之於自然。定之於冥運。天非既生之後。方始簡擇。比校善惡。乃欲迴心。但詩人抑揚。因事發詠。假言天意。去惡與善。歸美文王。以爲世教耳。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

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詩經

卷二十五 皇矣

二

傳皇大莫定也。二國夏殷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度居也。耆惡也。憎其用大位。行大政。顧顧西土也。宅居也。

箋臨視也。大矣天之視天下。赫然甚明。殷紂之暴亂。乃監察天下之衆國。求民之定。謂所歸就也。二國謂今殷紂及崇侯也。正長殺得也。四國謂密也。阮也。徂也。共也。度亦謀也。殷

崇之君。其行暴亂。不得於天心。密阮徂共之君。於是又助之謀。言同於惡也。耆老也。天須假此二國。養之至老。猶不變改。憎其所用爲惡者。浸大也。乃眷然運視西顧。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言天意常在文王所。

釋文 政如字。政政教也。鄭作正。正長也。廓苦

作券。並音卷。同。假戶。據反。本又作假。疏 毛以爲大矣。此在上之天。能照臨於下。無幽不燭。赫然善惡分明也。乃監視而觀察

詩經

卷二十五 皇矣

三

四方之國。欲擇善而從。以求民之所安定。維此夏桀。殷紂之二國。其政不得於民心。維四方有道之衆國。以天命未改之故。於是從之謀。於是從之居。言皆從紂之惡。與之謀。爲非道也。以此之故。在上之天。於是疾惡此桀紂之不得民心也。又憎其用大位。行大政。得肆其淫虐。殘害下民。乃從殷都。眷然迴首西顧。於岐周之地。而見文王。天意遂歸於此文王。維與之居。言天常居文王之所。使之爲主。以定民也。此詩之意。主於紂耳。以紂惡同桀。故配而言之。鄭言天之視下。見此殷紂崇侯。二國之君。其爲下民之長。所行暴亂。不得於天心。維彼密阮。徂共之四國。於是亦助之謀。慮於是亦助之計度。言其同惡相黨。共行虐政也。此殷崇二國。政雖不得天心。天猶冀其變改。故養而老之。二國遂不知變。天乃惱其

詩經

卷二十五

皇矣

四

所用爲惡者，漸更浸大，乃審然迴首西顧，見此文王之德，維與之居處也。釋詁云：皇君也。君亦大之義，故爲大也。紂既喪殷，桀亦亡夏，其惡既等，故配而言之。猶嵩高之美，申伯而及甫侯也。二國言此，四國言彼，此既爲惡，則彼當爲善，故言彼彼有道也。桀紂身爲天子，明所從者非法，四國故爲四方有道之國也。以王者度地居民，故以度爲居也。王肅云：彼四方之國，乃往從之，謀往從之，居其秦亡家語引此詩，乃云紂政失其道，而據萬乘之勢，四方諸侯固猶從之，謀度於非道，天所惡焉。傳意當然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所以得有四方之國，從紂謀居者，此說紂之初惡，文王未興也。若天下悲叛之後，無復大位大政，天意何以惜之？孫毓云：天觀衆國之政，求可以代殷之人，先察王者之後，故言商而及夏。桀亡國六百餘年，何求於將代殷而惡之手？斯不然矣。一姓不再興，亡國不再王，先察王者之後，欲何爲哉？武王伐紂，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則殷之末年，夏後絕矣。天安得而觀之？杞宋國名，異於代號。若毛意以爲夏後，則何所案據而謂之夏也？以桀年世久遠，不得復言，則甫侯穆王時人，何當言以配申也？箋以此詩陳事上下相成，上章云以伐崇墉，不言崇罪，則罪狀於此見之，卽不獲是也。敘云代殷下言伐崇，故知二國謂今紂與崇侯虎也。密阮祖共四國達義見伐，則是與紂同謀，故知四國謂密阮祖恭也。崇侯乃是人臣，而得與紂稱爲二國者，太誓一獨夫紂謂紂爲獨夫，非復爲天子也。書敘二繼公子祿父，以祿父爲公子，則同紂於國君也。平王天命未改，秦繼列於國，春秋周鄭交質，君子

詩經

卷二十五

皇矣

五

謂之二國是紂與崇侯，可稱二國也。二國四國，彼此異文者，猶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作者便文，無他義也。下云密人不恭，箋以爲拒義兵而得罪，既拒義不從，明其與紂同惡，故助之謀焉。耄者，耄也。人皆惡已之老，故耄爲惡也。箋以耄爲老也，是惡故耄者不爲惡，禮唯六十曰耄，是耄爲老也，須待也。天以二國雖惡，猶待其改悔，而間暇優緩，未卽憎惡，至老猶不變改，上天始憎惡之，天無形可居，假稱意耳。言須暇者，多方云：天維五年，須暇之子孫。注云：夏之言暇，天觀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八年至十五年也。我應云：作靈臺緩暇，紂以爲文王須暇之者，文武知天未喪殷，故不伐紂，據人事而爲說，亦是文王須暇之也。崇侯尋卽見伐，二國並言須暇者，亦雀命云：崇孽首，則爲惡久矣。受命六年始滅，亦是天須暇之。集傳賦也，皇大臨視也，赫威明也，監亦視也，莫定也，二國夏商也，不獲謂失其道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究尋度謀也，耄憎式廓，未詳其義，或曰耄致也，憎當作增，式廓猶言規模也，此謂岐周之地也。此詩敘大王大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此其首章先言天之臨下甚明，但求民之安定而已，彼

夏商之政既不得矣。故求於四方之國。苟上帝之所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之規模。於是乃眷然顧視西土。以此岐周之地。與大王為居宅也。

安成劉氏曰。耆釋文音耆。集傳疑訓為致。則當音拈。讀如耆。定爾功之耆。慶源輔氏曰。式如式樣之式。廓如國廓之廓。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樹。啟之辟之。其榑其楮。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

詩經

卷二十五 皇矣

六

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傳木立死曰菑。自斃為翳。灌叢生也。樹柘也。榑河柳也。楮橫也。檿山桑也。徙就文王之德也。串習夷常路大也。配嬖也。

箋天既顧文王。四方之民。則大歸往之。岐山之地險隘多樹木。乃競刊除。而自居處言樂就有德之甚。串夷即混夷。西戎國名也。路應也。天意去殷之惡。就周之德。文王則侵伐混

夷以應之。天既顧文王。又為之生賢妃。謂大妣也。其受命之道已堅固也。

釋文

屏除也。翳於計反。爾雅云。木自斃神蔽者為翳。郭云。相覆蔽。韓詩作殪。云因也。

因高墳下也。神音申。樹音側。又音列。辟婢亦反。沈必亦反。榑勑丁反。楮羌居反。字林紀庶反。又音舉。剔他歷反。或作鬻。又作劓。同。檿鳥簞反。斃婢世反。本或作蔽。必世反。柘音而。檿去塊反。又去軌反。何音匱。即今靈壽是也。串古患反。一本作患。或云鄭音患。瘠在昔反。詩本皆作瘠。孫毓評作應。後之解者。貪以瘠為誤。應對之應。

詩經

卷二十五 皇矣

七

疏毛以為天顧文王而與之居。於是四方之民大歸往之。周地險隘。樹木尤多。競共刊

除以為田宅。其攻作之。屏除之者。其為菑木。其為翳木之所也。修理之。平治之者。其為榑木。其為樹木之處也。啟柘之。開闢之者。其為檿木。其為楮木之地也。攘去之。剔翳之者。其為檿木。其為柘木之材也。帝所以徙就文王之明德而顧之者。以其世世習於常道。則得居是大位也。天又為生賢女。立之以為妃。令當佐助之。其受命之道既堅固也。以用功作為殺木。屏去。故先言作之。屏之。殺木之處。有其坑坎。須修理。平治。故言修平。平治其地。必開拓使廣。故言啟辟。辟上更有材木。須攘除。翳剔。故言攘剔。設文雖別。意以相通。鄭唯串夷載路為異。以天意徙就周之明德。是天去惡與善。文王以天惠中國之混夷。故伐惡以應之。餘同。釋木云。立死菑斃者。謂李巡曰。以當死害生曰菑。斃死也。郭璞曰。翳樹陰翳

詩經

卷二十五

皇矣

八

覆地者也。然則以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為木之害。故曰苗也。自斃者。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為蔭翳。故曰翳也。爾雅直云斃者。傳以其非人斃之。故曰自斃。釋木又云。灌木叢木。李巡曰。木叢生曰灌木。是灌木叢生。郭璞曰。櫟似櫟。而瘳小。子如細栗。今江東呼為櫟栗。陸機疏云。葉如榆也。木理堅韌而赤。可為車轅。某氏云。河柳謂河傍赤莖小楊也。陸機疏云。河傍皮正赤如絳。一名兩師。枝葉似松。孫炎曰。櫟。臆節。可以作杖。陸機疏云。節中腫似扶老。今人以為馬鞭及杖。弘農共北山甚有之。郭璞曰。櫟桑柘屬。材中為弓。冬官考工記云。弓人取幹。柘為上。櫟桑次之。毛讀愚為串。王肅云。天以周家善於治國。徒就文王明德。以其由世習於常道。故得居是大位也。鄭以詩本為愚。故不從耳。采薇序曰。西有混夷。

之患。患夷則混夷也。出車云。薄伐西戎。是混夷為西戎國名也。書傳作吠夷。蓋吠混聲相近。後世而作字異耳。或作犬夷。犬則吠字之省也。路之為應。更無正訓。鄭以義言之耳。正以天就文王明德。既去殷之惡。文王亦當去惡。故伐混夷以應之。順帝之則。此之謂也。此伐混夷。則書傳云。四年伐吠夷是也。妃字音亦為配。釋詁云。妃。嬈也。某氏曰。詩云。天立厥妃。是毛讀配如妃。故為嬈也。是為妻之配。大意與鄭合。此天立厥配與大明天作之合。其文相類。故知立其配者謂大妃也。

集傳賦也。作拔起也。屏去之也。苗。木立死者也。翳。自斃者也。或曰。小木蒙密蔽翳者也。修。

詩經

卷二十五

皇矣

九

平皆治之。使疏密正直得宜也。灌叢生者也。櫟。行生者也。啟辟。芟除也。榿。河柳也。似楊。赤色。生河邊。榿。積也。臆節。似扶老。可為杖者也。攘剔。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櫟。山桑也。與柘皆美材。可為弓幹。又可蠶也。明德。謂明德之君。即大王也。串夷。載路。未詳。或曰。串夷。即混夷。載路。謂滿路而去。所謂混夷駢矣者也。配。賢妃也。謂大姜。此章言大王遷於岐。

周之事。蓋岐周之地。本皆山林險阻。無人之境。而近於昆夷。大王居之。人物漸盛。然後漸次開闢。如此。乃上帝遷此明德之君。使居其地。而昆夷遠遁。天又為之立賢妃以助之。是以受命堅固。而卒成王業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首八句。人事也。後四句。天命也。由天命時。故人事應。由人事治。故天命從也。苗翳。則因其死斃而拔去之。灌櫟。則因其叢列而脩治之。榿。柘。凡木。則芟除之。櫟。柘。美材。則攘剔之。蓋順理而為之。舉此開辟林木一事言之。則餘可知矣。

廬陵彭氏曰大王之遷從之者如歸市非人之所能爲也必有主宰之者故詩人託辭以爲帝遷之帝遷之則天命之蓋帝所以主宰乎天者也書言昭受上帝而後言天其申命用休言帝休而後言天乃天命文王皆此類也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
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
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傳兌易直也對配也從大伯之見王季也因親也善兄弟曰友慶善光大也喪亡奄大也

詩經

卷二十五

皇矣

十

爰省善也天既顧文王乃和其國之風雨使其山樹茂盛言非徒養其民人而已作爲也天爲邦謂興周國也作配謂爲生明君也是乃自大伯王季時則然矣大伯讓於王季而文王起篤厚載始也王季之心親親而又善於宗族又尤善於兄大伯乃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也大伯以讓爲功美王季乃能厚明之使傳世稱之亦其德也王季以有因心

則友之德故世世受福祿至於覆有天下

疏毛以爲言天顧文王之深恩澤及其草木又爲之興作周邦又爲之生明君以作其

配乃自大伯王季之時已則然矣維此王季有因親之心則復有善兄弟之友行尤友善其兄大伯善爲周君稱其讓意是善太伯也由其稱兄之故則天厚與其善則兄錫之大位由王季受此福祿無所喪亡故至其子孫而大有四方也鄭雅下四句爲異言王季尤善於太伯始厚明其太伯之功美始使之讓事顯著言其善於爲君福祿後葉令太伯讓功偏得彰顯也以王季有此德之故故能受天福祿無復有喪亡之時至於子孫而覆有天下四方也易直者謂少節且滑易而調直亦言其茂盛也從太伯之見王季謂見

詩經

卷二十五

皇矣

十

其生聖子而讓之故王季得爲君而修德王肅曰太伯見王季之生文王又知天命之必在王季故去而適吳大王沒而不返而後國讓於王季周道大興故本從太伯讓與王季是解見王季之意也釋詁云妃對也則對是相配之義生明君謂生文王也國當以君治之故言作配實至文王乃興而云太伯時者由太伯讓於王季而文王得起是與國生君在太伯之時也周禮六行其四曰姻注云姻親於外親是因得爲親也福慶是善事故爲善光是明大故爲大王肅云王季能友稱太伯之讓意則天厚與之善錫文王之大位也則友其兄是友其親兄明上則友之文可以遠及宗族見王季孝友之心廣也太伯以王季爲賢故讓之若王季不賢則讓德不順由王季能稱太伯之心見太伯爲知人

達命名傳之後世也。論語稱太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注云：三讓之美，皆蔽隱不著。此言傳世稱之者，孔子深賢太伯，恨世人不知，非是舉世皆不知也。孫炎曰：荒大之奄，是荒奄俱為大義，故云奄大也。奄亦是覆蓋之義，故箋以為覆有天下。

集傳賦也，援兌見綿篇，此亦言其山林之間，道路通也，對猶當也，作對言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也。太伯，大王之長子，王季大王之少子也，因心，非勉強也，善兄弟曰友，兄謂太伯也，篤，厚載，則也，奄字之義，在忽遂之間。

詩經

卷二十五 皇矣

十二

言帝省其山而見其木，援道通，則知民之歸之者益眾矣。於是既作之邦，又與之賢君，以嗣其業，蓋自其初生太伯、王季之時而已定矣。於是太伯見王季生文王，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適吳不反。大王沒而國傳於王季，及文王而周道大興也。然以太伯而避王季，則王季疑於不友，故又特言王季所以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而無待於勉強，既受太伯

之讓，則益脩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為徒讓耳。其德如是，故能受天祿而不失，至于文武而奄有四方也。

朱子曰：太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太伯知之，逃之荊蠻。於是太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是為文王。又曰：太王欲立賢子聖孫，為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間，利欲之私也。是以太伯去之，而不為。獨王季受之，而不為貪，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為至德也。

詩經

卷二十五 皇矣

十

之時，而天命之定，已見於太伯讓王季之日。太伯讓焉而無迹，王季受之而無愧，此王季之所由基也。文王創造於前，武王繼續於後，此王季之所由成也。太伯當立而不立，文王可為而不為，故皆謂之至德。非王季之友，無以成太伯之志，非武王之孝，無以成文王之功。武王之孝，易知也；王季之友，難知也。此所以再三嘆詠於王季也。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貺其德音。其德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傳心能制義曰度。豹靜也。慈和偏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經緯天地曰文。

箋德正應和曰豹。照臨四方曰明。類善也。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

王君也。王季稱王。追王也。靡無也。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無有所悔也。必比于文王。盛德以聖人爲匹。帝天也。祉福也。施猶易也。延也。

疏德由心起。故先言心能度物。心既能度。然後能施爲政教。故次稱其德音。言其政教。

卷二十五 皇矣 十四

清靜也。蓋君所以施政教。故先言政能清靜。乃論身內之德。故後言能明能善。其明與善。還是德音之事。施之於人。有照臨之明。能施之善耳。心能施而無私。可以爲人君長。故次克長。克君長。即師也。學記曰。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先言後若也。既言堪爲人君。即說爲君之事。故言王此大邦也。既爲大邦之君。能使國民順服。故次克順也。民順功成。可以比上方人。故次克比也。可及子孫。故言帝祉以結之。帝祉即此授以九德。而延生聖人是也。重言克明者。墨之以足。句猶下我。陵我泉耳。此傳箋及下傳九言。曰者。皆昭二十八年左傳文。毛引不盡。箋又取以足之。此云維此王季。彼言維此文王者。經涉配離。師有異讀。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

文王。心能制義者。服虔云。心能制事。使得其宜。言善揆度事也。左傳樂記韓詩。皆作莫。

釋詁云。豹莫定也。郭璞曰。皆靜定也。義俱爲定。聲又相近。讀非一師。故字異也。定是靜義。

故云豹靜。杜預云。莫然清靜。取此傳爲說也。德正即德音。政教是音聲。號令也。服虔云。

在已爲德。施行爲音。發號施令。天下皆應和之。言皆莫然而定。無離譁也。照臨四方者。服虔云。豫見安危也。勤施無私者。杜預云。施而無私。物得其所。無失類也。教誨不倦者。服虔云。教誨人以善。不無失類也。言善長人以道德也。

賞慶刑威者。以善不無失類也。言善長人以道德也。福作威君之道也。慈和偏服者。服虔云。上愛下曰慈。和中和也。爲上而愛下。行之以中。

和天下。偏服從而順之。擇善而從之者。服虔云。比方損益古今之宜。而從之。杜預云。比方

善事使相從。二說皆不得以解此。何者。彼唯說文王。不言比方。他人故服杜觀傳爲說。比

以王季比文王。當謂擇善而從。以比方之也。服虔云。德能經緯順從。天地之道。故曰文。

杜預云。經緯相備。故織成文。然則言德能順從。天地如織者。錯經緯以成文。故謂之文也。

左傳說此九事。乃云九德不愆。作事無悔。言其勤合衆心。不爲人所恨。公劉傳曰。民無長

嘆。猶文王之無悔也。則毛取左傳之意。謂文王之德。不爲人恨。不得與鄭同也。箋以上

陳王季之德。而以比於文王。即云其德靡悔。明是王季之德。堪比於王。若以比之時。人無所悔者。集傳賦也。度能度物制義也。豹春秋傳樂記

皆作莫，謂其莫然清靜也。克明，能察是非也。克類，能分善惡也。克長，教誨不倦也。克君，賞慶刑威也。言其賞不僭，故人以爲慶，刑不濫，故人以爲威也。順，慈和徧服也。比，上下相親也。比于，至于也。悔，遺恨也。言上帝制王季之心，使有尺寸能度義，又清靜其德音，使無非間之言，是以王季之德能此六者。至於文王，而其德尤無遺恨，是以既受上帝之福，而延及于子孫也。

詩經

卷二十五 皇矣

十六

豐城朱氏曰：帝度其心，使之能權也。夫惟能權，故能受太伯之讓，而篤周家之慶也。華谷嚴氏曰：明類是一意，長君是一意，順此是一意，類者明之充，君者長之推，此者順之積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美，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

傳：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無是貪美，岸，高位也。

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旅師按止也。旅，地名也，對遂也。

箋：畔，援猶跋扈也。誕，大。登，成。岸，訟也。天語文王曰：女無如是跋扈者，妄出兵也。無如是貪美者，侵人土地也。欲廣大德美者，當先平獄訟，正曲直也。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兵，違正道，是不直也。赫，怒意。斯，盡也。五百人爲旅，對答也。

詩經

卷二十五 皇矣

十七

文王赫然與其群臣盡怒，曰：整其軍旅而出，以却止徂國之兵衆，以厚周當王之福，以答天下鄉周之望。

釋文：援，武強也。拔，蒲末反。畔，胡喚反。韓詩云：畔，共音恭。毛云：徂，往也。共，國名。鄭云：徂，共皆國名。斯，毛如字，此也。鄭音賜。按安旦反，木又作遇。安，葛反，此二字俱訓止也。

疏：毛以爲天帝告謂文王，無是叛道而援取，能大先天下升於高位，因此遂說文王之不妄貪求，有密國之人，乃不恭其職，敢拒逆我。

大國乃侵我周之阮地遂復往侵於共邑故
文王與其群臣赫然而盡怒於是整齊其師
旅以止此密人往旅地之寇密人侵共復往
侵旅故與兵以止其寇也天意福周使興而
密人侵之故伐密者所以厚周福也民心皆
欲伐密而文王從之是整旅所以遂天下心
也言文王上應天意下順民心非為貪美妄
伐密也鄭以爲天告語文王曰汝無如是
賊虐者妄出兵以征伐汝無如是欲美者苟
貪人之土地欲廣大汝之德美者當先平於
所欲征者之獄訟獄訟者知彼曲汝直然後
伐之而密須之人乃不恭其職敢距我大國
之徵發其所徵者是侵阮徂共三國之義兵
也文王欲侵此三國徵兵於密密人拒而不
從文王於是赫然與其群臣怒曰當整其軍
旅而出以却止徂國之師旅以此厚於我周

家當王之福以此而應答天下嚮周之望因
密人不恭怒而出兵先往伐徂尋亦伐密
一無然之文而傳分爲二先是者以畔是違
迫援是引取義異故分爲二鬼神食氣謂
之故故注讀飲爲貪下論征伐則援取貪美
是國邑土地之事也岸是高地故以喻高位
箋以下用兵征伐此則爲下發端當用兵
之事不得爲文王之升位也故言叛援猶跋
扈而橫自恣之貌漢賈帝謂梁冀爲跋扈將
軍是也小宛云宜岸宜獄相對是岸爲訟也
跋扈是凌人之狀故以妄出兵言之欲美貪
欲廣大其德美者當先平獄訟正曲直知彼
實曲然後伐之宣十二年左傳曰師直爲壯
曲爲老是也王肅孫毓皆以帝謂文王者詩
小言天謂文王有此德非天教語文王以此

事也鄭必以爲天語文王者以下云帝謂文
王予懷明德是天之自我也帝謂文王詢爾
侂方是教人詢謀也以文王舉必順天故作
者致天之意言天謂文王耳以經直云密
人故辨之云國有密須氏定四年左傳曰密
須之鼓是也毛以徂爲往故云侵阮遂往
侵共以阮共爲周地爲密須所侵故王肅云
密須氏姑姓之國也乃不恭其職敢與兵相
逆大國侵周地箋以上言四國於此宜爲
國名下云徂旅則是徂國師衆故以阮徂共
三者皆爲國名與密須而四也四國從討謀
度則並非彼自相侵明爲犯周而文王侵之
也密須紂黨所以文王得徵兵者杜預云密
須今安定密縣則在文王統內書傳云文王
受命三年伐密須則阮徂共文王伐密之前
四年伐混夷仍以天子之命命將率則文王

伐此三國之時叛殷之形未著密須在其統
內故得徵兵也密須之君雖不達天命亦是
民之先覺者也疑周將叛殷故拒其徵發皇
甫謐云文王問太公吾用兵孰可太公曰密
須氏疑於我我可先伐之管叔曰不可其君
天下之明君伐之不義太公曰臣聞先王之
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文王曰善遂
侵阮徂共而伐密須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
歸文王謐雖採摭舊文傳會爲說要言發於
我者未爲顯叛文王得徵兵而不從叛始彰
耳王肅云無阮徂共三國孔見云周有阮徂
共三國見於何書孫毓云案書傳文王七年
五伐有伐密須大夷黎邦崇未聞有阮徂共
三國助紂犯周文王伐之之事鄭以下言徂
旅徂有師旅明徂是國魯詩之義以阮徂共
皆爲國名是則出於舊說非鄭之創造書傳

七年年說一事故其言不及阮祖共耳書傳亦無獵狁采薇稱獵狁之難復文王不伐之乎鄭之所言非無深趣皇甫謐勤於考校亦據而用之旅師俱為衆也對則為少多之異散則可以相通王肅云密人之來侵也侵阮遂往侵共遂往侵旅故王赫斯怒於是整其師以止徂旅之寇侵阮祖共文次不便不得復說旅故於此而見焉上曰徂共此曰徂旅又為周王之所禦其密人亦可知也省煩之義詩人之微意也傳意或然以軍出稱師為通名今指言旅則唯用一旅之人故云五百人為旅下箋云小出兵明以德不以衆也以對為答者以天下必皆嚮已舉兵所以吞之於理為切故不從遂也

集傳賦也帝謂文王設為天命文王之詞如

詩經

卷二十五 皇矣

二十

下所言也無然猶言不可如此也畔離畔也援攀援也言舍此而取彼也飲欲之動也美愛慕也言肆情以徇物也岸道之極至處也密密須氏也姑姓之國在今寧州阮國名在今涇州徂往也共阮國之地名今涇州之共池是也其旅周師也按遏也徂旅密師之往共者也祐福對答也人心有所畔援有所飲美則竭於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濟文王

無是二者故獨能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

蓋天實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也是以密人

不恭敢違其命而擅興師旅以侵阮而徃至

于共則赫怒整兵而徃遏其衆以厚周家之

福而答天下之心蓋亦因其可怒而怒之初

未嘗有所畔援歆美也此文王征伐之始也

寧州涇州即今平涼府並隸陝西

慶源輔氏曰人心一有畔援歆美則流於私

欲凡所云為必不能先知先覺又焉能有所

濟乎况於用兵行師之際情欲易縱之時而

二病不去幾何而不流於窮曠也

哉誕先登于岸以涉水為譬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

我阿無飲我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

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傳京大阜也矢陳也小山別大山曰鮮將側

也方則也

箋京周地名陟登也矢猶當也大陵曰阿文

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衆以往侵阮國之疆

登其山脊而望阮之兵。兵無敢當其陵及阿者。又無敢飲食於其泉及池水者。小出兵而令驚怖如此。此以德攻不以衆也。陵泉重言者。美之也。每言我者。據後得而有之而言度。謀鮮善也。方猶鄉也。文王見侵阮而兵不見敵。知已德盛而威行。可以遷居定天下之心。乃始謀居善原廣平之地。亦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側。爲萬國之所嚮。作下民之君。後竟徙都於豐。

詩經

卷二十五

皇矣

二十三

疏。毛以爲密人之來也。依止其在我周之京丘大阜之傍。其侵自阮地之疆爲始。乃升我阮地之高岡。周人見其如此。莫不怒之曰。汝密須之人。無得陳兵於我周地之陵。此乃我文王之陵。我文王之阿。無得飲食我周地之泉。此乃我文王之泉。我文王之池。言皆非汝之有。不得犯之。民疾密須如是。故文王遂往伐之。征密既勝。文王於是謀度其鮮山之傍。平原之地。此地居岐山之南。在渭水之側。背山跨水。營建國都。乃爲萬邦之所法。則下民之所歸往。言其怒以天下爲心。其伐與百姓同欲。別起都邑。爲萬民之王。鄭以爲言文王之所徵發。不用多兵。但取依居其在京地之衆。爲一旅之人。以此而往侵。自阮國之

詩經

卷二十五

皇矣

二十三

疆爲始。乃登我所伐得者。阮國之高岡。以望之。未嘗交戰。而此國之兵莫不驚走。無敢當我陵者。因此而往伐。徂共密須。皆克之矣。德威行。可以遷徙都邑。安定民心。乃始謀居於其善原廣平之地。居岐山之南。在渭水之側。爲萬國之所嚮。作下民之君王。釋地云。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李巡曰。土地獨高大名阜。阜最大。爲陸。然則大阜爲陵。不爲京矣。言京大阜者。釋丘曰。絕高爲之京。李巡曰。丘高大者爲京。然則京亦土之高者。與大阜同也。王肅云。密人乃依徂共京陵。來侵自文王阮邑之疆。密人升我高岡。周人皆怒曰。汝無陳於我陵。乃是我文王之陵。阿也。泉池非汝之有。勿敢飲食之。矢寔陳義。欲言威武之盛。敵不敢當。以其當侵而陳。故言矢猶當也。箋以京爲周地。小別名。則京是周之所都之邑。以其兵少。故唯發近民也。上言徵兵於密須。今言少發而足。蓋以密人疑之。故徵兵以嘗之。非爲密須兵也。釋山云。小山別大山。鮮孫法。此則亦法也。故以方爲則也。以其已繫岐陽。不應復言餘山。故以鮮爲善也。威德既行。歸從益衆。非處廣平之地。無以容待四方。故知民既復從。乃遷居要所也。言亦在岐山之陽。是去舊都不遠也。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云。文王徙宅於程。蓋謂此也。知此非豐者。以此居岐之陽。豐則岐之東南三百里耳。

集傳賦也。依安貌。京周京也。矢陳鮮善將側。

方鄉也。言王安然在周之京，而所整之兵既遇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所陟之岡，即爲我岡，而人無敢陳兵於陵，飲水於泉以拒我也。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也。其地於漢爲扶風安陵，今在京兆府咸陽縣。

詩經

卷二十五 皇矣

二十五

安成劉氏曰：春秋書法，替師掠境曰侵，擊罪致討曰伐。此詩於密言侵，於崇言伐，固非如春秋書法例。然其師既按徂，共之衆則密人退歸矣。故周師既出阮疆，而遂侵之，蓋亦出其不意而謂之侵也。又曰：文王伐密之後，而作程邑，亦猶伐崇之後，而作豐邑。方其伐之，討罪而已。固未嘗先有作邑之心也。自常情觀之，必謂貪其土地矣。詩人知其心之無私，故言伐密伐崇之事，皆先以帝命發之。華谷嚴氏曰：文王用心廣大，威德暢治，歸者益衆，非舊邑所能容納也。新安胡氏曰：度其鮮原以下，卽上章以篤周祜，以對天下之實事也。其字指密而言，卽今西安府咸陽縣隸陝西。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傳懷歸也。不大聲見於色。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仇，匹也。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墉，城也。

箋：夏，諸夏也。天之言云：我謂人君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其爲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者，此言天之道尚誠實，貴性自然。

詢，謀也。怨耦曰仇。仇方，謂旁國諸侯爲暴亂。

詩經

卷二十五 皇矣

二十五

大惡者。女當謀征討之，以和協女兄弟之國。率與之往。親親則萬志齊心，一也。當此之時，崇侯虎倡紂爲無道，罪尤大也。

釋文：詢，音荀。鉤，古候反。又古侯反。臨，如字。韓詩作隆。衝，說文作幢。幢，陣車也。

疏：毛以爲天告語文王曰：我當歸於明德，因色而加人，不以年長大，以有變革於幼時，言其天性自然，少長若一，不待問而自識，不由學而自知。其所動作，常順天之法，則以此故天歸之。而使伐崇，而天言語文王曰：其伐崇也，當詢謀於女匹已之臣，以問其伐人之方。和同汝之兄弟，君臣既合，親戚和同，乃以汝

鉤援之梯與汝臨衝之車以往伐彼崇城也
鄭以爲天告語文王曰我之所歸歸於人
君而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廣其言語之音聲
以外作容貌之色又不自以長諸夏之國以
變更於王法其爲人不記識古事不學知今
事常順天之法而行之如此者我當歸之崇
侯反於此道天使文王伐之天告語文王曰
當詢謀汝怨偶之傷國觀其爲暴亂大惡者
而征討之其征之也當和同汝兄弟之國相
率而往餘同毛以夏爲大王肅云非以幼
弱未定長大有所改更言幼而有天性也
箋以夏爲諸夏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謂
爲諸侯之長自以身居尊位無所畏懼變亂
正法也崇侯與文王俱爲紂之上公是長諸
侯也詩意言文無此行則崇侯有之矣故天
命文王使伐耳變更王法者若號石父導王

爲非崇侯虎倡紂爲無道變亂典刑者也而
孫毓以創業改制爲難非其難也援卽引
也箋云鉤梯所以鉤引上城者墨子稱公
輸般作雲梯以攻宋蓋此之謂也臨者在
臨下之名衝者從傍衝突之稱兵書有作臨
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篇知臨衝俱是
車也說文云城所以盛民也墉城垣也彼細
辨其名耳散則墉亦城也方者居一方之
辭故爲方
國之諸侯
集傳賦也予設爲上帝之自稱也懷眷念也
明德文王之明德也以猶與也夏華未詳則
法也仇方讐國也兄弟與國也鉤援鉤梯也

所以鉤引上城所謂雲梯者也臨臨車也在
上臨下者也衝衝車也從旁衝突者也皆攻
城之具也崇國名在今京兆府鄠縣墉城也
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
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
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鉄鉞得專征伐曰
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
而作豐邑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
深微不暴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
理故又命之以伐崇也呂氏曰此言文王德
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雖興兵以伐
崇莫非順帝之則而非我也

廬陵彭氏曰以諸侯之國爲兄弟亦未嘗稱
王一驗也

鄠縣卽今西安府

鄠縣亦隸陝西

華谷嚴氏曰崇侯譖文王而文王伐之疑於
報私怨者然虎倡紂爲不道乃天人之所共
怒文王奉天討罪何容心哉蓋由其心純乎
天理故喜怒皆與天合所仇者非私怨所同

者非苟
合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
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弗弗崇墉
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傳閑閑動搖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徐也攸所
也馘獲也不服者殺而馘其左耳曰馘於內

曰類於野曰禡致致其社稷群神附附其先
祖爲之立後尊其尊而親其親弗弗疆盛也

詩經

卷二十五

皇矣

二十八

仡仡猶言言也肆疾也忽滅也

箋言言猶孽孽將壞貌訊言也執所生得者
而言問之及馘所馘皆徐徐以禮爲之不尚

促速也類也禡也師祭也無侮者文王伐崇
而無復敢侮慢周者伐謂擊刺之肆犯突也

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之拂猶倮也言
無復倮戾文王者

釋文馘古獲反字又作馘字林截耳則作耳
傍馘首則作首傍類如字本或依說文

作類禡馬嫁反搖如字一音羊照反群神本
或作群臣弗音弗仡魚乙反韓詩云搖也說
文作仡拂符弗反王連也

刺七亦反倮九委反戾也

疏毛以爲文王之伐崇也兵至則服無所用
以攻敵崇城言言然高大如無所毀壞既伐

崇服之則執其可言問者連連然舒徐盡其
情而不逼迫也所以當馘左耳者安安然不

暴疾也文王之於此行非直吊民伐罪又能
敬事明神初出兵之時於是爲類祭至所征

之地於是爲禡祭既克崇國於是運致其社
稷群神而來更存祭之於是依附其先祖宗

廟於國爲之立後文王伐得其罪行得其法
四方服其德畏其威是以無敢侮慢文王者

詩經

卷二十五

皇矣

二十九

莽然疆盛崇城仡仡然高大於是用師伐之
於是合兵疾征於是殄絕之於是討滅之文

王德足撫民威足除惡四方服德畏威無敢
違拂文王之志者此天所以用文武伐殷也

鄭唯以臨衝攻城言言仡仡爲將壞之貌
伐爲擊刺肆爲犯突爲異王肅云高大言

其無所壞傳意或然於時非無拒者故得有
訊馘王藻云聽嚮任左故今服者殺而獻其

左耳耳曰馘罪其不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
計功也釋天云是類是禡師祭也王制云天

詩經

卷十五

皇矣

三十

說類祭在郊此傳言於內曰類者以禘於所
 征之地則是國境之外類之雖在郊猶是境
 內以二祭對文故云於內曰類於外曰禘謂
 境之外內非城內也致附承類禘之下故
 知致其社稷神附其先祖為之立後崇其
 有罪當滅其先祖嘗大有功不當絕祀擇其
 親賢更為立後使得奉其宗廟存其社稷也
 僖十九年左傳曰文王聞崇亂而伐之軍
 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則似
 兵合不戰此言訊誠必當戰矣蓋知戰不敵
 然後乃降彼左傳子魚欲勸宋公脩德故隱
 其戰事而言其降耳崇是大敵伐即克之故
 無復敢侮慢周者竟文王之世不復伐國是
 由無侮故也此第第亦宜猶上開開而云
 疆盛者以第第開開文不相類則上言車之
 動此言車之形故不同也肆與大明肆伐大

商文同故以肆為疾亦不得與鄭同也王肅
 云至疾乃威有罪則肅意謂伐之疾傳亦或
 然忽滅者言忽然而滅非訓忽為滅也箋
 以是伐之文在崇墉之下故伐謂擊之刺之
 牧誓曰不愆于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是謂擊
 刺為伐也肆謂犯突言犯師而衝突之故引
 春秋傳為證也案左傳隱九年云使勇而無
 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文十二年左傳云若使
 輕者肆焉其言皆不與此同鄭以輕
 者與勇而無剛義同故引之而遂謬也

集傳賦也閑閑徐緩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屬
 續狀賦割耳也軍法獲者不服則殺而獻其
 左耳安安不輕暴也類將出師祭上帝也

詩經

卷十五

皇矣

三十

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謂黃帝及蚩
 尤也致致其至也附使之來附也第第強盛
 貌仡仡堅壯貌肆縱兵也忽滅拂戾也春秋
 傳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
 因壘而降言文王伐崇之初緩功徐戰告
 祀群神以致附來者而四方無不畏服及終
 不服則縱兵以滅之而四方無不順從也夫
 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一
 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
 也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
 也此所謂文王之師也

考索曰漢書稱高祖祠黃帝蚩尤於沛庭管
 之稱蚩尤作劓戟史記稱黃帝與蚩尤戰于
 阪泉豈軍法之與始
 于此故後世祭之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集傳一章二章言天命大王三章四章言
 天命王季五章六章言天命文王伐密七

章八章言天命文王伐崇

程子曰文王之伐始於密王功之始也終於崇天下遂無不服王功之成也

序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

以及鳥獸昆蟲焉

箋民者冥也其見仁道遲故於是乃附也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禋象察氣之妖祥也文

王受命而作邑于豐立靈臺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為備故也

詩經卷二十五 靈臺 王

釋文

杜預注左傳云靈臺在始平鄠縣今屬京兆府所管冥亡丁反字林云幽也又

云定反稷子鴉反陰陽氣相侵漸成祥觀古亂反

疏作臺在受命六年而序追言受命者見附之所由也言民始附首章及二章上二句是也樂其有靈德二章下二句及三章是也

臺圖沼皆言靈是明文王有靈德之義王制注云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陰

陽即寒溫也故祭統注云昆蟲溫生寒死之蟲然則諸蟲皆是也此經無昆蟲之事三

章魚亦蟲之別名舉潛物以見陸產故言昆蟲以總之四章卒章言政教得所合舉詳之

亦是靈德之事故序畧之也春官視後掌十輝之法以觀效祥辨吉凶一日稜二日象

三日鑄四日監五日闡六日膏七日彌八日

紀正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

敘九曰廣十日想注云妖祥善惡之徵鄭司

農云輝謂日光氣也稜陰陽氣相侵也象者

如赤鳥也闡日月食也膏謂日月膏青無光

也敘者雲有次敘如山在日上也玄謂鑄日

旁氣刺日也監冠珥也彌氣貫日也騰虹也

想維氣有所以可想也十輝而惟言後象

者舉其初二事餘從可知也馮相氏保章氏

亦云觀天下之妖祥以視殺為官名則是仰

觀之主故特取之其寔馮相保章之所觀者

亦在靈臺也含神務曰作邑於豐起靈臺易

乾鑿度亦云伐崇作靈臺是靈臺在豐邑之

都也所引春秋傳僖五年左傳文引之證臺

是觀氣所用彼云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啟

閉必書雲物為備故此略引之故與彼小異

此靈臺所處在國之西郊諸儒以無正文故

其說多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諸侯二天子有

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圃

臺觀鳥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圃臺諸侯卑

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

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

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韓詩說辟雍者天

子之學圃如璧壘之以水示圖言辟取辟有

德不言辟水言辟離者取其離和也所以教

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

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

蕋取其潔清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

中壘之靈沼謂之辟雍諸侯有觀臺亦在廟

中皆以望嘉祥也毛詩說靈臺不足以監視

靈者精也神之精神稱靈故稱臺曰靈臺稱

圃曰靈圃稱沼曰靈沼謹案公羊傳左氏說

皆無明文說各有以無以正之玄之問也禮

記正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

經 70-194

詩經

卷二十五 靈臺

三十四

之方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然則太學即辟廱也詩頌泮水云獻馘獻囚此復與辟廱同義之證也大雅靈臺之詩辟廱及三靈皆同處固也沼也同言靈臺於臺下為固為沼可知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眾家之說各不昭哲雖然於郊差近之耳在廟則遠矣如鄭此說靈臺與辟廱同處辟廱即天子大學也王制言大學在郊乃是殷制其周制則大學在國太學雖在國而辟廱仍在郊何則面沼魚鳥所幸終不可在國中也大學移而辟廱不移者王制以殷之辟廱與大學為一故互而說之不必常以太學為辟廱小學亦可矣周立三代之學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周以虞庠為辟廱矣若然魯是周之諸

侯於郊不當有學泮宮亦應在國而禮器注云類宮郊之學也詩所謂泮宮也字或為郊宮不在國者以其詩言魯侯戾止是行往適之故知在郊蓋魯以周公之故尊之使用廢禮故學在其郊也鄭以靈臺辟廱在西郊則與明堂宗廟皆異處矣案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外水名曰辟廱政穆篇云大學明堂之東序也如此文則辟廱明堂同處矣故諸儒多用之盧植禮記注蔡邕月令論頴子容春秋釋例賈逵服虔注左傳皆以廟學明堂靈臺為一鄭必知皆異處者袁準正論云明堂宗廟太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為而世之論者合以為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而致之失之遠矣夫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靜鬼神所居而使眾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

詩經

卷二十五 靈臺

三十五

慢驩死生交錯因俘截耳瘡痍流血以干鬼神非其理矣且夫茅茨採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象箸玉杯而食於土簋非其類也如禮記先儒之言明堂之制四面東西八丈南北六丈禮天子七廟左昭右穆又有祖宗不在數中以明堂之制言之昭穆安在若又區別非一體也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神鬼之室非其處也夫明堂法天之宮非鬼神常處故可以祭天而以其祖配之配其父於天位可也事天而就人鬼則非義也自古帝王必立大小之學以教天下有虞氏謂之上庠下庠夏后氏謂之東序西序殷謂之右學左學周謂之東膠虞庠皆以養老乞言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周置師保之官居虎門之側然則學宮非一處也文王世子春夏學于戊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又曰

秋學禮冬學書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此周立三代之學也可謂立其學不可謂立其廟然則太學非宗廟也又曰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宗廟之中非百姓所觀也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不曰辟廱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宗廟之尊不應與小學為左右也辟廱之制圓之以水圓象天取生長也水潤下取其惠澤也水必有魚鼈取其所以養也是故明堂者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之居靈臺望氣之觀清廟訓饗之處大學眾學為非一體也古有王居明堂之禮月令則其事也天子居其中學士處其內君臣同處死生參並非其義也大射之禮天子張三大侯九十步其次七十步其次五十步辟廱處其中今未知辟廱廣狹之數但二九十八加之

辟靡則徑三百步也。凡有公卿大夫諸侯之賓。百官侍從之衆。殆非宗廟中所能容也。禮天子立五門。又非一門之閒。所能受也。明堂以祭鬼神。故亦謂之廟。明堂大廟者。明堂之內。大室非宗廟之太廟也。於辟靡獻捷者。謂鬼神惡之也。或謂之學。者。天下之所學也。總謂之宮。大同之名也。生人不謂之廟。此其所以別也。先儒曰。春秋人君將行。告宗廟。反獻於廟。王制釋奠於學。以訊誠告。則太學亦廟也。其上句曰。小學在公宮之左。太學在郊。明太學非廟。非所以爲證也。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今王制亦小學近而大庠遠。其言乖錯。非以爲正也。穎氏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其言遂。故謂之同處。夫遂者。遂事之名。不必同處也。馬融云。明堂在南郊。就陽位。而宗廟在國外。非孝子之情也。古文稱明堂陰陽者。所以法天道。順時政。非宗廟之謂也。融云。告朔行政。謂之明堂。夫告朔行行政。上下同也。未聞諸侯有明堂之稱也。順時行政。有國皆然。未聞諸侯有居明堂者也。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夫宗廟之設。非獨王者也。若明堂即宗廟。不得曰夫明堂王者之宗廟也。且說諸侯而教毀宗廟。爲人君而疑於可毀與否。雖復淺丈夫。未有是也。尸子曰。昔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祀明堂。假爲天子。明堂在左。故謂之東宮。王者而後有明堂。故曰祀明堂。假爲天子。此又其證也。大戴禮遺逸之書。文多假託。不立學官。世無傳者。其盛德篇云。明堂外水。名曰辟靡。政穆篇稱太學。明堂之東序。皆後人所增。失於事實。故先儒雖立異端。亦不據爲說。然則明堂非廟。而月令云。天子居明堂太廟者。以明堂

是祭神之所。故謂之明堂。太廟者。正謂明堂之太室。非宗廟之太廟也。明堂位云。太廟天子明堂。自謂制如明堂。非太廟名明堂也。廟與明堂不同。則靈臺又宜別處。故靈臺辟靡皆在郊也。朱子辨說文王作靈臺之時。民之歸周也久矣。非至此而始附也。其曰有靈德者。亦非命名之本意。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傳神之精明者。稱靈。四方而高曰臺。經度之也。攻。作也。不日成也。箋文王應天命。度始靈臺之基址。營表其位。衆民則築作。不設期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忘已勞也。觀臺而曰靈者。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亟。急也。度始靈臺之基址。非有急成之意。衆民各以子成父事而來攻之。

疏靈是神之別名。對則有精粗之異。故辨之云。神之精明者。稱靈。非天子不得作靈。

臺故本之云文王應天命始度靈臺之基址也營表其位謂以繩度立表以定其位處也以此言文王之臺故因言文王之化行耳其實天子之臺皆名曰靈臺服虔左傳注云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是也若然書傳說武王渡河言觀臺亞者彼謂在臺仰觀之人不得謂其入爲臺故指實言觀也僖十五年左傳云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舍諸靈臺秦是諸侯而得有靈臺者杜預云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也哀二十五年左傳曰衛侯爲靈臺於嵒圖言爲則是新造其時借名之也

集傳賦也經度也靈臺文王所作謂之靈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之所爲也營表攻作

詩經

卷二十五

靈臺

三十八

也不日不終日也亟急也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文王之臺方其經度營表之際而庶民已來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也雖文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民心樂之如子趣父事不召自來也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此之謂也

王在靈囿鹿鹿攸伏鹿濯濯白鳥鵲鵲王在

靈沼於物魚躍

傳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靈囿言靈道行於囿也鹿牝也濯濯娛遊也鵲鵲肥澤也沼池也靈沼言靈道行於沼也物滿也

箋攸所也文王親至靈囿視牝鹿所遊伏之處言愛物也鳥獸肥盛喜樂言得其所靈沼之水魚盈滿其中皆跳躍亦言得其所

詩經

卷二十五

靈臺

三十九

釋文

字林云鳥白肥澤曰鵲下沃反

疏

春秋成十八年築鹿囿昭九年築郎囿則囿者築牆爲界域而禽獸在其中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解正禮耳其文王之囿則七十里故齊宣王問於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是宣王自以爲諸侯而問故云諸侯四十里以宣王不舉天子而問及文王之七十里則以爲文王非天子之制明天子不止七十里故宜爲百里也釋獸云鹿牡麋牡鹿

集傳賦也靈囿臺之下有囿所以域養禽獸也鹿牝鹿也伏言安其所處不驚擾也濯濯

肥澤貌，鬻鬻，潔白貌，靈沼，囿之中有沼也，物滿也，魚滿而躍，言多而得其所也。

虞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廋。

傳：植者曰虞，橫者曰枸，業，大版也，樅，崇牙也，賁，大鼓也，鏞，大鐘也，論，思也，水旋丘如壁，曰辟廋，以節觀者。

箋：論之言倫也，虞也，枸也，所以懸鐘鼓也，設

大版於上，刻畫以爲飾，文王立靈臺而知民

詩經

卷二十五

靈臺

四十

之歸附，作靈囿，靈沼而知鳥獸之得其所，以爲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詳之，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於喜樂乎，諸在辟廋中者，言感於中和之至。

釋文

虞音巨，樅，徐七兩反，又音衝，衝牙也，沈容於音鳥，鄭如字，論，盧門，一云鄭音倫，下同。

疏：毛以爲作樂以詳之，觀已之德行，審否，故使人設植者之虞，橫者之枸，上加大版，而捷業然，又有崇牙，其飾維樅然，於此虞業之上，懸賁之大鼓，又維鏞之大鐘，然後使人擊

詩經

卷二十五

靈臺

四十

之觀其和否，於是思念鼓鐘，使人和諧，於是作樂，在此辟廋宮中，是王之靈道，行於人物之驗，鄭唯下二句別，釋器云：木謂之虞，孫炎曰：虞，枸之植，所以懸鍾磬也，郭璞曰：懸鍾磬之木，植者名爲虞，然則懸鍾磬者，兩端有植木，其上有橫木，謂直立者爲虞，謂橫者爲枸，枸上加之大版，爲之飾，釋器云：大版謂之業，孫炎曰：業，所以飾枸，刻板捷業如鋸齒也，其懸鍾磬之處，又以采色爲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言崇牙之狀樅然，賁，大也，故謂大鼓爲賁，鼓，冬官：韓人云：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圓加三之一，謂鼓之鑄，李巡曰：大鼓謂之鼓，是也，釋樂云：大鍾謂之鏞，李巡曰：大鍾音聲大，鏞，大也，郭璞曰：亦名鍾也，水旋丘如壁者，壁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猶如壁然，土之高者曰丘，此水內之地，未必

高於水外，正謂水下而地高，故以丘言之，以水繞丘，所以節約觀者，令在外而觀也，此在辟廋合樂，必行養老之禮，但王言樂之得理，不美養老之事，故言不及焉，治世之音安以樂，故在辟廋之內，與聞之者，莫不喜樂，是其和之至也。

集傳：賦也，虞，植木以懸鍾磬，其橫者曰枸，業，枸上大版，刻之捷業，如鋸齒者也，樅，業上懸鍾磬處，以綵色爲崇牙，其狀樅然者也，賁，大鼓也，長八尺，鼓四尺，中圓加三之一，鏞，大鍾也，論，倫也，言得其倫理也，辟，壁通，廋，澤也。

辟廱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壁以節觀者故曰辟廱

段氏曰鐘虞飾以羸屬磬虞飾以羽屬器異異虞故也鐘磬之筍皆飾以鱗屬其文若竹之有筍然筍兩端又有壁翼鄭氏謂戴壁垂羽是也蓋簠虞所以架鐘磬崇牙壁翼所以飾筍虞夏后氏飾以龍而無崇牙商飾以崇牙而無壁翼至周則極文而三者具矣此有瞽所以言設業設虞崇牙樹羽也

詩經

卷二十五

靈臺

四十一

雍作樂之事前兩章自說遊觀靈臺之事也朱子曰振鸞之詩曰于彼西雍說者以雍為澤蓋即旋丘之水而其學即所謂澤宮也孟子所謂序者射也則學蓋有以射為主者矣蘇氏引莊周言文王有辟雍之樂則是又以爲習樂之所也張子亦曰辟雍古無此名其制蓋始於此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傳鼉魚屬逢逢和也有矇子而無見曰矇無

矇子曰矇公事也

雙凡聲使瞽矇爲之

釋文鼉徒何反沈又音檀逢薄紅反埤蒼云作叟蘇口反亦作瞽徐音豐矇音蒙矇依字字林先么反云目有矇無珠子也

疏如月令季夏命漁師伐蛟取鼉書傳注云鼉如蜥蜴長六七尺陸機疏云鼉形似水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大如鵝卵甲如鎧甲今合樂鼉魚甲是也其皮堅可以冒鼓矇即今之青盲者也矇有矇子則矇當無其矇亦有矇子矇之小別也故春官瞽矇注鄭司農云無目矇謂之矇有目矇而無見謂之矇有目而無矇子謂之矇亦與此傳同也其總則皆謂之瞽尚書謂舜爲瞽子外傳云吾非瞽史周頌有有瞽之篇周禮有瞽矇之職周禮瞽矇二字已是爲官名故文不及矇此言矇不言瞽各從文之所便外傳稱矇謂瞽矇亦此類也周禮上瞽中瞽下瞽以智之高下爲等級不以目爲次第矣

詩經

卷二十五

靈臺

四十一

集傳賦也鼉似蜥蜴長丈餘皮可冒鼓逢逢

和也有矇子而無見曰矇無矇子曰矇古者

樂師皆以瞽者爲之以其善聽而審於音也

公事也聞鼉鼓之聲而知矇矇方奏其事也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集傳東萊呂氏曰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

鳥獸之樂也後二章樂文王有鍾鼓之樂

也。皆述民樂之詞也。

定宇陳氏曰。靈臺一詩。辟雍之教寓焉。臺池鳥獸。鐘鼓之樂。樂之形也。其樂也外。辟雍教化道義之樂。樂之本也。其樂也內。民樂其樂。蓋至此矣。

序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箋繼文者。繼文王之王業而成之。昭明也。

疏。經云三后在天。王配於京。序獨云繼文者。本之三后。見積德之深。其寔美武王能繼唯在文王也。又此篇在文王詩後。故詩言繼文著其功也。武王之受天命。白魚入舟是也。

詩經

卷十五 下武

四四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傳武。繼也。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王。武王也。

箋下。猶後也。哲。知也。後人能繼先祖者。維有

周家最大。世世益有明知之王。謂大王王季

文王稍就盛也。此三后既沒。登假精氣在天

矣。武王又能配行其道于京。謂鎬京也。

釋文

哲又作詰

疏。居下世。即是在後。故云下猶後也。曲禮下云。天子崩。告喪曰。天王登遐。註云。登上也。

遐。已也。上已者。若遷去云耳。以三后皆號爲王。故以天子之禮言之。

集傳賦也。下義未詳。或曰。字當作文。言文王

武王實造周也。哲王。通言大王王季也。三后

大王王季文王也。在天。既沒而其精神上與

天合也。王。武王也。配對也。謂繼其位以對三

后也。京。鎬京也。此章美武王能繼大王王

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

王配於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詩經

卷十五 下武

四五

箋作。爲求。終也。武王配行三后之道於鎬京

者。以其世世積德。庶爲終成其大功。永。長。言

我也。命。猶教令也。孚。信也。此爲武王言也。今

長我之配。行三后之教令者。欲成我周家王

道之信也。王德之道。成於信。論語曰。民無信

不立。

疏。世積厚德。是當王天下。文王未及誅紂。即

功。此承王配于京。是配三后。不配天。故以命爲教令。獨云此爲武王言者。餘文是作者以

已之心論武王之事此則稱武王曰自所言故辨之也

集傳賦也言武王能繼先王之德而長言合於天理故能成王者之信於天下也若暫合而遽離暫得而遽失則不足以成其信矣

慶源輔氏曰永言配命已解於文王詩此章言武王得以對彼在天三王於鎬京者以其能起求先世之德而繼之此乎字與書所謂作周乎先之乎同夫王者之信豈一朝一夕之所能成哉

豐城朱氏曰此章二配字不同王配于京是以下而對乎上之辭永言配命是以人而合乎天之辭有以配對於下而已之德既與先

詩經

卷二十五下武

四十六

王而爲一有以配合乎天而已之心復與天理而爲一此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爲天下之法也然則王者之信豈可以他求哉亦在乎求世德配天命而已蓋世德皆實心之形著而天命即實理之流行王者之德著於下而天下之心應乎上上下下交孚而其爲信也成矣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傳式法也則其先人也

箋王道尚信則天下以爲法勤行之長我孝心之所思所思者其維則三后之所行子孫

以順祖考爲孝

集傳賦也式則皆法也言武王所以能成王者之信而爲四方之法者以其長言孝思而不忘是以其孝可爲法耳若有時而忘之則其孝者僞耳何足法哉

永嘉陳氏曰王者之德著於人而可信者謂之孚存於心而不忘者謂之孝天下皆知法武王之德而不知德之可法者本於聖人之孝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詩經

卷二十五下武

四十七

傳一人天子也應當侯維也

箋媚愛茲此也可愛乎武王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易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服事也明哉武王之嗣行祖考之事謂伐紂定天下

疏既言武王能法則三后之道故於此嘆而美之武王所以可愛者以其能當此維順

之德祖考欲定天下武王能順而定之是能當順德又述武王自言長我孝心之所思者此事顯明哉武王實能嗣行祖考之事伐紂定天下也曲禮下云天子自稱曰予一人

升卦巽下坤上。故言木生地中。木漸而順長。以成樹。猶人順德以成功。彼謂一人之身。積漸以成。此則順父祖而成功。亦相類。故引以爲證。禮記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故知嗣行祖考之事。唯謂伐紂定天下也。上言永言配命。永言孝思。其下句云。成王之孚。孝思維則。亦是武王自言。此云昭哉嗣服。是作者美武王之辭。所以亦與孝思相連者。上言永言孝思。是武王自言。此又述武王之言。歎而美之。并此孝思之句。亦非武王自言得與嗣服相連也。

集傳賦也。媚愛也。一人謂武王。應如不應。後志之應。侯維服事也。言天下之人皆愛戴

詩經

卷二十五

下武

四十八

武王以爲天子。而所以應之。維以順德。是武王能長言孝思。而明哉其嗣先王之事也。

華谷嚴氏曰。孝者德之順。故又言武王永有孝思。昭昭然能嗣其先世之事也。序所謂能

昭先人之功也。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傳許進繩戒武迹也。

箋茲此來勤也。武王能明此。勤行進于善道。戒慎其祖考所履踐之迹。美其終成之祜。福

也。天下樂仰武王之德。欲其壽考之言也。

釋文

來王如字。鄭音。齊下篇來孝同。

疏

既言武王能嗣行祖事。又美其爲民所樂。仰天下樂仰。皆欲令武王得於萬年之壽。且又多受天之福祿。以禮法既許而後得進。故以許爲進。

集傳賦也。昭茲承上句而言。茲哉聲相近。古蓋通用也。來後世也。許猶所也。繩繼武迹也。言武王之道。昭明如此。來世能繼其迹。則

久荷天祿而不替矣。

詩經

卷二十五

下武

四十九

豐城朱氏曰。繩祖武者。欲後人繼武王之迹也。武王之道。惟信與孝而已。法武王之信。在乎天命之永配。法武王之孝。在乎世德之是求。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傳遠夷來佐也。

箋武王受此萬年之壽。不遠有佐。言其輔佐

之臣。亦宜蒙其餘福也。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亦君臣同福祿也。

疏

毛以爲民欲王受福。卽實言其受福之事。武王既受得天之祜。福故四方諸侯之國。

皆貢獻慶之。又得於此萬年之壽。豈不遠有
佐助之乎。鄭以武王得於此萬年之壽。不
遠其有輔佐之臣。言臣親近其臣。與之同福。
書敘言武王既勝殷。西旅獻獒。巢伯來朝。
魯語曰。武王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肅慎。
來賀。是遠夷來佐之事。不遠有佐。為遠夷。則
四方來賀。為諸夏也。箋以不遠有佐。順文。
自通。不當反其言。故易之。武王既有萬年之
壽。不遠有輔佐之臣。共蒙其福。其封為諸侯。
則與周升降。其仕於王朝。則繼世在位。是其
不與遠之。

集傳賦也。賀朝賀也。周末秦強。天子致胙。諸
侯皆賀。退何通。佐助也。蓋曰豈不有助乎云。

詩經

卷二十五

下武

五

爾

下武六章章四句

集傳或疑此詩有成王字。當為康王以後
之詩。然考尋文意。恐當只如舊說。且其文
體亦與上下篇血脉通貫。非有誤也。

黃氏曰。中庸言武王繼太王。王季。文王之
緒。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而此詩言武王得
天下。亦言其配三后之德。故中庸言達孝。
而此詩言其孝思。中庸言孝者善繼志述
事。而此詩言孝亦曰成王之孚也。

序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
伐功也。

箋繼伐者。文王伐崇。而武王伐紂。

疏經無武王廣聲卒伐之事。於理則有。故序
轉互相明也。上四章言文王有令聞之聲。
成名之德。作豐邑以追孝心。同四方而正法
度。下四章言武王君天下。服四方。定鎬京。而
成。卜地。傳善謀以安後世。維以繼伐言之者。
以其所施之事。皆伐之功。故言繼伐以總之。
首章二章言文王令聞成民。受命伐罪。是文
王事之盛者。故舉其義。而稱文王。三章言
築城大小之事。述其所從之言。四章言作豐
以王四方。施化而為法度。比之前事為不盛。

詩經

卷二十五

文王有聲

五

故不舉其謚。而變言王后。五章六章言武王
伐紂。作邑定居。四方歸服。於武王之事。為不
盛。故不舉義。謚。比文王之事。則益大。故變言
皇王。七章言考卜而後居鎬京。伐紂以成其
占。八章言重功業。以為大事。傳順謀以安孫
子。除虐去殘。詒訓後世。是武王之事。盛者。故
又舉其義。謚。而言武王。文王之事。則盛者。居
前。不盛次之。武王之事。則不盛在先者。見武
王不盛之事。盛於文王之事。則不盛者。作
者比其事之大小。而為之章次也。
朱子辨說鄭譜
之誤。說見本篇。

文王有聲。通駿有聲。通求厥寧。通觀厥成。文王
烝哉。

傳烝君也

箋通述駿大求終觀多也文王有令聞之聲者乃述行有令聞之聲之道所致也所述者謂大王王季也又述行終其安民之道又述行多其成民之德言周德之世益盛君哉者言其誠得人君之道

釋文

通尹橋反又音述駿音峻觀古亂反聞

疏

孔子問居曰三代之王必先其令聞言有善事可以聞於外是為有聲矣言述行者

詩經

卷二十五

文王有聲

五十一

是述先聞之辭故知謂述太王王季也聲聞則長之使大令為已有故云通駿有聲其安民成民則太王王季有此行但其事未終未多今文王則終之多之皆述行其道而增廣之耳

集傳賦也通義未詳疑與聿同發語詞駿大

烝君也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

而首章推本之曰文王之有聲也甚大乎其

有聲也蓋以求天下之安寧而觀其成功耳

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克君也哉

慶源輔氏曰文王之所以大有聲者本由於征伐而其所以征伐者不過是求天下安寧而觀其功底于成耳此其所以克君也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

烝哉

箋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也作邑者徙都于豐以應天命

疏

經別言既伐於崇則武功之言非獨伐崇而已受命之後所伐列者密須混夷之屬

皆是也伐崇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為作邑張本天既命為天子當立天子之居故

詩經

卷二十五

文王有聲

五十一

言徙都於豐以應天命或以為於豐得命故徙豐應之然則武王於盟津得命不可徙都入河乃遷都於鎬非得命之地矣

集傳賦也伐崇事見皇矣篇作邑徙都也豐

即崇國之地在今鄆縣杠陵西南

豐城朱氏曰天命自文王而始集故武功自

文王而始成伐崇所以除天下之暴作豐所

以立天下之本有以除天下之暴則人心服

有以立天下之本則人心歸此文王之所以克君也

築城伊瀉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適追來孝王后

傳減成溝也、匹配也、后君也、

箋方十里曰成。域其溝也。廣深各八尺。棘急來勤也。文王受命而猶不自足。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城偶。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此非以急成從已之欲。欲廣都邑。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進其業也。變謚言王后者。非其盛事。不以義謚。

卷之十五

文王有聲

五十四

釋文 或泥域反成間有減字又作洹韓詩云洹深也亟或作棘慾音欲本亦作欲疏 冬官匠人云井間有溝成間有洹溝是總名故云洹成溝匠人云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洹禮記引此詩作匪革其欲革亦急也文王旣已受命當爲天子其意以紂尚在猶不敢自足故築此豐邑之城大小適與賦法十里之成相匹偶文王所述述太王以來此止言王季者以太王始有王迹勤行其道不得言欲成父功故所述勤孝唯王季也春官典命云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皆以命數爲節註云國家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坊記註云子男之城方五里此二註皆以公城方九里爲差則天子之城十二里矣故此十

里爲小於天子也。異義駁云：鄭伯之城方五里，又以侯伯爲五里者，鄭兩解，故書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七十里之國，五里之城，五十里之國，三里之城。註云：玄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九里，則與之同。然則大國七里之城，次國五里之城，小國三里之城，爲近耳。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是鄭兩解之事也。不以義謚，謂不以義理而言其謚也。謚者行之成名，總一身之美。故事盛者稱之。不盛者變名下。

集傳賦也。減城溝也。方十里爲成。成間有溝。深廣各八尺。匹稱棘急也。王后亦指文王也。

詩經

卷二十五

文王有聲

五十五

言文王營豐邑之城因舊溝爲限而築之其作邑居亦稱其城而不侈大皆非急成已之所欲也特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孝耳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

丞哉

傳濯大翰幹也、

箋公事也。文王述行大王王季之王業。其事益大。作邑於豐。城之既成。又垣之立宮室。乃為天下所同心而歸之。王后為之幹者。正其政教。定其法度。

釋文

灌、韓詩云美也。

集傳賦也。公功也。濯著明也。王之功所以著明者。以其能築此豐之垣故爾。四方於是來歸。而以文王為楨幹也。

詩經

卷二十五

文王有聲

五本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傳績業皇大也。

箋績功辟君也。昔堯時洪水。而豐水亦汎溢為害。禹治之。使人渭東注于河。禹之功也。文王武王。今得作邑於其旁地。為天下所同心而歸。大王為之君。乃由禹之功。故引美之。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變王后言

大王者。武王之事又益大。

釋文

辟音壁。又音婢。亦反。法也。

疏據其力之所成。則謂之功。言其澤及於後。則謂之業。昭元年左傳。劉定公見雒汭之水。曰。美哉。禹之功也。此亦見豐水而思禹故。易傳以績為功。堯典曰。湯湯洪水。是堯時洪水。此言豐水東注。由禹之功。故知豐水亦汎濫為害。禹治之也。汎濫謂汎長濫決。平地有水也。禹貢曰。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豐。入于河。是豐水入渭。東注於河。此章武王之事。而并言文王。作邑於其傍者。以二邑皆在豐。侯舉豐而言。可以并及文王。故連言之。帝王世紀云。豐鎬皆在長安之西南。言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以時驗而知之。

詩經

卷二十五

文王有聲

五七

此與下章俱言皇王。而下有鎬京之事。知此皇王為武王也。同不言謚。而王后與皇王異文。既人異。而辭變。故知為武王之事。又益大也。

集傳賦也。豐水東北流。徑豐邑之東。入渭而注于河。績功也。皇天有天下之號。指武王也。辟君也。言豐水東注。由禹之功。故四方得以來同於此。而以武王為君。此武王未作鎬京時也。

華谷嚴氏曰。豐水所以東注于河者。是禹之功也。四方之所以同歸周者。以武王為天下

之君也。蓋以武王之功配禹，皆除害濟民也。豐城朱氏曰：豐水東注，言其水勢之順也。四方攸同，言其人心之合也。即水勢之順而有以見神禹之功，即人心之合而有以見武王之德。則武王不惟近無愧於文王，而且遠無愧於神禹也。

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傳：武王作邑於鎬京。

箋：自由也。武王於鎬京行辟靡之禮，自西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

詩經

卷二十五

文王有聲

五十八

疏：辟靡之禮，謂養老以教孝弟也。

集傳：賦也。鎬京，武王所營也。在豐水東，去豐

邑二十五里。張子曰：周家自后稷居郃公劉

居豳，大王邑岐，而文王則遷于豐。至武王又

居于鎬，當是時，民之歸者日衆，其地有不能

容，不得不遷也。辟靡，說見前篇。張子曰：靈臺

辟靡，文王之學也。鎬京辟靡，武王之學也。至

此始爲天子之學矣。無思不服，心服也。孟子

曰：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此言武

王徙居鎬京，講學行禮而天下自服也。

廬陵彭氏曰：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故遷鎬而

成辟靡。劉氏曰：都鎬而先建學，首善之地，教化之源

也。華谷嚴氏曰：四方之服也久矣。此言辟靡之

化，深入其心也。四方先言西，鎬京在西，近者

先被其化也。繼伐之詩而言教化，有見武王德化流行而人心服也。

烝哉。

詩經

卷二十五

文王有聲

五十九

箋：考猶稽也。宅居也。稽疑之法，必契灼龜而

卜之。武王卜居是鎬京之地，龜則正之，謂得

吉兆。武王遂居之，脩三后之德，以伐紂定天

下，成龜兆之占，功莫大於此。

釋文：契，苦計反。本又作契。

疏：正，謂得吉兆。龜，正定其占。云此地可居，卜

兆言吉，居之而得天下，禮記引此詩，彼註

云：武王築而成之，與此異者，引詩斷章多異。於本此顧上下之文，言武王烝哉，是武王之盛事，不宜直言其築作而已，故以伐紂爲成之。

集傳賦也考稽宅居正決也成之作邑居也

張子曰此舉謚者追述其事之言也

董氏曰卜筮之道必先斷於心故曰考卜維王則王志先定矣其考卜者所以齊衆志也

洪範稽疑以汝則從爲王
安成劉氏曰此詩五章六章先稱武王爲皇王至此章以後乃舉武王之謚故朱子引橫渠說明此詩爲追述武王之事以證其後所論鄭譜之誤爾

豐城朱氏曰武王之遷鎬非以徇一己之私也必考之於卜以定其宅焉惟龜爲能致其決惟武王爲能成其事則武王之遷固將上以承天意下以順民心前以成先王之志後以開無窮之基信乎其克君也哉

詩經

卷二十五

文王有聲

李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

王烝哉

傳芑草也仕事燕及翼敬也

箋詒猶傳也孫順也豐水猶以其潤澤生草

武王豈不以其功業爲事乎以之爲事故傳

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

使行之也書曰厥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弗棄

基上言皇王而變言武王者皇大也始大其

業至武王伐紂成之故言武王也

釋文

芑音起孫王申毛如字鄭音遜

疏詒訓遺即流傳之義傳其順天下之謀者謂聖人所謀之事行之則必順天下之心

安其敬事之子孫言子孫敬事能遵用其道則得安也引書曰者大誥文彼上文以堂屋耕播爲喻言父爲之於前子不循於後其父則嫌責之此假言其父之辭彼注云其父敬職之人其肯曰我有後子孫不廢棄我基業乎引此明後人須因前基故云傳謀以安彼

後證翼爲敬彼言父敬此言子孫明敬事者乃能不弃基故引而反以相明

集傳興也芑草名仕事詒遺燕安翼敬也子

詩經

卷二十五

文王有聲

李

成王也鎬京猶在豐水下流故取以起興

言豐水猶有芑武王豈無所事乎詒厥孫謀

以燕翼子則武王之事也謀及其孫則子可

以無事矣或曰賦也言豐水之旁生物繁茂

武王豈不欲有事於此哉但以欲遺孫謀以

安翼子故不得不遷耳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集傳此詩以武功稱文王至於武王則言

皇王維辟。無思不服而已。蓋文王既造其始。則武王繼而終之。無難也。又以見文王之文。非不足於武。而武王之有天下。非以力取之也。

東萊呂氏曰。此詩未嘗一言及武王伐功何耶。蓋創業而詒厥孫謀。固非大告武功之前所能致也。詩人亦有言其意而露其事者矣。不可一體求也。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

句

詩經

卷二十五

文王有聲

李一

集傳鄭譜此以上爲文武時詩。以下爲

成王周公時詩。今按文王首句卽云文

王在上。則非文王之詩矣。又曰無念爾

祖。則非武王之詩矣。大明有聲并言文

武者非一。安得爲文武之時所作乎。蓋

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但此什皆

爲追述文武之德。故譜因此而誤耳。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二十五終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二十六

明後學張溥纂

生民之什三之二上

生民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四

釋文

陸曰。自生民至卷阿八篇。成王周公之正大雅。

序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

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釋文

姜嫄有邰氏之女。帝嚳元妃。

詩經

卷二十六

生民

疏

天無形象。推人道以事之。當得人爲之主。禮記稱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俱爲其本。

可以相配。是故王者皆以祖配天。是同祖於天。故爲尊也。祖之定名。父之父耳。但祖者始

也。已所從始也。自父之父以上。皆得稱焉。此

后稷之於成王。乃十七世祖也。周語云。后稷

勤周十五世而興。是后稷勤行功業。爲周室

開基也。中候稷起注云。堯受河圖洛書。后稷

有名。錄苗裔當王。是后稷子孫當王。名見

圖書也。文既因之。武亦因之。故并言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

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

育。時維后稷。

傳生民本后稷也。姜姓也。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禋敬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也。古者必立郊禋焉。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禋。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韉。授以弓矢。于郊禋之前。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于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飲饗介大攸止。福祿所止也。震動夙早育長也。后稷播百穀以利民。

詩經

卷二十六 生民

二

箋厥其初始時是也。言周之始祖其生之者是姜嫄也。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當堯之時。為高辛氏之世妃。本后稷之初生故謂之生民。克能也。弗之言被也。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于郊禋。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能者。言齊肅當神明意也。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帝上帝也。敏。拇也。介左右也。夙之言肅也。祀郊禋之時。時則有

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已者也。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名之曰棄。舜臣堯而舉之。是為后稷。

釋文

禋音因。韉音獨。弓衣。祓音弗。又音廢。齊側皆反。本亦作齋。

疏

毛以為禋祀郊禋之時。其夫高辛氏帝率與俱行。姜嫄隨帝之後。踐履帝迹。行事敬而敏疾。故為神歆饗。神既饗其祭。則愛而祐之。於是為天神所美。大為福祿所依也。即得

詩經

卷二十六 生民

三

懷任則震動而有身。祭則蒙祐。獲福之處。鄭言當祀郊禋之時。有上帝大神之迹。姜嫄因祭見之。遂履此帝迹。拇指之處。而足不能滿。時即心體歆歆。如有物所在。身之左右所止在於身中。如有人道精氣之感已者也。於是則震動而有身。則肅戒不復御。餘同。后稷而謂之民者。本其初生而未有貴位。生與民同。故云生民。本后稷也。晉語云。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張晏曰。高辛所興地名。譽以字為號。上古質故也。大戴禮帝繫篇。帝譽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邠氏之女曰姜嫄。而生后稷。次妃有娥氏之女曰簡狄。而生契。次妃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配姬。譽之女曰常儀。生摯。以堯與契俱為譽子。家語世本。其文亦然。故毛傳及司馬遷五帝本

詩經

卷二十六

生民

四

紀皆遵用焉其後劉歆班固賈逵馬融服虔王肅皇甫謐等皆以爲然然則堯爲聖君契爲賢弟在位七十載而不能崩必待衆乃舉之者聖人顯仁藏用匿迹隱端雖則自知旋不委任待衆舉而後用見取人之大法耳若稷契堯之親弟當生在堯立之前比至堯崩百餘歲矣堯崩之後仍爲舜所勅用者以其並是上智壽或過人不可以凡人促齡而惟彼永命也若稷契即是魯子則未嘗隔世左傳之說八元云世濟其美者正以能承父業卽稱爲世不要歷數世也周以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雍禘太祖謂文王也后稷以初始感生謂之始祖又以祖之尊大並謂之太祖周語曰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是也箋必名此經之民爲始祖者以詩言初生欲明自此已前未有周家種類也婦人不以名行

詩經

卷二十六

生民

五

者惟祭天之名故書稱禋于六宗鄭皆以爲天神經傳之中亦非祭天而稱禋祀者諸儒遂以禋爲祭之通名王肅云外傳曰精意以享曰禋禋非燔燎之謂也袁準曰禋者煙氣煙燭也天之體遠不可得就聖人思盡其心而不知所由故因煙氣之上以致其誠故外傳曰精意以享禋此之謂也準又稱難者曰禋于文王何也曰夫各有轉相因者周禮云禋祀上帝辨其本言煙燭之禮也書曰禋于文武者取其辨精意以享也先儒云凡潔祀日禋若潔祀爲禋不宜別六宗與山川也凡祭祀無不潔而不可謂皆精然則精意以享宜施燔燎精誠以假煙氣之升以達其誠故也切以準言爲然鄭於尚書以文武於明堂配五帝故亦以稱禋是禋名唯施於祭天也傳於此下卽詭郊禋之祀郊必祭天則毛亦

之於郊禘之前，引矢者，男子之事，使之帶弓矢，執弓矢，冀其所生為男也。鄭於月令之注，其意則然，唯高禘異耳。故鄭注云：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禘官嘉祥而立其祀焉。以爲由高辛有嘉祥，故稱高禘。蔡邕月令章句云：高禘祀名，高猶尊也。禘猶媒也。吉爭先見之象，謂之人先。毛傳作郊禘，則讀高爲郊。下傳云：從於帝而見於天，則此祭爲祭天，不祭人先也。於郊故謂之郊，不由高辛，亦不以高爲尊也。郊天用特牲，而此祭天用大牢者，以兼祭先禘之神。異於常郊故也。鄭此箋亦云：郊禘，則后稷未生之前，已有之矣。而月令注又以契之後，王始立此祀者，鄭記王權有此問。焦喬荅云：先契之時，以自有禘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蓋以玄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得禘祀乃於上帝也。

詩經

卷二十六

生民

六

城簡吞卵有子之後，後王以爲禘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禘。毛傳亦云：郊禘者，以古自有於郊，克禘之義。又據禮之成文耳。祀天而以先禘配之，義如后土祀以爲社，此鄭意或當然也。然禮註爲高辛之世者，謂高辛之後，世子孫猶號高辛，其時簡狄吞卵生契，如此得與稷同時爲堯臣耳。釋詁云：祓，福也。孫炎曰：祓，除之福。周語云：祓除其心。女巫云：祓除蠱浴。左傳猶社，蠱鼓。檀弓云：巫先祓。祓，皆祓除凶惡，義取祓去。故云弗之言祓也。此姜嫄是爲高辛氏後世之妃，則其夫不爲天子，故解之云：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故也。禮運曰：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二王之後，得祭天也。下言后稷功成，乃封之於郊，則此時必有國矣。未知其國之名所在之地耳。毛以帝爲高辛氏帝，蓋以二章卒章皆

言上帝，此獨言帝不言上，故以爲高辛氏帝也。傳依爾雅以武爲述，而不以敏爲拇者，毛意蓋謂爾雅不可盡從故也。心識速疾謂之敏，故訓敏爲疾，踐迹者，直謂隨後行耳，非必以足躡其踐地之處也。將事齊敏者，將行也。謂行祀天之事，齊敬而速疾也。鬼神食氣謂之歆，故以歆爲饗，謂祭而神饗之也。福祿所止，謂止於姜嫄使之早有子也。動謂懷妊而身動也。昭元年左傳曰：邑姜方震大叔，哀元年左傳曰：后緡方震，皆謂有身爲震也。早者，言其得福之早。姜嫄之配高辛，亦應久矣，而爲早耳。鄭以此及玄鳥，是說稷以述生契，以卵生之經文也。河圖曰：姜嫄履大人迹生后稷，中候稷起云：蒼耀稷生成，述昌契，握云：玄鳥翔水，遺卵流，城簡吞之，生契，封商，苗與

詩經

卷二十六

生民

七

云：契之卵生，稷之迹，史記周本紀云：姜嫄出野，見巨人迹，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及暮而生棄，殷本紀云：簡狄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是稷以述生契，以卵生之說也。又閼宮云：上帝是依，言上帝依姜嫄以生后稷，故以帝爲上帝，且鄭以姜嫄非高辛之妃，自然不得以帝爲高辛帝矣。此上帝卽蒼帝靈威仰也。長發箋云：帝黑帝，此子言蒼帝者，彼以下有玄玉，故言黑帝，此下有上帝，故言上帝，各隨經勢而爲文也。介，郭璞曰：相佑助也。孫炎曰：介者，相助之義，如人之左右手，故以介爲左右也。靜女傳曰：子生月辰，以金環退之，婦人有娠，則禮當不御，故所以自肅戒也。文十八年左傳曰：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堯不能舉，舜臣堯而舉之，使布五教於四方，堯典注云：舉八元，使

布五教、契在八元中、稷亦高辛氏之後、自然在八元中矣、堯典注文云、堯初天官爲稷、舜登用之年、舉棄爲之、故云是爲后稷。

集傳賦也、民人也、謂周人也、時是也、姜嫄、炎帝後姜姓、有邵氏女、名嫄、爲高辛之世妃、精意以享、謂之禋祀、祀郊禘也、弗之言祓也、祓、無子求有子也、古者立郊禘、蓋祭天於郊、而以先媒配也、變媒言禘者、神之也、其禮以玄鳥至之日、用大牢祀之、天子親往、后率九嬪。

詩經

卷三十六

生民

八

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鞬、授以弓矢于郊、禘前也、履踐也、帝上帝也、武迹、敏、拇、歆、動也、猶驚異也、介、大也、震、娠也、夙、肅也、生子者、及月辰、居側室也、育、養也、姜嫄出祀郊禘、見大人迹而履其拇、遂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於是卽其所大所止之處、而震動有娠、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生之祥、明其受

命於天、固有以異於常人也、然巨跡之說、先儒或頗疑之、而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蘇氏亦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物固有然者矣、神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怪哉、斯言得之矣。

詩經

卷三十六

生民

九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苗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傳誕、大彌終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言易也、凡人在母、母則病、生則圻副、苗害其母、橫逆人道、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箋達、羊子也、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康寧皆安也、姜嫄以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矣、此乃天

帝之氣也。心猶不安之。又不安徒以禋祀而無人道。居然自生子。懼時人不信也。

釋文

達他末反。說文云。小羊也。沈云。毛如字。副乎逼反。說文云。分也。字林云。判也。

疏

毛以爲言。可美大矣。姜嫄之孕。后稷終其孕之月。而生后稷。雖是最先生者。其生之

易如達然。其生之時。不圻割。不副裂。其母故其毋無災殃。無患害。是天意以此顯明其有神靈也。上天之意。豈不降福而安之乎。姜嫄之身。豈不見安於禋祀乎。祈則有子。生之又易。是爲禋祀所安也。故得居處怡然。無病而生子也。鄭言姜嫄履迹有身。其生又易。以此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也。此乃上帝精氣。姜嫄心不自安。以天人道隔。而人生天

詩經

卷之六

生民

十

胤。故心不自安也。非徒生天之胤。心不自安。又不安其徒禋祀神明。無人道交接。居處默然而生此子。以無夫而生。又懼時人不信。當棄而異之。使人知其異。故下所以棄之也。人之產子。先生者多難。此后稷是姜嫄之子。最先生者。應難而今易。故美之。說文云。達小羊也。從羊大聲。薛綜答韋昭曰。羊子初生達。小名羔。未成羊曰羖。大曰羊。以羊子初生之易。故以此后稷生之易也。晉語云。文王在母不憂。是謂未生爲在母。圻壻皆裂也。禮記曰。爲天子削瓜者。壻之是壻爲裂也。史記楚世家云。陸終娶於鬼方氏。曰女漬。孕三年不乳。乃剖其左脇。獲三人焉。剖其右脇。獲二人焉。帝王世紀云。簡狄剖背生契。如此之類。是橫逆人道也。晉語曰。天任震文王不變。少洩於家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與此同矣。此

言橫逆人道。謂人所生之道。上箋云。終人道者。謂人在母腹之道。如有人道。感已者。謂人交接之道。三者小別耳。王肅云。天以是顯著后稷之神靈。降福而安之。言姜嫄可謂禋祀所安。無疾而生子。箋以此章上四章言后稷之生。下章言其棄之。此經四句。文在既生之後。棄之上。則是說其棄子之意。爲下章張本。故易傳也。履大迹而有身。不由夫而生。子是有顯著之徵也。既見如此徵驗。知其實有神靈。上帝不辜者。爲生天之胤。故不安。不

康禋祀者。懼時人不信。故不安也。懼時人不信其然。或得疑其犯禮奸淫。而有此胤。故棄之以顯其異。使衆人知之也。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案堯典以親九族。卽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識

詩經

卷之六

生民

十

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玄之開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劉焯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且夫蒲盧之氣。姬媧之精。成爲已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如鄭此言。天氣因人之精。使之賢聖。則天氣不獨生人。此姜嫄得無人道而生子者。言非一端也。稷契等雖感天氣。母實有夫。則亦爲有父。繼父爲親。故稱譽之。胄唐堯之親九族。立五廟。亦猶此也。稷契俱是感生。棄稷不棄契者。人之意異耳。或者簡狄雖則吞卵。仍御於夫。其心自安。故不棄之耳。馬融之說。此詩則云。仍御於夫。王肅引馬融曰。帝嚳有四妃。上妃姜嫄。生后稷。次妃簡狄。生契。次妃陳鋒。生帝堯。次妃姬訢。生帝摯。摯最長。次堯。次契。次禹。次啟。次商。皆已生子。

詩經

卷三十六 生民

十二

上妃姜嫄未有子故禋祀求子上帝大安其
祭祀而與之壬任身之月帝嚳崩華即位而
崩帝堯即位帝嚳崩後十月而后稷生蓋遺
腹子也雖為天所授然寡居而生子為衆所
疑不可申說姜嫄知后稷之神奇必不可害
故欲棄之以著其神因以自明堯亦知其然
故聽姜嫄棄之肅以融言為然又其奏云稷
契之典自以積德累功於民事不以大迹與
燕卵也且大夫而育乃載籍之所以為妖宗
周之所喪滅其意不信履大迹之事而又不
能申棄之意故以為遺腹子姜嫄避嫌而棄
之王基駁之曰凡人有遺體猶不以為嫌况
於帝嚳聖王姜嫄賢妃反當嫌於遺喪之月
便犯禮哉人情不然一也就如融言審是帝
嚳之子凡聖王賢妃生子未必皆賢聖能為
神明所祐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文王有管蔡

詩經

卷三十六 生民

十三

夫帝嚳之迹何足異而神之乃敢棄臨巷寒
冰有覆翼之應乎而王傳云知其神奇不可
得害以何為徵也且匹夫凡民遺腹生子古
今有之嚳崩之月而當疑為奸非夫有識者
之所能言也案下傳曰天生后稷異之於人
欲以顯其靈帝承天之意所以棄而異之明
示天下安有遺腹寡居之事乎又上傳云帝
高辛氏下傳云帝不順天則帝亦高辛之帝
安得謂之堯也五章傳云堯見天因節而生
后稷因之曰堯不名高辛益知此帝不為堯
也何以堯知其然聽姜嫄棄之且馬王之說
姜嫄為辛之正妃其於帝堯則君母也此之
後世則太后也以太后之尊欲棄已子足以
自專不假天命何云聽棄之也又堯為人兄
聽母棄弟縱其安忍之心殘其聖父之胎不
慈不孝亦不是過豈有欽明之后用心若此
哉若以堯知其神故為顯異則堯之知稷甚
矣初生以知其神纔長應授之以位何當七
十餘載莫之收采且有聖弟不欲明揚虞舜
登庸方始舉任雖帝難之豈其若此故知王
氏之說進退多尤所言遺腹非毛旨矣其解
文義傳意或然故采其釋經之辭遺其寡居
說之

集傳 賦也誕發語辭彌終也終十月之期也
先生首生也達小羊也羊子易生無留難也
圻副皆裂也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居
然猶徒然也 凡人之生必圻副災害其母

而首生之子尤難。今姜嫄首生后稷，如羊子之易，無圻副災害之苦，是顯其靈異也。上帝豈不寧乎？豈不康我之禋祀乎？而使我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傳誕大寘置腓辟字愛也。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

詩經

卷三十六

生民

十四

天意而異之於天下。牛羊而辟人者理也。寘之平林。又爲人所收取之。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人而收取之。又其理也。故寘之於寒冰。於是知其有天異。往取之矣。后稷呱呱然而泣。箋天異之。故姜嫄置后稷于牛羊之徑。亦所以異之。

疏言棄稷之事言可美大矣。棄此後稷置之於狹隘巷中。牛羊共避而憐愛之。牛羊避

人理之常也。又置之平林。可美大矣。置之平地。林木之中。會值有人往伐。平林見而收取之。人之取人。乃是常理。復置之寒冰。可美大矣。棄后稷朝旦於寒水之上。有鳥以翼覆之。翼藉之。既知有神人往收取。鳥乃飛去矣。后稷遂呱呱然而泣矣。此其有神靈之驗也。易屯卦云。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是字爲愛之義也。知天生后稷異之於人者。若其不異。不應棄之。異之於人。猶有奇表異相。若孔子之河目海口。文王之四乳龍顏之類。但書傳不言后稷異狀。無得而知之耳。言帝嚳若不順天意以異之。則是爲不明。則棄之者帝意也。以此傳觀之。則后稷之生。譽尚存矣。不得爲遺腹矣。箋以履迹而得后稷。雖與傳禮祀得之不同。其於異而顯之意亦一也。故棄傳而釋之也。鄭以姜嫄非帝嚳之妃。其棄

詩經

卷三十六

生民

十五

后稷出姜嫄之意。故言姜嫄也。步道曰徑。以經稱隘巷。故以徑言之。此詩之意欲顯其異而棄之。周本紀以爲不祥。故棄之。謬矣。既奇而覆之。明亦愛而藉之。故知一翼覆之一翼藉之。經因鳥有三翼互其文以見此意耳。姜嫄以玄鳥至月而禋祀。在母十月而生稷。其生正當冰月。故得棄之水也。

集傳賦也。隘狹腓芘字愛會值也。值人伐木而收之。覆蓋翼藉也。以一翼覆之。以一翼藉之也。呱啼聲也。單長許大載滿也。蒲路言其聲之大也。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爲不祥。

故棄之而有此異也。於是始收而養之。

新安胡氏曰：集傳於采薇小人所腓，引程子曰：腓，隨動也。如是之腓，足動則隨而動。如是則正與易咸其腓同義。意者牛羊見稷以足趾遮庇之，如有愛之之意，故謂之腓字。

實覃實訐。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

口食。蓺之荏菹。荏菹旆旆。禾役穰穰。麻麥幪幪。

瓜瓞嗶嗶。

傳覃，長訐，大路，大也。岐，知意也。嶷，識也。荏菹，戎也。旆旆，然長也。役，列也。穰穰，苗好美也。幪

幪然，盛茂也。嗶嗶，然多實也。

詩經

卷二十六

生民

十六

箋實之言適也。覃，謂始能坐也。訐，謂張口嗚

呼也。是時聲音則已大矣。能匍匐，則岐嶷然。

意有所知也。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也。以此

至於能就衆人口自食，謂六七歲時。蓺，樹也。

戎菹，大豆也。就口食之時，則有種植之志。言

天性也。

釋文

覃徒南反，本或作譚。匍音蒲，又音符。本亦作扶。匍，蒲北反。又音服。本亦作服。幪

魚極反。說文作𩚑，云小兒有知，長張口反，或如字。

疏毛以爲上既言收取后稷，此說其長養之

也。於是之時，其口出音聲則已大矣。不復如

呱呱時而已。又歎之。言后稷可美大矣。實始

匍匐之時，已能意有所知。岐嶷然，又能貌有

所識。嶷嶷然，以漸有智慧，能就人之口取食

而啖之。纔始能食，即有種植之志。所種藝之

者是荏菹也。此荏菹乃旆旆然長大。種禾則

使有行列。其苗則穰穰然美好。所種之麻麥

則幪幪然茂盛。所種之瓜瓞，其好則嗶嗶然

衆多。是其本有天性。種則美好。於後果爲稷

官，而天下蒙賴。於匍匐之上言誕者，爲岐嶷

發文。美大於匍匐之時，能岐嶷也。鄭唯實

覃實訐爲異。言適始能坐而覃然，適始張口

而訐然，餘同。釋言云：覃，延也。延，引是漸長

之義。故爲長也。以岐嶷言克，克是其性智之

能。故以岐爲有智之意。嶷，爲有識之貌。箋云

實之言適也。適，覃訐而聲已大。適匍匐而已

詩經

卷二十六

生民

十七

能岐嶷，爲早慧之勢也。定本爲實之言是案

集註並爲適。覃，儀禮註云：禮之言澹澹然安

意也。則覃亦安意，故爲坐也。訐音呼，字又從

言，故爲張口嗚呼。是時聲音則已大矣。謂大

於呱呱之時，因言張口嗚呼，即說音聲之大

所知。在於心神，故云岐嶷然。意有所智，識別

發於耳目，故云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見內

外之異也。此岐嶷在匍匐之時，則其生亦未

一年，就口食之時，則已稍大。故云六七歲時

后稷以上智之資，必當早慧。六七歲時不應

猶就人食。鄭言者，以凡人事準之耳。或以爲

稷官之時。始有種殖之志。不足言其天性。且種殖之志。非始居官之日。指斥居官。不得云口食矣。釋草云。戎菽謂之荏菽。孫炎曰。大豆也。此箋亦以為大豆。樊光舍人李巡郭璞皆云。今以為胡豆。璞又云。春秋齊侯來獻戎菽。穀梁傳曰。戎菽也。管子亦云。北伐山戎。出冬蔥及戎菽。布之天下。今之胡豆是也。案爾雅戎菽皆為大豆。註穀梁者亦以為大豆也。郭璞等以戎胡俱是夷名。故以戎菽為胡豆。則后稷之所種者。何時絕其種。而齊桓復布之。禮有戎車。不可謂之胡車。明戎菽正大豆是也。人供役者。在於行列。禾無在役之義。故知役為列也。言其行相當。因禾文單。故以役配之。其旃旆穠穠。穠穠皆言生長茂盛之貌。因其文異。故以長好茂散而承之。其實互相通也。

詩經

卷二十六

生民

十八

集傳賦也。匍匐手足並行也。岐嶷峻茂之狀。就向也。口食自能食也。蓋六七歲時也。藝樹也。荏菽大豆也。旃旆枝旗揚起也。役列也。穠穠苗美好之貌也。穠然茂密也。嘒嘒然多實也。言后稷能食時。已有種殖之志。蓋其天性然也。史記曰。棄為兒時。其遊戲好種殖。麻麥麻麥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堯舉以為農師。

誕后稷之穠。有邰之道。弗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稂。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傳相助也。弗治也。黃嘉穀也。茂美也。方極畝也。苞本也。種雜種也。稂長也。發盡發也。不榮而實曰秀。穎垂穎也。栗其實栗然。邰姜嫄之國也。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邰。使事天以顯神順天命耳。

詩經

卷二十六

生民

十九

箋大矣。后稷之掌稼穡。有見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也。豐苞亦茂也。方齊等也。種生不雜也。稂枝葉長也。發發管時也。栗成就也。后稷教民除治茂草。使種黍稷。黍稷生則茂好。熟則大成。以此成功。堯改封於邰。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

釋文。弗音拂。韓詩作拂。弗也。種支勇反。下唐叔得禾。異畝同穎是也。邰他來反。后稷所封國也。今在京兆武功縣。

詩經

卷二十六

生民

十

疏毛以爲此後言其爲稷官時事也可美大
言后稷之教民稼穡若有神明相助之道
草既去其草於此地種之以黃色而茂盛者
謂黍稷之穀也於是此穀既生實方正而極
於壟畝無空缺之地實根本而盡皆均調無
稀稠之處謂春生之時也其苗實雍種而肥
大實衰然而生長謂夏末時也稍至秋初
禾又出穗實盡發於管實生粒皆秀更復少
時其粒實皆堅成實又齊好實德重而垂穎
實成就而粟栗然以此故收人弘多堯善其
功而賜之土宇封之於郇就有郇國之家室
焉鄭以方謂苗生齊等包謂苗之茂盛種
謂田種不雜成功而改封於郇非始有國土
其文勢則同穀之黃色者唯黍稷耳以黍
稷是民食之主故舉以爲言其實諸種之穀
皆種之閭官言種穡菽麥尚書稱播殖百穀
是也方者正方之義謂極盡壟畝種無不生
地皆方正有苗故以方爲極畝易稱繫于苞
桑謂繫之桑木故以苞爲木莊子說木之肥
大云雍腫無用故以種爲雍腫謂苗之肥盛
也稷者禾長之貌故言長也發者穗生於苗
初發苗生也釋草云華麥榮也木謂之華草
謂之榮不榮而實謂之秀榮而不實謂之英
出車云黍稷方華是嘉穀之秀必有榮也此
傳因彼成文而引之耳說文云穎禾末也禹
貢定賦遠近之差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秬
註云銍斷去稊也秬又云穎則穎是禾穗之
挺書序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謂挺上合也
美其禾之成就不當言其有穎而已故云穎
垂穎言其穗重而穎垂也桓六年左傳云奉
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服虔云穀之初熟爲

詩經

卷二十六

生民

十

果是果爲穀熟貌世本云有郇氏女曰姜嫄
故知郇是姜嫄之國也傳以此言封之於郇
下言祭天之事故解其意云堯見天因郇而
生后稷謂使郇國之女生后稷也故國后稷
於郇謂封爲郇國之君又特命之使得事天
所以顯后稷之神順上天之命故也此郇爲
后稷之母家其國當自有君所以得封后稷
者或時君絕滅或遷之他國也經每實之
下皆當字成義直言實本則不知何本且爾
雅以苞爲茂故易傳也方是方正故言齊等
與傳極畝亦同但齊等據苗均極畝據地滿
耳以傳言雍種是肥充之貌禾生雖肥不能
至雍種種者繫本初種之稱即大田既種是
也故以種爲生不雜謂不稂不莠也傳以稂
爲長故申之謂枝葉長也傳以發爲盡發不
解發意故云發管時苗之將秀心如竹管種
發中而出故言發管也傳言其實稊稊止言
稊稊是實貌不言所以得然故言成就以足
之 中候握河紀云堯卽政七十年受河圖
其末云斯封稷契皋陶賜姓號注云或云七
十二年斯此封三臣止言封號不道其時卽
封此言成功蓋治水畢後地平天成之時也
稷之功成實在堯世其封於郇必是堯之封
矣周本紀云禹封棄於郇號曰后稷以后稷
之號亦起舜時其言不可信也杜預
云郇始平武功縣所治蘆城是也
集傳賦也相助也言盡人力之助也弗治也
種布之也黃茂嘉穀也方房也苞甲而未折
也此漬其種也種甲折而可爲種也稊漸長

也發盡發也秀始穗也堅其實堅也好形味好也穎實繁碩而垂穗也粟不秕也既收成見其實皆栗栗然不秕也邠后稷之母家也豈其或滅或遷而遂以其地封后稷歟言后稷之穡如此故堯以其有功於民封於邠使卽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

臨川王氏曰草盛曰萑治草亦謂之萑曹氏曰生民之功本於姜嫄不可弗祀乃特

詩經

卷二十六

生民

主

立廟祀之故周官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而序於先祖之上尊之也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傳天降嘉種秬黑黍也秠一稗二米也糜赤

苗也芑白苗也恒編肇始也始歸郊祀也

箋天應堯之顯后稷故爲之下嘉種任猶抱

也肇郊之神位也后稷以天爲已下此四穀之故則徧種之成熟則獲而畝計之抱負以

歸於郊祀天得祀天者二王之後也

釋文

秬音巨秠音鄙反亦黑黍也又乎卑反反赤梁粟也芑郭云白梁粟也釋芳于反

字書云倉穰也恒本又作亘獲戶郭反

疏

事天此言其祭天之事可美大矣此後稷善能於稼穡上天乃下善穀之種與之使得種以此祭祀天與之穀是可大也其言善種者維是黑黍之秬維是黑黍二米之秠維是赤苗之糜維是白苗之芑后稷既得此善種乃徧種之以秬以秠至熟則於是穫刈之於是畝計之徧種之以糜以芑至熟則於是任

始郊祀於上天也鄭以后稷先事天以歸

詩經

卷二十六

生民

主

郊兆之處而祀天爲異秬黑黍以下皆釋草文唯彼糜作藁音同耳李巡曰黑黍一名秬郭璞曰秬亦黑黍但中米異耳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得黍三斛八十則秬是黑黍之大名秠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別名之爲秠故此經異其文而爾雅釋之若然秬秠皆黑黍矣而春官甸人注云釐秬爲酒秬皆黑黍一秠二米言如者以黑黍一米者多秬爲正稱二米則秬中之異故言如以明秬有二等也秬有二等則一米亦可爲酒甕人之注必言二米者以宗廟之祭唯裸爲重二米嘉異之物甕酒宜當用之故以二米解甕其實秬是大名故云釐秬爲酒爾雅云秬一稗二米甕人注云一秠二米文不

苗白苗者郭璞曰。蘇今之赤梁粟。芭今之白梁粟。皆好穀也。天降種者。美大后稷。以稷之必獲。歸功於天。非天實下之也。孔叢云。魏主問子慎曰。往者中山之地。無故有穀。乃云天雨。反以亡國。何也。曰。自古及今。未聞天下穀與人。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穀以利天下。若中山之穀。妖怪之事。非所謂天降祥也。案集注及定本於此。並無箋云。鄭以后稷二王之後。先得祭天。非為始祭。故云肇郊之神位。言神位之兆。肇宜作兆。春官小宗伯云。非五帝於四郊是也。商頌箋讀肇為兆。此從畧之。又云。得祀天者。二王之後。申明肇不為始之意也。

集傳賦也。降降是種於民也。書曰。稷降播種

詩經

卷二十六

生民

二四

是也。秬黑黍也。秠黑黍。一稗二米者也。糜赤梁粟也。芑白梁粟也。恒偏也。謂偏種之也。任肩任也。負背負也。既成則穫而棲之於畝。任負而歸。以供祭祀也。秬秠言穫畝。糜芑言任負。互文耳。肇始也。稷始受國為祭主。故曰肇祀。

安成劉氏曰。后稷得國而始主祭。則宗廟群神之祀。皆始此也。豐城朱氏曰。稷之降種。其名不一。而此獨以秬秠糜芑言者。自其種之嘉。而可以供祭祀。

者言
之也

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揄。或簸或蹂。釋之粢粢。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粢以軋。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傳揄。抒曰也。或簸糠者。或蹂黍者。釋米也。粢粢。聲也。浮浮。氣也。嘗之日。漚卜來歲之芟。徧之日。漚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漚卜來歲之稼。所以興來而繼往也。穀熟而謀。陳祭而卜。安取蕭合黍稷。臭達精屋。先奠而後蒸蕭合馨香也。羝羊。牡羊也。軋。道祭也。傳火曰燔。貫之加于火曰烈。興來歲。繼往歲也。

箋蹂之言潤也。大矣。我后稷之祀天如何乎。美而將說其事也。春而抒出之。簸之。又潤濕之。將復春之。趨於鑿也。釋之烝之。以為酒及簋簠之實。惟思也。烈之言爛也。后稷即為郊祀之酒及其米。則諏謀其日。思念其禮。至其

詩經

卷二十六

生民

三五

時取蕭草與祭牲之脂。蒸之於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又燔烈其肉為尸羞焉。自此而往郊。嗣歲今新歲也。以先歲之物。齊敬祀。而祀天者。將求新歲之豐年也。孟春之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

釋文 掄音由。又以朱反。說文作𦵏。弔反。籀波我反。叟字又作沒。溝米聲也。爾雅作

潑。音同。郭音騷。浮爾雅說文並作𦵏。云。禾也。𦵏。食汝反。蒼頡篇云。取出也。𦵏音康。字亦作康。俗未旁作康。非。𦵏說文云。汰也。鑿精米也。字林作𦵏。云。糲米一斛。春為八十也。子沃反。

詩經

卷三十六

生民

王十

必告道神。為壇而祭。為報。字林同。父末反。出疏。毛以為。上言得穀祭天。此言將祭之事。可得。非。稷。康。芑。之。粟。或使人。在。雅。而。春。之。或使人。就。日。而。扞。之。或使人。在。雅。而。春。之。或使人。踐。其。黍。既。蹂。春。得。米。乃。浸。之。於。盆。而。釋。之。其。聲。漚。漚。然。言。趁。疾。又。炊。之。於。甑。而。蒸。之。其。氣。浮。浮。然。言。升。盛。也。既。烝。熟。乃。以。為。酒。食。又。於。先。穀。熟。之。時。則。已。謀。度。所。謂。穀。熟。而。謀。則。已。思。惟。其。所。祭。之。禮。謂。陳。祭。而。上。以。秋。物。之。成。賴。郊。祀。之。福。故。穀。熟。則。謀。更。郊。所以。豫。備。酒。食。也。至。祭。之。日。乃。取。蕭。之。香。蒿。與。祭。牲。之。脂。膏。而。蒸。燒。之。於。行。神。之。位。使。其。馨。香。遠。聞。又。取。羝。羊。之。體。以。為。祀。報。之。祭。其。祭。報。也。取。所。祭。之。肉。則。傳。火。而。藩。之。則。如。火。而。烈。之。

詩經

卷三十六

生民

王十

以為尸之羞。既祭神道。乃自此而往於郊。以祭天也。所以用先歲之物。齊敬祀。而祀天者。欲以興起。來歲使之繼嗣。往歲而恒得豐年故也。鄭以蹂之言。潤。載。謀。載。惟。謂。將。祭。取。謀。其。日。思。念。其。禮。又。以。興。嗣。歲。為。興。起。新。歲。餘。同。傳。以。掄。文。在。春。下。籛。上。既。春。而。未。籛。故。知。掄。為。扞。日。謂。扞。木。以。出。白。也。出。白。則。籛。之。故。或。有。籛。稷。者。或。蹂。黍。者。謂。蹂。踐。其。黍。然後。春。之。然。則。文。當。在。春。掄。之。上。今。在。下。者。以。蹂。亦。為。春。而。為。之。掄。籛。俱。是。春。進。令。與。春。相近。且。退。蹂。以。為。韻。也。上。有。康。芑。是。稷。而。獨。云。蹂。黍。者。以。祭。用。黍。以。為。主。故。舉。黍。以。言。傳。每。言。或。者。明。各。有。其。人。俱。起。於。事。不。相。兼。也。釋。之。既。在。籛。之。下。烝。之。上。故。知。為。所。米。也。說。文。云。所。汰。米。也。釋。訓。云。登。登。所。也。登。登。氣。也。潑。浮。與。此。不。同。由。吟。字。耳。傳。以。罷。米。則。解。聲。

詩經

卷二十六

生民

王人

宗廟之事，夫人必自春其盛，韋昭云：案盛，互文也。言春不過如天子躬耕三推而已。故傳言或：不斥后夫人也。楚語又云：天子親春禘之盛。韋昭云：率后春之。亦天子親春也。傳自嘗之日至來歲之稼，皆春官肆師職文也。言於秋嘗祭宗廟之日，則肆師臨卜問其來歲之芟除草木以種田宜之，以否於秋。綱當獵之日，肆師臨卜問其來歲之所戒備得無兵寇以否。於祭社之日，則肆師臨卜問其來歲之所稼種宜之，以否。以嘗者，嘗新穀，古之始耕田者，芟草以種穀，令得新穀，芟草之功。故於嘗日問芟，猶主習兵，以戒不虞。故綱曰：問戒，社者，祭土主稼穡。故於社日問稼，芟稼俱是田事，以嘗新穀而本穀初，莫先於芟草。故問芟稼種善否。土地之事，故祭土之日而問稼也。社文在嘗，綱之下，謂秋獨祭社也。

嘗在孟秋，獨社俱在仲秋，取舍而後祭社，故先獨後社也。嘗社祭神，因而問卜，獨乃秋獵亦卜來歲者，卜者自問吉凶於龜，不由所祭之神，但因用其日而問之耳。引此三文者，欲見今秋穀熟之時，即謀來年郊祭之事。似今秋祭社之日，豫卜來歲之稼，欲令來歲還以今秋是興來繼往之義。來年郊祭本為祈穀，今社日卜來歲之稼，即是小郊之義也。釋畜云：羊牡物牧，郭璞曰：物謂吳羊白羝者也。是亦以牡為羝也。說文云：烈火猛也。爛火熱也。俱是火熟之意。酒則醪醴而成，食則臨祭乃作，彼文有春簋之事，其為未者，非獨為酒而已。故兼言簋簠之實。簠簠之實，必就郊兆作之。故此言其米也。禮大夫以上將祭必諏課其日，日定乃卜之。故易傳不以謀為穀，然而謀取蕭草與祭祀之脂，還是羝之脂也。

詩經

卷二十六

生民

王人

以牲為報祭而設，羝宜與較同文。脂則配蕭而用，故先言之。藝之於行神之位，正謂祭版之位。秋官大人云：凡祭祀供犬牲，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轅之，明此用羝亦伏體較上，故言體也。犬人伏用犬牲，此用羝者，蓋天子諸侯異體也。又燔烈其肉為尸，蓋言又者，亦用此羝之肉為之也。以七祀之祭，皆有尸。明較祭亦有尸。其燔炙者，事尸之羞。故云為尸羞也。此後稷為諸侯得有尸，則天子較祭亦有尸。依聘禮卿大夫較祭用酒脯，則無尸矣。郊之兆位在國外，故云自此而往郊也。傳以與者，是有所起發之意。嗣者，繼續之言。故知為此祭者，欲以追起來歲以繼續往歲，使之歲歲恒熟，常獲豐年也。來歲者，據今祭時以未至為來。尼過焉，在再非。

要別年也。何則？堯命后稷郊天，未至定用何耳。要在歲首為之所，吉來歲正謂此年之秋耳。箋意定以正月為郊，何則？正朔三而改自夏而上推之，高辛氏當以建寅之月為正。故堯典云：三帛注云：高辛氏之後，用黑繒是也。王者之後，自行其祖正朔，后稷高辛氏之胄，郊必正月。既以正月為郊，則嗣歲郊之歲也。故云嗣歲今新歲，新歲而謂之嗣者，使之繼嗣往年，猶嗣子之繼父，其意微與毛異也。孟春以下皆月令文也。元日謂善日上辛也。祈穀即郊天也。引此以證郊祭而云嗣歲之意，內郊天主為祈穀故也。禮器曰：祭祀不祝，殺者所以養民，故言祈也。

集傳賦也。我祀承上章而言，后稷之祀也。掄

抒曰也、簸、揚去糠也、蹂、蹂禾取穀以繼之也、
釋、浙米也、粳、粳聲也、浮、浮氣也、謀、卜日擇士
也、惟、齋戒具脩也、蕭、蒿也、脂、脾膏也、宗廟之
祭、取蕭合脾膏熱之、使臭達牆屋也、粢、牡羊
也、輒、祭行道之神也、燔、傳諸火也、烈、貫之而
加于火也、四者皆祭祀之事、所以興來歲而
繼往歲也、

安成劉氏曰、太宰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
齋者、散齊七日、戒者致齊三日、具謂所當供

詩經

卷二十六

生民

羊

脩謂掃除糞污也、

廬陵曹氏曰、春、籩以及謀、惟、乃、將、祭、時、事、取
蕭、以及燔、烈、則、臨、祭、時、事、祭、祀、以、農、事、而、始
興、則、亦、以、農、事、而、迭、舉、今、歲、豐、年、而、祭、所、以
報、也、亦、所
以、祈、也、

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

賁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傳、印、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大

羹也、迄、至也、

箋、胡之言何也、賁、誠也、我、后稷盛菹醢之屬、

當于豆者、于登者、其馨香始上行、上帝則安
而歆饗之、何芳臭之誠得其時乎、美之也、祀
天用瓦豆、陶器質也、庶眾也、后稷肇祀、上帝
於郊、而天下眾民咸得其所、無有罪過也、子
孫蒙其福、以至於今、故推以配天焉、

疏、毛以為、上帝言將往祭天、此言正祭之事、既

祀、其福乃流於天下之眾民、令皆得其所、無
有罪過、而令人悔恨者、子孫蒙其餘福、以至
於今、而賴之、故推之以配天焉、鄭唯以肇
祀為郊兆之祀、為異、釋器云、木豆謂之豆、

詩經

卷二十六

生民

羊

瓦豆謂之登、對文則異名、散則皆名豆、冬官
瓶人掌為瓦器、而云豆中懸、鄭云懸繩正豆
之柄、瓦亦名豆也、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皆
有菹醢、是豆為薦羞菹醢也、公食大夫禮云、
大羹湑不和、實於登、是登為大羹、湑者肉汁、
大古之美也、不調以鹽、采以質、故以瓦器盛
之、郊特牲曰、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
匏是也、上傳肇為始、此亦當然、抑云庶
無罪悔、箋以庶為幸、以彼是警戒之辭、故為
冀幸之義、此既為上帝所歆、不是始冀無罪、
故以庶為眾、后稷為二王之後、一國言耳、縱
使祭天得所、不過福及一國、而言天下眾民
咸得其所、無罪者、以祭天而得豐年、可以廣
及天下、且以后稷之教田農、天下皆得其利、
故天下言之、

集傳賦也。叩我也。木曰豆。以薦菹醢也。瓦曰登。以薦大羹也。居安也。鬼神食氣曰歆。胡何臭香。亶誠也。時言得其時也。庶近迄至也。此章言其尊祖配天之祭。其香始升。而上帝已安而饗之。言應之疾也。此何但芳臭之薦。信得其時哉。蓋自后稷之肇祀。則庶無罪悔。而至于今矣。曾氏曰。自后稷肇祀以來。前後相承。兢兢業業。惟恐一有罪悔。獲戾于天。閱

詩經

卷二十六

生民

三

數百年而此心不易。故曰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周人世世用心如此也。

三山李氏曰。前章言后稷肇祀為祭。宗廟羣神。此章言後世既有天下。郊天配以后稷也。華谷嚴氏曰。言天之所享。不在物也。蓋后稷能教民稼穡。以相天。故以功封郊。而祀宗廟。天心眷之矣。子孫世脩其業。不敢失墜。以獲罪于天。遂至今日。得以成王業而郊天。天之歆饗。蓋在此耳。慶源輔氏曰。此章方言周家尊后稷以配天之祭。既言天之所以應答者甚疾矣。於是遂言自后稷至成王。只是兢兢一心。唯恐有罪。悔以承天之休。而不敢少替此。即曾子戰兢之心也。但其用有廣狹耳。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集傳此詩未詳所用豈郊祀之後。亦有受釐頒胙之禮也歟。舊說第三章八句。第四章十句。今按第三章當為十句。第四章當為八句。則去呱訃路音韻諧協。呱聲載路。文勢通貫。而此詩八章皆以十句八句相間為次。又二章已後。七章已前。每章章之首。皆有誕字。

詩經

卷二十六

生民

三

慶源輔氏曰。先生疑此詩專言后稷而不及於天。則固非。可用於郊祀上帝之時矣。若郊祀後有受釐頒胙之禮。則用此詩可也。按漢書注如淳曰。釐福也。應劭曰。祭餘肉也。顏師古曰。字本作醢。假借用耳。新安胡氏曰。嚴氏云。郊祀后稷樂歌已見於頌。郊祀主於嚴肅。故其辭簡。此殆大臣因祀事之餘。推原其所以尊者耳。朱子曰。生民是序事詩。序那首尾要盡。下武有聲等詩。却有反覆歌詠意思。序行葦思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箋九族。自己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之親也。黃

黃髮也。考陳黎也。乞言從求善言可以為政者。敦史受之。

釋文 行道也。葦草也。敦如字。本又作得同。

疏 此是成王之時。則美成王之忠厚矣。不言成王者。欲見先世皆然。故即言周家以廣之。九族是王近親。黃耆則及他姓。故言內外以別之。經八章。仁及草木。首章是也。內睦九族。二章盡四章是也。尊事黃耆。五章盡卒章。上二句皆是也。以成其福祿。卒章下二句是也。三王養老。必就乞言。故序因而及之。文王世子云。族食世降一等。則天子所燕及者。非獨五服之內。此唯言九族者。言其親親以及遠。舉九族以見同姓皆親之。內則云。凡養

詩經

卷二十六 行葦

王

老並帝憲三王又乞言。皆有悼史。禮有內外。小史大史無悼史。正以待接老人。擇史之悼厚者掌之。悼非官名也。故彼注云。悼史史之孝厚者也。

朱子辨說此詩章句本甚分明。但以說者不知比興之體。音韻之節。遂不復得全詩之本意。而碎讀之。逐句自生意義。不暇尋繹血脉。照管前後。但見勿踐行葦。便謂仁及草木。但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但見黃耆台背。便謂養老。但見以祈黃耆。便謂乞言。但見介爾景福。便謂成其福祿。隨文生義。無復倫理。諸序之中。此失尤甚。覽者詳之。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傳敦聚也。行道也。葉初生泥泥。戚戚內相親也。肆陳也。或陳之筵者。或授几者。

箋苞茂也。體成形也。敦敦然道旁之葦。牧牛羊者。毋使躡履折傷之。草物方茂盛。以其將終為人用。故周之先王為此愛之。况於人乎。莫無也。具猶俱也。爾謂進之也。王與族人燕兄弟之親。無遠無近。俱揖而進之。年稚者為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

詩經

卷二十六 生民

王

釋文 泥張揖作范。范云草盛也。

疏 周禮以葦好叢生。而謂之叢物。故言敦聚。猶慮牛羊所食。故知是葉之初生。泥泥然。成形成者。謂至秋乃成。為葦。此禁牛羊勿踐。則是春夏時事。而言葦者。此先王愛其為人用。人之所用。在於成葦。作者體其意。故經以成。形名之葦。戚戚猶親親。然親其所親。起於心內。故言內相親也。相者兩相之辭。邇是近義。謂揖而進之。令自近也。燕禮曰。公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南嚮。邇卿面南。北上。邇大夫北面。小進。注云。邇近也。揖而移之。近之是也。經直言莫遠。而箋言無遠無近者。以作者句有所局。不得遠近並言。舉遠則近可知矣。

詩經

卷二十六 行葦

王

讀者詳之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斚。醢醢以薦。或燔或炙。嘉穀脾臠。或歌或嘏。

傳設席重席也。緝御。蹴踏之容也。斚。爵也。夏曰醢。殷曰斚。周曰爵。以肉曰醢。臠。函也。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嘏。

箋緝猶續也。御侍也。兄弟之老者既為設重席。授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謂敦史也。進酒

集傳興也。敦聚貌。勾萌之時也。行道也。勿戒止之詞也。苞甲而未折也。體成形也。泥泥柔澤貌。戚戚親也。莫猶勿也。具俱也。爾與邇同。肆陳也。疑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故言敦彼行葦。而牛羊勿踐履。則方苞方體而葉泥泥矣。戚戚兄弟。而莫遠具爾。則或肆之筵而或授之几矣。此方言其開燕設席之初。而慇懃篤厚之意。諄然已見於言語之外矣。

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酌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用殷爵者尊兄弟也。薦之禮。韭菹則醢醢也。燔用肉。炙用肝。以脾函為加。故謂之嘉。

釋文醢他威反。醢呼改反。脾婢支反。臠渠略反。字或作醢。五洛反。毛云徒歌曰嘏。爾雅云徒擊鼓謂之嘏。徒歌謂之誦。田胡南反。何又戶威反。本又作胹。同。說文云函舌也。又云口。次肉也。

詩經

卷二十六 行葦

王

疏王於族人既為肆筵授几之文。更申其事。言

几之人尊敬老者。則有致敬蹴踏之容。既設筵几。族人升堂受燕。或乃主人進酒而獻之。於賓。賓既受。卒爵。或乃酌而酢。答主人。主人卒飲。又洗爵。酢以酬賓。賓受而奠此畢。不復舉之。王與族燕。以異姓為賓。使宰夫為主人。行此獻酢之禮也。鄭以上二句特為老者設。文既為老者肆筵。又重設席。授之以几。復有棹史相續代而侍之。餘同。既言肆筵。上又設席。故知重席也。不過下筵上簟而已。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彼以在下為鋪陳。在上人所踞藉。此當與之同也。以授几以供老人。故以緝御為致敬。蹴踏之容。傳以授几之時。有蹴踏之容。則肆筵之文。不至於老人當是乘。述上文與鄭異耳。上章少云肆筵授几。今肆筵之上復設席。則是主於老者。異於上章少者或單席矣。

詩經

卷二十六 行葦

三六

悼史王侍老人故知續代而侍者謂悼史云洗爵奠筯似是異器故辨之云筯爵也儀禮飲饌者亦云卒爵是爵爲總稱作者因洗奠之別更變其文耳夏曰醴以下皆明堂位文謂之竿者彼注謂畫禾稼也知用殷竿爲尊者公羊傳曰周公白牡魯公駢剛禮運云醴竿及尸君非禮也以大夫用之爲侍明先代之物爲尊也此言先王之事或在制禮之前自當正用殷爵而知必有異意者此詩成王之時作縱使追述先代當以周制言之不當舉殷之爵故知於時實用之也燕禮諸侯燕其臣子宰夫爲主人則天子亦當然文王世子云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爲賓則賓主皆非兄弟言尊兄弟者賓主爲兄弟行禮而有之其器之設主爲兄弟故也言王燕族人於獻酒之時則用醴醴并韭菹以薦進之

也又燔肉炙肝以爲羞其正饌以外所加善截則脾與豚又作樂助歡於是時或歌或琴以燕樂族人是王能內睦之也定本集注經皆作嘉箋以脾豚爲加故謂之嘉是謂嘉美之加也釋器云肉謂之醢李巡曰以肉作醬曰醢天官醢人注云醢肉汁也蓋用肉爲醢特有多汁故以醢爲名其無汁者自以所用之肉魚鴈之屬爲之名也以豚爲醢蓋相傳爲然服虔通俗又云口上曰腍口下曰脰或當然也經傳諸言歌者皆以絃和之故云歌者比於琴瑟琴瑟炎曰聲驚琴也醢所以儒祖禮籩豆偶有醢必有菹故云韭菹則醢醢醢人云朝事之豆韭菹醢醢是也

集傳賦也設席重席也緝續御侍也有相續

詩經

卷二十六 行葦

三五

代而侍者言不乏使也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醕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卒爵也夏曰醴殷曰竿周曰爵醢醢之多汁者也燔用肉炙用肝腍口上肉也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琴言侍御獻醕飲食歌樂之盛也

敦弓既堅四簋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簋四簋如樹序賓以不侮

傳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錐矢參亭已均中藝言賓客次第皆賢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

不變毫動稱道不配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焉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言皆中也言其皆有賢才也

箋舍之言釋也藝質也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群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為賓序賓以賢謂以射中多少為次第射禮措三挾一介言已挾四鏃則已徧釋之不侮者敬也其人敬於禮則射多中

詩經

卷二十六 行軍

四

釋文 敦音彫徐又都雷反鏃音侯又音侯矢名舍音捨奔音奮覆敗也解之鼓反爵反又子合反个古賀反亦作介徧音遍疏 毛以為周之先王將欲養老親自射以擇士其天子所射之畫弓既堅勁矣其四鏃之矢既鈞停矣其舍放此既均同而中矣王既射以擇賓莫非賢者賓次序而為賓客者以此擇之故而皆是賢人也鄭唯下二句異敦與彫古今之異彫是畫飾之義故云畫弓也冬官弓人為弓唯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彼不言畫文不具耳此述天子擇士宜是天子之弓故言天子敦弓此擇士之射與羣臣共之作者主言天子之弓而已其諸侯公卿宜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不必畫矣其等級無文以明之也定四年公羊傳

詩經

卷二十六 行軍

四

何休注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事不經見未必然也又解四鏃之義言鏃是矢參亭者也參亭謂三分矢一在前二在後輕重鈞亭四矢皆然故言四鏃既鈞冬官矢人為鏃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注云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矢而謂之鏃者釋器云金鏃翦羽謂之鏃孫炎曰鏃者斷羽使前重也方言云關西曰箭江淮謂之鏃則鏃者鐵鏃之矢名也言已均中藝謂所射之質四矢皆均中也案周禮司弓矢鏃矢殺矢用諸近射退獵恒矢牽矢用諸散射鄭注云散射謂禮樂之射此養老即是禮射而用鏃者此與賓客私宴不與常射同或云先王用先代法不用周禮舍釋俱是放義故舍之言釋謂既射放矢也傳言中藝故又解之云鏃是質即所射之物正鵠之總名但此說大射當謂鵠也以下章言養老之事而此論射則知射為養老禮稱將祭而射謂之大射養老與祭相類而亦射以擇賓則亦為大射何則禮射有三賓射在朝而射以娛賓燕射因燕而射以為樂皆無擇士之義樂記云祀於明堂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以教諸侯之悌是祭與養老為相類之事故知此射必大射也王肅以此為養老燕射案燕射於燕旅酬之後乃為之不當設文於會孫維主之上豈先為燕射而後酌酒也傳言序賓以賢者謂次序為賓以此擇之而皆賢也然則非賢不得為賓故言賓客次序皆賢也自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以下皆射義文將射先行飲酒之禮其禮立一人為司正使主飲酒之事至於將射則變司正為司馬立司馬是將射之始也與為人後謂他人已自有

後復往奇而後之子路所陳三事皆是人
惡行者觀者終不半為此行但見其言畏其
義故去者半耳既已半入於圃又使公用之
表及序點二人揚解爵而為語公罔裴先語
於眾既訖所入之人又去者半而留者半序
點又揚舉此解以語說於眾於是皆去蓋僅
有存焉傳言此者見在射位如此為難故先
射擇之則賓客皆賢表點言善事其末當云
無此行者不在此位以意在可知故不設此
言是作文之常勢也孔子此射蓋為大夫射
也大夫射禮有五大射賓射燕射鄉射主皮
之射此射先行飲酒之禮則孔子用鄉射禮
何則大射自擇其臣非外人得入賓射則與
賓為之無詢眾之義燕射與所燕者射不得
有外人觀之且燕在於寢不當處矍相之圃
主皮之射則求中而已不在於禮而此射行

詩經

卷二十六 行葦

四十三

禮又非主皮射明孔子此射用鄉射禮矣射
義上又云古者天子諸侯將射必行燕禮鄉
大夫之射必行鄉飲酒之禮其下則說孔子
射事地官鄉大夫職云三年則與賢者能者
以禮賓之厥明獻賢能之書於王退而以鄉
射之禮詢眾庶注引孔子射於矍相之圃明
孔子用鄉射之禮也投壺數筭云某黨賢
於某若干純謂中多者為賢此射擇之為賓
而云賢明以射中多少為次故易傳也毛
以為又說擇士為射之事言王之教畫之弓
既俛其弦而句然既挾此四鏃之矢徧釋之
矣其四鏃皆中於質如手就樹之然王既為
此善射以擇賢者為賓故其次序為賓者以
此擇之故皆不有侮慢者也言為賓者皆是
恭敬之賢人鄭言其次序賓以不侮慢多
少為次第餘同傳天子至成規皆冬官弓

人文也又云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弧注云
王弓合九而成規弧弓亦然則此敦弓即彼
王弧也傳言此者明既句是引滿之時也以
合九成規此弓體直今言既句明是挽之說
文云穀張弓也二京賦曰彤弓既殷穀與句
字雖異音義同菱射禮指三挾一个大射
禮然也指者插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
指三於帶間挾一以扣弦而射也射禮每挾
一個今言挾四鏃故知已徧釋之也案大射
禮指三挾一個謂卿大夫若其君則使人屬
挾也

集傳賦也敦雕通畫也天子雕弓堅猶勁也
鏃金鏃剪羽矢也鈞參亭也謂三分之一在

詩經

卷二十六 行葦

四十三

前二在後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舍釋
也謂發矢也均皆中也賢射多中也投壺曰
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均則曰左右均
是也句穀通謂引滿也射禮指三挾一既挾
四鏃則徧釋矣如樹如手就樹之言貫革而
堅正也不侮敬也令弟子辭所謂無撫無敖
無偕立無踰言者也或曰不以中病不中者
也射以中多為雋以不侮為德言既燕而

射以爲樂也。

禮記投壺曰：司射就筭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筭爲純，一純以取一筭爲奇，遂以奇筭告曰：云云。注曰：一勝爲賢，尚技藝也。純並音全。儀禮鄉射禮曰：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以純奇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均，則左右皆執一筭以告，曰：左右均。注曰：賢猶勝也。言賢者射以中爲雋也。純並如字。

廬陵李氏曰：大射主於射，故大夫未舉族則射燕射主於飲酒，故王肅以此爲燕射。於燕旅酬後爲之。

東萊呂氏曰：按儀禮燕射如鄉射之禮，射雖畢而宴未終，舉觴無筭爵獻酌尚多，故言酌大平，祈黃耆於既射之後。

詩經

卷二十六 行葦

四

曾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耆。黃耆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傳：曾孫，成王也。醕，厚也。大斗，長三尺也。祈，報也。台背，大老也。引，長翼，敬也。祺，吉也。

箋：祈，告也。今我成王承先王之法度爲主人，亦既序賓矣，有醇厚之酒醴，以大斗酌而嘗之，而美故以告黃耆之人，徵而養之也。飲酒之禮曰：告於先生，君子可也。台之言始也，大

老則背有鮐文。既告老人及其來也，以禮引之以禮翼之。在前曰引，在旁曰翼。介，助也。養老人而得吉，所以助大福也。

釋文

醕如主反，字林同音女父反。斗字又作臺，爾雅云：壽也。鮐，易來反。魚名，一音夷，中。

疏：毛以爲賓射既中，可以助行養老，曾孫成主人，酒醴維醕，厚矣。故今酌之以大斗而獻之，以報養黃耆之老人。鄭以此章始告老人，下章乃言其養，成王養老爲主人，酒醴維醕，厚酌以大斗而嘗之，以告黃耆，將養之也。

詩經

卷二十六 行葦

四

以信南山經序準之，知曾孫爲成王也。醕，厚謂酒之醇者，說文云：醕，厚酒也。大斗，長三尺，謂其柄也。漢禮器制度注：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是也。此蓋從大器挹之以樽，用此勺耳。其在樽中，不當用如此之長勺也。祈，訓爲求，但從求善言而報養之，故以祈爲報也。

序言周家忠厚，則此篇所陳先王與今王皆能親親而敬老也。四章以上言親睦九族之事，故箋於首章言先王五章以下言養老之事，故箋又言先王以明周之先王盡能然也。至於此章指言曾孫，則是王言成王矣。此先王指文王武王，以其行天子禮故也。上言先王接之云：亦既序賓矣，酌文在祈黃耆之上，未告黃耆，故知酌者酌而嘗之也。飲酒之禮曰：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是鄉飲酒之禮，賓賢

詩經

卷二十六 行葦

四六

能明日之事也。彼注云：先生大夫之致位者，不以筋力為禮。於是引此者，證祈為告義言養德者，可召唯所欲。引此者，證祈為告義言養老之禮，亦當豫告老人矣。毛以為成王之養老人也，非止一時而已。言此黃耆，鮒背之老人，成王以立長養事之，以此常恭敬之，由其尊耆老之人，故得壽考。維有吉慶，以受大之福。鄭以上言告老人，此言養之事。黃耆，鮒背之老人，既告之而來，成王乃使人以禮在前，導引之以禮在傍，贊翼之，以此故得壽考。唯吉，以助其受大福。鮒背者，老壽人也。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涓瘠，背若鮒魚也。爾雅作鮒，故箋申之云：台之言鮒也。劉熙釋名云：九十曰鮒，背有鮒文，或當然也。引者率引之義，謂在前相導之，翼者如鳥之翼，在身之兩傍，謂在傍扶之，導引扶持，則老

人於是始來，故易傳以上章為始告，此章為正養。

集傳：賦也。曾孫，主祭者之稱。今祭畢而燕，故因而稱之也。醕，厚也。大斗柄長三尺，祈求也。黃耆，老人之稱。以祈黃耆，猶曰以介眉壽云耳。古器物款識云：用斲萬壽。用斲眉壽，永命多福。用斲眉壽，萬年無疆。皆此類也。台，鮒也。大老則背有鮒文，引導翼輔，祺吉也。此頌禱之詞，欲其飲此酒而得老壽，又相引導輔。

翼以享壽祺，介景福也。

朱子曰：此詩作於成王之時，蓋謂成王也。而說者於他詩所謂曾孫，皆以為成王，則誤矣。坪雅曰：周官王燕則膳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抗禮。今此曾孫維主，則以尊事黃耆，所以為厚也。慶源輔氏曰：此則頌禱之辭，相引導，則不昧於所適，相輔翼，則不怠於所行，相與年高而德邵也。

行葦四章章八句

集傳：毛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八章，章四句。毛首章以四句與二句，不成

詩經

卷二十六 行葦

四七

文理，二章又不協韻，鄭首章有起興而無所興，皆誤。今正之如此。

序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箋：成王祭宗廟，旅禱下徧群臣。至於無算爵，故云醉焉。乃見十倫之義，在意云滿，是之謂

飽德。

疏：四方寧靜而無事，此則事之大者，故謂太。莫不醉足於酒，厭飽其德，既荷德澤，莫不自脩，能使一朝之臣盡為君子，以此教民大安。

詩經

卷二十六 既醉

早八

樂故作此詩以歌其事也。士者事也。其言才
可以理庶事。人行之成名。公卿以下總稱之。
君子者。言其德可以君上位。子下民。雖天子
亦稱之。經八章。首章上二句是醉酒飽德也。
四章下二句言相攝以威儀。五章言君子有
孝行。是有士君子之行。此二事是太平之實
故序特言之。但醉酒飽德。本因祭蒙神福。則
遠被于孫。故作者因言祭而得福。祿澤及後
世之事。非詩所主意。故序者畧之。本或云告
太平者。此與維天之命序又相涉。故遂誤耳。
今定本無告字。又從祭初至於祭末。乃見十
等倫理。於是志意克滿。如食飽足。是以謂之
飽德也。祭統云。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
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
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
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

朱子辨說序之失如上篇
蓋亦為孟子斷章所誤耳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傳既者盡其禮終其事。

箋禮謂族醕之屬。事謂施惠先後及歸俎之

類。君子。斥成王也。介。助。景。大也。成王女有萬

年之壽。天又助女以大德。謂五福也。

疏毛以為成王之祭宗廟。羣臣助之。至族醕

以酒矣。又於祭末見惠施先後歸俎之事。差

詩經

卷二十六 既醉

早九

子成王德能如此。當有萬年之壽。天又大與
汝大福也。鄭唯以介為助。餘同。春秋日
食盡者謂之既。傳以禮解酒。故云禮族醕
之屬。言之屬。謂下及無算爵也。傳以事解德
故云事謂惠施先後。謂尸飲五獻。卿尸飲七
獻。大夫以貴賤為先後也。及歸俎者。貴者得
貴。賤者得賤。賤者先而賤者後。言之類
見理兼十倫。故箋略舉以包通之。君子為
成王者。以與萬年連文。六章七章萬年之下
以祚胤景命接之。故知君子萬年。宜斥成王
也。此祭宗廟而言天助者。以人死魂歸於天
雖人鬼所助者。皆歸之於天焉。少牢報辭亦
云。使汝受祿於天是也。洪範云。五福。一曰壽
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注云。康寧。人平安也。攸好德。人皆好有德也。
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

也。福者，備也。備者，大順之總名。此篇言君子萬年，是為壽也。天被爾祿，是富也。室家之壺，是康寧也。昭明有融，是攸好德也。高明令終，景命有僕，即考終命也。

集傳賦也。德，恩惠也。君子謂王也。爾，亦指王也。此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言享其飲食，恩意之厚，而願其受福如此也。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傳將，行也。

箋爾，女也。殽，謂牲體也。成王之為群臣俎實。

詩經

卷二十六 既醉

五

以尊卑差次行之。昭，光也。

疏成王當有萬年之壽。天又光大汝成王，與之以昭明之道，謂使之政教常善，永作明君也。鄭唯

以介為助。

集傳賦也。殽，俎實也。將，行也。亦奉持而進之意。昭明，猶光大也。

曹氏曰：老將至而耄及之。古人所病。天既錫王以壽考，又大之以昭明，則受福無窮也。

昭明有融。高明令終。令終有倬。公尸嘉告。

傳融，長明也。始於饗燕終於享祀。倬，始也。

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

箋有又令善也。天既與女以光明之道。又使之長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倬，

猶厚也。既始有善令終。又厚之公尸。以善言

告之。謂殽辭也。諸侯有功德者。入為天子卿

大夫。故云公尸。公君也。

疏毛以為天既光大汝成王以昭明之道。甚有長也。言與之明道。未有極已之時。以是

之故。王德高明而有善終。禮莫重於祭饗。燕是禮之始。祭祀是禮之終。言王能善於祭也。

詩經

卷二十六 既醉

五

王之善終。又有始。言王於饗燕之禮。亦善為之。由其終始皆善。故於祭之時。有諸侯之公。與王為先祖之尸。始以善告王。使受福也。鄭以為天既助汝王以光明之道。不但一時而已。又使之長遠也。所以為長者。使王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既以善名而終。又使之篤厚。是故公尸以善言告王也。此言令終。下云有倬。則是始終相對。下云公尸此論祭事。祭統曰。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以祭禮為重。禮終於是。故謂之終。以事神之禮為終。則與人交接者為始。故以饗燕為始。享祀為終。王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始於饗燕。終於享祀。箋以說一人之事。宜為相亞。故以有為矣。天既助汝以光明之道。令其無有窮已。是又使之長也。光明之道自在已身。行之於人。則有名譽。此高明令終。還述

有融之言。故云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易傳者。此昭明還乘上文而申之。未
有祭事在其間。故易之也。天子以卿。謂以
卿爲尸也。卿而謂之公者。言此卿之尊。比下
土諸侯也。諸侯稱公。故亦謂卿爲公也。白虎
通引曾子曰。王者宗廟以卿爲尸。射以公爲
耦。不以公爲尸。避嫌。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
拜尸。故不以公爲尸。然則當時傳記有此說。
故知宗廟之尸。必以卿也。卿六命。出封則爲
侯伯。故得以公言之。此傳據卿非諸侯者。爲
說耳。若諸侯入爲卿。則稱公是常矣。釋詁
文倣。作也。作事所以厚生。故云倣猶厚也。諸
侯有功德者。入爲天子之卿。大夫謂侯伯爲
卿。子男爲大夫。五等在國。臣皆稱之曰公。故
言公尸也。明國君而稱公。非必公爵也。祭統
云。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

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彼說天子諸侯之
法。則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其尸用同姓也。於
同姓之中。用其適者。故祭統注云。必取同姓
之適。士虞記云。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
使賤者。注云。異姓。婦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
雖虞時男女別尸。既祔則夫婦共尸。唯此爲
異。其用適則同也。曲禮曰。爲人子者。不爲尸。
注云。然則尸必卜筮無父者。然則尸又用適
而無父者也。非其宗廟之祭。則其尸不必同
姓。石渠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爲尸。是用異
姓也。白虎通又云。周公祭太山。用
召公爲尸。蓋天地山川得用公也。

集傳賦也。融。明之盛也。春秋傳曰。明而未融。

朗。虛明也。令終。善終也。洪範所謂考終命。古

器物銘所謂令終。令命是也。倣始也。公尸。君
尸也。周稱王。而尸但曰公尸。蓋因其舊。如秦
已稱皇帝。而其男女猶稱公子公主也。嘉告。
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蓋欲善其終者。必善
其始。今固未終也。而既有其始矣。於是公尸
以此告之。

豐城朱氏曰。昭明高明。言其福之光大。令終
言其福之攸久。此詩之言。昭明高明。猶天保
之言。單厚多益。若以
德言。而實以福言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傳恒豆之俎。水草之和也。其醢陸產之物也。

嘉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

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

明者。言道之徧至也。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

箋公尸所以善言告之。是何故乎。乃用籩豆

之物。潔清而美。政平氣和所致故也。朋友。謂

羣臣同志好者也。言成王之臣。皆有仁孝士

君子之行其所以相攝佐威儀之事。

疏 乘上言公尸以善言告者維何所爲乎由祭候則潔清而美助者又善於威儀當神

之意故公尸以善言告王也又善於威儀當神以上皆郊特牲文既引其文又云言道之偏至以解其間用水土之意恒豆謂恒常正祭之豆菹用水草之和氣所生者而爲之若昌本與是葵也其醢則用陸地所產之物若麋麋之等也朝事爲正故謂之恒其加豆菹用陸產之物若葵菹與豚拍也其醢則別用水物若羸與魚謂饋食之豆以其亞朝事故謂之加彼注云此謂諸侯也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齏菹麋齏饋食之豆有葵菹羸醢豚拍魚醢其餘則有雜錯云也記言恒豆加豆鄭引朝事饋食則以朝事爲恒饋食爲加

詩經

卷二十六

既醉

五十四

取其水陸相配與記同者而證之以恒加相亞宜爲朝事與饋食故不爲饋外之加焉其餘錯雜者於天官醢人云朝事之豆有韭菹青菹非水草也饋食之豆有蜃蜃醢蜃非陸產者非水物故言雜錯也此皆言豆而并言籩者籩與豆相配故連言之也此皆天子之禮而引諸侯法者取水土之品是靜加之義故引之其雜錯猶自不同也友者同志之名攝者收斂之言各自收斂以相助佐爲威儀之事則祭義所謂濟濟漆漆是也

集傳 賦也靜嘉清潔而美也朋友指賓客助

祭者說見楚茨篇攝檢也公尸告以汝之

祭祀籩豆之薦既靜嘉矣而朋友相攝佐者

又皆有威儀當神意也自此至終篇皆述尸告之辭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傳 匱竭類善也

箋孔甚也言成王之臣威儀甚得其宜皆君子之人有孝子之行永長也孝子之行非有竭極之時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以教道天下也春秋傳曰穎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

詩經

卷二十六

既醉

五十五

疏 毛以爲能以孝道轉相教化則天長賜汝王以善道矣鄭唯長與汝之族類爲異時謂時節前事而量度之使已舉措合宜故云威儀甚得其宜宿之初筵箋以時爲心所尊敬意亦類於此也祭義云大孝不匱言博施備物當謂天子諸侯行孝不匱也此孝子不匱乘上朋友之文亦謂羣臣行孝與彼異也隱元年左傳文言穎考叔之孝延及莊公亦使孝以證有孝行者能轉相教導也

集傳 賦也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祀之

終有嗣舉奠匱竭類善也言汝之威儀既

得其宜又有孝子以舉奠孝子之孝誠而不

竭則宜永錫爾以善矣。東萊呂氏曰：君子既孝而嗣子又孝，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

安成劉氏曰：特牲祝酌酒奠于神席前，祝祭告畢，迎尸入，至獻尸而旅酬，主人嗣子入，尸執前所奠解飲之，嗣子卒飲洗酌酒酢尸，尸啐酒仍奠其解。

曹氏曰：祭義以爲主人則其親也，怒其行也趨趨以數賓客則濟濟漆漆然，各致其至，故威儀甚得其時也。

藍田呂氏曰：孝子飲奠，所以致其傳付祖考德澤之意深矣。

廬陵彭氏曰：天之錫君，以類相從，必然之理也。後漢柳氏事姑孝，姑曰：我老無以報婦，願汝生孝子。卽此公尸嘉告之意也。

詩經

卷二十六

既醉

五十六

豐城朱氏曰：上章言簋豆靜嘉，孝誠之著於物也。朋友攸攝，孝誠之見於人也。此言孝子不匱，孝誠之傳於後嗣也。下三章言室家之壺，孝誠之形於內助也。錫爾以祚，所以厚其身也。錫爾以胤，所以昌厥後也。釐爾女士，則室家之深遠而嚴肅者非止於一世也。從以孫子，則嗣子之孝誠不竭者非止於一人也。此皆述尸告之詞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傳壺，廣也。胤，習也。

箋壺之言，捆也。其與女之族類云何乎。室家

先以相捆紼，已乃及于天下，永長也。成王女

有萬年之壽。天又長子女福祚至于子孫。

疏：毛以爲天與王以善道者，維是云何乎。正謂以此善道施於室家之內，以此室家之

善，廣及於天下。此所謂長與之也。能使善道之廣如此，則成王當有萬年之壽。天又長與汝之福祚，至於胤嗣之子孫也。鄭言羣臣

以孝行與其族類者，維云可乎，使至室家之內，皆自先捆紼恩親，乃後及於天下，使皆室家相親，是謂與族類也。釋官云：宮中巷謂

之壺，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壺爲廣。王肅云：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周語單靖公

之老送叔向，叔向告其老而美，單子引此章以述毛傳。彼言壺者，廣裕民人之謂也。王肅據彼文也。箋以言室家之壺，則壺卽是室家之事。

詩經

卷二十六

既醉

五十七

若言室家之廣，則於文不類，故易之。毛據外傳爲說，而箋易之者，室家困紼，則可以化。天下，則是廣裕民人也。孝昭皆取此箋以解外傳，是其不達矣。但不訓壺爲廣耳。

集傳：賦也。壺，宮中之巷也。言深遠而嚴肅也。

祚，福祿也。胤，子孫也。錫之以善，莫大於此。

慶源輔氏曰：此又問其所謂善者如何，則云使爾居於深遠嚴密之宮室，無有外虞，歷萬

年之永，而長錫以福祿與子孫也。安成劉氏曰：此章述尸告以錫善之意，由其

儀物之盛美也。故錫之以祚，由其嗣子之盡孝也。故錫之以胤，蓋亦各以其類爲廣。如楚

告之意也。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傳祿福也。僕附也。

箋天子女福祚至于子孫云何乎。天覆被女以祿位。使祿福天下。成王女既有萬年之壽。天之大命又附著於女。謂使為政教也。

疏毛以為承上祚胤問而說之。其言祚及後胤者。維是云何乎。正謂天覆被汝以福祿。使之長保王位。祿臨天下。言既得福祿如此。成王當有萬年之壽。天之大命有所附著。言常歸故汝傳之子孫也。鄭唯以有為又餘同。以僕御必附近於人。故以僕為附。傳不

詩經

卷二十六

既醉

平八

訓有為又故知不與鄭同

集傳賦也。僕附也。言將使爾有子孫者。先

當使爾被天祿。而為天命之所附屬。下章乃

言子孫之事。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傳釐予也。

箋天之大命附著於女云何乎。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使為之妃。從隨也。天既

子女以女而有士行者。又使生賢知之子孫以隨之。謂傳世也。

疏自六章至此。其文有次。因孝子之臣。化族類以固王室。故先言永錫祚胤為遠之辭。但乘其句末而轉之。故云其胤維何。不言其祚耳。其實七章所言天被爾祿。景命有僕。卽祚也。此章云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是胤也。六章舉其目。因而分說之。故言其胤維何。而以相起發也。文母為十亂之一。是女而有士行者也。成王之妃。書傳無文。其子則康王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成王清四方。康王息民。則康王亦明玉也。

詩經

卷二十六

既醉

平九

集傳賦也。釐予也。女士女之有士行者。謂生

淑媛使為之妃也。從隨也。謂又生賢子孫也。

既醉八章章四句

天台潘氏曰。古人祝頌。多以壽考及子孫衆多為言。如華封人祝堯以爲願。聖人壽願聖人多男子。亦此詩之意。

序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

祖考安樂之也。

箋君子斥成王也。言君子者。太平之時則皆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

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傳鳬水鳥也。鳬屬。太平則萬物衆多。馨香之遠聞也。

卷二十六

上

詩經

卷二十六

奎

備爾者。女成王者。女酒醑清美。以與公尸燕樂飲酒之故。祖考以福祿來成女。

疏毛以爲天下太平，鳧鷖在涇水之中，得其處也。旣天下太平，成王祭宗廟之神，以其

明日釋而燕尸此公尸之來燕也不以已實臣之故而不安由王誠心敬之故也其燕之時爾王酒既清潔矣爾王穀既馨香矣公尸燕樂而飲之則爲神所悅以此致福祿而來成汝孝子是爲神所安樂之也鄭唯上句爲異釋鳥鵬沈寔某氏曰詩云弋鳬與鴈郭璞曰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爲鵬陸機疏云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象水鳥之謹愿者也鵞與鳬俱在涇故知鳬屬蒼鵞解詁云鵞鵞也一名水鵞太平則取之

以時不妄天殺。故萬物衆多舉焉之得所則餘者皆然可知。此謂正祭故云有宗廟若釋祭之禮則郊特牲注云初當於廟門之外西室釋又於其堂不專在廟門明在廟爲正祭也言公尸來燕則是祭後燕尸非祭時也燕尸之禮大夫謂之賓尸即用其祭之日今有司微是其事也天子諸侯則謂之繹以祭之明日春秋宣八年言辛巳有事於大廟士干猶繹是也此公尸來燕是繹祭之事故云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公尸燕也其尸以卿大夫爲之於王實爲其臣但孝子以父家事之故其心安不以已實臣之故自嫌曰王事之盡敬故不嫌也若人遇已薄則不敢自安今言尸之安明正禮之備也

集傳興也鳧水鳥如鴨者鷺鷥也涇水名爾

詩經

卷二十六 鳧鷖

李注

自歌工而指主人也馨香之遠聞也此祭之明日釋而賓尸之樂故言鳧鷖則在涇矣公尸則來燕來寧矣酒清殺馨則公尸燕飲而福祿來成矣

廬陵李氏曰釋尋釋前祭也慶源輔氏曰賓尸者以賓禮燕尸也此乃釋祭燕尸之樂歌故不及其他但重疊言之以及其尊敬頌禱之誠耳來如董子所謂福祿自來之來成就也言福祿來成就乎尸也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

公尸燕飲福祿來爲

傳沙水旁也言酒品齊多而殽備美厚爲孝子也

箋水鳥以居水中爲常今出在水旁喻祭四方萬物之尸也其來燕也心自以爲宜亦不以已實臣自嫌也爲猶助也助成王也

疏毛以爲鳧鷖之鳥在於水傍之沙而得其所以爲之時成王祭其祖考而明日燕尸公尸之來燕也自以其來爲宜其燕之時爾王之酒既多矣爾王之殺既善矣公尸燕樂

詩經

卷二十六 鳧鷖

李注

而飲之故致福祿來而厚爲孝子也鄭以鳧鷖在沙喻祭四方百物即以其日燕尸福祿來助成王爲異餘同上言在涇此云在沙則在涇水之傍沙也易濡卦九二濡于沙注云沙接水者亦是水傍矣說文云沙水中散石也水少則沙見故字從水少耳箋以廟中之有神猶涇水之有鳥故以在涇爲喻宗廟今鳥出在水傍猶似神居國外國外之祭惟是四方百物之神矣大宗伯曰辜祭四方百物言四方則其祭在國之外者各祭其方也言百物則備祭百種之神也祭在四方其神百種唯蜡祭耳故注云臘畱牲習也辜陳也禴而陳之謂祭臘及蜡祭也即引郊特牲曰八蜡以祀四方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又曰蜡之祭也王先膏而祭司者也祭百種以報膏也郊特牲曰蜡也者索

也歲十二月令聚萬物而索饗之謂之八蜡者於田功尤多故以爲主耳其祭非徒八神而已郊特牲又曰伊耆氏始爲蜡注又云造者配之蓋諸神共立一尸而以伊耆氏配也魯子問云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注云神雖多猶一一而祭之彼據常法故一一祭之蜡之與禘皆有以而然故爲總祭然蜡以先耆爲主裕以后稷爲主亦尊無二上也郊特牲說蜡之辭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辭同則同處可知是諸侯總祭之事也郊特牲又曰順成之方其蜡乃通則四方方爲一祭故謂之四方也此箋言祭四方百物之尸謂正祭時也來燕來宜者謂祭未燕尸也上箋宗廟之祭言明日又設禮而爲公尸燕此及下章皆不言明日有事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既言終日有事明其卽燕尸矣春官神土職日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祇物懸注云蓋用祭天地之明日既別有事明其不復燕尸故知燕尸卽以其祭之日也天地尚以其日明其餘諸神亦以其日也鄭於周禮差之唯大事於大廟備五齊三酒毛於此義雖爲宗廟之祭其大事與時祭不明但言品齊多耳未必五齊三酒皆具也殺稱既嘉可言美而已傳兼言備者見苟可薦者莫不咸在之義箋以此章爲蜡祭則言多者以其神多故也傳言福祿之來厚爲孝子而其意亦與箋同爲助之也但不以爲宗廟之祭不得言孝子故變言成王也

集傳興也爲猶助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傳渚汜也處止也

箋水中之有渚猶平地之有丘也喻祭天地之尸也以配至尊之故其來燕似若止得其處滑酒之沛者也天地之尸尊事尊不以褻味沛酒脯而已

釋文沛子禮反字又作齊同

疏毛以爲鳧鷖來有水中之渚得其常處於此之時成王祭其宗廟而明日燕尸公尸之來燕也其來似若止得其處其燕之時爾王之酒既滑然而沛之爾王之殽維是脯矣與尸燕樂而飲之爲神所饗福祿來下而與之鄭以鳧鷖在渚喻祭天地之神於丘卽以其日燕尸爲異春官大司樂曰冬至於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是祭天地之神皆在丘也天地之祭唯二至在丘耳其夏至郊天與迎氣四郊及北郊祭地爲壇而祭不於丘也此以渚爲喻唯喻二至之祭其文不及郊也箋以上言酒多殺美今酒言滑變殺言脯因此示義舉酒脯爲言其實天地之祭更有殺饌也

集傳典也。渚，水中高地也。滑，酒之沸者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

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傳渚，水會也。宗，尊也。崇，重也。

箋渚，水外之高者也。有瘞埋之象。喻祭社稷。

山川之尸，其來燕也。有尊主人之意。既，盡也。

宗，社宗也。羣臣下及民，盡有祭社之禮。而燕

飲焉，為福祿所下也。今王祭社，又以尸燕，福

詩經

卷二十六 鳧鷖

六十六

祿之來，乃重厚也。天子以下，其社神同，故云

然。

疏毛以為鳧鷖在於渚，承之會，得其常處，於

之末燕也。其來有尊敬孝子之心。既來與王

燕於宗廟，則福祿從此尸所而下與王也。於

時王與公尸燕樂飲酒，故致福祿而來重與

王也。鄭以為鳧鷖在水外之渚，喻公尸之

居，在瘞埋之祭，謂祭社稷山川之神，至其祭

畢而燕尸，公尸來燕也。有尊主人之意。於此

祭社稷之時，羣臣下及眾民，盡至而燕飲，於

其社宗，為福祿所下而與之。此時天子與公

尸燕樂而飲之，故致福祿之來，乃重而厚也。

自天子至於庶人，同得社之福祿，故言重也。

渚，音如叢，則叢是聚義，且字從水，眾知是

水之會聚之處。說文云：渚，小水入於大水也。

廟以尊重稱宗廟，故宗為尊也。王肅云：言尊

敬孝子也。箋以水會亦在水中，與在涇無

異，不宜別文。其義無別，則渚非水矣。此詩之

次，從水而次沙次渚，則是漸高。高地，此承渚

下，則亦是地矣。渚既為水中高地，渚當是水

外之高地，瘞埋牲者，其上以土覆之，微高於

平地，故以渚為喻也。爾雅以祭地為瘞埋。祭

法云：瘞埋於泰圻祭地也。春官司巫凡祭事

掌守瘞。注云：瘞，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王者守

之，然則瘞埋者，唯謂祭地耳。此以瘞埋為祭

社稷山川者，上以渚喻丘，其文可以兼天地

則此非地之大祇，當是地之別神耳。大宗伯

社稷山川皆在地神之條，則其祭亦埋與祭

地同也。大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嶽，以埋

詩經

卷二十六 鳧鷖

六十六

沈祭山林川澤。注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

地可知也。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祭山林曰

埋。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鄭志：張逸問曰

以血祭祭五嶽，以埋沈祭山川，不審五嶽亦

當埋否。荅曰：五嶽尊祭之從血，腥始，何嫌不

埋。如鄭此言，祭五嶽有埋，明社稷亦埋矣。釋

天云：祭山曰瘞，祭五嶽不言埋。張逸亦引以問，而

鄭荅曰：爾雅非一家之注，不可盡據。周禮雖

不可盡據，而於校人王人注云：瘞，沈之言是

鄭意，亦以祭山有瘞懸之法，祭山得瘞懸而

復埋，明祭川亦得沈而復埋，故以社稷山川

皆言埋也。李巡以埋為埋玉，而禮運云：瘞，繒

帛。注云：埋牲曰瘞，則牲玉帛帛皆埋之也。孫

炎曰：既祭埋之，鄭於司巫注云：守瘞者，以祭

禮未畢，若有事，然祭禮畢則去之矣。是非祭

畢始埋也。社稷山川其神不早於四方百物

云有尊主人之意者尸以三人盡禮故尊重之而以已卑之故尊主人也箋以下言公尸燕飲則既燕于宗則非王燕尸矣故知既燕于宗謂羣臣下及民庶同祭而燕也羣臣民庶必不得祭山川得與天子同祭者唯社稷耳故知既燕于宗唯指社宗以社是尊神耳故言社宗猶廟稱宗廟也月令仲春命民為社事畢出里是羣臣下及民庶盡有祭社之禮而燕飲焉臣民所祭不必有尸所云燕飲因祭而與其祭之人自燕飲耳公尸燕飲文在臣民之下以民得福君又得福故云來重以民之獲福亦君之福也故於君為重

集傳典也涼水會也來宗之宗尊也于宗之

詩經

卷二十六 鳧鷖

六十八

宗廟也崇積而高大也

鳧鷖在壺公尸來止熏熏百酒欣欣燔炙芬芬

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傳壺山絕水也熏熏和說也欣欣然樂也芬芬香也無有後艱言不敢多祈也

箋壺之言門也燕七祀之尸於門戶之外故以喻其來也不敢當王之燕禮故變言來止熏熏坐不安之意艱難也小神之尸卑用美

酒有燔炙可用褻味也又不能致福祿但令王自今無有後艱而已

釋文

壺音門熏說文作醺云醉也

疏毛以為鳧鷖之鳥在山絕水之壺得其常處於此之時成王祭其宗廟以明日燕尸公尸之來止於燕坐熏熏然其又和悅而得其宜於是行旨美之酒欣欣然歡樂薦燔炙之羞芬芬然馨香與公尸燕而飲之致其無復有後日之艱難孝子之意不敢多祈故變文不言福祿以見之鄭以鳧鷖之鳥在於祭七祀之神燕其尸於廟門之外也公尸之來止處自以神卑之故熏熏然坐而不安於

詩經

卷二十六 鳧鷖

六十九

是有旨酒欣欣然美燔炙芬芬然香用之以與公尸燕樂而飲之致其無復有在後之艱厄神卑不敢致福止令無艱而已傳以渚是土當水之流渚是土障水令聚今變文言壺非復土也故以為山絕水謂山當水路也以宗廟之尸尊者自得故為熏熏和悅也箋以上四章隨類取喻諸神畧欲盡矣其所未見唯七祀耳七祀之祭事無其象則是假取其名以為其義故云壺之言門祭法曰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大厲曰戶曰竈諸侯以下則有降差此言天子之事故云七也案中霤祀惟祭五祀皆先薦於與祀尸則設主於戶內祀中霤則設主於牖下此二者在主內也祀門則設主於門左楹在門內也祀竈則設主於墜祀行則設主於轅上竈在廟門外之東行在廟門

外之西此二者在門外也。司命大厲雖無文亦不過廟門之外內也。宗廟正祭在與釋在門。况七祀之祭。有本在門外者也。明其燕尸皆在門之外矣。各以尸在門故取疊名爲喻。則首句經喻燕事與上不類者以七祀之祭祭非一處而正祭有在門者燕尸又皆在於門故言門亦可以見正祭也。飲美酒而言欣欣故爲樂謂日之樂也無有後艱守成而已。禮稱祭祀不祈則皆亦不祈言不敢多者此非孝子口所自祈言神纔令如此見孝子不敢多祈耳不敢更復望福是所謂能持盈也。七祀神之小者故云小神祭法注云小神居人間伺察小過作譴告者是也。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聚祭之則周之七祀雖四時別祭於臘亦聚祭之義也。此詩所云未必七神並祭作者於後總言之耳。

詩經

卷二十六 鳧鷖

七十

集傳興也。臺水流峽中兩岸如門也。熏熏和說也。欣欣樂也。芬芬香也。

鳧鷖五章章六句

慶源輔氏曰寧安也宜稱也處居也宗喜也成就也爲助也下自上而下易辭也降與下同崇則積而極其高大也皆後言之漸重來爲來下攸降來宗皆朔今日言爾無有後艱則言其後日永無艱難也夫人之享福克保其後至于無有後艱則積而高大者可以常保而無墜矣。

序假樂嘉成王也。

疏正詩例不書美以見爲經之正因訓假爲嘉故轉經以見義且乘上篇爲次以其能守成功故於嘉美之也。

朱子辨說假本嘉字然非爲嘉成王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傳假嘉也宜民宜人宜安民宜官人也申重也。

箋顯光也天嘉樂成王有光光之善德安民

詩經

卷二十六 假樂

十一

官人皆得其宜以受福祿於天成王之官人也。群臣保右而舉之乃後命用之又用天意申勅之如舜之勅伯禹伯夷之屬。

疏阜陶謨云能安民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其文與此相類。官人之事王政尤重堯典云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兪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汝往哉。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兪曰伯夷。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是舜勅伯禹伯夷之事也。兪曰是保佑也。兪往是命之也。亮天功是用天意申勅之也。其事與此相類。

集傳賦也嘉美也君子指王也民庶民也人在位者也申重也言王之德既宜民人而受天祿矣而天之於王猶反覆眷顧之不厭既保之右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疑此卽公尸之所以答鳧鷖者也

安成劉氏曰此與天保二章交意相似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詩經

卷二十六 假樂

丰

傳宜君王天下也

箋千求也十萬曰億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成王行顯顯之令德求祿得百福其子孫亦勤行而求之得祿千億故或爲諸侯或爲天子言皆相勗以道愆過率循也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典之文章謂周公之禮法

疏言成王求祿得福子孫亦相勉以德上天福之常作人主保其邦國也又言成王所

以蒙天之德澤及子孫者以其有善德行之不過誤不遺忘惟循用舊典之文章故得福流子孫傳言宜君者宜君天下宜王者宜王天下君則諸侯也亦以天下意之者以國亦在天下之中故同言之千億福之多數也周禮六官所存者五天地夏秋四官皆以正月之吉懸其所掌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之哀三年左傳曰魯災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是謂周公之制六典之法爲舊章也

集傳賦也穆穆敬也皇皇美也君諸侯也王天子也愆過率循也舊章先王之禮樂政刑也言王者千祿而得百福故其子孫之蕃

詩經

卷二十六 假樂

丰

至于千億適爲天子庶爲諸侯無不穆穆皇皇以遵先王之法考

廬陵彭氏曰君之福祿莫大於子孫衆多然非賢則不足以膺受其付至於遠越法度非所以爲福矣故言王者子孫衆多者必曰宜君宜王又曰率由舊章如春秋之時晉侯請降襄王以王章而不許晉災命藏象魏而季武子以爲舊章之不可忘蓋成王周公制禮作樂秩然成章傳之萬世可以遵守壘山謝氏曰不愆則無聰明亂舊章之過不忘則常有繼志述事之心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舊匹受福

無疆四方之綱

傳抑抑美也秩秩有常也

箋抑抑密也秩秩清也成王立朝之威儀致

密無所失教令又清明天下皆樂仰之無有

怨惡循用群臣之賢者其行能匹耦已之心

疏抑傳亦抑抑為密則是密審故所以為美

也釋詰文秩常也故以秩秩為有常

密無失謂舉止詳悉事無非禮教令清明謂

下民寧靜無幽不燭有儀可受有德可慕故

天下皆樂仰之其行能匹耦已

心者謂舉事允當與已志合也

詩經卷二十六假樂主四

集傳賦也抑抑密也秩秩有常也匹類也

言有威儀聲譽之美又能無私怨惡以任眾

賢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為四方之綱此與下

章皆稱願其子孫之辭也或曰無怨無惡不

為人所怨惡也

黃氏曰此章上四句即所以為綱之道也是

故元氣不存雖盛且壯不足為一身之福綱

紀不立雖強且富不足為人君之福詩人以

庶而言此及下章稱願之詞則皆但言其適

為天子者蓋王為王言之也而上章則願其

子孫之法祖此章又願其子孫之法賢也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

于位民之攸暨

傳朋友羣臣也暨息也

箋成王能為天下之綱紀謂立法度以理治

之也其燕飲常與羣臣非徒樂族人而已百

辟畿內諸侯也卿士卿之有事也媚愛也成

王以恩意及群臣群臣故皆愛也不解於其

職位民之所以休息由此也

疏此美王能官入又言天子燕及故知朋友

是羣臣尚書武王曰我友邦冢君亦是稱

臣為朋友也綱紀者以結綱喻為政故知

謂立法度以理治之言燕及則時復及之非

常燕也禮有族食族燕則王燕族人為常臣

則有功乃燕是燕臣為非常今美王恩之隆

而云燕及朋友則是以族人之恩及之釋

詰云咽息也某氏曰詩云民之攸暨郭璞曰

辟卿士古者上公以下若句龍后稷之類亦以其文具足故言以下明古之王朝之臣有功於民者皆可以祀之非獨上公意亦與此同也

集傳賦也燕安也朋友亦謂諸臣也解情暨息也言人君能綱紀四方而臣下賴之以安則百辟卿士媚而愛之維欲其不解于位而為民所安息也東萊呂氏曰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為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怠荒而已此詩所以終於不解于位民

詩經卷二十六 假樂 七十六

之攸暨也方嘉之又規之者蓋臯陶賡歌之意也民之勞逸在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于位乃民之所由休息也

書益稷臯陶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九峯蔡氏曰臯陶續歌之意言君明則臣良而眾事皆安所以勸之也君行臣職煩瑣細碎則臣下懈怠不肯任事而萬事廢壞所以戒之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安成劉氏曰首章之言乃一詩之大旨二章之不愆不忘三章之威儀德音所以為顯顯令德也三章四方之綱四章之綱之紀而民之攸暨所以宜民也二章之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四章燕及朋友媚于天子所以宜人也至於二章之于祿百福于孫十億三章之受福無疆者又皆所謂受祿于天而自天申之者也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二十六終

詩經

卷二十六

七十六

詩經註疏大全纂卷之二十七

明 後學張溥

生民之什

序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蒞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箋公劉者。后稷之曾孫也。夏之始衰。見迫逐。

遷於幽。而有居民之道。成王始幼少。周公居

攝政。反歸之成王。將蒞政。召公與周公相成

詩經

卷二十七 公劉

一

王為左右。召公懼成王尚幼稚。不留意於治

民之事。故作詩美公劉以深戒之也。

釋文

公劉。王云公號。劉名也。尚書傳云。公劉。劉名也。王基云。公劉字也。召本亦作邵。

類音利。又音。

疏此與洞酌卷阿。俱是召公所作。而為此大

有道。德則不能。愛民。故又作洞酌。言皇天親

有。德。則不能。愛民。故又作洞酌。言皇天親

不能。德。則不能。愛民。故又作洞酌。言皇天親

解。則三篇次第。元是召公作之。先後編者。如

其意而次之。敘亦以其一時之事。故於此詳

之言。成王將蒞政。而獻是詩。明下兩篇亦是

將蒞政之時。俱獻之也。獻者。早奏於尊之辭。

國語曰。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是也。賜鵷序

云。以貽王者。周公自達已意。欲使遺傳至王。

非已情所獻見也。周本紀云。后稷生不窋。

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也。

后稷本封於邠。非有所迫。不應去國適幽。公

劉有道之君。天子不應見逐。故知是王朝之

人。以時衰政亂。疾惡有道。故逐之也。案譜以

公劉當太康之時。韋昭注國語。以不窋當太

康之時。太康禹之孫。公劉不窋之孫。計不窋

宜當太康。公劉應在其後。幽譜欲言遷幽之

由。遠本失官之世。不窋以太康之時失稷官。

至公劉而窋幽。其遷幽之時。不必當太康也。

又外傳稱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周本紀亦

以稷至文王為十五世。計虞及夏殷周有千

三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許年。子必將老始

生。以理而推實難據信。太康之後。有羿浞之

亂。比至少康之立。幾將百年。蓋太康始衰之

詩經

卷二十七 公劉

二

鄭不辨公劉是名是字。王肅云。公號也。劉名

也。王基云。周人以諱事神。王者祫百世。召公

大賢。出自姬姓。稱揚先祖盛德之君。而舉其

名。不亦遠於禮乎。其意以為公劉。必是字也。

計虞夏之時。世代尚質。名字之別。難得而知。

世本史記不應皆沒其名。而盡書其字。以之

為名。未必非矣。鄭以姜嫄為名。詩人亦得稱

之。何獨公劉不可言其名也。周人自以諱事

神。於時未有諱法。王基雖述鄭。未必然也。王

肅以公為號。猶可焉。何則。后稷至於太王。十

餘君不為公也。若為名單。而以公配。則古公

祖紺者復二名而加公矣。

朱子辨說召康公名奭成王卽位年幼周公攝政七年而歸政焉於是成王始將蒞政而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師以相之然此詩末有以見其爲康公之作意其傳授或有自來耳後篇召穆公凡伯仍叔放此

篤公劉匪居匪康廼場廼疆廼積廼倉廼裹餼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

傳篤厚也公劉居於郃而遭夏人亂迫逐公

劉公劉乃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

王

邑於幽焉廼場廼疆言脩其疆場也廼積廼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小曰橐大曰囊思輯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戚斧也揚鉞也張其弓矢乘其干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去之幽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箋厚乎公劉之爲君也不以所居爲居不以所安爲安郃國乃有疆場也乃有積委及倉

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爲夏人迫逐已之

故不忍闕其民乃裹糧食於囊橐之中棄其餘而去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爲今子孫之基于盾也戈句予戟也爰日也公劉之去郃整其師旅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爲女方開道而行明已之遷非爲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

釋文儀音侯食也字或作振糧本亦作糧說文云無底曰囊有底曰橐盾字又作楯

疏

公劉不顧已之安居唯以利民爲意在郃國有田疇之業有穀食之資乃以不忍闕

順允反又音允句音鈞

其民人之故遂棄此疆場積倉裹糧囊橐之中委其餘而去是其不以安居爲安居也公劉所以爲此事者思使民人相與輯睦不欲戰闕以殺傷之用此以光顯已德於其時整其師旅而出乃告其士卒曰我爲汝方開道路而行其民以此之故而徙之至幽王今當念此公劉厚民之事而留意治之鄭唯以用光爲光大其道爲子孫之基大意亦與毛同幽地雖亦與狄鄰而近戎爲多故云遂平西戎平之者謂與之交好得自安居耳公劉不忍闕民而去不與戎戰爭而平之也幽於漢屬右扶風爲枸邑縣則是中國之地言

詩經

卷二十七 公劉

五

西戎者雍之西境與戎接連為夏為戎隨時變易公劉未居之前則為戎犬王既來之後復為狄良由地居疆場故一彼一此也乃場乃疆謂民各有地言脩其疆場謂民脩之乃積乃倉謂官之積倉也此倉積所有出於疆場而來故云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謂稅民而得之也地必民所耕故舉民之疆場欲見公劉不恤故舉官之積倉也宣二年左傳稱趙盾見靈輒餓食之又為之箴食與肉寘諸案以與之囊輒餓食之又為之箴食與肉寘諸公羊傳稱陳乞欲立公子陽生盛之巨囊而內可以容人是其大也思和其民不闕其民即是相與和睦民能和睦則時人顯知君德故云於時也居謂田宅是人之所處止即疆場是也安謂資財是人所以用積倉是也以思輯用光之言意在感今追昔故易傳以

為光大其道為今子孫之基廣雅云鉞威斧也則威揚皆斧鉞之別名傳以威為斧以揚為鉞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阿斧重八斤一名天鉞是鉞大於斧也牧誓云武王左杖黃鉞孔安國云黃鉞以黃金飾斧也以其特言黃鉞故云以金飾然則不言黃者未必皆金飾也夏人迫逐則是有兵圍逐為之阻難故云方開道路而去之曲也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當是亦為夏人政亂為鄰國所侵以公劉賢君為可師長故與之俱遷也毛自言蓋為疑辭不知出何文也

集傳賦也篤厚也公劉后稷之曾孫也事見幽風居安康寧也場疆田畔也積露積也餼

詩經

卷二十七 公劉

六

食糧糗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輯和威斧揚鉞方始也舊說召康公以成王將蒞政當戒以民事故詠公劉之事以告之曰厚哉公劉之於民也其在西戎不敢寧居治其田疇實其倉廩既富且強於是裹其餼糧思以輯和其民人而光顯其國家然後以其弓矢斧鉞之備爰始啟行而遷都於豳焉蓋亦不出其封內也

董氏曰疆者田之大界場是小界今之小田臨川王氏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功則甚勤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盛稱事之甚勤以懲其逸蓋召公之志也黃氏曰言公劉者蓋以乃祖乃父之事乃人之所素信也七月之詩必以后稷公劉為戒無逸之書必以太王季文王為範善進戒於君者皆如是也又曰公劉不輕於用民也必先有以蓄民之財治民之情而後可以用民之力其篤於為民之心可見矣

慶源輔氏曰此章總言公劉能足食足兵然後遷豳之事夫公劉失職而自竄於西戎固安能鬱鬱久居此乎是宜其匪居匪康也思輯用光者乃其匪居匪康之效驗也其遷都也經理之勤積累之久模樞兵器之備如此

則公劉之厚於民可知矣其後武王之治亦治外宣玉之內脩外攘皆同此一轍耳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乃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嶽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韞琇容刀

傳胥相宣徧也民無長嘆猶文王之無悔也嶽小山別於大山也舟帶也瑤言有美德也下曰韞上曰琇言德有度數也容刀言有武事也

詩經 卷二十七 公劉 七

箋于於也廣平曰原厚乎公劉之於相此原地以居民民既衆矣既多矣既順其事矣又乃使之時耕民皆安今之居而無長歎思其舊時也陟升降下也公劉之相此原地也由原而升嶽復下在原言反復之重居民也民亦愛公劉之如是故進玉瑤容刀之佩

釋文 顧本又作嶽魚輦反又音言又音魚偃反又音彦毛云小山別於大山也與爾異

詩經 卷二十七 公劉 八

小山也玉是所佩之物故知舟是帶也桓二年左傳曰衮冕黻珽帶裳幅舄昭其度也藻率韞琇擊厲游纓昭其數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此韞琇在昭數之中以表人之有數故云言有度數意取左傳故并度言之

集傳賦也胥相也庶繁謂來居之者衆也順安宣徧也言居之徧也無永歎得其所不思舊也嶽山頂也舟帶也韞刀鞘也琇刀上飾也容刀容飾之刀也或曰容刀如言容臭謂韞琇之中容此刀耳言公劉至幽欲相土

以居而帶此劔佩以上下於山原也。東萊呂氏曰：以如是之佩服而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爲厚於民也歟。

安成劉氏曰：臭者香物，若蕙蘭之屬，亦以香囊之中，容此香物而謂之容臭耳。又曰：此章之廣繁順宜者，民之居也。下章言居邑之成者，君之居也。其亦猶絲詩四章言居民而五章六章言作宗廟居室也歟。
慶源輔氏曰：既庶既繁者，言民之來遷者，既衆且多也。既順適宜者，言民之來居者，既安而遂徧也。如此則得其所而無永嘆也。矣矣此章前五句言相土而居以後，事後五句言相土以居初時事，言其後民之所以即其安。

詩經

卷二十七

公劉

九

者由公劉初時躬執其勞如此故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傳：薄，大觀見也，是京乃大衆所宜居之也。廬，

寄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

箋：逝，往瞻視。溥，廣也。山脊曰岡。絕高爲之京。厚乎公劉之相此原地也。往之彼百泉之間。

視其廣原可居之處，乃升其南山之脊，乃見其可居者。于京，謂可營立都邑之處。于於時，是也。京地乃衆民所宜居之野也。於是處其所當處者，廬舍其賓旅，言其所當言，語其所當語，謂安民館客，施教令也。

釋文
館客一本作館舍。

疏
上既相地居民，此又說相立都邑。言厚乎公劉之爲君也。乃往之彼百泉之間，就下地而仰望彼廣大之原，觀見可居之處也。乃又升彼南山岡脊之上，乃見其可居而爲都邑者，於京之地也。此京地乃是大衆所宜居之野，故於是處其所當處者，於是又爲館舍以寄其賓旅，既立都邑，乃宣布號令。公劉於是言其所當言，語其所當語，謂施教於民也。公劉厚民如此，王亦當留意治民也。王肅云：往之彼百泉之地，乃視彼大原，乃見是京而居之，可以避水禦飢也。以原是廣平之地，故以溥爲廣，其意亦與傳大同也。京與丘，孫炎郭璞皆云：人力所作，而此詩說公劉依京築宮，王肅言可以禦飢，則京是大丘，非人爲矣。李巡曰：丘之高，大者曰京，是京有二等。若戰勝取尸，築爲京觀者，則人爲之。此言京者，則是丘之高，大非人爲也。相原地而往之百泉之間者，上已升嶽觀之，是登高以臨下。此往百泉之間，自下而望高，且慮下濕，故往之泉處，前既升嶽，今復陟岡，反覆審觀之。

詩經

卷二十七

公劉

十

下言于京斯依故知京是可營立都邑之處
春秋言京師者謂天子所居公劉非天子不得謂所居爲京師此文連上乃觀于京則此京還是上京也師者衆也故云是京乃大衆所宜居之野以衆必大故言大衆非是京之訓也地官遺人治國野之道以待賓客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則廬是居舍之名賓客寄舍其中也衛戴公廬於曹亦謂寄在曹地也言謂一人自言語謂二人相對對文故別耳散則言語通也定本集註皆云論難曰語集傳賦也溥大觀見也京高丘也師衆也京師高山而衆居也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蓋起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爲京師也時是也處

詩經

卷二十七 公劉

十一

處居室也廬寄也旅賓旅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此章言營度邑居也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親于京於是爲之居室於是廬其賓旅於是言其所言於是語其所語無不於斯焉

董氏曰曰嬪于京依其在京則岐州之京也王配于京則鎬京也春秋所書京師則洛邑也皆仍其本號而稱之猶晉云新絳故絳也安成劉氏曰洛邑亦謂之洛師正京師之意廬陵彭氏曰公劉營邑于邠亦是人煙繁盛之地故曰京師之野蓋山川盤結風氣所萃

亦一都會也
王氏曰上章先定民居而此章乃相宅亦厚於民故也

篤公劉于京斯依蹕蹕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傳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群也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酌之用匏儉以質也爲之君爲之大宗也

詩經

卷二十七 公劉

十一

箋蹕蹕濟濟士大夫之威儀也俾使也厚乎公劉之居於此京依而築宮室其既成也與羣臣士大夫飲酒以樂之羣臣則相使爲公劉設几筵使之升坐公劉既登堂負辰而立羣臣適其牧羣搏豕于牢中以爲飲酒之餼酌酒以匏爲爵言忠敬也宗尊也公劉雖去邠國來遷群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邠也

釋文

依毛如字鄭於豈反箋云或晨字造七報反

詩經

卷二十七

公劉

十三

疏毛以為厚乎公劉之為君也既為邑於京
群臣其威儀踰踰之士及濟濟之大夫公劉
則使人設筵使人設几賓既登席矣乃依几
矣公劉乃使人造其群牧執豕於牢中以爲
殺其飲此酒酌之用匏言其新為邦國儉而
禮合也又說公劉於羣臣食之飲之已身與
之為君與之為大宗也厚於羣臣如此欲成
王之法效之鄭上二句與毛同言公劉築
室既成與羣臣飲食以樂之其為如此踰踰
濟濟之威儀者則相使為公劉設筵相使為
公劉設几公劉既登堂矣乃負展而立其羣
臣乃造其羣牧執豕於牢以爲殺酌之用匏
以進於公劉於此之時羣臣之於公劉也獻
酒以飲之進食以食之從而君敬之從而尊
重之言雖去舊國見尊如本國由愛厚其民

故下不失敬欲成王之厚於民以見敬落
室之禮則是公家所為而云羣臣相使者為
禮之物實出於公但使掌供辨羣臣之職若
使心不愛君則苟從而已雖有所掌不必促
遽今言羣臣相使見其愛君之意耳毛意
以公劉為羣臣設之饗燕之禮立一人為賓
對主以行禮總而言之則非主者皆曰賓左
傳說饗禮云設几而不倚此言依几者此文
總言於臣之禮不辨饗燕之異下云飲之食
之或亦兼食燕矣故得依几也行羣說燕宗
族之禮箋云老者加之以几則羣臣之中當
有無几者據有者言之耳周語曰民所曹好
漢書每云吾曹曹者輩類之言故為羣也饗
禮當享太牢以飲賓此惟用豕者秋官掌客
曰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公劉新至商地殺禮
也匏是自然之物故云儉且質也燕禮莢定

詩經

卷二十七

公劉

十四

乃納賓此賓升乃執豕者其實執豕在登席
之前欲使賓事與殺酒各自相近故也釋
官云牖戶之間謂之展明堂位云天子負斧
衣南嚮而立此云既登乃依事與彼同故知
是公劉既登堂負展而立也明堂位注云須
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然
則斧者是屏風之名展則戶牖之間地耳郭
璞云展牖東戶西也禮有斧展形如屏風畫
為斧文置於展地是也言天子負斧展則諸
侯之展有斧以否無明文也此公劉負展而
立謂在朝之時其飲則坐於席故上箋云使
之升坐謂設几筵疑飲時非負展時也傳
以君之宗之其意為一也板傳云王者天下
之大宗然則此以諸侯為一國之所尊故云
能得其社稷乃逃竄遠夷於此之時臣多解
體而能見尊如此所以可尚易傳者孫毓云
此篇主稱公劉之厚於民此章言羣臣之愛
敬上下之有禮無饗燕尊賓之事且饗之禮
設几而不倚何有賓已登席依几之義又國
君不統宗故有大宗小宗安得為
之君復為之太宗乎箋說為長
集傳賦也依安也踰踰濟濟羣臣有威儀貌
俾使也使入為之設筵几也登登筵也依依
几也曹羣牧之處也以豕為殺用匏為爵儉
以質也宗尊也主也嫡子孫主祭祀而族人
尊之以為主也此章言官室既成而落之

既以飲食勞其羣臣而又爲之君爲之宗焉。東萊呂氏曰：既饗燕而定經制以整屬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蓋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楚執戎蠻子而致邑立宗，以誘其遺民，卽其事也。

臨川王氏曰：其飲也，酌之以匏而已，其食也，執豕于牢而已，其儉如此，厚民故也。

朱子曰：東萊以爲爲之立君立宗，恐未必是。如此，只是公劉自爲君宗耳。蓋此章言其一時燕饗，恐未諒及立宗事也。

詩經

卷二十七

公劉

十五

子四，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百世不遷者，大宗也。繼禰之宗，繼祖之宗，繼曾祖之宗，繼高祖之宗。五世則遷者，小宗也。皆所以主祭祀而統族人，如有國有家之重者也。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

傳：既景，乃岡，考於日景，參之高岡。三單，相襲也。徹，治也。山西曰夕陽。荒，大也。

箋：厚乎公劉之居幽也。既廣其地之東西，又

長其南北。既以日景定其經界于山之脊，觀相其陰陽寒暖所宜，流泉浸潤所及，皆爲利民富國。邠，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于幽，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爲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允，信也。夕陽者，幽之所處也。度其廣輪，幽

詩經

卷二十七

公劉

十六

之所處信寬大也。

釋文

煖，况袁反。又乃管反。美音賤，又音衍。廣古曠反。

疏：毛以爲厚乎公劉之爲君，初至於幽，既廣乃復登彼山脊，視其陰陽，觀其流泉，知天氣宜其禾黍，地利足以生物，乃居處其民焉。又其從邠往幽，未得安定之時，其爲軍也，分老弱婦女爲三等之陳，而單管之。初來未有宅舍，且居其隰原之地，治其幽國之田，以爲久住之糧。然後始得營室安居，乃居其山西夕陽之地。此幽國之居信寬大矣。美其居民得所，關境廣大，欲王法效之也。鄭唯下五句爲異言，公劉初至於幽，丁夫寡少，其軍有三，唯單而已，無羨卒也。量度其隰與原田之多

少微稅其田之所收以爲國之糧度其齒之所處夕陽之地觀其廣輪則齒之所居信實大矣傳以考其日影即上既溥既長以日影考之也參之高岡即下相其觀其是登岡視之也公劉自邵往遷幽之時人士皆非已物故美公劉能廣長之也夏殷之世大國百里雖云廣長亦不是過也民居田畝或南或東皆須正其方面故以日影定之山南爲陽山北爲陰但廣谷大川有寒有煖寒煖不同所宜則異故相之也相寒煖視浸潤欲民擇所宜而種之逐浸潤而耕之也重衣謂之襲三單相襲者謂三行皆單而相重爲軍也此謂發邵在道及初至之時以未得安居慮有寇鎗故三重爲軍使強壯在外所以備禦之也王肅云三軍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外言自有備也微治也居

詩經

卷二十七 公劉

十七

其民衆於隰與原治其田疇以糧是也公羊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后稷本是二王之後以有大功而改封於邵明爲大國公劉公劉是其曾孫耳故知仍爲大國當作三軍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美美謂家之副丁也今言其軍三軍則是單而無副也言度其隰原是度量土地使民耕之也下卽云微田爲糧是微取此隰原所收之粟以爲軍國之糧也孟子說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故云什一而稅謂之微孟子言夏曰貢周曰徹微乃周之稅法公劉夏時諸侯而言徹者召公以周之世上論公劉遂以周法言之以其俱是什一其名可以相通故也大國三軍亦是周制而謂公劉之時已作三軍者以三代損益事多相因甘誓云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是夏時天

子六軍之將亦命卿其法與周同也於時大國亦立三卿則知亦作三軍而周制因之耳夏殷大國百里周則大國五百里大小懸絕而軍數得同者周之軍賦皆出於卿家出一人故卿爲一軍諸侯三軍出其三卿而已其餘公邑采地不以爲軍若夏殷之世則通計一國之人以爲軍數故此言丁夫適滿三軍是通一國之人總計之大國百里爲方一里者萬爲田九萬夫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半之得四萬五千家以三萬七千爲三軍也次國七十里爲方一里者四千九百爲田四萬四千一百夫半之得二萬二千五十家二軍當用二萬五千人少二千九百五十人以羨卒充之舉大數亦得爲二軍也以小國五十里爲方一里者二千五百爲田

詩經

卷二十七 公劉

十八

二萬二千五百夫半之得一萬一千二百五十家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少一千二百五十人不滿一軍舉大數亦得爲一軍也如此計之夏殷國地雖狹亦得爲三軍矣釋言云荒奄也孫炎曰荒大之奄也則荒奄其是大義皇矣傳以度爲居此章二度傳意皆應爲居王肅云居其夕陽之地幽國之居信廣大也夕陽者總言幽人一國之所處也其界在山之西不知是何山也譜云幽在岐山之北書傳說太王去幽踰梁山注云梁山在岐山東北然則幽國之東有大山者其唯梁山乎大司徒註云輪從也馬融云東西爲廣南北爲輪量度其東西南北之所處信寬大矣

集傳賦也溥廣也言其芟夷墾辟土地既廣

而且長也。景考日景以正四方也。岡登高以望也。相視也。陰陽向背寒暖之宜也。流泉水灌漑之利也。三單未詳。徹通也。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也。周之徹法自此始。其後周公蓋因而脩之耳。山西曰夕陽。允信荒大也。此言辨土宜以授所徙之民。定其軍賦。與其稅法。又度山西之田以廣之。而幽人

詩經

卷二十七

公劉

十九

之居於此益大矣。

問以孟子考之。只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又公羊云。公田不治。則非民私田不治。則非吏。恐未必是計畝而分。朱子曰。亦不可詳知。但因洛陽議論中。通徹而耕之說。推之耳。成但耕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其畝。亦未可知也。安成劉氏曰。蘇老泉嘗謂井田唐虞啓之。夏商稍稍嘗治。至周而大備。蓋周之徹法。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總謂之徹也。又曰。觀其流泉以上。言辨土宜也。其軍三單以下。言定賦稅也。而以邪居允荒一語贊其盛也。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

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乃密。芮鞠之卽。

傳館舍也。正絕流曰亂。鍛石也。皇澗名也。遡鄉也。過澗名也。密安也。芮水厓也。鞠究也。

箋鍛石所以爲鍛質也。厚乎公劉。於幽地作此宮室。乃使人渡渭水爲舟。絕流而南。取鍛厲斧斤之石。可以利器用。伐取材木。給築事也。爰曰也。止基作宮室之功也。而後疆理其

詩經

卷二十七

公劉

二十

田野。校其夫家人數日益多矣。器物有足矣。皆布居澗水之旁。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鞠。公劉居幽。旣安軍旅之役。止士卒乃安。亦就澗外之内外而居。脩田事也。

釋文。厲本又作礪。鍛本又作鍛。丁亂反。說文云。礪厲石。字林大喚反。夾古洽反。又古協反。澗古晏反。鄉本又作嚮。許亮反。芮本又作內。如銳反。隩於六反。又於報反。字或作與。疏。上言量度國境。此言安置民居。厚乎公劉。人之爲君也。於此幽地。令民作此館舍。先使人涉澗於渭。乘舟絕中爲亂。而過取其礪石。取其鍛具。所以鍛礪斧斤。伐取材木。宮室旣

備民得居處。公劉止此。官室之基。乃疆里民之田畝。又校數夫家人數。見其人物衆多。公劉乃言曰。人民衆多矣。器物有足矣。又徧觀民宅。有夾皇澗而處者。邇過澗而處者。公劉見其布在水傍。各服田畝。又止其軍旅之役。乃安息士卒。令此士卒於彼蒍鞠之就也。謂止其在官之役。使就水營田也。言公劉之愛民如是。王豈得不法效之乎。禮有公館私館。爲館所以止舍其中。故云舍也。正絕流曰。亂釋水文。孫炎曰。直橫渡也。然則水以流爲順。橫渡則絕其流。故爲亂。鍛者治鐵之名。傳言鍛石所以爲鍛質者。質樵也。言鍛金之名。須山石爲樵質。故取之也。礪者磨刀劍之名。取礪者亦取其爲礪之石耳。作官室謂作民宮室。非公宮也。公宮則止云于京斯侯者是也。大率民以南門爲正。此蓋皇澗縱在

詩經

卷二十七 公劉

三十一

兩傍而夾之。過澗橫。故在此而嚮之。王肅云。或夾或緇。所以利民也。上云既順乃宣。謂初至先及時耕田。既耕乃營官室也。上既言耕。則民已得地。於此復疆之者。前來急於趨時。未善部分。且有後來之衆。皆須得田。故止官室之功。乃疆理之。亦既疆理其田。自然須校人數。周禮稱夫家者。謂男女也。校此其國內男女之數。而授之田。釋詁文密康靜也。康安也。轉以相訓。是密得爲安。蒍是水厓之名。故云水厓也。傳鞠爲究。此鞠是水厓之名。言其曲水窮盡之處也。釋丘云。隩隈也。厓內爲隩。外爲鞠。李巡曰。厓內近水爲隩。其外爲鞠。孫炎曰。內曲裏也。外曲表也。是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鞠也。經言蒍不言隩。則經爲互也。居民居主於治田。故云脩田事也。此以水內爲蒍。則是厓名。非水名也。夏官職方氏

雍州其川涇澗。注云。澗在鹵地。詩大雅公劉什。蒍鞠之卽。以此蒍爲水名者。蓋注禮之時。未詳詩義故也。

集傳。賦也。館。客舍也。亂。舟之截流橫渡者也。厲。砥鍛鐵止居基定也。理。疆理也。衆人多也。有財足也。邇。鄉也。皇過。二澗名。蒍。水名。出吳山西北。東入涇。周禮職方作澗。鞠。水外也。

此章又總敘其始終。言其始來未定居之時。涉渭取材而爲舟以來往。取厲取鍛而成宮室。既止基於此矣。乃疆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其居。有夾澗者。有邇澗者。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復卽蒍鞠而居之。而鹵地日以廣矣。

詩經

卷二十七 公劉

三十一

室既止。基於此矣。乃疆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其居。有夾澗者。有邇澗者。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復卽蒍鞠而居之。而鹵地日以廣矣。

段氏曰。史記言自漆沮渡渭取材用。卽此事也。

公劉六章章十句

永嘉陳氏曰。七月言先公風化。公劉則言建國君民之事。風雅之不同如此。

序。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

道也。

疏 道德相對則在身為德。施行為道。故中

朱子辨說序 無大失然語意亦疎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餽餽。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傳洞遠也。行潦流潦也。餽餽也。餽酒食也。樂以強教之。易以說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

詩經

卷二十七 洞酌

二十五

箋流潦水之薄者也。遠酌取之。投大器之中。又挹之注之於此小器。而可以沃酒食之餽者。以有忠信之德。齊潔之誠。以薦之故也。春秋傳曰。人不易物。唯德繫物。

釋文 潦音老。挹音揖。又音邑。餽甫云反。又作餽。餽力又反。又音留。齊側皆反。本又作齋。

疏 言使人遠往酌取彼道上流潦之水置之於大器而來待其清澄。又可挹彼大器之水注之此小器之中。以灌沃米餽。以為餽之酒食。以此祭祀。則天饗之。所以饗之者。以此

詩經

卷二十七 洞酌

二十四

教之。易謂性之和悅。常以安民。故云悅安之。

集傳 興也。洞遠也。行潦流潦也。餽烝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烝也。餽酒食也。君子指王也。舊說以為召康公戒成王。言遠酌彼行潦。挹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尚可以餽餽。況豈弟之君子。豈不為民之父母乎。傳曰。豈以強教之。弟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又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

民之父母

慶源輔氏曰每章上三句有遠近相須彼此相益貴賤相資之意故以興下兩句豈以強教之故有父之尊弟以悅安之故有母之親此以成民之才而言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以體民之心而言也既有以成其才又有以體其心則能盡教育之道矣此其所以為民之父母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鬯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傳濯滌也鬯祭器

詩經

卷二十七

洞酌

二十五

疏說文云滌洗也濯澆也則濯滌俱是洗澆之名特性注云濯澆也則澆亦是沈名下傳云澆清也謂洗之使清滌皆是洗器之名也春官司尊彝云四時之祭皆有鬯是鬯為祭器也卷耳云我姑酌彼金鬯則鬯燕亦有鬯以此論祭事故言祭耳

集傳興也濯滌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鬯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傳澆清也

箋暨息也

集傳興也澆亦滌也暨息也

洞酌三章章五句

序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箋吉猶善也

疏說文云賢堅也以其人能堅正然後可以為人臣故字從臣

朱子辨說求賢用吉士本用詩文而言固為不切然亦未必分為兩事後之說者既誤認豈弟君子為賢人遂分賢人志士為兩等失之矣夫洞酌之豈弟君子方為成王而此詩遠為所求之賢人何哉

詩經

卷二十七

卷阿

二十六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傳興也卷曲也飄風迴風也惡人被德化而

泮猶飄風之入曲阿也矢陳也

箋大陵曰阿有夫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興者喻王當屈體以待賢者賢者則猥來就之如飄風之入曲阿然其來也為長養民王能待賢者如是則樂易之君子

來就王游而歌。以陳出其聲音。言其將以樂王也。感王之善心也。

疏毛以為阿以曲之故使迴旋之飄風從南而人之無不消散以興德化以美之故使

凶悖之惡人隨政而順之皆得其息止也。惡人既消則賢者樂進。鄭以為阿以岸曲而

來風猶王以體屈而致賢也。下三句與毛同。檀弓稱原壤歌曰。執女手之卷然。則卷是

曲貌也。釋文云。迴風為飄。李巡曰。迴風旋風也。風必有道。然後得去。阿之曲者。風無去路

故入阿則消。善政消惡亦復如此。箋以此詩勸王求賢。下之必當降意且舉皋陶不

詩經

卷二十七 卷阿

二十一

之故知以長養之方。喻賢者有長養之德也。檜風云。匪風飄兮。何人斯篇云。其為飄風。彼

皆不言自南。故以為惡。與取一象。不得皆同。此言賢人疾來。故以疾風為喻。言歌復言

音。則音為歌之音聲。

集傳賦也。卷。曲也。阿。大陵也。豈弟君子。指王也。矢。陳也。此詩舊說亦召康公作。疑公從

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爲戒。此章總序以發端也。

豐茂朱氏曰。天下之可樂者。莫如泰和盛治之時。而所可慮者。亦莫如泰和盛治之時。夫

惟慮於極治之時。此有虞所以有皋陶之賡歌。有周所以有召公之卷阿也。

伴與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

傳。伴與。廣大有文章也。彌。終也。似。嗣也。酋。終也。

箋。伴與。自縱弛之意也。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女則得伴與而優自休息也。

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

詩經

卷二十七 卷阿

二十一

而已。言任賢故逸也。俾。使也。樂易之君子來

在位。乃使女終女之性命。無困病之憂。嗣先

君之功而終成之。

釋文伴。音判。徐音畔。與。音喚。徐音換。施。本

疏毛以為言王若能用周道。伴與。然而德廣大

矣。則此賢人皆來就王。優游然於汝王所來游息矣。得賢人。則可以保全已之性命。又終成先君之功。戒王不可不求之也。鄭以上二句言得賢任事。則伴與然。汝王得自游縱矣。又優游矣。汝王得休息矣。是任賢則逸。不可不求。餘同。王肅云。周道廣大而有文章。故

詩經

卷二十七 卷阿

二十九

君子得以樂易而來游優游而休息傳以二字分而為義蓋伴為廣大其為文章故孔晁引孔子曰其有文章伴乎其無涯際則毛當讀為伴與不得如徐音徐音自為鄭讀也箋才官秩之謂論才然後官之居官然後秩之也王肅奏云周公著書名曰無逸而云自縱弛也不亦達理哉孫毓云忠臣戒君而發章令自縱弛非直方之義斯皆未達勸戒之要旨也何則周公之言無逸者心也召公之言優游者事也心常戰兢無時可逸事若無為自然逸矣子之燕居申申如也是縱弛之狀無為而治其舜也與是自逸之事書傳稱成湯之閒刑措不用雖欲不逸何所為乎周公之戒成王云君子所其無逸即云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亦是教王使求自逸其為勸戒與此正同似先公是繼嗣先君故似

為嗣釋詁文通作音義同也禮運云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之固也然則賢人在位即行善政可以保全性命無他患禍也若使臣無可任每事勞心則是傷年天命不得終矣成王之所繼嗣者先王也而云先公公是君之別名謂守其王位成就先君之功也

集傳賦也伴與優游閑暇之意爾君子皆指王也彌終也性猶命也首終也言爾既伴

與優游矣又呼而告之言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也自此至第四章皆極言壽考福祿之盛以廣王心而款動之五章以

後乃告以所以致此之由也

黃氏曰漢文之時賈誼為之痛哭流涕如禍患迫乎其後誼之憂國誠深矣然其言太過而無優游不迫之意而退而觀天下之勢不至於此則一不之信然後知康公之戒君其言亦有法也

爾土宇販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王矣

傳販大也

箋土宇謂居民以土地屋宅也孔甚也女得

詩經

卷二十七 卷阿

三十

賢者與之為治使居宅民大得其法則王恩惠亦甚厚矣使女為百神王謂羣神受饗而佐之

釋文販徐符販反孫炎郭璞方滿反字林方但反又方旦反

疏勸王若得賢者與之為治使之教民則汝民蒙其德澤皆荷王者之恩則為王之恩惠亦甚之厚矣王何以不求之乎此樂易之君子既來在王位以德助汝使汝得終汝之性命百神皆以汝為主矣言其受而饗祐之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則為天子者固自為百神主矣今言而神爾王謂神意以之為

王不欲使他人王之
故知謂羣神祐助之

集傳賦也。取章大明也。或曰。取當爲版。版章。

猶版圖也。一言爾土宇取章。既甚厚矣。又使

爾終其身常爲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

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

性。純嘏爾常矣。

傳弗小也。嘏大也。

箋弗福康安也。女得賢者與之承順天地。則

詩經

卷二十七 卷阿

三十一

受父長之命。福祿又安之。純大也。予福曰嘏。

使女大受神之福以爲常。

釋文

弗沈云毛音弗徐云鄭音廢
一云毛方味反鄭芳沸反

疏毛以爲王得賢者與之承順天地。則所受

其細小之福祿亦於汝而安之矣。此樂易之

君子既來在王位以德助汝終汝之性命德

大天之性於汝爲常矣。言能任賢者則福常

助之。鄭唯以弗爲福嘏爲嘏辭爲異。餘同

宜爲福爾。詩之有嘏字者皆是祭祀之事

少牢特牲之禮尸嘏主人皆

予是以福故云予福曰嘏

集傳賦也。弗嘏皆福也。常常享之也。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

爲則。

傳有馮有翼道可馮依以爲輔翼也。引長翼

敬也。

箋馮馮几也。翼助也。有孝斥成王也有德謂

羣臣也。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爲尸尊之。豫撰

几擇助食廟中有孝子有羣臣尸之入也使

詩經

卷二十七 卷阿

三十一

祝贊道之扶翼之尸至設几佐食入助之尸

者神象故事之好祖考則法也王之臣有是

樂易之君子則天下莫不效以爲法

釋文

馮符水反本又作憑饌士戀反又士轉

疏毛以爲上章勸王求賢以自益此則指賢

有藝能可以爲輔翼者有至孝可以爲感化

者有大德可以爲軌訓者王當以此長尊之

以此恒敬之若王得此四等樂易之君子來

在王位可與四方爲法則矣以此故不可不

求之鄭以爲王所得爲百神之主受大嘏

之福者由敬神所致故祭祀則宜擇賢爲尸

詩經

卷二十七

卷阿

三十三

而尊事之。當有豫設所憑之几。有豫擇佐食之人。而宿戒之也。其在廟中。當有孝子之主。人有德行之群臣。其行祭祀及尸之來至。而以禮使祝導引之。以禮使祝扶翼之。既至神坐。共尊而事之。以致神福。故不可不求賢也。餘同。顧命云。成王憑几。又曰。皇后憑几。几道揚。未命是憑。施於几。故以憑為憑。几。阜陶謨曰。庶明勵翼。又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是翼。謂佐助曲禮下曰。內事曰。孝王其主人。稱孝。故知有孝。斥成王。有孝。既是主人。則有德。宜謂助祭。故以有德。謂群臣。下言百神。爾主。純嘏。爾常。皆言神福主人。神福由祭祀而來。此詩為求賢而作。故知此章說王之祭祀。少牢尸未入之前。云司宮筵于與。祝設几于筵上。特牲尸未入之前。云祝筵几於室中。東面。是豫撰几也。少牢云。佐食升牢。佐食遷斯

祖特。特牲云。宗人遣佐食。出皆其下。始言迎尸。是擇佐食。亦在尸未至之前也。特牲注云。佐食賓佐尸食者。佐助也。故知翼為佐食。言尸之入。使祝贊導之。扶翼之者。行葦箋云。在前曰引。在旁曰翼。此與彼同。故以引為贊導也。少牢云。祝出迎尸于廟門之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是祝在前導之也。導謂在前。則贊謂在後。少牢又云。祝延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特牲亦云。至於階。祝延尸。尸入升。祝先主人從。是在後贊之也。特牲少牢亦無在尸傍之時。而言扶翼之者。已有在其前後。亦當或在其傍。

集傳賦也。馮謂可為依者。翼謂可為輔者。孝謂能事親者。德謂得於已者。引導其前者。翼

詩經

卷二十七

卷阿

三十四

相其左右也。東萊呂氏曰。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常於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言得賢以自輔如此。則其德日脩而四方以為則矣。自此章以下。乃言所以致上章福祿之由也。

墨山謝氏曰。求賢不取非常之才。而止曰有孝有德。何也。曰。孝於親者。必忠於君。取其孝

正求其忠也。唐虞以上。取人以德。無才德之分。如皋陶九德。皆本也。舜舉八元八凱。之才皆德也。有德則才在其中矣。天台潘氏曰。詩中凡稱頌人君福祿。必歸於得人。之盛。故既醉云。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而必曰。明友攸攝。攝以威儀。假樂言受天之祿。與千祿百福。而必曰。率由辟四。與百辟卿士。媚于天子。蓋人君所以致福祿者。未有不自得人始也。

頤頤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

傳頤頤。溫貌。卬卬。盛貌。

箋令善也。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磋，體貌則顯顯然敬順。志氣則印印然高朗，如玉之圭璋也。人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綱者能張衆目。

釋文

望如字，叶韻音亡。

疏傳亦以顯顯爲體貌，故爲溫印印爲志氣。故爲盛其意與箋同。圭璋是玉之成器，切磋是治玉之名。顯顯是觀其形狀，敬順即溫也。印印是見其道遠高朗，即盛壯也。既體貌敬順，志氣高朗，則可以比玉。高朗則行聞於遠，故有善聲譽。敬順則貌無情容，故有

詩經

卷二十七

卷阿

三十五

善威儀，貌善名彰，是德行相副也。

集傳賦也。顯顯，印印，尊嚴也。如圭如璋，純潔也。令聞，善譽也。令望，威儀可望法也。承上章言得馮翼孝德之助，則能如此，而四方以爲綱矣。

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傳鳳凰靈鳥，仁瑞也。雄曰鳳，雌曰凰。翾翾，衆

多也。藹藹，猶濟濟也。

箋翾翾，羽聲也。亦與衆鳥也。爰，于也。鳳凰往飛，翾翾然，亦與衆鳥集於所止。衆鳥慕鳳凰而來，喻賢者所在，群士皆慕而往仕也。因時鳳凰至，因以喻焉。媚，愛也。王之朝多善士，藹藹然，君子在上位者率化之，使之親愛天子，奉職盡力。

釋文

翾，呼會反。說文云：羽聲也。字林云：飛聲也。口外反。藹，於害反。爾雅云：臣盡力也。

詩經

卷二十七

卷阿

三十六

說文作藹，藹云臣盡力之美也。

疏毛以爲成王之時，有鳳皇之瑞，召公以爲用賢所致，故陳之以戒王。言鳳皇之往飛，翾翾然者，是其羽翼之聲，亦集止於其所宜止之處，今所以致此瑞者，以其藹藹然王朝之上多善士也。此善士等維君子大賢之所命使率化之，使媚愛於天子矣。鄭以爲得大賢而致群士，猶鳳皇飛而來衆鳥，王安得不求之乎？其餘同毛。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皇亦鳳類，故俱云靈鳥。言此鳥有神靈也。言仁瑞者，五行傳及左氏說皆云：貌恭體仁，則鳳皇翔。言行仁德而致此瑞，毛此意用臣之仁，以致南方鳳。昭二十九年左傳云：水官廢矣，故龍不生。彼言臣脩水職，致東方龍，則毛意與左丘氏說同，以用臣所致者，皆

詩經

卷二十七

卷阿

三十七

脩母致子應也釋易云鵠鳳其鵠皇是雄曰
 鳳雌曰皇也說文云鳳神鳥也天老曰鳳象
 麟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燕頤五色
 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羽翔四海之外過
 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風穴見則天下
 大安寧字從鳥凡聲鳳飛則群鳥從以萬數
 故鳳古作朋字山海經曰川穴之山有鳥焉
 其狀如鶴五采而文名曰鳳首文曰德翼文
 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
 飲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寧京房易傳
 曰鳳皇高丈二漢時鳳皇數至漢書云高五
 六尺郭璞云小之形未詳鳳鳥多故羽聲大
 皐陶謨云鳳皇來儀注云儀匹言其相乘匹
 中候握河紀云鳳皇巢阿閣謹樹言謹謹在
 樹是鳳必羣飛白虎通云黃帝之時鳳皇蔽
 日而至是來必衆多也王肅云鳳皇雖亦高

飛傳天而亦集於所宜止箋衆鳥慕鳳以
 群士慕賢明王之朝無人不賢而云慕者以
 賢有等級言小善之慕大善耳君奭云苟造
 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又太平必致四靈故
 知因時鳳至以喻焉釋訓云藹藹濟濟止
 也俱爲容止故猶之釋訓又云藹藹翼翼臣
 盡力也則此爲美容又盡力矣箋以左傳
 言維命者皆謂受其節度聽其進止此既云
 多吉士即云維君子使則吉士受此君子之
 命使也媚于天子文承其下明是君子使此
 吉士愛天子矣故云君子在上位者
 率化之謂若公卿之率化大夫士也

集傳興也鳳凰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翩翩
 羽聲也鄭氏以爲因時鳳凰至故以爲喻理

詩經

卷二十七

卷阿

三十八

或然也藹藹衆多也媚順愛也鳳凰于飛
 則翩翩其羽而集於其所止矣藹藹王多吉
 士則維王之所使而皆媚于天子矣既曰君
 子又曰天子猶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云爾
 東萊呂氏曰自此以下廣言人材之盛
 定宇陳氏曰吉人吉士即前所謂有孝有德
 也孝者德之本百行之原也
 既有孝德其爲吉德莫大焉

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傳于天藹藹王多吉人
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箋傳猶戾也命猶使也善士親愛庶人謂無
 擾之令不失職
 疏無擾皆安養之義耕墾原隰以種禾黍治
 其絲麻以爲布帛皆民之職也愛庶人者
 清靜爲政不亂在下安
 養之使不失此職耳

集傳興也媚于庶人順愛于民也
 慶源輔氏曰上二章乃因時鳳凰之至而以
 興賢者之來集也維君子使維君子命謂委
 質于君一聽其使令也媚于天子則見賢者
 無勉強不得已之意媚于庶人則見賢者有
 維特決洽之德後世多
 以鳳比賢人蓋本於此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萋萋離離喈喈

傳梧桐系木也山東曰朝陽梧桐不生山岡
太平而後生朝陽梧桐盛也鳳凰鳴也臣鳴
其力則地極其化天下和洽則鳳凰樂德

箋鳳凰鳴于山春之上者居高視下觀可集
止喻賢者待禮乃行翔而後集梧桐生者猶
明君出也生於朝陽者被溫仁之氣亦君德

詩經

卷二十七

圭九

也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
萋萋喻君德盛也離離喈喈喻民臣和協

疏毛以爲上既言鳳皇由吉人所致此又總
而結之以告戒於王言今鳳皇鳴矣於彼
高岡之上又梧桐生矣於彼朝陽之地其梧
桐之生則萋萋而茂盛其鳳皇之鳴則
離離喈喈而和協是太平之實驗矣鄭以
爲鳳皇將出則居高視下見梧桐生於朝陽
乃行集之以與賢者將仕則相時待禮見明
君出於治世乃往仕之梧桐之生則萋萋
與民臣亦和協也鳳皇之鳴則離離喈喈
乃之木故曰系木釋木云觀梧桐郭璞曰今梧
桐父曰榮桐木郭璞云則梧桐也然則梧桐

詩經

卷二十七

圭九

一木耳梧桐系脆之木若時未太平地不極
化則不生山岡朝陽之地箋以上二章與
求賢人故此亦以鳳皇與賢者梧桐不必太
平乃有因鳳所集故以與明君焉既以梧桐
比君而云生於朝陽者以其早見日陽被溫
仁之氣溫仁者亦君之德也故以朝陽之梧
桐喻之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莊子文也
然莊子所說乃言鸞鶴鸞鶴亦鳳皇之別白
虎通云黃帝之時鳳皇蔽日而至止於東園
食常竹實栖常梧桐終身不去且諸書傳之
論鳳皇事皆云食竹栖梧桐傳言由臣能竭其
力以助於君故使地亦極盡其化生之德生
此梧桐使之萋萋而茂盛也由臣竭其力使天
下和洽故使鳳皇樂德而來其鳴離離喈喈
也釋訓云萋萋梧桐之貌孫炎曰言衆臣竭
賢士之貌箋萋萋梧桐之貌孫炎曰言衆臣竭

力則地極其化梧桐盛也是用此傳爲說釋
訓又云離離喈喈民協服也不爲鳳皇鳴此
傳與爾雅異者毛意以爲由萬民協服故鳳
凰離離和亦得合爾雅也箋於上經以梧桐
喻明君故以梧桐盛喻君德爾雅言臣盡其
與此箋不同者以君有盛德則能使臣盡其
心力亦與爾雅合也離離喈喈鳳皇之聲鳳
皇聲聞於人人聞之而知其離離以喻政教
加被於民民應
之而相與和協
集傳比也又以與下章之事也山之東曰朝
陽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萋萋
萋萋梧桐生之盛也離離喈喈鳳凰鳴之和

也。

劉氏曰：鳳隱見以時，類賢者之出處也。安成劉氏曰：高岡之鳳，風者，高世之賢才也。朝陽之梧桐者，治朝之賢君也。梧之蒹葭，蒹者，人君待賢之盛禮也。鳳之離離，啁啁者，群賢和集之德音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傳上能錫以車馬，行中節，馳中法也。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為工師之

詩經

卷二十七 卷阿

四十一

歌焉。

箋庶，衆，閑，習也。今賢者在位，王錫其車衆多矣。其馬又閑習於威儀，能馳矣。大夫有乘馬，有貳車，矢，陳也。我陳作此詩，不復多也。欲令遂為樂歌。王日聽之，則不損今之成功也。

疏：毛以為成王實能用吉士，已致太平，但召公欲令守其成功，故自言作詩之意。言今君子賢者來在王位，王賜之車馬，其所賜君子之車既衆，且又能多矣。所賜君子之馬既閑，習於威儀，且又能馳矣。是王能用賢，不須規戒。今我陳作此詩，豈不多乎？言其實煩多。

詩經

卷二十七 卷阿

四十二

傳以為作此詩不復多，言其意猶以為少也。

集傳賦也。承上章之興也。萃萃萋萋，則雖離啁啁矣。君子之車馬，則既衆多而閑習矣。其意若曰：是亦足以待天下之賢者，而不厭其多矣。遂歌，蓋繼王之聲，而遂歌之，猶書所謂賡載歌也。

新安胡氏曰：言車多馬閑，亦應前來游之意。言矢詩遂歌，亦應前來歌之意。矢詩即矢音也。若曰：今所陳之詩雖不多，亦維以遂歌之，而致其咏歎進戒之意而已。

廬陵彭氏曰言之感人有限擊之入人無窮維以遂歌庶乎朝夕聞之優游浸漬自足以興起其心而不忘也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慶源輔氏曰首章總敘以發端二三四章則極道其壽考福祿之盛以廣王心而歆動其意五章以下則告以所以致上章福祿之由五章六章則言王能用賢則可以成德七章八章則因鳳皇之來以興賢者之集九章則以鳳皇之鳴得其依比賢者之至得其所至末章然後風王以今既有車馬衆多而且閑習將安所用乎亦惟招延禮待賢者於無窮可也不明言其事而遂曰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者蓋欲王自得

壽經

卷二十七

卷阿

中主

之也召公可謂善於開導誘掖其君者矣

序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箋厲王成王七世孫也時賦斂重數繇役煩

多人民勞苦輕爲奸宄彊凌弱衆暴寡作寇

害故穆公以刺之

釋文

從此至桑柔五篇是厲王變大雅疏

疏

世本及周本紀皆云成王公康王康王生

王及孝王孝王生夷王夷王生厲王凡九王從成王言之不數成王又不數孝王故七世

也左傳服虔注云穆公召康公十六世孫然

康公與成王同時穆公與厲王並世而世數

不同者生子有早晚壽命有長短故也注述

詳畧不必有例而商頌刊祖箋云中宗殷王

大戊也湯之玄孫玄鳥箋云高宗殷王武丁

也中宗玄孫之孫是則以詩相繼因而明之

此以厲王之詩承成王詩後故本之於成王

也其文武成及厲宣幽若王風之平桓莊皆

父子相繼中間無隔故不假言之小雅之序

無成王之文故六月不以宣王繼成王十月

之交推之而知是厲王耳而序文不爲厲王

故就此以明世數也郊特牲云天子失禮自

夷王以下注云夷王周康王玄孫之子繫之

康王者以記文事雜上無所據文武成康俱

爲明王失禮是初衰之始故繫於明王之最

末者言之此以天子事皆因有所隔而詳其

詩經

卷二十七

民勞

中主

世數國風雖有隔絕皆不明言詳天子而畧諸侯亦尊卑之義也序畧言刺王箋明其刺

意賦斂重數徭役煩多使民勞苦即五章皆

上四句是也輕爲奸宄以彊凌弱以衆暴寡

作爲寇害五章皆次四句是也五章下二句

皆教王爲善政以安止之非勞虐之實事故

箋略

之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

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憚不畏明柔遠能邇

以定我王

傳汔危也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詭隨詭

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謹無良。慎小以懲大也。惜。曾也。柔。安也。

箋。汔。幾也。康。綏。皆安也。惠。愛也。今周民罷勞。

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愛京師之人。以安天。

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謹。猶慎也。良。善。式。用。

遏。止也。王為政。無聽於詭人之善。不肯行而。

隨人之惡者。以此勅慎。無善之人。又用此止。

為寇虐。曾不敬畏。明白之刑罪者。疾時有之。

詩經

卷二十七

民勞

四十五

能猶仰也。邇。近也。安。遠方之國。順仰其近者。

當以此定我國家。為王之功。言我者。同姓親。

也。

釋文。汔。許一反。說文。巨乞反。慘。本亦作憊。採。

反。如。檢。字。書。未。見。所。出。廣。雅。云。如。若。也。均。也。

義。音。相。似。而。字。則。異。舊。音。如。庶。反。義。云。難。見。

鄭。注。尚。書。云。能。恣。也。與。此。不。同。

疏。毛。以。為。今。周。民。亦。皆。疲。勞。止。而。又。危。耳。近。

安。四。方。諸。夏。之。國。若。安。定。勞。民。當。料。察。有。罪。

無。得。聽。縱。其。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勅。慎。其。

為難善之人。亦用此法。以止其為寇虐之行。

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罰者。所以令王先愛京。

師。以及四方者。以王之政。欲安遠方之國。當。

先順仰其近。王當行之。以此定我周家。為王。

之功。鄭。唯。以。汔。為。幾。為。異。傳。以。汔。之。下。

即云。小康。明。是。由。危。須。安。故。以。汔。為。危。中。

國。之。文。與。四。方。相。對。故。知。中。國。謂。京。師。四。方。

謂。諸。夏。也。箋。以。汔。之。為。危。既。無。正。訓。又。小。

康。者。安。此。勞。民。直。以。勞。民。須。安。不。當。更。云。危。

也。釋。詁。云。幾。汔。也。絲。炎。曰。近。也。郭。璞。曰。謂。

相。摩。近。反。覆。相。訓。是。汔。得。為。幾。也。昭。二。十。年。

左。傳。引。此。詩。杜。預。云。汔。期。也。然。則。期。字。雖。別。

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史。記。稱。漢。高。祖。欲。

廢。太。子。周。昌。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

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不。奉。詔。言。期。者。意。

亦。與。此。同。也。詭。隨。未。為。人。害。故。直。云。不。得。

詩經

卷二十七

民勞

四十六

紕。之。無。良。則。為。小。惡。已。著。故。謹。勅。之。寇。虐。則。

害。加。於。民。故。遏。止。之。然。則。三。者。各。自。為。罪。而。

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以。為。相。須。之。意。故。傳。

解。之。云。謹。慎。其。小。以。懲。創。其。大。以。無。良。之。惡。

大。於。詭。隨。詭。隨。者。尚。無。所。縱。則。無。良。者。謹。慎。

矣。至。於。寇。虐。則。不。可。以。謹。故。別。云。式。遏。謂。加。

之。大。罪。也。尚。書。無。逸。云。柔。遠。能。邇。注。以。能。

為。恣。則。此。云。仰。者。與。注。同。謂。順。邇。其。意。也。安。

遠。方。之。國。當。先。順。仰。其。近。者。即。論。語。所。謂。悅。

近。來。遠。是。也。能。邇。謂。惠。中。國。柔。遠。即。綏。四。方。

也。厲。王。身。為。王。矣。而。云。以。定。我。王。故。知。以。定。

我。周。家。為。王。之。功。若。廣。論。天。下。之。事。雖。則。異。

姓。可。以。稱。我。今。指。王。身。而。文。稱。我。是。共。

王。有。周。家。之。辭。故。云。我。者。同。姓。親。也。

集。傳。賦。也。汔。幾。也。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

京師諸夏之根本也。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謹，斂束之意。惜，曾也。明天之明命也。柔安也。能順習也。序說以此為召穆公刺厲王之詩。以今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詞耳。未必專為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蘇氏曰：人未有無故而妄從人者，維無良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為寇虐，則為之。故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肅而寇虐無畏之。

詩經 卷二十七 民勞 四七

人止。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定矣。穆公名虎，康公之後，厲王名胡，成王七世孫也。

華谷嚴氏曰：詭隨者，心知其非而懷詐以從此奸人也。書所謂面從，孟子所謂面諛也。東萊呂氏曰：一言而喪邦，曰子言而莫予違，則詭隨之人，誠覆邦家之人也。九峯蔡氏曰：柔者寬而撫之也，能者擾而習之也，遠近之勢如此。廬陵彭氏曰：民勞甚矣，未能遐望其太平也。但庶幾小康耳。故教以惠中國而綏四方。然所以惠綏者，豈有他哉？其本在朝廷之上，毋使小人亂政，則柔遠能邇，而我王定矣。先言惠中國以綏四方，此出治之序也。後言柔遠能邇，此成治之效也。書言柔遠能邇而必曰

難任人詩言柔遠能邇而必曰謹無良皆存常戒懼之意。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逯。無縱詭隨，以謹惛。惛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

傳休，定也。逯，合也。惛，大亂也。休，美也。

箋休，止息也。合，聚也。惛，謹譁也。謂好爭者也。俾，使也。無棄女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為女

王之美，述其始時者，誘掖之也。

詩經 卷二十七 民勞 四八

釋文 憚音昆，諒文作憚云。憚也。釋文憚亦木。僚也。倝，女交反。鄭云：猶謹譁也。說文云：倝，女交反。本又作謹音花。

疏 休之為定，於義雖通，而未是正訓。故以休者，其入好辭，爭憚惛倝，倝然故箋以為猶謹譁。謂好爭訟者，是其言語為大詬詬人，故云大亂。非是為大禍亂也。厲王暴虐，初則然矣，而述其始有功者，誘掖之耳。誘掖之言，出衙門之序，謂誘道而扶掖之，以小人貪功間已，先有善或將勉力故誘之。

集傳 賦也。逯，聚也。惛，猶謹譁也。勞，猶功也。言無棄爾之前功也。休，美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傳息，止也。慝，惡也。求近德也。

箋罔，無極中也。無中，所行不得中正。

集傳賦也。罔極，爲惡無窮極之人也。有德，有德之人也。

慶源輔氏曰：罔極，亦是詭隨者之證。以妄隨人，則爲惡豈有窮極也。無縱詭隨，式遏寇虐。

詩經

卷二十七

民勞

四九

是防禁小人也。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是親近賢者也。徒欲防禁小人而不知親近有德，則無以增益其知識，開廣其心志矣。然欲近賢者，則須先謹其威儀，威儀不謹，則賢者將望望然去之矣。其可得而親之乎。壘山謝氏曰：威儀所以定命也。有德之士，未有不爲侮老成，遠耆德，則賢者不能相親矣。何所豐城朱氏曰：敬慎威儀，欲其脩身也。以近有德，欲其親賢也。脩身以爲之本，親賢以爲之輔，則必不至於縱詭隨而爲寇虐矣。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

而式弘大。

傳愒，息泄，去也。醜，衆厲危也。戎，大也。

箋泄，猶出也。發也。厲，惡也。春秋傳曰：其父爲厲，敗壞也。無使先王之正道壞。戎，猶女也。式，

用也。弘，猶廣也。今王女雖小子自遇，而女用事于天下，甚廣大也。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

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

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是以此戒之。

詩經

卷二十七

民勞

五十

疏泄者，開物漏去之名。故以爲去，箋以爲憂。其意亦與毛同。月令是謂泄天地之氣，是發也。出之義也。易之言厲者，皆危之義。乾九三夕惕若厲，之類。皆是危也。故以爲危。醜厲謂衆爲惡行，以爲入者也。箋以危非惡之名。故以厲爲惡。秋官司厲注云：犯改爲惡曰厲。是也。襄十七年左傳云：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以厲爲罵，辭明是惡矣。王肅云：在王者之大位，雖小子，其用事甚大也。箋以下已有大，故訓戎爲汝，弘復爲大，則大文太重。故弘猶廣，廣亦大之義耳。出言善否，千里之外，違之應之，是其用事廣大。出言不善，是以戒之。孫毓云：戎之爲汝，詩人通訓，言大雖小子，於文不

便多美
為長

集傳賦也。惕息泄去厲惡也。正敗正道敗壞也。戎汝也。言汝雖小子而其所為甚廣大不可不謹也。

華谷嚴氏曰。舊說以此詩或雖小子及板小子。蹻蹻皆指王也。小子非君臣之詞。二詩皆戒責司察。故稱小子耳。慶源輔氏曰。以小子稱同列。必是長老者之辭。觀下篇可見。以身言之。則是小子。以職言之。則是王官。故曰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欲其加謹之辭也。併觀下篇第四章。則所謂小子。必王所寵任之人也。

詩經

卷二十七 民勞

五

民亦勞止。汙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殽。無縱詭隨。以謹繡繡。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傳賊義曰。殘繡繡。反覆也。

箋王愛此京師之人。則天下邦國之君不為殘酷。王者君子比德焉。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故作是詩。用大諫正女。此穆公至忠之言。

釋文
總字或作卷

疏昭二十五年左傳繡繡從公。無通外內。則繡繡者牢固相著之意。非善惡之辭。但施於善則善。施於惡則惡耳。此云以謹繡繡。是人行反覆為惡。固義不捨。常為惡行也。

集傳賦也。繡繡。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正反。反於正也。玉。寶愛之意。言王欲以女為玉而寶愛之。故我用王之意。大諫正於女。蓋託為王意以相戒也。

華谷嚴氏曰。詩言無良。僭倖。罔極。醜厲。繡繡。皆極小人之情狀。而總之以詭隨。蓋小人之媚君子。其始皆以詭隨入之。其終無所不至。孔子所謂佞人殆也。

詩經

卷二十七 民勞

五

臨川王氏曰。正敗者。敗而已。未盡反而為不正。若正反則無正也。廬陵彭氏曰。正反則善惡曲直無不倒置。天下其可得而正邪。

民勞五章章十句

廬陵彭氏曰。此詩以寬治民。以嚴取友。曰緩曰惠。寬而不擾也。曰無縱。曰以謹。曰式。遏。嚴而不怒也。天台潘氏曰。第二章末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蓋以為王者之休。莫大於得人。惟群臣無棄其功。然後可以為王之休美。第三章後二句。謂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蓋以為既能拒絕小人。必須自反於己。又不可以不親有德之人。不然則雖欲絕去小人。未必有以服其心也。後二章無俾正反。無俾。

正反尤見詩人憂慮之深。蓋正敗則惟敗壞吾之正道。而正反則全然反乎正矣。其憂慮之意。蓋一章切於一章也。

序板凡伯刺厲王也。

箋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入爲王卿士。

疏僖二十四年左傳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知爲王卿士者。以經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是爲王官也。以其伯爵。故宜爲卿士。瞻仰凡伯之刺幽王。春秋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世在王朝。蓋畿內之國。杜預云。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共縣於漢屬河內郡。蓋在周東都之畿內也。

詩經

卷二十七 板

五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傳板板反也。上帝以稱王者也。瘁病也。話善言也。猶道也。管管無所依繫。亶誠也。猶圖也。

箋猶謀也。王爲政。反先王與天之道。天下之民盡病。其出善言而不行之也。然爲謀不能遠圖。不知禍之將至。王無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不能用信於誠實之言。言行相

違也。王之謀不能圖遠。是故我大諫王也。

釋文卒子恤反。憚本又作瘁。當宣反。沈本作癘。出如字。徐尺遂反。話戶決反。說文云。會合善言也。

疏毛以爲尊比上帝之王。其爲政教反又反也。既反於先王。又反於天道。天下之民盡皆困病矣。假使王出嘉善話言。則不肯是而用行之。如此。則王之所爲之道。不能長遠。唯趨於淺近。不知禍之將至也。又王之所爲惡。無重聖人之法。管管然以心自恣。無所依據。不能用實於誠信之言。既不以心自恣。無所依據。不實誠信之言。我以王所圖之事。未能及遠。故用大諫正王。鄭唯以猶皆爲謀爲異。釋訓云。板板僻也。邪僻卽反戾之義。故爲反

詩經

卷二十七 板

五

也。上帝以此正者。若實指上天。則天無所反。故知以斥王也。釋詁文猶作繇。義同也。此不實於亶。還是上出話不然也。下言猶之未遠。還是上爲猶不遠也。作者反覆重言耳。

集傳賦也。板板反也。卒盡瘁病。猶謀也。管管無所依也。亶誠也。序以此爲凡伯刺厲王之詩。今考其意。亦與前篇相類。但責之益深切耳。此章首言天反其常道。而使民盡病矣。而女之出言皆不合理。爲謀又不久遠。其心以爲無復聖人。但恣已妄行而無所依據。又

經 70—274

不實之於誠信。豈其謀之未遠而然乎。世亂乃人所爲。而曰上帝板板者。無所歸咎之詞耳。

華谷嚴氏曰。朱子以此詩爲切責僚友用事之人。而義歸於刺王。與上篇同。新安胡氏曰。厲王無道。召穆凡伯以親賢之故。宜極言而力救之。顧乃不直致其諫。而姑責同僚。以使之聞之者。豈非亦以監諉之故。不欲嬰其鋒。以陷於罪。而甚吾君之惡也邪。吁。二公忠愛之懷。於此益可見矣。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

詩經

卷二十七

五十五

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傳憲憲。猶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杳杳也。輯。和洽。合。懌。說。莫。定也。

箋天斥王也。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變更先王之道。臣乎女無憲憲然。無杳杳然。爲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辭。辭氣。謂政教也。王者政教和說。順於民。則民心合定。此戒語時之大臣。

疏王之爲惡。侵配下民。則有誦佞之臣。助爲暴虐之政。此又責以王之尊。比於上天。言方行是欣欣然喜樂而勤之。方欲動變先王之道。而行邪僻之政。汝臣等無得如是。杳杳競隨從而助之。戒之。使王成惡。故又言王者若出教令。其達其意。使王成惡。故又言王者若出教令。其辭氣之和順矣。則下民之心。相與合聚矣。其民合定在於王教。故汝臣等不得爲安定矣。言政以亂下民也。釋訓云。憲。憲。泄。泄。制法則也。李巡曰。皆惡黨爲制法則也。孫炎曰。厲王方虐。詔臣並爲制作法令。此宜解詩人之意。而不解其狀。故傳解憲。泄。泄。之義。憲。憲。猶欣欣喜樂貌也。謂見王將爲惡政。而喜樂之。泄。泄。猶杳杳。競進之意也。謂見王將爲惡政。競隨從而爲之制法也。

詩經

卷二十七

五十六

集傳賦也。憲憲。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杳杳也。蓋弛緩之意。孟子曰。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杳杳也。輯。和洽。合。懌。悅。莫。定也。辭。輯而懌。則言必以先王之道矣。所以民無不合。無不定也。

豐城朱氏曰。輯。和也。言於天理無所逆也。此民之所以治也。懌。悅也。言於人情無所拂也。此民之所以定也。華谷嚴氏曰。首章責同僚出話不然。爲猶不

遠哉二章因戒之以言論之間宜相和協庶
可措民於安然愚而自用者終不能舍已從
人故三章言聽我囂囂四章言匪我言耄爾
用憂譖五章言無爲夸毗善人載尸也皆說
朋友議論不相協猶小是詩凡六章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
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傳寮官也囂囂猶警警也芻蕘薪采者

箋及與卽就也我雖與爾職事異者乃與女
同官俱爲卿士我就女而謀及忠告以善道

詩經

卷二十七

五十七

女反聽我言警警然不肯受服事也我所言
乃今之急事女無笑之古之賢者有言有疑
事當與薪采者謀之匹夫匹婦或知及之况
於我乎

疏文七年左傳荀林父謂先蔑曰同官爲寮
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是寮爲同官也囂
囂者是不聽之狀釋訓云囂囂傲也謂傲慢
其言而不聽之周禮六官各有所掌故異
職而同官也論語說朋友之交云忠告以善
道之故知就與之謀是其忠誠之心告之以
善道卽上章所云勿爲王制法度是也說
文云蕘蕘也莠卽薪也然則芻者飼馬牛之

草蕘者供然火之草莠是薪耳
以薪者亦是采取故連言之

集傳賦也異事不同職也同寮同爲王臣也
春秋傳曰同官爲僚卽就也囂囂自得不肯
受言之貌服事也猶曰我所言者乃今之急
事也先民古之賢人也芻蕘采薪者古人尚
詢及芻蕘况其僚友乎

慶源輔氏曰第一第二句言其同有恩義也
三四句言其不有於我也五六句冀其察也
七八句欲其警也

詩經

卷二十七

五十八

天之方虐無然譖譖老夫濯濯小子蹻蹻匪我
言耄爾用憂譖多將煢煢不可救藥

傳譖譖然喜樂濯濯猶欸欸也蹻蹻驕貌八
十曰耄煢煢然熾盛也

箋今王方爲酷虐之政女無譖譖然以譏慝
助之老夫諫女欸欸然自謂也女反蹻蹻然
如小子不聽我言將行也今我言非老耄有
失誤乃告女用可憂之事而女反如戲譖多

行煇煇慘毒之惡誰能止其禍。

釋文 煇徐許酷反沈又許各反說文云火熱也。

疏 此言誰譴猶上憲意見王為惡如喜樂之耳非解灌灌之義故云猶款款言日至誠款實而告之但彼不受用即是無所告耳。譴

譴直是喜樂之貌而云以譴譴助之者釋訓云譴譴譴請崇譴譴也舍人曰譴譴譴請皆盛烈貌孫炎曰厲王暴虐大臣譴譴然喜譴譴然盛以興譴譴也是以譴譴助之事也。

集傳 賦也譴戲侮也老夫詩人自稱灌灌款款也躑躑躑躑貌耄老而昏也煇煇熾盛也。

詩經

卷二十七

五九

蘇氏曰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款誠以告之。

少者不信而驕之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

女以憂為戲耳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為也

苟俟其益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救矣。

三山李氏曰說文躑躑舉足高也以足高之意觀之是驕之意。

慶源輔氏曰此章責之又深矣一二句戒其不可慢天也三四句戒其不可忽也五六

句斥其病也七八句危其禍也臨川王氏曰列子云曾不發藥乎左氏曰不

如聞而藥之也與此救藥同意。

天之方憐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

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傳 憐怒也夸毗體柔人也殿屎呻吟也蔑無資財也。

箋 王方行酷虐之威怒女無夸毗以形體順從之君臣之威儀盡迷亂賢人君子則如尸

矣不復言語時厲王虐而弭謗葵揆也民方愁苦而呻吟則忽然有揆度知其然者其遭

喪禍又素以賦斂空虛無財貨以共其事窮困如此又曾不肯惠施以贖贍衆民言無恩也。

詩經

卷二十七

六十

釋文 憐才細反疾怒也弭彌耳反止也殿都香惟反說文

作尹朋音周

疏 此又責群臣王者方欲威怒行酷虐之害汝等無得為此夸毗足恭前却以體從之

君既為惡臣又從之則上下威儀盡迷亂矣其善人君子則如尸然不復言語矣故今天

下之民方欲愁苦而呻吟矣汝君臣忽然則莫有察我民敢能揆度知其情者此民遭虐

政之喪禍重斂之危亂其室空虛無有貲財而汝君臣亦曾莫肯惠施我之衆人欲賙賸之者言愁貧並至民困之甚而上無恩恤故以刺之舍人曰憤怒聲也釋訓云夸毗體柔也李巡曰屈已卑身求得於人曰體柔然則夸毗者便僻其足前却爲恭以形體順從於人故云以體柔人尸謂祭時之尸以爲神象故終祭而不言賢人君子則如尸不復言語畏政故也民愁苦而呻吟是無所告新也無有揆度知其然謂君臣並不察民也定本集註責以賦斂責字皆作素俗本爲責誤矣素者先也謂先重賦斂故困窮也

集傳賦也憤怒夸大毗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則以諛言毗之也尸則不言不

詩經

卷二十七

李

爲飲食而已者也。殿屎呻吟也。蔡揆也。蔑猶滅也。資與咨同。嗟歎聲也。惠順師衆也。戒小人毋得夸毗使威儀迷亂而善人不得有所爲也。又言民方愁苦呻吟而莫敢揆度其所以然者是以至於喪亂滅亡而卒無能惠我師者也。
慶源輔氏曰大言以夸人則人或以爲其能而信之諛言以詛人則人或以爲愛已而親之是以威儀迷亂而不分善惡卒至於使善人反不得有所爲也。夫小臣用事而善人不

得有所爲此民之所以病苦而呻吟也。然君臣上下方且迷亂暴虐無敢揆度其所以然者故雖至於喪亂滅亡而嗟嘆之聲盈耳而卒無有順我衆之意者也。自此而下則其所譏刺及於君矣。

天之牖民如壘如篴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傳牖道也如壘如篴言相和也如璋如圭言相合也如取如攜言必從也辟法也。

箋王之道民以禮義則民和合而從之如此

詩經

卷二十七

李

易易也女攜挈民東與西與民皆從女所爲無曰是何益爲道民在已甚易也民之行多爲邪僻者乃汝君臣之過無自謂所建爲法也。

釋文壘許元反篴音池攜下圭反和如字又胡計反孔易鄭音亦注易易也上字同

又以政反多辟匹亦反邪也立辟婢亦反易也政反摩本又作掣又掣反疏自此以上言政惡民困此言可反之使善和也民必同君心如圭璋之相合也必從君化如攜取之隨人君也汝王勿謂如手攜無

益上為善政民必為善是甚易也今民之所
行皆多邪僻故無自謂所建立者為法當更
改行以化民無得行此惡政也。牖與誘古
字通用故以為導也。堦堦俱是樂器其聲相
和以喻民之應君半圭為璋合二璋則成圭
以喻民合君心取謂物在他處行往取之攜
謂物在地上手舉攜之也。以韻當為改易
之易故轉之為難易之易也。上有六如獨言
攜者以攜者處末處故乘
而反之以比攜民之東西

集傳賦也。牖開明也。猶言天啟其心也。堦唱

而箎和。璋判而圭合。取求攜得而無所費。皆

言易也。辟邪也。言天之開民其易如此。以

詩經

卷二十七

六十三

明上之化下其易亦然。今民既多邪辟矣。豈
可又自立邪辟以道之邪。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

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傳价善也。藩屏也。垣墻也。王者天下之大宗。

翰幹也。懷和也。

箋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太師

三公也。大邦成國之諸侯也。大宗王之同姓

之適子也。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
為藩屏垣幹為輔弼。無疏遠之斯離也。和女
德。無行酷虐之政以安女國。以是為宗子之
城使免於難。遂行酷虐則禍及宗子。是謂城
壞城壞則乖離。而女獨居而畏矣。宗子謂王
之適子。

釋文价說文同

疏毛以為上既令王施法此言立法之事言
王當用善人為官維以為藩輔又用大師

詩經

卷二十七

六十四

之大臣維以為垣牆。又用大邦諸侯維以為
屏蔽。王又身為大宗維當施政為之禎幹。又
和安汝德以施於民。無行酷虐之政。維安汝
之國矣。不但安汝之國亦與汝之宗子維以
為城。言其可以蔽身又得蔽子。王必常行此
德。無使宗子之城壞。又無得疏遠藩屏之人。
令王獨居。此則王有所畏矣。鄭以為當用
此被甲卿士之人。維為其藩輔。太師三公之
大臣維為垣牆。大邦成國之諸侯維為藩蔽。
大宗同姓之宗適維為禎幹。皆近而任之。令
為王用。無得疏遠之。下四句同。維訓斯為禎
傳以藩垣屏皆防衛之名。幹是施法之稱。
言以善人及三公諸侯郭蔽寇難。天子居內
設法而撫安之。价人總言用善則百官皆是
故文在大師之上。諸侯非王朝之人。故退大
邦之文於下。箋以詩戒王使親其官人。不

詩經

卷二十七

六十五

勸王擇人為官，故不從以份為善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於周禮司馬之卿也。以兵甲之事，國之所重，且舉司馬以明六卿，猶言太師以顯三公也。尚書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是太師為三公也。以言大邦，則不兼小國，故知為成國諸侯也。大宗伯云：五姓賜則，注云：則未成國之名，又云：七命賜國，則伯以上為成國也。襄十四年左傳：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明堂位注：成國之賦千乘，則侯地四百里以上，始為成國，其伯未成國也。此言大邦成國，當亦侯以上也。大者衆多之辭，宗者與王同族，故知大宗王之同姓世適子也。懷之為訓，思也，來也，止也，思止亦和之義，故為和也。以上言大宗謂同姓之適，此言宗子嫌與上同，故辨之云：宗子，謂王之適子也。

周語曰：肅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宣王，是禍及宗子也。雨無正曰：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勦，是君臣乖離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狄，是獨居而畏也。集傳賦也：价，大也；大德之人也；藩籬，師衆垣牆也；大邦，強國也；屏，樹也，所以為蔽也；大宗，強族也；翰，幹也；宗子，同姓也。言是六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德其本也。有德，則得是五者之助，不然則親戚叛之而城壞，城壞則藩

詩經

卷二十七

六十六

垣屏翰皆壞，而獨居獨居而所可畏者至矣。三山李氏：王所恃以衛國家者，在此數者，苟懷之以德，則無不寧矣。詩人以懷德惟寧，問於中，則宗子惟城，亦當以德懷之也。左氏曰：君其脩德以固宗子，何城如之？所謂宗子，維城是也。董氏曰：藩垣屏翰皆以衛王畿也。蓋藩在外，屏在內，垣限內外，恃翰以為築，王者之固其國如此。懷德惟寧，則懷諸侯者在德，若宗子則為城以禦患者也。廬陵彭氏曰：王者之治，親親為大，雖用人以為藩垣，屏而資同姓以為翰，翰者所資以立也。又必待同姓以為城，城者所恃以固也。曰：大宗曰宗子，其意反覆言同姓之至重至切，蓋垣重於藩，屏不可以無翰，而城又大而且重焉。然在人者皆有形之勢，而德之在我，乃無形之勢也。故獨曰維寧焉。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傳：戲豫，逸豫也；馳驅，自恣也；王，往且；明，潛行；衍，溢也。變也，及，與也；昊天在上，人仰之皆謂之明，常與汝出入往來，游溢相從，視女所行善惡，可不慎乎。

疏戲豫謂戲而逸豫馳驅謂馳騁自恣皆謂非禮而動反道違天如此者則上天罰之

故戒王使敬天也孔子迅雷風烈必變注云敬天之怒則天之怒者謂暴風疾雷也周禮

大怪異災則去樂徵勝則天之變者謂大怪異災也出王游衍還是上戲豫馳驅之事

集傳賦也淪變也王往通言出而有所往也

旦亦明也衍寬縱之意言天之聰明無所

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板板也難也蹶也虐也

齊也其怒而變也甚矣而不之敬也亦知其

有日監在茲者乎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

詩經

卷二十七

李

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

一事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

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慶源輔氏曰此又專戒其同列也驚懼也謹

謹也躊躇也憂謹也皆戲豫之事也管管也

寬寬也泄泄也夸毘也皆馳驅之類也後四

句熟讀而詳玩之可見天之於人無所不體

而興起人心畏天之誠洋洋乎如在其上如

在其左右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豈可一毫一

息而不敬乎哉

問天體物而不遺是指理而言仁體事而無

不在是指人而言否朱子曰體事而無不在

是指心而言也天下一切事皆此心發見耳

問天體物仁體事以見物物各有天理事事

板八章章八句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一章四百三十三

句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二十七終

詩經

卷二十七

李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二十八

明 後學張溥 纂

蕩之什三之三

蕩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六

序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

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疏 傷者。刺外之有餘哀也。其恨深於刺也。瞻

而云傷周室者。幽王承宣王之後。父善子惡。指刺其身。此則厲王以前。周道未缺。一代大

詩經

卷二十八 蕩

法。至此壞之。故言傷周室大壞。朱子辨說蘇氏曰。蕩之名篇。以首句有蕩蕩

上帝耳。序說云云。非詩之本意也。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

烝民。其命匪謚。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傳 上帝以託君王也。辟。君也。疾病人矣。威罪

人矣。謚。誠也。

箋 蕩蕩。法度廢壞之貌。厲王乃以此居人上。

為天下之君。言其無可則象之甚。疾病人者。

重賦斂也。威罪人者。峻刑法也。其政教又多

邪僻。不由舊章。烝。衆。鮮。寡。克。能也。天之生此

衆民。其教道之。非當以誠信使之忠厚乎。今

則不然。民始皆庶幾於善道。後更化於惡俗。

釋文 辟。匹亦反。本又作僻。

疏 上帝者。天之別名。天無所壞。不得與蕩蕩

言文王曰。咨。此獨不然者。欲以蕩蕩之言。為

下章總目。且見實非殷商之事。故於章首不

詩經

卷二十八 蕩

洪範云。王道蕩蕩。言其無復惡事。善事廣平。

是蕩蕩為善也。此序言蕩蕩無綱紀文章。言

其除去善事。知此蕩蕩是廢壞之貌。釋訓云。

蕩蕩僻也。孫炎曰。蕩蕩法度廢壞之僻。取此

箋為說也。天意欲使人君發命教民。當以

誠信忠厚。當今之民。皆有始無終。是由人君

不施忠厚之命。而下邪僻之教。故民化於惡

俗。以王政不順。天故反覆言之。民始皆庶幾

於善道。言民生自有此性。後更

化於惡俗。謂君政令之變改。

集傳 賦也。蕩蕩。廣大貌。辟。君也。疾威。猶暴虐

也多僻。多邪僻也。烝。衆。謚。信也。言此蕩蕩

之上帝。乃下民之君也。今此暴虐之上帝。其

命乃多邪僻者何哉蓋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蓋其降命之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終是以致此大亂使天命亦罔克終如疾威而多僻也蓋始爲怨天之辭而卒自解之如此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此之謂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掎克曾是

詩經

卷二十八 蕩

王

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惇德女與是力

傳咨嗟也彊禦彊梁禦善也掎克自伐而好

勝人也服服政事也天君惇慢也

箋厲王弭謗穆公朝廷之臣不敢斥言王之惡故上陳文王咨嗟殷紂以切刺之女曾任

用是惡人使之虛位執職事也厲王施倨慢之化女羣臣又相與而力爲之言競於惡

釋文

掎蒲侯反聚飲也漫本亦作慢又作嫚一音亡半反

疏

咨嗟乎汝殷商之君當任用賢者何曾以是彊梁禦善之人何曾以是矜持好勝之人曾任用二者使之在位執職事乎又言比天之王者此倨慢之德化已自惡矣汝等何爲起是氣力而佐助之也彊梁者任威使氣之貌禦善者見善事而抗禦之是不嚮善不從教化之人也定本倍作掎倍即倍也倍者不自度量謂已兼倍於人而自矜伐克者勝也已實不能恥於受屈意在陵物必勝而已如此者謂之克也民勞之詩汎論王惡其惡非深不須假託蕩則陳王凶暴將至滅亡號呼沈湎俾畫作夜其言既切故假文王至如家父作誦自著已名凡伯芮伯直言不諱者其人既異所作有殊以言汝與是力責臣明是人君非上天也

詩經

卷二十八 蕩

四

集傳賦也此設爲文王之言也咨嗟也殷商

紂也彊禦暴虐之臣也掎克聚飲之臣也服

事也惇慢興起也力如力行之力詩人知

厲王之將亡故爲此詩託於文王所以嗟歎

殷紂者言此暴虐聚飲之臣在位用事乃天

降惇慢之德而害民然非其自爲之也乃汝

興起此人而力爲之耳

慶源輔氏曰自古危亂之君率是暴虐與聚飲之臣並用非暴虐則無以爲聚飲之資非

聚斂則無以極暴虐之惡也。恒德謂慢天之
人，即暴虐聚斂之臣也。所以敢為暴斂之事
者，只緣慢天故爾。

文王曰：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對。流言
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傳對遂也。作祝，詛也。屆，極。究，窮也。

箋義之言宜也。類，善式。用也。女，執事之臣。宜

用善人。反任彊禦，衆懟為惡者。皆流言謗毀
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對。寇盜攘竊為奸宄

壽經

卷二十八

五

者而王信之，使用事于內。侯維也。王與羣臣
乖爭而相疑，且祝詛求其凶咎無極已。

疏：毛以為文王曰：咨，嗟汝殷商，汝秉執政

事之臣，宜用善人，何為反更信任彊禦衆
懟為惡之人，為流言以遂成其惡事者？又寇
盜攘竊為姦宄之人，王信任之，使用事於內，
小人用事，數相謗毀，遂令君臣乖爭，以致相
疑。維為是詛，維為是祝，求告鬼神，令加凶咎。
無有終極，窮已之時，置小人於朝，以祝詛求
言，是綱紀廢滅，可傷之甚。鄭唯流言以對
為異，言此彊禦衆懟為惡之人，作為流言謗
毀賢者。若王問賢人，則以此謗毀而對，使王
不得用之餘同。箋言此彊禦衆懟之人，不
但恨戾而已，又皆流言語以謗毀賢者。王若

問之，則又以對。謂就此衆懟之人，問賢人之
行，則又以謗毀之言對王，使賢者黜退也。既
退賢者，乃進其黨類，故寇盜攘竊為姦宄者
進在王朝，而信之，使用事於內也。費誓注云：
寇，劫取也。因其亡失曰攘。盜竊則總名，故箋
以盜竊配之。作，即古詛字。詛與祝別，傳辨
作為詛，故言作祝詛也。詛者，盟之細事，用
豕犬雞三物告神而盟之，無用牲之文。蓋
口告而祝，詛之也。皆是情不相信，聽以明神
若有犯約，使加之凶禍，故云求其凶咎無極
已。

集傳：賦也。而，亦女也。義，善懟。怨也。流言，浮浪
不根之言也。侯，維也。作，讀為詛。詛，祝。怨謗也。

壽經

卷二十八

六

言汝當用善類，而反任此暴虐多怨之人。
使用流言以應對，則是為寇盜攘竊而反居
內矣。是以致怨謗之無極也。

慶源輔氏曰：暴虐之人，自以人多怨已而恐
禍之及也，故詭謀誦計，抹取浮浪不根之言，
以應對於上，而惑亂其聰明，以自揜其惡。上
之人用是而反親信之，則是為寇盜攘竊之
人而反使之居內矣。詛，祝。指厲王而言。人君
好用暴斂多怨之人，則怨謗必將反移於已
也。呂正獻公言：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而
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真大不
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正謂此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包休于中國歛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傳包休猶彭亨也背無臣側無人也無陪貳也無卿士也。

箋包休自矜氣健之貌歛聚群不逞作怨之人謂之有德而任用之無臣無人謂賢者不用。

詩經

釋文

卷二十八

七

疏言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汝既官不得人徒北志意不逞奸作怨之人以為有德而任用之而其任用惡人以為德故不光明汝王之德也正山背後無良臣傍側無賢人也又言女之德所以不光明者以其無陪貳大德之公無幹事明哲之卿故也王何故聚此小人使之用事羣不逞襄十年左傳文逞快也謂志意不決奸作怨禍者也昭三十二年左傳三物有陪貳天生季氏以貳魯侯諸侯以上卿為貳則知天子陪貳唯三公也冢宰雖亦貳王治事當從卿士之列也集傳賦也包休氣健貌歛怨以為德多為可

怨之事而反自以為德也背後側傍陪貳也言前後左右公卿之臣皆不稱其官如無人也。

愚山曰以傲狠作貳勢以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湏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悔式號式呼俾晝作夜傳義宜也使晝為夜也。

詩經

卷二十八

八

者是乃過也不宜從而法行之愆過也女既過流湏矣又不為明晦無有止息也醉則號呼相微用晝日作夜不視政事。

釋文

韓詩云飲酒閉門不出客曰湏愆本又作讐呼火胡反又火故反崔本作諫或一本作或號或呼號本或作湏。

疏酒詩注云飲酒齊色曰湏然則湏者顏色周公作戒使德將無醉是湏然而醉者人自為之非天為之也。

集傳賦也湏飲酒變色也式用也言天不使

爾澆酒於酒而惟不義是從而用也止容止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猶行。內爨于中國。覃及鬼方。

傳蜩。蟬也。螗。蟻也。言居人上。欲用行是道也。爨。怒也。不醉而怒曰爨。鬼方。遠方也。

箋飲酒號呼之聲。如蜩螗之鳴。其笑語沓沓。又如湯之沸。羹之方熟。殷紂之時。君臣失道。

詩經

卷二十八

九

如此且喪亡矣。時人化之。甚尚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此言時人伏於惡。雖有不醉。猶好怒也。

釋文。蜩。秦燕謂之蜩。或名之蜩。郭云。俗呼為胡蟬。江南謂之螗。蟬。爨。皮器反。舊音備。快。市制反。又時。

設反。說文云。習也。

疏。毛以為文王曰咨。咨嗟汝殷商。汝君臣飲酒號呼。如蜩如螗。言其譁譁無次也。其笑語如湯之沸。如羹之熱。言其嘽嘽無節也。王者所行無小無大。莫不皆近喪亡。以此行居人之上。於是猶欲下民用行此道也。由君欲民行。故天下化之。惡及四遠。王初爨然。不醉。

而怒在於中國。人皆倣之。延及中國之外。至於鬼方之遠。鄉言其惡化之廣也。鄭唯小失近喪。謂君臣失道。近於喪亡。時人化之。甚猶尚於是欲從而行之。言舉世皆不知其惡也。

釋蟲云。蜩。蟬也。螗。蟻也。舍人曰。皆蟬也。方語不同。三輔以西為蜩。梁宋以東謂蜩為螗。楚地謂之螗。蜩。楚辭云。螗蜩鳴兮啾啾。是也。陸機疏云。蜩。一名蜩。蜩。字林。切或作蜩。蜩。青徐人謂之蜩。蜩。然則蜩。蜩。亦蜩之別名耳。傳。

以尚為上。由為用。言居人上。欲用行此道。謂欲使天下民從已之行。箋以鬼方殷之諸侯。則其言施於紂世。故云殷紂之時。以覃及鬼方。是化流於遠。故易傳以為由人倣其非。

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故惡及遠地。為文之次也。西京賦云。巨靈。靈。靈。以流河曲。則爨者怒而自作氣之貌。故為怒也。怒不由醉。乃。

詩經

卷二十八

十

是醉醒而怒。亦由酒醉所致。故既言飲酒無節。即又責其爨怒也。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象曰。愬也。以高宗之賢用師。三年。憊而乃克。明鬼方是遠國也。

集傳賦也。蜩。蟬也。皆蟬也。如蟬鳴。如沸羹。皆亂意也。小者大者。幾於喪亡矣。尚且由此而行。

不知變也。爨。怒。覃。延也。鬼方。遠夷之國也。言自近及遠。無不怨怒也。

新安胡氏曰。夏曰。獯鬻。商曰。鬼方。周曰。玁狁。漢曰。匈奴。魏曰。突厥。見唐高祖紀。其實一國而異其名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箋此言紂之亂非其生不得其時乃不用先王之故法之所致老成人謂若伊尹伊陟臣扈之屬雖無此臣猶有常事故法可案用也莫無也朝廷君臣皆任喜怒曾無用典刑治事者以至誅滅

詩經

卷二十八

十

疏以殷臣言之故云伊尹伊陟臣扈之屬於厲王則則召毛畢之倫也君奭曰在昔成

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為阿衡以尹天下故曰伊尹至太甲改曰保衡則伊尹保衡一人也伊陟伊尹之子據君奭之文從上言之盡臣扈三人以下猶有巫咸巫賢甘盤故言之屬以包之不用典刑則是自制威福雲漢云大命近止謂民之性命此言大命以傾亦謂君臣性命

集傳賦也老成人舊臣也典刑舊法也言

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但以殷不用舊致此

禍爾雖無老成人與圖先王舊政然典刑尚

在可以循守乃無聽用之者是以大命傾覆而不可救也

疊山謝氏曰三代而上國有大政有大儀有大疑皆決於老成人之言曰圖任舊臣人共政殷先王所以立國也曰人惟求舊曰無侮老成人盤庚所以興也曰汝惟商老成人宅心知訓周公所以誨康叔也羣老播棄格人罔敢知吉紂所以亡也在位罔有耆舊俊在厥服平王所以東遷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

詩經

卷二十八

十一

傳顛仆沛拔也揭見根貌

箋揭蹶貌撥猶絕也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其根本實先絕乃相隨俱顛拔喻紂之官職雖存紂誅亦皆死此言殷之明鏡不遠也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後武王誅紂今之王者何以不用為戒

疏樹木將欲顛仆傾拔之時其根揭然而見

絕枝葉亦從而絕以喻王位將欲傾覆喪亡之時其勢微弱而危此時羣臣未有死亡之

害而王身實先誅滅。群臣亦隨之而滅。汝若不信。則殷之所鑒鏡者。非遠耳。止近在夏后之世。言桀爲成湯所誅。紂惡亦當爲周人所殺。欲令厲王以紂爲鑒也。

集傳賦也。顛沛。仆拔也。揭。本根蹶起之貌。撥。猶絕也。鑒。視也。夏后桀也。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而其根本之實已先絕。然後此木乃相隨而顛拔爾。蘇氏曰。商周之衰。典刑未廢。諸侯未畔。四夷未起。而其君先爲不義。以自絕於天。莫可救止。正猶此爾。殷鑒在夏。蓋爲文王歎紂之辭。然周鑒之在殷。亦可知矣。

詩經

卷二十八

十五

蕩八章章八句

序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箋自警者。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

疏。衛武公志在刺王。亦以自警。以王之爲惡。將致滅亡。群臣隨之。已亦淪胥。故箋指而言之。楚語云。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傲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苟在朝者。無謂我耄。而捨我。於是乎作懿以自儆。韋昭云。昭謂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抑讀曰懿。如昭

之言。武公年耄。始作抑詩。案史記衛世家。武公者。僖侯之子。共伯之弟。以宣王三十六年。卽位。則厲王之世。武公時爲諸侯之庶子耳。未爲國君。未有職事。善惡無豫於物。不應作詩。刺王。必是後世乃作追刺之耳。正經美詩。有後王時。作以追美前王者。則刺詩何獨不可。追刺前王也。詩之作者。欲以規諫前代之惡。其人已往。雖欲盡忠。無所裨益。後世追刺。欲何爲哉。詩者。人之詠歌。情之發憤。見善欲論其功。觀惡思言其失。獻之可以諷諫。詠之可以寫情。本願中已之心。非是必施於諫。往者之失。誠不可追。將來之君。庶或能改。雨無正之篇。鄭爲流彘後事。既出居政。不由已。雖欲箴規。亦無所及。此篇彼意。於義亦同。若然。前人已死。則非禍所及。而箋所以責厲王之臣。爲武公自警者。以人之得失。在於朋儕。武

詩經

卷二十八

十四

公雖非厲王之臣。亦是朝廷之士。淪胥以敗。無世不然。冀望遠彼惡人。免其患禍。雖文刺前朝實意。在當代故誦習此言。以自肅警。侯包亦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臣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其意亦取楚語。爲說與韋昭小異。朱子辨說此詩之序。有得有失。蓋其本例以爲非美非刺。則詩無所爲而作。又見此詩之大。適出於宣王之前。故直以爲刺厲王之詩。又以國語有左史之言。故又以爲亦以自警。以詩考之。則其曰刺厲王者。失之。而曰自警者。得之也。夫曰刺厲王之所以爲失者。史記衛武公卽位于宣王之三十六年。不與厲王同時。一也。詩以小子目其君。而爾汝之。無人臣之禮。與其所謂敬威儀。慎出話者。自相背戾。二也。厲王無道。貪虐爲甚。詩不以此箴其

膏育而徒以威儀詞令為諄切之戒緩急失宜三也詩詞倨慢雖仁厚之君有所不能容者厲王之暴何以堪之四也或以史記之年不合而以爲追刺者則詩所謂聽用我謀庶無大悔非所以望於既往之人五也曰自警之所以爲得者國語左史之言一也詩曰謹爾侯度二也又曰喪厥國三也又曰亦乖既耄四也詩意所指與洪興所美賓筵所悔相表裏五也二說之得失其微驗明白如此必去其失而取其得然後此詩之義明今序者乃欲合而一之則其失者固已失之而其得者亦未足爲全得也然此猶自其詩之外而言之也若但卽其詩之本文而各以其一說反復讀之則其訓義之顯晦疎密意味之厚薄淺深可以不待考證而判然於胷中矣此又讀詩之簡要直訣學者不可以不知也

詩經

卷二十八

抑

十五

華谷嚴氏曰今考年表武公以宣王十六年卽位詩記謂其齒四十餘是也疏以爲三十恐誤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傳抑抑密也隅廉也靡哲不愚國有道則知國無道則愚職主戾罪也

箋人密審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官室

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今王政暴虐賢者皆佯愚不爲容貌如不肖然庶衆也衆人性無知以愚爲主言是其常也賢者而爲愚畏懼於罪也

釋文

詰本又作哲亦作哲陟列反智也則知音智

疏

此時厲王弭謗賢者佯愚言人有此抑抑然密審之威儀維爲德之廉隅矣若外無

威儀則內無德行是爲愚人矣古之賢人有言曰無道之世無有一哲人而不爲愚者言故毀威儀而佯爲愚人也若衆人之愚亦主維有疾病故耳今哲人之愚亦維畏懼於時

詩經

卷二十八

抑

十六

之罪戾非性然也由王酷虐濫刑無罪故也隅者角也廉者稜也角必有稜故云廉隅集註定本廉下皆無隅字其義是也

集傳賦也抑抑密也隅廉角也鄭氏曰人密審於威儀者是其德必嚴正也故古之賢者

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官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也哲知庶衆職主戾反也

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於其側以自警

言抑抑威儀乃德之隅則有哲人之德者固

必有哲人之威儀矣。而今之所謂哲者，未嘗有其威儀，則是無哲而不愚矣。夫衆人之愚，蓋有稟賦之偏，宜有是疾，不足爲怪。哲人而愚，則反戾其常矣。

廬陵彭氏曰：惟德之隅，蓋有諸中，必形於外也。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觀曾子所言正顏色、動容貌、孟子所言見於面，蓋於背是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展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詩經

卷十八

十七

傳無競競也。訓教覺直也。訏大謨。謀猶道辰時也。

箋競彊也。人君爲政無彊於得賢人。得賢人

則天下教化於其俗。有大德行則天下順從

其政。言在上所以倡道猶圖也。大謨定命謂

正月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也。爲天下遠圖

庶事而以歲事告施之則法也。

釋文 謨沈云本亦作謨篇末今我爲王同

疏毛以爲上言賢人不用毀儀作愚此言宜

在得其賢人四方之俗有不善者其可使此

賢人教誨之此賢者有正直大德行四方之

民得其教化其皆慕仰而順從之四方皆順

是爲彊也又言施教之法當豫大計謀定其

教命爲長遠之道而以時節告民施之王之

朝廷又當敬慎其來動威儀維與下民之爲

法則言不得棄賢不用使民無所法也

鄭以爲言不得棄賢不用使民無所法也

告也太宰職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

都鄙乃懸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

扶口而敘之小宰職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

述治象之法周禮言正歲者皆謂夏之正月

太宰言正月懸之小宰言正歲觀之則是再

懸之也故彼注云正月周之正月也吉謂朔

日也太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

至正歲又書而懸於象魏使萬民觀焉周禮

六官其存者五惟春官無此事其餘皆有之

唯所主異耳然春官主禮周公所制永爲定

法更不改張故不須再懸王之教命不過六

典和之告之二時不同與謀定時告相合也

爲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施之即正歲

懸之象魏是也邦國謂畿外諸侯都鄙謂畿內采邑

集傳賦也競彊也覺直大也訏大謨謀也大

謀謂不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也定密

定不改易也命號令也猶圖也遠謀謂不爲

一時之計而爲長久之規也。辰時告戒也。辰告謂以時播告也。則法也。言天地之性人爲貴。故能盡人道。則四方皆以爲訓。有覺德行。則四國皆順從之。故必大其謀。定其命。遠圖時告。敬其威儀。然後可以爲天下法也。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詩經

卷二十八

十九

傳紹繼共執刑法也。

箋于今。謂今厲王也。興猶尊尚也。王尊尚小人。迷亂於政事者。以傾敗其功德。荒廢其政事。又湛樂於酒。言憂小人之甚。罔無也。女君臣雖好樂嗜酒而相從。不當念繼女之後人。將傲女所爲。無廣索先王之道與能執法之人乎。切責之也。

疏其在於今之厲王。不能用賢而尊尚小人。使迷亂於政教。以傾敗其功德。又耽樂於酒。汝雖好耽樂嗜酒而相從。何故弗念其子孫將效之也。汝何故無心欲廣索先王之道。

及能執守明白法度之賢人而用之乎。

集傳賦也。今武公自言已今日之所爲也。興尚也。女武公使人誦詩而命已之詞也。後凡言女言爾言小子者。放此。湛樂從言惟湛樂之是從也。紹謂所承之緒也。敷求先王廣求先王所行之道也。共執刑法也。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掃庭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

詩經

卷二十八

二十

傳淪率也。洒灑章表也。邊遠也。

箋肆故今也。胥皆也。王爲政如是。故今皇天不高尚之。所爲仍下災異也。王自絕於天。如彼泉水之流。稍就虛竭。無自率引爲惡。皆引之以亡。戒羣臣不中行者。將并誅之。章文章法度也。厲王之時。不泄政事。故戒羣臣掌事者如此也。邊當作剔。剔治也。蠻方蠻貊之外。

也。此時中國微弱。故復戒將帥之臣以治軍實。女當用此備兵事之起。用此治九州之外不服者。

疏毛以爲由王耽亂如此。故今皇天不高尚彼泉水之流。稍稍以就虛竭也。又告語羣臣以自警戒。王既爲惡。汝當行善。無相率率爲惡。皆以滅亡。當侵早而起。晚夜而寐。洒掃室庭之內。勤行政事。維與民之爲表憲文章。又戒將帥之臣。當脩治車馬。弓矢與戎兵之器。用之。以戒備戎兵。動作之處。又用此以驅遠蠻方之內。侵者。鄭唯治蠻方之外。不服者。爲異。天道遠。人道邇。言皇天不高尚王。當有

詩經

卷二十八

抑

王

其狀。故知謂仍下災異也。天之爲災。所以譴告王者。冀其改悟。若欲養威其惡。則不復以災告之。今仍有災異。是天未絕於王。但王自絕於天也。王既有惡。而臣亦同之。是相率爲惡。武公惜其亡而戒之。故知戒羣臣不中行。者。恐將并誅之也。及厲王之出。周召共和。是不與同惡。則不誅。洒掃者。以水灑地而掃之。故爲灑謂洒水濕地也。章者。在人之上。爲之表憲。故云表也。箋申傳爲表之義。以有文章法度。故得爲民之表也。戒之使爲民之表章。則是戒朝廷大臣。非戒洒掃之人也。直以厲王之時。不恤政事。王綱不振。戒之使勤於職事。但職事在庭治之。故曰庭內不掃。以見職事不理耳。掌事謂六卿也。箋以遠方不服。則剔治之。故知過當作剔。剔謂治毛髮。故爲治也。周禮九服六服之內。爲中國。七服

以弁爲夷狄。而第六者。大行人謂之要服。職方氏謂之蠻服。大司馬謂之蠻蠻。此經有二義。用戒戎作爲中國。則用剔蠻方爲夷狄。且蠻方與彼蠻蠻同。故知蠻方是蠻蠻之外也。掌主兵事。唯司馬耳。其出師也。則六卿皆爲軍將。此戒將帥。總戒將兵之人。不必獨戒司馬也。弓矢即戎兵。而又言戎兵。容戈盾矛戟之類。軍之所用皆是。隱五年左傳曰。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楚語曰。射不過講。軍實焉。皆謂兵器也。備之於國。隨其所須。中國起者。即用三服。大行人既列其服。朝見之數。乃云九州之外。世一見是蠻蠻。以外爲九州之外也。

集傳賦也。弗尚。厭棄之也。淪陷。胥相。章表。戒

詩經

卷二十八

抑

王

備戎兵。作起。邊遠也。言天所不尚。則無乃淪陷相與而亡。如泉流之易乎。是以內自庭除之近。外及蠻方之遠。細而寢興洒掃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也。上章所謂訏謨定命。遠猶辰告者。於此見矣。豐城朱氏曰。風與夜寐。脩身之事也。洒掃庭內。齊家之事也。身者民之主。家者國之則。身脩而家齊。是豈不足以爲民之章乎。車馬所以安身也。固不可以不脩。弓矢戎兵。所以防患也。尤不可以不戒。在我者。既不至於妄動。則在彼者。亦不敢以輕侮。此又治國之要也。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傳質成也不虞非度也話善言也玷缺也

箋侯君也此時萬民失職亦不肯趨公事故又戒鄉邑之大夫及邦國之君平女萬民之事慎女爲君之法度用備不億度而至之事言謂教令也柔安嘉善也斯此也玉之缺尚

詩經

卷二十八

二五

可磨鑣而平人君政教一失誰能反覆之

釋文

玷丁簞反沈丁念反說文作刮鑣音慮同復音服又豐服反本亦作覆

疏

此又戒鄉邑大夫及邦國之君言汝等當平治汝民人之政事勅汝爲君之法度用

此以戒備將來不億度之事謂非常驚急當預防之既戒臣事畢又復諫王當謹慎爾王所出之教令又當恭敬爾在朝之威儀使教令威儀無不安審美善又言教令尤須謹慎白玉爲圭圭有損缺猶尚可更磨鑣而平若此政教言語之有缺失則遂往而不可改爲王者安危在於出令故特宜慎之釋詁文質平成也則實者平治成就之義故傳以爲成箋以爲平其意同也鄉邑之大夫謂六鄉與公邑亦可以兼六遂與采地也以所戒

者廣故知亦及邦國之君也平民萬民之事即教令是也慎爾爲君之法度即威儀是也治民即是爲君故文兼鄉邑大夫亦稱君焉

集傳賦也質成也定也侯度諸侯所守之法度也虞慮話言柔安嘉善玷缺也言既治民守法防意外之患矣又當謹其言語蓋玉之玷缺尚可磨鑣使平言語一失莫能救之其戒深切矣故南容一日三復此章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詩經

卷二十八

二五

慶源輔氏曰益之告舜以儆戒無虞亦以罔失法度爲先能謹我之法度則可以免不虞之患矣家語曰獨居思仁公居言義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官緇之行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

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

繩萬民靡不承

傳莫無捫持也讎用也

箋由於逝往也女無輕易於教令無曰苟且

如是。今人無持我舌者而自聽恣也。教令一
往行於下。其過誤可得而已之乎。惠順也。教
令之出如賣物。物善則其售價貴。物惡則其
售價賤。德加於民。民則以義報之。王又當施
順道於諸侯。下及庶民之子弟。繩繩戒也。王
之子孫敬戒行王之教令。天下之民不承順
之乎。言承順也。

詩經

釋文 離市由反。徐云。鄭市又反。售市又反。一
本作讎。此音則與毛同。靡一本作是。

卷二十八 抑

王

疏 毛以為出言為重。又復戒之言。王無得輕
易於此言。無得曰。我出言苟且如是矣。人
無執持我舌而不聽我言者。苟且出言。行於
天下。往則不可復改。故特須慎之。王之出言
善惡。人皆承而用之。無有恩德而下不報答
之。故王當施行順道於朋友。謂諸侯及卿大
夫等。下及庶民之子弟。小子。王皆須以順道
教之。王若教以順道。則民皆行之。若王之子
孫。能繩繩然敬戒而行。王之教令。則天下之
衆民。無有不承順而奉行之。勸王使慎教令
為下民之法。施順道為子孫之基也。鄭
以讎字為異。字書以捫為摸。摸索其舌。是
手持之也。釋詁云。朕。我也。自周以前。朕為
通言。故臯陶曰。朕言惠。屈原曰。朕皇考。是也。
秦始皇既平六國。制天子之法。號為皇帝。自
稱曰朕。後代遂遵用之。宣十二年。公羊傳。何

休注云。天子自稱曰朕。以漢法言之也。相
對謂之讎。讎者相與用言語。故以讎為用。
箋以用非讎之正訓。且與報德連文。故以為
讎報物價。釋詁云。讎。匹也。是匹敵相報。故應
謂之讎。

集傳 賦也。易。輕。捫。持。逝。去。讎。答。承。奉也。言

不可輕易其言。蓋無人為我執持其舌者。故
言語由已。易致差失。常當執持。不可放去也。

且天下之理。無有言而不讎。無有德而不報。

者。若爾能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

詩經

卷二十八 抑

王

而萬民靡不承矣。皆謹言之效也。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

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覲。神之格思。不

可度思。矧可射思。

傳輯。和也。西北隅謂之屋漏。觀見也。格。至也。

箋柔。安。遐。遠也。今視女諸侯及卿大夫。皆脇

肩諂笑。以和安女顏色。是於正道。不遠有罪

過乎。言其近也。相助。顯明也。諸侯卿大夫助

祭。在女宗廟之室。尚無肅敬之心。不慚愧于屋漏。有神見人之爲也。女無謂是幽昧不明。無見我者。神見女矣。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於與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而扉隱之處。此祭之末也。矧况射厭也。神之來至去止。不可度知。况可於祭末而有厭倦乎。

釋文 胎本又作脇。香及反。又虛劫反。沈

疏 我今視汝王之所友諸侯及卿大夫之君子。皆不忠正。但脅肩諂笑。以和安爾王之

詩經

卷二十八

主七

顏色以求王愛。無能一匡諫王者。是於正道不遠。其有罪過。言其近有罪過矣。此臣非但諂佞於王。又情慢於事。其助祭於汝王宗廟之室。尚無肅敬之心。不慚愧於屋漏。其於諸事怠惰。情明矣。汝無曰。此屋漏幽闇不明之處。無有於我。云能見之者。神之初來至思。不可度而知思。况於祭之所。未可得厭倦之思。言既不見來。亦不知其去。何得祭末疑去。即厭之也。孟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趙岐云。脅肩。疎體也。諂笑。強笑也。釋詁云。相助。慮也。俱訓爲慮。是爲助也。上言友君子有過。下句責其厭倦。則非王之身。故知是諸侯及卿大夫助祭之時。無肅敬之心也。天官燕人職。掌帷幕。帷。注云。幕以布。帷。帟以繒。爲之。雜記云。諸侯行而死于道。繒布裳帷。紫錦以爲。帷而行。皆先言帷。幕而後言。則帷在帷幕

詩經

卷二十八

主八

之。內帷。幙是大帳。則帷爲小帳也。禮之有帷。皆於野張之。以代宮室。帷則室內亦有之。屋陋者。室內處所之名。可以施小帳。而陋隱之處。正謂西北隅也。言不媿屋陋。則屋陋之處。有神居之矣。故言祭時於屋陋有神之節。禮祭於與中。既畢。尸去。乃改設饌。食西北隅。扉隱之處。此祭末之時事也。特牲禮。尸設之後。云佐食徹尸薦俎。收設于西北隅。凡在南扉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注云。扉隱也。不知神之所在。或者遠人乎。尸設而改饌爲幽闇。庶其饗之。是其事也。若然。當闔戶牖。則室中無人。而云在室。不愧屋陋者。此羣臣雖情非祭初。卽倦。當有事屋陋之時。乃始倦耳。因當時屋陋有神。而責其不愧。非謂助祭之人在屋陋之處。言在室者。正謂在宗廟中耳。爾雅。孫炎解屋陋云。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

集傳賦也。輯和也。遐何通。愆過也。尚庶幾也。屋漏室西北隅也。覲見也。格至度。測矧况也。

射數通厭也。言視爾友於君子之時和柔

爾之顏色其戒懼之意常若自省曰豈不至

於有過乎蓋常人之情其脩於顯者無不如

此然視爾獨居於室之時亦當庶幾不愧于

屋漏然後可爾無曰此非明顯之處而莫子

見也當知鬼神之神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

不可得而測者不顯亦臨猶懼有失况可厭

射而不敬乎此言不但脩之於外又當戒謹

詩經

卷二十八

二十九

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也子思子曰君子不

動而敬不言而信又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

揜如此此正心誠意之極功而武公及之則

亦聖賢之徒矣

廬陵彭氏曰視爾友君子以下以誠而交於人脩之於顯也相在爾室以下以誠而對乎

天慎之於靜也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

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

實虹小子

傳女爲善則民爲善矣止至也爲人君止於

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

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僭差也童羊之無角

者也而角自用也虹潰也

箋辟法也止容止也當審法度女之施德使

之爲臣民所善所美又當善慎女之容止不

可過差於威儀女所行不僭不殘賊者少矣

詩經

卷二十八

三十

其不爲人所法此言善往則善來人無行而

不得其報也投猶擲也童羊譬皇后也而角

者喻與政事有所害也此人實潰亂小子之

政禮天子未除喪稱小子

疏毛以爲王當法度汝之所爲施行之德則

止使民善之使臣美之又當善慎汝心之所

不殘賊王能如此少矣而不爲人所法則言

多爲人所法則人有投擲我以桃者我必報

之以李善往則善來無物不報王若以善道

施民民必以善事報王也王若以不善道

彼童羊實無角而爲有角自用妄爲僭觸人

以喻王后本實無德而為有德自用橫干政
事此人實潰亂我王小子之政使為不善王
何以不遠之乎鄭唯止為容止為異止
者所居之名故為至至是所至之處也
以經言淑慎爾止不愆于儀即是慎其容止
得威儀不過耳故易傳以止為容物之
類有有角者有無角者畜之如此者唯羊耳
言童而角是無角而為有角自用也
之稱小子以其未理政事為無知之辭下言
亦事既衰則厲王非復在喪但欲見王之無
知故假有喪之稱以名之民勞云戎雖小子
者言王意以小子自遇非臣之稱君故箋不
引禮

詩經

卷二十八

三

集傳賦也辟君也指武公也止容止也備差
賊害則法也無角曰童虹潰亂也既戒以
脩德之事而又言為德而人法之猶投桃報
李之必然也彼謂不必脩德而可以服人者
是牛羊之童者而求其角也亦徒潰亂汝而
已豈可得哉

華谷嚴氏曰虹謂勾惑也如蝦蟆不正之氣
暫見于天須臾散滅
豐城朱氏曰投桃報李言理之必有者以勉
之也彼童而角言理之必無者以戒之也

荏染柔木言緝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

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
民各有心

傳緝被也溫溫寬柔也話言古之善言也
箋柔忍之木荏染然人則被之弦以為弓寬
柔之人溫溫然則能為德之基止言內有其
性乃可以為有德也覆猶反也僭不信也語
賢智之人以善言則順行之告愚人反謂我
不信民各有心二者竟不同

詩經

卷二十八

三

疏上既教王行德此言人性不同有
可教以否王無本性不可教也
集傳興也荏染柔貌柔木柔忍之木也緝綸
也被之綸以為弓也話言古之善言也覆猶
反也僭不信也民各有心言人心不同愚智
相越之遠也

張子曰柔和之禾乃弓之材溫恭之人乃德
之基
慶源輔氏曰武公三以溫柔為言無不柔嘉
也輯柔爾顏也至此又明言溫柔為進德之
基蓋人纔溫柔則消磨客氣消磨得客氣則
其德方可進故明道謂義理與客氣常相勝

只着消長分數為君子小人之別。消盡者為大賢。而橫渠亦言學者先須去其客氣。惟溫柔則可。以進學。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盬。誰夙知而莫成。

傳借假也。莫晚也。

箋臧善也。於乎傷王不知善否。我非但以手攜挈之。親示以其事之是非。我非但對面與

詩經

卷二十八

三

之親提撕其耳。此言以教道之熟。不可啟覺。假令人云。王尚幼小。未有所知。亦已抱子長大矣。不幼小也。萬民之意皆持不滿於王。誰早有所知而反晚成與。言王之無成。本無知故也。

疏此又言王教導之熟。而不可啟借。假令有人言曰。王尚幼小。未有所知。亦既抱子矣。已為人父。非復幼小也。今萬民之意皆持無滿於王。謂才智褊小。不能滿足其意。望王更益才智。晚有所成。故解其意。誰復早有所知而晚成者也。明早知則早成。晚知則晚成。今

王晚亦無知。是終無所成也。

集傳賦也。非徒手攜之也。而又示之以事。非徒面命之也。而又提其耳。所以喻之者。詳且切矣。假令言汝未有知識。則汝既長大而抱子。宜有知矣。人若不自盈滿。能受教戒。則豈有既早知而反晚成者乎。

華谷嚴氏曰。曲禮云。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劬辟耳。詔之。注云。傾頭與語。又云。口耳之間。曰呬。是攜手。提耳。皆長者教誨小子之常。

詩經

卷二十八

三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既耄耄。

傳夢夢亂也。慘慘憂不樂也。藐藐然不入也。耄耄老也。

箋孔甚昭明也。昊天乎。乃甚明察。我生無可樂也。視王之意。夢夢然。我心之憂悶。慘慘然。想其自來。不用忠臣。我教告王。口語諄諄然。

王聽聆之藐藐然忽略不用我所言為政令。反謂之有妨害於事不受忠言。

釋文

夢莫空反。沈莫登反。諄字又作諄。之純反。又之閏反。說文埋蒼並云告曉之熱。

疏

孫炎曰。夢夢昏昏之亂也。然則夢夢者言王政昏亂之意也。釋訓又云慘慘惓惓也。李

巡曰。慘慘憂怒之惓。然則慘慘者憂惓惓碎之貌。故為憂不樂也。釋訓云。藐藐悶也。舍

人曰。憂悶也。謂王不受之。言者憂悶也。爾雅之訓。聿為述也。亦為自也。辭箋以聿為自

以此宜從自。借曰未知者。冀王更有長進。詩人解其意。言王亦將從此既昏耄矣。無有所

也。知。

詩經

卷二十八

抑

三五

集傳賦也。夢夢不明。亂意也。慘慘憂貌。諄諄

詳熟也。藐藐忽略貌。耄老也。八十九十曰耄

左史所謂年九十有五時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

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

俾民大棘。

箋舊久也。止辭也。庶幸。悔慢也。天以王為惡

如是。故出艱難之事。謂下災異。生兵寇。將以

滅王。今我為王取譬。喻不及遠也。維近耳。王

當如昊天。之德有常。不差忒也。王反為無常。

維邪。其行為貪暴。使民之財匱盡。而大困急。

釋文

曰喪韓詩作聿喪。

疏自。上以來諫王之情已極。於此自言諫意

道止。言已所陳皆先世舊章也。汝若聽用我

之計謀。幸望無大罪責。而恨者。王何故不用

之乎。天以王為惡之故。方下艱難之事。於王

謂使之有災異。生兵寇。其意言曰。當欲喪滅

其國。我為王謀。而取譬。不為深遠。而難知。王

之為政。當如昊天。之德。寒暑有常。不為差忒

也。王。

集傳賦也。舊舊章也。或曰久也。止語詞。庶幸

悔恨。忒差。通僻。棘急也。言天運方此艱難

將喪厥國矣。我之取譬。夫豈遠哉。觀天道禍

福之不差忒。則知之矣。今汝乃回遹其德。而

使民至於困急。則喪厥國也必矣。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詩經

卷二十八

王

樂傳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師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與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替御之箴臨事有替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警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

韋昭曰懿讀為抑即此篇也董氏曰侯包言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然則序說為刺厲王者誤矣新安胡氏曰抑詩國語之說既明賓之初筵韓詩作飲酒悔過皆為有據矣但不知二雅王者事也何武公二詩獨得入二雅乎安成劉氏曰賓筵抑詩所以得入二雅者豈公作此二詩在於為王朝卿士之日而工詩之體製音節又有合於大小雅乎然而二詩僅得列於變雅則與先王雅樂亦

自無相配矣

序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箋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

疏書序云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武王時也顧命同召六卿芮伯在焉成王時也桓

九年王使號仲芮伯伐曲沃桓王時也此又厲王之時世在王朝常為卿士故知是畿內

諸侯為王卿士也書敘注云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則芮伯姬姓也杜預云芮國在馮翊

臨晉縣則在西都之畿內也顧命注芮伯入為宗伯畿內而言入者人有二義若對畿內

則畿外為入衛武公入相於周是也若對在朝無封爵者則有國者亦為入畢國亦在畿

詩經

卷二十八

王

內顧命注亦云畢公入為司馬是也文元年左傳引此云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且周書有芮良夫之篇知字良夫也朱子辨說序與春秋傳同

苑彼桑柔其下侯甸將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

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傳興也苑茂貌旬言陰均也劉爆燥而希也瘼病也倉喪也兄滋也填久也昊天斥王者

也

箋桑之柔濡其葉苑然茂盛謂蠶始生時也
人庇陰其下者均得其所及已將采之則葉
爆燥而疏人息其下則病於爆燥與者喻民
當被王之恩惠群臣恣放損王之德殄絕也
民心之憂無絕已喪亡之道滋久長倬明大
貌昊天乃倬然明大而不矜哀下民怨愬之
言。

釋文

莧音鬱又於阮反句如字又音荀陰於
鳩反本亦作蔭爆本又作巢同音剝燥

詩經

卷二十八

桑柔

三十九

本又作樂或作落同音洛郭虛角反濡而轉
反庇必寐反又音祕本亦作庇同倉初亮反
兄音況本亦作況填音塵

疏毛以為苑然而茂者彼桑也其葉雅而柔
濡人息其下維均得蔭及其將而采之則
病此下民矣以興王有明德天下之民均得
其恩若有群臣放恣損王之德則困苦天下
之民矣故使天下之民不能絕已其心中之
憂以民之喪亡之道滋益久長今言上行虐
政不已是民之亡道益長又告王而愬之倬
然而尊大譬喻昊天之王為民之父父母寧
不於我而矜哀之何為忍之而行此喪亡之
政乎鄭唯倬彼昊天為愬之上天為異
木枝葉稀疏不均為爆燥郭璞曰謂樹木葉
缺落蔭疏爆燥也劉者葉之稀疏爆燥之意

箋以苑彼將采為異時之事故以柔濡謂
蠶始生時爆燥謂過蠶之後將采是其人采
之非蔭先薄故以喻羣臣恣損王非王本惡
也然厲王之惡實出本心非必臣能損之初
時亦無所善作者以君臣一體助君為惡故
歸咎於臣以刺君耳倉之為喪其義未聞
況訓賜也賜人之物則益滋多故况為滋也
民心之憂憂此喪亡之道有時而遇則民
憂可與絕已之期今溢益久長故憂不絕已
此喪亡之道正謂君之虐政箋以倬為明
大之貌此厲王暗亂不得稱倬然彼昊天故
易傳以天為上天此是下民怨訴上天之言
集傳比也苑茂甸徧劉殘殄絕也倉兄與愴
怛同悲閔之意也填未詳舊說與陳塵同蓋

詩經

卷二十八

桑柔

四

言久也或疑與瘼字同為病之義但召旻篇
內二字並出又恐未然今姑闕之倬明貌
舊說此為芮伯刺厲王而作春秋傳亦曰芮
良夫之詩則其說是也以桑為比者桑之為
物其葉最盛然及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
落之漸故取以此周之盛時如葉之茂其蔭
無所不徧至於厲王肆行暴虐以敗其成業
王室忽焉凋弊如桑之既采民失其蔭而受

其病故君子憂之、不絕於心、悲閔之甚而至
於病、遂號天而訴之也、

新安胡氏曰、填滿也、積也、倉兄
填今言悲閔積滿於中之意、

四牡騤騤、旗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
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傳、騤騤、不息也、鳥隼曰旗、龜蛇曰旐、翩翩、在
路不息也、夷、平、泯、滅也、黎、齊也、步行、頻、急也、

箋、軍旅久出征伐、而亂日生不平、無國而不

詩經

卷二十八

桑柔

聖

見殘滅也、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擾寇虐、

黎、不齊也、具、猶俱也、災餘曰燼、言時民無有

不齊被兵寇之害者、俱遇此禍、以為燼者、言

害所及廣、頻、猶比也、哀哉國家之政、行此禍

害比比然、

疏、毛以為上文以喪亂憂心、此言可憂之事、

厲王無道、妄行征伐、乘四牡之馬、騤騤然、

建旗旐之旅、有翩翩然、王本欲以除亂、但伐
不得罪、而亂日生、不復能平之、諸侯自相攻
伐、無有一國而不見殘滅、民悉被兵、或死或
生、無有能齊一平安者、假有存者、俱是遭禍

災以為餘滅燼耳、於乎有是可哀痛哉、國家
行此困急於民之道、是可哀痛也、鄭唯以
黎為不齊、言其時之民、無有不齊被兵寇者、

又以頻為比、言國家行此禍害、比比然、言其
行之不已也、騤騤、馬行之貌、言其常行、則
是不息也、旐旐、止則納之、言其行而翩

翩、是在路不息、王既不能平亂、則徧殘諸
國、諸侯強弱相陵、小者滅亡、大者殘破、無國
而不見殘滅也、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所
以益長寇虐也、燼、是焦燭既然之餘、以此

兵窮災害民之餘、故云災餘曰燼、言其
時之民、得存性命者、皆死亡之餘也、

集傳、賦也、夷、平、泯、滅、黎、黑也、謂黑首也、具、俱
也、燼、灰燼也、步、猶運也、頻、急遽也、厲王之

詩經

卷二十八

桑柔

聖

亂、天下征役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旌旗而

厭苦之、自此至第四章、皆征役者之怨辭也、

臨川王氏曰、周曰黎民、秦曰黔首、黎則黔首
之謂也、民靡有黎、則是黔首靡有子遺也、

豐城朱氏曰、車馬之盛、旌旗之美、一也、而在
正雅則為美、在變雅則為怨者、亦猶聞鐘鼓

管籥之音、其欣欣喜色者、以君能與民同
樂、其疾首蹙頞者、以君不能與民同樂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

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傳、疑、定也、競、彊、厲、惡、梗、病也、

然非君子之有爭心也。誰實爲此禍階。使至

今爲病乎。蓋曰禍有根原。其所從來也遠矣。

儀禮上昏禮注曰。疑立。正立自定之貌。錢氏曰。柳水上浮木壅水者。斷梗也。

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怒。自西

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觀瘠。孔棘我圍。

傳字。居。俾。厚也。圍。垂也。

箋辰時也。此士卒從軍。勞苦自傷之言。瘠病

也。圍當作禦。多矣我之遇困病。甚急矣。我之

禦寇之事。

疏毛以爲上言不知所往。此言在役而憂。我

我之鄉土。居宅也。既不得歸。故自傷我之生

也。不得時節。正逢天之厚怒。使我從西而往

於東。無所安定。而居處也。又自歎傷多矣。我

所遇之病。言遇貧困之病多也。甚急矣。我之

在於邊垂。言已守邊之勞甚也。鄭唯圍爲

禦寇爲異。屋宇所以居人。故字爲居。俾。賈

音相近。義亦同。既。是士卒自傷。則念王字

者。自念已之鄉土。居宅也。王肅云。乃念天下

居土之不安。其意以爲詩人廣念天下。傳既

無說。箋意不然。舍人曰。圍拒邊垂也。孫炎

曰。圍國之四垂也。蔣字從病。而以昏爲聲。

是昏忽之病。箋讀圍爲禦者。若守邊垂。不得

爲無所定處。且云我垂。於

文不足。故以爲禦寇之事。

集傳賦也。土。鄉。宇。居。辰。時。俾。厚。觀。見。瘠。病。棘。急。圍。邊也。或曰禦也。多矣我之見病也。急矣。我之在邊也。

爲無所定處。且云我垂。於

文不足。故以爲禦寇之事。

集傳賦也。土。鄉。宇。居。辰。時。俾。厚。觀。見。瘠。病。棘。急。圍。邊也。或曰禦也。多矣我之見病也。急矣。我之在邊也。

我之在邊也。

爲謀爲慙。亂况斯削。告爾優恤。誨爾序爵。誰能

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傳慙。慎也。濯。所以救熱也。禮亦所以救亂也。

箋女爲軍旅之事。爲重慎兵事也。而亂滋甚。

於此日見侵削言其所任非賢恤亦憂也逝猶去也我語女以憂天下之憂教女以次序賢能之爵其爲之當如手持熱物之用濯謂治國之道當用賢者淑善胥相及與也女若云此於政事何能善乎則女君臣皆相與陷及于禍難

詩經

卷二十八

聖五

疏此以王無賢輔欲教之用賢言觀汝王爲軍旅之謀雖心欲重慎而謀慮不長更使亂亡滋甚於此日見侵削皆由所任非賢行之失理故也故今告汝以憂天下之憂誨汝次序賢能之爵但能用賢人則無憂可矣所以然者誰能執熱物而不以水濯手者乎以與誰能處危亂之國而治之不用賢人行禮者乎汝若謂我此言其於政事何能善乎則汝君臣皆相與陷溺於禍難矣以承上軍旅之事故知謀爲軍旅之謀慎爲重慎兵事也襄三十一年左傳引此詩尸云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收熱何患之有是以濯救熱喻以禮救亂也必賢人乃能行禮故箋云治國之道當用賢以申足傳意也王肅以爲如今之政其何能善但君臣相與陷溺而已如此理亦不通箋不然者以此文承上告教之言宜爲不受之勢故以爲假設拒已之辭示之不可之狀

集傳賦也愆愆况滋也序爵辨別賢否之道

也執熱手持熱物也蘇氏曰王豈不謀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而誨之以序爵且曰誰能執熱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耳不然則其何能善哉相與入於陷溺而已

詩經

卷二十八

聖五

三山李氏曰爵自有序上賢則加以上爵中賢則次之下賢則又次之若小加大淫破義則失其序矣曹氏曰外之公侯伯子男內之公卿大夫士皆爵也

如彼遘風亦孔之僂民有肅心并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傳遘鄉僂咈并使也力民代食代無功者食大祿也

箋肅進逮及也今王之爲政見之使人咈然如鄉疾風不能息也王爲政民有進于善道之心當任用之反卻退之使不及門但爲任

用是居家吝嗇。於聚斂作力之人。令代賢者處位食祿。明王之法。能治人者。食於人。不能治人者。食人。禮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聚斂之臣。害民。盜臣。害財。此言王不尚賢。但貴吝嗇之人。與愛代食者而已。

釋文 邇音素。優音愛。并字又作逆。音普。耕反。徐補。耕反。本或作拊。同。逆音代。一音大。計反。稼王申。毛音駕。謂耕稼也。鄭作家。謂居家也。下句稼穡。惟實同。穡本亦作嗇。王申。毛謂收穡也。鄭云。吝嗇也。尋鄭家嗇二字。本皆無禾者。下稼穡。卒痒。始從禾。邇本又作邇。

詩經

卷二十八

學七

疏 毛以為王不任賢。政教暴虐。此傷而戒之。言王之為政。使人見之。如彼。猶於疾風之。時亦甚。可為之。咤然。使人傷氣。而不能息。言王政之虐。逆於人心之甚也。又陳而戒之。民有進於善道之心。王當任用。反却退之。使去不得。及門。而維任小人。甚可傷也。又教王用人之法。當愛好。是知稼穡艱難之人。有功於民者。使之代。無功者。食天祿。如此。則王政善矣。民心樂之。所以然者。此知稼穡之事者。維為國之寶也。使能者代。不能者食祿。維使政之好也。王何不擇任之乎。鄭唯下四句為異。夏官司勲云。治功曰力。則力民謂善人有力。功加於民者也。故知力民代食。謂使代無功者。食天祿也。祿是君之所授。而謂之天者。以上天不自治人。立官以治之。居官乃得食祿。是祿亦天之所與。故謂之天祿矣。力民

詩經

卷二十八

學八

代食傳。既如此。則好是稼穡。亦異於鄭。當謂好是知稼穡艱難之人也。無逸云。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王肅云。當好知稼穡之艱難。有功力於民。代無功者。食天祿是也。嗚者。風也。人氣。故云。使人不能息。息謂喘息。民有肅心。是民之善者。責王不能用善。故知并云。不逮者。是使之不能及門也。以仕進者。得入君門。故謂不居位者。為不得及門。鄭以文勢并云。不逮是退賢。則好是稼穡。為進惡。故以稼穡為居家吝嗇。箋不言稼穡為家。則所授之力。於人。唯聚斂耳。故知力民代食。是使聚斂作力之人。代賢者食祿也。明王之法。能治人者。食於人。謂居官受祿。取食於人也。不能治人者。食人。謂出其賦斂。養食賢人也。此文孟子有其事。言此者。解惡人不宜代賢人食祿之意也。所引禮記者。大學文也。聚斂之臣。則害民。盜臣。則止害財。財輕於民。斂甚於盜。樂記云。君子聽笙。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復思得之者。彼謂在官主掌畜積。受納輸稅。若藏師倉人之類。非求求之輩。橫斂下民。且樂記云。畜積。不言聚斂也。王肅云。能知稼穡之事。唯國實也。使能者代。不能者食祿。則政唯好。傳意當然。

集傳 賦也。邇。鄉。優。吧。肅。進。并。使也。蘇氏曰。君子視厲王之亂。悶然如邇風之人。吧而不。能息。雖有欲進之心。皆使之曰。世亂矣。非吾所能及也。於是退而稼穡。盡其筋力。與民同。

事以代祿食而已。當是時也。仕進之憂甚於稼穡之勞。故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言雖勞而無患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蟲賊。稼穡卒痒。哀惘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傳贅屬荒虛也穹蒼蒼天

箋滅盡也蟲食苗根曰蝻食節曰賊耕種曰稼收斂曰穡卒盡痒病也天下喪亂國家之

詩經

卷二十八

桑柔

隰

災以窮盡我王所恃而立者。謂蟲孽爲害。恨痛也。哀痛乎中國之人。皆見繫屬於兵役。家空虛。朝廷曾無有同力諫諍。念天所爲下此災。

釋文

永服誦誦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孽

疏

箋以滅我立王之下。即言蟲災病穀。則知滅我立王者。是滅穀也。贅猶綴也。謂繫

綴而屬之。長發云。爲下國綴旒。襄十六年公羊傳曰。君若綴旒然。是贅綴同也。孟子曰。大王屬其耆老。書傳云。贅其耆老。是贅爲屬。漢書謂男子在婦家爲贅壻。亦此義也。李巡曰。

古時人質仰視天形穹隆而高。色蒼蒼然。故曰穹蒼。箋以贅是繫屬。民所繫屬唯兵耳。故知繫於兵役。家家盡空虛矣。言悉從行也。旅訓衆也。故知靡有旅力。責朝廷曾無衆同力諫諍。念天所爲下此災也。

集傳賦也。惘痛具俱也。贅屬也。言危也。春秋

傳曰。君若綴旒然。與此贅同。卒盡荒虛也。旅

與贅同。穹蒼天也。穹言其形。蒼言其色。言

天降喪亂。固已滅我所立之王矣。又降此蟲

賊。則我之稼穡又病。而不得以代食矣。哀此

詩經

卷二十八

桑柔

隰

中國皆危盡荒。是以危困之極。無力以念天禍也。此詩之作。不知的在何時。其言滅我立王。則疑在共和之後也。

三山李氏曰。太子靜匿召穆公。國人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太子。太子卒得脫。穆公乃

與周公行政。謂之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乃立太子靜。是爲宣王。

安成劉氏曰。此詩果作於共和之時。則厲王尚在。故詩人得以追敘其事而刺之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

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傳相質也、

箋惠順、宣徧、猶謀、慎成、相助也。維至德順民之君。爲百姓所瞻仰者。乃執正心舉事。徧謀於衆。又考誠其輔相之行。然後用之。言擇賢之審。臧善也。彼不施順道之君。自多足獨謂賢。言其所任之臣。皆善人。也不復考慎。自有肺腸。行其心中之所欲。乃使民盡迷惑如狂。是又不宜猶。

詩經

卷二十八 桑柔

王

疏傳讀相如金玉其相。故以爲質。謂大賢之。箋以相爲相導之相。故爲助也。君之用臣。必謀之朝廷。故云執正心舉事。必謀於衆。假使衆雖同舉。或言非誠信。又當考察誠信。其輔相之行。知其實善。然後用之。上言惠君如此。不順者。不施順道之君也。獨者。自以己身獨有才智。謂衆人之所不及。故云自多足。獨謂賢。言此人自多其事。以己爲足。無所假人。已自任。則迷於是。非不知善惡。所使實非善人。信其諂諛之語。即言所任使之。人皆爲善人。自有肺腸。行其心之所欲。但所欲不得於道。以之行化。使之迷惑如狂。是又不如惠君。宣猶之也。言又者。對不考慎爲文也。

集傳賦也。惠順也。順於義理也。宣徧。猶謀相輔。狂惑也。言彼順理之君。所以爲民所尊仰者。以其能秉持其心。周徧謀度。考擇其輔相。必衆以爲賢。而後用之。彼不順理之君。則自以爲善。而不考衆謀。自有私見。而不通衆志。所以使民眩惑。至於狂亂也。瞻彼中林。姓姓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詩經

卷二十八 桑柔

王

傳姓姓。衆多也。谷。窮也。

箋譖。不信也。胥。相也。以。猶與也。穀。善也。視彼林中。其鹿相輩。耦行。姓姓然衆多。令朝廷羣臣。皆相欺背。不相與以善道。言其鹿之不如前。無明君。卻迫罪役。故窮也。

釋文。姓。所中反。聲類云。聚貌。譖。子念反。本亦作。作。借。相。輩。一本亦作。配。背。音。佩。罪。役。一。罷。音。皮。

疏。谷。謂山谷。墜谷。是窮困之義。故云谷窮。人君是施政之本。民心所向。故以爲前。罪。

役是既施之後。民心所畏。故以為却。以此故。進退有窮也。王肅云。進不遇明君。退不遇良臣。維以窮。箋不然者。以臣之佐君。共成其惡。不宜分之為二。故以施政本末為進退。

集傳興也。姓姓。眾多並行之貌。諧。不信也。胥。相。穀。善。谷。窮也。言朋友相諧。不能相善。曾鹿之不如也。言上無明君。下有惡俗。是以進退皆窮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詩經

卷二十八

桑柔

五

傳。瞻言百里。遠慮也。

箋。聖人所視而言者百里。言見事遠而王不用。有愚闇之人為王言。其事淺且近耳。王反迷惑信用之而喜。胡之言何也。賢者見此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皂白。言之於上也。然不言之何也。此畏懼犯顏得罪罰。

集傳賦也。聖人炳於幾先。所視而言者。無遠而不察。愚人不知禍之將至。而反狂以喜。今

用事者蓋如此。我非不能言也。如此畏忌。何哉。言王暴虐。人不敢諫也。

華谷嚴氏曰。厲王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道為民者宜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瞽賦。朦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

詩經

卷二十八

桑柔

五

貪亂寧為荼毒。

傳。迪。進也。

箋。良。善也。國有善人。王不求索。不進用之。有忍為惡之心者。王反顧念而重複之。言其忽賢者而愛小人。貪猶欲也。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亡。故安為苦毒之行。相侵暴。慍恚使之然。

疏。王不求索者。謂不肯求訪搜索而覓之。假得又不肯進用之。故分為二也。顧念。謂初

即見顧眷而念愛之。既用為官，又復重而昇進之。故亦分為二。民性本好安寧，今所以貪欲亂亡者，以疾苦王者之政，欲使天下之亂得喪滅此王也，故安然而為此惡行，以相侵暴，謂強陵弱，眾暴寡也。

集傳：賦也。迪，進也。忍，殘忍也。顧，念復重也。荼，苦菜也。味苦氣辛，能殺物，故謂之荼毒也。

言不求善人而進用之，其所顧念重複而不已者，乃忍心不仁之人，民不堪命，所以肆行貪亂而安為荼毒也。

詩經

卷二十八 桑柔

五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傳：隧，道也。中垢，言闇冥也。

箋：西風謂之大風。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必從大空谷之中。喻賢愚之所行，各由其性作起。式，用征行也。賢者在朝，則用其善道，不順之人，則行闇冥，受性於天，不可變也。

疏：上言王用惡人，此又云惡有本性，不可變。敗刺王用此不移之惡，使行政亂民。

者，道之別名。襄二十五年左傳曰：當陳隧者，井埋木刊，謂當陳道也。西風謂之大風，釋天文大作，泰孫炎曰：西風成物，物豐泰也。垢者，土處中而有垢土，故以中垢言闇冥也。

集傳：興也。隧，道式用穀善也。征以中垢，未詳其義。或曰：征行也。中，隱暗也。垢，汙穢也。大風之行有隧，蓋多出於空谷之中，以興下文君子小人所行亦各有道耳。

慶源輔氏曰：大抵君子所為必光明，小人所為必隱暗。君子所行必高潔，小人所行必汙穢。光明高潔，即所謂善道也。

詩經

卷二十八 桑柔

五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傳：類，善也。覆，反也。

箋：類，等夷也。對，荅也。貪惡之人，見道聽之言，則應荅之。見誦詩書之言，則冥臥如醉。居上位而行此，人或效之。居上位而不用善，反使我為悖逆之行，是形其敗類之驗。

疏：毛以為大風之來也有道，以喻貪人之所為也有性。貪人有此惡行，敗於善道，又言

其敗善之事見彼道聽之言則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則眠臥如醉居上而為此行令使下民效之非能聽用其言反使我下民效之為悖逆之行是以惡行敗善也箋以貪者惡行自然反善不宜言敗善也類者比類故為等夷謂尊卑齊平朝廷之人禮記注引四皓曰陛下之等夷亦謂尊卑等也道聽之言即論語所謂道聽塗說者也樂記魏文侯自言端冕而聽古樂唯恐臥史記稱商鞅說秦孝公以帝道孝公睡而弗應皆是心所不悟如醉然也善人與惡人為類善人欲教人為善今惡人教人為惡是善者敗也故為敗驗集傳興也敗類猶言圯族也王使貪人為政我以其或能聽我之言而對之然亦知其不

詩經

卷二十八 桑柔

五十七

能聽也故誦言而中心如醉由王不用善人而反使我至此悖耗也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備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此詩所謂貪人其榮公也與芮伯之憂非一日矣

豐城朱氏曰厲王之惡極矣而一言以蔽之曰貪曰暴而已惟貪也故所用皆聚斂之臣惟暴也故所用皆暴虐之臣此詩所謂維彼忍心是顧是復則其用暴虐之證也所謂貪

人敗類職盜為寇則其用聚斂之證也蕩詩言魯是疆禦即忍心之謂魯是培克即貪人之謂貪人用則必至於竭人之財暴人用則必至於竭人之財民財竭而愁怨之聲作民力竭而謗譏之患起而後國隨以亡則君子之憂將何時而息哉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傳赫炙也

嗟嗟爾朋友者親而切磋之也而猶女也我豈不知女所行者惡與直知之女所行如是

詩經

卷二十八 桑柔

五十八

猶易飛行自恣東西南北時亦為弋射者所得言放縱久無所拘制則將遇伺女之間者得誅女也之往也口拒人謂之赫我恐女見弋獲既往陰覆女謂啟告之以患難也女反赫我出言悖怒不受忠告

釋文陰鄭音蔭覆蔭也王如字謂陰知之赫作嚇鄭許稼反莊子云以梁國嚇我是也疏上既言貪人敗善故又責此貪人言其不受忠告必將誅滅貪人非詩人所親而

謂之朋友者。意欲親而切磋之。故以朋友之放縱久無所拘制。謂侵害善人作惡不已。則將有人伺汝之間暇誅汝。謂知其間隙。發揚其罪。告王使誅之也。來赫者言其拒已之意。故轉為嚇與王赫斯怒義同。是張口瞋怒之貌。定本集注毛傳云。赫炙也。王肅云。我陰知汝行矣。乃反來嚇炙我。欲有以退止我言者也。傳意或然。

集傳賦也。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言已之言。或亦有中。猶白千慮而一得也。之往陰覆也。赫威怒之貌。我以言告女。是往陰覆於女。女反來加赫然之怒於已也。張子曰。陰往密告於

詩經

卷二十八

李

女。反謂我來恐動也。亦通。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通。職競用力。

傳涼薄也。

箋職。主諒信也。民之行失其中者。主由為政者信用小人。工相欺違。克勝也。為政者害民如恐不得其勝。言至酷也。競逐也。言民之行維邪者。主由為政者。逐用彊力相尚故也。言

民愁困。用生多端。

疏。毛以為上既為不善政。使民俗亦敗。言下民之為此。無中和之行。主為偷薄之俗。唯善於相欺背之事。是由上行惡政。故使之然。在上行政。為民所不利者。如云恐畏不勝其政。臨下。下則姦巧避責。今下民之行。皆邪僻矣。主為競逐用力。言民皆以力相陵。由王化然也。鄭以為民之無中正者。主由在上信用小人。之工善於相欺背者。下二句言民之尚務勝其民。故下民愁苦。皆為邪僻也。莊三十二年左傳曰。號多涼德。謂號君薄德。是涼為薄也。王肅云。民之無中和。主為薄俗。善相欺背。傳意當然。此傳以涼為薄。職謂民所

詩經

卷二十八

李

主為。則下云職競。職盜皆是民之所主。不得與鄭同。箋以民之為惡。由政不善。則所言職者。皆主由君政。不宜為民意所主。故易傳以涼為信。由為政者信用小人之工相欺違者。以此故。下民皆無中正。學相欺違也。逐用彊力相尚者。謂彊力能威服下民者。則尊尚之。以此相尚。則在位者皆競為彊。故下民愁困。用此之故。各生多端。多端即邪僻是也。毛以職競用力為民所主。為則是民主相與競用力為邪僻也。故王肅云。今民之為邪僻。乃主相與競用力為之是也。

集傳賦也。職。專也。涼。義未詳。傳曰。涼。薄也。鄭讀作諒。信也。疑鄭說為得之。善背。工為反覆。

也克勝也。回遘邪僻也。言民之所以貪亂而不知所止者，專由此人名爲直諫，而實善背，又爲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爲之也。又言民之所以邪僻者，亦由此輩專競用力而然也。反覆其言，所以深惡之也。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旣作爾歌。

傳戾定也。

詩經

卷二十八

桑柔

李

箋爲政者，主作盜賊爲寇害。今民心動搖不安定也。善猶大也。我諫止之以信。言女所行者不可，反背我而大詈。言拒已諫之甚。予我也。女雖觥距已。言此政非我所爲。我已作女所行之歌。女當受之而改悔。

疏：毛以爲由上非理化民，故下民之心未能安定矣。今民心皆主作盜賊，相爲寇害矣。以民之不定，故我以信言諫。王曰：汝所行者於理不可。望王受而用之。反背我而大罵詈拒已。作此惡事。云非已所爲。汝雖言曰：此惡政非我所爲。我知汝實乃之。已作汝所爲之。

歌歌汝之過。汝當受而改之。鄭唯上二句爲異。

集傳：賦也。戾，定也。民之所以未定者，由有盜臣爲之寇也。蓋其爲信也，亦以小人爲不可矣。及其反背也，則又工爲惡言以詈君子，是其色厲內荏，真可謂穿窬之盜矣。然其人又自文飾以爲此非我言也，則我已作爾歌矣。言得其情，且事已著明，不可揜覆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詩經

卷二十八

桑柔

李

新安王氏曰：風雅未有如此詩十六章者。其言反覆不已，而有倫次。大意在於刺王用小人。一章言其無以比民，二章言其征役不息，三四章皆言其亂離，五章告以救亂，六章言其於朝則有禍，七章言退處田野，亦不能安存，八章刺其獨用小人。九章并刺在位之不善，十章十一章以聖惡善惡相對言之，所以刺惡人不能遠慮，恐人不可信用也。十二言民之不善，十三言王之不善，皆由在位之不賢也。十四章至十六章則皆規諷其僚友之詞也。

序：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

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箋仍叔尚大夫也。春秋魯桓公五年。天王使

仍叔之子來聘。烈餘也。

釋文自此至常武六篇。宣王之變大雅。銷音

疏。必本之於厲王之烈者。爲撥亂張本。明宣

遇災而益憂懼。見其憂民之情深也。哀十四

年公羊傳曰。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何

休云撥猶治也。遇災謂旱災。卽經早既大甚

是也。側者不正之言。謂反側也。憂不自安。故

處身反側。欲行善政以消去此災也。經稱憂

其旱災爲之祈禱。卽是王化行也。宣王遭旱

早晚及旱年多少。經傳無文。皇甫謐以爲宣

王元年不藉千畝。號文公諫而不聽。天下大

旱。二年不雨。至六年乃雨。以爲二年始旱。早

積五年。謐之此言。無所憑據。不可依信。仍

氏叔字。春秋之例。天子公卿稱爵。大夫則稱

字。此言仍叔。故知大夫也。桓五年夏。天子使

仍叔之子來聘。則春秋經也。引之者證此仍

叔是天子大夫也。以史記考之。桓之五年上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

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

卒。寧莫我聽。

傳回轉也。薦重臻至也。

箋雲漢。謂天河也。昭光也。倬然。天河水氣也。

精光轉運於天。時旱渴雨。故宣王夜仰視天

河。望其候焉。辜罪也。王憂旱而嗟歎云。何罪

與。今時天下之人。天仍下旱災亡亂之道。饑

饉之害復重至也。靡莫皆無也。言王爲旱之

故求於羣神。無不祭也。無所愛於三牲。禮神

之圭璧。又已盡矣。曾無聽聆我之精神而興

雲雨。

釋文倬。王云著也。說文云著大也。

疏。望雨。時旱災已甚。王憂念下民。夜仰視天。瞻

水氣。精光轉運於天。未有雨徵。王乃言曰。於

乎。何罪乎。我今時之人。上天下此喪亂之灾。

使饑饉之害重至也。又言已爲旱之故。無有

神不求而舉祭之者。又無愛於此三牲。又禮

神圭璧。既已盡矣。何爲諸神曾無於我而見

者謂望天之星辰及風雲之氣冀見雨之徵候也。惟言望雲漢者以天河水氣與雨為類。觀天之水氣傷地之無雨。宣王意在天河。故作者特言焉。釋言云：荐，再也。傳十三年左傳曰：晉荐饑，釋天云：仍饑為荐。此薦與荐字異義同，故為重也。天仍下旱災，正謂旱是配亡之道理也。定本集注仍字皆作乃字，宣王遭旱非止一年，故皇甫謐以為旱積五年，未知信否。求於群神無所不祭，即下經所陳上天下地從郊至宮之類也。大司徒以荒年十有二聚萬民，其有一曰索鬼神。鄭司農云：索鬼神者，求廢祀而脩之。雲漢之詩所謂靡神不舉，靡愛斯牲，是也。下傳亦云：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徧祈羣神所祭者，廣天地五帝，當用特牲其餘諸神或用太牢，或用少牢。三牲皆用，故言無所愛於三牲也。春官

詩經

卷二十八

雲漢

李本

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璋，圭有珩以祀先王。圭，璧為其總稱。以三牲用，不可盡祀山川。言圭璧為其總稱，以三牲用，不可盡故言無愛。圭璧少而易竭，故言既盡。傳二十年左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彼因日食大水而發。此言天之見異，所以謹告人君，只欲令改過修善。於時魯不罪已，脩政，謂天求飲食而用牲祭之，故傳據正禮諸侯當用幣於社，以告請上公伐鼓於朝，退以自責，不宜用牲於社。與之飲食，故云有幣無牲。至於水旱荐至，禱祀群神以祈福，遇止災沴者，則不得不用牲也。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祫祈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官祭日也。夜明祭

月也。幽祭祭星也。雩祭祭水旱也。注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寒暑不時，或禱之，或祈之，是也。又春官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類造禱，崇政說。注云：造，類禱。崇，皆有牲。政說用幣而已。是天災祈禱有用牲也。歲或水旱，皆是上天之為，假祭群神，未必能已。聖王制此禮者，何哉？將以災旱不熟，必至於死，人君為之父母，不可忍觀窮厄，固當責躬罪已，求天禱神，罄忠誠之心，為百姓請命。聖人緣人之情，而作為此禮，非言祈禱必能止災也。

集傳賦也。雲漢，天河也。昭，光。回，轉也。言其光隨天而轉也。薦，荐通。重也。臻，至也。靡神不舉，所謂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也。圭璧，禮

詩經

卷二十八

雲漢

李本

神之玉也。卒，盡。寧，猶何也。舊說以為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裁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言雲漢者，夜晴則天河明，故述王仰訴於天之詞如此也。曹氏曰：漢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也。漢者水之精，而雨者水之施也。天將雨，其兆先見於漢。故閔雨則望雲漢而占之也。天漢起於東方，經尾箕之間，是為漢學。委蛇向西南行，至七星南而沒，此其回旋之度也。壘山謝氏曰：桑柔以稼穡卒穰，為天降喪亂。

雲漢以饑饉薦臻為天降喪亂。王以民為天
民以食為天。民無食皆可言天降喪亂也。古
人之重民食如此。
豐城朱氏曰。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此哀矜
惻怛。不能自己之誠。所
以消裁弭禍之本也。

早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
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
寧丁我躬。

傳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上祭天下
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宗尊也。國有凶荒。則索

詩經

卷二十八

雲漢

李

鬼神而祭之。丁當也。

箋隆隆而雷。非雨雷也。雷聲尚殷殷然。宮宗
廟也。為旱故潔祀不絕。從郊而至宗廟。奠瘞
天地之神。無不齊肅而尊敬之。言徧至也。克
當作刻。刻。識也。斁。敗也。奠瘞羣神而不得雨。
是我先祖后稷不識知我之所困與。天不視
我之精神與。猶以旱耗敗天下為害。曾使當
我之身有此乎。先后稷。後上帝。亦從宮之郊。

釋文

大音泰。徐他佐反。蘊。本又作燼。韓詩作
燼。燼。爾雅作燼。韓詩作燼。燼。於謹反。或

如字。然一本作雨。雷之聲。當殷殷然。耗。韓
詩云。惡也。斁。丁故反。說文。字林皆作殄。

疏。毛以為皆述宣王之辭。旱勢已太甚矣。其
暑氣蘊蘊然。雷聲隆隆然。熱氣燼燼然。無

復雨意。故我不絕其繁敬之祭。既祀天於郊。
又從郊而往。至宗廟之宮。其祭之禮。則上祭

天。下祭地。而天則奠其禮。地則瘞其物。無神
而不齋肅尊敬之者。我精誠如此。雨澤不降。

是先祖后稷不能福祐我也。皇天上帝不能
臨饗我也。若稷能祐我。天意臨我。何故以此

早災耗敗天下。王地之國。曾使王當我身有
此旱乎。鄭唯不克不臨為異。暑熱不同。

蘊。平常之熱。而蟲蟲又甚熱。故暑熱異其文。
釋訓云。燼。燼。薰也。郭璞曰。早熱薰炙人也。

詩經

卷二十八

雲漢

李

以旱不得有雷。故辨之云。非雨雷。取殷其雷
以證之。明雷同而事別也。禮與物皆謂為
禮。事神之物。酒食牲玉之屬也。天言奠其禮。
見燼其物。地言瘞其物。亦奠其禮也。天地各
舉其一。互以相通。以言祭事而云官。故知
宮為宗廟也。祭郊祭廟。不必同日為之。而云
自郊徂宮。明其不絕之意也。靡神不宗。與奠
瘞別句。則所宗者天地之外。其餘百神。亦莫
瘞之。毛無破字之理。蓋以克為能。王肅云。
后稷不能福祐我邪。上帝不能臨饗我邪。天
下耗敗當我身邪。傳意或然。則能與臨異文。
者。以后稷是已之先祖。心必助之。但苦其不
能耳。天則非已之親。故云不臨。箋以上帝
不臨者。上帝不視下。則后稷不克者。當謂后
稷不知已。故轉克為刻。刻。所以記識。故云。
刻。識也。洪範云。彝倫攸斁。斁。是恐敗之義。故

爲敗也。不知困苦。不視精誠。其意亦同。正以困苦欲其知精誠。欲其見故分屬之耳。

集傳賦也。蘊蓄隆盛也。蟲蟲熱氣也。殄絕也。

郊祀天地也。官宗廟也。上祭天。下祭地。奠其

禮。瘞其物。宗尊也。克勝也。言后稷欲救此旱

災而不能勝也。臨享也。稷以親言。帝以尊言

也。敦敗丁當也。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災也。

或曰與其耗敦下土。寧使災害當我身也。亦

通。

詩經

卷二十八

雲漢

李尤

早既太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

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

先祖于摧。

傳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孑然遺失也。

摧至也。

箋黎衆也。早既不可移去。天下困於饑饉。皆

心動意懼。兢兢然業業然。狀有如雷霆近發

於上。周之衆民多有死亡者矣。幸其餘無有

孑遺者。言又饑病也。摧當作唯。唯嗟也。天將

遂旱餓殺我與。先祖何不助我恐懼。使天雨

也。先祖之神于嗟乎。告困之辭。

釋文

推吐雷反。就本又作矜。業如字。郭五答反。霆音庭。又音挺。一音徒佞反。

疏毛以爲宣王言旱熱已大甚矣。不可令之

業業如霆如雷。恐怖之甚。周之民多死亡矣。

其餘不死之衆民。無有孑然得遺滌而不餓

病者。言死亡之餘。又皆飢困也。昊天上帝。如

此酷旱。則不於我民使有遺留也。先祖之神

何不助我畏此旱災。使天雨也。先祖之神。於

何所歸而至乎。言民盡餓死。則神無所歸。欲

令先祖助已憂也。鄭唯以于摧爲嗟嘆告

困苦之辭。爲異。子然孤獨之貌。定本及集

註皆云孑然遺失也。無有孑遺。其意言死

者已死。存者又餓。無有孑然不餓病者也。

孫毓云。我今死亡。先祖之神。於何所至。言將

無所歸也。今以孫爲毛說。箋以先祖于至

於辭不安。故傳推爲唯。責其不助已者。責先

祖也。先言所責之意。乃呼之。既呼卽呼嗟告

困。故先祖與于摧共句。爲文勢然。

詩經

卷二十八

雲漢

李尤

集傳賦也。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如霆

如雷。言畏天之甚也。孑無右臂貌。遺餘也。言

大亂之後。周之餘民。無復有半身之遺者。而

上天又降旱災使我亦不見遺摧滅也言先祖自此而滅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群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傳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大命近止民近死亡也先正百辟卿士也先祖文武為民父母也

詩經

卷二十八 雲漢

七

箋旱既不可卻止熱氣大盛人皆不堪言我無所庇陰處眾民之命近將死亡矣曾無所視無所顧於此國中而哀閔之百辟卿士雲祀所及者今曾無肯助我憂旱先祖文武又何為施忍於我不使天雨

釋文

炎干廉反本或作倏此音秘又必二反本亦作庇陰於鳩反本亦作廢

疏既言怨天不顧念又復廣訴明神古者有德之群公及先世之長官百辟卿士之等何曾不於我民助憂此旱令天降雨也其為民之父母者先祖文王武王如此聖德應能

詩經

卷二十八 雲漢

七

動天何曾施忍於我不使天雨是欲不為民之父母棄此民故訴之沮者止壞謀慮之言故為止也赫赫燥熱之狀故為旱氣釋訓云炎炎熏也郭璞曰旱熱熏炙人是炎炎為熱氣也命者人所稟受之度死則謂之命盡今言大命近止言期不遠將斷故為民近死亡大者多眾之辭故箋以為眾民之命正者長也知先祖唯文武者以此詩所訴皆所祭之神周立七廟親廟四非受命立功不足徧訴上章已言后稷明此唯文武耳月令仲夏乃命百官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注云百辟卿士古之王公以下若勾龍后稷之類彼以經無群公之文故鄭注百辟之文兼群公矣此則群公與先正別文故以先正為卿士以下凡有采地皆稱曰君舉眾言之故謂之百辟羣公亦是雩祀所及即月令注云上公是也但乘傳而說又據月令成文故不言群公

集傳賦也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無所無所容也大命近止死將至也瞻仰顧望也群公先正月令所謂雩祀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者也於群公先正但言其不見助至父母先祖則以恩望之矣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

旱既太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惓如焚我心

憚暑憂心如熏。群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遜。

傳滌滌旱氣也。山無木。川無水。魃旱神也。慘燎之也。憚勞重灼也。

箋憚猶畏也。早既害於山川矣。其氣生魃而害益甚。草木焦枯。如見焚燎然。王心又畏難。此熱氣如灼爛於火。言熱氣至極。不我聞者。忽然不聽我之所言也。天曾將使我心遜遜。

詩經卷二十八 雲漢 十三
慚愧於天下以無德也。

釋文 魃蒲未反。焚本又作焚。同。怯云反。憚。

疏 毛以爲宜王言早勢已太甚矣。其旱氣乃滌然害及於山川。又熱氣積聚生此旱魃之神。爲此虐害。今草木焦枯。如炎之慘。燒如火之焚。燎然也。我王之心又勞於暑熱之氣。憂在於心。如爲火所熏灼於已。又告訴明神。群公先正。曾不於我有所聞察。而告知其精誠邪。而不使天雨。昊天上帝何曾使我心遜遜。慚愧於天下也。以無德不能致雨。故王心所以慚愧。鄭唯以憚暑爲畏懼此暑爲異。魃字從鬼。連旱言之。故知旱神。神與經以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

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淵中即死。旱灾消。此言旱神。蓋是鬼魅之物。不必生於南方。可以爲人所執獲也。天子之尊。寒暑有備。尚云畏難。此言熱氣至極也。

集傳賦也。滌滌言山無木。川無水。如滌而除之也。魃旱神也。慘燎之也。憚勞也。畏也。重灼。遜逃也。言天又不肯使我得遜而去也。

早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瘝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風。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詩經卷二十八 雲漢 十四
傳悔恨也。

箋瘝病也。黽勉急禱請也。欲使所尤畏者去。所尤畏者魃也。天何曾病我以旱。曾不知爲政所失而致此害。虞度也。我所豐年甚早。祭四方與社又不晚。天曾不度知我心肅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恨怒於我。我何由常遭此旱也。

釋文 魃蒲未反。又音面。瘝都田反。沈又都薦反。韓詩作瘝。恥各反。云重也。明祀本或

作明神怒協
顧乃路反

疏龜勉者勉力事神是急於禱請也水旱之災多由政失故知曾不言為政所失而致此害

集傳賦也龜勉畏去出無所之也瘡病惜曾也祈年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也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也虞度悔恨也言天曾不度我之心如我之敬事明神宜可以無恨怒也

詩經

卷二十八

雲漢

七十五

曹氏日月令祈教注云謂以上辛郊祀天也天宗註云謂日月星辰也夫自去歲之孟冬已祈今歲之豐稔可謂夙矣
墨山謝氏曰古之聖王無一日不為民慮稼之方納預祈來年於天宗農之始耕先祈穀于上帝春祈社稷已願百穀之堅實秋報社稷又願嗣歲之豐登所謂孔風不莫也

早既太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傳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

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周救也無不能止言無止不能也

箋人君以羣臣為友散無其紀者凶年祿餼不足人無賞賜也鞠窮也庶正眾官之長也疾病也窮哉病哉者念此諸臣勤干事而困於食以此言勞倦也周當作賙王以諸臣困於食人人賙給之權救其急後日乏無不能豫止里憂也王愁悶於不雨但仰天曰當如我之憂何

詩經

卷二十八

雲漢

七十六

疏毛以為上言訴不得雨此言殺禮救厄言今早既太甚矣歲凶如此汝群臣宜且維紀群臣今祿餼不足是無綱紀也窮困哉汝眾官之長飢病哉汝冢宰及趣馬師氏膳夫左右之官所以令汝窮困哉汝等諸臣無有一人而不賙救百姓者無有自言不能賙救而止不為者以此分貧恤寡之故使汝等益困也瞻卬昊天如之何使我如此憂也鄭唯靡人不周言我王於汝眾臣無人不且賙給之以權救其急難雖後日之無不能豫止而不明給言王竭其所有欲與群臣俱困不

自留以爲餘糧也。餘同。釋天云：夏曰歲，周曰年，孫炎曰：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年取穀一熟也。歲凶，年穀不登，馳道不除，祭祀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下曲禮有其事，其餘不知所出也。曲禮又有君膳衣祭肺，馬不食穀與此微膳不殊意同，而文異耳。左右君之左右，總謂諸臣不脩者，無所脩作。穀梁傳曰：百官布而不制是也。歲凶者，總謂之噉，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皆是歲凶也。趣馬主馬，故言不秣，師氏掌使其屬率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列是掌其近王之兵，故令弛其兵也。大司徒荒政共十有二，曰除盜賊，注云：除之者，饑饉則盜賊多，不可不除，則當用兵。此言弛之者，弛謂舍力不役之耳。其除盜賊之兵，不得廢也。故春秋僖二十一年旱，左傳稱城郭明凶，年盜賊益，預防之，彼以春秋使脩城郭，明凶年盜賊益，預防之，彼以春秋之世，強弱相陵，文仲度時而言，勸脩城郭，不注云：爲妨民取蔬食，故也。穀梁傳：大侵之禮，亦云：道不除，四穀不升以上，道或仍除之地。官均人注云：人食二釜之歲，猶云旬用一月，是小凶之年，猶有道渠之役也。言祭事不縣，則有事但不懸樂耳。穀梁傳又曰：大侵之禮，禱而不祀，然則此云祭者，正謂祈禱之祭，不用樂也。司徒荒政九曰蕃樂，杜子春云：蕃謂藏樂器而不作，是凶年吉事皆無樂也。微膳者，天子日食太牢，今減損之也。曲禮云：君膳不祭肺，注云：不祭肺，則不殺以人君之於凶

年令不殺矣，而穀梁大侵之禮，又云：君食不兼味，白虎通云：五穀不熟，故王者爲之不盡味，大戴禮云：不備牲，言不兼，不盡不備，是猶有牲肉，但不備之耳。然則鄭云：則不殺者，謂不如常法，日殺之耳。非是常不殺也。其非大侵者，大戴禮白虎通皆云：一穀不升，微鵠，二穀不升，去鳧鴈，三穀不升，去兔，四穀不升，去圉獸，是凶有大小，所微不等也。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亦明皆飲酒而不樂也。王肅云：靡人而不周其急也，無不能而止者，其發倉廩，散積聚，有分無多，分寡無敢有不能而止者，言上下同也。箋釋詰里作俚音同。集傳：賦也，友紀，猶言綱紀也，或曰：友，疑作有，鞫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也，疾病也，冢宰，又衆長之長也，趣馬，掌馬之官，師氏，掌以兵守王門者，膳夫，掌食之官也，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周救也，無不能止，言諸臣無有一人不周救百姓者，無有自言不能而遂止不爲也，里憂也，與漢書無俚之俚同，聊賴之意也。

瞻仰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仰昊天。曷惠其寧。

傳嘒衆星貌。假至也。戾定也。

箋假升也。王仰天見衆星順天而行。嘒嘒然意感。故謂其卿大夫曰。天之光耀升行不休。無自贏綏之時。今衆民之命。近將死亡。勉之助我。無棄女之成功者。若其在職。復無幾何。

詩經

卷二十八

雲漢

七九

以勸之也。使女無棄成功者。何但求爲我身乎。乃欲以安定衆官之長。憂其職事。曷何也。王仰天曰。當何時順我之求。令我心安乎。渴雨之時也。得雨則心安。

疏毛以爲上閔群臣同恤。此又勸以終之。宣王仰視昊天。唯見有嘒然光明之衆星。未雨徵。遂感而言曰。汝卿大夫之君子。所同恤者。當昭見其至誠於天下。無敢有私贏而不敷散。所以然者。衆人之命。皆近於死亡。無得贏而不救。以棄汝之成功也。又云。今汝救者。何止求爲我乎。乃以安定汝之所居。以其爲官之長。則與君同憂。故勸使救民。以目安。

詩經

卷二十八

雲漢

八十

定王既勸群臣。仍憂民困。又瞻望仰視昊天。訴之云。昊天何時當順我所求。其令我心得安寧也。鄭以爲王既賙救群臣。又勸其勉力助已。王瞻仰昊天。見有嘒嘒然其星順天而行。無時止息。因而感成。謂群臣卿大夫之君子。此天之光耀升行至極。無自贏綏之時。今衆民之命。近將死亡。汝等亦當法天無贏。助我求雨。無得懈怠。棄汝成功。言天不應盡衆民。雨將不久。若其得雨。即是功成。故勸令勉力。王肅云。大夫君子。公卿大夫也。昭其至誠於天下。無敢有私贏之而不敷散。大夫君子所以無私贏者。以民近死亡。當賑救之。以全汝之成功。傳意或然。觀此文勢。上章或亦不同。今以毛無別訓。遂作同解。箋衆官之長。爵位已高。體國情深。助王憂雨。於已職事不能安定。今勸令助已。亦所以安定其身。

集傳賦也。嘒明貌。昭明假至也。久旱而仰天以望雨。則有嘒然之明星。未有雨徵也。然群臣竭其精誠而助王以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雖今死亡將近。而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求所以昭假者而脩之。固非求爲我之一身而已。乃所以定衆正也。於是語終。又仰天而訴之曰。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張子曰。

不敢斥言兩者畏懼之甚且不敢必云爾

雲漢八章章十句

三山李氏曰春秋傳宋大水公子御說對魯數語耳而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宣王之憂民如此而不中興乎東萊呂氏曰宣王小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大雅始於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安有是功哉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二十八終

詩經

卷二十八 雲漢

全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二十九

蕩之什

下

明 後學張溥



序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

箋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尹官氏申國名

疏易比卦象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桓二年左傳云天子建國祭法曰天下有王分地

詩經

卷二十九 崧高

十

建國建國皆謂天子分割土地造立邦國以封人為諸侯也唯周禮惟王建國鄭以為建立王國與此異耳何休云有土加之曰褒無土建國曰封中侯考河命曰褒賜羣臣賞爵有分稷契皋陶益土地然則益之土地褒也此申伯舊國已絕今改而大之據其新往謝邑是為初建論其舊有國土亦為褒崇也經八章皆是褒賞申伯之事其南國是式式是南邦錫爾介圭路車乘馬是褒賞之實也六月言宣王北伐吉甫為將禮軍將皆命卿也此美申伯云維周之翰明亦身為王官知非三公必兼六卿故舉卿士言之伊摯尹天下謂之伊尹洪範曰師尹惟日立政云三亳阪尹楚官多以尹為號左傳稱官有世功則有官族今尹吉甫以尹為氏明其先嘗為尹官而因氏焉外傳有申呂王風云戍申故知

申爲國名

朱子辨說此尹吉甫送申伯之詩。因可以見宣王中興之業耳。非專爲美宣王而作也。下三篇放此。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傳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周則有甫有申有

詩經

卷二十九 崧高

二

齊有許也。駿大極至也。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翰幹也。

箋降下也。四嶽卿士之官。掌四時者也。因主方嶽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爲之。德當嶽神之意。而福與其子孫。歷虞夏商世有國土。周之甫也。申也。齊也許也。皆其苗裔。申申伯也。甫甫侯也。皆以賢知入爲周之楨幹之臣。四國有難。則往扞禦之。爲之蕃屏。四方恩澤不

至。則往宣暢之。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美此俱出四嶽。故連言之。

疏此方美申伯之見賞。本其先祖所由之興。言有崧然而高者。維是四嶽之山。其山高。大上至于天。維此嶽降其神靈和氣。以福祐伯夷之後。生此甫侯申伯。以伯夷常掌其神祀。故佑助其後。使其國則歷代常存。子孫則多有賢智。維此申伯及此甫侯。維爲周之卿士。楨幹之臣。若四表之國有所患難。則往往宣暢之。使霑王化。是由神所祐。故有此賢智也。崧者山形竦然。劉熙釋名云。崧竦也。亦高稱也。李巡曰。高大曰崧。郭璞曰。今中嶽崧高山。蓋依此名是也。白虎通云。嶽者何。搆也。搆

詩經

卷二十九 崧高

三

功德也。風俗通云。嶽。搆考功德。黜陟也。然則以四方方有一山。天子巡狩至其下。搆考諸侯功德而黜陟之。故謂之嶽也。經典群書多云五嶽。此傳唯言四嶽者。以堯之建官而立四伯。主四時四方之嶽而已。不主中嶽。故堯典每云。咨四嶽。而不言五也。周語說伯夷佐禹云。其工之從孫。四岳佐之。又曰。祚四岳國。命爲侯伯。皆謂伯夷爲四岳。此將言伯夷之事。故指言四岳也。其云五岳者。卽此四與崧高而五也。孝經鉤命決云。五岳東岳岱。南岳衡。西岳華。北岳恒。中岳崧高。故王肅注尚書。服虔注左傳。鄭於大宗伯注。皆然。春官大司樂云。五嶽四鎮崩。令去樂。注云。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山。冀州之霍山。五岳岱在兗州。衡在荊州。華在豫州。岳在雍州。恒在并州。司樂宗伯

同是周禮而司樂之注不數崧高者蓋鄭有所案據更見異意也釋山發首云河南華河西岳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陳此五山之名不復更言餘山雖不謂此五山爲五岳明有爲岳之理鄭緣此旨以司樂之文連言四鎮五岳并之正九當九州各取一山以充之而夏官職方氏九州皆云其山鎮曰某山每州曰其大者而其文有岳山無崧高爾雅河西岳在五山之例取岳山與岱衡恒華爲五岳之數以其餘四者爲四鎮今司樂職方自相配足見一州之內最大山者其或崩圯王者當爲之變容岳山得從五岳之祀故傳會爾雅職方之文以見此意非謂五岳定各取岳山也其正名五岳必取崧高宗伯之注是定解也雜問志云周都豐鎬故以吳岳爲西岳周家定以岳山爲西岳不數崧高知不然者

以宗伯亦是周禮而以華爲西岳安得至於司樂即云華非西岳也若必據已所都而定方岳則五岳之名無代不改何則軒居上谷處恒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陰之北豈當據已所在改岳祀乎五岳之名隨時變改則都之所在本無方岳尚書之注何云周處五岳之外乎此詩言北岳降神祐助姜氏姜氏不主崧高故知崧高維岳謂四岳也傳言東岳岱南岳衡爾雅及諸經傳多云泰山爲東岳霍山爲南岳者皆山有二名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岳長王者受命恒封禪之衡山一名霍言萬物霍然大也華變也萬物成變由於西方也恒常也萬物伏北方有常也崧高也言高大也是衡霍泰岱皆一山二名也若然爾雅云江南衡地理志云衡山

在長沙湘南縣張揖廣雅云天柱謂之霍山地理志云天柱在廬江潛縣則在江北矣而云衡霍一山二名者本衡山一名霍山漢武帝移岳神於天柱又名天柱亦爲霍故漢魏以來衡霍別耳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潛縣西南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神於此今其上俗人皆呼之爲南岳周語說堯使禹治水四岳佐之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祚四岳國爲侯伯氏曰有呂此一王四伯韋昭云一王謂禹也四伯謂四岳也是當堯之時姜氏爲四伯也周語唯云四岳不言名字其名則鄭語所云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言禮於神是掌禮之官舜命羣官使伯夷典禮則伯夷於堯之時已掌禮也掌禮之官舜時爲秩宗於周則宗伯也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總主諸神故

掌四岳之祀堯典注云堯之末年庶績多闕義和之子則死矣於時分四岳置八百四岳四時之官主方嶽之事然則堯時四岳內典王朝之職如周之六卿外掌諸侯之事如周之牧伯故又述諸侯之職立四伯既主四時又主方岳蓋因其時而主其方春官主東夏官主南也身在王朝外治岳事及掌天子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爲之謂於四岳之中爲其一而獨得四岳之名者雖同爲岳官而又特主岳祀故外傳史記特稱伯夷爲四岳也傳言姜氏筭言姜姓者姜實是姓對則氏姓有異散則以姓配氏春秋稱夫人姜氏是其事也周語稱太姜之姪逢伯陵爲殷之諸侯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望其先祖嘗爲四岳佐禹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是歷虞夏商而世有國土也周語云齊許申呂由

詩經

卷二十九 崧高

木

詩意
故耳

太姜言此四國是大姜之宗故知皆是苗胄
說文云胄肫也禮謂適子為胄子言此四國
皆四岳之後或是其枝苗或是其適胄也
南侯佐相穆王以王年老耄荒恐其重行刑
罰故教訓王行夏時贖罰之刑功加百姓為
前世賢臣美此南侯與申伯上世俱出於四
岳故連言之南侯訓夏贖刑即今尚書呂刑
之篇是也訓王不以周刑而用夏者以王者
用刑世輕世重而周刑重於夏欲矯穆王之
太惠故舉夏之輕刑以訓之所謂匡救其惡
也尚書作呂刑作此南侯者孔安國云呂侯
後為南侯詩及禮記作南尚書與外傳作呂
蓋因燔詩書字遂改易後人各從其學不敢
定之故也孔子閒居引此詩注以甫為仲山
甫者案外傳稱樊仲山甫則是樊國之君必
不得與申伯同為岳神所生注禮之時未詳

集傳賦也山大而高曰崧嶽山之尊者東岱

南霍西華北恒是也駿大也甫南侯也即穆

王時作呂刑者或曰此是宣王時人而作呂

刑者之子孫也申申伯也皆姜姓之國也翰

幹蕃蔽也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而尹

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嶽山高大而降其神靈

和氣以生甫侯申伯實能為周之楨幹屏蔽

詩經

卷二十九 崧高

七

詩意
哉故吉甫作詩以送之而推本其所以
生者以為嶽降神而然也其旨深矣

疊疊申伯王績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

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傳謝周之南國也召伯召公也登成也功事

也

箋疊疊勉也繼繼于往于於式法也壘壘然

勉於德不倦之臣有申伯以賢入為周之卿

士佐王有功王又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往

作邑於謝南方之國皆統理施其法度時
大其邑使爲侯伯故云然之往也申伯忠臣
不欲離王室故王使召公定其宅令往居謝
成法度於南邦世世持其政事傳子孫也

疏一言南國者謂謝傍諸國解其居謝邑而
得南國法之故云謝是周之南國杜預云
中國在南陽宛縣是在洛邑之南也言申
伯以賢入爲王之卿士則申伯先封於申來
仕王朝又言王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往作
邑於謝者蓋申伯本國近謝今命爲州牧故
改邑於謝取其便宜若申伯不先爲諸侯不
得云入爲卿士下言我圖爾居莫如南土者

詩經

卷二十九

崧高

人

言餘處不如汝舊居之南方故還封之於南
方云南國是式則爲一州之牧故知改大其
邑不同舊時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牧惠分
災又二十八年左傳曰王命王子虎兼命晉
侯爲侯伯其策文云王曰叔父用州牧之禮
是謂州牧爲侯伯此言侯伯亦謂爲州牧也
施丘箋云侯爲牧此申伯伯爵而得爲牧者
侯伯七命伯亦得爲牧故太宗伯云八命作
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
諸侯是侯之與伯俱得爲牧也且申伯雖舊
是伯爵今改封之後或進爵爲侯史記周本
紀云申侯與西戎共攻幽王彼申侯者不過
是此申伯子之與孫耳明此時得進爲侯箋
言改大其邑或亦褒進其爵矣定其意者
以營築城郭其事既了知已不得不去則齊
國之意定也必使召公征營之者王肅云召

公爲司空主繕治案黍苗序云卿士不能行
召伯之職然則營築城郭召伯所主其事或
如肅言

集傳賦也疊疊強勉之貌續繼也使之繼其
先世之事也邑國都之處也謝在今鄧州南
陽縣周之南土也式使諸侯以爲法也召伯
召穆公虎也登成也世執其功言使申伯後
世常守其功也或曰大封之禮召公之世職
也

詩經

卷二十九

崧高

九

曹氏曰漢地理志南陽宛縣有申伯國棘陽
縣東北百里有謝城其地蓋相近申伯先封
于申宣王使紹封于謝也
廬陵彭氏曰申伯之先已爲諸侯故王使繼
其事而邑于謝式于南邦此加地進律之賞
也故曰登是南邦世執其功子子孫孫與國
戚休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
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傳御遷其私人

傳庸城也徹治也御治事之官也私人家臣
也

箋庸功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王乃親命之。使爲法度於南邦。今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爲國。以起女之功勞。言九章顯也。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傳御者貳王治事。謂冢宰也。

疏箋以王命申伯當意在顯其功勞。不宜直言其功德。乃出封爲國君。則封之大國。可以起發其功也。公劉箋以徹爲稅名。此從傳爲治者。以召伯先往治之。未卽徵稅。故爲治田。地官小司徒職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是爲國之法。當先正井牧。定賦稅。故知治其土田。指謂此也。襄二

詩經

卷二十九 崧高

十

十五年左傳曰。井衍沃。牧隰臯。舊說以衍沃之地。九夫爲井。隰臯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鄭於小司徒之注。取以爲說云。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然則正其井牧者。觀其地之肥瘠。爲等級。以授民也。定其賦稅者。豫制其所出之多少也。此時召伯未發。但王先命召伯使定申伯之宅。卽告申伯。使其知其意。然後以此言更命召伯。故再言王命召伯也。王之所命。明是官人訓御爲治。故云御治事之官。私人者。對王朝之臣爲公人。家臣爲私屬也。有司徹云。主人降獻私人。注云。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此申伯雖是王之卿士。亦是不得純臣。故稱私人也。王命使遷其私人。告令其人。使之裝載耳。其遷猶與申伯同行也。三公有大傅。知此非者。以王之所命。當有職事三

公無職。故知非也。信二十八年左傳曰。鄭伯傳王。是謂輔相王事者爲傅也。副貳於王。以治國事者。唯冢宰爲然。故知謂冢宰也。

集傳賦也。庸。城也。言因謝邑之人而爲國也。

鄭氏曰。庸。功也。爲國以起其功也。徹。定其經

界。正其賦稅也。傳御。申伯家臣之長也。私人。

家人。遷使就國也。漢明帝送侯印與東平王

蒼諸子。而以手詔賜其國中傅。蓋古制如此。

豐城朱氏曰。徹。土田。王者之大法。故以命之。大臣。遷私人。王者之私恩。故以命之。傳御。則

詩經

卷二十九 崧高

十

王之所以待中伯者厚矣。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

藐藐。王錫申伯。四牡騶騶。鉤膺濯濯。

傳倬。作也。藐藐。美貌。騶騶。壯貌。鉤膺。樊纓也。

濯濯。光明也。

箋申伯居謝之事。召公營其位。而作城郭及

寢廟。定其人神所處。召公營位。築之已成。以

形貌告於王。王乃賜申伯。爲將遣之。

疏此說往管謝邑訖而告王言申伯居謝之事乃召伯於是營其位處於營之處有所作者其是謝邑之城郭也既作其城又作寢廟寢廟既已成矣此既成之形貌藐藐然而美也王將遣申伯乃賜申伯以四牡之馬蹕蹕然而強壯又賜以在首之金鉤在膺之樊纓濯濯然而光明也墻垣廐庫無所不爲而獨言寢廟者王言定其人神所處故也寢人所處廟神亦有寢但此宜總據人神不應獨言廟事故以爲人寢也鉤者馬婁領之鉤是器物之名膺者直是馬之膺前非是器物以鉤類之明言膺者謂膺上有飾故取春官巾車之文以足之謂膺有樊纓也案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爲侯伯故得車如上公

詩經

卷二十九

崧高

十一

集傳賦也傲始作也藐藐深貌蹕蹕壯貌濯濯光明貌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傳乘馬四馬也寶瑞也近已也申伯宣王之舅也

箋王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之賜因告之曰我謀女之所居無如南土之最善

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保守也安也

疏毛以爲王於是發遣申伯令使之國故贈送之以大路之車及乘駟之馬因告之曰我謀度汝之所居無如謝邑之最善汝宜往居之又特賜汝以大圭謂桓圭九寸者也以爲汝之執瑞既賜其物又歎而送之往去已此王之舅也當於南方之土於是安居之矣皆命遣之辭鄭唯介圭謂長尺二寸之圭以作國之珍寶爲異王者之封諸侯必以車服賜之是禮之正也上既賜以四牡鉤膺是王之私恩此又以正禮賜之故言復也

詩經

卷二十九

崧高

十一

春官典瑞掌玉瑞玉器注云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瑞符信也則瑞謂所執之玉堯典云輯五瑞即五等諸侯之圭璧也此賜介圭賜申伯令執之言介者大於常圭故王肅云寶瑞也桓圭九寸諸侯圭之大者所以朝天子是也釋器云珪大尺二寸謂之介長大一也引之而變其文也長尺二寸則非諸侯所當執又寶者居守之辭非瑞信之語故云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又言諸侯之瑞圭自九寸明其無尺二寸不得稱介孫毓云特言賜之以作爾寶明非五等之玉且申伯受侯伯之封當信圭七寸又不得受上公之制九寸桓圭而謂之介以命往之國不復得與之相近故轉爲已以爲辭也近得爲已其聲相近故箋申之云如彼已之已也下云王之元舅此則宣王命之故知宣王之舅如鄭意屬

王之后曰。豔妻。而得申伯爲王舅者。蓋豔妻無子。姜氏生宣王。

集傳賦也。介圭諸侯之封圭也。近辭也。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糗。式遄其行。

傳郿地名。

箋邁行也。申伯之意。不欲離王室。王告語之復重。於是意解而信行。餞。送行飲酒也。時王

蓋省岐周。故于郿云。還南者。北就王命于岐

詩經

卷二十九

崧高

十

周而還反也。謝于誠歸。誠歸于謝。張糧式用。遄速也。王使召公治申伯土界之所至。峙其糧者。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用是速申伯之行。

疏郿於漢屬右扶風。在鎬京之西。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申。塗不經郿。時宣王蓋

省觀岐周。申伯從王至岐。自岐遣之。故餞之於郿。江漢箋云。岐周之所起。以有先祖之靈。故時省之。王先在岐。得召公之報。知管謝已訖。召申伯於鎬。至岐周而命之也。申伯既受命。王餞還歸於謝。而後適申。故云北就還南也。治申伯土界之所至者。謂治理申

國之四境。豫定封疆。令申伯至國之時。不與四鄰爭訟也。峙其糧者。謂自京至謝。所在道路。以具其糧食。使申伯所舍所宿。須則有之。不乏絕也。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者。地宜遺人云。掌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注云。廬若今野候徒有房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候樓可以觀望者也。一市之間。有三廬一宿是也。此復云王命召伯者。召伯營謝既成。遣使報王。王知城郭既了。又復命以此事。蓋遣使命之。不必召伯親來而復往也。

集傳賦也。郿在今鳳翔府郿縣。在鎬京之西。

岐周之東。而申在鎬京之東南。時王在岐周。

詩經

卷二十九

崧高

五

故餞于郿也。言信邁誠歸。以見王之數留。疑於行之不果故也。峙。積。糧。遄速也。召伯之營謝也。則已歛其稅賦。積其餼糧。使廬市有相之委積。故能使申伯無留行也。

申伯蕃蕃。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

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傳番番。勇武貌。諸侯有大功。則賜虎賁。徒御嘽嘽。徒行御車者。嘽嘽喜樂也。不顯申伯。顯

矣申伯也。文武是憲，言有文有武也。

箋申伯之貌，有威武番番然。其入謝國，車徒之行，嘽嘽安舒，言得禮也。禮入國不馳，周徧也。戎猶女也，翰幹也。申伯入謝，徧邦內皆喜。曰：女乎有善君也。相慶之言，憲表也。言爲文武之表式。

釋文

番音波，翰協句音寒。

詩經

卷十九

崧高

十

者皆嘽嘽然安舒得宜，不妄馳騁，謝人觀其儀貌，如是賢君，徧邦內皆喜悅而相慶曰：今有大良善幹事之君，申伯受封爲民所悅，如是豈不光顯乎？又歎美申伯此王之長舅，文唯戎爲汝爲異，諸侯有大功，則天子賜之，鄭虎賁之士爲之武備，故道路觀之，則番番然總言其行從之勇，非其身也。申伯有大功，受州牧之禮，故得虎賁之賜，徒行御車，謂申伯之從也。嘽嘽安舒之狀，行則安舒，貌則喜樂，與箋相成也。箋云：入國不馳，曲禮文毛於戎字，皆訓爲大，知此亦與鄭不同。

集傳賦也。番番，武勇貌。嘽嘽，衆盛也。戎，女也。申伯旣入于謝，周人皆以爲喜而相謂曰：汝

今有良翰矣。元，長憲法也。言文武之士皆以申伯爲法也。或曰：申伯能以文王武王爲法也。

南豐曾氏曰：此章所謂文武，後章所謂柔惠且直，辭異而實同，皆美其全德耳。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揀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傳吉甫，尹吉甫也。作是工師之誦也。肆，長也。贈，增也。

詩經

卷十九

崧高

七

箋揀，順也。四國，猶言四方也。碩，大也。吉甫爲此誦也。言其詩之意甚美大。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爲樂。

釋文

揀，本亦作柔。汝又反。又如字。一音柔，聞音問。風，福鳳反。王如字。云音也。贈，詩之本皆爾。鄭王申毛並同。崔集注本。

作贈，增也。崔云：增益申伯之美。

疏此章以申伯歸謝事終總歎其美，且言作詩之意。言申伯之德安順而且正直，以此順直之德，揀服此萬邦不順之國，使之皆順。其善聲譽皆聞達於彼四方之國，今吉甫作是工師之誦，其詩之意甚美大矣。其風切申伯，又使之長行善道，故以此詩增長申伯之

美言使申伯歌誦此詩見人言已之美更復
自強不息以增德行也鄭唯贈送一字別
易稱採木爲耒謂屈撓之也有不如意撓之
使善是爲順之義言撓萬邦使順善也周無
萬國因古有萬國舉大數耳詩者工師樂
人誦之以爲樂曲故云作是工師之誦欲使
申伯之樂人常誦習此詩也肆者陳設之言
是進長之義故以肆爲長凡贈遺者所以增
長前人贈之時使富增於本贈之言使行增
於義故云贈增也自述云甚美者欲使前
人聽受其言故美大以入之令以爲樂者令
使申伯常歌樂此詩以自規戒也此詩之作
主美申伯而已申伯有德王能建之美
申伯亦所以美宣王故爲宣王詩也

詩經

卷二十九 崧高

十八

集傳賦也撓治也吉甫尹吉甫周之卿士誦

工師所誦之誦也碩大風聲肆遂也

疊山謝氏曰此雅也王言其事形容宜
王眷遇申伯之意有風人之體故曰風

崧高八章章八句

華谷嚴氏曰此詩多申複之辭丁寧鄭重
之意自是一體難以一一穿鑿分別也

新安胡氏曰崧高與黍苗相表裏黍苗不
過述召伯管謝之功崧高則尹吉甫送申
伯雖美申伯多述王命
故雅有大小不同也

序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典

焉

疏

任賢使能者任謂委使之使謂作用之雖
意同而小別有德謂之賢有伎謂之能故
太宰八統三曰進賢四曰使能注云賢有善
行者也能多才藝者是賢能相對爲別散
則皆通也褒賞申伯指斥其人此不言任用
山甫者見王所使任非獨一人而已故言賢
能以廣之韓奕之序不言錫命韓侯義亦然
崧高之序已有建國親諸侯爲之廣大故指

言申

永嘉陳氏曰崧高烝民二詩皆尹吉甫贈行
之詩而序詩者皆以爲美宣王何也蓋大君
委任得人而僚友之間賦詩以
相娛樂則人君之美亦可見矣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

詩經

卷二十九 烝民

十九

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傳烝衆物事則法彛常懿美也仲山甫樊侯

也

箋秉執也天之生衆民其性有物象謂王行

仁義禮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樂好

惡也然而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有美德

之人監視假至也天視周王之政教其光明

乃至於下謂及衆民也天安愛此天子宣王

故生樊侯仲山甫使佐之。言天亦好是懿德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

詩經

卷二十九

燕民

十一

疏以言好是懿德所好出於情性然上言有物有則即是情性之事物者身外之物有象於已則者已之所有法象外物其實是一從內外而異言之耳五性本於五行六情本天地之心五行之端是人性法五行也昭元年左傳曰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昭二十五年左傳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六情法六氣也孝經援神契曰性者生之質命者人所稟受也情者陰之數精內附著生流通也又曰性生於陽以理執情生於陰以繫念是性陽而情陰五行謂仁義禮智信者鄭於禮記之說以為木行則仁金行則義火行則禮水行則智土行則信是也六情有所法者服虔左傳之注以為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是也此數情有六經傳亦多言六情唯禮運云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獨言七者六是其正彼依附而異文耳愛即好也欲即樂也懼益怒中之別出已情為怒則彼怒而懼是怒之與懼外內相依以為彼此之異故分之為七大意猶與此同也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為樊國之君也韋昭云食采於樊僖二十五年左傳說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杜預云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稱侯男者天子不以此爵賜畿內也如預之言畿內本無侯爵傳言樊侯不知何所案據上言

詩經

卷二十九

燕民

十一

民好有德之君故以此明至於下為周之政教光明至於天下正謂宣王政教明也但天子之文見於下句故直言有周耳上言民好有德此言天愛宣王為生賢佐言天亦好是懿德亦猶民也引秦誓文證天從民意也集傳賦也燕眾則法秉執彛常懿美監視昭明假至保祐也仲山甫樊侯之字也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天生眾民有是物必有是則蓋自百骸九竅五臟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是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好此美德者而况天之監視有周能以昭明之德感格于下故保祐之而為之生此賢佐曰仲山甫焉則所以鍾其秀氣而全其美德者又非特如凡民而已也昔孔子讀詩至此而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

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而孟子引之以證性善之說其旨深矣讀者其致思焉

朱子曰天之生此物必有當然之則故民執之以爲常道所以無不好此懿德者物物有則止於仁君之則也止於敬臣之則也視遠惟明目之則也聽德惟聰耳之則也從作人言之則也恭作肅貌之則也四肢百骸萬物萬事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慶源輔氏曰宣王之臣有尹吉甫之學問文章以宣揚道達上下之情有仲山甫之才德功業以輔贊彌縫宣勞內外則其中興也宜哉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

詩經

卷二十九 豳民

二十二

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傳古故訓道若順賦布也

箋嘉美令善也善威儀善顏色容貌翼翼然

恭敬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也力猶勤也

勤威儀者恪居官次不解于位也是順從行

其所爲也顯明王之政教使羣臣施布之

疏言仲山甫之德如何乎柔和而美善維可

以爲法則又能善其動止之威儀善其容貌之顏色又能小其心翼翼然恭敬既性行如是至於爲臣則以古訓遵而行之在朝之

威儀於是勤力而勉之天子爲善山甫順之故能顯明王之教命使群臣施布行之故得爲此明君中興周室賦與人物是布散之義故以賦爲布也恪居官次襄二十三年左傳文是順言君須爲善從君之意以成善事也

集傳賦也嘉美令善也儀威儀也色顏色也

翼翼恭敬貌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力勉

若順賦布也東萊呂氏曰柔嘉維則不過

其則也過其則斯爲弱不得謂之柔嘉矣令

儀令色小心翼翼言其表裏柔嘉也古訓是

詩經

卷二十九 豳民

二十三

式威儀是力言其學問進修也天子是若明

命使賦言其發而措之事業也此章蓋備舉

仲山甫之德

問五章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言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首舉仲山甫之德獨以柔嘉維則蔽之恭高稱中伯齊魯終論其德亦曰柔惠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朱子曰如此則乾卦不用得了人之資稟自有柔德勝者自有剛德勝者如范文正富鄭公輩是以剛德勝如范忠宣范淳夫趙清獻蘇子容輩是以柔德勝只是他却柔得好如山甫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却是柔但其中自有骨子不是一向柔去若以柔嘉維則爲入

德之方則不可人之進德須要剛健不息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續戎祖考。王躬是保。出

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傳戎大也。喉舌冢宰也。

箋戎猶女也。躬身也。王曰女施行法度於是

百君繼女先祖先父始見命者之功德王身

是安使盡心力於王室出王命者王口所自

言承而施之也。納王命者時之所宜復於王

詩經

卷二十九

燕民

二十四

也其行之也。皆奉順其意。如王口喉舌親所言也。以布政於畿外。天下諸侯於是莫不發應。

疏毛以為王命仲山甫曰汝可以為長官施

又奉承汝王之身於是而安寧之仲山甫既

受命為官乃施行職事於是出納王之教命

作王之明喉口舌布其政教於畿外之國政

教明美所為合度四方諸侯被其政令於是皆發舉而應之也。鄭唯戎字為異戎之

為大雖是正訓於理不愜故易以為汝汝施

法度於是百君謂百辟卿士通畿外諸侯下

云賦政于外。明百辟之言兼畿外矣。言繼汝

先祖明其先有功。必是始封之君也。上句云式是百辟則王朝上卿故為冢宰舜命龍

作納言云出納朕命彼特立納言之官以典

王命出入即今之納言也。與此出納王命者

異太宰職曰王視治朝則贊聽治注云治

朝在路門外群臣治事之朝王視之則助王

平斷焉是出王命也。又曰歲終則令百官府

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注

云平其事來至者之功狀而奏白王是納王

詩經

卷二十九

燕民

二十五

也。反報於王謂朝廷奏

集傳賦也。式法戎女也。王躬是保所謂保其

身體者也。然則仲山甫蓋以冢宰兼大保而

大保抑其世官也。與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

復之也。喉舌所以出言也。發發而應之也。

東萊呂氏曰仲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內

則輔養君德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

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職

新安胡氏曰如書出納朕命蓋謹審上之命

令命之善者宣出之不善者繳納之如後世

封還詞頭之類

廬陵彭氏曰續祖考保王躬蓋欲其以孝於

父祖者而忠於君出納王命賦政于

外蓋使之以忠於君者而及於民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傳將行也。

箋肅肅敬也。言王之政教甚嚴敬也。仲山甫

則能奉行之。若順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也。

夙早夜莫匪非也。一人斥天子。

疏肅肅然甚可尊嚴而畏敬者是王之教命嚴敬而難行者。仲山甫則能奉行之。畿外

邦國之有善惡順否。在遠而難知者。仲山甫則能顯明之。能內奉王命。外治諸侯。是其賢

詩經

卷二十九 豳風

二十六

之大也。既能明曉善惡。且又是非辨知。以此明哲。擇安去危。而保全其身。不有禍敗。又能早起夜臥。非有懈倦之時。以常尊事此一人也。

集傳賦也。肅肅嚴也。將奉行也。若順也。順否

猶臧否也。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保身蓋

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

也。解怠也。一人天子也。

朱子曰。只是本文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便是明哲所謂明哲者。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可以保其祿位。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

哲知幾知微。先去占取便宜。如楊子雲謂明哲。皇皇旁燭無強。遜于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底說話。所以他一生被遣幾句誤。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又曰。無一理不明。即是明哲。若只見得一偏。便有蔽便不能見得理盡。便不可謂之明哲。學至明哲。只是依本分行去。無一事不當理。即是保身之道。今人常將私看。了必至於孔光之徒而後已。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箋柔猶濡氄也。剛堅彊也。剛柔之在口。或茹

詩經

卷二十九 豳風

二十七

之。或吐之。喻人之於敵強弱。

釋文

電本又作脆。

疏上既言明哲勤事。此又言其發舉得中。茹者。敢食之名。故取菜之入內。名爲茹。禮稱茹毛。亦其事也。

集傳賦也。人亦有言。世俗之言也。茹納也。

不茹柔。故不侮矜寡。不吐剛。故不畏彊禦。以

此觀之。則仲山甫之柔嘉。非軟美之謂。而其

保身。未嘗枉道以徇人可知矣。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傳儀宜也。愛。隱也。有衮冕者。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

輶。輕儀。匹也。人之言云。德甚輕。然而衆人寡能獨舉之。以行者言政事易耳。而人不能行者。無其志也。我與倫匹圖之。而未能爲也。

詩經

卷二十九 燕民

二六

我吉甫自我也。愛惜也。仲山甫能獨舉此德而行之。惜乎莫能助之者。多仲山甫之德。歸功言耳。衮職者。不敢斥王言之也。王之職有闕。輒能補之者。仲山甫也。

疏。毛以爲人亦有言德之在人。比於無德之時。非復益。益其輕如毛。然行之甚易。要民無其志。寡能舉行之者。我以此人之此言。實得其宜。乃圖謀之。觀誰能行德。維仲山甫獨能舉而行之。其德義深遠而隱。莫有能助行之者。山甫獨行之耳。故服衮冕之人。職事有所廢闕。維仲山甫能補益之。以此故。可任用以致中興。鄭唯儀爲匹。愛爲惜。爲異。表記。

稱仁之爲器也。重。其爲道也。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則德當重矣。而云輕如毛者。若論德所施行。實爲重大。若言在人身體。則於人不重。故爲輕也。

集傳。賦也。輶。輕儀。度。圖。謀也。衮職。王職也。天子龍袞。不敢斥言王闕。故曰衮職有闕也。言人皆言德甚輕而易舉。然人莫能舉也。我

於是謀度其能舉之者。則惟仲山甫而已。是以心誠愛之。而恨其不能有以助之。蓋愛之者。秉彛好德之性也。而不能助者。能舉與否。

詩經

卷二十九 燕民

二九

在彼而已。固無待於人之助。而亦非人之所能助也。至於王職有闕失。亦維仲山甫獨能補之。蓋惟大人然後能格君心之非。未有不

能自舉其德而能補君之闕者也。豐城朱子曰。舉已之德者。所以立本。補君之闕者。所以致用。卽上章所謂能保身而後能事君也。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上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傳言述職也。業言高大也。捷言樂事也。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

箋祖者將行犯輓之祭也。懷私為每懷。仲山甫犯輓而將行。車馬業業然動。眾征夫捷捷然至。仲山甫則戒之曰。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而稽留將無所及於事。彭彭行貌。鏘鏘鳴聲。以此車馬命仲山甫使行。言其盛

詩經

卷十九

燕民

手

也。

疏既言在內佐王。又說外行述職。言仲山甫之祭見其所乘之駟壯業然。所從衆人之行夫捷捷然。仲山甫則戒其從人曰。爾等既受君命當須速行。若每人懷其私而相稽留將無所及於事也。乃乘其駟壯彭彭然而行。八馬又鏘鏘然而鳴。所以為此行者。王命仲山甫往築城於彼東方也。仲山甫為王之卿士。職當眺省諸侯。言此出行者述其卿士之職也。業業動之貌。言高大者見其高大而動。故業業然捷捷者舉動敏疾之貌。行者或苦於役則舉動遲緩。故言捷捷以見其勤樂於事也。王肅云。仲山甫雖有柔和明知之德。猶自謂無及。傳意未必不然也。云蓋去

薄姑而遷於臨菑。毛詩書籍猶多去聖未遠。雖言蓋為疑駭。其當有所依約而言也。史記齊世家云。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遷之言未必實也。

集傳賦也。祖行祭也。業業健貌。捷捷疾貌。東方齊也。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孔氏曰。史記齊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豈徙於夷王之

詩經

卷十九

燕民

圭

之時。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歟。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

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傳騤騤猶彭彭也。喈喈猶鏘鏘也。遄疾也。言

周之望仲山甫也。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

箋望之。故欲其用是疾歸。穆和也。吉甫作此

工歌之誦。其調和人之性。如清風長養萬物

然。仲山甫述職多所思而勞。故述其美以慰

安其心

疏 此言周人欲山甫之速歸并說已作詩之意清微者言其不暴疾也化養萬物謂谷風凱風也

集傳賦也式遄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穆深長也清風清微之風化育萬物者也以其遠行而有所懷思故以此詩慰其心焉曾氏曰賦政于外雖仲山甫之職然保王躬補王闕尤其所急城彼東方其心永懷蓋有所不安

詩經

卷二十九 黍民

三十一

者尹吉甫深知之作誦而告以遄歸所以安其心也

慶源輔氏曰人不足適政不足問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山甫內外之事無不綜理而其輕重緩急之序則於心自有定見吉甫知之故告以遄歸焉所以安其心也

黍民八章章八句

定宇陳氏曰篇內諸章多與開端之語相應柔嘉維則之則即有物有則之則儀色之令威儀之力皆所以全物中之則柔不茹剛不吐則剛柔不過其則也民之稟氣受性雖同而氣未必皆秀性未必皆全故德雖易舉而不能舉也山甫鍾其秀氣而

全其美德是以獨能舉此德而異於凡民耳

序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箋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為國之鎮所望祀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謂之韓奕也梁山今在馮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後為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為邑名幽王九年王室始騷鄭桓公問於史伯曰周衰其孰興乎對曰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晉乎

詩經

卷二十九 韓奕

三十一

疏 錫命諸侯謂賞賜韓侯命為侯伯也不言韓侯者欲見宣王之所錫命非獨一國而已故變言諸侯以廣之錫謂與之以物二章是也命謂授之以政首章是也三章言公侯得賜而歸四章說其娶妻之事五章言其得妻之由卒章言欲得命歸國施行政事王為錫命而作故序言錫命以總之釋山云梁山晉望也孫炎曰晉國所望祭也晉為大國尚以為望明於韓地最高大也禮諸侯之於山川在其地祭以祈福山必望而視之故云祈望祀焉漢於長安畿內立三郡謂之三輔京兆在東馮翊在東扶風在西外郡之長謂之太守此三輔者謂之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襄二十九年左傳說晉滅諸國云霍楊韓

魏皆姬姓也。桓三年左傳云。曲沃武公伐翼。韓萬御戎。服虔云。韓萬晉大夫。曲沃桓叔之子。莊伯之弟。晉為大夫。以韓為氏也。襄昭之間。有韓宣子。六國之韓王。是此韓為之後也。晉之滅韓。未知何君之世。宣王之時。韓為侯伯。武公之世。萬已受之。蓋晉文侯輔平王為方伯之時。滅之也。故韋昭云。近宣王時。命韓侯為侯伯。其後為晉所滅。以為邑。以賜桓叔之子。萬是為韓萬。則其亡在平王時也。幽王九年以下。皆鄭語文。韋昭云。駢謂適庶交爭也。武王也。文王子孫魯衛是也。祚盡謂衰也。嗣繼也。武王子孫當繼之而與。不在者言不在應韓。當在晉也。引此者。證幽王之時。韓仍在也。

詩經

卷二十九 韓奕

三十五

子錫命諸侯。自其常事。春秋戰國之時。猶有能行之者。亦何足為美哉。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續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幹不庭方。以佐戎辟。

傳奕奕大也。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宣王平大亂命諸侯。有倬其道。有倬然之道者也。受命。受命為侯伯也。戎大虔固其執也。庭直也。

詩經

卷二十九 韓奕

三十五

箋梁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者。決除其災。而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周有厲王之亂。天下失職。今有倬然著明。復禹之功者。韓侯受王命為諸侯。戎猶女也。朕我也。古之恭字或作共。我之所命者。勿改易不行。當為不直。違失法度之方。作楨幹而正之。以佐助女君。女君王自謂也。

疏毛以為此奕奕然之梁山。其傍本遭洪水之災。維禹治之。使成平田。而貢賦於天子。

今居其地。復禹之功。有倬然著明其道德者。韓侯也。韓侯以此明德受天子之命。為侯伯。王身自命之。云汝當紹繼祖考之舊職。無得棄我之教命。而不用之。當早起夜臥。非有懈怠。執持汝此侯伯之職位。我之所命汝者。不得改易而不行。以此為楨幹。有違道不直之方。以此佐助汝君。此是王命之略也。鄭以甸為丘甸之甸。戎為汝共為恭敬。言繼汝祖考之舊職。恭於汝職。以助汝君為異。宣王平定厲王之亂。政擇諸侯賢者而命之。故有倬然之道者。韓侯受命為侯伯也。以其命之使韓不庭方。又言因其伯故知為侯伯。謂為州牧也。以其言奄受北國。知非東西大伯也。信南山維禹甸之。下云魯孫田之美。成王能復禹之功。然則此維禹甸之下。又云有倬其道。亦美韓侯復禹之功也。禹能決

除其災。使成平田。定其貢賦於天子。今韓侯居禹所治之地。修理其田。供其貢賦於天子。禹定其制。韓侯奉行。以此爲復禹之功也。下云介圭入覲。卽是著明之事。韓侯以此著明。故得受命爲侯。

集傳賦也。奕奕大也。梁山韓之鎮也。今在同州韓城縣。甸治也。倬明貌。韓國公。侯爵。武王之後也。受命蓋卽位除喪。以士服入見天子而聽命也。續繼戎汝也。言王錫命之。使繼世而爲諸侯也。虔敬易改。幹正也。不庭方不來庭之國。辟君也。此又戒之以修其職業之詞也。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以送之。序亦以爲尹吉甫作。今未有據。下篇云召穆公凡伯者放此。

黃氏曰。君之於臣。任之不專。信之不篤。則彼亦將無以自安也。豐城朱氏曰。朕命不易。示之以信也。幹不庭方以佐戎。又欲其有以敬王之儀也。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綬章。篚弗錯衡。玄衮赤舄。

鈎膺鏤錫。韞鞬淺幘。倬革金厄。

傳修長張大覲見也。淑善也。交龍爲旂。綬大綬也。錯衡文衡也。鏤錫有金鏤其錫也。韞革也。鞬軾中也。淺虎皮淺毛也。幘覆式也。厄烏燭也。

箋諸侯秋見天子曰覲。韓侯乘長大之四牡奕奕然以時覲於宣王。綬於宣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善其尊宣王以常職來也。書

詩經

卷二十九 韓奕

三

曰黑水西河。其貢璆琳琅玕。此覲乃受命。先言受命者。顯其美也。王爲韓侯以常職來朝享之故。故多錫以厚之。善旂旂之善色者也。綬所引以登車。有采章也。篚弗漆篚以爲車蔽。今之藩也。鈎膺樊纓也。看上曰錫。刻金飾之。今當盧也。倬革謂轡也。以金爲小環。往往纏轡之。

釋文

璆。共穆反。又其休反。琳。字又作玲。音林。孔安國云。璆。玲美王也。鄭注尚書云。璆。

美玉玲美石琅音郎玕音干琅玕珠也綬本亦作綬毛如誰反鄭音雖韞苦弘反沈又音泓亦作韞胡肱反又茲三同懷

莫歷反一音茂木又作箋同

疏毛以為上言王命韓侯乃由朝而得命故又本其來朝并言所賜之物言四牡之馬奕奕然其形甚長而且高大韓侯在道乘之將以入而朝覲也既行到京師乃以其所執之大圭入行覲禮而見於王王於是錫賚韓侯以美善所書交龍之旌而建旂之竿其上又有大綬以為表章以一文漆簞為車之蔽錯置文采為車之衡又一身之所服以玄為衣而畫以袞龍足之所履配以赤色之舄馬則有金鈎之飾其膺亦有美飾謂樊纓也又以錢金加於馬面之錫又以皮革鞅於軾中虎皮淺毛幘覆其軾條皮為轡首之革此革

詩經

卷二十九

韓奕

圭

之末以金飾之如厄蟲言韓侯有德見命而受此厚賜也鄭以為四牡高大者韓侯乘之以入京師行朝覲之禮既畢乃以其國所有寶玉大圭復入而享禮於王言以常職來朝依禮貢獻也又以綬為車上所引之絲有采章金厄為小環纏之以此為異物之小者張之使大若左傳稱張公室謂使公室強大是張為大之義也諸侯秋見天子曰觀是觀為見也毛於崧高以介圭為所執之瑞則此言介圭亦為瑞也以其介圭入覲於王謂正行覲禮則上句言韓侯入覲其在路之時言其將欲入覲非正覲時也執圭入覲禮之常也而詩人言此者美韓侯之德能稱此命圭至京師而即得見王箋以韓侯秋來見王時行覲禮諸侯之朝天子四方時節其文不明賈逵以為一方四分之或朝秦或

詩經

卷二十九

韓奕

圭

觀秋或宗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迴四時助祭也馬融以為在東方者朝春在南方者宗夏在西方者覲秋在北方者遇冬鄭於大宗伯注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秋官大行人注云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遞而徧二注並言分來則是從賈之說韓侯雖是北方諸侯其在北方為西偏蓋於時分之使當秋覲也若然明堂位注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似東方諸侯皆朝春者正以彼記魯之祭禮云夏禘秋嘗冬烝獨無春祀明為朝王闕之故云朝必以春魯在東方尤為東偏蓋亦分之使春朝故常闕春祭也箋以韓侯入覲為行覲禮人觀于王為行享禮行享而云介圭則圭是為享之物大行人陳諸侯見王之禮云廟中將幣

詩經

卷二十九

韓奕

罕

天子殺下大綬者是也天官夏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綬後世或無染易羽象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爲之綬於幢上所謂注旄於竿首者然則綬者即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爲貴賤之表章故云綬章王肅云章所以爲表章是也說文云鞞革也獸皮治去其毛曰革是鞞者去毛之皮也鞞者兩較之間有橫木可憑者也鞞爲軾中蓋相傳爲然言鞞鞞者蓋以去毛之皮施於軾之中央持車使牢固也鞞字禮記作鞞周禮作鞞字異而義同王藻言羔幣鹿幣春官巾車言犬鞞犴鞞皆以有毛之皮爲鞞此云淺鞞則以淺毛之皮爲鞞也獸之淺毛者唯虎耳月令其蟲僕注云虎豹之屬恒淺毛是虎爲獸中之最淺毛者也此鞞與天官寡人之字異其義亦同彼寡人之官掌以巾布覆器是寡爲覆蓋之名少儀說御車之法云負良綬巾之面拖諸幣前授綬而云拖諸幣明在軾上故云覆軾也禮注謂之覆軾軾即軾傍之立木此鞞亦覆之故彼此各言其一也厄易蠲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蠲韓子云蠲似蠲毛以厄爲厄蟲則金厄者以金接轡之端如厄蟲然也雙以大綬共旂一物不應重出故易傳以綬爲所引登車者即少儀所謂執君之乘車僕者負良綬注云良綬君綬是也此綬是升車之索當以采絲爲之故云綬章謂有采章也巾車云王之喪車五乘皆有蔽其一曰水車蒲蔽未有采飾其五曰漆車藩蔽既以漆爲車名明藩亦漆之故注云漆席以爲之此車禪所乘也禪將即吉尚以漆席爲藉明吉車之等漆之也巾車注云鈎婁領之鈎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纓今馬軾

詩經

卷二十九

韓奕

罕

鈎以金爲之樊及纓皆以五采刻飾之案釋言云釐蜀也郭璞云釐音狸舍人曰釐謂毛也蜀胡人續羊毛而作然則蜀者織毛爲之若今之毛氈氈以衣馬之帶鞅也知五采色者以之爲飾明雜色也風有子之清揚抑若揚兮是揚者人面眉上之名故云眉上曰鈎人既如此則馬之鑲鈎施鑲於揚之上矣釋器云金謂之鑲故知刻金爲飾若今之當盧巾車注亦云鈎馬面當盧刻金爲之所謂鑲錫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也案中車玉路鈎樊纓金路鈎樊纓注云金路無鈎有鈎計玉路非賜臣之物此言鈎應必金路矣而得有鑲鈎者蓋特賜之使得施於金路也釋器云轡首謂之華故知轡華謂轡也此不言如厄則非此諸外物不得爲蟲故易傳以金爲小環往往纏轡之往往者言其非一也

集傳賦也修長張大也介圭封圭執之爲贄以合瑞于王也淑善也交龍曰旂綬章染鳥羽或旄牛尾爲之注於旂竿之首爲表章者也鏤刻金也馬睂上飾曰鈎今當盧也鞞去毛之革也鞞式中也謂兩較之間橫木可憑者以鞞持之使牢固也淺虎皮也鞞覆式也字一作鞞又作鞞以有毛之皮覆式上也倭

韋轡首也。金厄以金爲環。纏轡轡首也。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魚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傳屠地名也。顯父有顯德者也。蔌菜穀也。筍竹也。蒲蒲弱也。

箋祖將去而祀軼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祖于國外。畢及出宿。

詩經

卷二十九

韓奕

聖

示行不畱於是也。顯父周之公卿也。餞送之。故有酒。魚鼈以火熟之也。鮮魚中贈者也。筍竹萌也。蒲深蒲也。贈送也。王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人君之車曰路車。所駕之馬曰乘馬。且多貌。胥皆也。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餞之時。皆來相與燕。其籩豆且然。榮其多也。

釋文

看本亦作穀。魚鄭薄交反。徐甫九反。蔌音速。筍字或作筍。弱音弱。

疏言韓侯出京師之門。爲祖道之祭。將欲出宿于屠地。於祖之時。王使卿士餞送之。其清美之酒。多至於百壺。其殽饌之物。維何乎。乃以魚之鼈與可膾鮮魚也。其蔌菜之物。維何乎。維有竹萌之筍。及在水深蒲也。王又以物贈之。其贈之物。維何乎。乃有所乘之四馬。與所駕之路車也。其時所盛脯醢之籩豆。有且然而多。其在京師未去之諸侯。於是飲燕而皆在。言其愛樂韓侯。俱來餞送之也。於時餞者當衆。而獨言顯父者。以顯父有顯德者。故特言之。始行而爲祖祭者。爲尊其往也。反則自歸其國。非復所尊。而亦作祖祭。言其來爲尊王。歸亦謹慎。故反國亦爲祖祭也。祖與所宿。不是一處。餞訖然後出宿。今出宿之文。在餞之上者。示行不畱於是也。蔌者菜茹之總名。釋器云。菜謂之蔌。菜穀對肉穀。

詩經

卷二十九

韓奕

聖

故云菜穀謂爲道也。若平常蔌亦兼肉。故周易鼎卦云。鼎折足。覆公餗。鄭注以蔌爲入珍所用是也。天官鮪人加豆之實。有深蒲筍。是菹有筍有蒲也。案字書。鮪毛燒肉也。鮪魚也。服虔通俗文曰。鮪炙曰鮪。然則鮪與鮪別。而此及六月云。包鮪者音皆作鮪。然則鮪與鮪無以火熟之。謂鮪炙之也。新穀謂之鮪魚。餞則不任爲膾。故云鮮魚中贈者。六月云。贈鮪。此云鮮魚。欲取魚字爲韻。因言鮪以見新殺也。鮪人注云。深蒲。蒲始生水中是也。陸機疏云。筍竹萌也。皆四月生。唯巴竹筍八月九月生。始出地長數寸。齋以苦酒鼓汁浸之。可以就酒及食。蒲始生取其中心入地。弱大如七柄。正白生。噉之甘脆。齋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筍法。是說筍蒲菹之法也。於酒穀之下。始言其贈維何。則是王使人至餞飲之處。贈之。

也。采菽及此言乘馬路車皆以賜諸侯。又中車五路止云以封諸侯不以賜人臣。其卿大夫以下則謂之服車。是人君謂之路車也。箴膏肓引采薇彼路斯何君子之車言大夫亦得為路車者以路名本施人君因其散文卿大夫亦得稱路耳。於卿大夫亦未有乘馬路車并言之者。故知唯於人君言此者以明車馬是王贈之意。言侯而不言韓侯且韓侯一人不足稱皆故知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是之時皆來相與燕也。

集傳賦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屠地名或曰卽杜也。顯父周之卿士也。藁萊穀也。筍竹萌也。蒲蒲弱也。且多詩經

卷十九 韓奕

望西

貌。侯氏覲禮諸侯來朝者之稱。胥相也。或曰語辭。

杜詩注曰。漢志注云。古杜伯國。漢宣帝葬其地。因曰杜陵。在長安南五十里。疊山謝氏曰。申伯之行。王親餞之。韓侯之行。王使顯父餞之。禮亦有等差也。慶源輔氏曰。酒之多及衆也。餞之薄。示儉也。贈之厚。示恩也。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傳汾大也。蹶父卿士也。里邑也。祁祁徐靚也。如雲言衆多也。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諸娣衆妾也。顧之曲顧道義也。

箋汾王厲王也。厲王流於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姊妹之子為甥。王之甥卿士之子言尊貴也。于蹶之里蹶父之里百兩百乘不顯顯也。光猶榮也。氣有榮光也。媵者必娣姪從之。獨言娣詩經

卷十九 韓奕

望五

者舉其貴者爛爛燦然鮮明且衆多之貌。疏釋詁云。墳大也。傳以墳汾音同。故亦為大者。以韓侯娶妻必於貴家。蹶氏父字不書國爵。則非諸侯下言靡國不到。則是為王聘使之入。故知卿士也。箋以汾作汾水之汾不得訓之為大。且作者當舉其實不宜漫言大。王故以為厲王在汾。因號厲王為汾王也。左傳稱王流于彘。於漢則河東永安縣也。永安西臨汾水。故云在汾水之上。以其久在汾地。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亦以所居之地而號之也。左傳於昭公之世有莒郊公襄公之世有黎比公。莒在東夷。不為君諡。每世皆以地號公。此外猶有茲丕公著丘公之等。不偏引之也。王肅雖申毛傳以汾王為

太王其意亦為厲王之甥此無其文正以經稱汾王是指他王也若是宣王之甥當如上篇言王之元舅不宜別言王號故知非宣王之甥宣王之前唯厲王耳故箋傳之意皆以為厲王祁祁如雲是行動之貌故以為徐韻也以君子不妄顧視而言韓侯顧之則於禮當顧謂既受女揖以出門及升車授綬之時當曲顧以道引其妻之禮義於是之時則有曲顧也本或曲為同者誤也

集傳賦也此言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也

汾王厲王也厲王流於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以目王焉猶言宮郊公黎比公也蹶父周

詩經

卷二十九 韓侯 聖

之卿士姑姓也諸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勝

之皆有娣姪也祁祁徐靚也如雲衆多也

華谷嚴氏曰解頤新語云晉侯居翼謂之翼侯晉人納諸翼謂之鄂侯鄭叔段居京謂之京城大叔及出奔謂之共叔其皆汾王之類乎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孔

樂韓土川澤訐訐魴鱖南南麀鹿嘒嘒有熊有

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姑燕譽

傳姑蹶父姓也訐訐大也南南然大也嘒嘒

安譽樂也

然衆也貓似虎淺毛者也

箋相視攸所也蹶父甚武健為王使於天下

國國皆至為其女韓侯夫人姑氏視其所居

韓國最樂甚樂矣韓之國土也川澤寬大衆

魚羣獸備有言饒富也慶善也蹶父既善韓

之國土使韓姑嫁焉而居之韓姑則安之盡

其婦道有顯譽

釋文 姑其一反又其乙反又音信訐況甫反爾雅云虎竊毛曰麀貓麀音仕版反

詩經

卷二十九 韓侯 聖

疏 蹶父為王卿士人臣不得外交故知無國不到是為王使也昏禮男先求女而蹶父為女擇夫者禮陽倡陰和因當男行女隨但男女長幼賢愚當最敵取匹女家意相許可然後遣嫁故女家亦擇男也

集傳賦也韓姑蹶父之子韓侯妻也相攸擇

可嫁之所也訐訐南南大也嘒嘒衆也猶似

虎而淺毛慶喜令善也喜其有此善居也燕

安譽樂也

曹氏曰此章與碩人卒章意同齊近河韓多山各賦其所有一則美其父母之國一則美

山各賦其所有一則美其父母之國一則美

山各賦其所有一則美其父母之國一則美

其所嫁之國也。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傳師衆也。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實墉實壑。言高其城。深其壑也。貔猛獸也。追貊之國來貢。而侯伯總領之。

詩經

卷二十九

韓奕

宋

箋溥大。燕安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韓侯先祖有功德者。受先王之命。封爲韓侯。居韓城爲侯伯。其州界外接蠻服。因見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後君微弱。用失其業。今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侯賢。故於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令撫柔其所受王畿北而之國。因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予之。皆美。

其爲人子孫能興復先祖之功。其後追也。貊也。爲獫狁所逼。稍稍東遷。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籍稅也。韓侯之先祖微弱。所受之國多滅絕。今復舊職。興滅國。繼絕世。故築治是城。濬修是壑。井牧是田。畝收歛是賦稅。使如故常。

釋文

追如字。又都回反。貊武伯反。說文作貊。云北方人也。貔本亦作貊。音毗。

疏

此言韓侯既受賜。歸國行政之事也。可美大矣。彼韓國所居之城。乃於古昔平安之

詩經

卷二十九

韓奕

四九

賡天下衆民之所築完。言其城有之已久矣。王以此韓侯之先祖嘗受王命。爲一州侯。伯既治州內之國。因又使之時節百蠻之國。其有貢獻往來。爲之節度也。以韓侯先祖如此。故今王賜韓侯北方有其追貊之夷狄。亦令時節之也。使之撫安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因以其先祖爲侯伯之事。而盡與之言。韓侯之賢。能復先祖舊職也。既爲侯伯。以時節百蠻。韓侯於是令其州內所有絕滅之國。高築是城。濬深是壑。正是田畝。定是稅籍。皆使之復於故常。又令百蠻追貊獻其貔獸之皮。及赤豹黃羆之皮。韓侯依舊法而總領之。美韓侯之賢。而王命得入也。僖二十四年左傳曰。邦晉應韓武之穆也。是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言因時百蠻者。本立侯伯。主治州內。因至外夷。故云因也。因時百蠻者。與百蠻

詩經

卷二十九 韓奕

五十一

爲時節。是爲之宗長以總領之也。周禮要服。一曰蠻服。謂第六服也。言蠻服謂蠻夷之在服中。於周禮則夷服鎮服。非周禮之蠻服也。何則。周禮蠻服猶在九州之內。自當州牧主之。非復時節而已。且不得言因此言因時。則非州內。故知於周禮爲夷鎮之服。即大行人所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是也。臯陶謨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下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注云。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賢者以爲之子。子猶牧也。然則蠻夷之內。自有長牧以領之。而此又言中國之侯伯長之者。夷中雖自有長。而國在九州之外。來則由於中國。其時節早晚執贄多少之宜。皆請於所近州牧。由之而後至京。以非專屬。故云因時以其統之。故稱長也。貊爲夷名。而追與之連文。故知亦是戎狄。此追貊是

詩經

卷二十九 韓奕

五十二

壑溝也。李巡曰。隍城池壑也。易泰卦上六城復于隍。注亦云隍壑也。凡言實者已有其事。今此方說所爲不宜爲實。故轉爲寔。訓之爲是也。趙魏之東實寔同聲。鄭以時事驗之也。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而左傳作實來。是由聲同。故字有變異也。宣十五年公羊傳曰。什一而籍。是籍爲稅之義也。上論韓城既完。則實壙實壑。非韓之城壑。自然是所部諸國之城壑也。今言脩之。明是往前絕滅。今韓侯既復舊職而興繼之也。厲王之時。斬伐四國。韓之所餘。又近於北夷。明有絕滅者也。故美韓侯能築城脩壑。治田收歛。使如故常也。若然。州牧擇州中賢者爲之。不必繼世爲牧。韓之先祖自微。他國當自爲之。而得使諸侯絕滅者。以夷厲之時。天子不明。亦無賢伯。公羊傳所謂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是也。釋

城楚丘之類也。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追貊，使爲之伯，以修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而貢其所有於王也。

朱子曰：不知當初何故不教本土人築，又須去別處發人來，豈不大勞攘？古人重勞民，如此等事，却又不然，更不可曉。強說便成穿鑿，如漢築長安城，却去別處調人來，如今建州南鄒上下築城，却去建康府發人來，這般却曉不得。

東萊呂氏曰：春秋之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爲之，霸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

疊山謝氏曰：高城深池，可以固國。徹田爲糧，可以足食。宣王爲邊方慮亦詳矣。

詩經

卷二十九

韓奕

五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序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

平淮夷

箋召公，召穆公也，名虎。

疏世本穆公是康公之十六世孫。

朱子辨說吉甫見上，他說得之。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旣出

我車，旣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傳浮浮，衆彊貌。滔滔，廣大貌。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鋪，病也。

箋匪，非也。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宣王於是水上，命將率，遣士衆，使循流而下，滔滔然，其順王命而行，非敢斯須自安也。非敢斯須遊止也。主爲來求淮夷所處，據至其境，故言來。車，戎車也。鳥隼曰旗，兵至竟而期戰地。

詩經

卷二十九

江漢

五

其日出戎車，建旗，又不自安，不舒行者，主爲來伐討淮夷也。據至戰地，故又言來。

疏浮浮，實江漢之貌，而言衆強者，以其合而東流，是水之衆而強大也。下云武夫洸洸，與此滔滔相類。傳以洸洸爲武貌，則此言滔滔廣大者，亦謂武夫之多，大故侯苞云衆至不盡爲夷，故辨之云淮夷東國，在淮之厓浦而爲東夷之行者也。知在東國者，禹貢徐州淮夷蠙珠，則淮夷在徐州。春秋時淮夷病杞，齊桓公東會於淮以謀之。左傳謂之東畧，是淮夷在東國。昭四年楚子會諸侯于申，而淮夷爲國號，其君之姓名，則書傳無文。禹貢嶠冢導漾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

過三潁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是至大別之南漢與江合而東流也漢書地理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也下云江漢之潁王命召虎故知宣王於是水上命將帥也并云遣士卒者明武夫之文兼有將帥也宣王不於京師命之而於江漢之上命者蓋別有巡省或親送至彼也言順水流而下者以水東流兵亦東下故云順流而下非乘舟浮水而下也潁潁武夫之貌非水之貌也何則士衆陸行不在於水故言非安非遊不得云水之潁潁也淮在江北相去絕遠夷在淮上兵當適淮而云順流下者命將在江漢之上蓋今廬江左右江自廬江亦東北流故順之而行將至淮夷乃北行嚮之也如此則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魯僖所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當淮之南北皆有夷也

詩經

卷二十九

江漢

五十四

凡言來據自彼至此之辭今命將始往而言來求故解之據至淮夷之境故言來敘武夫之情言已來也釋詁文鋪作痛音義同

集傳賦也浮浮水盛貌潁潁順流貌淮夷夷

之在淮上者也鋪陳也陳師以伐之也宣

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此章總

序其事言行者皆莫敢安徐而曰吾之來也

惟淮夷是求是伐耳

永嘉陳氏曰淮夷之地不一徐州有夷則在淮北者也揚州有夷則在淮南者也江漢常

武二篇同言淮夷以地理考之曰江漢之潁者是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也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東萊呂氏曰江漢合流之處在今漢陽軍之大別山下但去淮夷絕遠或者會江漢之師以伐之歟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康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傳洸洸武貌

箋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之

詩經

卷二十九

江漢

五十五

叛國從而伐之克勝則使傳遽告功於王庶幸時是也載之言則也召公忠臣順於王命此述其志也

釋文

湯書羊反以車

疏上章既言臨戰此又本其命已而言戰勝之事召公既遣人告又自言其事今四方

既已平服王國之內幸應安定時既無有叛戾爭爭者我王之心於是則安寧矣上言

來至戰地此言經營四方明是既戰而勝乃

經營四方之叛國也下云王命召虎式辟四方是王本命之使饒克淮夷更討不服也王

者也。謂若今時乘驛遞傳而遽疾也。知非召公親告王者。以下章方云于疆于理。則是召王之辭也。故知使人告也。

集傳賦也。洗洗武貌。庶幸也。此章言既伐而成功也。

廬陵彭氏曰。用兵非人主之美事。不得已而興師。故召公告成于王曰。王國庶定。庶云者。幸其僅然非以是為美也。

曹氏曰。宣王厲志。謂復北伐獯狁。南征蠻荆。至於常武。江漢而夷之。居淮南。北悉已討定。故召伯以經營四方之功告成于王也。

華谷嚴氏曰。首章言王師之特重。二章則言告成。蓋准夷望風而服。不待戰也。

詩經

卷二十九

江漢

王夫

慶源輔氏曰。四方既平。則王國庶可平定。所謂柔遠能邇也。時靡有爭。王心載寧。見宣王之以天下為心。而召公又能以宣王之心為心也。

豐城朱氏曰。天下之所以未平者。以爭心之未息。而爭心之所以未息者。以王化之未孚也。彼見利則奪。見便則乘者。固夷狄之常情。而轉逆以為順。轉危而為安者。乃王者之盛心。故必使天下無有爭心。而後大

臣之功成。而王者之心亦安矣。

江漢之許。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傳召虎召穆公也。

箋許。水涯也。式。法。疚。病。棘。急。極。中也。王於江

漢之水上。命召公使以王法征伐。開辟四方。

治我疆界於天下。非可以兵病害之也。非可

以兵急躁切之也。使來於王國受政教之中。

正而已。齊桓公經陳鄭之間。及伐北戎。則違

此言者于往也。于於也。召公於有叛戾之國。

則往正其境界。修其分理。周行四方。至於南

海。而功大成事終也。

卷二十九

江漢

王夫

釋文王命行伐。一本作王法征伐。一

疏此言淮夷平定。此又一本其命辭召公既受

界往脩其分理。周行四方。至於南海。功成事

終。稱王之命也。釋言文棘作械。音義同。以

王法行征伐。謂以王者之正法。不妄殺。以為

功。不譎詐以求勝也。治我疆界於天下。謂畫

其土境。正定其疆界也。上言式辟四方。則所

為者廣。非可以兵病害之。謂所過之處。不得

厚歛資財。使民困病也。非可以兵急躁之。謂

所與對戰。不得多所殺傷。殘害民命也。傳四

年左。傳稱桓公率諸侯伐楚。楚既與齊盟。齊

將還師。陳轅濬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

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

之後知其詐而執之其意以齊侯所經之處多有微發陳鄭二國當其軍道去既過之來又過之則民將困病故欲詐之使出於東方是齊桓之兵病害人也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子司馬子曰蓋以躁之為已蹙矣何休云躁迫也巴甚也蹙痛也蓋戰迫之而甚痛其意言齊桓殺傷過多甚可痛蹙是齊桓之兵急躁之也鄭言急躁意出於彼本或作慘憾之者誤也定本云非可急躁切之公羊為躁字則慘非也以召公承王命而往治之故以于為往凡言至于明有從往之辭上言經營四方故知周行四方乃至於南海九州之外謂之四海至於南海則盡天子之境是其功大成由此成功故下章而賜之

詩經

卷二十九

江漢

五

集傳賦也虎召穆公名也辟與闢同徹井其田也疾病棘急也極中之表也居中而為四方所取正也言江漢既平王又命召公闢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非以病之非以急之也但使其來取正於王國而已於是遂疆理之盡南海而止也

永嘉陳氏曰非謂宣王臨江漢之許而命召虎也

華谷嚴氏曰古人伐叛討貳之後必去其苛政平其賦斂以慰民心故此章言徹法之事

然武事初定即行疆理稅賦之法疑於病民且疑於急迫矣宣王謂我非疾也非棘也蓋什一天下之中正乃我周之定制欲天下皆於王國來取中焉耳召公於是往而疆之以正其疆界往而理之以分其土宜推而至於南海之遠淮夷在南故曰至于南海慶源輔氏曰辟其侵地治其疆界正其田畝豈無以為病者淮夷甫平而遽然為此豈無以為急者而王之心則不然也但欲反舊而使之取正於王國之法度耳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傳旬徧也召公召康公也似嗣筆謀敏疾戎

詩經

卷二十九

江漢

五

大公事也

箋來勤也旬當作營宣徧也召康公名奭召虎之始祖也王命召虎女勤勞於經營四方勤勞於徧疆理衆國晉文王武王受命召康公為之楨榦之臣以正天下為虎之勤勞故述其祖之功以勸之戎猶女也女無自減損曰我小子耳女之所為乃嗣女先祖召康公之功今謀女之事乃有敏德我用是故將賜

女福慶也。王爲虎之志大謙故進之云爾。

釋文 來毛如字鄭音賚句毛音巡又音荀鄭作營聲音兆韓詩云長也

疏 王以召公功成將欲賞之此陳其命之之

則宣不復爲徧當謂宣布王命也上章云經營四方告成於王又言于疆于理至於南海則召虎大功在此二事而已今王命召虎稱其功勞則來句來宣當指此二事且宣訓爲徧句不宜亦訓爲徧句之與營字相類故知當爲營來句謂勤勞於經營四方來宣謂勤勞於徧理衆國以統上二文也孔安國論語注云敏行之疾也地官師氏三德有敏德是敏爲識解之疾也

詩經

卷二十九

江漢

李

集傳賦也旬徧宣布也自江漢之游言之故

曰來召公召康公爽也翰餘也予小子王自

稱也肇開戎汝公汝也又言王命召虎來

此江漢之游徧治其事以布王命而曰昔文

武受命惟召公爲楨榦今女無日以予小子

之故也但自爲嗣女召公之事且能開敏女

功則我當錫女以祉福如下章所云也

三山李氏曰十日爲旬則旬訓徧明甚安成劉氏曰此章追述王命召公之詞以終

上章所言經營疆理之意而起下章所序賞賜之事

豐城朱氏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則召公者實文武之楨榦也我之命虎以來旬來宣也豈惟一人之爲亦惟先人之功業是繼果能以繼先人之業爲心則淮夷之末服豈惟虎之責抑亦虎之恥也汝能開敏汝功則我固當錫汝以祉福矣勉之以先人之業期之以後日之報宣王真得待世臣之體也哉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

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傳釐賜也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

詩經

卷二十九

江漢

李

之曰鬯卣器也九命錫圭瓚秬鬯文人文德

之人也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

箋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

賜召虎以鬯酒一樽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

祖諸有美德見記者周岐周也自用也宣王

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使虎受山川土田之

賜命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岐周周之所

起爲其先祖之靈故就之拜稽首者受王命

策書也。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稱言使君壽考而已。

釋文 音酉，又音由，中尊也。本或作攸，錫本或作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者，是因魯須加之文。

疏 上言用錫爾祉，此言賜之事。言王命召虎，云今賜汝以圭、樹之玉、瓚，又副以秬、米之酒，芬香條暢者，一曰尊，故當受之以告祭於汝先祖。有文德之人，王命辭如此，於此之時，又賜之以山川，使專為其有，又加益以土田，令之大於故時也。召虎於時往于岐周之地，受王此命，王乃用召虎之祖康公受命之禮，以命之也。虎既受命，即拜而稽首，稱言

詩經

卷二十九

江漢

李

使天子得萬年之壽。禮有鬱鬯者，築鬱金之草而煮之，以和秬黍之酒，使之芬香條暢。故謂之鬱鬯。禮緯有秬鬯之草，中侯有鬯草生郊，以其可和秬鬯，故謂之鬯草。毛言鬯草益亦然也。言築煮合而鬱之，謂築此鬱草，又煮之，乃與秬鬯之酒合而鬱之，謂築此鬱草，又相入，乃名曰鬯。如毛此意，言秬鬯者必和鬱乃名鬯，未和不為鬯，與鄭異也。春官鬯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占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占。賜時未祭，故占盛之。王制云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三公入命，復加一命，乃始得賜是圭瓚之賜。九命乃有也。箋以毛解和鬱乃名為鬯，故辨之。明黑黍之酒，自名為鬯，不待和鬱也。春官鬯人注云，秬鬯不和鬱者是黑黍之酒，即名鬯也。和者以鬱

詩經

卷二十九

江漢

李

功與康公同也。祭統云，賜爵祿必於太廟，以岐是周之所起，為其有先王之靈，謂有別廟在焉，故就之也。禮宗子去國，則以廟從，此周既徙都，仍得有廟存者。宗子去國，則所居之處，非復已有，故以廟從。文武雖則去岐，岐仍天子之地，故因留其廟為別廟焉。
集傳 賦也。釐，賜也。尊也。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也。周，岐周也。召祖，穆公之祖康公也。此序王賜召公策命之詞，言賜爾圭瓚，秬鬯者，使之以祀其先祖，又告于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蓋古者爵人必於

祖廟示不敢專也。又使往受命於岐周。從其祖康公受命於文王之所以寵異之。而召公拜稽首以受王命之策書也。人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但言使君壽考而已。

廬陵羅氏曰。爾雅。彛。尙。疊。注。專。彛。爲。上。疊。爲。下。自。君。中。

疊山謝氏曰。三代令王。不責臣子以事功。惟他臣子以忠孝本於人心天理而感動之也。盤庚亦得此意。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

詩經

卷二十九

江漢

李西

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傳對遂考成矢施也。

箋對答休美作爲也。虎既拜而答王策命之時。稱揚王之德美。君臣之言宜相成也。王命

召虎用召祖命。故虎對王亦爲召康受王命之時。對成王命之詞。謂如其所言也。如其所

言者。天子萬壽以下是也。

疏。毛以爲上既受賜。今復謝之言。虎拜而稽首。遂稱揚王之德美。乃作其先祖召康公

言者。天子萬壽以下是也。

疏。毛以爲上既受賜。今復謝之言。虎拜而稽首。遂稱揚王之德美。乃作其先祖召康公

對王命成事之辭曰。使天子萬壽。又令此明。明天子其善聞不復有已時。又施布其文德。以和洽此四國。本召公之答天子其辭如此。今宣王以康公受命之法。命召虎。故虎亦以康公答王之辭。答宣王也。傳以對爲遂者。以爲因事之辭。言君既命之。臣遂稱之。矢施也。謂施陳文德。定本爲弛字非也。箋以君臣共語。宜爲應答。故以對爲答。以王命召虎。用召祖命。故虎亦爲召康公受命之時。對成王命之辭。謂對王命舊事成辭。因而思之。謂如其召康公所言。天子萬壽以下是也。定本集注皆云。對成王命之辭。

集傳賦也。對答。揚。稱。休。美。考。成。矢。陳。也。言

穆公既受賜。遂答稱天子之美命。作康公之

詩經

卷二十九

江漢

李西

廟器。而勒王策命之詞。以考其成。且祝天子

以萬壽也。古器物銘云。邦拜稽首。敢對揚天

子休命。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邦其眉壽。萬

年無疆。語正相類。但彼自祝其壽。而此祝君

壽耳。既又美其君之令聞。而進之以不已。勸

其君以文德。而不欲其極意於武功。古人愛

君之心。於此可見矣。

安成劉氏曰。上章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者。述穆公受冊書而祝謝其君之詞也。此復言虎

拜稽首天子萬壽者述穆公銘祖廟器而視君之詞也以考古圖觀之疑此章皆是述其勒銘廟器之詞
考古圖曰邾周大夫也有功錫命爲其考作祭器也邾拜稽首對揚天子休命用作皇考龔伯尊敦者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賜於大廟祭之日一獻君行立干作階之南南向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也此策命之禮所圖器多有是詞

江漢六章章八句

黃氏曰此詩乃召公奏凱之日所作也初則整師而往非爲邀功特以淮夷作患不能自安耳次則淮夷之患除而其功成次則安民之政舉而其功廣次則卽功而論

詩經

卷二十九

江漢

六

賞次則論之而賞行次則人臣報塞之義也

華谷嚴氏曰周與西北岐豐去江漢最遠故淮夷難服從化則後倡亂則先周人經理淮夷用力最多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監以叛其後又同奄國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宣王一命吉甫北方旋定繼命方叔伐蠻荆後命召公平淮南之夷又命皇甫平淮北之夷蓋南方之役至再至三淮夷未定則一方倡亂天下皆危故至三夷平然後四方定此江漢常武所以爲宣王之終事而繫之於宣王大雅之末也
序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

箋戒者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

疏經六章三章上五句以上言命遣將帥脩戒兵戎無所暴掠民得就業此事可常以爲法是有常德也三句以下言征伐徐國使之來庭克翦放命服王威武此武功成立是立武事也宣王末年德衰此云有常德者是謂常時所行之德可以爲常非言宣王終始有常故因以戒王使之有常也此章王肅述毛以爲王不親行王基述鄭爲此章王自親行王既親行仍須命元帥以統領六軍故左傳鄢陵之戰楚王雖自親行仍命子反將中軍是也三事就緒以上命將帥之辭震驚徐方以下是往伐徐國之事唯赫赫業業五句說王之軍行云舒緩而無懈怠自然前敵恐勳是用兵之道不假暴疾雖美其實事

詩經

卷二十九

常武

六

亦戒使常然故以此言當之

朱子辨說召穆公見上所解名篇之意未知其果然否然于理亦通
朱子曰詩中無常武二字特名其篇蓋有二義有常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爲常則不可此所以有美而有戒也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傳赫赫然盛也明明然察也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甫爲大師

箋南仲文王時武臣也顯著乎昭察乎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爲大祖者今大師皇甫是也使之整齊六軍之衆治其兵甲之事命將必於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大師者公兼官也敬之言警也警戒六軍之衆以惠淮浦之旁國謂勅以無暴掠爲之害也每軍各有將中軍之將尊也

詩經

卷二十九

常武

李九

兵又命爲大師之公者皇氏使之監撫軍衆觀使此二人爲將爲監乃告之云當整齊我六軍之衆以治我甲兵之事令師嚴器備既已嚴備當恭敬臨之既已恭敬又當戒懼而處之施仁愛之心於此南方淮浦之傍國勿得暴掠爲民之害此是王之顯察也鄭以南仲爲皇父遠祖止命皇父一人而已言王命卿士以南仲爲大祖者大師三公皇父也此爲將以整齊六師又以敬爲警言既以警肅之既已戒勅之以此爲異釋訓云赫赫迅也孫炎曰赫赫顯著之迅郭璞曰盛疾之貌是赫赫爲盛之意也舍人曰明明言其明甚孫炎曰明明性理之察也言王命南仲於太祖謂於太祖之廟命南仲也皇父爲太師謂命此皇父爲太師毛以南仲卿士文在太祖之上是先爲卿士今命以爲大將太師皇

詩經

卷二十九

常武

李九

父在太祖之下則於太祖之廟始命以爲太師其實皆在太祖之廟並命之故太祖之文處其中也南仲爲卿士未知於六官何卿也皇父新爲太師未知於舊何官也正以二文不同知皇父新命之耳下章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則此二人亦當尹氏命之矣此言太祖下言尹氏互相足也太師三公之官則是尊於卿士先言王命南仲者以南仲爲上將皇父爲監以皇父不親兵故特言命南仲王肅云皇父以三公而撫軍也殊南仲於王命親兵也箋以王命卿士以爲大將止當命一人爲元帥不應並命二人故以爲止命皇父而已以出車之篇言之知南仲文王時武臣是今所命者皇父之太祖故本言之命皇父爲將必遠本其祖者因其有積世之功尤欲使之彰顯故也上言王命卿士則皇父爲卿士矣太師三公之名復言太師皇父一人是公兼官謂三公而兼卿士之官必易傳者孫毓云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聞焉且古之命將皆於禰廟未有於后稷太祖之廟者又經言南仲太祖明以南仲爲太祖非命於太祖之文也昔陳勝舉兵稱項燕命將本祖古今有之十月之交皇父擅恣若爲厲王則在此之先若爲幽王則在此之後皆相接連與此皇父得爲一人或皇氏父字傳世稱之亦未可知也箋以戒爲戒勅則敬非戒類不宜相配而言故知敬之言警承上六師之下故云警戒六軍之士又以天子六軍軍各有將今獨命皇父使整六師惠南國故解之雖每軍各有將中軍之將尊故特命之使總攝諸軍也左傳稱晉作諸軍常以中軍之將爲元帥元帥是其尊也諸侯三軍分爲左

右可得有中軍焉。天子六軍而得中有中軍者，亦當分之爲三。中與左右各二軍也。春秋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左傳曰：王爲中軍，桓公、林父、將右軍，周公、黑肩、將左軍。是天子之軍分爲左右之事也。鄭轉敬言警，而毛不爲傳，則毛不變敬字，當以敬爲恭敬，戒爲戒懼，使此二將恭敬，以臨之，戒懼而處之也。

集傳：賦也。卿士，卽皇父之官也。南仲，見出車篇。大祖，始祖也。大師，皇父之兼官也。我爲宣王之自我也。戎，兵器也。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謂南仲爲大祖兼大師。

詩經

卷二十九

常武

七

而字皇父者，整治其從行之六軍，修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而惠此南方之國。詩人作此以美之，必言南仲大祖者，稱其世功以美大之也。

慶源輔氏曰：既敬既戒，臨事而懼也。敬戒乃用兵第一義。能如是，則成功可必，而南國可惠矣。南方之國，則淮南諸國也。蓋徐州之夷南侵諸國，爲之不安，故其言如此。臺山謝氏曰：宣王命將多取之世臣，何也？文事武備，素講於家庭，定亂持危，常在其念慮，一日用之，必老成持重，不以輕易誤國事矣。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傳：尹氏，掌命卿士。程伯休父，始命爲大司馬。浦，涯也。誅其君，弔其民，爲之立三有事之臣。箋：尹氏，天子世大夫也。率，循也。王使大夫尹氏策命程伯休父於軍，將行治兵之時，使其士衆左右陳列而勸戒之，使循彼淮浦之旁，省視徐國之土地，叛逆軍禮，司馬掌其誓戒。

詩經

卷二十九

常武

七

緒，業也。王又使軍將豫告淮浦徐土之民云：不久處於是也。女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爲其驚怖，先以言安之。

釋文

陳如字，徐直親反，行戶剛反，列也。

疏：上命將元帥，此命司馬。軍出之時，使此司馬令其士衆左右陳而力爲行，稱王之命。戒勅我六軍之師旅，往循行淮之浦，省視此徐之國土，有叛逆者，從而討之，又當預告徐土之人，我兵之來也，不久留不停處，直誅爾叛逆之君，爲汝立三有事之臣，使就其事，業當即還師，勿驚怖也。鄭唯三事就緒，謂三農之事，皆就業爲異，以王謂之而使命。

詩經

卷二十九 常武

七

人故知尹氏掌命卿士。即內史也。其職曰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是也。大司馬職云。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此言戒我師旅。是司馬之事。又楚語云。重黎氏世敘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韋昭云。程國伯爵。休父名也。失官謂失天地之官。而以諸侯為大司馬也。案父宜是字。而昭以為名。未能審之。孫炎曰。厓水邊也。說文云。浦水濱也。則浦涯一物也。此時尹氏當是尹吉甫。下至春秋之世。天子大夫每有尹氏。見於經傳。以此知天子世大夫也。吉甫卿士也。而云大夫者。以吉甫身為卿士。其繼世者不必常得為卿。而大夫是其總號。且命臣者內史之事。周禮內史中大夫。故以大夫言之。吉甫卿士而掌命臣者。蓋為卿而兼內史也。於六軍將行治兵之時者。軍禮出

詩經

卷二十九 常武

七

三農之事。太宰九職。一日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隰及平地。則三農謂此也。十月之交云。擇三有事。是有事者三。而擇立之。而無正文。三事大夫文連大夫。故得以為公卿。至於此者。言民就農事。不宜以為三卿故易傳也。
集傳賦也。尹氏吉甫也。蓋為內史。掌策命卿大夫也。程伯休父。周大夫。三事未詳。或曰三農之事也。言王詔尹氏策命程伯休父為司馬。使之左右陳其行列。循淮浦而省徐州之土。蓋伐淮北徐州之夷也。上章既命皇父。而此章又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大師以三公治其軍事。而使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震駭。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傳赫赫然盛也。業業然動也。嚴然而威。舒徐也。保安也。匪紹匪遊。不敢繼以放遊也。繹陳騷動也。

箋作行也。紹緩也。釋當作驛。王之軍行其貌赫赫業業然有尊嚴於天子之威。謂聞見者莫不憚之。王舒安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緩也。亦非敖遊也。徐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震動也。驛馳走相恐。思以震動徐國如雷霆之恐怖人然。徐國則驚動而將服罪。

釋文嚴毛魚檢反鄭如字紹如字繼也徐云鄭人遇反騷如字徐音蕭舒序也一本

卷二十九 常武

七十四

詩經

作舒徐也

疏毛以爲上言戒將帥此言王軍往行言赫赫然而盛業業然而動有儼然威武而爲天子之容者此宣王之軍也乃舒徐而安行不爲急疾又非敢繼之以敖遊言其不始而安行末以敖遊繼之謂終常敬戒不惰慢也故徐方斥候之使見其如此乃陳說王之此威往告以恐動之其動驚此徐方如雷之發聲如霆之奮擊徐方聞之則皆動驚而將服罪此事可常以爲法故美王能行之鄭以爲王之軍行其儀貌赫赫然有尊嚴於天子之威王既其貌如此出則舒而安行亦非解緩亦非敖遊由此徐方之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餘同赫赫盛貌業業動狀軍行而又見其狀故以業業

爲動也儼然而有威謂其軍儼然有可畏之貌舒徐也定本云舒序非也釋詁云紹繼也以紹遊共爲一句皆是不敢爲之凡入之心莫不初動後惰况今以安舒爲始或當以敖遊繼之故美其不敢繼以敖遊箋以紹遊各自言匪不得言繼以敖遊也故讀之爲紹訓之爲緩言釋騷則騷由此驛故知釋當作傳驛之驛言有嚴天子爲他人所尊嚴故易謂聞見者莫不憚之

集傳賦也赫赫顯也業業大也嚴威也天子自將其威可畏也王舒保作未詳其義或曰舒徐保安作行也言王師舒徐而安行也紹

詩經

卷二十九 常武

七十五

糾緊也遊遨遊也釋連絡也騷擾動也夷厲以來周室衰弱至是而天子自將以征不庭其師始出不疾不徐而徐方之人皆已震動如雷霆作於其上不遑安矣

臨川王氏曰江漢曰匪安匪舒此曰王舒保作蓋江漢武夫之事此則王者之事也如雷如霆先加以聲也如震如怒復致其實也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虓虎鋪敦淮濱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傳虎之自怒。虓然潰涯，仍就虜服也。截治也。箋：進前也。敦當作屯。王奮揚其威武，而震雷其聲，而勃怒其色。前其虎臣之將，闕然如虎之怒。陳屯其兵於淮水大防之上，以臨敵。就執其衆之降服者也。治淮之旁國有罪者，就王師而斷之。

釋文

闕，呼減反。徐火斬反。又火敢反。一音敢。虓，火交反。虎怒貌。鋪，普吳反。徐音平。陳也。韓詩作敷。云大也。敦，王申毛如字厚也。韓詩云：迫，鄭作屯，徒門反。仍如字。本或作扔。音

詩經

卷二十九

常武

七十七

同

疏：毛以爲既到淮浦，臨陣將戰，王乃奮揚其威武，如天之震雷，其聲如人之勃怒，其色即進而前，其虎臣之將，闕然如虓，怒之虎，令布陳敦厚之陣於淮水潰涯之上，就而執其衆所降服之虜，既敗其根本，又窮其枝葉，因復使人治彼淮浦之傍，有罪之國皆執而送之。來就王師之所而聽誓，言蓋得其支黨也。鄭唯以敦爲屯爲異，虜者囚係之名，爲人虜獲，是屈服也。以其臨陣當進而前之故，以進爲前，敦訓爲厚，於義不協，故破之爲屯。毛無破字之理，必以爲厚，宜爲布陳敦厚之陣也。就執其降服者，此篇上下不言其戰，則是見敵即服，故就執之。

集傳：賦也。進，鼓而進之也。闕，奮怒之貌。虓，虎之自怒也。鋪，布也。布其師旅也。敦，厚也。厚集其陳也。仍，就也。老子曰：攘臂而仍之，截，截然不可犯之貌。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傳：嘽嘽然盛也。疾如飛，摯如翰。苞，本也。緜緜，

靚也。翼翼，敬也。濯，大也。

詩經

卷二十九

常武

七十七

箋：嘽嘽，閒暇有餘力之貌。其行疾自發舉，如鳥之飛也。翰，其中豪俊也。江漢以喻盛大也。山本以喻不可驚動也。川流以喻不可禦也。王兵安靚，且皆敬，其勢不可測度，不可攻勝。既服淮浦矣，今又以大征徐國，言必勝也。

釋文

緜如字。韓詩作民。民同。

疏：上既克定淮浦之國，此又進而伐徐。嘽嘽，閒暇之貌。由軍盛所以嘽嘽然。故云盛也。疾如飛，如鳥飛也。摯如翰者，摯擊也。翰是飛之疾者，言其擊物尤疾，如鳥之疾飛者，翰

詩經

卷二十九

常武

七九

集傳賦也。嘽嘽，衆盛貌。翰，羽苞，本也。如飛如

翰，疾也。如江如漢，衆也。如山，不可動也。如川

不可禦也。縣縣，不可絕也。翼翼，不可亂也。不

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濯，大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

既來。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傳猶，謀也。來，王庭也。

箋猶，尚，允，信也。王重兵。兵雖臨之。尚守信自

實滿。兵未陳而徐國已來告服。所謂善戰者
不陳，回，猶違也。還歸，振旅也。

疏毛以爲王師既盛如此。又王之謀慮信而

方既已自來告服其罪。因此歸功於王。徐方

來與他國同服於王者。是天子之功使之然

也。又四方既已平定。徐方又來在王庭。便是

違命。則無復有事。王乃告之曰。可以還歸矣。

是武事既立。故述而美之。箋以徐方畏威

望軍而服。不由計謀所致。故易傳以猶爲尚

兵法臨敵設權。正尚守信自實。所以爲美也。

不言對戰執虜。故知兵未陳。徐國已來告服。

言來王庭。謂既降服後。朝京師而至王庭

不必在王

軍之庭也。

集傳賦也。猶，道，允，信，塞，實，庭，朝，回，違也。還歸，

班師而歸也。前篇召公帥師以出，歸告成

功，故備載其褒賞之詞。此篇王實親行，故於

卒章反復其詞，以歸功於天子。言王道甚大

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也。序所謂因以爲

則振旅而歸。無求多之意。既盡歸美之義。而
又寓規戒之忠焉。

曹氏曰。宣王待夷狄以誠實之道。不用詭詐。
徐方於是服而來歸。來未必同也。至於上下
內外咸服而無二心。然後謂之同。徐方來同。
則由宣王推赤心置其腹中故也。故以爲天
子之功。宣王北伐獫狁。西征羌戎。南威蠻荆。
獨徐方未服。今來朝於王庭。則四方既平矣。
於是王命凱旋而行。飲至策勲之禮焉。
華谷嚴氏曰。宣王積揮天戈。克淮服徐。無不
如意。召公慮其狙勝而喜功也。故因美而戒
之。

豐城朱氏曰。首章言敬戒。卒章言允塞。蓋不
言敬戒。無以見軍律之嚴。不言允塞。無以見
王道之大。惟其軍律之嚴。所以戰而必勝。惟
其王道之大。所以不戰而自服也。始而來。來

詩經

卷二十九

常武

八

而同人以爲天子之功也。而不知宣王初未
嘗以兵力服之也。終而曰不。則王道之大
信有以服其心矣。宣王於此。夫何爲哉。可以
班師振旅而歸矣。斯時也。其卽武王戰于戈
而桑弓矢。求懿德而肆時夏之時乎。故曰因
以爲戒者。戒其武功之不可驕。而勉其文德
之不可以不脩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序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箋。凡伯。天子大夫也。春秋魯隱公七年冬。天

王使凡伯來聘。

釋文。卬音仰。此及召旻二
篇幽王之變大雅也。

疏。幽王承父宣王中興之後。以行惡政之故。
而令周道廢壞。故刺之也。凡國伯爵。禮

侯伯之入王朝。則爲卿。故板箋以凡伯
爲卿士。此言大夫者。大夫卿之總稱也。

曹氏曰。凡伯作板詩在厲王末。至幽王大
壞之時。七十餘年矣。決非一人。猶家父

瞻仰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
有定。士民其瘵。蠹賊蠹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

靡有夷瘳。

傳。昊天。斥王也。填。久厲惡也。瘵。病夷。常也。罪

詩經

卷二十九

瞻卬

八

罟。設罪以爲罟。瘳。愈也。

箋。惠。愛也。仰視幽王爲政。則不愛我下民。甚

久矣。天下不安。王乃下此大惡。以敗亂之。屆。

極也。天下騷擾。邦國無有安定者。士卒與民

皆勞病。其爲殘酷痛病於民。如蠹賊之害禾

稼然。爲之無常。亦無止息時。施刑罪以羅網

天下。而不收斂。爲之亦無常。無止息時。此目

王所下大惡。

釋文

瘵側界反字林側例反。蟬本又作蠱音年。

疏

以則不我惠謂王不愛民故知昊天斥王卒章昊天與無不克鞏文連固於天位是

王之事故知卒章昊天亦斥王也作者既假

昊天以斥王其言天事則單言天耳天何以

刺天之降網實論天事嫌亦斥王故不言昊

以異其文鄭語稱幽王九年王室始騷此

言不安已久蓋九年已後也罪罟謂多立

科條使人易犯若設網以待鳥獸是以謂之

罟云邦國是畿外之辭故云天下騷擾謂

王以虐政擾動之也以士民連文故云士卒

與民士卒即從軍者也言為殘酷與施刑罪

者殘酷謂加害於民施刑謂布陳科禁雖害

民是一所從言之異故重設其文也蠱賊者

害禾稼之蟲蠱疾是害禾稼之狀箋以蠱賊

詩經

卷二十九

瞻印

全上

是損害之實故以殘酷痛疾言之罪罟是張

設之言故以施刑罪言之不收者以田設網

罟有收歛之期王施刑禁則不復收歛故也

言目王所下大惡者謂條目王惡定本作目

俗本為

自誤也

集傳賦也填久厲亂瘵病也蠱賊害苗之蟲

也疾害夷平屈極罟網也此刺幽王嬖褒

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首言昊天不惠而降

亂無所歸咎之詞也蘇氏曰國有所定則民

受其福無所定則受其病於是有小人為之

蠱賊刑罪為之罔罟凡此皆民之所以病也

廬陵羅氏曰奄人周禮司刑注男女不以義

交者其刑宮酒人注奄精氣閉藏者內門則

用奄以守之奄釋文掩斃二音說文作閹音淹與此通用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

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

哲婦傾城

傳收拘收也說赦也哲知也

箋此言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覆猶

詩經

卷二十九

瞻印

全上

反也哲謂多謀慮也城猶國也丈夫陽也陽

動故多謀慮則成國婦人陰也陰靜故多謀

慮乃亂國

慮乃亂國

釋文

覆芳服反服也說音稅注同一音他活反知音智王申毛如字

疏

上八句言王之為惡皆由婦人下二句謂婦人之言不可聽用若謂智多謀慮之丈

夫則興成人之城國婦言若為智多謀慮之婦人

則傾敗人之城國婦言是用國必滅亡王何

故用婦人之言為此大惡故疾之也智者

役心以謀慮故云哲謂多謀慮也國之所在

必築城居之作者以城表國箋以其有城居

之嫌故云城猶國也若然謀慮苟當則婦人

亦成國任嬖是也。謀慮理乖雖丈夫亦傾城。宰誣无極是也。然則成敗在於是非得失不由動靜而云陰陽不同者於時褒姒用事干預朝政其意言褒姒有智唯欲身求代后子圖奪宗非有益國之謀勸王不使聽用非言婦人有智皆將亂邦也。

集傳賦也反覆收拘說赦也。

慶源輔氏曰上四句承上章蓋賦之言而述其侵半奪取於人者反覆無常也下四句則承上章罪咎之言而述其拘繫縱釋於人者反覆不當也。

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詩經

卷二十九 瞻印

八十四

傳寺近也。

箋懿有所痛傷之聲也。厥其也其幽王也。梟鴟惡聲之鳥喻褒姒之言無善長舌喻多言語是王降大厲之階階所由上下也。今王之有此亂政非從天而下但從婦人出耳。又非有教王爲亂語王爲惡者是惟近愛婦人用其言故也。

疏懿與噫字雖異音義同金縢云噫公命我勿敢言與此同也噫者心有不平而爲聲。

痛傷褒姒亂國政也。寺即侍也侍御者必近其傍故以寺爲近以舌動而爲言故謂多言爲長舌論語云駟不及舌亦謂言爲舌也。

集傳賦也哲知也城猶國也哲婦蓋指褒姒也。傾覆懿美也梟鴟惡聲之鳥也長舌能多言者也階梯也寺奄人也言男子正位乎外爲國家之主故有知則能立國婦人以無非無儀爲善無所事哲哲則適以覆國而已故此懿美之哲婦而反爲梟鴟蓋以其多言

詩經

卷二十九 瞻印

八十五

而能爲禍亂之梯也若是則亂豈真自天降如首章之說哉特由此婦人而已蓋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婦人與奄人耳豈可近哉上文但言婦人之禍末句兼以奄人爲言蓋二者常相倚而爲好不不可不并以爲戒也。歐陽公常言宦者之禍甚於女寵其言尤爲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廬陵歐陽氏曰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

一悟。粹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矣。

鞫人伎忒。諸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傳。伎。害。忒。變也。休息也。婦人無與外政。雖王

后猶以蠶織為事。古者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敬之至也。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

詩經

卷二十九

瞻印

全七

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人蠶於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后夫人縹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縹。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矣。君服之以祀。

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箋。鞫。窮也。譖。不信也。竟。猶終也。胡。何。慝。惡也。婦人之長舌者。多謀慮。好窮屈人之語。伎害轉化。其言無常。始於不信。終於背違。人豈謂其是不得中乎。反云維我言何用為惡不信也。識。知也。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反知之。非其宜也。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紵之職。而與朝廷之事。其為非宜。亦猶

詩經

卷二十九

瞻印

全七

是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釋文。讚本又作儻。紘。獲耕反。奉。芳舅反。戾。力計反。燥也。禕。音輝。禕是禕衣。縹。本亦作

同

疏。上言長舌之惡。更說為惡之狀。此婦人之長舌多謀慮者。乃好窮屈人之言語。出言

則為人患害。且又變化無常。所言以不信為始。終竟於後背而違之。豈肯自曰我之此言不中正乎。反云維我此言何用為惡。惡而不如其非。既云出言不善。又責其干亂朝政。如商賈之求利三倍。乃君子之人。於是識知之。非其宜也。汝今婦人之不宜與朝廷公事。而休止養蠶織紵。干預男子之政。亦非宜也。伎者以心伎格前人。為之患害也。釋言云。與

詩經

卷二十九

瞻卬

公九

式也。孫炎曰：式，變雜不一。自古者天子以下，皆祭義文也。天官甸師注云：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芋終之。月令注云：借民力所治之然也。天子千畝，諸侯百畝，以事神有多少，因而為之等差也。冕者祭服之冠，紼謂冕之下而仰屬者，止言服冕而冕有等級，未知服何冕也。夫人受繭服，副則人君耕籍，或亦用祭服。蓋天子以袞冕也，諸侯自祭其廟，用玄冕，耕藉之服，不過用玄冕也。其絃天子以朱，諸侯以青者，以朱南方太陽之色，故天子用之。青東方少陽之色，故諸侯用之。所以以下天子，天子籍田在南郊，諸侯籍田在東郊，亦此意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此文兼有天子諸侯，故云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總舉諸神以為言也。祭義作先古，注云先古，先祖，定本作先公，涉下先

公而誤耳。夏官馬質注引蠶云：蠶為龍精，然則以龍是水物，故近川為之，取其氣勢也。七尺曰仍，言仍有三尺，則蠶宮之牆高一丈矣。尚書夏傳文與此畧同，云築宮有三尺者，其丈誤也。故彼注云：官當為宮，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長以長，度高以高，則蠶宮高一丈，禮志曰：仍有三尺，七尺曰仍，彼文直云宮有三尺，官下當脫仍字也。雉者城牆之度，故鄭計雉之數以推之，又引禮記以證之，復言七尺曰仍，是仍有三尺，乃克一雉之度，明其宮不得高丈三矣。彼注或云：蠶宮高一丈三尺者，衍三尺二字也。棘牆謂牆上布棘以禁人之踰越，不以禦寇，故外開之。大昕之朝者，彼注云：李春朔日之朝也。知者以既卜之下，即言養蠶之事，李春始蠶，故知是季春也。昕者朝旦之名，言大昕明是朔日之朝也。皮弁素積者，

詩經

卷二十九

瞻卬

公九

士冠禮注云：皮弁者，白鹿皮為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為裳，辟蹙其腰中，皮弁之衣用布十五升，其色象焉是也。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謂天子則卜三夫人，諸侯則卜世婦也。月令注：留養蠶者，所卜夫人與世婦是天子之夫人親蠶事也。周禮王后六宮言三宮者，亦據諸侯言之也。故彼注云：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也。言三宮據諸侯夫人有三宮，言三宮之夫人，亦容天子三夫人，人各居一宮也。以文兼天子諸侯，故雜互陳之。奉種浴於川，文承大昕之下，則以三月浴之矣。天官內宰云：仲春詔后率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馬質注云：月直大火，則浴其種，以仲春浴之者，蓋二月浴之，至將生又浴之，故不同也。風戾以食之者，彼注云：葉及早涼，脆采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可食蠶。蠶性惡濕也。歲既

單矣，單盡故彼注云：歲單謂三月月盡之後也。言歲者蠶歲之大功事畢於此也。世婦卒蠶獻繭於夫人，據諸侯為說。若天子則夫人卒蠶獻於后，夏傳注云：此諸侯之禮。天子則獻繭於后，是也。於君言示於夫人言繭，以繭是夫人之事。主獻夫人，故夫人受之。夫人而云副，律者，彼注云：副，律王后之服，而云夫人記者，容二王之後與以記意，或然故言與為疑之辭。雖王后受繭，其服尊，不過亦副律也。少牢以禮之者，設少牢之饌以禮遇世婦也。彼注云：禮之者，禮奉繭之世婦也。繅三盆手者，彼注云：三盆手者，三掩也。凡繅每掩大總而手振之以出緒也。夏傳注云：手猶親也。言后夫人親以手總之也。言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以文兼天子諸侯，故先王先公互言之。利之多少，其數無常，必以三倍

為言者以三是三才之數
數之小成故舉以言焉

集傳賦也。鞠窮、忤害、成變也。諧不信也。竟終
背反極已。慝惡也。賈居貨者也。三倍獲利之
多也。公事朝廷之事。蠶織婦人之業。言婦
寺能以其智辯窮人之言。其心忤害而變詐
無常。既以譖妄唱始於前。而終或不驗於後。
則亦不復自謂其言之放恣。無所極已。而反
曰。是何足為慝乎。夫商賈之利。非君子之所
宜識。如朝廷之事。非婦人之所宜與也。今賈
三倍。而君子識其所以然。婦人無朝廷之事。
而舍其蠶織以圖之。則豈不為慝哉。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
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傳刺責富。福狄遠忌。類善殄。盡瘁病也。
箋介甲也。王之為政。既無過惡。天何以責王
見變異乎。神何以不福王而有災害也。王不

詩經

卷二十九

瞻印

九

念此而改修德。乃舍女被甲夷狄。來使紀中

國者。反與我相怨。謂其疾怨羣臣叛違也。弔

至也。王之為政。德不至于天矣。不能致徵祥

於神矣。威儀又不善於朝廷矣。賢人皆言奔

亡。則天下邦國將盡困窮。

疏。刺譏者。皆責之辭。故刺為責也。言何神不

狄為迷。故為遠也。則介當訓為大。不得與箋

同也。王肅云。舍爾介狄。大道遠處。反與我賢者怨

乎。箋以維予胥忌。是不當怨而怨。則舍爾

介狄。是當怨而舍之也。且幽王荒淫。政亂。將

至滅亡。兵在其頸。尚不知悟。安能復知大道

遠。應又大道遠。應非幽王之所有。何云舍汝

乎。何以者。問之辭。故云王之政無過惡。天何

以責王也。既問天之刺責。又問神不福助。亞

前為勢。故何在神上。天者羣臣之精。言天則

神可知。去天以外。而別言神。則謂人鬼地祇

山川社稷之類也。天之所責。唯有妖變而已。

故云見變異。若日食星殞。山崩川竭之屬也。

神所不福。則是已有禍罰。故云有災害。謂水

旱蟲螟。霜雹疫癘之等也。於時已有此等事。

故責王。不改脩德。教也不應舍而舍。則是已

來犯王。故知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臣若

阿諛順旨。必不為王所怨。故知反與我相怨。

謂其疾怨羣臣叛違也。以正直不肯從邪。故

為王所怨。此經與上義相配。成天刺神不

福。皆由政惡所致。以王之為政。德不至於天

詩經

卷二十九

瞻印

九

故天以刺之不能致微祥於神故神不

集傳賦也刺責介大胥弔閔也言天何

用責王神何用王哉凡以王信用婦人

之故也是必將有夷狄之大患今王舍之不

忌而反以我之正言不諱爲忌何哉夫天之

降不祥庶幾王懼而自修今王遇災而不恤

又不謹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則國之殄

瘁宜矣或曰介狄卽指婦寺猶所謂女戎者

詩經

卷二十九 瞻卬

九三

也

變源輔氏曰夷狄陰類也自古寵任婦者多

而惟忌忠臣義士之正已者此其所以淪胥

于滅亡也國語晉獻公伐驪戎獲驪姬歸史蘇曰有男

戎必有女戎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

戎勝晉注云戎兵也女兵言其禍猶兵也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

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傳優渥也幾危也

箋優寬也天下羅網以取有罪亦甚寬謂但

以災異譴告之不指加罰於其身疾王爲惡

之甚賢者奔亡則人心無不憂幾近也言災

異譴告離人身近愚者不能覺

疏毛以爲上旣言天刺責王賢人將去此又

維其饒渥而多矣賢人之言皆云已欲亡去

我天下之人其心爲之憂愁矣又丁寧言之

天之所下災異之羅網維其危險而甚矣賢

人之言皆云欲亡去我天下之人其心爲之

悲哀矣鄭唯以優爲寬幾爲近爲異傳

以優爲優饒之義故爲渥也箋以天之降

詩經

卷二十九 瞻卬

九三

罔是羅網寬廣優饒者寬容之義故易傳以

優爲寬天下羅網以取有罪正謂欲取王也

不指害其身而微加譴告是其寬也上寬

者謂微加譴告告而不改則禍及其身故難

人近二者亦相接成但以忠臣

諫君宜稱禍近爲切故易傳也

集傳賦也罔咎優多幾近也蓋承上章之意

而重言之以警王也

屬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

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鞫無忝皇祖

傳藐藐大貌鞏固也

箋檻泉正出涌出也。鬱沸出貌。涌泉之源。所
由者深。喻已憂所從來久矣。惡政不先已。不
後已。惟何故正當之。藐藐美也。王者有美德
藐藐然無不能自堅固於其位者。微箴之也。
式用也。後謂子孫也。

詩經

卷二十九

瞻卬

九十五

疏言鬱沸然而涌出者。檻泉也。此泉湧湧而
出。言其所從來維其深遠矣。喻天下之人
心之憂悲。亦所由來久遠。寧從今日矣。我之
所憂。憂此惡政。惡恨何故不從我先。何故
不從我之後。而正當我之身也。既言王政之
惡。故以歲王言人君有美大之德。藐藐然可
以比於昊天。則無不能堅固於其位者。是守
位者必由美德也。王當美德固之。無使辱汝
君祖之先王。用此美德以救汝後世之子孫。
使之保守王位。無喪邦國也。釋詁云。藐藐
美也。言大貌者。為美大之貌也。下云無忝
皇祖。則知能固者。謂能固其王位也。不直言
無德。則不能固。而云有美德者。無不能固。
反言以見意。而言不指斥是微箴之也。
集傳興也。鬱沸泉涌貌。檻泉泉正出者。藐藐
高遠貌。鞏固也。言泉之湧涌上出。其源深
矣。我心之憂。亦非適今日然也。然而禍亂之

極適當此時。蓋已無可為者。惟天高遠。雖若

無意於物。然其功用神明不測。雖危亂之極。
亦無不能鞏固之者。幽王苟能改過自新。而
不忝其祖。則天意可回來者。猶必可救。而子
孫亦蒙其福矣。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序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
如召公之臣也。

詩經

卷二十九

召旻

九十五

箋閔病也

疏先王佐命之臣。能開闢土地者。蓋多矣。而
獨言召公者。作者意所欲言。無他義也。
朱子辨說召旻
以下不成文理

昊天疾威。天篤降喪。瘼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
圉卒荒。

傳圉垂也

箋天斥王也。疾猶急也。瘼病也。病乎幽王之
為政也。急行暴虐之法。厚下喪亂之教。謂重

賦稅也。病國中以饑饉。令民盡流移。國中至邊境以此故盡空虛。

疏

言此昊天之王者其為政教乃急疾而行此威成之法比夫之王者又厚下與民喪

亂之教而病害我國中以饑饉令國中之民盡流移而散亡以此故令我所居中國至於四境邊陲民皆逃散而盡空虛是王暴虐所致之。小旻云昊天疾威文與此同彼箋云

昊天德疾王者以刑罰威恐萬民則以天為上天疾為疾惡而此不然者以此下云內

許是人自潰亂非上天降之故知疾威降喪亦是王自行之也小旻之文連敷於下土布政下上是王之所為明天以是故疾惡於王觀文而說故與此異蕩之疾威與此不同義

詩經

卷二十九

召旻

李本

亦然也。荒荒虛釋詁之某氏曰周禮云野荒民散則削之唯某氏之本有荒字耳其諸家爾雅則無之要周禮野荒必是虛之義也居謂城中所居之處圍謂邊境

集傳賦也。篤厚。瘼病卒盡也。居國中也。圉邊

陲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

之詩也。

天降罪罟。蠹賊內訌。昏椽靡共。潰潰回遘。實靖

夷我邦。

傳訌潰也。椽天椽也。潰潰亂也。靖謀夷平也。

箋訌爭訟相陷人之言也。王施刑罪以網羅

天下。眾為殘酷之人。雖外以害人。又自內爭

相讒惡。昏椽皆奄人也。昏其官名也。椽椽毀

陰者也。王遠賢者而近任刑奄之人。無肯共

其職事者。皆潰潰然維邪是行者。皆謀夷滅

王之國。

疏

上言王以暴亂病民此又言所病之事今

詭佞之臣又助為此刑罰殘酷其害於人如蠹賊之害禾稼然又內自潰亂相陷以罪人

詩經

卷二十九

召旻

李本

也。又王所親任是刑餘之人此昏奄椽毀之小人無供其職事者皆潰潰然昏亂其行邪僻實謀滅我王之邦國王何故信任之

訌潰之義以訌字從言故知訌者是爭訟相陷人之言由爭訟故至潰敗故爾雅以訌為潰

傳意亦以椽為去陰但以正月云天天是椽天謂天殺椽謂椽破天椽文連故并舉

其類以曉人天官關人注云關人司昏晨以啟閉者是昏其官名也椽謂犯淫罪而刑

之也書傳曰男女不以禮交者其刑官秋官司刑注云官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則閉於官

中此椽毀其陰即割勢是也謂之奄者天官酒人注云奄精氣閉藏者引月令其器閤以

奄是由割去其勢精氣閉藏也若然秋官掌戮云墨者使守門關人之注引掌戮之文則關人乃是墨者非奄人矣而此箋以昏為奄

詩經

卷二十九

召旻

者按周禮序官闕人上有內小臣下有寺人內小臣之與寺人皆是奄人為之闕人與之為類官居其門明亦奄人也闕人云王官每門四人園遊亦如之注云園禁院也遊離官也然則王官之與園遊所守門者其官皆曰闕人是闕之用人非獨奄也掌戮墨者使守門官者使守內刑者使守圜則墨刑皆為開非獨官刑者矣但內門則用奄以守之其外門則用墨耳闕人職曰掌守王官之中門之禁注云中門於外內為中天子五門雉門為中門是雉門以內用奄庫門以外用墨其圍則用刑也官與寺人為類主以奄者為自月令仲冬命奄尹審門閭謹房室是門房之守皆奄為之故知闕是奄人之官名也奄者防守門閭親近人主凡庸之君闕於善惡以其少小慣習朝夕給使顧訪無猜憚之心恩

集傳賦也紅潰也昏桀昏亂桀喪之人也其

與恭同一說與供同謂其其職也潰潰亂也

回通邪僻也靖治夷平也言此孟賊昏桀

者皆潰亂邪僻之人而王乃使之治平我邦

所以致亂也

新安胡氏曰犬戎之害在外小人之害在內幽王之亂其國乃在內之小人耳故詩人形容之曰孟賊內存蓋孟賊之害稼亦在內而不在外也指昏桀而言并闕宦在其中矣

皇皇訛訛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

傳皇皇頑不知道也訛訛窳不供事也貶隊也

詩經

卷二十九

召旻

箋玷缺也王政已大壞小人在位曾不知大道之缺兢兢成也業業危也天下之人戒懼危怖甚久矣其不安也我王之位又甚隊矣言見侵侮政教不行後犬戎伐之而周與諸侯無異

釋文皇音羔訛音紫窳音庚裴駰云病也說文云嬾也一本又作衆業如字一音五

反又作墜

疏上言小人為謀將滅王國此言其致滅之道訛訛然在公窳惰而不供職事心頑力惰自以為宜王政已壞曾不知其大道之玷缺

也臣既如此害及天下故今時之人皆兢兢而戒懼業業然而危殆甚久矣天下不安言不安已久矣民既不安其我王之位又甚退言其卑微與諸侯無異也釋訓云臯臯珣珣刺素食也舍人曰臯臯不治之貌某氏曰無德而空食祿也釋訓又云翕翕訛訛莫供職也說文云蠹蠹也草木皆自豎立唯瓜瓠之屬臥而不起似若蠹人常臥室故字從眠字音

集傳賦也臯臯頑慢之意訛訛務為謗毀也玷缺也填久也言小人在位所為如此而王不知其缺至於戒敬恐懼甚久而不寧者

詩經

卷二十九 召旻

一百

其位乃更見貶黜其顛倒錯亂之甚如此

慶源輔氏曰小人之不可用亦明矣而臨亂之君所以必用大小人者蓋以其心實不知其惡耳然亦臯臯訛訛者善於毀人以自蓋故也立亂人之朝而獨戒敬恐懼甚久而不寧則豈容獨立哉終必為人所擠排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傳潰遂也苴水中浮草也

箋潰茂之潰當作彙彙茂貌王無恩惠於天

下天下之人如旱歲之草皆枯槁無潤澤如樹上之棲苴潰亂也無不亂者言皆亂也春秋傳曰國亂曰潰邑亂曰叛

疏草之生當遂其生長之性今言以草不潰故以潰為遂苴是草之枯槁遂水流者故云苴水中之浮草如是則棲為浮義謂棲息於水上也箋以潰為遂於義不安故易傳言潰當作彙如易泰卦拔茅以彙之字彙是茂盛之貌也又以棲者居在木上之名謂水上為棲理亦不悞故以為如樹上之棲苴苴是草木之枯槁者在樹未落及已落為水漂皆稱苴也此經再云如者言民如旱草草又如苴見其枯槁之極喻王無恩之甚也

詩經

卷二十九 召旻

章

集傳賦也潰遂也棲苴水中浮草棲於水上者言枯槁無潤澤也相視潰亂也

華谷嚴氏曰谷風有洗有潰潰怒也小旻是用不潰于成召旻草不潰茂潰遂也潰潰回通無不潰止潰亂也項氏云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甚者為潰怒遂之甚者為潰遂亂之甚者為潰亂皆一理也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粃

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傳往者富仁賢今也富譏佞今則病賢也彼

宜食疏。今反食精糲。替廢况茲也。引長也。

箋富福也。時今時也。茲此也。此者此古昔明

王疏。麤也。謂糲米也。職主也。彼賢者祿薄食

麤。而此昏桮之黨。反食精糲。女小人耳。何不

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茲復主長此為亂之

事乎。責之也。米之率。糲十。糲九。鑿八。侍御七。

釋文。糲。皮賣反。兄音況。糲。蘭未反。沈音賴。又

類。又音律。又所律反。鑿。子洛反。又音昨。字林云。糲米一斛春為八斗。音子沃反。

詩經

卷二十九

召旻

一

疏。毛以為邦國之亂。由遠賢者而任小人。故

舉明王之政。以並之言。維昔明王之時。富

者。不如今之時。言昔時富賢人。今時富穢佞

也。又言維今世之所病者。不如此明王。言明

王富賢人。今世則病賢人也。又言彼宜食疏

今乃反食精糲。之小人。由汝當路。以病賢者

何不早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復主為滋益

此亂之事。使更長也。爾雅之訓。况為陽也。賜小人之物。使之益多。故以况為滋。滋又為益。箋以疏。糲文。稱彼此。則有相形之勢。上文責王病賢者。富小人。則此亦相對不得為一人。故易傳以賢者食麤。昏桮之黨。食精也。職况斯引。職訓之為主。茲此引長。言主為益。此使亂之長。故便而倒之云。乃茲復主長此。為亂之事。責之也。言米之率。糲十。糲九。鑿八。侍御七者。其術在九章。粟米之法。彼云粟率。

五十。糲米三十。糲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為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言約之。得此數也。

集傳。賦也。時是疾病也。疏糲也。糲則精矣。替

廢也。兄。悅同。引長也。言昔之富。未嘗若是

之疾也。而今之疾。又未有若此之甚也。彼小

人之與君子。如疏與糲。其分審矣。而曷不自

替以避君子乎。而使我心專為此。故至於愴

悅。引長而不能自已也。

詩經

卷二十九

召旻

一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渴矣。不云自中。溥斯

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

傳。頻。厓也。泉。水從中以益者也。

箋。頻。當作濱。厓。猶外也。自由也。池水之溢。由

外灌焉。今池渴。人不言由外無益者。與。言由

之也。喻王猶池也。政之亂。由外無賢臣益之

泉者。中水生則益深。水不生則竭。喻王猶泉

也。政之亂。又由內無賢妃。益之溥。猶徧也。今

時徧有此內外之害矣。乃茲復主大此為亂之事。是不裁王之身乎。責主也。裁謂見誅伐。

釋文 頻舊云毛如字。鄭作濱。音賓。俱云厓也。案張揖字詒云。頻今濱。則頻是古濱字。

疏 既言小人在朝。又傷王無輔助。言人見池水之竭。盡矣。豈不言云。由其外之濱厓無。

水以益之故也。以喻人見王政之喪亂矣。豈不言曰。由其外之羣臣無賢以佐之故也。人。

見泉水之枯竭矣。豈不言由其內之地中無。水以生之故也。以喻人見王政危亂矣。豈不。

言曰。由其內之妃后無德以助之故也。今王。

內無賢后。外無賢臣。徧有此內外無賢之。

害矣。而在政小人。乃復主益此亂。使之更大。

亂。漸益大於久。豈得不災害我身乎。箋以。

詩經 卷二十九 召旻 一豆

水厓之濱。其字不應作頻。故破之也。傳作頻。

者。蓋以古多假借。或通用故也。池者穿地引。

水。家語曰。池水之大。魚鼈生焉。萑葦長焉。誰。

知其非泉也。是池由自外引水而為之。故云。

池水之益。由外灌焉。

集傳 賦也。頻厓。溥廣弘大也。池水之鍾也。

泉水之發也。故池之竭。由外之不入。泉之竭。

由內之不出。言禍亂有所從起。而今不云然。

也。此其為害亦已廣矣。是使我心專為此故。

至於愴怛日益弘大而憂之曰。是豈不裁及。

我躬也乎。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關國百里。今也日蹙。

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傳 辟。闢蹙促也。

箋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時也。召公。召康公。

也。言有如昔時賢臣多。非獨召公也。今。今幽。

王臣哀哉。哀其不高尚賢者。尊任有舊德之。

臣。將以喪亡其國。

詩經 卷二十九 召旻 一豆

疏 於感國之上。不言無賢臣者。以不尚有舊。

事見於下。故空其文。以下句互而知之。

集傳 賦也。先王。文武也。召公。康公也。辟。開蹙。

促也。文王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周。

人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所謂。

日辟國百里云者。言文王之化。自北而南。至。

於江漢之間。服從之國。日以益衆。及虞芮質。

成。而其旁諸侯聞之。相帥歸周者。四十餘國。

焉。今。謂幽王之時。促國。蓋犬戎內侵。諸侯外。

畔也。又歎息哀痛而言。今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用耳。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集傳因其首章稱昊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別小旻也。

止齋陳氏曰。周南繫於周。公召南繫於召。公豈非化之盛者。必有待乎二公也。至於召風之終。繫以邠雅之終。繫以召旻。豈非化之衰者。必有思乎二公也。

詩經

卷二十九 召旻 一百六

之盛。以見亂極思治之理。其亦猶下泉之終變風歟。

蕩之什十一篇凡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二十九終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三十

明 後學張溥

周頌譜

漢鄭玄著

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卽位之初。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禮運曰。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

詩經

卷三十 頌 一

夫政必本于天。殺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殺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之謂興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山川所以償鬼神。五祀所以本事。又曰。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于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于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于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

廟山川五祀義之修禮之藏也功大如此可不美報乎故人君必潔其牛羊馨其黍稷齊明而薦之歌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

疏周自文王受命武王伐紂雖屢有豐年未為德洽及成王嗣位周公攝政修文武之德定武王之烈于戈既息嘉瑞畢臻然後為太平德洽也書敘既黜殷命之後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王命唐叔歸公於東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是攝政之初嘉禾生也書傳曰三年踐奄多方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自此之後無復征伐易

詩經

卷三十 頌

二

注云行誅之後致太平自三年數也故四年之封康叔因欲營洛以觀民心康誥曰周公初其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是德洽及民之事也故書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耻其言而不見從耻其行而不見隨將太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侯率其羣黨各攻位於其庭周公曰示之以力役且猶至况導之以禮樂乎然後取作禮樂書曰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如書傳此言則周公以三年太平即應作禮樂但為優游之故至六年頌聲乃人志所為制禮之前頌已作矣故周禮太師教六詩六曰頌樂師帥學士歌徹謂歌雅也制禮之時得取頌詩

詩經

卷三十 頌

三

為樂是制禮之前有頌也史傳羣書稱成康之間四十餘年刑措不用則成王終世太平正言即位之初者以即位之初禮樂新定其詠父祖之功業述時世之和樂宏勳盛事已盡之矣以後無以過此採者不為復錄且檢周頌事迹皆不過成王之初故斷之以為限耳不謂其後不得作頌也故曰成康沒而頌聲寢不廢康王之時乃有其頌但今詩所無耳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周蓋孔子所加也何則孔子以前六詩並列故太師教六詩是六詩皆別題也書敘列虞夏商周書各為一科當代異其第則詩本亦當代為別商頌不與周頌相繼為次第也周詩雖六義並列要先風雅而後頌也見事相因漸為商頌不得在周頌之上問廟之也商頌自以配樂當如樂貴者用前賤者用後不可以先代之頌在後代之下必是獨行為一代之法國語曰有正考甫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若在周詩之中則天下所共不須獨校於周之太師也商既不雜於周不須有所分別則知孔子以前未題周也孔子論詩雅頌乃次魯商於下以示三代之法故魯譜云孔子錄其詩之頌同之王者後商譜云孔子錄其詩以備三頌是商頌者孔子列之於詩末也既有商魯頌題周以別之故知孔子加周也頌之言容歌成功之容狀也左傳季札見舞韶簫曰德至矣哉大矣哉如天之無不壽如地之無不載是所據之文也此引堯舜之事以言周者聖人示迹不同所遇異時故號有帝王為優劣之稱若乃至

誠盡物前聖後聖其歸一也故中庸說孔子之道也噫嘻成王既昭假爾書傳說越常之譯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中候適維戒云日若稽古周公旦欽惟皇天順殷祚即攝七年驚鳳見黃茨生青龍銜甲玄龜背書是周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之事也言頌聲者詩各有聲故公羊傳曰什一而稅頌聲作是也此頌聲由其時之君德洽於民而作則頌聲係於所興之君不係於所歌之王故周頌三十一篇左方中肯以爲周公成王之頌也以其雖詠往事頌祖業昭文德述武功皆今歌頌述之以美今時不爲祖父之頌矣但祖父之功由此以顯顯其父祖之功所以頌子孫也故時邁之等盡爲武王之事要歸頌聲於周公

成王也若然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非文武之頌而祀成湯烈祖祀中宗玄鳥祀高宗即爲所祀之王頌者頌既治平而與文武雖有盛德時未太平不可爲頌成王致太平乃有頌雖祀文王武王皆歌當時成功告其父祖之神明故周頌祀文王武王者皆非文武之頌也若殷之三王既中興受命本皆太平明生時自有頌聲但商書殘缺無以言焉今死而作頌故係於所歌之王因此而談不廢成王崩後亦有追頌或本不錄今詩無耳祖父未太平而子孫太平頌聲之興係於子孫所頌是也祖父未太平而子孫太平則所頌之詩係其父祖商頌是也若父祖子孫俱太平之作係於子孫之時論父祖之事者則所係之主由作者本意無定準也頌者述盛德

之容至美之名因此復有借其美名因以指所頌者騶頌僖公是也止頌德政之容無復告神之事以位在諸侯不敢輒作雖非告神又非風體故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也然魯頌之文尤類小雅比於商頌體制又異明三頌之名雖同其體各別也此周頌所頌之事多在成王即位之前今檢其作之早晚前後亦參差不同案賡序云大封於廟也箋云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宣十二年左傳昔武王克商而作頌載載干戈載橐弓矢又作武其三曰敷時釋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文在時邁與般敘武賡桓也而桓說武王伐紂之事時邁與般序言巡守案康王之誥云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注云獨舉侯甸男衛四服者周

公居攝六年制禮班度量至此積三十年再巡守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既事遣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如鄭此言以攝政六年而六服咸在以爲年端則成王即位後十年乃巡守是爲攝政至成王之初無巡守也明時邁與般武王時也此四篇皆武王時事也閔子小子訪落敬之三篇序云嗣王經稱小子是成王除設嗣位未改喪中之稱攝政之前事也。有客微子來見祖廟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命尚書敘微子之命在誅管蔡之前則微子來見攝政二年之事也凡此八篇事皆在太平之前也雖禘太祖以魯禮言之武王以成王年十歲十二月崩則成王年十二禘於武王之廟年十四禘於群廟乃

年十七攝政三年而禘至五年而禘雖於周禮微而歌之則事在攝政六年之前而攝政五年及成王十四時俱有禘檢其篇中二者無以可明而雖箋云得天下之權心以五年之事也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箋云告太平者居攝五年之末則亦五年之事也明堂位曰昔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謂在洛邑也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朝諸侯郊祀皆攝政六年所為而清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思文后稷配天皆六年時事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不指年月而郊祀周公所定思文須所配之人昊天有成命言感生之帝祐及後世以事相况蓋與思文同時也振驚二王之後來助

祭箋云二王夏殷也其後祀也宋也微子攝政二年始為殷後獨來見於祖祀木先封不當與宋俱至今二王之後並來祭則在有客之後也祀宋異服不應並朝蓋亦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時與天下俱至則振驚亦六年也或者祀宋一國亦得云二王之後如是則其時不可知也酌告成大武亦六年之事故箋云其始成告之而已是也既告當作之以觀其和否有贊始作樂而合於太祖云始作明既告之後合而觀之即告也合各有禮於廟以樂初成所以合而作之故曰既備乃奏肅雍和鳴亦為六年時事也朝明堂之時諸侯及二王之後皆未去故云我客戾止永觀厥成以此考之若相符合也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則大武之樂當奏之矣而酌箋

云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宗廟而奏之者以周公之作禮樂王為成王故據成王而言之不言攝政之時已奏大武則武詩之作其時未可明也載見箋云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小毖曰予其懲而箋云我其創文於往時矣皆成王即位之初也烈文成王即政於成王除武王之喪周公未攝之時與周公致政之後二者皆為即政若除喪之時事宜與閔子同時而閔子三篇與羣臣謀事稱未堪家多難有求賢自退之志今烈文之篇申勅諸侯卿士以賞罰為已任亦宜為歸政之後成王即位之初也故服虔注左傳亦云烈文成王初即洛邑諸侯助祭之樂歌是也其維清敘皆得為武王之事但敘云奏者容周公成王時所奏述其事而為頌故不可必定也噫嘻

日既昭假爾臣工曰迄用康年豐年日多黍稷載芾曰萬億及秣良耜曰其崇如墉潛日潛有多魚言豐年物多以告神明是論太平後事但不知攝政三年之後定指何年耳天作祀先王先公事與天保于公先王文同以禴祀烝嘗類之是為時祭執競祀武王說武王生時之功絲衣釋賓尸說釋祭得禮之宜推揜無以知其早晚以祭乃釋是告神之作亦宜其太平之年事也所檢止知其事之早晚而作者當時不必皆為有事而作先後有事後而先作者則頌自民之歌謠而外傳引思文時邁皆言周公之頌所以周公之時還得自頌者以周公攝政歸功成王歌其先人之功事由不涉於已故得自為風雅此篇既

詩經

卷三十 頌

人

有義理。頌亦當有也。武王之事。不為頌前。不以事之先後。必為次矣。雖作於制禮之前。而在烈文清廟之後。又不以作之先後。為次矣。禮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為周頌之首。文王受命。為王者之端。武王即因其業。且俱為聖人。令父先於子。故頌以文王為首。其事盛者。在先所以先清廟也。次以維天之命者。言文王德與天同。溢於後世。周公收其道。以制法。告其廟。以太平盛之次也。文王既道可為法。政致清明。故武王象其伐事。以制歌樂。故又次維清也。道既可法。諸侯當法而行之。故次烈文也。道為諸侯所法。可以祭祀先祖。故次天作也。人本於祖。推以配天。既祀於廟。又當郊天。祭望。故次昊天有成命。我將時邁也。雖告祭

之歌。說武王能持彊道。為神降福。故次執競也。武王之持彊道。致牟麥之瑞。由后稷之功。故次思文也。由稷以致牟麥。牟麥為豐年之祥。故次臣工也。年之所康者。因祈穀而致福。故次噫嘻也。以祈穀大事。必有助祭。故次振鷺也。助祭得禮。以致年豐。當以執祭。故次豐年也。既獲年豐。天下和樂。故合諸樂奏而聽之。故次有瞽也。既和樂年豐。萬物得所。信及潛逃。故次潛也。既樂作魚多。可以告神祭祖。故次離也。說諸侯助祭之事。而諸侯之來朝有禮。故次載見也。既朝祭得禮。則主所愛敬。故次有客也。以諸侯之來見。奏樂以示之。使知一代之功德。故次武也。武王之大事。周之最盛者也。但周推文德。以先文王。則武王為子道。故武詩不在周頌之初。故禮記每云。升

詩經

卷三十 頌

九

歌清廟。下管象。象謂武也。子道而在堂下。示上下之義。武詩主歌武王之功。而未致太平。王崩子幼。朝廟謀事。群臣進戒。故次閔子小子。訪樂敬之也。先朝廟而後諒謀。君訪問。而臣進戒。事之次也。臣既進謀。君又求助。故次小毖也。既謀事求助。致敬民神。春祈秋報。故次載芣良耜也。社稷雖國之貴神。卑於郊宗。告祭。故次時邁之後。以所歌皆民事。非先王之盛德故也。既年豐民安。所以祭祀。祭則有明日之禋。以致胡老。故次絲衣也。天下所以年豐壽考。本以文王得用師之道。武王克定厥家。封功臣。陟四岳。祀河海。故次酌桓齊般。以為和樂之終焉。周頌皆太平之歌。所論多告神之事。篇多而事相類。所次意不似風雅。觀其大歸。清廟之什。陳文武盛德。郊宗崇望。配

禮之大者。臣工之什。言助祭祈報。合樂朝見。事劣於清廟。閔子之什。傷家道之未成。創往時之禍難。又陳釋告之未祭。類禘之小禮。比臣工又差劣焉。大率周頌之次。雖其中有曲而變。要以盛者為先。般與時邁。同為巡守。般非告祭之文。無明昭震疊之威。故同時而不次也。且社稷以祈報。此篇嗣王緣事義相類。郊宗由大禮類聚。釋禘為末祭。群分觀此。則次有義矣。可以辨論難。以精悉也。以頌者告神之歌。由於政平神悅所致。故說政從神下。歌以報神。所以為頌之意。引禮記以證之。言藏身者。鄭云。藏謂輝光於外。而形體不見。若日月星辰之神。言日月星辰有神。有光輝。形藏於中。而不可見。猶人君施政教。身藏於中。而不可害。猶日月星辰然。既言藏身由政。又本

詩經

卷三十 頌

十

政所由出以天為神之尊者故先之本之者即般以降命也般之言效鄭云效天之氣以下教令天有運移之期陰陽之節也若實以春夏刑以秋冬皆效天也鄭云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社者土地之主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此則教令本下於社是謂效地之宜以下者也教令由社而云效地者以社五土之總神為土地主也大司徒職曰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宜皇物二曰川澤宜膏物三曰丘陵宜核物四曰墳衍宜莢物五曰原隰宜叢物是地有山川高下物生各有所宜人君當效之亦順合所宜而任之山者不使居川渚者不使居中原之類所效亦多矣以上文因政者君之所以藏身即云政必本於天既云本天遂從天向而言故云

般以降命則云降命者自人君降之於民也據今教令本之由於社廟則所云降者皆從社廟降於人君也隨文勢而互言之皆神降於人君又降之於民也鄭云大傳曰自禰率而上之至於祖遠者輕仁也自祖率而下之至於禰高者重義也是祖廟有仁義降於人君人君法之下於民鄭云山有草木禽獸可作器物供國事有此法以降人君人君所效降與作之教令於民也鄭云五祀有中門戶竈行之神中霤謂室也室及門戶竈行人之動作所由為皆有制度是五祀有制度以降人君人君所以下於民為之制度也上棟下宇起自黃帝有室則有門戶矣行是道塗所由竈有幾烹之用則五祀乃人之所為而云降制度於人君者以五祀雖人

詩經

卷三十 頌

十一

所為要理自當有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創為之既為其器即立其神神有制度故可法象猶社祀勾龍廟祭先祖亦人立之而效之降命與此同以上教令皆降於郊社祖廟山川五祀而此又祭之見其為取法象焉故云所以本仁所以本事也祭帝於郊謂祭感生之帝容五帝之兆也天之法象多不可指其所本因其天象在上而祭有處所故云定天位也祀社土地之主土地生物人所利用祭之而見有此利於民故云列地利也物雖賚天所生其見在地所以將地言之地之為利也博故言其利不言所本也自祖廟以下不言祭蒙上祭文祖廟有仁有義其仁可以總之五祀本為制度而制度與舉即是事也故云本事山川亦有所本因山川為神不明

故云賁鬼神言賁敬山川鬼神而祭之與本仁本事互見敬鬼神而本之鄭云信得其禮則神物與人皆應之百神列宿也百貨金玉之屬如此為聖王既法象群神人君誠心事之禮行於神則百神應而受職百貨出而可盡人服於孝慈俗正其法則矣知百神為列宿者以繫天言之為天之諸神分宿所主各守所職使不僭濫寒暑節風雨時令萬物茂百穀成也百貨金玉者舉金玉言之祭地得所地不愛寶山出器車地生醴泉銀甕丹雘金玉百貨可盡為人用焉又祖廟得所則民化上知孝於祖福慈愛子孫而服於君之政教矣五祀得所則制度可法是正法則矣不言山川者上既言賁鬼神則已為禮行矣故畧之義理由此以脩飾禮法從之而出見

詩經

卷三十 頌

十二

是義興於此禮義其中故鄭云脩猶飾也
 藏若其城郭然此言聖王之政法象天地
 群神之爲而爲之政政成而神得其所神
 得其所則事順人和而德洽於神舉矣
 案今周頌郊社祖廟山川之祭自以歲時
 之常非爲太平而報而鄭云功大如此可
 不美報者人君是群神之主故曰有天下
 者祭百神其祭不待於太平也但太平之
 時人民和樂謳歌吟詠而作頌者皆人君
 德政之所致也以人君法神以行政歸功
 於群神則詩人頌其功德故謂太平之祭爲
 報功也時邁殷桓之祭於時雖未太平以
 其太平乃歌亦爲報也歌之舞之謂祭神
 之後詩人歌之非謂當祭之時即歌舞也
 故清廟經曰肅雝顯相濟濟多士駿奔在

廟皆是既祭之後述祭時之事明非祭時
 即歌也但既作之後常用之故書傳說清
 廟云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
 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是作後
 每祭嘗歌之也頌之作也王爲顯神明多
 由祭祀而爲故頌敘稱祀告澤及朝廟於
 廟之事亦多矣唯敬之小茲不言廟祀而
 承謀廟之下亦當於廟進戒廟中求助者
 然頌雖告神爲主但天下太平歌頌君德
 亦有非祭祀者臣工有客烈文振鷺及閔
 子小子小茲之等皆不論神明之事是頌
 體不一要是和樂之職而已不必皆是顯
 神明也今頌昊天有成命我將思文憲嘒
 載芾良耜及桓是郊社之歌也其清廟維
 天之命維清天作執競雖武酌齊之等爲
 祖廟之祭也其烈文臣工振鷺豐年潛有

詩經

卷三十

十三

替載見有客閔予小子訪落綠衣之等雖
 有祖廟之事其頌德又與上異也時邁與
 殷有望祭河岳之事是山川之祭也唯五
 祀之祭頌無其歌耳頌爲四始之主歌其
 盛德者也五祀爲制度常事非其盛故無
 之羣神之中亦有圓丘之天神方澤之地
 祇五方之帝六宗之祀今頌皆無者以其
 頌者感今德澤上述祖父郊以祖配故其
 言及之至於圓丘方澤所配非周之祖不
 可歌之以美周德五方之帝與六宗同於
 天神所配之人不異於思文與我將詩人
 不爲之頌所以今皆無也毛氏之義傳訓
 攝政成王之事年毛意或如王肅言也維
 天之命傳曰成王能厚行之爲成王即政
 之後事也成王年十四周公攝政爲元年
 攝政三年春朝廟閔予小子之篇是也
 客亦周公東征三年之後來而始封宜攝
 政四年之事以王來自奄非攝政時與鄭
 異不可約之爲三年中也三年除喪明年
 禘於群廟則雖爲四年事其餘
 則錯互不可盡檢或與鄭同

頌四

集傳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
 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蓋頌與
 容古字通用故序以此言之周頌三十一
 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

魯頌四篇商頌五篇因亦以類附焉凡五卷

朱子曰周公相武王成王天下既平作為樂章薦之郊廟所謂周頌也然其篇第之先後則不可究矣又其間多闕文疑義焉安成劉氏曰康王以後之詩昊天有成命及執競噫嘻是也又曰雅頌無諸國別元以十篇為一卷故此分周頌三什為四之一四之二四之三魯頌四篇為四之四商頌五篇為四之五通為五卷止齋陳氏曰別以尊卑之禮故魯頌以諸侯而後於周間以親疎之義故商頌以先代而後於魯

詩經

卷三十 頌

十

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

清廟之什詁訓傳第三十

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箋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為之耳成洛邑居攝

五年時

釋文廟本又作廟杜預云肅然清淨之稱也雒音洛本又作洛後漢都洛陽以火德

為水剋火故改為各傍佳

疏周禮四時之祭春日祀因春是四時之首是秋冬之祭亦以祀目之此祀文王自當在春餘序之稱祀不必皆春祀也以王制之法及鄭志所云殷禮春禘夏禘四時皆無祀名而商頌之序亦稱祀者子夏生於周世因以周法言之那與烈祖皆云烝嘗而序稱為祀是祀為通名也案召誥經序營洛邑者乃是以召公所為而云周公既成洛邑者以周公攝行王事君統臣功故以周公為主既成洛邑

詩經

卷三十 清廟

十五

在居攝五年其朝諸侯則在六年明堂位所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即此時也成洛邑後年始朝諸侯而此繫之成洛邑者以洛邑既成之後朝事莫此之先故繫之也此朝諸侯在明堂之上於王之位五等四夷莫不咸在言率之以祀文王則朝者悉皆助祭序雖文王諸侯其實亦有四夷但四夷世乃一見助祭非常故畧而不言之耳諸侯之朝當依服數而至明堂之位得夷夏并在者以其禮樂初成將頒度量故特使俱至異於常朝也顧命諸侯見王之禮召公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率諸侯者皆二伯為之此言率者謂周公使二伯率之以從周公祀文王也文王之廟雖四時常祀而禮特異於常諸侯皆在祭事最盛詩人述此祭而為此詩故序備言其事此

祭文王之神所以有清廟之德者天德清明
 文王象焉以文王能象天清明故謂其廟為
 清廟樂記曰是故清明象天是天德清明也
 孔子間居曰清明在躬注云謂聖人之德亦
 清明也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文王能
 象天也賈逵左傳注云肅然清靜謂之清廟
 鄭不然者以書傳說清廟之義云於穆清廟
 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說清
 廟而言功德則清是功德之名非清靜之義
 也廟者人所不居雖非文王孰不清靜故不
 從賈氏之說也言祭之而歌此詩者謂公之
 時詩人述之而作此清廟之詩既作之後其
 祭皆升堂歌之以為常曲故禮記每云升歌
 清廟是也立宮室象貌而為之者言死者之
 宗廟象生時之宮室容貌故冬官匠人所謂
 宗廟及路寢皆制如明堂是死之宗廟猶生

來告卜作洛詩如是則作洛邑與成周同年
 營之矣書傳說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故知
 洛邑亦以五年成之也成洛邑在五年則朝
 諸侯在六年明此朝諸侯與明堂位所朝為
 一事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
 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傳於歎辭也穆美肅敬雖和相助也執文德
 之人也駿長也顯於天矣見承於人矣不見
 厭於人矣

箋顯光也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
 儀敬且和又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
 祭對配越於也濟濟之衆士皆執行文王之
 德文王精神已在天矣猶配順其素如在生
 存駿大也諸侯與衆士于周公祭文王俱奔
 走而來在廟中助祭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
 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志意與言其
 承順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

疏毛以爲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既內敬於心且外和於色又諸侯有明著之德來助祭也又有濟濟然美容儀之衆士亦來助祭於此衆士等皆能執持文王之德無所失墜文王精神已在於天此衆士之行皆能配於在天言其行同文王與之相合也此明著諸侯與威儀衆士長奔走而來在文王之廟後世常然供承不絕則文王之德豈不顯於天豈不承於人所以得然者以文王之德爲人所樂無見厭倦於人斯故皆奔走承之鄭唯以駿奔走二句爲異言諸侯之與多士大奔走而來在文王之廟豈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承順之餘同於乎於戲皆古之嗚呼字以此祀文王之歌美其祀不美其廟故云周公之祭清廟也知顯相是諸侯者序言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於此經當有諸侯之事而下文別言多士多士非諸侯則顯相是諸侯可知於諸侯言相名多士亦爲相矣此箋以肅雝屬周公而書傳云肅雝顯相注云四海敬和明德來助祭以敬和爲諸侯者義得兩通也序言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止率諸侯耳多士亦助祭序不言率之者王朝之臣助祭爲常非所當率故不須言也以朝廷之臣親受文王之化故言秉文之德則外臣疏遠言其自有光明亦所以互相通也言長者此奔走於廟非唯一時之事乃百世長然故言長也以文王精神已在於天光顯文王是顯於天也此奔走助祭是承事文王故見承於人也不見厭於人者由文王德美不爲人厭所以諸侯多士奔走助之結上助祭之意也見承於人上或有不字與不見厭相涉爲

誤箋以詩人所歌據其見事非是逆推後世不宜以駿爲長此承諸侯多士之下總言奔走以其俱來故訓駿爲大者多而疾來之意禮記大傳亦云駿奔走注駿疾也疾奔走言勸事也其意與此相接成也又以上言在天者見文王其身雖死其道猶存既言人能配行故指在天爲義此言奔走在廟正述祭時之事無取於在天故以爲光明文王之德承順文王之意光明文王之德雖亦得爲顯之於天但於文勢直言人所昭見不當遠指上天故易傳也

集傳賦也於歎辭穆深遠也清靜也肅敬雝和顯明相助也謂助祭之公卿諸侯也濟衆也多士與祭執事之人也越於也駿大而疾也承尊奉也斯語辭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言於穆哉此清靜之廟其助祭之公侯皆敬且和而其執事之人人無不執行文王之德既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又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如此則是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信乎其無有厭敷於人也

詩經

清廟一章八句

集傳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

武王騂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

升歌之辭也。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荀

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

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

歎有遺音者矣鄭氏曰朱弦練則聲濁越

瑟底孔也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

歎三人從歎之耳。漢因秦樂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筦絃配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

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

東萊呂氏曰按洛誥云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則是周公成洛邑而作此詩在於七年也

邑而作此詩、在於七年也、
安成劉氏曰、書言烝祭文

安成劉氏曰書言烝祭文武而此樂歌止頌文王之德者父子並祭敬於尊也又曰堂上之樂以人聲爲貴故舜之韶樂鳴球

堂上之樂以人聲爲貴故舜之韶樂鳴球琴瑟以詠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秦漢之薦乾豆亦唯堂上獨奏登歌之曲謂之登歌

孔氏曰一倡謂一人始唱歌三歎謂三人

詩經

卷三十 維天之命

三

讚歎也。樂歌文王之道，不極音聲，故但以
熟弦廣孔，少倡寡和。此音有德傳於無窮，
是有餘音不已也。

朱子曰：一倡三歎者，一人倡之，三人和之。
如今人換歌之類。

歌、如、今、人、換、之、類、

序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箋告太平者居攝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六

年制禮作樂。

釋文

維，韓詩云維，念也。

詩經

卷三十 維天之命

二十三

疏 文王受命，造立周邦，未及太平而崩，不得制禮作樂。今周公攝政，繼父之業，致得太平，將欲作樂制禮，故以太平之時，設祭以告文王之廟，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樂記云：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功成治定，即太平之事。此經所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是制作之意。明其將欲制作，有此告耳。制禮作樂，在六年之初，故知此告太平五年之末也。聖人之受天命，必致天下太平，制作一代大法，乃可謂之終耳。文王未終此事，而身已崩，是其心有遺恨，故承其素意而告之。冀使文王知之，不復懷恨，故也。於五年之末，以太平告之，明已欲以六年成就之言，六年者為制作成之時，其始草創當先於此矣。明堂位云：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明是制作已就，故度量可頒，其禮亦應頒之，未即

施 用洛誥說七年時事，周公猶戒成王，使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則是成王即政，始用周禮也。武王亦不卒而崩，惟告文王者，當時亦應並告。但以文王是創基之主，紂尚未滅，遺恨為深，周公之作周禮，稱為文王之意，故作者主於文王。序亦順經之意，指言告文王焉。

朱 子辨說詩中未見告太平之意。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傳 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純，大假嘉溢，慎收聚也。成王能厚行之也。

詩經

卷三十 維天之命

二十三

箋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純亦不已也。溢，盈溢之言也。於乎不光明，與文王之施德教之無倦已。美其與天同功也。以嘉美之德，饒衍與我，我其聚歛之。以制法度，以大順我文王之意，謂為周禮六官之職也。書曰：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是言曾孫欲使後王皆厚行之，非維今也。

釋文 假音假溢音逸徐云毛音謚慎本或作順案爾雅云茲神溢慎也不作順字王肅及崔中毛並作順解也單音丹厚之也一本作能厚行之也今或作能厚成之也重直反龍

疏 毛以為言維此天所為之教命於乎美哉，動行而不已，言天道轉運無極止時也。於乎豈不顯乎，此文王之德之太也。文王德既顯大，而亦行之不已，與天同功，又以此嘉美之道，以戒慎我子孫，我周公其當飲聚之，以制典法，大順我文王之本意，作之告成，當使曾孫成王厚行之，以為天下之法，周公以此意告文王，故作者述而歌之。鄭以純為純美，溢為盈，曾孫通謂後世之王，維此為異，其大意則同。趙岐云：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

於孟子者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爲說。言此詩之意，稱天命以述制禮之事者，嘆大哉天命之無極，而嘉美周世之禮也。定本作美周之禮，或作周公之禮者，誤也。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仲子曰：於穆不似此傳，雖引仲子之言，而文無不似之義。蓋取其說而不從其讀，故王肅述毛亦爲不已，與鄭同也。天之教命，卽是天道，故云命猶道也。中庸引此詩，乃云：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是不已爲天之事。易繫辭云：日往則月來，暑往則寒來，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天道不已止之事也。舍人曰：溢行之慎，其氏曰：詩云：假以溢我，慎也。收者欲聚之義，故爲聚也。中庸云：純亦不已，指說此文，故箋依用之。箋意言純亦不已，則不訓爲

詩經

卷三十

維天之命

二十四

大。當謂德之純美無玷缺而行之不止息也。孝經云：滿而不溢，是溢爲盈，溢之言也。易傳者：以下句卽云：我其收之，溢是流散，收爲聚。上下相成，於理爲密，故易之也。文王既行，不德已，與天同功，是其道有饒衍，至於滿溢，我其聚教之以制法度，謂收聚文王流散之德，以制之也。其實周公自是聖人，作法出於已意，但以歸功文王，故言收文王之德而爲之耳。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是周公所作，以儀禮威儀行事，禮之末節，樂又崩亡，無可指據，指以周禮，統之於心，是禮之根本，故舉以言焉。引書曰者，洛誥文也，書之意言周公告成王云：今所承我明子成王所用六典之法者，乃盡是配文祖明堂之人，文王之德，我制之以授子，是用文王之德，制作之事，故引以證此。彼注云：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

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爲用其法度也。則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如彼注云：文祖也，周曰明堂，以稱文王者，彼上文注云：文祖也，周曰明堂，以稱文王，是文王德稱文祖也。彼法更自觀經爲說，與此引意不同，義得兩通故也。傳以周公制禮成王行之，乃是爲成王而作，故以信南山經序隆厚，卽假樂所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是也。箋以告之時，禮猶未成，不宜偏指一人，使之施用，一代法當通之後王，故知魯孫之王，非獨成王也。魯猶重也，孫之子爲魯孫也，孫是其正稱，自魯孫已下，皆得稱孫，哀二年左傳云：魯孫則賁敢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是雖歷多世，亦稱魯孫也。小雅魯孫，唯斥成王，文各有施，不得同也。

詩經

卷三十

維天之命

二十五

集傳：賦也。天命卽天道也，不已言無窮也。純不雜也。此亦祭文王之詩，言天道無窮，而文王之德純一不雜，與天無間，以贊文王之德之盛也。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何之爲假聲之

轉也。恤之爲溢，字之訛也。收，受駿大惠順也。曾孫，後王也。篤，厚也。言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乎？有則我當受之以大順文王之道，後王又當篤厚之而不忘也。

程子曰：言天之自然者曰天道，言天之賦予萬物者曰天命。華谷嚴氏曰：我既以大惠文王自勉，繼自今爲子孫者，當世世篤厚之，勿忘也。去聖浸遠，典形易墜，非用意篤厚，不能守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詩經

卷三十 維天之命

王本

華谷嚴氏曰：頌者成功告神，必言子孫勉力保守，以慰祖考之意。故此詩曰：曾孫篤之。天作曰：子孫保之。

序維清奏象舞也。

箋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

疏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爲舞。就其樂曰象舞，至周公成王之時，用而奏之於廟。詩人以今太平，由彼五代，故述之而爲此歌焉。時邁殷桓之等，皆武王時事，成王之世，乃頌之。此象舞武王所制，以爲成王之制。奏之，成王之時，頌之，理亦可矣。但武王既制此樂，其法遂傳於後，春秋之世，季札請觀樂，見舞象，是於成王之世，猶尚奏之，可知頌

必太平乃爲明是觀之而作。又此詩所述，述其作樂所象，不言初成新奏，收誓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注云：一擊一刺曰一伐。樂記說文：武之樂，象武王之伐。明此象武象文王之伐，知武王制焉者，於周公之時，已象伐紂之功，作大武之樂，不言復象文王之伐，制爲別樂，故知象舞武王制焉。此象文王之功，非爲易代大法，故雖未制禮，亦得爲之。周公大作，故別爲武樂耳。春官大司樂：六代之樂，唯舞大武以享先祖，此象舞不列於六樂，蓋大合諸樂，乃爲此舞。或祈告所用，周禮無之，成二十九年，曾爲季札舞之，明其有用明矣。案彼傳云：見舞象，箭南籥者，服虔曰：象，文王之樂舞象也。箭，舞曲名，言天下樂，削去無道，杜預曰：箭，舞者，所執南籥以籥也。其言箭爲所執，未審何器，以箭爲舞曲。

詩經

卷三十 維清

王本

不知所出，要知箭與南籥，必是此樂所有也。傳直云舞象，象下更無舞字，則此樂名象而已。以其象事爲舞，故此文稱象，象舞也。象舞之樂，象文王之事，其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事，二者俱是爲象，故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象與清廟相對，卽俱是計篇，故明堂位注：象謂周頌武也。但記文於管之下，別云舞大武，謂武詩則蕭管以次之。武樂則干戚以舞之，所以並設其文，故鄭并武解其意，於文王世子注云：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爲之舞。於祭統注云：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皆武詩武樂並解之也。必知彼象非此篇者，以彼三文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若是此篇，則與清廟俱是文王之事，不容一升一下。今清廟則升歌，象則下管，明有父子尊卑之異，文王世子

於升歌下管之後覆述其意云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而上下之義行焉言君臣上下之義明象非文王之事故知下管象者謂武詩但序者避此象名不言象耳朱子辨說詩中未見奏象舞意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傳典法也肇始禋祀也迄至禎祥也

箋緝熙光明也天下之所以無敗亂之政而

清明者乃文王有征伐之法故也文王受命

七年五伐也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周

詩經 卷三十 維清 二十九

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文王造此征伐之法

至今用之而有成功謂伐紂克勝也征伐之

法乃周家得天下吉祥

疏言今日所以維清靜光明無敗亂之政

始為禋祀昊天上帝之時以行此法而伐紂之枝

黨言其祭天乃伐其法重而可遷故至今武

王用之伐紂而有成功致得天下清明是此

征伐之法維為周家得天下之吉祥矣故武

王述其事而制此舞詩人見其奏而歌之焉

文王七年五伐即尚書傳所云二年伐邢

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

崇是也中候我應云枝伐弱勢注云先伐

紂之枝黨以弱其勢若崇侯之屬是枝之文也文王祭天必在受命之後未知以何年初祭皇矣說伐崇之事云是類是禋類即祭天也伐崇之後乃稱王應伐崇之時始祭天耳五伐容有未祭天而已伐者但所伐唯崇為強言祭天而伐據崇為說也我應云玄湯伐亂崇嬖首王曰於戲斯在伐崇謝告注云斯此也天命此在伐崇侯虎謝百姓且告天是祭天而伐王為崇也引周禮者大宗伯文引之以證禋為祭天也文王之時禘郊未備所祭不過感生之帝而已引昊天上帝者取禋祀之成文彼又云祀五帝亦如之雖祭感生帝亦用禋也祥者是徵兆之先見者也文王始造伐法武王用以成功是文王之法為伐紂徵兆

詩經 卷三十 維清 二十九

集傳賦也清清明也緝續熙明肇始禋祀迄

至也此亦祭文王之詩言所當清明而緝

熙者文王之典也故自始祀至今有成實維

周之禎祥也然此詩疑有關文焉

華谷嚴氏曰清則潔靜而不雜緝則悠久而

不已熙則廣大而光明以典言之者謂其德

寓於法也慶源輔氏曰典謂法度典章所謂祀典蓋亦

在其中故下文便說肇禋周之祀典自文王

始之至周公而成之文王之典實維周之禎

祥者可知矣不以符瑞為祥而以典法為禎

蓋有是典法然後有是盛效此其為禎祥也

大矣。

維清一章五句

序

烈文成王卽位。諸侯助祭也。

箋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于祖考。告嗣位也。

詩經

卷三十 烈文

三十

疏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以明年諸侯助王之祭。既祭。因而戒之。詩人述其戒辭。而爲此歌焉。武王崩之明年。與周公歸政明年。俱得爲成王卽政。但此篇勅戒諸侯。用賞不以爲已任。非復喪中之辭。故知是致政之後年之事也。臣工序云。遣於廟。此不言遣者。彼勅之使在國。有事來咨於王。又令及時教民農業。是將遣而戒。故言遣以戒之。此則戒以爲君之法。其辭不爲將遣。故不言遣。意於經亦有卿士序不言者。以諸侯爲重。故舉諸侯以總之。必知用朝享之禮者。以此告事而已。不得用時祭之禮。而周禮四時之間。祀有追享朝享者。追祭還廟之主。以事有所禱請。非卽政所當用。朝享者。朝廟受政。而因祭先祖。以月朔爲之。卽春秋文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祭法。天子親廟與太祖。皆月祭之。是其事也。人君卽政。必以月正元日。此日於法。自當行朝享之禮。故知成王卽政。用此禮以祭。而有諸侯助之也。新王之季春。於夏爲孟春。諸侯之朝在周之季春。

詩經

卷三十 烈文

三十

此於周之孟春。得有諸侯在京助王祭者。以新王卽政。故特命使朝。或去冬朝者。留得歲初也。鄭於顧命之注。以居攝六年爲年端。則此年未必六服盡來。蓋近者至也。案洛誥說周公致政之事云。烝祭歲。文王驛牛一。武王驛牛一。王命作冊。逸視冊。惟告周公。其後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用二特牛。祫祭文王武王於文王廟。使史逸讀所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爲後。謂封伯禽也。彼言正月朔日。與此祭祖告嗣同日事也。此言以朝享之禮。彼言祫祭文武者。此言卽政助祭。是王自祭廟。告已嗣位。彼祭文武。謂告封周公。此二禮必不得同也。何則。身未受位。不可先以封人。明是二者各自設祭。當是先以朝享之禮。徧祭群廟。以告已嗣位。於祭之末。卽勅戒諸侯。事說乃更以禮合祭文武於文王之廟。以告封周公也。此卽政用朝享之禮。當各就其廟。彼封周公。唯祭文武而已。故知不同也。彼注知合祭文武於文王廟者。以彼經云。文王驛牛一。武王驛牛一。卽云王命作冊。是并告二神。一處爲祭。早當就尊。故知在文王廟也。此祭祖者。則徧告羣廟。而箋唯言祖考者。祖考總辭。可以兼諸廟也。朱子辨說詩中未見卽政之意。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傳烈。光也。文王錫之。

箋惠。愛也。光文百辟卿士及天下諸侯者。天錫之。以此祉福也。又長愛之。無有期竟。子孫

得傳世安而居之。謂文王武王以純德受命。定天位。

疏

毛以為成王於祭之末呼諸侯而戒之曰。汝等有是光明文章者。若人之辟公我先君文王賜汝以此祉福也。言文王造始周國。此等作周藩屏得為諸侯之福。乃是文王賜之。文王既賜以此福。又愛我此等諸侯無有竟已之時。令其子孫得常安之。傳世不絕也。既言文王如此。又說武王亦然。我武王伐紂之後。以舊國皆應削滅。而我武王觀汝舊為君者。誠無大累於汝國。維我武王其就封立之。言武王亦愛諸侯不復貶退也。我文王武王愛汝先人如此。故當念此先人之大功。繼續父祖餘胤。序其美之。欲使之循行美政。以繼其先祖也。文為之陳武王之德。無疆乎維是得賢人。若得其賢。則國家強矣。四方有不率服者。其可訓導之。不顯乎維是有德。若能其可師此顯德而法象之。言武王有顯德。任賢人能以訓四方。刑百辟。是武王之道至美矣。於乎我之。前王則此武王其道不可忘也。云之以武王之道。欲使法而行之。鄭以為助祭者有卿士與諸侯。公辭兼戒之。成王於祭之末呼之曰。汝有光明文章者。百辟卿士與群公諸侯等。上天賜我文王以此王天下之祉福。又愛我文王武王其愛之多。無有疆時。使其子孫常得安而居之。故我今得嗣守其位。制賞罰之柄。汝諸侯等若無大罪惡。累及於汝國。維我王家其必寵而益厚之。謂增其爵命。加之土地也。汝卿大夫等若能念此

詩經

卷三十 烈文

三十一

詩經

卷三十 烈文

三十一

居官大功。勤事不廢。我則使汝繼世在位。得其大序。有殊勲異績。其出於外而居之。汝第當勤力為善也。又教之為善之法。汝辟公等無疆乎。維是得賢人。若得賢人。則國家強矣。四方鄰國知汝任賢。其皆順從之。汝卿士等不亦乎。維是勤其德。若能勤德。則身明顯矣。百辟卿士知汝有德。其皆法則之。此任賢勤德之事。事之美者。於乎我之。前王文王武王能勤行此道之故。人稱誦之不忘。汝等宜法效前王。亦勤行之。傳以錫茲祉福。為文王賜諸侯則惠我無疆。亦是文王愛諸侯子孫保之。謂諸侯得繼世也。其文王皆無卿士。則辟公謂君人之公。非百辟卿士矣。以月令云。百辟是卿士之總稱。下有爾邦百辟。與此相承。則辟公謂下百辟。公當下爾邦。故分辟公為二。即辟公謂卿士及天下諸侯也。此既分辟公為二。故下兩經亦分為二。皆上戒諸侯。下戒百辟。與此勢相成也。又以下云。爾邦謂諸侯也。故易傳以為天賜祉福。謂賜文王武王以王天下之福也。愛之無有期竟。謂上世三十一。十年七百。是長遠無期也。先解經文。後指其事。故云。謂文王武王以純德受命。定天位也。

集傳 賦也。烈光也。辟公諸侯也。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言諸侯助祭使我

獲福。則是諸侯錫此祉福。而惠我以無疆。使我子孫保之也。

新安王氏曰為國君故稱
降舉五等之貴故稱公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武功。繼序其皇之。

傳封大也。靡累也。崇立也。戎大皇美也。

箋崇厚也。皇君也。無大累于汝國。諸侯治國無罪惡也。王其厚之。增其爵土也。念此大功。

勤事不廢。謂卿大夫能守其職。得繼世在位。以其次序其君之者。謂有大功。王則出而封之。

疏定四年左傳云。吳為封豕長蛇。封與長為類。則封豕為大豕。故封為大也。靡謂侈靡。奢侈淫靡。是罪累之事。故靡為累也。釋詁云。崇高也。高是丘之義。故以崇為丘也。傳於此篇不言卿士。則此經所陳皆諸侯之事。上已言文王賜之。此又言維王立之。封立諸侯。始至於武王。則維王立之。謂武王也。既陳文武之愛諸侯。乃云念此武功。則是戒諸侯使念父祖之大功也。諸侯各為一國之君。不得有次序之義。釋詁云。叙緒也。則繼父祖之胤緒也。故王肅云。武王得天下。因殷諸侯無大累於其國者。就立之。序繼也。思繼續先人之大功而美之。箋高是厚義。故為厚也。無大累於汝國。為王者勸誘之辭耳。其實小累亦

詩經

卷三十 烈文

圭甲

不可也。言大功者。為之總目。於大功之中。又為等級。功小者。猶得繼世在位。得其次序。謂卿之子為卿。大夫之子為大夫。守其祿位。不失舊業也。功尤大者。則其君之謂出封為諸侯也。春官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其出封加一等。是有大功者。王則出而封之。

集傳封靡之義未詳。或曰。封專利以自封殖也。靡汰侈也。崇尊尚也。戎大皇大也。言汝能無封靡于汝邦。則王當尊汝。又念汝有此助祭錫福之大功。則使汝之子孫樂序而益大之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傳競彊訓道也。前王武王也。箋無彊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彊矣。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為也。不勤明其德乎。勤明之也。故卿大夫。法其所為也。於乎先王文王武王。其于此道人稱頌之不忘。

詩經

卷三十 烈文

圭甲

疏成王之前唯武王耳故知前王武王傳以

事使諸侯慕之也此經所言陳武王之

慕德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為言諸侯得賢人

則其餘諸侯順之不顯維德與上無競維人

相當箋云不明乎維勤其德勤其德則身明

矣欲明其德必勤行之故箋從省文通以為

句耳其意亦與上同也人雖同在寮位有德

則尊故卿大夫能勤明其德者

其餘卿大夫則法其所為也

集傳又言莫強於人莫顯於德先王之德所

以人不能忘者用此道也此戒飭而勸勉之

也中庸引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而曰故君

子篤恭而天下平大學引於乎前王不忘而

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

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集傳此篇以公彊兩韻相叶未審當從何

讀意亦可互用也

安成劉氏曰第一句與第六第七句相叶

第三句與第五第八第十三句相叶亦隔

序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箋先王謂大王已下先公諸盤至不啻

疏周公成王之時祭祀先王先公詩人以今

歌焉祀先王先公謂四時之祭祠祫嘗烝但

祀是總名未知在何時也時祭所及唯親廟

與太祖於成王之世為時祭當自大王以下

上及后稷一人而已詩人近舉王跡所起其

辭不及於后稷序以祭時實祭后稷故其言

及之昊天有成命經無地而序言地般經無

海而序言海亦此類也諸盤至不啻於時

並為毀廟唯祫乃及之箋言之者因以先公

之言廣解先公之義不謂時祭皆及也或緣

鄭此言謂此篇本為祫祭案玄鳥箋云祀當

為祫若鄭以為祫亦當破此祀字今不破祀

字明非祫也天保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彼

舉時祭之名亦兼言公王此亦時祭何故不

可兼言公王也彼祭亦不盡及先公而箋廣

解先公此何故不可廣解先公也且此詩若

是祫祭作序者言祫於太祖則辭要理當何

煩煩文言先王先公也

新安胡氏曰詩只稱太王文王則祀不及先

公明也若祭其人不頌其德可乎然朱子定

以為祭太王詩不及文王者豈以詩不言王

季也若并祭王季頌其子不頌其父乃預祭

其間亦非所安也故只以為祭太王詩也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

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傳作生荒大也。天生萬物于高山。大王行道能安天之所作也。夷易也。

箋高山謂岐山也。書曰道岍及岐。至于荆山。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以利萬物。大王自幽遷焉。則能尊大之。廣其德澤。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彼彼萬民也。徂往行道也。彼萬民居岐邦者。皆築作宮室以爲常居。文王則能安之。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

詩經

卷三十 天作

三天

君。有攸易之道故也。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以久。有功則可以大。可以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以此訂大王文王之道。卓爾與天地合其德。

釋文

行如字。王徐並下孟反。《苦魂反》。字亦作坤。說文云。誅義也。諸云。參訂時驗。謂平比之也。字詰云。云訂平也。

疏

毛以爲天之生此萬物。在於高山之上。大王居岐。脩其道德。使興雲雨。長大此天所

詩經

卷三十

三十九

生者。卽陰陽和。是其能長大之。下四句。又說文王之德。被萬民。居岐邦。築作宮室者。文王則能安之。彼萬民又後往者。由此岐邦之君。有攸易之德故也。下一句云。由父祖之德。若此。令子孫得保天位。前往者。文王安之。後往者。亦能安之。後往者。以岐邦之君。有攸易之德。前住者。亦然。爲互文也。鄭上二句。別餘同。作者。造立之言。故爲生也。荒者。寬廣之義。故爲大也。箋以文王未徙豐之前。與大王皆在岐。故知高山謂岐山也。以云天生高山。不言生萬物。故易毛也。導岍及岐。至于荆山。禹貢文。彼言禹所開導。從岍山及岐山。至於荆山。皆舉大山以言。而岐山在其中。引之以證岐山爲高山也。祭法稱山林川谷能出風雨。傳三十一年公羊傳云。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其唯泰山乎。是高山能興雲雨。而利萬物也。大王能尊大之。廣其德澤者。謂德及草木。使之茂殖。若旱麓云。榛楛濟濟。是廣山之德澤也。山之德澤既廣。則山之爲神益尊。是尊大之也。韋昭云。大王秩祀之而尊大焉。指謂祭之爲大。未必然也。自一年成邑以下。中候稷起之注。亦與此同。當有成文。不知事何所出。周禮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左傳曰。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無曰邑。各自相對爲文耳。此都邑不與彼同也。邑是居處之名。都是衆聚之稱。都必大於邑。故一年卽成邑。二年乃成都也。書傳說大王遷岐。周民束脩奔而從之者三十乘。止而成三千戶之邑。謂初遷時也。此云一年。當謂年終之時。其邑當不啻三千。但不知其定數耳。鄭注禹貢以爲堯之時。土廣五千里。禹弼成五服。土廣萬

詩經

卷三十

天作

四十

里王肅難鄭云禹之時土廣三倍於堯計萬里為方五千里者四而肅謂三倍則除本而三此云五倍蓋亦除本而五并本為六也道者人所行故行為道也但謂新往者則作為前至者此作矣即縣詩所謂日止日時築室於茲言常者見其心樂此居不復移轉也

有佚易之道者謂此君其性倭健和易愛民之情深故辭之也引易皆繫辭文也言乾以倭易故為坤以疑簡故為能人能倭易則其情易知疑簡則其行易從情易知則人親之行易從則功可就人以物不我親不能以久故有親則可久由舉事無功不能以久故有功則可大為物所親事可長久是為德有所成舉事有功道可廣大是為業有所就生人能事德業而已易簡為之無往不究岐邦之君亦有易簡之行是與天地同功若然易簡之義窮天下之精則聖人乃能而云賢人者王弼云聖人體無不可以人名而名故易簡之主皆以貴人名之然則以賢是聖之矣故寄賢以為名窮易簡之理盡乾坤之奧必聖人乃能耳文王可以當之大王則未能而並云與天地合德者以大王是亞聖大賢可以此於文王褒美其事故連言之也譜公參訂時驗是訂為此並之言也

集傳賦也高山謂岐山也荒治康安也岨險

僻之意也夷平行路也此祭大王之詩言

天作岐山而大王始治之大王既作而文王

又安之於是彼險僻之岐山人歸者衆而有

詩經

卷三十

天作

四十一

平易之道路子孫當世世保守而不失也沈括曰後漢書西南夷傳作彼岨者岐今按彼書岨但作阻而引韓詩薛君章句亦但訓為往獨矣正作者如沈氏說然其注未復云岨雖阻僻則似又有岨意韓子亦云彼岐有岨疑或別有所據故今從之而定讀岐字絕句黃氏曰遷岐之役曰帝省其山曰帝遷明德曰帝作邦作對又曰天作似以岐可與周而天故使大王之遷岐也然其一篇則在於太王之荒文王之康子孫之保而不獨歸之於天也慶源輔氏曰高山大川皆天造地設也大禹但能奠之耳故曰天作治荒謂之荒猶治亂謂之亂也太王治荒之而亦曰彼作矣者推大王與天同功也

天作一章七句

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疏於南郊祀所感之天神於北郊祭神州之神祇天地神祇佑助周室文武受其靈命

王有天下詩人見其郊祀思此二王能受天之命勤行道德故述之而為此歌焉所感天

神者周人木德感蒼帝靈威仰而生祭之於南郊神州之神則祭之於北郊此二者雖南

北有異祭俱在郊故總言郊祀也案禮祭祀天地非止一事此言郊祀天地不言所祀之神但祭之於郊而天地相對唯有此二神耳

何者春官大司樂職曰冬日至於地上之闕

詩經

卷三十

昊天有成命

聖王

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注云天神則主北極。地祇則主崑崙。彼以二至之日祭之於丘。不在於郊。此言郊祀必非彼也。大同樂又曰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祇。注云天神謂言五帝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也。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陰祀祭地於北郊。此二祀艾恒相對。此郊祀天地俱言在郊。而天地相對。故知是所感之帝神州之神也。其祀天南郊。鄭云夏之正月其祭神州之月。則無文。此序同言郊祀。蓋與郊天同亦夏正月也。此經不言地序云地者。作者因祭天地而爲此歌。王者之有天下。乃是天地同助。言天可以兼地。故辭不及地。序知其因

詩經

卷三十

昊天有成命

聖王

各不同。若曰合祭天地于圓丘。則古者未嘗有此。漢亂麗雜之禮。若曰一詩而兩用。如所謂冬薦魚。春獻鴈者。則此詩專言天而不及地。若于澤中方丘奏之。則于燕何所取乎。序說之云反覆推之。皆有不通。其謬無可疑者。故今特上據國語。旁采歐陽以定其說。庶幾有以不失此詩之本指耳。或曰國語所謂始于德讓。中于信寬。終于固和。故曰成者其語成字。不爲王誦之謚。而韋昭之註大畧亦如毛鄭之說矣。此又何耶。曰叔向蓋言成王之所以爲成。以是三者。正猶于思所謂文王之耳。韋昭何以知其必謂文武以是成其王道而不爲王誦之謚乎。蓋其爲說本出毛鄭。而不悟其非者。今欲一滌千古之謬。而不免于以誤而證誤。則亦將何時而已耶。或者又曰蘇氏最爲不信小序。而于此詩無異詞。且又以其爲周公制作所定。後王不容復有改易。成王非創業之主。不應得以基命稱之。此又何耶。曰蘇氏之不信小序。固未嘗見其不可信之實也。愚于漢廣之篇。已嘗論之。不足援以爲據也。夫周公制作。亦及其當時之事而止耳。若乃後王之廟所奏之樂。自當隨時附益。若商之玄鳥。作于武丁。孫子之世。漢之廟樂亦隨時而更定焉。豈有周之後王。乃獨不得襲顯其先王之功德。而必以改周公爲嫌耶。基者非必造之始。亦承之于下之謂也。如曰邦家之基。豈必謂大王王季之臣乎。以是爲說。亦不得而通矣。況其所以爲此。實未能忘北郊集議之餘念。今固不得而取也。廬陵歐陽氏曰此詩言二后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當爲康王以後之詩。而毛鄭以

詩經

卷三十

昊天有成命

四十四

頌皆是成王之作遂以成王為成此王功執競曰不顯成康自彼成康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猶文王武王謂之文武云耳然則執競當是昭王以後之詩而毛以為成王功而安之鄭以為成王祖考之道皆以為武王也噫嘻曰噫嘻成王昔亦成王也而毛鄭皆以為武王由其以頌皆為成王時作耳以為成王康王豈不簡且直而於詩文理易通如毛鄭之說豈不迂曲而難通者哉

眉山蘇氏曰此詩有成王不敢康而執競有不顯成康世或以為此言成王誦康王釗也然則周頌有康王于孫之世也周公制禮禮之所及樂必從之樂所及之詩必從之故頌之施于禮樂者備矣後世無容易之且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自彼成康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傳二后文武也。基始命。信有寬密寧也。緝明熙廣。單厚。肆固靖和也。

詩經

卷三十

昊天有成命

聖五

箋昊天。天大號也。有成命。言周自后稷之生。而已有王命也。文王武王受其業。施行道德。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早夜始順天命。不敢解倦。行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寬仁所以止苛刻也。安靜所以息暴亂也。廣當為光。固當為故。字之誤也。於美乎。此成王之德也。既光明矣。又能厚其心矣。為之不解倦。故于其功終能和安之。謂夙夜自勤。至于天下太平。

釋義

成王王如宋。徐于況反。王功。于況反。音河。單都但反。

疏此篇毛傳皆依國語唯廣固二宗鄭不為別訓而破以同也。則是不異於毛。但意不為必有感生之帝與鄭小異。今既無迹。河據皆同之。鄭焉言昊天蒼帝有此成就之命。謂降生后稷為將王之兆。而經歷多世。至於文王。三君乃應而受之。二君既受此業。施行道德。以成此王功。而不敢暫自安逸。常早起夜臥。始於信順天命。不敢解倦。行其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二君既能如此。於乎可歎美也。此二君成王之德。既光明矣。又能厚其心。而為之不倦。故於其功業終能和而安之。以此之故。得至於太平。是乃昊天德之故。因其祭而歌之。周語稱叔向聘於周。單靖公與之語。說昊天有成命。叔向告單子之老曰。昊天

詩經

卷三十

昊天有成命

中

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即全引此篇，乃云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之明文昭，定武烈者，天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有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重厚也。肆固也。靖和也。基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也。其中也。恭儉信實，帥歸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固和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和。故曰成王是全釋此篇之意也。古人說詩者，因其節文，比義起象，理頗溢於經意，不必全與本同。但檢其大旨，不為乖異，故傳采而用焉。此詩作在成王之初，非是崩後，不得稱成之謚。韋昭云：謂文武脩己自勤，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鄭賈唐說皆然。箋以此郊天之歌，言其所感蒼帝，而云昊天，故解昊天是天之大號，蒼帝亦得稱之也。后稷以大述而生，是天之精氣，中苗與稱堯受圖書，已有稷名在錄，言其苗裔當王，是周自后稷之生，已有將王之兆也。傳訓命為信，既有所信，必將順之。故言早夜始順天命，言始者，王肅云：言其脩德常如始。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義當然也。寬者，體度弘廣，性有仁恩，其下效之不復為苛虐。急刻安者，緩於御物，為政清靖，其下效之不復為殘暴擾亂。故二后勒行之。箋以外傳之訓與爾雅皆同，而釋詁云：熙，光也。肆，設也。則是聲相涉而字因誤，故破之。

集傳賦也。二后，文武也。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基，積累于下，以承籍乎上者也。有，宏深也。

詩經

卷三十

昊天有成命

中

密靜密也。於，歎詞靖安也。此詩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言天祚周以天下，既有定命，而文武受之矣。成王繼之，又能不敢康寧，而其夙夜積德，以承籍天命者，又宏深而靜密，是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故今能安靖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也。國語叔向引此詩而言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慶源輔氏曰：不敢康，戒謹恐懼也。不安則體不盡，不深則見不徹，不靜則不能到冲漠無朕處。不密則不能到萬象森具處。宏深，陽之德也。靜密，陰之德也。合是二德，則能承藉乎天之命。我者，也。能夙夜基命有密，則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才有間斷，則文武之業，便有蔽昧處，而已之心亦不能盡矣。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集傳此康王以後之詩

問康王何緣無詩。朱子曰：昊天有成命之類，便是康王詩。今却解成王做成王業，費

盡氣力，要從王業上說去，不知怎生地。

序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疏 祭五帝於明堂，以文王配而祀之。詩人因其配祭，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陳周公成王法文王之道，為神祐而保之，皆是述文王之事也。此言祀文王於明堂，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文王之配明堂，其祀非一。此言祀文王於明堂，謂大享五帝於明堂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注云：大饗五帝於明堂，莫適卜，月令季秋是月也。大饗問卜，謂此也是於明堂有總祭五帝之禮，但鄭以月令為秦世之書，秦法自季秋，周法不然矣。故雖問志云：不審周以何月，屈藻注。

詩經

卷三十

我將

序

序

云：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論語注云：諸侯告朔以羊，則天子特牛焉。是告朔之在明堂，其祭止用特牛。雖問志云：四時迎氣於四郊，祭帝還於明堂，亦如之。則四時迎氣亦祀明堂，但迎氣於郊，已有祭事，還至明堂，不可不為禮耳。其盛乃在於郊，明堂之祭，不過與告朔同也。何則？堯典說巡守之禮，云：歸格于藝祖，用特鄭以藝祖為文祖，猶周之明堂，巡守之歸，其告之用特牲，則迎氣之還，其祭亦不是過也。明亦用特牲矣。此之維牛維羊，則是祭之大禮，故知此祀明堂，是大享五帝，非迎氣告朔也。大宗伯云：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注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禮

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然則彼稱禮四方者，謂四時迎氣，牲如其器之色，則五帝之牲，當用五色矣。然則大享五帝，雖是施設一祭，必周五種之牲。國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既總享五帝，明不用一全烝而已。論語云：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者，彼謂告天之祭，故用天色之玄，與此別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注云：祭五帝之神於明堂，曰祖宗，則明堂之祀，武王亦配之矣。此唯言祀文王者，詩人雖同祀明堂而作，其辭主說文王，故序唯言文王耳。郊天之祭，祭天而不及稷，思文唯言后稷有德，不述天功，皆作者之心有異序，亦順經為辭也。

詩經

卷三十

我將

序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

傳將大享獻也。

箋將猶奉也。我奉養我享祭之牛羊，皆克盛。

肥腍，有天氣之力助。言神饗其德而右助之。

疏 羊，維是肥牛也。牛，羊所以得肥者，維是肥。

天其佑助之，故得無傷病也。我周公成王善用法，此文王之常道，日用之以謀四方之政，維天乃大文王之德，既佑助文王於我周公成王之祭，又飲饗之也。善法文王之常道而得為天所佑，我周公成王而今而後，其常早起夜臥，畏敬天之威怒，於是安之，言安行。

詩經

卷三十

我將

五

文王之道以爲常法也。鄭上三句唯一將字別。次四句云。我周公成王則法象行此文王之常道。以日日施於天下。以治此四方之民。維我得受此報福於文王。此文王既佑助我而歆饗之。故所以與我報福也。餘同。箋以將與享相類。當謂致之於神不宜爲大將者。送致之義。故云猶奉養。謂以此牛羊奉養明神也。桓六年左傳云。奉牲以告。日博碩肥臚。謂其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癘蠹也。謂其備膾咸有也。彼傳言善於治民。不妄勞役民之畜產無疾。故祭禮稱郊用特牲。明牛羊肥而無疾。是天之力助。駢犢則明堂祭天亦當用特牛矣。而得有羊者。祭天以物莫稱焉。貴誠用犢。其配之人無莫稱之義。自當用太牢也。郊特牲云。帝牛不

吉。以爲稷牛。是配者與天異饌。明其當用太牢。此祀有文武爲配。於禮得其有羊也。夏官羊人云。繫積共羊牲。注云。積。積柴以祭天。有羊牲者。彼繫在積上。明所云積柴非祭天。當謂燔燎祀司中司

集傳賦也。將奉享獻右尊也。神坐東向。在饌之右。所以尊之也。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之樂歌。言奉其牛羊以享上帝。而曰

天庶其降而在此牛羊之右乎。蓋不敢必也。

問所解右字與舊說不同。朱子曰。周禮有享右祭祀之文。如詩中此例亦多。如既右烈考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

傳儀善刑法典常靖謀也。

箋靖治也。受福曰嘏。我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以日施政于天下。維受福于文王文

王既右而饗之。言受而福之。

詩經

卷三十

我將

五

疏云。善用法文王之常道。日謀四方。繼天乃

大文王之德。既佑助而歆饗之。特牲少牢

皆視以神駢。駢主人與之以福。是受福曰嘏

儀者威儀。式者法式。故以儀式爲則象也。以

此能治四方。所以蒙佑。不宜爲謀之。故以靖

爲治謂施於天下也。既佑助饗之。謂神受其德。故降與之福也。

集傳儀式刑皆法也。嘏錫福也。言我儀式刑文王之典。以靖天下。則此能錫福之文王。既降而在此之右。以享我祭。若有以見其必然

矣。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箋于於時是也早夜敬天於是得安文王之道。

集傳又言天與文王既皆右享我矣則我其敢不夙夜畏天之威以保天與文王所以降鑒之意乎。

我將一章十句

詩經

卷三十

我將

五

集傳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

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

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

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

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

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東萊

呂氏曰於天維庶其饗之不敢加一辭焉

於文王則言儀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

贊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惟言畏天之

詩經

卷三十

我將

五

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

漢氏曰文王之祀既不敢同后稷於郊又無屈天神於宗廟之理故特尊其祀於明堂也斯其為曲盡矣問帝即是天即上帝却分祭何也朱子曰為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又曰后稷生於姜嫄以上更推不去故配天須以稷然上帝即天也稷天之神而言之則曰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者配帝須以父也問祀文王於明堂周公以義起之非古禮也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耶朱子曰諱儒正持此二義至全

序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不決且周公制禮不知在武王之時則文王乃其祖也又問繼周公者當何如曰只以有功者配之又曰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乃不言武王者以禮樂出於周公制作故以作禮樂者言之

曹氏曰以天道事之則茶桔以為席陶匏以為器繭栗之牲掃地而祭所以尊之也

以帝道事之則牛羊以為牲簠簋以為器鼎俎之實其薦用熟所以親之也

箋巡守告祭者天子巡行邦國至于方岳之

丁而封禪也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

詩經

卷三十 時邁

五古

柴望秩于山川禘于羣神邁行也

釋文

守本或作狩柴說文字林作崇

疏謂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其守土諸侯至于方岳之下乃作告至之祭為柴望之禮

柴祭昊天望祭山川巡守而安祀百神乃是王者盛事周公既致太平追念武王之業故述其事而為此歌焉宣十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明此篇武王事也

國語稱周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明此詩周公作也治天下而使之太平者乃是周公為之得自作頌者於時和樂既興頌聲咸作周公採摭之意以追述先王非是自頌其身故得親為之序不言周公作者頌見天下同心歌詠例皆不言姓名經之所陳皆述巡守告祭

詩經

卷三十 時邁

五古

之事指文而言時邁其邦是巡守之辭也橫柔百神及河喬嶽是告祭之事柴望祭天經不言天百神以天為宗其文可以兼之矣

書曰以下堯典文彼說舜受堯禪即位之後巡守之事其言柴望與此同故引以證之明此告祭柴望是至方岳而祭也所以為此巡守之禮者以諸侯為王者守土專制一國告從令行而王者垂惟端拱深居高視一日二日庶事萬機耳目不達於遠方神明不照於幽僻或將強以陵弱恃眾以侵寡擁遏王命寬不上聞而使遠道細民受枉聖世聖王命其如是故制為此禮時自巡之大司馬職日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注云師謂巡守若會同是巡守之禮有伐罪正民之事也堯典說巡守之禮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王制說巡守之禮云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不敬者若削以地不孝者若黜以爵革制度衣服者為叛叛者若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是其事也王者代天理民今既為天遠行所至不可不告五岳地之貴神今既來至其傍又亦不可無禮是故燔柴以告天望祭山川白虎通云巡守為祭天何本巡守為天所告至也王制注亦云柴祭天告至也云望秩者山川之神望其所在以尊卑次秩祭之堯典注云徧以尊卑次秩祭之是也言至於方岳之下者每至其方之岳皆為告祭之禮非獨東岳而已告祭則四岳皆然其封禪者唯岱宗而已餘岳不封禪也聚土曰封除地曰禪變壇言禪神之也封禪必因巡守而巡守不必封禪何則雖未太平王者觀民風俗而可以巡守其封禪必太平功成乃告成於天

非太平不可也。又封禪者，每一代唯一封而已。其巡守則唐虞五載一巡守，周則十二年一巡守，以為常，非直一巡而已。此其所以異也。封禪之見於經者，唯太宗伯云：王大封則先告后土，以外更無封文也。禮祭云：因名山升中于天，而鳳望降龜龍假，雖不言封，亦是封禪之事。故注云：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守至於方岳而播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而可以升中。明未太平必不可也。白虎通云：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太山，何？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太山何？萬物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山，基廣厚也。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增太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甫

秩於山川而已，不言徧於羣神，此一句衍字也。定本集注皆有此一句，案王制說巡守之禮，亦云：柴而望祀，不言徧羣神也。堯典注云：羣神，丘陵墳衍之屬。殷序止云：四岳、河海、經、神也。其以堯典之文，上下相校，正月所祭之神，多於祭岱之時，而至岱不禋六宗，何知當徧羣神也？是由二文相涉，後人遂增之耳。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傳：邁，行；震，動；疊，懼；懷，來；柔，安；喬，高也；高岳，岱宗也。

箋：薄，猶甫也。甫，始也。允，信也。武王既定天下，時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天其子愛之，右助次序其事，謂多生賢知使為之臣也。其兵所征伐，甫動之以威，則莫不動懼而服者，言其威武又見畏也。王行巡守，其至方岳之下，賚安羣神，望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信哉武王之宜為君美之也。

釋文

柔如字，本亦作濡。兩通，俱訓安也。

疏 周公以時既太平，追述武王之事，言武王既定天下，以時行其邦國，其出也天行雲轉，六軍皆從，羣臣賢智，各司其職，於是乃見昊天其於武王，愛之矣，實佑助而次序我，有周之興，謂生賢智之臣，使得以爲用，是子愛之也，其所往之處，始欲我武王以軍威動之，莫不動懼而服，是威又可畏，不假用兵也，至於方岳之下，其來乃爲安寧，百神及河與高岳，皆次秩祭之，武王巡行邦國，而使神得所，信乎武王之德如是，維宜爲天下之君也，於此行也，明見天之愛我，有周使俊乂之臣，用次序在位，多生賢哲，令之在官，是其子愛之效，於此明見之也，動之以威，莫敢不服，武王於是則聚其干戈而納之，則韜其弓矢而藏之，是由往則震懼，故不用之也，我武王能如此，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其功其大矣，故陳其功狀，於是大樂而歌之，信哉我武王之德，能長安之，言能安此大樂之美，故歌之也，傳釋詁文，疊作韻，音義同，言高岳岱宗者，以巡守之禮，必始於東方，故以岱宗言之，其實理兼四岳，般祀四岳是也，時雖無敵可伐，但兵行主伐有罪，不但爲天所愛，復爲人所畏，故言又也，樂記說武王克定天下，其兵包以虎皮，示不復用，則伐紂之後，天下即服，至於巡守，始言莫不服者，以王者之爲巡守，慮有不服之處，故美其無不服耳，非謂時有叛者，見兵乃服也，大司馬云，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又曰，若大帥，則掌其戒令，泣霰主及軍器，大師言霰主及軍器，是征伐實事，則上云及師，非征伐也，故及師之下，注云，師謂王巡守，若會同，司馬起師合軍以從，所以威天下，行其政也，不言

大者，未有敵，不尚武，是巡守之禮，當師從也，言大合軍，猶大司樂言大合樂，大合樂者，備作六代之樂，則知大合軍者，亦六軍皆行也，而雜問志云，天子巡守，禮無六軍之文者，鄭意以巡守必有六軍，但禮無正文，故云無六軍之文耳，天子海內之主，安不忘危，且云救無辜，伐有罪，安得無六軍也，百神者，謂山川之神，神以王爲主，祭之則安，故云來安羣神，謂望於山川，堯典云，望秩於山川，秩者，次秩，故云皆以尊卑祭之，此解百神止云山川而已，益明序下之箋，無偏於羣神也，**集傳** 賦也，邁，行也，邦，諸侯之國也，周制十有二年，王巡守，殷國，柴望祭告，諸侯畢朝，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言我之以時巡行諸侯也，天其子我乎哉，蓋不敢必也，右，尊序，次，震動，疊懼，懷來，柔安，允信也，旣而曰，天實右序，有周矣，是使我薄言震之，而四方諸侯，莫不震懼，又能懷柔百神，以至于河之深廣，嶽之崇高，而莫不感格，則是信乎周王之爲天下君矣，周禮大行人曰，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注云，殷，猶衆也，

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新安胡氏曰望祭各設於巡守之方其位茅以辨之而植表於中周禮所謂旁招以茅晉語所謂置茅蒞設表望是也安成劉氏曰此雖武王初定天下而巡守所作之歌其後王之巡守者因而皆用之歟曹氏曰序者帝王之傳序也錢氏曰謂以周繼夏商也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傳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也戢聚櫜輜也

詩經

卷三十 時邁

本十

夏大也允信也信哉武王之德能長保此時夏之美

箋昭見也王巡守而明見天之子有周家也

以其有俊乂用次第處位言此者著天其子

愛之右序之效也載之言則也王巡守而天

下咸服兵不復用此又著震疊之效也懿美

肆陳也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

陳其功于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

疏明之與昭俱是見義但以達見遠事謂之為明其昭者大明之狀故云明矣知未然

也昭然不疑言因此巡守知天而今而後常愛周家其事昭然不復為疑與鄭明見之義

同但分而言之耳箋以毛意微申使易曉故云王巡守而明見天之子有周正以俊乂

之人用次第處位故也此經一句覆上佑序有周故云言此者著天其子愛佑序之效驗

也言陳之於夏故知夏為樂名思文箋云夏之屬有九與此意相足言由周禮有九

夏知此夏為樂歌也春官鍾師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

夏陔夏鵠夏注云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是九夏之名也彼注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過渠

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過執競也渠思文也玄謂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

詩經

卷三十 時邁

本十

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云是以頌不能具然則鄭以九夏別有

樂歌之篇非頌也但以歌之大者皆稱夏耳

集傳戢聚櫜輜肆陳也夏中國也又言明

昭乎我周也既以慶讓黜陟之典式序在位

之諸侯又收斂其干戈弓矢而益求懿美之

德以布陳于中國則信乎王之能保天命也

或曰此詩即所謂肆夏以其有肆于時夏之

語而命之也

時邁一章十五句

集傳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而外傳又以爲周文公之頌則此詩乃武王之世周公所作也外傳又曰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以饗元侯也韋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卽周禮九夏之三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詩經

卷三十 時邁

六十二

永嘉陳氏曰武王凱歌方終而有方岳之行觀此詩是告方岳以革命之事因其時而震服諸侯故其詩與他廟樂不同黃氏曰時邁之作見武王所以得天下所以保天下者皆無愧也武王巡守之事詩有時邁書有武成時邁告祭之樂章也武成識其政事以示天下來世也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此告祭懷柔之實也昭我周王天休震動此莫不震疊之實也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此式序在位之實也僊武修文歸馬放牛此非戢櫜之意乎建官位事重民五教惇信明義崇德報功此非懿德以保之乎鄭氏曰以鍾鐃播之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顏氏曰三夏者歌之大也天子享元侯用

序執競祀武王也

箋執競其敬反執持也韓詩云執服也

疏周公成王之時既致太平祀於武王之廟時人以今得太平由武王所致故因其祀

詩經

卷三十 執競

六十三

述其功而爲此歌焉朱子辨說此詩并及成康則序說誤矣其說已具于昊天有成命之篇蘇氏以周之奄有四方不自成康之時因從小序之說此亦以辭害意之失皇矣之詩于王季章中蓋已有此句矣又豈可以其太蚤而別爲之說耶詩人之言或先或後要不失爲周有天下之意耳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傳無競競也烈業也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顯光也皇美也

箋競彊也能持彊道者維有武王耳不彊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彊也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言其又顯也天以是故美之予之福祿

疏言有能持彊盛之道者維武王耳此武王豈爲無彊乎維克商之功業實爲彊也豈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實爲顯也由其既彊且顯上天以是之故嘉美之以大福又重述武王彊顯得福之事武王用彼成安祖考之道故得受命伐紂同有天下四方之民而斤斤然其爲周家一代明察之君是其顯而得福也又武王之祭宗廟也作鐘鼓之樂其

詩經

卷三十 執競

李四

聲和樂、嗶嗶然、奏磬管之音、其聲合集、鏘鏘然、合於禮度、當於神明、故神下與之福、衆多而穰穰、然下與福豐大、而簡簡、然於時助祭之人、又威儀順習、反反、然其祭之末、此羣臣等既醉於酒矣、既飽於德矣、於祭之事、終始無違、故致福祿復來與之、言武王受此多福、故今得太平、是以述而歌之、無競反其言、故爲競也、武王祖考其心冀成王業、未就心皆不安、武王既伐紂、是成大功、安祖考、既強顯之下、乃言天美之、與之福祿、謂使之胤嗣長遠、享國不絕也

集傳賦也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競彊也言武王持其自彊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

天下莫得而競豈不顯哉成王康王之德亦上帝之所君也

三山李氏曰易曰天行健君子自彊不息人君亦自彊然後可以成功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

傳自彼成康用彼成安之道也奄同也斤斤明察也

箋四方謂天下也武王用成安祖考之道故受命伐紂定天下爲周明察之君斤斤如也

詩經

卷三十 執競

李五

疏鄭於闕宮玄鳥箋皆以奄爲覆蓋蓋四方同爲已有與傳不異也集傳斤斤明之察也言成康之德明著如此也

鐘鼓嗶嗶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傳嗶嗶和也將將集也穰穰衆也簡簡大也反反難也反復也

箋反反順習之貌武王既定天下祭祖考之

廟。奏樂而八音克諧。神與之福。又衆大。謂如
嘏辭也。君臣醉飽。禮無違者。以重得福祿也。

釋文 嘏 華彭反。徐音皇。又音宏。筦本亦作管。
將 七羊反。說文作楚。楚行貌。穰如羊反。

反反如字。沈符板反。又音販。

疏 嘏 嘏將將俱是聲也。故言和與集。謂與諸
聲相和與諸樂合集也。釋訓云。嘏嘏樂也。

穰 穰福也。舍人曰。嘏嘏鐘鼓之樂也。穰穰衆
多之貌也。箋以反反爲順習之貌。傳言反反

難者。謂順禮開習。自重難也。箋以文承奄
有之下。降福是祭祀之事。故知是武王既定

天下。祭祖考之廟也。少牢大夫嘏辭尚云。受
祿于天。宜稼于田。天子嘏辭致福固宜衆且

詩經 卷三十 執競 朱

大矣。故云謂如嘏辭也。祭義說祭祀之禮。王
人怒而趨賓客。則濟濟漆漆然。則威儀反反。
是卽祭者之容也。既醉既飽。文在反反之下。
故知謂羣神醉飽也。祭末旅酬下及羣臣。故
有醉飽之義。卽既醉所云。醉酒飽德是也。此
時祭之末節。人多倦而違禮。故美其禮無違
者。以重得福祿。卽經之來反也。此陳祭之事。
止應一降福耳。但作者於樂音和集之下。以
言降福於羣臣。既醉之下。復言福祿。每於一
事得禮。一言獲福。欲見善不虛作福。必報之
爲節文之勢。故言福祿復來也。祭祀宗廟。當
有酒食之饌。此不言黍稷牲牢。唯云聲樂者。
詩人意之所
言無義例也。

集傳 嘏嘏和也。將將集也。穰穰多也。言今作

樂以祭而受福也。簡簡大也。反反謹重也。反

覆也。言受福之多而愈益謹重。是以既醉既

飽而福祿之來。反覆而不厭也。

三山李氏曰。既醉既飽。蓋祭終而飲福耳。上
言祭時樂備而和。故神降之福。此言祭終而

飲威儀備具。此福祿所
以反覆日至而未艾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集傳 此昭王以後之詩。國語說見前篇。

序 思文后稷配天也。

詩經 卷三十 思文 朱

疏 周公既已制禮。推后稷以配所成之帝。祭
於南郊。既已祀之。因述后稷之德。可以配
天之意。而爲此歌焉。國語云。周文公之爲頌
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此篇周公所自歌
與。時邁同也。后稷之配南郊。與文王之配明
堂。其義一也。而此與我將序不同者。我將主
言文王饗其祭祀。不說文王可以配上帝。故
云祀文王於明堂。此篇主說后稷有德。可以
配天。不說后稷饗其祭
祀。故言后稷配天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
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傳 極中也。牟麥率用也。

〔箋〕克能也。立當作粒。烝，衆也。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昔堯遭洪水，黎民阻饑，后稷播種百穀，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天下之人無不于女時得其中者。言反其性，貽遺率循，育養也。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涖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天命以是循存，后稷養天下之功而廣大其子孫之國，無此封竟于女今之經界。乃大有天下也。用是故陳其久常之功。于是夏而歌之。夏之屬有九，書說易以穀俱來云穀紀后稷之德。

詩經

卷三十 思文

本八

〔釋文〕阻難也。馬融注尚書作祖云始也。艾音刈。鄭注尚書五益反。本或作乂。音同貽。又作詒。同牟。字書作麥。牟字或作麥。孟子云：『麥，大麥也。』廣雅云：『麥，小麥。』楚大麥也。

〔疏〕毛以爲周公自言我思先祖之有文德者，后稷也。此後稷有大功德，堪能配彼上天。昔堯遭洪水，后稷播種百穀，存立我天下衆民之命，使衆民無不於爾。后稷得其中正，言民賴后稷復其常性，是后稷有大功矣。由后稷有穀養民之故，大乃遺我武王以所來之

詩經

卷三十 思文

六十九

牟麥，正以牟麥遺我者。帝意所命用此。后稷養天下之物，表記后稷之功，欲廣其子孫之國，使無疆境於女。今之經界，言於此。今之經界，其內不立封疆，是命大有天下。牢籠九服也。以是之故，陳其久常之功，於是夏樂而歌之言。后稷功爲常久，永在歌樂，故所以配天共食也。鄭唯以立爲粒，率爲循，止文義大同。北極以居天之中，故謂之極，是爲中之義也。傳不解立，但毛無被字之理，必其不與鄭同。宜爲存立衆民也。此立我烝民，與尚書烝民乃粒，事義正同。故破立從粒。堯典云：『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是堯遭洪水也。』又舜典云：『帝曰：棄黎民，俎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注云：『祖讀曰阻，阻厄也。』時讀曰時，始者洪水時，衆民厄於飢，汝居稷官，種時五穀，以救活之。是衆民阻飢，后穀播種百穀也。益稷云：『禹曰：予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注云：『禹復與稷教民種澤物，菜蔬難厄之食，授以水之衆蟲食，謂魚鼈也。粒，米也。』又養也。衆民乃復粒食，萬國作相養之禮，是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也。趙岐注云：『楚麥大麥也。』說文云：『楚周受來牟也。』一麥二牟，象其芒刺之形。天所來也。武王渡孟津，至以穀俱來，皆尚書文。太誓云：『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注云：『孟津地名。』又云：『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涖以燎之。注云：『白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是象紂無助。白者，殷正也。天意若曰：『以殷子武王當待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卽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涖，涯也。王出於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又云：『至於五，日有火自土復於下，至於王屋流之爲鰈，其』

詩經

卷三十

思文

七

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注云五日燎後
 日數王屋所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鵬當為鴉
 鴉鳥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為鳥天報武王以
 此瑞書說曰鳥有孝名武王卒父業故鳥瑞
 臻赤周之正穀記后稷之德又禮說曰武王
 赤鳥穀芒應周尚赤用兵王命曰為牟天意
 若日須假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即位此時
 已三年矣穀蓋牟麥也詩云貽我來牟是鄭
 所據之文也周台后稷以來得穀瑞者唯彼
 云以穀俱來此口來牟彼云穀至彼此交相
 證明其事同也中候合符后云魚長三尺赤
 文有字題之目下授右注云右助也天告以
 伐紂之意是其助然則目下有此授右之字
 也而彼授右之下猶有一百二十餘字乃云
 王維退寫成以二十字魚文消蓋其解甲之
 上有此字非目下所能容直言出浹以燎不

言滬舟蓋在此岸燎也太誓之注不解五至
 而合符后注云五至猶五來不知為一日五
 來為當異日也言五至以穀則第五至時乃
 有穀耳彼穀此牟理當為一故云此謂遺我
 來牟也又解帝命率育之義天命武王正以
 是牟麥者循而存記此後稷養天下之功言
 后稷以穀養天下故命武王以穀存記之也
 是欲廣大其子孫之國也此與時邁皆周公
 所作俱云時夏則以此二者為大功故於樂
 為大歌也夏之屬有九即鐘師九夏是也書
 說鳥以穀俱來云穀以記后稷之德者尚書
 旋機鈴及合符后皆有此文注云稷好農稼
 今鳥銜穀故
 云記之也

集傳賦也思語辭文言有文德也立粒通極

詩經

卷三十

思文

七

至也德之至也貽遺也來小麥牟大麥也率
 徧育養也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蓋使我
 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之至也且其貽
 我民以來牟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徧養下
 民者是以無有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陳其
 君臣父子之常道於中國也或曰此所謂納
 夏者亦以其有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西山真氏曰聖人盛德蘊於中而光輝發於
 外如威儀之中度語言之當理皆文也堯之
 文思舜之文明孔子稱堯曰煥乎其有文章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皆此之謂也
 段氏曰詩言來牟者二蓋麥有五穀成熟之
 最先一歲豐稔之占又正闕乏之時故養民
 者以此為善也

思文一章八句

集傳國語說見時邁篇

漢氏曰此郊祀獻后稷之樂歌祭天宜有
 詩而今亡矣決不可以昊天有成命當之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三十終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三十一

明 後學張溥纂

臣工之什四之二

臣工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八

序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疏 周公成王之時諸侯以禮春朝因助天子之祭事畢將歸天子戒勅而遣之於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此諸侯來朝行朝享之禮已終天子饗食燕賜之事又畢唯待祭訖而去故於祭之末因在廟中遣之也此諸侯助祭是下土諸侯自外來也振驚有客經

詩經

卷三十一 臣工

言有客戾止至陳其來之意故序言來助來見此與烈文主告戒之以事不說其來但因助祭而戒之不須言來也載見述其始見故序亦指言始見不言其來朱子辨說序誤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傳嗟嗟勅之也工官也公君也

箋臣謂諸侯也釐理咨謀茹度也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於其將歸故于廟中正君臣之禮勅其諸官卿大夫云敬女在君之

事王乃平理女之成功女有事當來謀之來度之于王之朝無自專

疏 將遣諸侯不直戒其身為其太斤故戒其卿大夫及車右以警切之先嗟而又嗟重歎以呼之曰我臣之下諸官皆當敬汝在君之職事我王家當平理汝之成功知其勤惰亦不忘汝勞汝若有大功賞罰當來咨度於我王之廟無得自專欲使諸侯聞之亦敬其保介今已維暮之春矣汝若歸國亦有何所求於民乎維汝如何於民之新田畝田於乎美哉本赤舄所與俱來之牟麥以瑞我周家大受其光明此光明之事乃見於上帝言為上帝所聞知也至今用以此瑞之故常有

詩經

卷三十一 臣工

工

樂歲遂時和年豐耕則必獲是田不可舍汝可命我眾民令之具汝所用錢鏹之田器勸民力以事農畝於久必多銍刈宜以此告勸下民使勤於田事嗟嗟歎聲將勅而嗟歎故云嗟嗟勅之非訓為勅也臯陶謨曰百工惟時天工人其代之皆謂官也故以工為官此遣諸侯之歌勅臣之工使敬君事故知臣謂諸侯堯典云允釐為理之義故為理也天子以主人之義不純臣於諸侯其諸侯之心則當純臣於天子恐彼不知以不純為常故於廟中稱之為臣以正臣之禮既正臣禮而君臣分定因以示義見事當上逸下勞故勅其下諸官以警切之使之敬其君事有大事來謀於王雖呼其臣而戒之實亦戒諸侯之身也秋官大行人掌大賓之禮與大客之儀注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然

則天子之於諸侯謂之為賓賓者敵主之辭
 是不純臣之義也異義公羊說諸侯不純臣
 左氏說諸侯者天子蕃衛純臣謹案禮王者
 所不純臣者謂彼人為臣皆非已德所及易
 曰利建侯侯者王所親建純臣也以賓客之
 文明不純臣之義則謂天子與諸侯對為賓
 主行禮是為不純臣君與朝廷之臣行禮饗
 燕則使人為主諸侯燕其臣使宰夫為獻玉
 不與臣對行禮是純臣之也大行人又云九
 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注云謂其君為小
 賓臣為小客小行人云凡四方之使大客則
 擯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見於夷狄君臣亦
 稱賓客則四夷諸侯亦不純臣也此則天子
 於諸侯之義耳若諸侯於天子皆純臣矣北
 山云率土之賓莫非王臣臯陶謨云萬邦黎
 獻共惟帝臣書傳周公謂越常氏之譯曰德
 澤不加焉則君子不享其質政令不施焉則
 君子不臣明政令之所及盡為純臣故此所
 以正臣之禮也以為獨勅其卿大夫者以下
 勅保介其文不與臣連是獨勅保介則知此
 亦獨勅其臣也且天子之戒諸侯當正尊卑
 之禮不可使人臣與君並受其命也秋官司
 儀云諸公相為賓及將幣每門止一相及廟
 唯上相入此得卿大夫及車佑俱在者彼謂
 將幣饗食行禮之時唯上相入耳此諸侯將
 歸遣之於廟是召入而戒之也敬汝在君之
 事王乃平理汝之成功謂有大功則賜之車
 服以寵章之若左傳宣十六年晉侯請於王
 以鞶冕命士會將中軍襄十九年鄭公孫蔓
 卒范宣子言諸晉侯以其善於伐秦晉侯請
 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以行禮是也言來謀度
 於王之廟者以其在廟勅之而言來故知來

謀於王之廟也且古者大事謀於廟中訪落
 序云嗣王謀於廟國語云謀之廊廟失之中
 原是大事必謀於廟也定本
 集註廟宇作廟於義為是
 集傳賦也嗟嗟重歎以深勅之也臣工群臣
 百官也公公家也釐賜也成法也茹度也
 此戒農官之詩先言王有成法以賜女女
 當來咨度也
 慶源輔氏曰命他官皆無詩而特命農官則
 有詩者想是周人以農事開國故成王周公
 特作詩以戒飭之以重其事也蓋周家當時
 每事皆有成法布在天下況於后稷教民稼
 穡之事乎群臣百官或有所
 不知故命之來咨來度也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畲於皇
 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眾人
 序乃錢鏹奄觀銍艾
 傳田二歲曰新三歲曰畲康樂也序具錢鏹
 鏹鏹銍獲也
 箋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
 之於參保介之御間莫晚也周之季春於夏

爲孟春諸侯朝周之春故晚春遣之勅其車
右以時事女歸當何求于民將如新田畬田
何急其教農趨時也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
被甲執兵也將大迄至也於美乎赤鳥以牟
麥俱來故我周大受其光明謂爲珍瑞天下
所休慶也此瑞乃明見于天至今用之有樂
歲五穀豐熟奄久觀多也教我庶民具女田
器終久必多銍艾勸之也

詩經

卷三十一 臣工

五

釋文 序持耻反錢子踐反鐫音博奄鄭音淹
反艾音刈銍七通反何士堯反沈音遥銍乃
豆反字詰云頭長六寸柄長一尺鐫古字也
今作鐫同小爾雅云獲
類謂之銍截領卽獲也
疏以月令準之知保介爲車右故卽引月令
子以證之畫保介之御間皆月令文彼說天
子排簪田之禮天子親戴耒耜措置之於參
乘之人保介之與御者二人間若之車上止
有御者與車右二人而已今言保介與御明
保介卽車右也以諸侯排簪勸農則此人與
之同車而置田器於其間常見勸農之事故
勸之也不勸御人偏勸車右者以御人本主
於御車不主輔君故專勸車右明其衛君車
也言保介之御間者以人君左載御在中央

明其遠君措之故繫於車右因御字單言之
以便文未報不近君而置御右之間者彼注
云明已勸人非農人故也古暮字作莫說文
云日在脾轡中爲暮是晚之義也時有三月
季爲其晚故以周之季春爲晚春也知非夏
之季春者以月令季冬命民修耒耜具田器
農書稱孟春耕者急發不得於建辰之月方
始勸農故知是夏之孟春也且此諸侯來朝
而遣之若是夏之季春非復朝王之月故云
諸侯朝周之春以明此爲夏之正月也明堂
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雜記
云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以六月爲正譏用七
月則祭用夏之孟月矣故王制注云祭以首
時薦以仲月諸侯時祭用夏之正月王制云
諸侯初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
祫注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明是

詩經

卷三十一 臣工

六

朝祭同月故廢之也明堂位云夏初秋嘗冬
烝天子之禮獨不言春祀得不爲朝王而闕
之故彼注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或闕之以
此而言明諸侯之朝皆用孟月可知由孟春
辨期既通故勸其車右以其時事卽耕田是
也汝歸當何求於民言無所可求於民唯求
其勤力於農耳如新田畬田何如猶奈何也
當奈此田何恐時之晚過也月令注云保猶
衣也勇力之士衣甲執兵此云被彼云衣皆
保之義於美乎歎其受麥瑞而得豐年也
大受其光明明謂爲天下所休慶者由受天瑞
而人歸之是其爲所美慶也此瑞本自天來
而云見於天者見天人相因以爲人見天瑞
而歸之天見人歸而降福美此周德賜之豐
年至今用之穀月令春食麥夏食菽季夏食稷
者五行之穀月令春食麥夏食菽季夏食稷

詩經

卷三十一 臣工

七

秋食麻冬食黍天官疾醫以五穀養其病注云五穀麻黍稷麥豆是也夏官職方氏豫州其穀宜五種注云五種黍稷菽麥稻不以五行之穀為五種者以職方辨九州土地生植之所宜每州不同非五行常穀豫州之界東接青州宜稻麥西接雍州宜黍稷明豫州宜黍稷稻麥也菽則土地多生人所常種明通菽為五也職方又云幽州宜三種注云黍稷稻兗州宜四種注云黍稷稻麥皆準約所與連接者言之也說文云錢鈹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鈹宋仲子注云鈹刈也然則鈹刈物之器也說文云鈹田器也釋名云鈹鈹類也鈹迫地去草也本云垂作鈹釋器云鈹斷謂之定李巡曰鈹也郭璞曰鈹屬廣雅云定謂之耨呂氏春秋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高誘注云耨芸苗也六寸所

以入苗間此云鈹耨當是一器但諸文或以為耨即鈹或云鈹類古器變易未能審之釋名云鈹耨禾鐵也說文曰鈹耨禾短鎌也然則鈹器可以耨禾故云鈹耨也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耨一鈹然後成農是三耨者皆田器箋釋詁文奄作掩蓋鄭讀爾雅以掩為奄故也王肅云奄同也毛於執說之傳以奄為同言同多鈹刈但無傳可據故同之焉鄭

集傳保介見月令呂覽其說不同然皆為籍田而言蓋農官之副也莫春斗柄建辰夏正之三月也禽三歲田也於皇嘆美之詞來平

詩經

卷三十一 臣工

八

麥也明上帝之明賜也言麥將熟也迄至也康年猶豐年也眾人甸徒也序具錢鈹耨鉏皆田器也鈹耨禾短鎌也艾獲也此乃言所戒之事言三月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麥已將熟則可以受上帝之明賜而此明昭之上帝又將賜我新畬以豐年也於是命甸徒具農器以治其新畬而又將忽見其收成也

華谷嚴氏曰新墾之田用力尤難故首問之豐城朱氏曰此詩兩言嗟嗟嗟嗟臣工謂凡百官之事皆不可以不敬也嗟嗟保介謂爾農官之事尤不可以不敬也先王之於百官皆有成法以賜之有官守者固當來咨來度也況我周家以農事開國其法尤為詳備爾農官其可不來咨而來度乎於是戒之曰時至於暮春則當治其新畬矣爾毋謂其田之難治其效之難見也況來年將熟既可以受明賜於已然即來年以為嘉穀之占又可以受後豐年於後月爾農官固不可不致其勸相之勤而為甸徒者亦不可不致其耕治之力也當知錢鈹之用雖在於春暮之時而鈹艾之收已在於孟秋之際特奄忽之間耳豈可以為久而難待哉言豐穰之必然以勸勉之也

臣工一章十五句

序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箋祈猶禱也求也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

釋文意又作噫同於其反

疏周成王之時春郊夏雩以禱求膏雨而作此歌焉春官大祝掌六祈之辭以祈福年左傳有其事此引之不言左傳者以月令事在孟春其時月分明故顯言月令左傳之

詩經

卷三十一 噫嘻

九

言龍見則時月不明引取其意言夏則非彼成文故不云左傳也月令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是雩為祈穀之明文但雩以龍見為之當在孟夏之日為月令者錯至於仲夏故不引之左傳稱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此不并引左傳者又以傳無祈穀之文故月令左傳各取其一也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書傳曰祀上帝於南郊所以報天德然則郊以報天而云祈穀者以人非神之福不生為郊祀以報其已往又祈其將來故祈報兩言也天者至尊之物善惡莫不由之故於此一祭可以為報天可以為祈穀後七年左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故感而郊郊而後祈是郊為祈穀之事也孝經云郊祀言配天不言祈穀者鄭氏傳自云孝經主說

詩經

卷三十一 噫嘻

十

所郊亦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此不殊之者非周禮相對之例序者省以便文也朱子辨說序誤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傳噫歎也嘻勅也成王成是王事也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于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

箋噫嘻有所多大之聲也假至也播猶種也

噫嘻乎能成周王之功其德已著至矣謂光
被四表格于上下也又能率是主田之吏農
夫使民耕田而種百穀也駿疾也發伐也亦
大服事也使民疾耕發其私田竟三十里者
一部一吏主之於是民大事耕其私田萬耦
同時舉也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有遂遂上
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
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
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耜廣
五寸二耜爲耦一川之間萬夫故言萬耦耕
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

釋文

成王如字又于况反假鄭王並音格淡
本亦作駿音峻畛之忍反又之人反

疏

王事之王謂周公成王也此王既已政教
光明至於天下猶能敬重農事率是典田之
官令之教民耕田而種百穀官既受率約即

告民云我欲得大發汝之私田終於三十里
欲使各極其望無不墾耨汝等須大事汝所
耕及時起農十千人維爲配耦恐其失時欲
令萬夫俱作天下既已太平尚能重民如此

詩經

卷三十一

噫嘻

十一

詩經

卷三十一

噫嘻

十二

爲之祈神殷勤戒勅故美而歌之孔子見
顏淵死曰噫天喪予成湯見四面羅者曰噫
盡之矣則噫嘻皆是歎聲爲歎以勸之傳因
其文重分而屬之非訓噫嘻爲歎勸也毛以
上篇重農噫嘻而勸保介此文類之明亦噫
嘻而勸之箋以噫嘻之言未足勸戒故以
爲有所多之大聲謂作者有所哀多美大而
爲聲以歎之釋詁假作格音義同言既明至
亦是君德著明而有所至故引尚書以當之
農夫文承成王之下則是王者率之若田農
之夫非王所親率而釋言云峻農夫也峻即
幽風小雅及春官菑師所云田峻者也田峻
至與田之官而爾雅謂之農夫故知農夫是
主田之吏也毛以所在皆有公田而云駿
發爾私者上意欲民耕以取富故言私而不
及公令民知君於已之專則感而樂業故也
終三十里者各極其望謂人目之望所見極
於三十每各極望則徧及天下矣三十以極
望爲言則十千維耦者以萬爲盈數故舉之
以言非謂三十里內有十千人也王肅云三
十里天地合所之而三十則天下徧此出毛
之意也言人目所望三十里而天地合於三
十里外不復見之是爲極望也釋詁云速
疾也駿速也轉以相訓是駿爲疾也冬官匠
人云一耦之伐伐發地故云發伐也言伐者
以相擊伐此地使之發起也亦大釋詁文彼
亦作奕音義同箋以播厥百穀是王者率約
農夫之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是農夫教民
之言故云使民疾耕發其私田謂農夫使之
也王者之立田官每三十里分爲一部令一
主田之吏主之主田之吏謂農夫是也農夫
自勸終已境界故指言三十里也亦服爾耕

十千維耦。是民從農夫號令之事。故云於是民大耕其田。萬耦同時舉足而耕也。公羊傳曰。三公者何。天下之吏則吏者在官之通稱。七月傳云。駿田大夫駿即此農夫也。三十里而有一吏。蓋皆以大夫為之。所引周禮盡川上有路。皆地官遂人丈也。周禮以萬夫為限。與此十千相當。又計此萬夫之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夫乘是萬也。既廣長皆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為一里。則百夫為三十三里。餘百步即三分里之一。為少半里。是三十三里又少半里也。相廣五寸。二里為耦。冬官匠人丈也。此一川之間有萬夫。故為萬人對耦而耕。此萬人受田計之。乃三十三里少半里。正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也。以三十里與十千舉其成數。正足相克。故鄭首尾為一。以易傳也。遂人注云。十

百里二千耦。則鄰長以上合有二千五百二十四人矣。而云一吏主之者。彼謂主民之官與典田者別職。其主田之吏一部唯一人也。遂人注所言遂溝洫滄廣深之數。皆冬官之文也。徑吟塗道路所容。於匠人差約而為之耳。無正文。言以南晦圖之。遂從溝橫洫從滄橫者。以夫間有遂。則兩夫俱南晦於畔上有遂。故遂從也。其遂既從。則必注於橫者也。故溝橫也。百夫方千步。除外畔。其間則南北者九。遂東西者九。其東西之畔。即是洫也。從洫必注於橫滄。則南北之畔。即是滄也。萬夫方萬步。為方千步者百。除外畔。其間南北者九。洫東西者九。其四畔。則川周之。故云川周其外也。如是者九。則方百里。故遂人注又云。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也。此皆設法耳。川者自然之物。當逐地形而流。非於萬夫之外。必有大川遠之。且川者流水。不得方折而匝之也。

集傳賦也。噫嘻亦歎詞也。昭明假格也。爾田官也。時是駿大發耕也。私私田也。三十里萬夫之地。四旁有川。內方三十三里有奇。言三十里舉成數也。耦二人並耕也。此連上篇亦戒農官之詞。昭假爾猶言格汝眾庶。蓋成王始置田官。而嘗戒命之也。爾當率是農夫播其百穀。使之大發其私田。皆服其耕事。萬

人爲耦而並耕也。蓋耕本以二人爲耦。今合一川之衆爲言。故云萬人畢出。并力齊心。如合一耦也。此必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萬夫爲界者。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蘇氏曰。民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而君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其上下之間。交相忠愛如此。

詩經

卷三十一 噫嘻

十五

新安胡氏曰。十千維耦者。蓋萬夫合耦而耕。實五千耦耳。五千耦而并力齊心。如一耦也。北溪陳氏曰。周制國中鄉遂之地。用貢法。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一夫受田百畝。與同溝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十而賦其一。格菴趙氏曰。陳器之云。鄉遂用貢法。周禮遂人是也。按遂人云。百夫有洫。十夫有溝。竊意鄉遂之地。在近郊。遠郊之間。六軍之所從出。必是平原曠野。可盡爲萬夫之田。有溝有洫。又有塗路也。

噫嘻一章八句

慶源輔氏曰。臣工是成王戒農官之辭。噫嘻疑是康王戒農官之辭。既昭假爾。言昔時成王嘗道爾農官而戒命之矣。三爾字皆指農官而言。其職既以萬夫爲界。則萬夫之發私田服耕事。皆農官之已事也。

序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箋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

釋文。鷺音路。一名春鉏。水鳥也。一音盧。

詩經

卷三十一 振鷺

十六

疏。謂周公成王之時。已致太平。諸侯助祭。二王之後。亦在其中。能盡禮備儀。尊崇王室。故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先代之後。且事人自非聖德服之。則彼情未適。今二王之後。助祭得宜。是其敬服時王。故能盡禮。容主之美。光益王室。所以特歌頌之。樂記稱武王伐紂。既下車。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史記杞世家云。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之祀。是杞初封。卽爲夏後矣。其殷後。則初封武庚於殷墟。後以叛而誅之。更命微子爲殷後。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作微子之命。是宋爲殷後。成王始命之也。樂記武王封爲殷後。作記者。從後錄之。其實武王之時。始封於宋。宋爲殷後也。樂記註云。投者。舉徙之辭。謂微子在殷先有國邑。今舉而徙之。別封宋國也。若然。僖六年左傳曰。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上輿。觀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拔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宋世家亦云。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言復位以還爲微子。但微國本在紂之畿內。既以武庚君於畿內。則微

詩經

卷三十一 振鷺

十七

子不得復封於微也。但微子自囚以見武王，武王使復其位，正謂解釋其囚，使復臣位，不使復封微國也。以樂記之文，知武王初即封微子於宋矣。但未知爵之尊卑，國之大小耳。至成王既殺武庚，命爲殷後，當爵爲公，地方百里。至制禮之後，當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史記以爲成王之時始封微子於宋，與樂記文乖，其說非也。如樂記之文，武王始封夏后於杞，而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王言夏殷之滅，其後得封耳。以伐夏者湯，克殷者武，故繫而言之。其意不言湯即封杞，武即封宋也。二代之先，受命之祖，皆聖哲之君，故能克成王業，功濟天下。後世子孫無道，喪其國家，遂令宗廟絕享，非仁者之意也。故王者既行天罰，封其支子爵爲上公，使得行其正朔，用其禮樂，立祖王之廟，郊所感之帝，而所以爲尊賢德崇三統，明王位非一家之有也。故郊特牲曰：王者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書傳曰：天子存二王之後，與已三所以通天三統。立三正，鄭駁異義云：言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之謂通天三統。是言王者立二王後之義也。漢氏曰：疑此微子來朝，始至而王燕勞之，工所奏之樂歌也。序言二王之後，習於傳聞，亦不見其來助祭之意。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傳興也。振振，群飛貌。鷺，白鳥也。雝，澤也。客，二

王之後

箋：白鳥集于西雝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興者，喻杞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來助祭于周之廟，得禮之宜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然。

詩經

卷三十一 振鷺

十八

疏：潔白之水鳥而集於澤，誠得其處也。以興此鷺鳥之色有潔白之容，我客杞宋之君，其來至止也，亦有此潔白之容，非但有來助祭，有此姿美耳。又在於彼國，國人皆悅慕之，無怨惡之者。今來朝周，周人皆愛敬之，無厭射之者，猶復庶幾於善，夙夜行之，以此而能長終美譽也。魯頌言振振鷺，故知振振群飛貌也。箋云：西雝之澤也。明在作者之西，有此澤，言其往嚮彼耳。無取於西之義也。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宋樂大抵曰：我於周爲客。臯陶謨曰：虞賓在位，此及有替，皆云我客有客之篇。以微子爲客，皆以二王之後，時稱賓客也。以此詩美其助祭，明以在澤喻在廟，取其得所爲義也。上言飛往西雝，喻其嚮京而朝，而其容之美未見，故又云亦有斯容。明上句與喻之中，亦有潔白之義。

集傳賦也振羣飛貌鷺白鳥雝澤也客謂二

王之後夏之後杞商之後宋於周爲客天子

有事脯焉有喪拜焉者也。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言鸞飛于西雝之水而我客來助祭者其容貌脩整亦如鸞之潔白也或曰興也。

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箋在彼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在此謂其來朝人皆愛敬之無厭之者永長也譽聲美也。

集傳彼其國也在國無惡之者在此無厭之者如是則庶幾其能夙夜以永終此譽矣陳氏曰在彼不以我革其命而有惡於我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厭於彼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忠厚之至也。

詩經

卷三十一 振鷺

十九

三山李氏曰庶幾終譽此所謂愛人以德也成王告微子曰與國成休永世無窮又曰俾我有周無斁皆此意也。

振鷺一章八句

三山李氏曰祀宋天子後也其禮加於諸侯故特爲此詩也。問振鷺詩不是正祭之樂歌乃獻助祭之臣未審如何朱子曰看此文意都無告神之語恐是獻助祭之臣古者祭每一受胙主與賓尸皆有獻酬之禮既畢然後亞獻至獻畢復受胙如此禮意甚好有接續意思到唐時尚然今併受胙於諸獻既畢之後主與賓意思皆隔了古者一祭之中所以多事。

序豐年秋冬報也。

箋報者謂嘗也。烝也。

疏言烝昇祖妣則是祭於宗廟但作者王美其報故不言祀廟耳不言祈而言報者所以追養繼孝義不祈於父祖至秋冬物成以爲鬼神之助故歸功而稱報亦孝子之情也作者見其然而主意於報故此序特言報耳其餘則不然故那與烈祖實爲烝嘗而序稱爲祀以義不取於報故也其天地社稷之神雖國常祭謂之祈報故噫嘻載芣良耜之等與宗廟異也。

詩經

卷三十一 豐年

二十

朱子辨說序誤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

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傳豐大稌稻也廩所以藏盛之穗也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皆徧也。

箋豐年大有年也亦大也萬億及秭以言穀數多烝進畀予也

釋文

稌音杜徐勅古反廩徐力錦反又力荏反秭音履反一本作數韓詩曰陳穀曰

也秭

疏言今爲鬼神祐助而得大有之豐年多有黍矣多有稻矣既黍積之多復有高丈之廩於中盛五穀矣其廩積之數有萬與億及秭也爲神所祐致豐積如此故以之爲酒以之爲醴而進與先祖以會其百衆之禮謂牲玉幣帛之屬合用以祭故神又下予之福甚周徧矣徐稻釋草文郭璞曰今沛國呼稻爲秭是也禹貢百里賦納總卽禾稼也

卷三十一 豐年

二十五

二百里經卽穗也禾稼當積而貯之不在倉廩其種當在廩藏之故言藏盛之穗則自穗以往結及粟米皆在倉廩矣地官廩人註云藏米曰廩者對則藏米曰廩藏粟曰倉其散卽通也廩人職掌萬民之食四釜三釜皆是米事故云藏米耳彼注又云廩人舍人倉人司祿官之長是廩爲倉之總可以兼米粟也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注云魯謂之米廩虞帝令藏盛盛之委焉記言米鄭言委則以廩之所容兼米兼粟也祭祀酒食當用籍田之粟此言廩之所容乃至萬億及秭則是稅民之物而云以爲酒醴者祭祀之禮亦用稅物信南山云魯孫之穡以爲酒食昇我尸賓是用稅物之文也言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於今數爲然定本集注皆云數億至萬曰秭毛以億云及秭萬下不云及億

嫌爲萬箇億故辨之也春秋宣十六年穀梁傳曰五穀大熟爲大有年公羊以爲大豐年是也桓三年經書有年穀梁傳曰五穀皆熟爲有年公羊傳曰僅有年彼春秋之文相對爲例耳他經散文不必然也魯頌曰歲其有年亦當謂大豐年矣

集傳賦也秭稻也黍宜高燥而寒秭宜下濕而暑黍秭皆熟則百穀無不熟矣亦助語辭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烝進畀予洽備皆徧也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言其收入之多至於

詩經

卷三十一 豐年

二十五

可以供祭祀備百禮而神降之福將甚徧也二山李氏曰秭梗也職方氏謂雍冀高燥其穀宜黍荆揚下濕其穀宜稻是黍利高燥秭利下濕也豐年之時或高或下無所不熟安成劉氏曰序以噫嘻爲春夏祈此詩爲秋冬報載芟爲春祈良耜爲秋報朱子初解皆用其說今此集傳乃其改本於彼三詩傳文及序說既皆不取小序獨此篇於序說亦謂其誤而傳猶用序意者豈後來所改有未盡歟然得濮氏胡氏之說亦足以補之矣廬陵曹氏曰以洽百禮非特言祭祀而已而養耆老享賓客皆在其中矣

豐年一章七句

序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箋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

釋文也本或作鼓合乎祖

疏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一代之樂功成善否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言合於太祖則特告太祖不困祭祀且不告餘廟以樂初成故於最尊之廟奏之耳定本集注直云合於祖無太字此太祖謂文王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樂記文也彼注云功成治定同時耳功至於王業治至於教民然則武王

詩經

卷三十一 有瞽

二十三

雖已克殷未為功成故至於太平始功成作樂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磬祝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嗶嗶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傳瞽樂官也業大板也所以飾柶為縣也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為虞衡者為柶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應小鞀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鞀小鼓也柶木控

也圉楊也

箋瞽朦也以爲樂官者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

人有視瞭者相之又設縣鼓田當作鞀鞀小鼓在大鼓旁應鞀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既備者懸也鞀也皆畢已也乃奏謂樂作也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錫者所吹也管如篴併而吹之我客二王之後也長多其成功謂

詩經

卷三十一 有瞽

二十四

深感其和樂遂入善道終無愆過

釋文鞀音胤鞀字亦作鞀音桃祝反叔反鞀瞭有目人也嗶嗶華音反又音橫又音皇編薄珍反又必絲反史記音甫連反字林聲類韻集並布干反錫夕清反蜜也又音唐方言云張皇反即乾糖也音唐遂字又作笛同徒歷反觀古衍反又如字多也樂如字或音洛疏毛以爲有此瞽人有此瞽人其作樂者皆在周之廟庭矣既有瞽人又使人爲之設其橫者之業又設其植者之虞其上刻爲崇牙因樹置五采之羽以爲之飾既有應之小鼓又有田之大鼓其鼓懸之虞業爲懸鼓也又有鞀有瞽有相有圉皆視瞭設之於庭矣

詩經

卷三十一 有瞽

二十五

既備具乃使替人擊而奏之又有吹者編竹之簫併竹之管已備舉作之嗶嗶然和集其聲皆恭敬和諧而鳴不相奪理先祖之神於是降而聽之於時我客二王之後適來至止與聞此樂其音感之長令多其成功謂感於和樂遂入善道也此樂能感人神為美之極故述而歌之鄭唯應田俱為小鼓為異文須如此者以樂皆替人為之故先言有瞽有瞽於替下言於周之庭則樂皆在庭矣周人初改為懸故於諸樂先言懸事於虞業言設則祝圉以上皆蒙設文其簫管則執以吹之非所當設於乃秦之下別言備舉助祭之人蓋應多矣獨言我客者以二王之後尊故特言之也周禮替瞽為大師之屬職播執祝周簫管弦歌釋器云大板謂之業懸之橫者為柶其上加之以業所以飾此柶而為懸設

也其形刻之捷業然如鋸齒故謂之業或曰畫之謂既刻又畫之以無明文故為兩解春官典庸器冬官梓人及明堂位檀弓皆言柶與虞相配柶業此及靈臺言虞業而無柶文皆之虞郭璞云懸鍾磬之木植者名虞虞既用木則柶亦木為之也虞者立於兩端柶則橫入於虞其柶之上加於大板側著於柶其上刻為崇牙似鋸齒捷業然故謂之業牙即業之上齒也故明堂位云夏后氏之龍箴虞殷之崇牙注云橫曰箴飾之以鱗屬以大板為之謂之業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為重牙以掛懸統是牙即業之上齒也以其形卷然得掛懸於上故言可以為懸也言掛懸統者統謂漢禮器制度云為龍頭及頤下銜壁壁下有

詩經

卷三十一 有瞽

二十六

旄牛尾明堂位於崇牙之下又云周之壁龔注云周人畫牆為龔龔以壁垂五采羽其下樹髮於龔之角上飾鞀多是也釋樂云大鼓謂之龔小者謂之應是應為小鼓也大射禮應鞀在建鼓東則為應和建鼓應鞀共文是為一器故知應小鞀也應既是小田宜為大故云田大鼓也明堂位云夏后氏之足鼓殷人楹鼓周人懸鼓若然大射禮者是周禮也其樂用建鼓建鼓則殷之楹鼓也而大射用之者以彼諸侯射禮畧於樂備三面而已故無懸鼓也春官小師注云鞀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傍耳還自擊是也柶木控圍柶者以樂記有控柶之文與此柶國為一故辨之言木柶者明用木為之言柶用木則圍亦用木大師注木柶敵也是二器皆用木也臯陶謨云合止柶敵注云柶狀如漆筒中有推合之

者投推於其中而撞之敵狀如伏虎背上刻之所以止鼓謂之止釋樂云所以鼓柶謂之止所以鼓敵謂之敵郭璞云柶如漆筒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桐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敵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鈕敵刻以木長尺櫟之號者其名也此等形狀蓋依漢之大子樂而知之其柶圍敵古今字耳瞽瞽相對則目有小異周禮謂其官為瞽瞽故連言之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十六人春官序官文也彼注云命其賢智者以為太師小師是以才智為差等不以目狀為異也春官序於瞽瞽之下云視瞭三百人則一瞽一視瞭也注云瞻注云大也其職云掌大師之懸几樂事相瞽又設懸也以經傳皆無田鼓之名而田與應

詩經

卷三十一 有瞽

二十七

連文皆在懸鼓之上應者應大鼓則田亦應之類大師職云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棘注云為大鼓先引是古有名棘引導鼓故知田當為棘是應棘之屬也釋樂云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篪李巡曰大簫聲大者言言也小者聲揚而小故言篪也郭璞曰簫大者編一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一名籥易通封驗云簫長尺四寸風俗通云簫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其言管數長短不同蓋有大小故也要是編小竹管為之耳賈錫之人吹簫以自表史記稱伍子胥鼓腹吹簫乞食吳市亦為自表異也方言云錫謂之張皇或云滑槽凡糖謂之錫關東之通語也然則錫者鍾之類也管如笛併而吹之謂並吹兩管也小師注云管如笛形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之是也釋樂云大管

謂之簫李巡曰聲高大故曰簫簫高也郭璞曰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為如篪孔六

集傳賦也瞽樂官無目者也序以此為始

作樂而合乎祖之詩兩句總序其事也業虞

崇牙見靈臺篇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

上也應小鞀田大鼓也鄭氏曰田當作棘小

鼓也縣鼓周制也夏后氏足鼓殷楹鼓周縣

鼓鞀如鼓而小有柄兩耳持其柄而播之則

詩經

卷三十一 有瞽

二十八

傍耳還自擊磬石磬也祝狀如漆桶以木為之中有椎連底桐之令左右擊以起樂者也圍亦作故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鋸刻以木長尺標之以止樂者也簫編小竹管為之管如篪併兩而吹之者也我客二王後也觀視也成樂闋也如簫韶九成之成獨言二王後者猶言虞賓在位我有嘉客蓋尤以是為盛耳

朱子曰祖通言先祖曹氏曰足鼓則以跌承之楹鼓則以柱貫之周鼓始垂於簫屢故謂之縣鼓也考索曰祝方二尺四寸陰也致二十七鉏鋸陽也樂作陽也以陰數成之樂止陰也以陽數成之固天地自然之理也安成劉氏曰虞賓在位則舜之作樂以此為盛我有嘉賓則商人作樂以此為盛我客矣此則周人作樂以此為盛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

濮氏曰始言樂官中言樂器終言樂聲之美

序潛季冬薦魚春薦鮪也

箋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

釋文

潛爾雅作潛郭音潛又音岑韓詩云潛魚池小雅作潛時站反

疏

又獻鮪澤及潛迷魚皆肥美獻之宗廟至春

明降福作者述其事而為此歌焉經總言冬春雜陳魚鮪皆是薦獻之事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天官漁人春獻王鮪注引月令季春之義是薦鮪在季春也不言季者以正月未有一鮪言春則季可知也薦獻皆於先祖其義一也冬則聚魚皆可薦春唯獻鮪而已冬月既寒魚不行孕性定而肥充故冬薦之也天官庖人注云魚屬水潤而性定則十月

詩經

卷三十一 潛

三九

已定矣但十月初定季冬始肥也月令季冬乃命魚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白虎通云王者不親取魚以薦廟故親行非此則不可故隱五年公視魚於棠春秋譏之是也魯語里革云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眾罾取名魚而嘗之廟言大寒降與此季冬同其言土蟄發則孟春也以春魚始動猶乘冬先肥氣序既移故又取以薦然則季冬五春皆可以薦魚也韋昭以爲薄魚唯在季冬國語云孟春者誤案月令孟春獺祭魚則魚肥而可薦但白禮文不具無其事耳里革稱古以言不當謬也陸機云河南塗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云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云在鮪鮪始山穴爲鮪謂此穴也然則其來有時以春取而獻之則新來也陸機

又云大者爲王鮪小者爲鮪鮪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鰪鱣鰻鰻以享

以祀以介景福

傳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潛穆也

箋猗與歎美之言也鰪大鰻也鮪鮪也鰪白鰻也鰻鮪也介助景大也

釋文

穆素感反舊詩傳及爾雅本並作米傍謂積柴水中令魚依之止息謂之潛穆也郭景純因改爾雅從小爾雅作木傍參音霜甚

詩經

卷三十一 潛

三

反又疏廢反又心康反字林作霖音山沁反義同鮪音洛爾雅云鮪鮪鮪鮪乃謙反沈又奴康反

疏

鄭唯介爲助餘同漆沮自幽歷岐周以不言幽言岐周者鮪京去岐不遠故繫而言之釋器云穆謂之潛李巡曰今以木投水中

養魚曰潛孫炎曰積柴養魚曰穆郭璞曰今之作穆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簿圍捕取之穆字諸家本作米邊爾雅作木邊積柴之義也潛潛古今字鮪鮪已釋於爾雅言白鮪鮪鮪以時驗而言之也釋魚有鰻郭璞曰今鰻鮪白魚也

集傳賦也猗與歎詞潛穆也蓋積柴養魚使

得藏隱避寒，因以薄園取之也。或曰：藏之深也。鱮，白鱮也。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季春薦鮓于寢廟，此其樂歌也。

陸氏曰：鱮形狹而長，若條然。盧陵彭氏曰：子孫之祭其先祖，九州之美味莫不畢備，然其樂歌必言其所興之地，取其所以示不忘本之意，抑亦思其所嗜之意。

潛一章六句

詩經

卷三十一 潛

三十一

序離，禘太祖也。

王，後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太祖，謂文王。

釋文：禘，大計反，太音泰，祫，戶夾反，大祭名也。

疏：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禘祭太祖之廟，詩人而爲此歌焉。經言祭祀文王，諸侯來助，神明安慶，孝子愛子之多，福皆是禘文王之事也。毛於禘祫，其言不明，唯閭宮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祫，秋祫，則不嘗。然則天子亦有禘祫，禘祫者，皆殷祭，蓋亦如鄭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也。武王以周十二月崩，其明年，周公攝政，稱

詩經

卷三十一 離

三十一

元年十二月小祥，二年十二月大祥，三年二月禫，四年春禘，蓋此明也。若復五年，則成王卽政之年，禘之大例，皆是元年前事，此不應獨在五年禘時也。鄭以武王十二月崩，成王三年二月禘，周公避流言而出，明年春禘，於時周公未反，時非太平，必不得爲此禘也。又明年周公反而居攝，是爲元年至三年而禘也。然則此禘，當以夏，此卽攝政五年之夏禘也。釋天文，禮記祭法：禘，魯而郊，稷，謂祭天，圓丘也。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禘謂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也。然則圓丘與郊亦爲禘祭。知釋天所云非祭天者，以爾雅之文卽云：禘，又祭釋是宗廟之祭，故知禘亦宗廟之祭也。但宗廟尚爲大祭，則郊丘大祭可知，故鄭志云：禘大祭，天人之共之是也。若然，禘既大祭，而小於祫者，以四時之外，特爲此祭，大於四時，故云大祭，但此大祭五年再爲一，則合衆祭之一，則各就其廟，故以合祭爲祫，就廟爲禘，禘尚大祭，祫大可知，是舉輕以明重，故鄭每云五年再殷祭，殷大也，謂祫禘二者俱爲大祭也。禮宜小者，禘大者，禘而禮，禘言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反禘禘而祫數者，聖人因事見法，以天道三年一禘，五年再禘，故制禮象之，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每於五年之內，爲此二禮，據其年端數之，故言三年五年耳。其實禘祫自相距各五年，非祫多而禘少也。知禘小於祫者，春秋文二年大事於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合祭羣廟之主，謂之大喪，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左傳曰：禘於武宮，是禘祭一廟謂之有事也。祫言大

事。禘言有事是禘大於禘也。知大祖謂文王。考者以經云假哉皇考。又言文武維后。是此皇考為天下之人。后明非后稷。若是后稷。則身非天子。不得言維后也。大祖謂祖之大者。既非后稷。明知謂文王也。文王雖不得為始。祖可以為大祖也。若此祭文王。則於禮當諱而經云克昌厥後者。以此詩自是四海之人歌頌之聲。本非廟中之事。故其辭不為廟諱及採得之後。即為經典。詩書不諱。故無嫌耳。朱子辨說祭法。周人禘嘗。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大祖之廟。而七。周之大祖。即后稷也。禘嘗于后稷之廟。而以后稷配之。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祭法又曰周祖文王。而春秋家說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至于廟。亦謂之吉禘。是祖一號而二廟。禘詩經

詩經

卷三十一

三十一

一名而二祭也。今此序云禘大祖。則宜為禘嘗于后稷之廟矣。而其詩之詞。無及于后稷者。若以為吉禘于文王。則與序已不協。而詩文亦無此意。恐序之誤也。此詩但為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而後通用于他廟耳。

有來雖離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于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宜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傳相助廣大也假嘉也燕安也烈考武王也

文母太姒也

箋雖離和也肅肅敬也有是來時雖離然既至止而肅肅然者乃助王禘祭百辟與諸侯也天子是時則穆穆然於進大牡之牲百辟與諸侯又助我陳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心宜徧也嘉哉皇考斥文王也文王之德乃安我孝子謂受命定其基業也又徧使天下之人有才智以文德武功為之君故繁多也

詩經

卷三十一

三十四

文王之德安及皇天謂降瑞應無變異也又能昌大其子孫安助之以考壽多與福祿烈光也子孫所以得考壽與多福者乃以見右助于光明之考與文德之母歸美焉

釋文

於鄭如字王音烏假音服徐古雅反克昌如字或云文王名此禘於文王之詩

也周人以諱事神不應犯諱當音處亮反

疏

毛以為有是從彼本國而來其顏色雖離然而柔和既至止於此則容貌肅肅然而

恭敬助祭事者維為國君之諸公於是時天子之容則穆穆然而美於我天子薦進大牡

詩經

卷三十一

三五

之牲其時辟公助祭陳其祭祀之饌可嘉美哉君考文王其德被於後世能安定我之孝子故今為天下所歸是可嘉也皇考徧使之孝有才智者維天下之人所以然者由以文德武功維為之君故也由皇考能徧使民智故孝子得安皇考之德又能安及皇天使無三辰之災而有徵祥之瑞以此為天所祐故能昌大其後之子孫令長有天下以今禘祭則皇考又安祐我之孝子有秀眉之壽光大孝子以繁多之福也既見神助於光明之考亦見祐助於文德之母言武王太姒以皇考之故亦祐助孝子也鄭唯辟為卿士公謂諸侯又以介為助為異傳於烈文辟公皆斤諸侯無卿士之義則此亦當謂國君諸公也故王肅云來助祭者維國君諸公天子穆穆然以美德為之王箋和在色敬在心和敬

賢者之嘗因來至異文而分之耳其實常難肅也孝子當慈而趨言穆穆者以孝子於祖父則為子孫之容若非對神前則可為穆穆也楚茨所謂潔爾牛羊以牲絜嘗或割或烹之類是助王陳祭祀之饌牧誓云商王受昏棄厥肆祀淫云肆祀祭名者以祭必肆之故言肆祀尚書指言紂之所棄故知祭名此言所助是其為肆故不以為祭名理亦相通也

問予小子皇考與皇祖相對故知皇考為武王此則下有烈考為武王故知皇考為文王考者成德之名可以通其父祖故也祭法云父曰考祖父曰王考曾祖曰皇考此與問予小子非曾祖亦云皇考者以其敬文取尊君之義故父祖皆得稱之安我孝子言其享之德而不言文武故知謂文德武功文以教他

詩經

卷三十一

三五

武以除暴暴止教興故人皆有才智也左傳曰惡直醜正寔繁有徒是繁為眾之義故為多也天之監下作為徵祥今言皇考之德能安及皇天故知謂降瑞應也以此福慶流及後昆子孫今祭而得禮故文王之神安我孝子以壽考予之以福祿上言綏予孝子是皇考綏之今言綏我眉壽亦是皇考綏之以福成上意也洛誥云烈考武王弘朕恭彼注以烈為威此箋以烈為光義得兩通故也文母繼文言之雖大姒自有文德亦因文王而稱之也此非頌所主而言

集傳賦也雖雖和也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穆穆天子之容也此武王祭文王之詩言諸侯之來皆和且敬以助我之祭事而天子有穆穆之容也於歡詞廣壯大牲也肆陳假大也皇考文王也綏安也孝子武王自稱也言此和敬之諸侯薦大牲以助我之祭事而大哉之文王庶其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宣通哲知燕安也此美文王之德宣哲則盡人之道文武則備君之德故能安人以及于天而克昌其後嗣也蘇氏曰

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而此詩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周禮之未失也。右尊也，周禮所謂享右祭祀是也。烈考，猶皇考也。文母，太妣也。言文王昌厥後而安之以眉壽，助之以多福，使我得以右乎烈考文母也。

曹氏曰：安及皇天，則陰陽和而風雨時；日月光而星辰靜，無錯行妄動之變。

詩經

卷三十一

三七

慶源輔氏曰：人為萬物之靈，維通與知，所以盡人之道。文武之德，所該者甚衆，故曰：備君之德，兼之德廣運亦曰：武乃文而巳。人道立於天道，成是以能安人者，則能燕及於天也。天之佑君者，莫大於予以賢子孫，是以能燕及於天，則能昌我後嗣也。
三山李氏曰：周人以諱事神者，如稱文王則不敢斥名曰文王，昌書稱惟爾元孫，其史官不敢斥其名故也。如穆王名滿，當時亦有王孫滿，襄王名鄭，當時亦有衛侯鄭，魯武公名伋，而後世之臣有公孫敖，觀此則知此詩克昌厥後，噫嘻言駿發爾私，皆未嘗諱也。孔子作春秋，如匡王名班，而書曹伯班，簡王名夷，而書晉侯夷吾，皆未嘗諱。
新安胡氏曰：以文母證之，則烈考為文王無疑。此詩為武王祭文王之詩，無疑。

離一章十六句

集傳：周禮樂師乃徹，帥學士而歌徹。說者以為卽此詩。論語亦曰：以雍徹。然則此蓋徹祭所歌，而亦名為徹也。

序：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疏

周公居攝七年而歸政成王，成王卽政，諸侯來朝，於是率之以祭武王之廟。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唯言始見於武王廟，不言始見成王者，以作者美其助祭不美朝王，主意於見廟，故序特言之。但諸侯之來，必先朝而後助祭，故經始見君王與率見昭考為首。

詩經

卷三十一

三七

引耳：武王之崩，至於成王卽政，歷年多矣，立廟久矣。諸侯往朝之朝，已應嘗經助祭於此，乃言始見於武王廟者，以成王初卽王位，萬事改新，成王之於此，親為祭主，言諸侯始於成王之世，始見武王，非謂立廟以來，諸侯始見也。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羹以爲朝享之祭，則是周之正月朔日也。於時始告嗣位，不得祭，前已受諸侯之朝，此詩言既朝成王，乃後助祭，則與烈文異時也。要言始見君王，不宜過後淹久，蓋以夏之正月來朝，卽助春祀之祭也。四時之祭，徧祭群廟，獨言見武王者，作者特言昭考其意，至於武王故也。
朱子辨說：序以載訓始，故云始見，恐未必然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儔章。

有鴈休有烈光

傳載始也。龍旂陽陽言有文章也。和在軾前。鈴在旂上。條革有鴈言有法度也。

箋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曰求其章也。求車服禮儀之文章制度也。交龍為旂。條革

轡首也。鴈金飾貌。休者休然盛壯。

釋文左傳云錫鑿和鈴昭其聲也。央於良反。徐音英鴈七羊反。本亦作鎗同。休許糾反。又許求反。

詩經

卷三十一 載見

三九

疏毛以為諸侯始來朝而見君王作者美而述之曰此等皆能自求其章謂能內脩諸已自求車服禮儀文章使不失法度以此之故其所建交龍之旂陽陽然而有文章其在軾之和與旂上之鈴央央然而有音聲又以條皮為轡首之革其末以金為飾有鎗然而美此旂和鈴革如是休然盛壯而有以光是能自求文章故無所不美也既能朝見以禮至於祭時伯又率之以見於明德之考謂今入武王之廟使之助祭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以光大我王使得秀眉之壽又攸諸侯之意言此孝享介壽之道長我諸侯能安而行之思使我君成王得衆多之福也是光明文章之君公能得禮如是我昭考之神至於大夫謂今傳世無窮長為國君也鄭

以介為助。辟公謂百辟與諸侯。俾緝熙于純嘏。謂使之皆光明於大嘏之意。為異和亦鈴也。言在軾前相傳為然。無正文也。釋天云有鈴曰旂。李巡曰以鈴著旒。瑞郭璞曰懸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旒。是鈴在旂上。條革有鎗。為革之貌。言有法度。雖在有鎗之下。主為條革而言其意亦兼言旂鈴皆有法也。曰求其章者。將自說其事。故言曰以目之。非諸侯自言日也。

集傳賦也。載則也。發語辭也。章法度也。交龍曰旂。陽明也。軾前曰和。旂上曰鈴。央央有鴈皆聲和也。休美也。此諸侯助祭于武王廟

詩經

卷三十一 載見

四

之詩。先言其來朝稟受法度。其車服之盛如此。

曹氏曰。操慶賞刑威以制萬國者。辟王也。故諸侯來朝。就求典章焉。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

多祐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傳昭考武王也。享獻也。

箋言我皇君也。諸侯既以朝禮見于成王。至祭時。伯又率之見于武王廟。使助祭也。以致

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以助壽考之福長
我安行此道思成王之多福俾使純大也祭
有十倫之義成王乃光文百辟與諸侯安之
以多福使光明于大嘏之意天子受福曰大
嘏嘏辭有福祚之言

疏顧命畢公召公爲二伯率諸侯故知此亦
但所助非一別言之耳以助壽考之福謂助
行其禮使孝子得壽考之福三者相通爲一
事也長我安行此道敘諸侯之意此道即以
孝以享以介眉壽之道也長安行之庶當神

詩經

卷三十一 載見

四十一

明之意思使成王之多福言諸侯之愛成王
卽經之思皇也祭統云夫祭有十倫焉見
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
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
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
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引之者
解其言俾意以祭祀大而難明有十種倫理
之義是爲難曉故言使光明之也諸侯之意
思使成王得多福令嘏辭以福子成王是稱
滿諸侯之意則諸侯曉解神心故云使之光
明之也俾使熙熙是神使辟公光明之則綏以
多福是神安辟公以多福非謂安孝子也禮
運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視嘏莫敢易
其常是謂大嘏索特牲少牢皆祝以福慶之
言告主人謂之嘏故知禮運大嘏是天子受
福之事也彼天子與諸侯連文獨言天子者

以此天子之事故言天子耳魯頌曰天錫公
純嘏是諸侯亦爲大嘏也毛於辟公皆不言
百辟嘏皆爲大不爲嘏辭則此
辟公指謂諸侯純嘏謂大大也

集傳昭考武王也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
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書稱穆考文王
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爲昭考此乃言王
率諸侯以祭武王廟也思語辭皇大也美也
又言孝享以介眉壽而受多福是皆諸侯
助祭有以致之使我得繼而明之以至于純

詩經

卷三十一 載見

四十一

嘏也蓋歸德于諸侯之詞猶烈文之意也

朱子曰太祖廟在北昭穆各以次而南廟皆
南向群廟之列左爲昭而右爲穆也若武王
謂文王爲穆考成王稱武王爲昭考則自其
始附而然蓋但以左右爲昭穆而不以昭穆
爲尊卑也
安成劉氏曰后稷爲始封之君其廟居中自
二世爲昭三世爲穆遞數至十五世而文王
廟次當穆十六世而武王廟次當昭也
豐城朱氏曰諸侯之來朝將以稟受法度也
而我乃率之以祀武王何也蓋先王者法度
之所從出而宗廟者
又禮法之所由施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廬陵彭氏曰諸侯來朝意氣懽悅車服鮮明所謂休有烈光也率之以見于昭考之廟以致孝享之禮以助眉壽之福凡今所以永保多祜皆爾群公有以綏之而使得純嘏中

序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箋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也

疏經之所陳皆說微子之美雖因見廟而歌其意不美在廟故經無廟事爲周太平之歌而述微子之美者言王者所封得人即爲王者之美故歌之也言見於祖廟必是助祭

詩經

卷三十一 有客

四十三

序不言所祭之名不指所在之廟無得而知之也自命微子以上皆書序文彼注云黜殷命謂殺武庚也微承地名微子改紂同母嬖兄也武王投之於宋因命之封爲宋公微子後承湯祀是也彼言作微子之命所由微子先封於宋但宋得爲殷後耳於此時命爲宋公故作此命辭或召來命之或遣使就命史傳無文要是既受命乃來朝而見也經言亦白其馬敦琢其旅是自國而來之辭若未受命不得已乘白馬明是受命而後乃來與上有替振鷲或

三山李氏曰有客乃微子始受命之詩漢氏曰此宋公來朝將去而王燕餞之與振鷲詩爲首末也序以爲來見祖廟則語意不明商之祖廟固無由在京師而周之廟非助

祭於王何得以見之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傳殷尚白也亦亦周也萋且敬慎貌一宿曰宿再宿口信欲繫其馬而留之淫大威則夷易也

箋有客有客重言之者異之也亦亦武庚也

詩經

卷三十一 有客

四十四

武庚爲二王後乘殷之馬乃叛而誅不肖之甚也今微子代之亦乘殷之馬獨賢而見尊異故言亦駿而美之其來威儀萋萋且且盡心力于其事又選擇衆臣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言敦琢者以賢美之故王言之繫紉也周之君臣皆愛微子其所館宿可以去矣而言紉其馬意各殷勤追送也於微子去王始言餞送之左右之臣又從而安樂之厚之

無已。既有大則。謂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也。神與之福。又甚易也。言動作而有度。

釋文 且七序反。敦都。

疏 毛以爲言我周家今有承先代之客。此客亦如我周自乘所尚而自其馬。其來則有義。然有且。且然。言能敬慎威儀。盡心力於其事也。又選擇從者。如敦琢玉。然是從者皆賢。故爲周人所愛。有客已一宿。又一宿。有客授之。繫紼以絆其馬。愛而留之。不欲使去也。至於將去。王始言餞送之。左右之臣又從而安樂之。謂與之餞燕。厚之無已。又歎美微子得爲王者之後。用其正朔。行其禮樂。既有大

詩經

卷三十一 有客

四十五

法則矣。神明降與之福。則又甚易。言有德故易福。鄭唯亦白其馬。亦武庚爲異。檀弓曰。殷人戎。事乘輪。翰白也。馬雖戎。事乘之亦以所尚。故白言亦白其馬。則是一代所尚。宜以代相。亦故云亦。亦周也。客止一人。而重言有客。有客是丁寧殊異。以尊大之。以亦爲亦。武庚者。此自周人而言。有客爲彼此之勢。則是謙周爲辭。不宜反以亦已。故也。言亦者。駿武庚之惡。而反以美之。此箋申明易傳之意也。威儀出於心。而力行之。故言盡心力。於其事也。從亦有士。舉卿大夫而士同可知。釋訓云。有客宿。再宿也。有客信。信四宿也。彼因文重而倍之。此傳分而各言之。其意同也。古之朝聘。留停日數。不可得而詳。易豐卦。初九。遇其配主。雖旬無咎。注云。初脩禮上朝。四四以匹敵。恩厚待之。雖留十日不爲

咎。正以十日者。朝聘之禮。止於主國。以爲限。聘禮畢。歸。大禮曰。旬而稍。旬之外爲稍。又留非常。如鄭此言。似諸侯之朝。鄰國其留以十日爲限。案春秋。相朝。動經時月。雖復亂世之法。正禮亦應當然。又聘禮記曰。致饗明日。夕。夫人歸。禮既致。饗則旬而稍。於大禮之後。每旬而稍。稍供其芻秣。亦非一句。即歸。且諸侯朝王。必待助祭。祭前齋。齋猶十日。明非一句而反。但鄭以雖旬之言。故云十日爲限。不必從來至去。唯十日也。故此唯言可以。去矣。亦不知於信。信之後。幾日乃可去也。追謂已發上道。逐而送之。客以王爲主。王意不欲其去。故留之以久。於是始言餞送之。明先不言送。故稱始也。左右之諸臣。又從而安樂之。亦猶顯父餞之。與之歡燕。以安樂其心。是厚之無已。

詩經

卷三十一 有客

四十六

集傳賦也。客微子也。周既滅商。封微子於宋。以祀其先王。而以客禮待之。不敢臣也。亦語辭也。殷尚白。修其禮物。仍殷之舊也。萋且未詳。傳曰。敬慎貌。敦琢。選擇也。旅其卿大夫從行者也。此微子來見祖廟之詩。而此一節言其始至也。一宿曰宿。再宿曰信。繫其馬。愛之不欲其去也。此一節言其將去也。追之已去而復還之。愛之無已也。左右綏之言所

以安而留之者無方也。淫威未詳。舊說淫大也。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夷易也。大也。此一節言其留之也。

東萊呂氏曰。成王殺武庚。叛者殺之。爾。封微子。賢者封之。爾。華谷嚴氏曰。樂其留之久也。恐其去之速也。

有客一章十二句

慶源輔氏曰。姜且敬慎貌。又似有文章貌。敦琢。選擇也。亦有整飭之意。其始至也。慎重其事如此。非以媚乎周也。誠之至也。所謂在彼無惡也。去而復追還之。所以安而

詩經

卷三十一 有客

四七

留之者。又無方焉。慤慤之意如此。非以私商也。厚之至也。所謂在此無數也。既與之以甚大之威儀。則其降之以甚大之福。社可知矣。此則慰安而勸勉之辭也。

序武。奏大武也。

箋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

釋文 大如字。徐音泰。

疏。明堂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故知大武是周公作樂所為舞也。禮器云。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注云。非樂者。緣民所樂於已之功。然則以武王用武除暴。為天下所樂。故謂其樂為武樂。武樂為一代大事。故歷代皆稱大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傳。烈。業也。武。迹。劉。殺。耆。致也。

箋。皇。君也。於。乎。君哉。武王也。無彊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彊也。信有文德哉。文王也。能開其子孫之基緒。遏。止。耆。老也。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舉兵伐殷而勝之。以止天下之暴虐而殺人者。年老乃定女之此功。言不汲汲于

詩經

卷三十一 武

四八

誅紂。須服五年。

釋文。者。毛音指。致也。鄭巨移反。韓詩音同。鄭云。惡也。

疏。王可謂無彊乎。維其克商之功業。實最為強也。所以能致此業而得為強者。由於信有文德者之文王。以聖德受命。能開其後世子孫之基緒。故武王繼嗣其迹而受之。謂復受天命。以伐紂。勝此殷家。止於殺人之害。以致安定。汝武王之大功。其盛業如此。故象而制樂。是以美而歌之。鄭下三句為異。臣王於皇。箋以美而歌之。此為君者。以其述伐紂之事。是為君之道。故也。文王能開子孫之基緒。謂受命作周。七年五代。皆是也。宣十二年左傳。引此云。耆定爾功。耆。昧也。其意言致討於昧。

故以耆爲致王肅云致定其大功謂誅紂定天下禮六十曰耆耆爲老也其勝殷已爲止天下暴虐而殺人者謂紂時諸官亦化紂暴虐而殺害善人紂身既已彼誅此等亦皆貶黜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以八年卽位至十三年乃誅紂是須服五年也多方云推爾商後王逸厥逸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服湯之子孫注云天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是須暇五年之事也如尚書之言是天須暇紂此箋意以爲武王須暇紂者武王知天未喪故亦順天不伐據人事而言亦是武王須暇之也天生此紂故以滅殷下愚不移非可待變而云克念作聖須暇子孫者設教勸誘之言耳

詩經

卷三十一 武

四九

集傳賦也於歎辭皇大遏止劉殺耆致也

周公象武王之功爲大武之樂言武王無競之功實文王開之而武王嗣而受之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功也

黃氏曰止殺如武成所謂以遏亂畧是也三山李氏曰大武之意在於止戈大武之誥在於止殺也華谷嚴氏曰信乎文王有文德以開後人之基緒矣然殷虐未除則文德未能盡達於天下故武王繼之以武而受之伐紂以止殺然後致定其功所以歸重武王之功明非武王之武無以成文王之文也

慶源輔氏曰武王故稱其莫強之烈文王故稱其信有之文父子一心文武一道但文王開始武王成終有先後之次耳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功所謂神武不殺者也此詩與書武成所載文王克成厥勳予小子其承厥志之意同世儒執以爲文王全無取天下之心者不幾於固乎

武一章七句

集傳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首章也大武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禮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然傳以此詩爲

詩經

卷三十一 武

五十一

武王所作則篇內已有武王之謚而其說誤矣

濮氏曰左傳宣十二年以此詩爲大武之首章賈爲第三章桓爲第六章然周頌皆一章而已無疊章也或者後世取而用之於其事不可知也曹氏曰孔子語賓牟賈以武樂始於總干而山立終於周道四達禮樂交通豈止於武功而已哉禮記明堂位曰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注云象周頌武詩也以管播之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冕冠名祭統注云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干戚武象之舞所執也

建安何氏曰內則成童舞象象舞武舞也
謂干戈之小舞也象用兵刺伐之舞蓋象
武王伐紂
而成功也

臣王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三十一終

詩經

卷三十一 武

五十一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三十二

明 後學張溥纂

閔予小子之什四之三

閔予小子之什詒訓傳第二十九

序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箋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
朝於廟也

疏成王嗣父為王朝於宗廟自言當嗣之意
詩人述其事而作此詩歌焉此朝廟早晚

詩經

卷三十二 閔予小子

毛無其說毛無避居之事此朝廟事武王崩
之明年周公即已攝政成王未得朝廟且又
無政可謀此欲夙夜敬慎繼續先緒必非居
攝之年也王肅以此篇為周公致政成王嗣
位始朝於廟之樂歌毛意或當然也此及小
毳四篇俱言嗣王則毛意俱為攝政之後成
王嗣位之初也鄭以為成王除武王之喪將
始即政則是成王十三周公未居攝於是之
時成王朝廟自言敬慎思繼先緒訪落與群
臣共謀敬之則群臣進戒文相應和事在一
時則俱是未攝之前後至太平之時詩人追
述其事為此歌也小毳言懲創往時則是歸
政之後元年之事以其居攝之日抗禮世子
今始即政周之新王故亦與此為類攝嗣王
也經云於乎皇考下篇群臣進謀云率時昭
考皆以武王為言計歲首命諸羣廟皆朝此

特謀政。故在武王廟也。此篇王所自言。亦是謀政之事。但謀者與人之辭。故下篇言謀此則獨述王言。故稱爲朝。且此三篇一時之事。似一人之作。皆因朝廟而有此事。故首篇言朝以冠之。曲禮云。內事曰孝王。外事曰嗣王。某彼謂祝之所言以告神。因其內外而異稱。此非告神之辭。直以嗣續先王稱嗣王耳。曲禮稱天子在喪曰予小子。若已除喪。當爲吉稱。而經言予小子在疾。爲喪中辭者。以其服雖除去。喪日近。又序其在喪之事。故仍同表彌始。欲即政。先朝於廟。烈文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祖考。告嗣位。然則除喪朝廟。亦用朝享之禮祭於廟矣。序言不祭者。以作者主述王言。其意不在於祭。故畧而言朝。則祭可知。

詩經

卷三十二

閔予小子

二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傳 閔病造爲疾病也。庭直也。序緒也。

箋 閔悼傷之言也。造猶成也。可悼傷我小子耳。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茲此也。陟降上下也。於乎我君考武王。長世能孝。謂能以孝行爲子孫法度。使長見

行也。念此君祖文王。上以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信無私枉。夙早敬慎也。我小子早夜慎行。祖宗之道。言不敢懈倦也。於乎君王。歎文王武王也。我繼其緒。思其所行。不忘也。

釋文 嬛其傾反。崔本作

疏 毛以爲成王將蒞政而朝於廟。乃追悼於已過。欲自強於未然。故感傷而言曰。閔病乎我小子也。先王既崩。家事無人爲之。使已孤特。嬛嬛然在於憂病之中。賴周公代爲家事。得致太平。今將自爲政。故追述其父於乎可歎美者。我之君考。謂武王也。常能念此君

詩經

卷三十二

閔予小子

三

祖文王。上事天。下治民。以正直之道而行止。子繼父業。是能孝也。皇考以念皇祖而能同其德。行維我之小子。當早起夜臥。敬慎而行。此祖考之道止。於乎可歎美者。我文武之君。以道有此德。故我當繼其緒業。思其所行。不敢遺忘也。由不敢忘。故夙夜行之。鄭以爲周公未攝之前。成王因朝廟而感傷言曰。可悼傷乎。我小子耳。今遭此家道之不成。惟此爲異。毛意若在歸政之後。則武王崩已多載。今言予小子在疚。追述武王初崩之時也。王肅云。病乎我小子。乃遭家之不爲。言先王崩則家事莫爲。徒嬛嬛在憂而病。故周公代爲家事。以致太平。傳意或然。閔者哀閔之辭。故爲悼傷之言。有所造爲。終必成就。故造猶成也。人之所行。死則事廢。後王當更造立。故云家道未成。父在則有所依恃。無之則已身

孤特故云嬖嬖孤特在憂病之中易傳者以
病以造訓為病於文大重孫毓云傳以閔為
武王身為孝子耳而云長世是其孝之法
可後世長行也上文之意言皇考自念皇
祖非成王念之此言繼緒思不忘宜為繼武
王之緒思不忘武王耳而以為兼念文王者
以成王美武王能念文王明成王亦當念之
集傳賦也成王免喪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
此詩也閔病也予小子成王自稱也造成也
嬖與嬖同無所依怙之意疚哀病也匡衡曰
堯堯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

詩經

卷三十一

閔予小子

四

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皇考武
王也歎武王之終身能孝也皇祖文王也承
上文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
於庭猶所謂見堯於牆見堯於羹也楚詞云
三公揖讓登降堂只與此文勢正相似而匡
衡引此句顏注亦云若神明臨其朝廷是也
皇王兼指文武也承上文言我之所以夙夜
敬止者思繼此序而不忘耳

慶源輔氏曰周至成王之時可謂成矣而曰
遺家不造者王業雖成天下雖治而成王之
心常若未成未治也如此然後能保其成若
自謂已成已治則殆矣
安成劉氏曰大招曰三公穆穆登降堂只其
言三公登降堂止猶此言皇祖陟降庭止言
只為語已詞正猶此言止也但集傳所引揖
讓二字彼文正作穆穆則此或傳寫之誤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集傳此成王除喪朝廟所作疑後世遂以
為嗣王朝廟之樂後三篇放此

序訪落嗣王謀于廟也

詩經

卷三十二

訪落

五

箋謀者謀政事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
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
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傳訪謀落始率循時是悠遠猶道判分渙散
也

箋昭明艾數猶圖也成王始即政自以承聖
父之業懼不能遵其道德故于廟中謀我始

詩經

卷三十二 訪落

七

仰政之事。群臣曰：當循是明德之考所施行。故書之以誥曰：「維德遠哉。」我于是未有數言。遠不可及也。有抹將我就其典法而行之。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收斂之。多眾也。我小子耳。未任統理國家眾難成之事。必有任賢待年長大之志。難成之事。謂諸政有業未平者。紹繼也。厥家謂羣臣也。繼文王陟降庭止之道。上下羣臣之職以次序者。美矣。我若考武王能以此道安其身。謂定天下居天子之位。

疏毛以為成王始即王政。故於廟中與羣臣謀事。汝等當謀我始即政之事。止羣臣對曰：當循是明德之考。王答之曰：於乎此昭考之道。悠然至遠哉。我去之懸絕。未有等數。汝若將我就之。使繼先業。則先人之道。乃分散而去矣。維我小子。才智淺短。未任統理國家眾難成之事。所以不能循是昭考也。又述昭考之德。言武王能繼其父文王以直道。施於上下。又能上下其家之職。事謂治理羣臣使有次序也。美矣。我若考武王能以此文王之道自安尊其身。是昭考德同文王。已不能及。欲令羣臣助謀之也。鄭唯繼猶判渙謂繼續。

詩經

卷三十二 訪落

七

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而收斂之。未堪家多難。謂年幼未堪。以此為異。王肅云：將予就繼先人之道業。乃分散而去。言已才不能繼。傳意或然。釋詁云：艾歷也。歷數也。轉以相訓。故艾為數。率時昭考。猶曰儀刑文王。欲令法效之也。就其典法而行之。謂就昭考之法也。圖我所失分散者。謂已不能行。分張散失者。欲令羣臣圖謀而收斂聚之。以助已也。易傳者以謀於羣臣。當是求臣之助。不宜過自謙退。言已不堪繼續。故易之。此未堪家多難。文與小毖正同。但鄭以此篇在居攝之前。小毖在致政之後。下箋云：謂使周公居攝時。與此異者。各準時事而為說。故不同也。難成之事。謂諸政教已有基業。未得平。平亦成也。謂若制禮作樂。營路之等。於時未成也。毛以此篇為致政之後。不得言年幼而未堪也。當

自謂才智淺短而未堪耳。大夫稱家其家謂其群臣之家。上下群臣之職以次序者。謂以德詔爵。以功詔祿。隨才任之。不失次序也。言尊安其身。則以保為安。明為尊。禮運云：君者所明。注云：明猶尊也。用此文王之道。以定天下。居天子之位。是安而且尊也。
集傳賦也。訪問。落始悠遠也。艾如夜未艾之艾。判分。渙散。保安。明顯也。成王既朝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言我將謀之於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道。然而其道遠矣。予不能及也。將使予勉強以就之。而所以繼

之者猶恐其判渙而不合也則亦繼其上下於庭陟降於家庶幾賴皇考之休有以保明吾身而已矣

慶源輔氏曰延訪羣臣所以盡下情率時昭考所以守家法二者相資盡下情而不守家法則內無主守家法而不盡下情則外無助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則成王固已默識夫武王之道若不曾用工夫則便以為易矣多難蓋指武庚之事而言上下於庭指其外事也陟降于家指其內事也

訪落一章十二句

詩經

卷三十二 訪落

八

集傳說同上篇

序敬之群臣進戒嗣王也

釋文

敬之一本無之字

疏成王朝廟與羣臣謀事羣臣因在廟而進戒嗣王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

新安胡氏曰詩中不見得是羣臣進戒嗣王自維予小子以下則嗣王先自述而後求羣臣之助也序說恐亦誤矣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傳顯見士事也

箋顯光監視也羣臣見王謀即政之事故因

時戒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乃光明去惡與

善其命吉凶不變易也無謂天高又高在上

遠人而不畏也天止下其事謂轉運日月施

其所行日月瞻視近在此也

疏士察也獄官謂之士者言其能察理衆事是士為事之義也天神察物不必以日月而知以人事所見舉驗者言之

詩經

卷三十二 敬之

九

傳賦也顯明也思語辭也士事也成王

受群臣之戒而述其言曰敬之哉敬之哉天

道甚明其命不易保也無謂其高而不吾察

當知其聰明明畏常若陟降於吾之所為而

無日不臨監于此者不可以不敬也

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

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傳小子嗣王也將行也光廣也佛大也仔肩

克也

箋緝熙光明也。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群臣戒成王以敬之敬之。故承之以謙云。我小子耳。不聰達于敬之意。日就月行。言當習之以積漸也。且欲學于有光明之光明者。謂賢中之賢也。輔佛是任。示道我以顯明之德行。是時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始有居攝之志。

詩經

卷三十二 敬之

十

疏上二篇亦有小子。於是始解者。舉下以明。上釋言云。將送也。孫炎曰。將行之送。是將亦行之義。故為行也。以光之照。擇所及廣遠。故以光為廣。佛之為大。其義未聞。釋詁云。肩克也。直以肩為克耳。傳言仔肩克也。則二字共訓為克。猶權輿之為始。箋云。仔肩任也。雖所訓不同。亦二字共義。鄭讀佛為輔。解之。鄭釋詁云。肩勝也。即堪任之義。故為任也。敬之者。止謂恭敬其事而已。言不聰達者。敬雖由已。隨事而生。事有不知。無所施敬也。日就謂學之使每日有成。就月將謂至一月。則有可行。言當習之以積漸也。定本集注漸作浸。王身當理政事。而言學有光明。是王意以已不達於政。未能即任其事。且欲學作有光明於彼光明之人。謂選擇賢中之賢。乃從之。學以賢者必有光明之德。故以光明表賢也。

身方學之。未堪為政。欲使輔弼之人。示語已也。周公若已居攝。則王不得朝。朝謀政。明於此時。未攝政。王自知不堪。思任輔弼。周公之志。宜因此與。故於是乃有攝意也。成王本欲任賢。周公居攝。乃代之為王。人臣而代天子。曠世之所罕聞。成王既幼。復為管蔡所惑。故致疑也。周公不為臣輔之。必攝其政者。若使為臣。奉主每事。舉承雖可以盡心。而不得行意。欲制禮作樂。非攝不可。故不得已而居之也。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又曰。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周公之攝王政。其意在於此也。

詩經

卷三十二 敬之

十

集傳將進也。佛。弱通。仔肩任也。此乃自為答之之言曰。我不聰而未能敬也。然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續而明之。以至于光明。又賴群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則庶乎其可及爾。

華谷嚴氏曰。佛謂之弱。者言正救其失。不專順從之也。學記云。其求之也佛。佛不順也。猶孟子所謂法家佛士也。慶源輔氏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所以自責於已。佛時子肩。示我顯德行。所以外資於人。責於已者。盡資於人者。廣則大學明明德。以至于平天下之事。庶乎其可及矣。

敬之一章十二句

序小毖嗣王求助也。

箋○誌○慎○也○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而○不○慎○後○為○禍○大○故○成○王○求○忠○臣○早○輔○助○已○以○救○患○難○

疏○周○公○歸○政○之○後○成○王○初○始○嗣○位○罔○祭○在○廟○而○求○群○臣○助○已○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言○創○艾○往○過○戒○慎○將○來○是○求○助○之○事○也○毛○以○上○三○篇○亦○為○歸○政○後○事○於○訪○落○言○謀○於○廟○則○進○戒○求○助○亦○在○廟○中○與○上○一○時○之○事○鄭○以○上○三○篇○居○攝○之○前○此○在○歸○政○之○後○然○而○頒○之○大○列○皆○由○神○明○而○興○此○蓋○亦○因○祭○在○廟○而○求○助○也○

詩經

卷三十二 小毖

十一

朱子辨說此四篇一時之詩序但各以其意為說不能究其本末也

子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荈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荈○慎○也○荈○蜂○摩曳也○桃蟲○鷦也○鳥之始小

紉○任○予○我○也○我○又○集○于○蓼○言○辛○苦○也○

箋○懲○艾○也○始○者○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國○成○

王信之而疑周公至後三監叛而作亂周公

以王命舉兵誅之歷年乃已故今周公歸政

成王受之而求賢臣以自輔助也曰我其創

文于往時矣畏慎後復有禍難群臣小人無

敢我摩曳謂為譎詐誑欺不可信也女如是

徒自求辛苦毒螫之害耳謂將有刑誅肇始

允信也始者信以彼管蔡之屬雖有流言之

罪如鷦鳥之小不登誅之後反叛而作亂猶

鷦之拚飛為大鳥也鷦之所為鳥題肩也或

田鴉皆惡聲之鳥集會也未任統理我國家

詩經

卷三十二 小毖

十一

眾難成之事謂使周公居攝時也我又會于

辛苦遇三監及淮夷之難也

釋文○懲○韓○詩○云○苦○也○荈○爾○雅○作○岑○音○同○蜂○本○又○作○条○螫○音○釋○韓○詩○作○辛○放○赦○事○也○摩○

反○艾○音○刈○字○或○作○忒○下○同○

疏○毛○以○為○成○王○即○政○求○助○於○群○臣○告○之○云○我○

故○慎○彼○在○後○汝○等○群○臣○莫○復○於○我○擊○曳○牽○我○

以○入○惡○道○若○其○如○是○我○必○刑○誅○於○汝○是○汝○自○

求○是○辛○苦○毒○螫○之○害○耳○以○管○蔡○誤○已○尋○被○誅○

戮○故○戒○使○勿○然○又○說○當○慎○其○小○惡○之○初○始○信○

如○彼○拚○飛○耳○為○惡○不○已○於○後○更○大○似○桃○蟲○翻○

然而飛維為大鳥矣其意言管蔡始則譏毀

詩經

卷三十二 小豸

十四

周公後遂舉兵誅叛逆是積小成大言後有此類當小即誅之勿使至大又言求助之意以我才智淺薄未任獨當國家多難之事恐我又集止於患難似蓼莪之辛苦然故須汝等助我慎之言又者非徒多難又集辛苦以求人助已也鄭於下四句文勢大同屬意小異言已所以創於往時者往始之時信以管蔡之譏為小如彼挑蠱耳故不即誅之乃叛而作亂為王室大患如挑蠱翻然而飛維為大鳥矣於時我年幼少未任統理國家眾難成之事故使周公攝政即有三監及淮夷作亂使我又會於辛苦皆由不慎其小以致使然我今欲慎小防患故須汝等助我也荊蜂摩曳釋訓文孫炎曰謂相掣曳入於惡也彼作粵象古今字耳王肅云以言才薄莫之藩援則自得辛毒孫毓云羣臣無肯牽引

詩經

卷三十二 小豸

十五

箋又言鷦之所為鳥題肩或曰鷽皆惡聲之鳥定本集註皆云或曰鷽皆惡鳥也案月令季冬云征鳥屬注云征鳥題肩齊人謂之擊征或曰鷹然則題肩是鷹之別名與鷽不類鷽自惡聲之鳥鷹非惡聲不得云皆惡聲之鳥也說文云鷽鷽桃蟲也郭璞云桃蟲巧婦也方言說巧婦之名自關而東謂之桑飛或謂之工雀或謂之過羸或謂之女匠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鷽郭璞注云即鷽也今箋以鷽與題肩及鷽三者為一其義未詳且言鷽之為鳥題肩事亦不知所出毛不得有追悔管蔡之事上經謂慎將來則此亦謂將來之事不得與鄭同也當言已才智淺短未任國家多難之事既已多難又會辛苦故王肅云非徒多難而已又多辛苦是說

集傳賦也懲有所傷而知戒也茲慎荊使也蜂小物而有毒聲始允信也桃蟲鷽鷽小鳥也拚飛貌鳥大鳥也鷽鷽之雛化而為鷽故古語曰鷽鷽生鷽言始小而終大也蓼辛苦之物也此亦訪落之意成王自言予何所懲而謹後患乎荊蜂而得辛螫信桃蟲而不

知其能為大鳥。此其所當懲者。蓋指管蔡之事也。然我方幼冲。未堪多難。而又集于辛苦之地。羣臣奈何捨我而弗助哉。

山陰陸氏曰。說苑云。鵲巢於葦苕。繫之以髮。其巢至精密。以麻紮之。如刺。襍然故一名。禋雀化。轉為鵲。

小毖一章八句

集傳蘇氏曰。小毖者。謹之於小也。謹之於小。則大患無由至矣。

詩經

卷三十二 小毖

十六

序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箋籍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謂之籍田。

釋文 芟。所銜反。除草也。

疏 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王者於春時親耕籍田。以勸農業。又祈求社稷。使獲年豐。歲終詩人述其豐熟之事。而為此歌焉。經陳下民樂治田業。收穫弘多。釀為酒醴。用以祭祀。是由王者耕籍田。祈社稷。勸之使然。故序本其多獲所由。言其作頌之意。經則主說年豐。故

詩經

卷三十二 載芟

十七

其言不及籍社也。月令孟春。天子躬耕帝籍。仲春。擇元日。命民人社。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獻禽以祭社。然則天子祈社。亦以仲春。與耕籍異月。而連言之者。雖則異月。俱在春時。故以春總之。祭法云。王為群姓立社。日泰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此二社皆應以春社之。但此為百姓祈祭。文當至於泰社。其稷與社共祭。亦當謂泰社。社稷焉。天官甸師。掌耕耨。王籍。月令孟春。云。天子親載耒耜。躬耕帝籍。是籍田者。甸師所掌。王所耕也。王親耕者。一人獨發三推而已。借民力使終治之。故謂之籍田也。月令說耕籍之事云。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周語說耕籍之事云。王耕一發。班三之。庶人終於千畝。韋昭云。王無耦。以一耜耕。班次也。三之者。下各三其上。王一發。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然則每耕人數如周語。其推之數。如月令。則王一人發而三推。公三人發。名五推。卿九人發。名九推。大夫推數。則無文。因以三孤并六卿。是為九耳。其士雖多。見相三之數。取二十七人為之。韋昭兼言大夫。明亦宜有士也。庶人終於千畝。謂甸師之屬。徒也。天官序云。甸師。下士一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二百人。其職云。掌師。其屬而耕耨。王籍。注云。其屬府史胥徒也。耦芸芋也。王以孟春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庶人謂徒三百人。籍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芸芋。終之。是借民力。謂借此甸師之徒也。王者役人。自是常事。而謂之借者。言此田耕耨。皆當王親為之。但以聽政治民。有所不服。故借人之力。以為已功。是以謂之借也。漢

書孝文元年開籍田。應邵曰：籍田千畝，典籍之田。臣瓚案：景帝詔曰：朕親耕，後親桑，率天下先，本不得以假借為稱，而鄭以為借民力者，凡言典籍者，謂作事設法書而記之，或復近述前言，號為典法。此籍田在於公地，歲歲耕墾，此乃當時之事。何故以籍為名？若以事載典籍，即名籍田，則天下之事無非籍矣。何獨於此偏得籍名？瓚見親耕之言，即云不得假借，豈籍田千畝皆天子親耕之乎？聖王制法，為此籍田者，萬民之業以農為本，五禮之事唯祭為大，以天子之貴，親執耒耜，所以勸農業也。祭之所奉必用已力，所以敬明神也。祭義云：天子為籍千畝，躬秉耒耜，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禮醴醴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是說籍田之意也。

詩經

卷三十二 載芟

十八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嘏其饒，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邦，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隰，厭厭其苗，縣縣其穗，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飮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傳：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畛，場也。王家長也，伯

長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強，強力也。以用也。嘏，眾貌。士，子弟也。略，利也。達，射也。有厭其饒，言饒苗厭然特美也。庶，耘也。濟濟，難也。飮，芬香也。椒，猶飮也。胡，壽也。考，成也。且，此也。振，自也。

箋：載，始也。隰，謂新發田也。畛，謂舊田有徑路者。強，有餘力者。周禮曰：以強予任民，以謂聞民今時傭賃也。春秋之義，能左右之曰以。成

卷三十二 載芟

十九

王之時，萬民樂治田業，將耕，先始芟柞其草，木土氣烝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散。于是耘除其根株，作者千耦，言趨時也。或往之隰，或往之畛，父子餘夫俱行，強有餘力者相助，又取傭賃，務疾畢已，當種也。饒，饋饌也。依之言愛也。婦子來饋饌，其農人于田野，乃逆而媚愛之，言勸其事，勞不自苦。俶載，當作熾苗，猶種也。實，種子也。函，含也。活，生也。農夫既

耘除草木根株。乃更以利耜熾舊之而後種。其種皆成。好舍生氣達出地也。傑先長者厭厭其苗。眾齊等也。難者穗眾難進也。有實實成也。其積之乃萬億及秭。言得多也。烝進昇子洽合也。進于祖妣。謂祭先祖先妣也。以洽禮謂饗燕之屬。芬香之酒醴。饗燕賓客。則多得其歡心。于國家有榮譽。寧安也。以芬香之酒醴祭于祖妣。則多得其福。右匪非也。振亦

古也。饗燕祭。心非云且而有且。謂將有嘉慶。禎祥先來見也。心非云今而有此今。謂嘉慶之事。不聞而至也。言修德行禮莫不獲報。乃古古而如此。所由來者久。非適今時。

釋文

作側伯反。澤音釋。爾雅作那。音同。云耕也。郭云言土解也。吟之忍反。徐又音真。強其良反。有餘力。問音開。烝音證。解音蟹。畧如字。字書作畧。同。驛音亦。爾雅作驛。音生也。厭於豔反。縣縣如字。爾雅云。厭也。韓詩作民。民云眾貌。庶表嬌反。芸也。詒文作蕪。音同。云蕪。蕪田也。字林云。蕪耕禾間也。方選反。射食亦反。積于腸反。又如字。椒子消反。徐子料。

反沈作。微誤也。

疏。毛以為周公成王之時。耕籍以勸下民。祈始。其求穀實。故其時之民。樂治田業。於是之其耕則釋。釋然土皆解散。千耦之人。皆去除。此所其之根株。或往之。或往之。或往之。維家長。維長子。維仲叔。維衆子。弟。維強力之兼。士。維所以備。備之人。皆服作勞。有貪然而衆。此農人。不以其身為苦。乃謂饒已為勞。思逆而媚。其行饒之婦。有愛其從來子弟。是王化之深。務農之至也。此農人。既去草木根株。有畧然。而利者。其所用之。報以此始。耕於南畝。以種其百穀。此穀實皆含此當生之活氣。驛驛然。射出其土。乃有厭然。而特茂者。其傑立之苗也。厭厭然。而長大者。其齊等之苗也。於

是農人則驛驛然。用其力。應雲之。以此至於大熟。則獲刈之。濟濟然。穗眾而難進。有成實而多者。其此民之積聚也。乃有萬億。而及秋。言其多無數也。天下豐熟。稅而取之。以為三種之酒。以為五齊之醴。進于先祖。先妣。又以其會聚其百眾之禮。而為祭祀。此酒醴有饒然。其芬香。用之以祭祀。為鬼神所嚮。為我國家之光榮也。此酒醴有如椒之馨香。用之以祭祀。為鬼神降福。則得年壽。與成德之安寧也。既治田得穀。用之祭祀。而使鬼神歆悅。邦國安寧。祭祀得所。故能誠感天地。心非云此而有此。謂禎祥之應。事未至而先來也。心非云今而有今。謂嘉慶之事。不先聞而即至也。此乃自古以來。當如此。言修德行禮。莫不獲報。非獨於此周時。鄭以微載為熾。舊熾然入地。而苗殺其草。於南畝之中。又以烝昇。

詩經

卷三十二

五

祖妣為祭祀之禮以治百禮為饗燕之禮既
言二禮又反而申之言酒醴有饌然其氣芬
香為賓所悅為我國家光榮也又酒醴有如
椒之香馨為鬼神降福則得年壽與成德安
寧也又以且為辭以振為古餘同隱六
年左傳云如農夫之移去草焉芟夷蕞崇之
是除草曰芟也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
是除木曰柞地官遂人云十夫有溝溝上有
吟吟則謂地畔之徑路也至此而易之至故
以吟為場信南山云疆場翼翼是也坊記云
家無二主故知主家長也主既家長而別有
伯則伯是主之長子也亞訓次也次於伯故
知仲叔也是主之季子也亞訓次也次於伯故
類也令族中兼之族訓眾也謂幼者之眾即
季弟及伯仲叔之諸子故云族子弟也此子
弟謂成人堪耕芸者若幼則從饒而行下云

有侯其士是也強謂力能兼人故云強強力
也以其備質之人以意驅用故云用也本
其開地之初故載為始原隰者地形高下之
別名隰指連形而言則是未嘗墾發故知謂
新發田也吟是地畔道路之名故知謂舊田
有徑路者強有餘力謂其人強壯治一夫之
田仍有餘力能佐助他事者也周禮曰以強
予任民地官遂人云彼注云強予謂民有餘
力復予之田彼民作吐注云變民言吐異外
內也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九曰閑民無常
職轉移執事鄭司農云閑民謂無事業者轉
移為人執事若今時傭力也僂二十六年左
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即東西也此
太平之世而得有關民者人之才度等級不
同自有不能不有立於為人所役者望人順而
任之周禮列於九職是雖太平之世必為人

詩經

卷三十二

五

備載此得有之也周語云陽氣俱蒸土膏其
動韋昭云蒸升也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氣
上騰注云此陽氣蒸達可耕之候釋訓云釋
釋耕也舍人曰釋釋猶養養解散之意言輩
作者合家盡行輩輩俱作言趁時也千耦謂
為耦者千是二千人為千耦與十千耦耦
也王肅云有耦則有原言吟新可見美其陰
陽和得同時就功也及解所以合家俱作之
意務疾畢已當種也士者男子之稱而不耕
故下經而種之種也士者男子之稱而不耕
芸之中宜是幼者行饒故為子弟此經言有
噴其饒以目之婦士俱是行饒之人七月云
同我婦子即此之婦士也孫炎曰饒野之
饋也依文與媚相類媚為愛故知依亦愛也
釋訓云驛驛生也舍人曰穀皆生之貌是
驛驛其達謂苗生達也厥厥者苗長茂盛之
貌庶是芸之別名縣縣是庶之貌釋訓云縣
縣庶也孫炎曰縣縣言詳密也郭璞曰芸不
息也王肅云芸者其聚縣縣然不絕也釋
訓云濟濟容止也在田獲刈不得有濟濟之
容但容止濟濟者必舉動安舒此刈者以禾
穡難進不能疾速故亦以濟濟言之箋以禾
下云有饒有穡重設其文則是二事其用酒
醴者祭祀以外唯饗燕耳賓之初筵與豐年
皆有以洽百禮之文賓之初筵云有壬有林
林謂諸侯之君故箋以為合見百國所獻之
禮豐年止言報祭無饗燕之美故箋不為說
則與丞昇祖妣共為祭祀之禮此以有三事
故以為饗燕之禮皆觀文為義毛既無饗燕
之言明皆據祭祀與鄭不同傳五十三年
左傳曰雖及胡齊周晉謚法保民者艾曰胡
胡為壽也言考者明老而有成德海曰雖無

老成人是也。箋以爾雅有正訓，故易傳以爲振亦古也。有天下者，主於敬待神人，接之以禮，則人神慶悅，至誠感物，祥瑞必臻，故知非且有旦，非今斯今，謂嘉慶禎祥之事，非謂其有而已，有之以言報應之疾也。且實語助，但今謂今時，則且亦今時其實是一作者美其事而丁寧重言之耳。嘉慶謂王者所得美善之實事，禎祥謂嘉慶之前先見爲徵應者也。以禎祥是事之先應，故言先來見嘉慶是善之實事，故云不聞而至二者意亦同也。

集傳賦也，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秋官柞氏掌攻草木是也。澤澤，解散也。耘，去苗間草也。

爲田之處也。吟，田畔也。王，家長也。伯，長子也。

詩經

卷三十二

載芟

王

亞，仲叔也。旅，衆子弟也。彊，民之有餘力而來助者。遂，人所謂以彊予任畔者也。能左右之，曰以太宰所謂間民轉移執事者。若今時傭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也。噲，衆飲食聲也。媚，順。依，愛。士，夫也。言餉婦與耕夫相慰勞也。略，利。俶，始。載，事也。函，含。活，生也。旣播之，其實含氣而生也。騂騂，苗生貌。達，出土也。厭，受氣足也。傑，先長者也。緜緜，詳密也。廩，耘也。濟濟，

人衆貌。實，積之實也。積，露積也。飂，芬香也。未詳何物。胡，壽也。以燕享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也。以共養耆老，則胡考之所以安也。且此振極也。言非獨此處有此稼穡之事，非獨今時有今豐年之慶。蓋自極古以來已如此矣。猶言自古有年也。

曹氏曰：士不辭耕稼之勞，而知愛其婦，婦不憚饁餉之煩，而知依其夫，有和樂之風焉。又曰：百穀之性，各有所宜，而水旱豐凶，不可預料，故悉種之，所以爲備也。

詩經

卷三十二

載芟

王

華谷嚴氏曰：芟，耘也。旅，衆子弟也。彊，民之有餘力而來助者。遂，人所謂以彊予任畔者也。能左右之，曰以太宰所謂間民轉移執事者。若今時傭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也。噲，衆飲食聲也。媚，順。依，愛。士，夫也。言餉婦與耕夫相慰勞也。略，利。俶，始。載，事也。函，含。活，生也。旣播之，其實含氣而生也。騂騂，苗生貌。達，出土也。厭，受氣足也。傑，先長者也。緜緜，詳密也。廩，耘也。濟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集傳此詩未詳所用，然辭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殊。

安成劉氏曰：朱子旣辨此詩無祈田之意，又以豐年之序所謂秋冬報者爲誤矣。而又謂此詩之用，當與豐年不殊，蓋據此篇第七節而言也。然則此詩所謂爲酒醴，

祖妣其亦秋成之祭薦新於宗廟而歌之也歟
新安胡氏曰此與良耜一詩誠不見其祈報之意不過因其耕種之勞序其饋餉之情論其禾黍茂盛收穫之富或為酒醴以祀祖妣而為邦家胡考之光寧或為百室盈婦子寧殺時牲以嗣以續此皆田家勤勞安免之事而非告神之樂歌也豈與七月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等詩同一歌詠其事以寓其鼓舞神化之道而堅其樂事赴功之心也耶若拘拘於祈報則感發之意微矣

序良耜秋報社稷也

疏周公成王太平之時年穀豐稔以為山社稷之所祐故於秋物既成王者乃祭社稷

詩經

卷三十二

良耜

三

之神以報生長之功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末四句是報祭社稷之事婦子寧止以上言其耕種多獲以明報祭所由也經言百室盈止婦子寧止乃是場功畢入當十月之後而得言秋報者作者先陳人事使畢然後言其報祭其實報祭在秋寧止在冬也本或秋下有冬衍字與豐年之序相涉而誤
朱子辨說兩篇未見其有祈報之異

夏夏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饌伊黍其笠伊糾其錡斯趙以稊茶蓼茶蓼朽止黍稷茂止獲之桎桎積之

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稊牲有秣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傳夏夏猶測測也笠所以禦暑雨也趙刺也蓼水草也桎桎獲聲也栗栗衆多也墉城也黃牛黑唇曰犛社稷之牛角尺以似以續窮前歲續往事也

詩經

卷三十二

良耜

三

畝也種此百穀其種皆成好含生氣言得其時瞻視也有來視女謂婦子來饋者也筐筥所以盛黍也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饋者見載糾然之笠以田器刺地穡去茶蓼之事言閱其勤苦百室一族也草穢既除而禾稼茂禾稼茂而穀成熟穀成熟而積聚多如墉也如櫛也以言積之高大且相比迫也其已治之則百室開戶納之十糲其耘輩作尚矣

也。一族同時納穀親也。百室者出必共。漁
間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醖之
慶。抹角貌。五穀畢入。婦子則安。無行饑之事。
于是殺牲報祭社稷。嗣前歲者。後求有豐年
也。續往事者。復以養人也。續古之人。求有良
司稽也。

詩經

卷三十三

良邦

釋文 嬰楚側反。爾雅云。嬰嬰。嬰也。郭云。言嚴
也。又如字。沈起。了反。人徒少反。蔣呼毛反。說
文云。拔田草也。又云。或作蔣。引此以蔣茶蔣
茶蔣。上音徒。下音了。刺七亦反。蔣珍。栗反。積
子。賜反。酺音蒲。又音步。醖其據反。又其畧反。
合錢飲酒也。蔣如純。
反木亦作蔣。抹音蚪。

疏 毛以為農人以嬰。然利乃善。邦始事於
南畝而耕之。種其百穀。其實皆含此當時
生之氣。故生而漸長。農人芸之。於是。有來視
汝者。載其方筐。及其圓筐。其所盛以饌者。維
是黍也。既饌到田。見其農夫所戴之笠。維糾
然。其田器之縛。以此趙而刺地。以蔣去茶蔣
之草。茶蔣。既朽敗止。黍稷乃茂盛。止及其成
熟。乃獲刈之。桎桎然。為聲。既獲。訖乃積聚之。
栗栗然。衆多。其大如城。雉之峻壯。其比迫如
櫛齒之相次。既蹂踐而治之。則以開百室。一
時而納之。於是百室皆盈滿。而多穀粟止。婦
子皆不行而安寧止。國家乃殺是牲。牲之牲。

詩經

卷三十三

良邦

有抹然者。此牲之角。用以報祭社稷。以嗣繼
其先歲。復求其豐年。以續接其往歲。復得以
養人。又求良善司稽。以續古昔之人。庶其常
勤。勤農。常得豐年也。鄭唯。似載為。幾。苗。為。
異。傳。猶。測。測。以。為。利。之。意。也。釋。訓。云。嬰。嬰。
利。也。舍。人。曰。嬰。嬰。邦。入。地。之。貌。郭。璞。曰。言。嚴。
類。故。趙。為。刺。地。也。又。釋。草。云。蔣。虞。蔣。蔣。某。氏。曰。
蔣。一名。虞。蔣。孫。炎。曰。虞。蔣。是。澤。之。所。生。故。為。
水。草。也。蔣。是。蔣。草。茶。亦。蔣。草。非。苦。菜。也。釋。草。
云。茶。委。葉。舍。人。曰。茶。一名。委。葉。某。氏。引。此。詩。
則。此。茶。謂。委。葉。也。王。肅。云。茶。陸。機。蔣。水。草。然。
則。所。由。田。有。原。有。蔣。故。並。舉。水。陸。蔣。草。下。
言。婦。子。寧。止。明。此。以。為。不。寧。故。知。有。來。視。汝。
謂。婦。子。來。蔣。者。也。少。半。特。牲。大。夫。士。之。祭。禮。
食。有。黍。明。黍。是。貴。也。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羹。

為。忌。日。既。而。用。蔣。是。為。賤。也。賤。者。當。食。稷。耳。
故。云。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定。本。集。注。皆。
云。蔣。去。茶。蔣。之。事。言。閭。其。勤。苦。與。俗。本。不。同。
釋。訓。云。桎。桎。獲。也。栗。栗。衆。也。李。巡。曰。栗。栗。
積。聚。之。衆。孫。炎。曰。桎。桎。獲。聲。也。皆。取。此。為。說。
也。城。之。與。牆。俱。得。為。牆。但。此。比。高。大。故。為。城。
室。為。一。族。於。六。鄉。則。一。族。為。一。遂。則。一。鄉。是。
鄭。以。鄉。尊。於。遂。故。舉。鄉。言。耳。上。篇。言。千。耦。此。
篇。言。百。室。雖。未。必。一。人。作。而。其。文。千。百。不。同。
故。解。其。意。千。耦。其。芸。輩。作。者。尚。衆。故。舉。多。言。
也。一。族。同。時。納。穀。見。聚。居。者。相。親。故。舉。少。言。
也。遂。人。云。百。夫。有。漁。故。知。百。室。共。漁。間。而。耕。
彼。注。云。百。夫。一。櫛。之。田。為。六。遂。之。法。族。在。六。
鄉。而。引。彼。者。小。司。徒。注。云。鄉。之。田。制。與。遂。同。
故。得。舉。鄭。之。制。以。言。族。也。祭。酺。者。族。師。職。云。

詩經

卷三十三

良邦

三十

春秋祭醴注云醴者爲人物災害之神也。古書醴爲步杜子春云當爲醴玄謂校人職又有人鬼之步與蓋亦爲壇位如零祭云族無飲酒之禮因祭醴而與其民以長幼列醴酢焉鄭於彼雖以醴步爲疑而以醴而正故此以醴言之。蟻食穀之蟲害及人物此神能爲災害故祭以止之因此祭文聚錢飲酒故後世聽民聚飲皆謂之醴漢書每有嘉慶令民大酺五日是其事也彼注云因祭醴而與其民長幼相醴卽此合醴也禮祭云曾子曰廟之禮乃命閭家醴是也族師雖云祭醴不言卽爲醴飲酒禮記自有醴語不云醴是族法鄭知祭醴必有飲酒合醴是族法者以族師上文云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姻有學者卽云春秋祭醴亦如之是於祭醴亦屬民讀法因祭而聚族民明其必爲行禮不可徒然也鄉飲酒之禮州長於春秋有屬民射於州序之禮黨正於國索鬼神而祭祀有屬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此皆禮有飲酒當以公物供之無爲須合錢也釋畜直云黑肩犛以言黑肩明不與身同色牛之黃者衆故知黃牛也某氏亦云黃牛黑肩曰犛取此傳爲說也地官牧人云凡陰祀用犛牛毛之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然則社稷用犛牛角以黑而用黃者蓋正禮用犛至於報功以社是土神故用黃色仍用黑肩也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無社稷之文卑於宗廟宜與賓客同尺也禮緯稽命徵云宗廟社稷角握此箋不易毛傳蓋以禮緯難信不據以爲

正也社稷太牢獨云牛者牛三牲爲大故特言之此有抹其角與兕觥其角弓其觥觥皆與角共文故爲角貌續古之人文連犛牡之末則亦祭求之非人無以續人明求將來之人使續往古之人農事須人唯司書耳故知求有良司書謂求善田畯也言得善官教民可以益使年豐故也司書已所選擇而祭神求之者得賢以否亦是神明所助故因祭求之。

詩經

卷三十二

良邦

三十

集傳賦也。曼曼嚴利也說見前篇或來瞻女婦子之來盪者也筐筥饌具也糾然笠之輕舉也趙刺薊去也茶陸草蓼水草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今南方人猶爲蓼爲辣茶或用以毒溪取魚卽所謂茶毒也毒草朽則土熟而苗盛控控獲聲也栗栗積之密也櫛理髮器言密也百室一族之人也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族人輩作相助故同時入穀也盈滿寧安也黃牛黑唇曰犛抹曲貌續謂續先祖以奉祭祀。

良邦一章二十三句

集傳或疑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卽所謂幽頌者其詳見於幽風及太田篇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

序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箋釋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周曰繹商謂之彤

釋文融餘戎反尚書作彤音同

疏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祭宗廟之明日又設祭事以尋繹昨日之祭謂之爲繹以賓事

詩經

卷三十二 絲衣

三十二

所祭之尸行之得禮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子夏作序唯一句而已後世有高子者別論他事云靈星之尸言祭靈星之時以人爲尸後人以高子言靈星尚有尸宗廟之祭有尸必矣故引以證賓尸之事毛公分序篇端於時已有此語不知誰著之故鄭志答張逸云高子言之非毛公後人著之則知鄭意不以此爲子夏之言也高子者不知何人孟子弟也子公孫丑稱高子之言以問孟子則高子與孟子同時趙岐以爲齊人此言高子蓋彼是也靈星者不知何星漢書郊祀志云高祖詔御史令其天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史傳之說靈星唯有此耳未知高子所言是此以否李巡曰繹明日復祭曰又祭如天子諸侯同名曰繹以祭之明日者宣八年六月辛巳有

事于太廟仲遂于垂壬午猶繹有事謂祭事也以辛巳日祭壬午而繹是皆爲諸侯用祭之明日此則天子之禮同名曰繹故知天子亦以祭之明日也故公羊傳曰繹者何祭之明日也知卿大夫曰賓尸者今少牢饋食禮者卿大夫之祭禮也其下篇有司徹云若不賓尸注云不賓尸謂下大夫也其司徹所行卽賓尸之禮是卿大夫曰賓尸案其禮非異日之事故知與祭同日繹祭之禮主爲賓事此尸但天子諸侯禮大異日爲之別爲立名謂之爲繹其尋繹昨日卿大夫禮小同日爲之不別立名直指其事謂之賓尸耳此序言繹者是此祭之名賓尸是此祭之事也周曰繹商曰彤孫炎曰彤者亦相尋不絕之意尚書有高宗彤日是其事也朱子辨說序誤高子尤誤

詩經

卷三十二 絲衣

三十二

眉山蘇氏曰絲衣本宗廟之詩其曰靈星失矣

絲衣其紆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

鼐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傳絲衣祭服也紆絜鮮貌俅俅恭順貌基門

塾之基自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大鼎謂之

鼐小鼎謂之簠吳譁也考成也

箋載猶戴也弁爵弁也爵弁而祭于王士服

也繹禮輕使士升門堂視壺濯饗豆之屬降

往于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之牛。反告克。已。乃舉鼎。竊告絜。禮之次也。鼎圓。弁上謂之絜。柔安也。繹之旅。士用兕觥。變于祭也。飲美酒者。皆思自安。不謹譁。不敖慢也。此得壽考之休徵。

釋文 紕乎浮反。徐孚不反。又音培。又音秉。戴如字。又音戴。同。侯音求。說文作綵。同。絜乃代反。郭音乃。羶音茲。徐音災。郭音才。說文作鉉。字音茲。塾音孰。門側堂也。或音育。慕亡歷反。本亦作熊。圖音圓。弁古奄字。斛音蚪。本又作赫。吳舊如字。說文作吳。吳大言也。何承

詩經

卷三十二 絲衣

三十四

天云。吳字誤當作吳。從口不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此音恐驚俗也。音話。敖王誥反。本又作倣。

疏 上五句言祭之初。下四句言祭之末。初言卑者恭順。則當祭尊者可知。祭末舉其不慢。則當祭敬明矣。是舉終始以見中。舉輕以明重。上言於祭之前。使士之行禮。在身所服以絲為衣。其色紕然而鮮絜。在首戴其爵。色之麻弁。其貌倣倣而恭順。此絲衣載弁之人。從門堂之上。既視壺濯及籩豆。降往於門。塾之基。告君以濯具。更視三牲。從羊而往。牛所

詩經

卷三十二 絲衣

三十五

之。所以然者。由此助祭飲美酒者。皆思自反。不謹譁。不傲慢。每事如禮。故無所罰。恭順如此。當於神明。是得壽考之休徵。故美而歌之。此述祭事。故知絲為之。故云絲衣。祭服傳雖不解弁。亦當以為爵弁。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以絲為之。故云絲衣也。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冬官匠人云。門堂三之。二注云。以為塾也。白虎通云。所以必有塾。何欲以飾門。因取其名。明臣下當見於君。必然思其事。是塾為門之堂也。言自堂徂基。知非廟堂也。郊特牲曰。繹之於庫門內。初之於東方。失之矣。繹於門內為失。明其當在門外。初以東方為失。明其當在西。方是初之與繹。一時之事。故注云。初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位在西。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又禮器曰。為初乎外。注云。初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初者。於廟門外之傍。因名為繹。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以此二注言之。則初繹大同。而繹統名焉。繹必在門。故知基是門塾之基。謂大為行事之漸也。釋器云。鼎絕大者謂之鼐。鼐既絕大。鼐自然小。故曰小鼎。謂之鼐。此經自堂徂基。但言所往之處。不言所為之事。牛羊但言所視之物。不言所往之處。互相足也。鼐及鼐。不言自徂。象上自徂之文。鼎則先太。後小者。取鼐為韻也。戴者在土之名。故云戴猶戴也。禮有冠弁韋弁皮弁。皆不以絲為衣。且非祭祀之服。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士冠禮有爵弁。服紕衣與此絲衣相當。故知此弁是爵弁。士服之以助君祭也。

詩經

卷三十二 絲衣

三六

天子之官多矣。所以不使服冕之人。由釋之。禮輕。故使士也。若正祭則小宗伯云。視濯之祭。之日逆齊省。獲。告時於王。告備於王。彼正祭重。使小宗伯。此釋祭輕。故使士。蓋亦宗伯之屬士也。知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筵豆者。以特牲雖則士禮而士果不嫌其禮得同君。故準特牲為說。特牲先夕陳事。主人即位於堂下。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筵豆。及降東。北面告濯具。主人出復外位。宗人視牲告克。宗人舉鼎。舉告絜。彼先視濯。筵豆。次視牲。次舉鼎。先後與此。半牛鼎。次第正同。故準之以說天子之禮也。鼎。國。弁。謂之。肅。釋器。文。孫。炎曰。鼎。敝。上。而。小。口。者。人。自。娛。樂。必。謹。譚。為。聲。故。以。娛。為。譚。定。本。誤。作。哭。少。半。特。牲。大夫士之祭也。其禮小於天子。尚無兒觶。故知天子正祭無兒觶矣。今此釋之禮。至旅酬

而用兒觶。變於正祭也。兒觶所以得失禮。宋旅之前。無所可罰。至旅。滿可獻酬。交錯。或容失禮。宜於此時設之也。有司徹是大夫賓尸之禮。猶天子之釋。所以無兒觶。解者以大夫禮小。即以祭日行事。未宜有失。故無也。上經說祭初行禮。唯謂士耳。此言飲美皆思自安。則是諸助祭者非獨士也。
集傳賦也。絲衣。祭服也。紕。潔貌。載。戴也。弁。爵弁也。士祭於王之服。保保。恭順貌。基。門塾之基。肅。大鼎。肅。小鼎也。思。語辭。柔。和也。吳。譚也。此亦祭而飲酒之詩。言此服絲衣爵弁之

詩經

卷三十二 絲衣

三七

人升門堂視壺濯筵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至牛。反告充。已乃舉鼎。舉告絜。禮之次也。又能謹其威儀。不誼譚。不怠傲。故能得壽考之福。

安成劉氏曰。門側之堂。謂之塾。蓋門之內外夾。其東西皆有塾。一門凡四塾。外兩塾南向。內兩塾北向。謂之堂。則宜有基矣。詩所指則內塾之基矣。又曰。儀禮士之祭。前祭一日。夕時。主人及賓皆入。分立堂下。東西。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於堂上。東序視豆。筵。銅於房東。視兒席及敦於西廂。及降而告祭器之濯。溉。凡席之備具。於是賓主皆出。即位於門東西。肅在門外。北面。北土。牲在鼎西南。北首。東足。東上。宗人狂親。牲反位。告其充絜。遂與寡告。鼎之潔。其禮亦若此詩之次也。

絲衣一章九句

集傳此詩或紕保牛觶柔休並叶基韻。或基肅並叶紕韻。

序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歸政成王。乃後

祭于廟而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

釋文 酌字亦作汋大如字徐音泰

疏 毛以為述武王取紂之事即是武樂所象鄭以為武王克殷用文王之道故經述文王之事以昭成功所由功成而作此樂所以告太祖也。大司樂舞大武以享先祖。然則諸廟之中皆用此樂。或亦備告群廟也。周之先祖后稷以來先世多有美道。武王酌取用之。除殘去暴。育養天下。故詩人為篇立名。謂之為酌。鄭以經陳文王之道。武王得而用之。亦是酌取之義。但所酌之事不止此耳。經有遵養時晦。毛謂武王取紂。鄭為文王養紂。此言以養天下。則是愛養萬民。非養紂身。雖養字為酌。非經義也。酌左傳作約。古今字耳。洛誥為攝政七年之事。而經稱周公戒成王云。肇稱殷禮。祀於新邑。明待成王。即政乃行。周禮禮既如此。樂亦宜然。朱子辨說詩中無酌字。未見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意。

詩經

卷三十二 酌

三人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躋躋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傳 鑠美。遵率。養取。晦昧也。龍和也。躋躋武貌。造為也。公事也。

箋 純大。熙興。介助也。於美乎。文王之用師。率

殷之叛國以事紂。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是周道大興。而天下歸往矣。故有致死之士。助之。龍寵也。來助我者。我寵而受用之。躋躋之士。皆爭來造王。王則用之。有嗣傳相致。允信也。王之事所以舉兵克勝者。實維女之事。信得用師之道。

詩經

卷三十二 酌

三九

疏 毛以為於乎美哉。武王之用師也。率此師以取是闇昧之君。既誅紂。於是令周道大明盛矣。是大明之故。遂有大而大。致今時之太平。以我周家用天人之和而受之。非苟用強力也。躋躋然有威武者。我武王之所為。則用此武而有嗣。文王之功。實維爾王之事。信得用師之道。以此故作為大武。以象其事。鄭以為於乎美哉。文王之用師衆也。乃率殷之叛國。養是闇昧之君。以成其惡。故民服文王。能以多事。寡以是周道乃大興矣。由有至美之德。誠義足以感人。是以大賢士來而助之。賢士既來。我文王寵而受之。來者既受用。故躋躋然有威武之士。競於我王之造。言其皆來造王。王則寵而用之。以此而有嗣。續言其傳相致。達續來不絕。由是武王因之得成。功作樂。故歎美之。實維以武王之事。信得用師之道。言武王以文王之故。故得道也。武王於紂養而取之。故以養為取。宣十二年。左傳引此云。遵養時晦。善昧也。故轉晦為昧。又緝熙之訓。皆為光明。介字。毛皆為大。則此亦

宜然王肅云於乎美哉武王之用衆也率以取是昧謂誅紂定天下以除昧也於是道大明是用有大大言太平也箋以介爲助以武王之業因於文王養紂不伐是文王之事養者承事之辭故云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左傳云耆昧也皇矣云上帝耆之是養之至老孔子歎美文王謂之至德是周道以養紂之故遂得大興也孟子說天下父歸之其子焉往是天下歸往之也文武之士並歸周但不言躊躇是威武之貌故云有致死之士衆來助之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襄四年左傳文龍之爲和訓未聞魯頌稱躊躇虎臣故爲武貌于肅云我周家以天人之和而受殷用武德嗣文之功傳意或然天人之和謂天助人從和同與周也上言大介爲大來助周則我龍受之龍此大介龍字以龍爲聲

故龍爲龍也來即龍受人皆美之故躊躇之士爭來造王而王又用之則其餘嗣續而至儒行說交友之道久相待遠相致故以有嗣爲傳相致也

集傳賦也於歎辭鏘盛遵循熙光介甲也所謂一戎衣也龍寵也躊躇武貌造爲載則公事允信也此亦頌武王之詩言其初有於鏘之師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既純光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後人於是寵而受此躊躇然王者之功其所以嗣之者亦維

武王之事是師爾

酌一章八句

集傳酌即勺也內則十三舞勺即以此詩爲節而舞也然此詩與賚盤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云爾

建安何氏曰勺簫也舞簫文舞也孔氏云簫舞不用兵器以其尚幼故習小舞也賈氏云詩爲樂章與舞人爲節故以詩爲舞也

儀禮燕禮曰若舞則勺注曰勺領篇也萬舞而奏之所以勸有功也

禮記曰舞莫重於武宿夜注云武曲名正義云武王至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

且故名焉

序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箋類也禡也皆師祭也

釋文桓武志也本或

疏武王將欲伐殷陳列六軍講習武事又爲類祭於上帝爲禡祭於所征之地治兵祭

神然後克紂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爲此歌焉此經雖有桓字止言王

身之武名篇曰桓則謂軍衆盡武諡法闕土

服遠曰桓是有威武之義經之所陳武王伐

紂

紂

紂

紂之後民安年豐克定王業伐殷爲王皆由請武類禱得使之然故序達其意言其作之所由講武是軍衆初出在國治兵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禱於所征之地注云上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言祭於南郊則是感生之帝夏正於南郊祭者周則蒼帝靈威仰也而云五德之帝者以記文不旨言周故漫言五德之帝以總文又嫌普祭五帝故言南郊以別之五德者五行之德此帝之等感五行之德生亦得謂之五德之帝但類於上帝謂祭上天非祭人帝也謂之類者尚書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春官肆師云類造上帝注云造猶卽也爲光以類禮卽祭上帝也則是隨兵所嚮就而祭之不必祭於南郊但所祭者是南郊所祭之天耳南郊之祭天則以稷配此師祭所配亦宜以後稷也禱之所祭其神不明肆師云凡四時之大田獵祭表貉則爲位注云貉師祭也於立表處爲師祭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又甸視掌四時之田表貉之視號杜子春云貉兵祭也田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習兵之禮故貉祭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由此二注言之則禱祭造兵爲軍法者爲表以祭之禱周禮作貉貉又或爲貉字古今之異也貉之言求獲百倍

紂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傳士事也間代也箋綏安也屢亟也誅無道安天下則亟有豐熟之年陰陽和也天命爲善不解倦者以爲天子我桓桓有威武之武王則能安有天下之事此言其當天意也於是用武事于四方能定其家先王之業遂有天下于曰也皇君也於明乎曰天也紂爲天子之君但由爲惡天以武王代之

疏毛以爲武王誅紂之後安北萬邦使無兵寇之害數有豐年所以得然者上天所命命爲善不解倦者以爲天子桓桓然有威武之武王則能安有其天下之事是其爲善不倦故爲天所命於是用武事于四方除其乃明見於天殷紂以暴虐之故武王得用此美道以伐之鄭唯下二句爲異言於明乎曰天言天道之大明也紂爲天下之君但由爲惡之故天以武王伐之餘同僖十九年左傳云昔周飢克殷而年豐是伐紂之後卽有豐年也安有天下之事謂武王能以天下爲任而行之不解也以當天意故天命之於是其武事於四方謂既能誅紂又四方盡定由是萬國得安陰陽得和此言結上之意也家者承世之辭先王雖有其業而家道

未定故於伐紂其家始定也。毛傳未有以于爲日。皇多爲美。此義必不與鄭同也。王肅云於平周道乃昭見於天。故用美道代殷定天下。傳意或然。言於明乎日天言天去惡與善其道至光明也。以武王伐紂即是明之事。

集傳賦也。綏安也。桓桓武貌。大軍之後必有

凶年而武王克商則除害以安天下故屢獲

豐年之祥傳所謂周饑克殷而年豐是也然

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此桓桓之武王

保有其士而用之於四方以定其家其德上

詩經

卷三十二 桓

四百

昭于天也。間字之義未詳傳曰間代也言君

天下以代商也此亦頌武王之功

豐城朱氏曰詩言於昭于天者二大雅所謂

於昭以文王之神言也此所謂於昭以武王

之德言也惟文王之神昭于天也故周有維

新之命惟武王之德昭于天也故周有代商

之命其實武王之德即文王之德而武王之

命即文王之命也。華谷嚴氏曰多方云有邦間之

桓一章九句

集傳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六章則今之

篇次蓋已失其舊矣又篇內已有武王之

謚則其謂武王時作者亦誤矣序以爲講

武類禡之詩豈後世取其義而用之於其

事也歟

序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箋大封武王代紂時封諸侯有功者

疏武王既伐紂於廟中大封有功之臣以爲

而爲此歌焉大封於廟謂文王廟也樂記說

詩經

卷三十二 賚

四百

則云虎賁之士脫劍祀乎明堂注云文王之

廟爲明堂制是大封諸侯在文王之廟也

言大封則所封者廣唯初定天下可有此事

守文之世不應得然且宣十二年左傳曰昔

武王克商而作頌其三日敷時繹思我徂維

求定樂記說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諸侯

陳下車而封杞宋又言將率之士使爲諸侯

是大封也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昔武王克商

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

國者四十人古文尚書武成篇說武王克殷

而反祀於周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大賚于

四海而萬民悅服此言大封於廟樂記未至

耳祭統曰古者明君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

敢專也然則武王未及下車雖有命封之必

至廟受策乃成封耳亦在此大封之中也皇

南謚云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如謚之言此大封是伐紂之年事也

三山李氏曰封必於廟蓋歸功於祖宗不敢專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傳勤勞應當繹陳也

箋敷猶徧也文王既勞心于政事以有天下之業我當而受之敷是文王之勞心能陳繹

詩經

卷三十二

早

而行之今我往以此求定謂安天下也勞心者是周之所以受命而王之所由也于女諸臣受封者陳繹而思行之以文王之功業勸之

疏文王既勞心於政事者尚書所謂日昃不遑暇食是其事也由此勞心以有天下之業我當受之謂受其位為天子也今我往以此求定者往者自巳及物之辭謂行之於天下以求安定天下也

集傳賦也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於

歎辭繹思尋繹而思念也此頌文武之功

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言文王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受而有之然而不敢專也布

此文王功德之在人而可繹思者以賚有功而往求天下之安定又以爲凡此皆周之命

而非復商之舊矣遂歎美之而欲諸臣受封

賞者繹思文王之德而不忘也

慶源輔氏曰武王之封賞功臣人見其爲武王之恩也自武王之心言之乃是文王功德

詩經

卷三十二

早

之在人而可思繹者耳非已之恩也以是而往求天下之安定則庶乎其可矣然則受其封賞者又可以不思繹文王之德哉時周之命此又提起來說以興起人心也大封功臣于廟而歌此詩其言只止於此而都不及布服錫予之物蓋以是爲重而不以物爲重也

賚一章六句

集傳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三章而序以

爲大封於廟之詩說同上篇

序般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箋般樂也

釋文 般薄案反崔集注

疏 武王既定天下巡行諸侯所守之土祭祀

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述其事而作此

歌焉般樂也為天下所美樂定本般樂二字

為鄭注未知孰是岳實有五而稱四者天子

巡守遠適四方至於其方之岳有此祭禮於

中岳無事故序不言焉四瀆者五岳之匹故

周禮岳瀆連文序既不言五岳故亦不言四

瀆以河是四瀆之一故舉以為言漢書溝洫

志曰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為

宗然則河為四瀆之長巡守四瀆皆祭言河

可以兼之經無海而序言海者海是眾川所

歸經雖不說祭之

可知故序特言之

濮氏曰如序所云宜與時

遇相似亦告祭之樂歌也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隋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哀時之對時周之命

傳高山四嶽也隋山山之隋隋小者也翕合

也哀聚也

箋皇君喬高猶圖也於平美哉君是周邦而

巡守其所至則登其高山而祭之望秩于山

川小山及高嶽皆信案山川之圖而次序祭

之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為九祭者合

為一哀眾對配也徧天之下眾山川之神皆

如是配而祭之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也

釋文 於釋思毛詩無此句齊魯韓詩之今毛

之本崔因

有故解之

疏 毛以為於乎美哉是周家也既定天下巡

之其祭之也於大山之傍有隋隋然之小山

與高而為岳者皆信案山川之圖者又合九

川為一以大小次序而祭之也徧天之下山

德合山川之靈是周之所以受天命由此也

鄭唯以皇為君哀為眾為異隋山對高

山為小故知山之小者隋隋然言其狹長之

意也毛於皇字多訓為美王肅云美矣是周

道已成天下無遠四面巡岳升祭其高山傳

意或然以於已足數美之辭故以皇為君

堯典及王制說巡守之禮皆言望秩于山川

堯典注云徧以尊卑次序祭之喬岳與上句

高山猶是一事但巡守之禮其祭主於方岳

故先言陟其高山又說望秩之意言小山亦

可與四岳同祭故又言喬岳令與小山為類

見其同祭之耳允猶之言承山岳之下可案

之一故退翁河之文在九猶之下自河以外其餘衆川明皆案圖祭之故云信崇山訓之圖信者謂審信而案之再貢導河自積石至于龍門南至華陽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岷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是大陸之北敷爲九河敷者分散之言與播義同故彼注云播猶散也同舍也下尾合爲逆河言相迎受也漢書地理志鉅鹿郡有鉅鹿縣大陸澤在其北再貢注云在鉅鹿鄭志答張逸云鉅鹿今名廣河澤然則河從廣河之北分爲九也再貢兗州九河既道孔安國注云河水分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也鄭注云河水自上至也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爲九以衰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九河之名徒駭大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絮鉤盤鬲津周

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不離此域如商此言上舉三河之名下以縣充之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六者不能詳知其處也又商言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則徒駭是九河之最北者鬲津是九河之最南者然則爾雅之文從北而說也太史馬頰鉤盤文在胡蘇之上則三者在下則三者上在東光之北也簡絮覆釜文在胡蘇之下則三者上在東光之北也鄭亦云徒駭今在成平縣東光有胡蘇亭鬲盤今皆爲縣屬平原渤海東光成平河間弓高以東往往有其遺處焉漢言盤今爲縣以爲盤縣其餘亦不審也雖古之河跡難得而詳要於再貢之時皆在兗州之界於漢之世則兗州之界所部近南其界不及於北故鄭志趙商謂河在兗州之北已分爲九河分而復合於大陸之北又分爲九河故問之曰禹貢導河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然則大陸以南固未播也然從從兗州安得有九至於何時復得合爲一然後從大陸已北復播爲九也答曰兗州以濟河爲界河流分兗州界文自明矣復合爲一乃在下頭子徒見今兗州之界不夷九河而青冀州分之故疑之耳是鄭以古之九河皆在兗州之界於漢乃冀州域耳言復合爲一乃在下頭正以經云同爲逆河入于海明并爲一河乃入于海故云在下頭耳亦不知所并之處故不斥言之齊桓公塞爲一者不知所出何書其并爲一未知并從何者之意也此篇末俗本有於繹思三字誤也

集傳賦也高山泛言山耳。隋則其狹而長者。喬高也。嶽則其高而大者。允猶未詳。或曰允信也。猶與由同。翕河。河善泛溢。今得其性。故翕而不爲暴也。哀聚也。對答也。言美哉此周也。其巡守而登此山。以柴望。又道於河以周四嶽。凡以敷天之下。莫不有望於我。故聚而朝之方嶽之下。以荅其意耳。

般一章七句

詩經

卷三十二 般

三

集傳般義未詳

曹氏曰。說文云。般。旋也。象舟之旋。從舟從父。受所以旋也。今名篇曰般。取般旋之義。巡守而遍乎四嶽。所謂般旋也。眉山蘇氏曰。般。遊也。華谷嚴氏曰。朱傳以桓。齊皆大武篇中之一章。又以酌。齊般名篇。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云耳。然則酌車齊般一體。亦大武篇中之一章歟。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一百三十六句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三十二終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三十三

魯頌譜

明 後學張溥



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茲乎。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于魯。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

詩經

卷三十三 魯頌

一

養四種之馬。牧于坰野。尊賢祿士。修泮宮。守禮教。僖十六年冬。會諸侯于淮上。謀東畧。公遂伐淮夷。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又修姜嫄之廟。至於復魯制。未徧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其頌。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勲。命魯郊祭天。三望。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問者曰。列國作

詩。未有請于周者。行父請之。何也。曰。周尊魯。巡狩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頌君功。樂周室之聞。是以行父請焉。周之不陳其詩者。為優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示覺焉。

疏

昭十七年左傳云。鄭子曰。少皞摯之立也。定四年左傳祝佗曰。命伯禽封於少皞之墟。即曲阜也。漢書地理志云。周與以少皞之墟。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為魯侯。以為周公王。應劭云。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

詩經

卷之三

三

聖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左傳稱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經傳之文。雖不言大庭。居魯而此庫。繫大庭言之。故為疑辭。云則大庭氏亦居此乎。杜預曰。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然則大庭之居。在於魯城內。於其處作庫。非大庭氏所作也。洛誥言七年冬。周公致政成王。時事其經云。烝祭歲。文王駿牛。一武王駿牛。一王命作冊。還視冊。惟告周公。其後注云。謂將封伯禽也。史記魯世家云。武王既克殷。封周公旦於少皞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然則周公於武王之時。已受魯封。但身不之魯。使伯禽就國。至歸政之後。成王乃大啟土宇。令地方七百里。魯之封疆。於是始定。故據

詩經

卷之三

三

後定言之。禹貢海岱及淮。唯徐州云。蒙羽其藝。大野既豬。徐州是魯之界。故知之。魯自伯禽之後。有武公。魯人追立其廟。以為世室。又有孝公。為樊仲山甫所薦。雖復賢於諸公。不為時所歌頌。不能遵伯禽之法。故愆云。政衰事廢。明僖公與之。故致頌也。世家云。伯禽卒。子考公蒚立。卒。弟熙立。是為煬公。卒。子幽公宰立。十四年。弟濞弑幽公而立。是為魏公。卒。子厲公擢立。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為獻公。卒。子真公湣立。卒。弟敖立。是為武公。卒。子釖公。立。為懿公。九年。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殺懿公。而立。伯御為君。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伯御。乃立懿公弟稱。是為孝公。卒。子弟俚立。是為惠公。卒。子息姑攝行君事。是為隱公。十一年冬。公子翼殺隱公。立其弟允為君。是為桓公。十八年。卒。立太子同。是為莊公。三十二年。卒。立子開為閔公。立其卒。於是季友奉公子申立之。是為僖公。從周公數之。故為十九世。僖公以惠王十九年即位。襄王二十二年。薨。是為周惠王。襄王時也。有駟。喻僖公用臣。必先致祿食。振鷺。言黎白之士。羣集君朝。是尊賢祿士也。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是脩泮宮崇禮教也。舒壤云。魯不合作頌。故每篇言頌。以名生於不忌。故也能脩泮宮。上功之事。春秋經不書者。泮宮止國學也。脩。謂舊有其宮。脩行其教學之法。功費微少。非城郭都邑。例所不書也。春秋僖十六年。經書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等。於淮。左氏傳曰。會于淮。謀鄆。且東畧。僖九年。左傳宰孔云。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南伐荊楚。西為此

詩經

卷三十三 魯頌

四

會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是謂征伐爲畧也。此言謀東畧者。謂東征伐而畧地也。淮會既有此謀。公所以遂伐淮夷。泮宮之篇所說伐淮夷事是也。案左傳僖十六年冬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使師取項。公爲齊所止。十七年方始得還。傳云書曰公至自夷者。是在十七年末公還之後。乃與師伐淮之詩稱既作泮。淮夷攸服。則是受成於崇。然後出師。非因會而遂行也。淮會謀東畧者。與諸侯共謀。詩稱伐淮夷者。專美魯侯。蓋以淮夷居淮水之上。在徐州之界。最近於魯。於時霸者使魯獨征之。故詩專美僖公也。用兵征伐事之大者。春秋之例。君舉必書。所以經傳無伐淮夷文者。當是史文脫漏。故經傳皆闕。二十年新作南門。春

詩經

卷三十三 魯頌

五

傳則克於文公之時爲史官矣。然則此詩之作。當在文公之世。其年月不可得而知也。行父請周而不見於經者。凡群臣出下嘉好聘享受命而行者。乃書之耳。此行父適周。自以群臣之心。請王作頌。雖復告君乃行。不稱君命以使。非史策所得書也。駟頌序云史克作是頌。廣言作頌。不指駟篇則四篇皆史克所作。閔宮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自言奚斯作新廟耳。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之等。自謂魯頌是奚斯作之。謬矣。故王肅云。當文公時魯賢臣季孫行父請于周。而今史克作頌四篇。以祀是肅意。以其作在文公之時。四篇皆史克所作也。駟言務農重穀爲政之本。又善於任賢。故次有駟言君臣之有道也。君臣同心。則能脩教征伐。故次泮水。言能脩泮宮。服淮夷也。文武既備。明神降福。則能克剪放命。復其疆宇。故終以閔宮也。若然。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猶三望。三十三年。薨于小寢。皆爲春秋所議。則是行不純善而得作頌者。春秋所議。皆人事小失。非有損於國家。僖以魯之先君。國事多廢。遠遵伯禽之法。能復周公之字。安寧魯國。作爲賢君。緣王者不陳其詩。故臣子請而作頌。亦猶他國作詩。美其君耳。非是太平德洽。和樂頌聲。雖復行有小失。不妨其作文也。僖公能尊伯禽之法。尚爲魯人所頌。則伯禽之德自然堪爲頌矣。所以無伯禽頌者。伯禽以成王元年受封於魯。於時天下太平。四海如一。歌頌之作。事歸天子。列國未有變風。魯人不當作頌。十三年太室屋壞。

詩經

卷之三

大

此春秋經也。閔官箋與此俱引此文者，以彼傳云：「書不恭也。」杜預云：「簡慢宗廟，使至傾頌。」故書以見臣子不恭。然則宗廟毀壞者，譏其不恭，明脩造繕治者，於事為善。公羊穀梁皆以太室為世室，謂伯禽之廟。服杜皆以為太廟之室，鄭無所說。蓋與左氏義同也。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戴弧鞶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稷。天子之禮也。是成王命魯之郊，天也。春秋每云「不郊」，猶三望，是魯郊祭天而因祭三望也。鄭以三望為河海岱，是魯之境內山川也。祭其境內山川，則自是諸侯常

法亦云：「天子之禮者，以春秋郊望運文，故因說郊天而并云三望耳。」禮運云：「夫祀之郊也，禹、宋之郊也。」是王者之後，得郊天子亦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也。故孔子之後，正謂宋有商頌也。天子巡守，采諸國之詩，觀其善惡，以為黜陟。今周尊魯若王者，巡守述職，不陳其詩，雖魯人有作，周室不采。商諸云：「巡守述職，不陳其詩，示無貶黜客之義。」然則不陳魯詩，亦示無貶黜魯之義也。既示無貶黜，不采其詩，雖有善詩，不得復采。故王道既衰，變風皆作，而魯獨無之。魯之臣子，緣周室尊魯，不陳其詩，是不欲侵魯有惡，既不欲其惡，當喜聞其善。至於臣頌君功，亦樂使周室聞之，是以行父請焉。魯人請周，不作風而作頌者，以

詩經

卷之三

七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是詠歌之善稱王者有成，功盛德，然後頌聲作焉。今魯詩稱穆魯侯，敬明其德，是美盛德也。既克淮夷，孔淑不逆，是成功也。既有盛德，復有成功，雖不可上比聖王，足得臣子追慕，故借其嘉稱，以美其人。言其所美有形容之狀，故稱頌也。以作頌非常，故特請天子，以魯是周公之後，僖公又實賢君，故特許之。不然，亦不得轉借其名而作頌也。又解不陳其詩，所以為勸誡者，其大罪州牧侯伯監察之，行人之官書記之，亦足示覺知之焉。雖則不陳其詩，亦足以為黜陟也。商諸云：「示無貶黜客之義，此言亦示覺焉。」互相補足，皆是。小法而已，其有善惡，不得不黜陟之也。此言主於戒惡，故言有大罪罪，其實小善小惡亦監之書之也。侯伯者，州牧之別名。僖元年左傳曰：「侯伯教惠於夷討罪。」禮也。是州內諸侯有善惡者，侯伯當監之也。秋官小行人云：「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赦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惡猶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此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是諸國有善惡行人當書之。

魯頌四之四

集傳魯少皞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

成王以封周公長子伯禽，今襲慶東平府。

詩經

卷三十三

魯頌

八

沂密海等州即其地也。成王以周公以太
 勲勞於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
 於是乎有頌，以為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
 美其君，亦謂之頌。新安王氏曰：魯頌皆以
 詩似用以燕樂，此頌之變也。問頌是告
 於神明，魯頌中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僖
 公豈有是事？朱子曰：是頌禱之詞耳。華
 谷嚴氏曰：魯頌頌之變也。周之衰也，風變
 而雅頌亡。頌聲之息，前乎風雅之變矣。越
 桓莊僖惠至襄而魯乃有頌，是故雅變而
 亡，頌亡而變。雅之亡甚，舊說皆以為伯禽
 於變，頌之變甚於亡也。

十九世孫僖公申之詩，今無所考。獨闕宮
 一篇，為僖公之詩，無疑耳。夫以其詩之僭
 如此，然夫子猶錄之者，蓋其體固列國之
 風，而所歌者乃當時之事，則猶未純於天
 子之頌。若其所歌之事，又皆有先王禮樂
 教化之遺意焉，則其文疑若猶可予也。況
 夫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然因其實而
 著之，而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揜者。亦春

詩經

卷三十三

魯頌

九

秋之法也。朱子曰：著之於篇，所以見其備
 也。春秋書郊禘大雩雊門兩觀，
 猶是意也。削之則沒其實矣。蓋其文予之
 而實則不予也。考索曰：亦如存淫亂之
 詩，使後世有見其非耳。非謂其言之當也。或曰：魯之無風，何也？
 先儒以為時王褒周公之後，比於先代，故
 巡守不陳其詩，而其篇第不列於大師之
 職，是以宋魯無風。其或然歟？或謂夫子有
 所諱而削之，則左氏所記當時列國大夫
 賦詩，及吳季子觀周樂，皆無曰魯風者，其
 說不得通矣。

駟之什 詁訓傳第二十九

序：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
 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埜，魯人尊之。于是
 季孫行父請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箋：季孫行父，季文子也。史克，魯史也。

釋文：駟，古炎反。說文作駟，又作駟，同。坰，苦
 炎反。徐又苦管反，或苦瓊反，遠也。

疏：伯禽之法，可傳於後。僖公以前，莫能遵用。
 至於僖公，乃奉行之，節儉以足用，寬恕以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皇有驪

愛民務勸農業貴重穀牧其馬於坰野使
不害民田其為美政如此故既薨之後魯人
慕而專之於是季孫氏名行父者請於周言
魯為天子所優不陳其詩不得作風今僖公
身有盛德詩為作頌既為天子所許而史官
名克者作是頌以美僖公也定本集本皆重
有僖公字不言遵周公之法者以周公聖人
身不之魯魯國之所施行皆是伯禽之法故
繫之於伯禽以見賢能慕賢之意也僖公之
愛民務農遵伯禽之法非獨牧馬而已以馬
畜之賤尚思使之善則其於人事無所不思
明矣魯人尊之以下說其作頌之意雖復主
序此篇其義亦通於下三篇亦是行父所請
史克所作也行父是季友之孫故以季孫
為氏死諡曰文子文十八年左傳稱季文子
使太史克對宣公知史克魯史也此雖僖公
壽經 卷之三 駟
為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故有章句也
禮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
有駕馬僖公使牧於坰野馬皆肥健作者因
馬有四種故每章各言其一首章言良馬朝
祀所乘故云彭彭見其有力有容也二章言
戎馬齊力尚強故云伾伾見其有力也三章
言其田馬田獵齊足尚疾故云騤騤見其善
走也卒章言駟馬王給雜使貴其肥壯故云
祛祛見其強健也馬有異種名色又多故每
章各舉四色以充之宗廟齊豪則馬當純色
首章說良馬而有異毛
者容朝車所乘故也
朱子辨說此序事實皆無可考詩內
亦未見務農重穀之意序說鑿矣

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傳駟駟良馬腹幹肥張也坰遠野也邑外曰
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牧之坰野
則駟駟然驪馬白跨曰驪黃白曰皇純黑曰
驪黃驪曰黃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
馬有田馬有駕馬彭彭言有力有容也
箋必牧于駟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周禮曰
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臧善也

詩經

卷之三 駟

十一

僖公之思遵伯禽之法反覆思之無有竟已
乃至子思馬斯善多其所及廣博

釋文 駟戶橋反阮孝緒于密反顧野王餘橋
反郭音述驪力知反沈又郎西反說文

字林云深黑色馬也跨苦花反又苦故反又
胡瓦反郭云驪問也蒼頡篇云兩股間也驪
息管反赤黃曰驪下文同字林火管反種章
勇反駕音奴飲食上音蔭下音嗣又並如字
僵居良
反竟也

疏 腹謂馬肚幹謂馬脅宣十五年左傳曰雖
鞭之長不及馬腹謂鞭馬肚也莊元年公

羊傳曰拉公幹而殺之謂折公脅也肥張者
充而張大故其色駟駟然是馬肥之貌耳坰

者謂廣之義故為遠釋地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國此不言郊外曰牧畧之也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五者之界各十里然則百里之國國都在中土境五十每十里而異其名則郊為邊畔去國最遠故引之以證郊為遠也彼據小國言之郊為遠郊牧野林坵自郊外為差則郊也牧也野也坵也四者不同處箋稱牧於坵野又言牧在遠郊便是郊牧坵野共為一處與爾雅異者自國都以外郊為大限言牧在遠郊謂所牧之處在遠郊之外正謂在坵是也野者郊外通名故周禮六遂在遠郊之外遂人職云凡治野田是其郊外之地總稱野也孫炎言百里之國十里為郊則郊之遠近計境之廣狹以為差也聘禮云賓及郊注云郊遠郊周制天子畿內千

與鄭異也書傳云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三十里之國三里之郊言其百里七十里是夏殷諸侯之國其郊與周異也周禮者地官載師注鄭司農云官田者以備公家之所耕也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也實田者賞賜之田也牧田者牧六畜之田玄謂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必易司農者以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所陳者為制貢賦而言也若官所耕田及牛牧之田則自公家所用無賦稅之事下文何云近郊十為牧家所受則非復放牧之田而引證此者以牧人之牧六畜常在遠郊之外因近其牧處而給之田故引此為證牧馬之處當遠於國也彼雖天子之法明諸侯亦當然則牧在遠地避民良田乃是禮法當然自僖公以前不能如禮故特美之釋畜云驪馬白跨驪孫炎曰驪黑色也白跨股脚白也郭璞云跨釋間也然則跨者所跨據之處謂釋間白也釋畜又云黃白皇舍人曰黃白色雜名皇也純驪與黃則兩雅無文月令孟冬云駕鐵驪象時之色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爾雅黃白皇謂黃而雜白者名之為皇則黃而赤色者直名為黃明矣故知黃驪曰黃驪者赤色謂黃而雜赤者也諸侯六閑馬四種夏官校人有其事閑謂馬之所有限備之處校人之注以為二百一十六匹為一閑每廐為一閑諸侯有四種其三種別為一閑駕一種而分為三閑也按校人上文辨六馬之屬種戎齊道田駑本無良馬之名鄭於彼注以為諸侯四種無種戎而有齊

道田駕此傳有良戎而無齊道與彼異者彼
上文說六馬之屬下言天子六種邦國四種
家二種自上降殺以兩明當漸有其等差其
義必如鄭說今傳言良馬非彼六馬之名則
戎馬非彼之義戎馬自以時事名之蓋謂齊
馬爲良馬道馬爲戎馬也何則國之大祀在
祀與戎諸侯之國必有朝祀征伐之事謂朝
祀所乘爲良馬征伐所乘爲戎馬非周禮之
種戎也彼鄭注以次差之王路駕種馬戎路
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
馬駕馬給宮中之役彼以天子具有五路故
差之以當六馬而諸侯路車多少不等有自
金路以下者有象路以下者有革路以下者
車雖有異馬皆四種則知其爲差次不得同
天子故傳準所用別爲立名謂之良戎不言
齊道案魯以同姓勳親有金路以下則當金

當與齊道同不與田馬等故知戎路不得駕
田馬也戎路必駕戎馬則金路象路共駕良
馬明矣校人又云凡頒良馬而養乘之注云
良善也善馬五路之馬彼以五路之馬皆稱
爲良此傳獨以齊馬爲良馬者以其用之朝
祀故謂之良不與周禮同也朝祀所乘雖取
其力亦須儀容故云彭彭有力
有容言其能備五御之威儀也

集傳賦也駟駟腹幹肥張貌邑外謂之郊郊
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
之坰驪馬白膊曰騊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
騂曰黃彭彭盛貌思無疆言其思之深廣無

窮也滅善也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
立心之遠故美之曰思無疆則思馬斯滅矣
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騶牝三千亦此意也

理雅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
而牛肥思無疆思馬斯滅始此之謂也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騊有騂有騂
有騂以車伉伉思無疆思馬斯才

傳蒼白禰毛曰騊黃白禰毛曰騂赤黃曰騂
蒼騂曰騂伉伉有力也才多材也

釋文

驪音佳駮符悲反字又作駮字林作駮走也

父之反音不祺

音其字又作駮

疏釋畜云倉白雜毛駮郭璞曰即今駮馬也

比二者皆云雜毛是體有一種之色相間雜

上云黃白曰皇黃駮曰黃止一毛色之中自

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云雜毛也其駮

駮爾雅無文周人尚赤而牲用駮剛禮稱陽

祀用駮牲是駮為純赤色言赤黃者謂赤而

微黃其色辨明者也上云黃駮曰黃謂黃而

微赤此其所以異也駮者黑免之名倉駮曰

駮謂青而微黑今之驪馬也顧命曰四人駮

允注云青黑曰駮引詩云我馬維駮是駮為青黑色

集傳賦也倉白雜毛曰駮黃白雜毛曰駮赤

黃曰駮青黑曰駮伍伍有力也無期猶無疆

有才材力也

駮駮牡馬在垆之野薄言駮者有驪有駮

有雜以車釋釋思無駮思馬斯作

傳青驪驪曰驪白馬黑鬣曰駮赤身黑鬣曰

駮黑身白鬣曰駮釋釋善走也作始也

箋駮厭也思遵伯禽之法無厭倦也作謂牧

之使可乘駕也

釋文

驪徒河反說文云馬文如鼉魚也韓詩

及詩林云白馬黑鬣也樊孫爾雅並作

白馬黑鬣駮尾也駮音留字林云赤馬黑鬣

尾也釋崔本作驪驪本亦作驪郭良忍反呂

振反

疏釋畜云青驪驪驪孫炎云色有淺深似魚

錢驪也郭璞曰色有深淺斑駮隱隱今之連

后氏駮馬黑鬣然則驪即是駮背謂馬之驪

也定本集註驪字皆作駮其駮雖爾雅無文

爾雅有駮白駮駮馬黃春驪首乾則駮是色

名說者以駮為赤色若身駮俱赤則駮馬故

為赤身黑鬣曰駮即今之駮馬也黑身白鬣

曰駮則未知所出檢定本集註及徐音皆作

駮字而俗本多作駮字爾雅有駮白駮謂赤

白雜色駮而不純非黑身白鬣也東山傳曰

駮白曰駮謂赤白雜取爾雅為說若此亦為

駮不應傳與彼異且註爾雅者樊光孫炎於

駮白駮下乃引易乾為駮馬引東山皇駮其

馬皆不引此文明此非駮也其字定當為雜

但不知黑身白鬣何所出耳釋詁云傲作

也始也傲之所訓為作為始是作亦得為始

思馬斯始謂今此馬及其古始如伯禽之時

也箋以上章斯威斯才皆馬之身事故易

傳以作為作用謂牧之使可作用乘駕也

集傳賦也青驪驪曰驪色有深淺斑駮如魚

鱗今之連錢驪也白馬黑鬣曰駮赤身黑鬣

詩經

卷三十三

十七

日駟黑身白鬣曰雜。繹繹不絕貌。數厭也。作奮起也。

駟駟牡馬在垆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驥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傳陰白雜毛曰駟。彤白雜毛曰駟。豪駟曰驥。二目白曰魚。祛祛驅健也。

受徂猶行也。思遵伯禽之法。專心無復邪意也。牧馬使可走也。

詩經

卷三十三

十八

釋文駟舊於巾反。讀者並音因駟音遐。說文云赤白雜色。文似駟魚。驥音冀。徒點反。

字林云又音譚。有魚如字。字書作驥。字林作驥。音並同。

疏釋畜云陰白雜毛駟。舍人曰今之泥驥也。樊光曰駟者目下白也。孫炎曰陰淺黑也。

郭璞曰陰淺黑今之泥驥或云目下白或云白陰皆非也。璞以陰白之文與驥白黃白倉

白形白相類。故知陰是色名。非目下白與白陰也。又云彤白雜毛駟。舍人曰赤白雜毛今

緒馬名駟。郭璞云彤赤也。即今緒白馬是也。又云一目白駟。二目白魚。舍人曰一目白曰

駟。兩目白為魚。郭璞曰似魚目也。其驥爾雅無文。說文云駟駟也。郭璞曰駟駟然則駟

者膝下之名。釋畜云四駟皆白驥無駟駟白之名。傳言駟駟白者蓋謂駟毛在駟而白長

名爲驥也。驥則四駟雜白而毛短故與驥異也。徂訓爲往。行乃得往。故徂猶行也。思牧馬使可走也。亦上章使可乘駕之事也。王肅云徂往也。所以養馬得往古之道。毛於上章以作爲始。則此未必不如肅言。但無迹可尋。故同之鄭說。

集傳賦也。陰白雜毛曰駟。陰淺黑色。今泥驥

也。彤白雜毛曰駟。豪駟曰驥。毫在駟而白也。

二目白曰魚。似魚目也。祛祛驅健也。徂行也。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詩

之言美惡不同。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得其

詩經

卷三十三

十九

情性之正。然其明白簡切。通于上下。未有若

此言者。故特稱之以爲可當三百篇之義。以

其要爲不過乎此也。學者誠能深味其言而

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而不出於正。則

日用云爲。莫非天理之流行矣。蘇氏曰昔之

爲詩者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有合

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云爾。

駟四章章八句

序有駉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箋有道者以禮義相與之謂也。

疏踴躍有法謂之禮行允事宜謂之義君能

臣能夙夜在公盡其忠

敬是臣以禮義與君也

有駉有駉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

鷺鷥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傳駉馬肥彊貌馬肥彊則能升高進遠臣彊

詩經

卷三十三

二十

力則能安國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以興潔

白之士咽咽鼓節也

箋此喻僖公之用臣必先致其祿食祿食足

而臣莫不盡其忠夙早也言時臣憂念君事

早起夜深在於公之所在於公之所但明義

明德也禮記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于於胥

皆也僖公之時君臣無事則相與明義明德

而已潔白之士羣集於君之朝君以禮樂與

之飲酒以鼓節之咽咽然至于無算爵則又

舞燕樂以盡其歡君臣於是則皆喜樂也。

疏言有駉有駉然肥彊之馬此駉然肥彊者

故得肥彊乘之則可以升高致遠得為人用

矣以興僖公有賢能之臣將任之先致其祿

食故皆盡忠任之則可以安國治民得為君

用矣羣臣以盡忠之故常侵早逮夜在於公

所其在於君所則君臣無事相與明義明德

詩經

卷三十三

二十

而醉為君起舞以盡其歡於是君臣皆喜樂

兮是其相與之有道也夏官司士云以功

詔祿儒行云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彼二

文皆謂君初用臣臣初仕君必試之有功乃

與之祿若其位定之後食祿是常不得復待

有功方始祿之故美僖公先致祿食使臣盡

忠臣之於君德義而已以經有二明故知

謂明義明德也定本集本皆云議明德也無

上明字施物得宜為義在身得理

為德雖內外小殊而大理不異

集傳興也駉馬肥彊貌明明辨治也振振群

飛貌鷺鷥羽舞者所持或坐或伏如鷺之下

也咽與淵同鼓聲之深長也或曰鷺亦興也

胥相也。醉而起舞以相樂也。此燕飲而頌禱之詞也。

有駟有駟。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鷩鷩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傳言臣有餘敬而君有餘惠。

箋飛喻群臣飲酒醉欲退也。

疏臣禮朝朝暮夕。不當常在君所。今閒暇無事。而夙夜在公。是臣有餘敬也。君之於臣。饗燕有數。今以無事之故。即與之飲酒。是君有餘惠也。以上言於下。此言於飛。是既下而

詩經

卷三十五

二十三

飛去。故知。喻羣臣飲酒醉欲退也。潔白之士。謂新來之人。但所來之人。即在臣側。且與舊臣同燕。故以羣臣言之。

集傳與也。鷩于飛。舞者振作鷩羽如飛也。

有駟有駟。彼乘駟。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傳青驪曰駟。歲其有。豐年也。

箋載言則也。穀。善。詒。遺也。君臣安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其善道可以遺子孫也。

釋文駟。呼縣反。徐又火玄反。又胡野反。又音年者矣。皆衍字也。詒。孫子。木或作詒。厥。

疏舍人曰。青驪馬。今名駟馬也。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璞曰。今之鐵總也。定本集注皆云。歲其有年。此詩僖公薨後乃作。而云自今以始者。上言在公載燕。因即據燕為今。與將來為始。非以作詩為始。

集傳與也。青驪曰駟。今鐵驄也。載。則也。有。有年也。穀。善也。或曰祿也。貽。遺也。頌禱之詞也。

有駟三章章九句

詩經

卷三十五

二十三

渡源輔氏曰。駟。彼乘黃。恐是指來燕者所乘之馬。故因以起興。在公。明明。所謂精白一心以承休德也。自今以始。歲其有。為庶民之慮切矣。君子有穀。詒孫子。為後世之慮深矣。此可謂善須善禱矣。

序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疏泮宮。學名。能修其宮。又修其化。經八章言民思往泮水。樂見僖公。至於克服淮夷。惡人感化。皆修泮宮所致。故序言能修泮宮以總之。朱子辨說此亦燕飲落成之詩。不為頌其能修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曾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

筏筏驚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傳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言水則采取其芹官則采取其化戾來止至也言觀其旂言法則其文章也筏筏言有法度也噦噦言其聲也

箋芹水菜也言已思樂僖公之修泮宮之水復伯禽之法而往觀之采其芹也辟廱者築土雖水之外圓如壁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

詩經

卷十三

泮水

王

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天子諸侯官異制因形然于邁邁行也我采水之芹見僖公來至于泮宮我則觀其旂筏筏然鸞和之聲噦噦然臣無尊卑皆從君行而來稱言此者僖公賢君人樂見之

釋文類音判本多作泮泮半也半有水半無水也觀古亂反又音官筏蒲害反又音

具反本又作筏

疏僖公能修泮宮為官立水水傍生菜宮內行化魯人言已思樂往泮宮之水我欲薄

采其芹之菜也既采其菜又觀其化傳魯侯僖公來至此泮宮我觀其旂而有文章法度

則其旂乃筏筏然有法度其驚則噦噦然有聲言其車服得宜行趨中節也又魯之羣臣無小無大皆從公往行而至泮宮言僖公之

賢人樂見之也天子辟廱諸侯泮宮王制文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魯宗殷學也頌宮周學也是魯禮得

立四代之學此詩王頌其修泮宮者先代之學尊魯侯得立之示存古法而已其行禮之飲酒養老兵事之受成告克當於周世之學

在泮宮也作者主美其作泮宮而能服淮夷僖公志復古制未必不四代之學皆修之也

采者取菜之名而化亦言采者俱是已往取之因采菜而同其文釋詁云肉倍好謂之

璧孫炎云肉身也好孔也身大而孔小然則等故四方來觀者均言均得所視也此箋言

築土壅水四方來觀者均說水之外畔靈臺傳云水旋丘以節觀者說水之中央所據不

同互相發見也言四方來觀者均則辟廱之宮內有館舍外無墻院也後漢書稱光武中元二年初載建三廡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臣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

詩經

卷十三

泮水

王

詩經

卷三十三 泮水

主事

蓋為疑辭必疑南有水者以行禮當南面而觀者宜北面畜水本以節觀宜其先節南方故知南有水而北無也北無水者下天子耳亦當為其限禁故云東西門以南通水明門北亦有溝壘但水不通耳諸侯樂用軒懸去其南面泮宮之水則去北面者樂為人君而設貴在近人與其去之寧去遠者泮水自以節觀故從南方各從其宜不得同也天子諸侯之宮異制因形然言由形異制殊所以其名亦別也定本集注皆作形然俗本作殺字誤也此解辟靡泮宮之義皆以其形名之而王制注云辟明也靡和也所以明和天下泮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以物有名生於形因名立義以此天子諸侯之宮實圓水半水耳不以圓半為名而謂之辟泮故知辟泮之稱有義存焉故於禮注解其義與此相接成

也此是魯人作詩而自稱其君為魯侯者以其魯君之美可為四方所則因其請王而作遂為外人之辭以示僖公之德非獨魯人所頌也

集傳賦其事以起興也思發語辭也泮水泮

宮之水也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

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壁以其半於辟靡故

曰泮水而官亦以名也芹水菜也戾至也戾

戾飛揚也噦噦和也此飲於泮宮而頌禱之

詞也

詩經

卷三十三 泮水

主事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躊躇其馬躊躇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傳其馬躊躇言彊盛也色溫潤也姿其音昭昭僖公之德音僖公之至泮宮和顏色而笑語非有所怒于是有所教化也集傳賦其事以起興也躊躇盛貌色和顏色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

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群醜

傳菲鳧葵也屈收醜衆也

箋在泮飲酒者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

禮而因以謀事也已飲美酒而長賜其難使

老難使老者最壽考也長賜之者如王制所

云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者與順從長遠

屈治醜惡也是時淮夷叛逆既謀之于泮宮

則從彼遠道往伐之治此群為惡之人

釋文

之音耶徐音柳韋昭萌藻反于寶云今

此菜出東海堪為菹醬也鄭小同云江南人名之尊菜生陂澤中草木疏同又云或名水戾一云今之浮菜即猪蓴也本草有是蔡陶弘景以人有名無用品解者不同未詳其正沈以下同及草木疏所說為得屈鄭云治也徐云鄭又其勿反韓詩云屈收也收歛得此

聚

疏毛以為魯人言已思樂往泮宮之水我薄

魯侯來至在泮水之宮與羣臣飲酒謂召先其宜則天長與之以難老之福故能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收歛此羣衆人民鄭以為既

詩經

卷三十三 泮水

五

飲此美酒又長賜其難老之人謂所養老人常有賜餼也又言信公行飲酒之禮因以謀征伐之事乃欲從彼長遠之道路以治此羣為惡之人陸機疏云菲與苻菜相似菜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停莖大如七柄葉可以生食又可齏滑美江南人謂之尊菜或謂之水葵諸陂澤水中皆有鄉飲酒鄉射之禮皆以明息司正而復行小飲酒之禮云徵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鄉射注云先生鄉大夫致仕者君子有德不仕者鄉飲酒注云先生不以筋力為禮於是

可以采可以召唯所欲是飲酒之禮有召老之法下句言永錫難老明是召之與飲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注云定兵謀也天子之禮如是則知諸侯亦然難老者言其身力康強難使之老長賜終老者

之身賜之不絕王制注告存者無月致膳有秩者日有常膳然則八十者每月一致膳九十

十者日日常有膳所膳之物則無文蓋如漢山老人有名德者時詔郡國常以八月致羊酒之類也王制告存之文承七十不俟朝之下則謂朝臣有德致仕者也庶人之老者則不能然直行復除以養之耳王制又云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家不從政注云引戶校年當行復除老人衆多非賢者不可皆養之也屈者屈彼從已

詩經

卷三十三 泮水

五

集傳賦其事以起興也菲鳧葵也葉大如手赤圓而滑江南人謂之尊菜者也長道猶大道也屈服醜衆也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詞也本草注曰尊菜三四月後通名綠蓴味甜體軟霜降以後名塊蓴味苦體澁慶源輔氏曰首祈其壽考次祈其功業可謂善頌善禱詳醜衆言羣衆已含淮夷在其中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傳假至也

箋則法也。僖公之行，民之所法倣也。僖公信文矣。爲修泮宮也。信武矣。爲伐淮夷也。其聰明乃至于美祖之德，謂遵伯禽之法，祐福也。國人無不法倣之者，皆庶幾力行，自求福祿。

疏

言穆穆然美者是魯侯僖公能敬明其德。又敬慎其舉動威儀，內外皆善，維爲下民之所法則也。信有文矣。信有武矣。文則能修泮宮，武則能伐淮夷。既有文德，又有武功，其明道乃至於功烈美祖，其道同於伯禽也。以此化民，民皆倣之。魯國之民，無有不爲孝者。皆庶幾行孝，自求此維多福。祿僖公行已有道，化之深也。

集傳

賦也。昭明也。假與格同。烈祖，周公魯公也。

手

曹氏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所謂允文也。順彼長道，屈此羣醜，所謂允武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

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

傳囚，拘也。

箋：克，能攸所也。言僖公能明其德，修泮宮而

德化行，於是伐淮夷，所以能服也。矯矯，武貌。

馘，所格者之左耳。淑，善也。囚，所虜獲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使武臣獻馘，又使善聽獄之吏如臯陶者獻囚。言伐有功，所任得其人。

釋文

躡本又作矯，亦作躡，居表反。馘，古獲反，截耳也。

疏

馘，獲也。皇矣傳曰：殺而獻其左耳曰馘。謂臨陣格殺之而取其耳也。囚，所虜獲者。謂生執而係虜之。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注云：釋菜奠幣，禮先師，是將出則謀於學而後行，反則禮先師以告克，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

詩經

卷三十三 泮水

手

在泮宮也。彼云以訊馘告者，卽此馘是其事也。所馘者，是不服之人，當殺其人而取其耳。所囚者，服罪之人，當受其辭而斷其罪，執俘載耳而還。言伐有功也。有武力者折馘，善問獄者執囚。言任得其人也。

集傳：賦也。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也。淑，善也。問，訊囚也。囚，所虜獲者。蓋古者出兵受

成於學，及其反也，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故

詩人因魯侯之在泮，而願其有是功也。

安成劉氏曰：司馬公曰：受成獻馘，莫不在學，所以然者，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訥在泮獻功

傳桓桓威武貌烝烝厚也皇皇美也揚傷也箋多士謂虎臣及如皐陶之屬征征伐也狄當作剔則治也東南斥淮夷烝烝猶進進也皇皇當作睭睭猶往往也吳譁也訥訟也言多士之於伐淮夷皆勸之有進進往往之心不謹譁不大聲僖公還在泮宮又無以爭訟

詩經

卷三十三

泮水

三十三

之事告於治訟之官者皆自獻其功

釋文狄王他歷反遠也孫毓同鄭作剔音同沈云毛如字未詳所出韓詩云翦除也烝之丞反皇毛如字鄭作睭于況反吳鄭如字謹也又王音誤作吳音話同訥音凶疏毛以為上言任得其人此本往往還之事言濟濟然多威儀之多士皆能廣其德心並無偏躁又桓桓然有威武之容其往征也遠服彼東南淮夷之國此多士之德烝烝然而厚皇皇然而美不為過誤不為損傷於軍旅之間更無忿競其迴還也不有告於官司爭訟之事者唯在泮宮之內獻其戰功而已美其軍旅齊整又能克捷鄭唯以狄彼東南三句為異言以威武往往征則治彼東南之國其往往之時莫不相勸有進進往往之心不謹譁

不揚聲美其樂戰之心而在軍又整餘同釋訓云桓桓威也故為威武貌毛無破字之理瞻仰傳以狄為遠則此狄亦為遠也王肅云率其威武往往征遠服東南謂淮夷來服也上言反而獻功此又木其初往此言濟濟多士還是獻捷之人故知多士謂虎臣及如皐陶之屬所謂伐而正其罪故以征為伐征伐所以治罪故讀狄為剔剔治毛髮故為治也釋訓云烝烝作也眾作是厚重之意故為厚也揚與誤為類故為傷謂不過誤不損傷也王肅云言其德厚美不過誤有傷者則皇為往往故知皇當作往釋詁云往往皇皇美也俱訓為美聲又相近故因而誤也鄭譌不吳為不娛人自娛樂必謹譁為聲故以誤為譁也

詩經

卷三十三

泮水

三十三

集傳賦也廣推而大之也德心善意也狄猶過也東南謂淮夷也烝烝皇皇盛也不吳不揚肅也不告于訥師克而和不爭功也

豐城朱氏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見於費誓之書則淮夷之為魯患自伯禽受封之時而已然矣故詩人頌禱其君必至於狄彼東南而後可以無愧於烈祖伯禽焉曹氏曰其並進而向敵也烝烝然其合而大之也皇皇然三山李氏曰征伐有交爭者必告治獄之官伯州黎之事是也又曰人心可謂廣矣惟為血氣所使一有毫髮之利則忿而爭其心於是乎隘矣惟其心廣故其征伐有狄遠淮夷

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斃旣克

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猷淮夷卒獲

傳觥弛貌五十矢爲束搜衆意也

箋角弓。觥然言持弦急也。東矢搜然言勁疾也。博當作傳。甚傳緻者言安利也。徒行者御。

車者皆敬其事又無厭倦也僖公以此兵衆伐淮夷而勝之其士卒甚順軍法而善無有

詩經

卷三十三 洋冰

三十四

爲逆者謂堙井刊木之類。式用猶謀也。用堅固女軍謀之故。故淮夷盡可獲服也。謀爲度已之德慮彼之罪以出兵也。

釋文蘇音蚌，搜，依字作按。邑留反。博徐云毛如字，王同大也。鄭作傳音附。釋本又作射。又作斲，作擇，皆音亦。厭也。施氏反。本又作弛同。

疏毛以爲多士以威武而往伐淮夷望而卽服故角弓其觚然弛而不張束矢其搜然衆而不用其兵車甚博大徒行御車之人皆敬其事無厭倦者故能克服淮夷既克淮夷而淮夷甚化於善不復爲逆亂也此淮夷不逆是僖公之功故述而美之言僖公用能固

執大道之故。故淮夷卒皆服也。鄭以爲旣

夷也。以角爲弓。其張則觥然。而持弦甚急。所

傳繳而牢固徒行之人又並無厭倦者從軍之初發至於旣克維夷其軍

不有違逆軍法號令者此皆僖公之德故稱美之言此由僖公用堅剛

夷盡得服也。毛以美僖公之克淮夷。必美其以德不以力。僖公用堅固爾軍謀之故。故淮

其以德不以力此當設言爲不戰之辭故以
鮒爲弛貌荀卿論兵云魏氏武卒衣三屬之

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是一弩用五十矢矣。荀則毛氏之師。故從其言。以五十氏

為東也。大司寇云：「入東矢於朝。」注云：「古者一
考百矢，其百箇與。」則鄭意以百矢為東也。賈

不易傳者百矢爲東亦無正文而在軍之禮

重弓以備折壞或亦分百矢以爲兩陳故不

易傳也。毛於猶字皆訓爲道。則下句猶亦爲道。王肅云。言弓弛而不張。矢衆而不射。其意

甚博大、徒行御車無厭其事者、已克淮夷、淮

卒以得淮夷傳意或然上有囚馘則非全不

獻馘獻囚，是戰而克之。此章不宜復言弛弓。

矢故云角弓。然謂弓張故弦急也。搜爲矢行之聲。言勁且疾也。車之廣狹度量有常。

不得以甚博爲言。故博當作傳。其車甚傳。綴言安穩而調利也。用兵貴於順禮。而云凡叔

不逆則謂士卒所爲不逆軍之正法此美僖
公用兵不逆則當時行兵有逆者謂墮牛川

木之類。襄二十五年左傳云。陳侯會楚子伐

易曰開者并通木升服處云埋塞升削也

請經

卷三十三
泮水

三十五

集傳賦也。觥弓健貌。五十矢爲束。或曰百矢也。搜矢疾聲也。博廣大也。無數言競勸也。逆違命也。蓋能審固其謀。猶則淮夷終無不獲矣。

翩彼飛鶚。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傳鶚惡聲之鳥也。黹桑實也。憬遠行貌。琛寶也。元龜尺二寸。賂遺也。南謂荆揚也。

詩經

卷三 泮水

三

箋懷歸也。言鶚恒惡鳴。今來止於泮水之木上。食其桑黹。爲此之故。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喻人感於恩則化也。大猶廣也。賂賂者。賂

君及卿大夫也。荆揚之州。貢金三品。

釋文 憬九永反。沈又孔永反。說文作應。音獮。云潤也。一曰廣大也。琛勅金反。健爲舍

人云。美實曰琛。

疏 翩然而飛者。彼飛鶚惡聲之鳥。今來集止於我泮水之林。食我泮宮之桑黹。歸我好善之美音。惡聲之鳥。食桑黹而變音。喻不善之人。感恩惠而從化。憬然而遠行者。是彼淮

詩經

卷三 泮水

三

夷。來就魯國。獻其琛寶。其所獻之物。是大龜象齒。又廣賂我以南方之金。言君臣並皆得之。是修泮宮所致。故以此結篇也。淮夷去魯既遙。故以憬爲遠行貌。舍人曰。美寶曰琛。來獻其琛。愬言獻寶。其龜象南金。還是寶中之別。以其物貴。特舉而言。其獻非唯此等也。漢書食貨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爲寶。此言元龜。龜之大者。荆揚之州。於諸州最處南偏。又此二州出金。今云南金。故知南謂荆揚也。禹貢徐州。淮夷蠙珠。魚則淮夷居在徐州。貨唯珠魚而已。其土不出龜象。其國不屬荆揚。而得有龜象南金。獻於魯者。禹貢所陳。謂常貢天子土地所出。此則僖公伐而克之。釐以賂魯。其國先得此寶。以其國寶爲獻。非是淮夷之地。出此物也。大賂者。賂之多。春秋襄二十五年。晉帥諸侯伐齊。齊人賂晉侯。自六正五吏三十帥及處守者。皆有賂。是及羣臣也。禹貢揚州。厥貢惟金三品。荆州云。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彼注云。三品者。銅三色也。王肅以爲三品。金銀銅。鄭不然者。以梁州云。厥貢鏐鐵銀錫。爾雅釋器云。黃金之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貢金銀者。既以鏐銀爲名。則知金三品者。其中不得有金銀也。又檢禹貢之文。厥貢鏐鐵錫。而獨無銅。故知金卽銅也。僖十八年左傳曰。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鏐兵。故以鏐三鍾。考工記云。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是謂銅爲金也。三色者。蒼青白也。赤。

集傳興也。鶚惡聲之鳥也。黹桑實也。憬覺悟

也琛寶也元龜尺二寸賂遺也南金荆揚之金也此章前四句與後四句如行葦首章之例也

曹氏曰傳云桑黹甘肅鴉鴉華響是知鴉食桑黹則其音變而美也泮林有黹鴉來食之歸我好音則淮夷被泮宮禮義之化其有不革面而柔服者哉

泮水八章章八句

新安胡氏曰蘇公以為泮宮僖公因舊而修是以不見於春秋至於克淮夷則亦以為疑而朱子於三章以下以為頌禱之詞蓋以為僖公存日之詩也竊謂春秋經也

詩經

卷三十三 泮水

三十九

魯頌亦經也今幸有魯頌以補春秋之闕誦其詩者尚何過疑之有哉安成劉氏曰朱子以作泮宮克淮夷之事他無所考故不質其為僖公之詩而且以克服淮夷為頌禱之詞以愚考之春秋不書常事則夫作泮宮之事十二公之經固疑皆無所見也至於僖公克服淮夷雖亦不見於春秋而僖公十三年嘗從齊桓會于鹹為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嘗從齊桓會于淮為淮夷之病鄭矣但此詩所言不無過其實者要當為頌禱之溢詞也

序闕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箋宇居也

疏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

乘是周公之時土境特大異於其餘諸侯也伯禽之後君德漸衰隣國侵削境界狹小至

令僖公有德更能復之故作詩以頌之也復周公之宇雖解出於經而經之所言止為常

許此則總序篇義與經小殊其言復周公之宇主以境界為辭但僖公所行善事皆是復

故非獨土地而已自三章周公之孫以下皆述僖公之德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

姜源后稷至於文武大王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受賜之命言其所以有魯之由與僖

公之事為首引耳序者以其非頌所主之意故從而畧之

朱子辨說此詩言莊公之子又言新廟奕奕則為僖公修廟之詩獨矣但詩所謂復周公

詩經

卷三十三 闕宮

三十九

之宇者祝其能復周公之土宇耳非謂其能修周公之屋宇也序文首句之謬如此而蘇氏信之何哉

闕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

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

黍稷重穋種稊稷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

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續禹之緒

傳闕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闕而無事

孟仲子曰是稭官也恤清淨也實實廣大也

枚枚，萁密也。上帝是依依其子孫也。先種曰種，後種曰穧，緒業也。

箋：閼，神也。姜嫄神所在，故廟曰神宮。依依，其身也。彌，終也。赫赫，乎顯著。姜嫄也。其德貞正，不回邪。天用是馮依而降精，任之又無災害，不圻不副，終人道十月而生子，不遲晚。奄，猶覆也。姜嫄用是而生子，后稷天神多與之福，以五穀終覆蓋天下，使民知稼穡之道。

詩經

卷三

閼宮

四十

言其不空生也。后稷生而名棄，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焉。秬，黑黍也。緒，事也。堯時洪水為災，民不粒食，天神多予后稷以五穀。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之。于是天下大有，故云繼禹事也。美之故申說以明之。

釋文

仇，況域反。說文云：靜也。一音火季反。枚，莫回反。韓詩云：閒暇無人之貌也。重，直容反。本又作種。同。穆音六。本又作棲。音同。種，徵力反。徐時力反。韓詩曰：長稼也。

疏：毛以為言在周所開之宮，有伽然清淨，其

枚，枚然而萁之密之，此是姜嫄廟也。赫赫，然顯著者，其姜嫄之女名嫄也。其德貞正，不回邪。故上帝用是之故，依其所生子孫，令其毋無災無害，終人道之月而生之，不遲也。是所生者，乃是后稷。天又下與之以百福，使之有明哲之性，曉稼穡之事，又與之黍稷重穰，種穡之道，民賴后稷之功多，又復申說其事。后稷之所種者，有稷有黍，有稻有秬，以此衆穀，編教下民，同有此教於下土，以繼大禹之業。言禹平水土，稷教播種，事業可以相繼，故言續禹之緒，以美之。鄭以閼宮為神宮，於魯國有其官，故先言廟，而逆說姜嫄，上帝是依謂憑依其身，降之精氣，又以奄為覆，緒為事。

詩經

卷三

閼宮

四十

為異。莊三十二年左傳：稱公見孟任從之。閼，謂開戶拒公，故閼為閉也。禮生曰：母死曰妣。姜嫄是周之先母，故謂之先妣。春官大司樂云：舞大護以享先妣。則先妣之廟有祭事矣。云閉而無事者，案祭法：王立七廟，五廟皆月祭之。三祫享嘗乃止。彼文據周為說，其言不及先妣。先妣立廟非常，而祭之又疎。月朔四時祭所不及，比於七廟，是閉而無事也。周禮定其用樂，明其有祭之時，但其祭時節禮無明文。或因姜嫄之廟在周耳，言其在周，則謂魯無其廟，以周立是非常，故魯不得有也。孟仲子曰：是謂祫宮。蓋以姜嫄所郊禘而生后稷，故名姜嫄之廟為祫宮。嫄廟清淨之處，故以伽為清淨。實謂宮內所容，重言實實，故謂宮之廣大。枚枚者，細密之意，故云萁密。音語。

詩經

卷三十三

閔宮

聖三

及書傳說天子廟飾皆云斷其材而藁之。如
密石焉。是藁密之事也。又鄭注禮器云宮室
之師士首本大夫達稜諸侯斷而藁之。天子
加密石是也。箋以詩人之作觀事與辭若
魯無姜嫄之廟不當先述閔宮又卒章云新
廟奕奕奚斯所作則所新之廟新此閔宮首
尾相承於理為順奚斯作之自然在魯不宜
獨在周也且立廟而祭不宜以閔為名釋詁
云步神溫慎也俱訓為慎是閔得為神閔與
是字異音同故閔為神也以其姜嫄神之所
依故廟曰神宮凡廟皆是神宮以姜嫄之事
說之於下故先言神宮以顯之毛氏不信
履迹之事不得言天依姜嫄故為依其子孫
正謂後助後稷使其母無災害也此兼言孫
者以後稷後世克昌皆是天所保佑并孫言
之以協句也箋以生民之篇說姜嫄履帝

述而有后稷則是上帝憑依姜嫄而使之有
子故以為依其身履其拇指之處而心體歆
然如有人道感已是其依之也生民言不
所不副無災無害文在先生如達之下則謂
當生之時無災害也此篇無災害文在彌月
不遲之上則是未生之時無災害也此箋云
其生之又無災害不圻不副災害謂懷妊時
圻副謂生時也重稷植穉生熟早晚之共
稱耳先種曰種後種曰穉當謂先種先熟後
種後熟但傳畧而不言其熟耳七月傳曰後
熟曰重先熟曰稷天宮內宰鄭司農注云先
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穉是傳亦畧
而不言其種與此互相明也執競傳以奄為
同則此奄亦為同也王肅云堯命以後稷使
民知稼穡下國同時有大功也網奄覆
鳥獸而取之故以奄猶覆也天神多與之福

詩經

卷三十三

閔宮

聖三

者王肅云謂受明哲之性長於稼穡是言天
授之智惠為與之福也以五穀終獲蓋天下
使民知稼穡之道謂堯遭洪水之後種百穀
以教民也孝經援神契曰聖人不空生生必
有所制是大賢不徒生也周本紀云初欲棄
之四名曰弃堯典云帝曰弃是后稷生名曰
弃也本紀又云堯舉弃為農師天下得其利
是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也堯典之
文未說舜命羣官使禹宅百揆即天官也契
任五教為司徒即地官也伯夷為秩宗即春
官也咎繇為士即秋官也垂為共工即冬官
也唯夏官不言命而上句禹讓稷契之下帝
曰弃黎民阻飢按后稷播時百穀褒述其為
稷之功不言命而為官明是稷作司徒為夏
官也且尚書刑德故云稷為司徒契為司徒
故云後雖作司徒猶以後稷稱焉當時所

為謂之事後人所祖謂之業禹稷同時其事
相繼此述當時之事非謂在後相祖故易之
為事堯典云帝曰湯湯洪水方割是堯時洪
水為災也思文之美后稷云粒我烝民是洪
水之時民不粒食也生民云誕降嘉種者從
上而下之辭是天神多與后稷以五穀也言
天神與者以種之必長歸功於天非天實與
之也禹能平水土稷能種穀二者俱以利民
故謂之繼禹之事其實禹稷所為亦
同時矣非洪水太平之後始教之也

集傳賦也閔深閔也官廟也恤清靜也實實
鞏固也枚枚藁密也時蓋修之故詩人歌詠
其事以為頌禱之詞而推本后稷之生而下

及于僖公耳。回邪也。依猶眷顧也。說見生民篇。先種曰種。後種曰穉。奄有下國。封於邵也。緒業也。禹治洪水既平。后稷乃播種百穀。

蓋田呂氏曰。魯廟非姜嫄廟也。慶源輔氏曰。奄有下土。指教民稼穡之事而言也。使天下之民皆得以稼穡於其土地。則是后稷奄有其土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剪商。至于文武。續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二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

詩經

卷三十三

閟宮

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

傳。剪。齊也。虞。誤也。王。成王也。元首。宇。居也。

箋。剪。斷也。太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于時而有王迹。故云是始斷商。屆。殛。

虞。度也。文王武王繼太王之事。至受命致太平。天所以罰殛紂于商郊牧野。其時之民皆樂武王之如是。故戒之云。無有二心也。無復計度也。天視護女。至則克勝。敦治旅眾咸同。

也。武王克殷。而治商之臣民。使得其所。能同其功於先祖也。后稷大王文王亦周公之祖。

考也。伐紂周公又與焉。故述之以美大魯叔父。謂周公也。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女首

子。使為君於魯。謂欲封伯禽也。封魯公以為

周公後。故云大開女居。以為我周家之輔。謂

封以方七百里。欲其疆于眾國。

疏。毛以為言后稷後世之孫。實維是周之大

王。自豳而來。居於岐山之陽。民歸往之。初

詩經

卷三十三

閟宮

有王迹。實始有翦齊商家之萌兆也。至於文王武王。則能繼大王之業。於時商家暴虐。天欲誅之。武王乃致天之誅於牧野之地。民皆樂戰。不自以為善。反勸戒武王云。今天下歸周。無有貳心。無有疑誤。乃由上天之臨視汝矣。言民從天助。往必克勝。欲使之勉力決戰也。武王於是伐而克之。乃以禮法治商之眾民。莫不得所。能同其功於先祖。謂先祖欲成王業。武王卒能成之。是令同其功。鄭唯以剪為斷。緒為事。無貳無虞。謂民勸武王無有二心。無復計度。上帝今臨視汝。為異。齊即斬斷之義。故箋以為斷其意同也。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傳云。無敢懷貳心。以為民無貳心。傳以虞為誤。則亦為民之情。謂民無疑誤也。正肅云。天下歸周。無貳心。無疑誤。上帝臨命汝。傳意或然。紂為無道。天欲誅

之武王奉行天意故云致天之扁牧誓云時
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是致
天所罰殺紂於牧野定本集注皆云殺紂於
牧野極是殺非也箋以無貳無虞為戒武王
之辭太誓說十一年觀兵盟津之時八百諸
侯皆曰受可伐王曰爾未知天意未可伐是
其所受故今戒之云無有貳心無復計度
也致天之誅唯武王此經又武共文以其
受命伐紂事
相接成故也

集傳賦也剪斷也大王自幽徙居岐陽四方
之民咸歸往之於是而王迹始著蓋有翦商
之漸矣屈極也猶言窮極也虞慮也無貳無

詩經

卷三十三 閔宮

四十六

虞上帝臨女猶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也敦治之也咸同也言輔佐之臣同有其功
而周公亦與焉也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元
子公伯禽也啟開宇居也

雙峯饒氏曰非謂太王有翦商之志也言商
商雖在武王之時而太王實基王迹乃翦商
之所從始爾
慶源輔氏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一有貳心
他慮則便與天為二不足以致天之扁矣所
謂能治商之衆皆君臣上下一德一心之功
為周室輔則封魯公不特為
魯公計乃所以為周家計矣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
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懈
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
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傳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耳耳然至
盛也騂赤犧純也

箋東東藩魯國也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
乃策命伯禽使為君于東加賜之以山川土

詩經

卷三十三 閔宮

四十七

田及附庸令專統之王制曰名山大川不以
封諸侯附庸則不得專臣也交龍為旂承祀
謂視祭事也四馬故六轡春秋猶言四時也
忒變也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
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
牛純色與天子同也天亦饗之宜之多子之
福

集傳賦也附庸猶屬城也小國不能自達於

詩經

卷三十三

閔宮

聖八

天子而附於大國也。上章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此乃言其命魯公而封之也。莊公之子，其一閔公，其一僖公，知此是僖公者，閔公在位不久，未有可頌，此必是僖公也。耳耳柔從也。春秋錯舉四時也。忒，過差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王室，故命魯公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牲用騂牡，皇祖謂羣公。此章以後皆言僖公致敬郊廟而神降之福。國

人稱願之如此也。
朱子曰：附庸，若春秋邾儀父之類。問：顧史亦魯附庸，在魯地七百里之中，從孟子百里之說，則魯安得七百里之地？曰：是禮記說封周公曲阜之地七百里，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其勢必不止於百里。安成劉氏曰：周室封建之法，當以武成分土，惟三者為正魯侯爵地方百里，以司馬法及小司徒之制推之，地方百里者，積田萬井，萬井之地，以開方之法，通算實占地三百萬里。此蓋班祿之制，所謂錫之土田者也。故南軒張氏以為分土三等，皆以其田言之也。雖有山川相間，廣狹不齊，而制田之多寬則自若也。故其山川城郭宮室塗巷皆在百里田制之外，即所謂錫之山川者也。若邾若須句若

詩經

卷三十三

閔宮

聖九

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

額史又皆魯之附庸，即所謂錫之中庸者。蓋亦在百里田制之外，是魯之疆域固不止百里矣。然作明堂位者，遽妄為七百里之說，孔氏乃附會之以為封魯五百里之上，加以九同七同五同三同四等附庸，共為方百里者二十四井，魯方百里者二十五，積四十九同。開方之得七百里，其說恐難信也。又曰：上言皇祖在后稷上，則是指后稷為皇祖，此言皇祖在周公下，故知是指羣公。曹氏曰：司常言日月為常，王建之交龍為旒，諸侯建之，僖公雖僭郊禮，而猶以龍旂承祀，不敢全僭天子禮也。明堂位乃曰：魯公乘大路，載孤獨旂，十有二旒，日月之常，祀帝于郊，則過矣。

載羹，遵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傳：諸侯夏禘則不約，秋禘則不嘗，唯天子兼之。福衡，設牛角以福之也。白牡，周公牲也。騂，剛魯公牲也。犧尊，有沙餽也。毛炰，豚也。載，肉也。羹，大羹，鉶羹也。大房，半體之俎也。洋洋，衆多也。震，動也。騰，乘也。壽，考也。

箋此皇祖謂伯禽也載始也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福衡其牛角爲其觸舐人也秋嘗而言始者秋物新成尚之也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萬舞于舞也此皆慶孝孫之辭也俾使臧善保安常守也虧崩皆謂毀壞也震騰皆謂僭踰相侵犯也三壽三卿也岡陵取堅固也

釋文福音福逼也儀尊鄭素河反毛云有沙飾則宜同鄭王許宜反尊名也載側吏

詩經

卷三十三 閔宮

五

反美音庚又音衡洋音羊徐音翔福音逼有沙蘇河反刻鳳皇於尊其羽形婆娑然也一云畫也豚字又作純徒門反鉅字又作

銅音刑橫古曠反一音光州方于反

疏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今欲立汝首子使爲侯於魯國大開汝之所居永爲周室藩輔告周公既訖乃爲書以策命魯公伯禽使

之爲侯於東方賜以山川土田并小國之附庸至於今日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其車建交

龍之旂承奉宗廟祭祀所乘四馬其六轡耳耳然春秋四時非有解怠所獻所祀不有忒

變皇皇而美者爲君之天乃君祖后稷獻之以赤與純色之性天與后稷於是微饗之於

是以爲宜下福與之既已多大矣周公與君祖伯禽亦其福汝億公矣更說祭廟之事將於前秋則爲嘗祭此夏而已福衡其牛所養

者是白色之牲與赤色之特盛酒之器有犧羽所飾之尊將然而盛美也其饌則有以夾去其毛而無之豚又有切肉之載與大羹鉶羹則食器有竹邊木豆又有大房之俎鼎俎既陳籩豆已列於是執干戚而爲萬舞洋洋然衆多禮樂不愆祭祀得所孝孫億公於是命長壽而臧善安於彼東方之國魯邦是其常有其堅固如山不可虧損不可崩落其安靜如川不可震動不可乘陵國之三壽考之卿與作朋友君臣相親國家堅固如岡如陵也鄭唯以載爲始言秋而始欲嘗祭於夏則養牲餘同洛誥說周公攝政七年十有二月歸政成王之事其經云歲文王辟牛一武王辟牛一王命作冊逸視冊告周公其後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於周二特牛

詩經

卷三十三 閔宮

五

祭祭文武於文王廟使逸讀所作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爲後者謂將封伯禽則是成王即政之元年正月朔日封伯禽也釋詁云元首始也俱訓爲始是元得爲首屋宇用以居人故以宇爲居箋以專統土田是諸侯之常而山川附庸則是加賜故特言加賜之山川附庸以明之凡言賜之謂非所當得也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鄭以經有山川故改澤爲川也彼又說夏殷之禮云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言附諸侯事大國不得專臣也若然魯亦不得專臣而與山川土田同言賜者以於法不得有之故言賜耳非謂賜之使專臣也何則諸侯之有附庸者以其土田猶少未極大國之數故今有附庸使之附屬功德若進擬以給之其地方五百里者土田已極無

復進期不得更有附庸也。魯為侯爵以周公之勳受上公之地可為五百里耳。於法無附庸也。明堂位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是於五百里之上又復加之附庸故注云上公上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有司徒注云凡諸侯為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為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言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之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論語云額史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是社稷之臣以其附屬於魯亦謂魯之社稷其國猶自繼世非專臣也以非專臣故季氏將伐若其純臣魯君季氏豈得伐取之也。

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是魯君所祭唯祭蒼帝耳。明堂位稱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是以魯君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是成王命魯郊天亦配以后稷之事言亦者亦周也。地官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是天子祭天南郊用赤牛純色今魯亦云享以騂犧是與天子同也。天亦饗之宜之言亦者亦周也以諸侯不得祭天嫌其不可故每事言亦也。毛以載為則言秋而則嘗謂當祫之年雖為祫祭而則為嘗祭諸侯之禮祫則不祫祫則不嘗唯天子雖為祫祭不廢時祭今魯亦如天子之禮故言秋而則嘗。鄭祫祫志云儒家之說祫祫通俗不同或云歲祫終祫或云三年一祫五年再祫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祫百王通義以禮識所云故作祫祫志考春秋祫祫之數定以為三年祫五年祫毛氏不辨祫祫年數或與孟同也。傳言夏祫秋祫則以為祫在夏祫在秋鄭於祫祫志云周改先王夏祭之名為祫故祫以夏先王祫於三時周人一焉則宜以秋是從毛此說為祫在夏祫在秋也。諸侯祫則不祫祫則不嘗所以下天子也。唯天子兼之言魯禮亦如天子故云載嘗也。傳之此言無正文正以王制說先王之法云天子植祫祫祫嘗祫祫言天子當祫之歲以春物未成植祫而已於夏秋冬則為祫復為時祭也。王制又云諸侯祫祫祫一植一祫嘗祫祫祫其意言諸侯當祫之歲春則植祫夏則祫而不祫秋冬乃為時祭而復為祫也。鄭於諸侯祫祫更無明說亦當如此傳也。福衡謂設橫木於角以拘迫此牛也。地官封人云凡祭祀飾其牛設其福衡注云

詩經

卷三十三 閨宮

辛酉

福設於角衡設於鼻如假狀此箋以福衡為一者無文故兩解也文十三年公羊傳云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川駢牝群公不毛何休云白牡股牲也周公死有王禮嫌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黑牲者嫌改周官以夏避嫌也魯公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說文云牝特也白牡謂白特駢牝謂赤特也犧尊之字春官司尊彝作獻尊鄭司農云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此傳言犧尊者沙羽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為犧傳言沙羽即安之字也阮湛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為牛象之形王肅云將將盛美也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為尊然則象尊尊為象形也王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皆土

負尊皆讀犧為義與毛鄭義異未知孰是地官封人祭祀有毛祭之豚故知毛包是豚彼注云爛去其毛而包之也戴謂切肉曲禮注云載切肉是也大羹則羹者以特牲士之祭祀尚有大大羹謂羹以此羹兼二羹也特牲注云大羹清煮肉汁不和貴其質也羹羹肉汁之有菜和者也大羹謂大古之美羹羹謂盛之銅器其大羹則盛之於登以大為名故不舉所盛之器也大房與蓬豆同文則是祭祀之器器之名房者唯祖耳故知大房半體之祖明堂位曰祖有虞氏以杞夏后氏以燕殷以棋周以房祖注云杞斷木為四足而已燕謂中足為橫距之象棋謂曲捷之也房謂足下附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然是祖稱房也周語云神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飲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穀烝如彼文次全

詩經

卷三十三 閨宮

五五

烝謂全載牲體殺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言神郊乃有全烝宗廟之祭唯房烝耳故舉大房而言也昏禮婦饋舅姑特豚合升側載注右胖載之舅祖左胖載之姑祖是祖載半胖之事也明堂位稱祀周公作大廟祖用杞燕此云大房蓋魯公之廟用大房也洋洋是舞者之貌魯得以八佾舞周公故美舞六衆多也周公皇祖之下即云白牲駢牝駢牝是魯公之牲故知皇祖謂伯禽也此皇祖之文在周公之下故以為二人上文是配天之人故知上文皇祖即后稷也箋以禘祫之事於文不見不宜以載為則故易之為始以秋物新成始可嘗之故言始嘗也定本集註皆言秋物新成尚之也言貴尚新物故言始也作嘗字者誤也又解房祖稱大之

意以其用王飾之美大其器故稱大也知大房王飾者以祖豆相類之物明堂位說祀周公之禮云薦用玉豆豆既玉飾明祖亦玉飾其制足間有橫其下有附以明堂之文差次為然附上有橫似於堂上有房故謂之房也月令稱果牛騫馬騫是相乘之義故為乘也上言孝孫有慶此則致福之言故為慶孝孫之辭下章用兵之後亦有此慶則作者以意慶之非擬辭也獻肅以山喻故皆謂毀壞也震騰以川喻故皆謂僭喻相侵犯也言上下相侵犯猶水之相乘陵也老者尊稱天子謂父事之者為三老公卿大夫謂其家臣之長者稱室老諸侯之國立三卿故知三卿即三卿也

集傳賦也嘗秋祭名福衡施於牛角所以止

觸也。周禮封人云：凡祭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是也。秋將嘗而夏楅衡其牛，言夙戒也。自牡，周公之牲也。騂剛，魯公之牲也。白牡，殷牲也。周公有王禮，故不敢與文武同。魯公則無所嫌，故用騂剛。犧尊，畫牛於尊腹也。或曰：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也。毛，魚。周禮封人祭祀有毛，魚之豚。注云：爛去其毛而魚之也。截，切肉也。羹，大羹。鉶，羹也。大羹，大古之羹。湑，煮肉汁，不和盛之以登，貴其質也。鉶，羹肉汁之有菜和者也。盛之，鉶器。故曰：鉶羹，大房，半體之俎。足下有跗，如堂房也。萬舞名，震騰驚動也。三壽未詳。鄭氏曰：三卿也。或曰：願公壽與岡陵等而為三也。

儀禮設太羹，湑于醢北。注云：設之所以敬戶也。不祭不齊。大羹不為盛，非盛者也。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胄朱綬。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

詩經

卷三十三

閔宮

五十六

詩經

卷三十三

閔宮

五十七

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眉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害。

傳：大國之賦，千乘。朱英，矛飾也。縢，繩也。重弓，重于帛中也。貝胄，貝飾也。朱綬，以朱綬綴之。增增，衆也。膺，當承正也。

箋：二矛重弓，備折壞也。兵車之法，左人持矛，右持矛，中人御。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烝，進也。徒，進行。增增然，懲艾也。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荆及群舒，天下無敢侮也。此慶僖公勇于用兵，討有罪也。黃髮台背，皆壽徵也。胥，相也。壽而相與試，謂講氣力不衰倦也。此又度僖公勇于用兵，討有罪也。中時魯微弱，為隣國所侵削，今乃復其故，故喜而重慶之。俾爾，猶使女也。眉壽，秀眉，亦壽。

徵

釋文

反又音侵綴沈知稅反又張劣反

疏

上既美其祭祀鬼神此又美其用兵征伐
公之兵車有千乘矣車上皆有三人右人
所持者朱色之英左人所持者綠色之縹此
朱英綠色者是二矛重弓也又公之徒衆有
三萬人矣以貝飾其甲以朱纁綴之進行
之時增增然衆多車徒既多甲兵又備西戎
北狄來侵者於是以此磨當之荆楚群舒叛
逆者於是以此懲創之軍之所征往無不克
則無有於我僖公敢禦止之者由其無敵於
天下故得民庶安寧土境復故作者喜其討
罪設辭慶之使汝昌大而熾盛使汝長壽而
富足黃色之髮台文之背得有如此長壽相

詩經

卷三十三

閔宮

車人

與講試氣力奇其老而不衰也以其用兵之
善又重慶之使汝得福則昌而且大使汝年
壽則耆而又艾使得萬有千歲爲秀眉之壽
無有患害以魯襄而復興故喜而重慶之也
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
車千乘今復其故也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
車一乘計魯方七百里爲軍多矣而云千乘
者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然則地雖廣大以
千乘爲限故云大國之賦千乘司馬法兵車
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
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與下公使三萬數不
合者二者事不同也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
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爲軍地官
小司徒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
人鄉爲一軍此則出軍之常也天子六軍既
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下云公使三

萬自謂鄉之所出非此千乘之衆也此云公

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事也二

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所以必有二法者聖王

治國安不忘危故令所在皆有出軍之制若

從王伯之命則侯國之大小出三軍二軍若

其前敵不服用兵未已則盡其境內皆使從

軍故復有此計地出軍之法但鄉之出軍是

正故家出一人計地所出則非常故成出一

車以其非常故優之也清人云二矛重英蓋

縹纁而朱染之以爲矛之英飾也小戎云竹

閉緹縹傳曰緹縹縹約此云縹緹者非訓縹

爲緹考工記云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季

此云二矛知非二等之矛者以重弓是一弓

而重之故知二矛亦一矛而有二俱是備折

壞也矛有二等此當是酋矛何則考工記又

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長此美其當

詩經

卷三十三

閔宮

車九

戎狄懲荆舒則是往伐之明是酋矛而有二

也此朱英縹緹與二矛重弓兩句自相充配

所異者二矛各自有英飾二矛共束以緹縹

耳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

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蔽

樂伯在左而云左射是左人持弓也成十六

年晉侯與楚戰于鄢陵左傳稱突鍼爲右使

人告楚令尹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矛

焉哀二年錢之戰左傳稱鄢無恤御簡子衛

太子爲右禱云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是

右人持矛也甘誓云左不攻于左汝不共命

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

共命既云左右又別云御是御在中央也

說文云縹緹也然則朱縹直謂赤縹耳文在

胄下則是甲之所用故云以朱縹綴之謂以

朱縹連綴甲也如此箋以爲僖公當時實

詩經

卷三十三

閩宮

李

有三軍矣。答臨頌云：魯頌公徒言三萬，是三軍之大數。又以此為三軍者，以周公受七百里之封，明知當時從上公之制，備三軍之數。此敘云：復周公之字，故此箋以三萬為三軍。言其復古制也。又以凡舉大數，皆舉所近者。若是三萬七千五百文，數可為四萬，此頌美僖公宜多大其事，不應減退其數，以為三萬。故答臨頌謂此為三軍，以其不安，故兩解之也。今以春秋檢之，則僖公無三軍。襄十一年經書作三軍，明已前無三軍也。昭五年又書舍中軍，若僖公有三軍，則作之當書也。自文至襄，復減為二，則舍亦當書也。春秋之例，以軍賦事重，作舍皆書。於僖公之世，無作舍之文，使知當時無三軍也。鄭以周公伯禽之世，合有三軍，僖公能復周公之字，遵伯禽之法，故以三軍解之。其實於時雖二軍耳。僖四

集傳賦也。千乘，大國之賦也。成方十里，出革

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步

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千乘之地，

則三百十六里有奇也。朱英所以飾矛，緣滕

所以約弓也。二矛，夷矛酋矛也。重弓，備折壞

詩經

卷三十三

閩宮

李

也。徒步卒也。三萬舉成數也。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而為步卒者七萬二千人，然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大國三軍而已。三軍為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為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舉其中而以成數言，故曰三萬也。貝胄，貝飾胄也。朱綬，所以綴也。增增，衆也。戎，西戎狄，北狄，鷹當也。荆楚之別號，舒其與國也。懲艾，承禦也。僖公嘗從齊桓公伐楚，故以此美之。而祝其昌大壽考也。壽胥與試之義未詳。王氏曰：壽考者相與為公用也。蘇氏曰：願其壽而相與試其才力以為用也。

三山李氏曰：按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則千乘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若以孟子所言周公封魯地方百里，則無緣有千乘。司馬法之言不足信也。包氏註論語以爲古者井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通計萬井，則魯地百里當有千乘矣。合從包氏說。

安成劉氏曰王制謂公侯之田皆方百里以武成列爵分土之說推之與王制合是魯當有百里之上田明矣而古者以田賦出兵據司馬法及小司徒之說推之則成方十里爲田百井出車一乘每乘馬四匹甲士步卒合七十五人外牛十二頭駕重車在後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合二十五人也同方百里爲田萬井止出車百乘積十同爲十萬井始得出車千乘其十萬井開方則方三萬一十六百井餘一萬八千畝有奇爲方三百三十六里餘六十步有奇然其里數增多不合於侯封百里之制故李氏以爲當從包氏之說雖與集傳不合然朱子注孟子于乘之國亦嘗以爲地方百里出車千乘矣又曰荆者楚之本號蓋以荆山而得名春秋莊公十年始書荆以正其夷狄之號

詩經

卷三十三

閔宮

六三

至僖公元年乃改稱楚四年僖公從齊伐楚遂盟召陵僖公雖不得專其功而詩人之詞容有溢美讀者當不以詞害意
華谷嚴氏曰魯頌多誇大之詞曰千乘曰三萬不必求其數之盡合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傳詹至也龜山也蒙山也荒山也

箋奄覆荒奄也大東極東海邦近海之國也來同爲同盟也率從相率從于中國也魯侯

謂僖公

釋文

荒如字下注作荒云至也

疏毛以爲既美征伐遠夷又美境界復故言泰山之高岩岩然魯之邦境所至也魯境又同有龜山蒙山遂包有極東之地至於近海之國淮夷舊不服者亦來與之同盟凡此東方之國莫不相率而從中國是魯侯僖公之功也鄭以奄爲覆覆有龜蒙之山遂奄有極東之地餘同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離龜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顓臾云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謂顓臾主蒙山也龜蒙今在魯地故言奄奄有泰山則在齊魯之界故言所詹見其不全屬魯也禮祭法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詩經

卷三十三

閔宮

六三

春秋僖三十一年不郊猶三望者公羊傳曰三望者何泰山河海鄭駁異義云昔者楚昭王曰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言境內所不及則不祭也魯則徐州地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以昭王之言魯之境界亦不及河則所望者海也岱也淮也是之謂三望又王制云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注云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是由魯境至於泰山故得望而祭之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齊人亦祭泰山是齊境亦及之矣由其泰山廣長故二國皆以爲望也釋言云余蓋也孫炎曰命復蓋亦覆之義故以奄爲覆大者廣遠之言以大東爲極東地之最東至海而已言其極盡地之東偏春秋之世諸侯同盟以尊王室當僖公之世東方淮夷小國見於盟會唯邦呂滕杞而已其餘

小國及淮夷同盟不見於經蓋盟會者不列之耳言莫不率從有從魯之嫌故明此相率從於中國以僖公非盟主不得為從魯故也

集傳賦也泰山魯之望也詹與瞻同龜蒙二

山名荒奄也大東極東也海邦近海之國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

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傳鳧山也繹山也宅居也淮夷蠻貊如夷行

也南夷荆楚也若順也

詩經 卷三十三 閔宮 本四

箋諾應辭也是若者是僖公所謂順也

釋文 釋音亦一音久 字又作嶧同

疏 此又美僖公境界廣遠威德所及言安有

國淮夷為蠻貊之行者及彼南方之夷謂荆

楚之國莫不相率而從於中國若王伯有命

則莫敢不應諾順從此皆由魯侯之功於是

順服也禹貢徐州嶧陽孤桐謂嶧山之陽

有桐木也僖公之從齊桓唯能服淮夷耳非

能服南夷之蠻東夷之貊故即淮夷蠻貊謂

之故言南夷謂荆楚鄭志答趙商云楚交中

國而近南夷末世

夷行故謂之夷也

集傳賦也鳧繹二山名宅居也謂徐國也諾

應辭若順也泰山龜蒙鳧繹魯之所有其

餘則國之東南勢相連屬可以服從之國也

廬陵羅氏曰地理攷異鳧山在兗州鄒縣東

南三十里嶧山一名鄒山在鄒縣南二十二

里安成劉氏曰泰山曰所詹龜蒙曰奄有鳧繹

曰保有皆以魯地而言也其餘非魯所有則

皆以遂荒總發其詞而致其願望於公也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

魯侯燕喜令妻壽母立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

多受祉黃髮兒齒

傳常許魯南鄙西鄙

箋純大也受福曰嘏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

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三十一

年築臺于薛是與周公有常邑許許田未聞

也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燕燕食也

令善也僖公燕飲于內寢則善其妻壽其母

謂為之祝慶也與群臣燕則欲與之相宜亦

祝慶也。是有猶常有也。見齒亦壽徵。

釋文

見五兮反。齒落更生細者也。字書作兒音同。一音如字。

疏

毛以爲既言僖公威德被及廣遠。又言天與之福。復其故居。天乃與公大夫之福。使

有秀眉之壽。而保其魯國。又能居其常邑。與許邑。復周公之故居也。魯侯僖公燕飲而皆喜。燕於內寢。則善其妻壽其母。謂爲之祝慶。使妻善而母壽也。其燕於外寢。則宜其大夫與衆士。亦謂爲之祝慶。使與之相宜也。其魯之邦國七百里之封。僖公於是常保有之。既多受其福。又有黃髮兒齒。由僖公每事得所。故慶之。使享其永年。鄭唯以假爲福爲異。春秋言伐我東鄙。西鄙者。皆謂伐其邊邑。故月令注云。鄙。界上之邑。此美其復故之宇。

詩經

卷三十三

閨宮

六

當舉邊邑言之。則常爲南鄙。許爲西鄙。或當有所依據。不知出何書也。傳以常許爲魯之鄙。邑。書傳無文。故箋易之。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有大德。受采邑於京師。爲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魯以周公之故。成王賜之許田。春秋之時。魯不朝周。邑無所用。而許田近於鄭國。鄭有祊田。地勢之便。而與鄭易之桓元年。鄭伯以壁假許田。公羊傳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此魯朝宿之邑。曷爲謂之許田。諱取周田。繫之許。近許也。春秋於僖公之世。不書得許田。蓋經傳闕漏。故無其事也。既以許爲朝宿。而常邑無文。故推本其事。言常字。詩本或有作嘗字者。常邑在薛之傍。魯有薛邑。故言是與爲疑之辭。鄭云。嘗邑在薛之傍。亦無明文。故又言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以其居薛邑而號孟嘗君。

則嘗在薛傍。共爲一地也。六國者。韓魏燕趙齊楚。在春秋之後。俱僭稱王。孟嘗君者。姓田名文。父曰靜。郭君田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宣王卒。嬰相齊。曆王。湣王三年。封田嬰。嬰卒。又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

集傳

賦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許田也。魯

朝宿之邑也。皆魯之故地。見侵於諸侯。而未復者。故魯人以是願僖公也。令妻。今善之妻。聲姜也。壽母。壽考之母。成風也。閔公八歲被弑。必是未娶。其母叔姜。亦應未老。此言令妻。

詩經

卷三十三

閨宮

六

壽母。又可見公爲僖公無疑也。有常有也。見齒。齒落更生細者。亦壽徵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栢有鳥。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傳。徂來。山也。新甫。山也。八尺曰尋。栢。榲也。鳥大貌。路寢。正寢也。新廟。閔公廟也。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曼。長也。

箋孔甚碩大也奕奕姣美也修舊曰新新者
姜嫄廟也僖公承衰亂之政修周公伯禽之
教故治正寢上修姜嫄之廟姜嫄之廟廟之
先也奚斯作者教護屬課章程也至文公之
時大室屋壞曼修也廣也且然也國人謂之
順也

詩經

卷三十三

閔宮

六本

疏毛以為僖公威德遠及國內咸宜乃命彼
賢臣脩造寢廟取彼徂來山上之松新甫
山上之栢於是斬斷之於是量度之其度之
也於是用尋於是用尺既量其材乃用松為
稱有焉然而大作為君之正寢甚寬大又新
作閔公之廟奕奕然廣大作寢則人安作廟
則神悅人神安悅君德備矣此廟是誰為之
乃是奚斯所作美其作之得所故舉名言之
奚斯監護而已其作用民之力故又美民之
勸事言廟甚長廣而且大用功雖多萬民於
是謂之順明其不憚劬勞故言之以頌僖公
也鄭唯以新廟為姜嫄之廟為異稱之
與棧是棧之別名莊二十四年刻桓宮稱謂
刻其椽也為是稱狀故為大貌王肅云言無
刻飾文章徒見松栢強大至牢固義或當然
路寢正寢公羊穀梁傳並云然定本集注云
路正也釋詁云路大也以君之正寢故以大
言之言新廟是作此廟僖公繼閔公為君故
以新廟為閔公廟王肅云僖公以庶兄後閔
公為之立廟奕奕盛大美其作之中禮能自

詩經

卷三十三

閔宮

六本

儉而崇大宗廟是申說毛義稱作是廟美僖
公之意也奚斯與新廟連文故云公于奚斯
作是廟欲見作者主為新廟而言奚斯其意
不兼路寢也閔二年慶父出奔莒左傳曰以
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
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繼是奚
斯為公子也如傳文益名魚而字奚斯孔
碩言其寢美也春秋有新作南門新作雉門
說者皆以脩舊曰新改舊曰作故鄭依用之
以閔公後死禮當遷入祖廟止可收塗易簀
不應別更作之而此詩首言閔宮卒章言
新廟明是脩彼閔宮使之新故易傳以為所
新者姜嫄之廟也姜嫄之廟既新之則餘廟
毀壞亦脩之然則舉其治正寢則餘寢亦治
之矣奚斯所作謂為之主帥教令工匠監護
其事屬付功役課其章程而已非親執斧斤
而為之也中候握河紀說帝堯受河圖之禮
云稷辨護注云辨護供時用相禮儀是監典
謂之護也昭三十二年左傳說城成周之事
云屬役賦文謂付屬作者以功役也漢書解
高祖使張倉定章程謂定百工用材多少之
量及制度之程品是屬課章程之事也引文
十三年太室屋壞者與諧同以壞者議其不
恭則脩者事為可善反明詩人稱新作寢廟
以美僖公之意也

集傳賦也徂來新甫二山名八尺曰尋鳥大
貌路寢正寢也新廟僖公所修之廟奚斯公
子魚也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曼長碩大

也萬民是若順萬民之望也

廬陵羅氏曰地理攷異徂來亦曰亢來在兗州乾封縣新甫山在汶陽縣

閼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

內第四章

二章

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集傳舊說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

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

句多寡不均雜亂無次蓋不知第四章有

脫句而然今正其誤

詩經

卷三十三

閼宮

七

新安胡氏曰稱謂閼宮是依殷武而作殷武首言高宗伐桀楚次言侯國服從方及於壽考且寧遠結之以作寢廟朱子擇廟中之寢所以安高宗之神得之矣閼宮首原僖公家世次及承祭祀振夷狄復境土極頌其壽考亦遠結之以作新廟與殷武如出一手特殷武簡而嚴閼宮張而夸耳故朱子於殷武之末謂與閼宮卒章文意畧同但先儒因此詩服淮夷蠻貊等事春秋所不載皆不能無疑故黃氏以為未然之期望朱子以為頌禱之辭也定字陳氏曰傳云修閼宮以其新修故又曰新廟而路寢即廟中之正寢也毛鄭以閼宮為姜嫄廟者固非毛又以新廟為閼公廟者尤非也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三句

考索曰駟詩言牧馬之事有駟言君臣宴飲泮水言其修泮宮服淮夷所獲之事猶為可褒也至於閼宮則毀譽失真且如言姜嫄后稷至於文武與夫郊天之祭魯以諸侯而乃盛稱以示誇耀不亦過乎臨川王氏曰周頌之辭約約所以為嚴盛德故也魯頌之詞侈侈所以為夸德不足故也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三十三終

詩經

卷三十三

閼宮

七

詩經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三十四

明後學張溥纂

商頌譜

漢鄭玄著

商者契所封之地。有戎氏之女名簡狄者。吞鵲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為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則受命代夏桀。定天下。後世有中宗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

詩經

卷三十四

商頌

十

荒寧。後有高宗者。舊勞於外。爰洎小人。作其卽位。乃或諒陰。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大小。無或時怨。此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商德之壞。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啟為宋公。代武庚為商後。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自後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

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

頌亡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孔子

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

頌。著為後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

於是矣。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

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

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

客之義也。又問曰。周太師何由得商頌。曰。

詩經

卷三十四

商頌

二十

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

疏。殷本紀云。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也。

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

功。帝舜乃封於商。又中候亦有其事。文十八年。左傳云。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

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

又尚書堯典云。帝曰。契。汝作司徒。敷五教。又尚書舜典云。帝曰。契。汝作司徒。敷五教。

為舉八元。使布五教者。正謂舉契使布之也。乃賜姓曰子而封之於商。中候握河紀

云。堯曰。嗟朕無德。欽奉丕圖。賜示二三子。斯封稷。臯陶。賜姓號。注云。斯。此封三臣。賜姓號者。契為子。稷為姬。臯陶未聞。又契握

湯說契云賜姓子氏以題朕躬注云題名也躬身也引孝經援神契曰堯知天命賜契子氏知有湯是堯賜之姓而封之商也本紀稱帝舜封契於商者長發箋云堯封之於商為小國舜之末年益其土地為大國是舜亦封之故歸之舜也商者成湯一代之大號而此云商者契所封之地則鄭以湯取契之所封以為代號也服虔王肅則不然襄九年左傳曰開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服虔云商丘地名相土契之孫因之者代開伯之後居商丘湯以為號文書序王肅注云契孫相土居商丘故湯因為國號而鄭玄以為由契封商者契之封商見於書傳史記中候其文甚明經典之言商者皆單謂之商未有稱為商丘者又相土居商丘以後不恒厥邑相土之於殷室

之初以商為號及盤庚遷於殷以後或呼為殷故名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注云商家改號曰殷玄鳥云殷受命咸宜殷武云捷彼殷武是其兼稱殷也雖或稱殷不是全改商號故大明云殷商之旅蕩云咨汝殷商皆取前後二號而雙言之是其不全改也堯以契為司徒又封之商國子孫則當世為諸侯或入列王官國語云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與殷本紀云契卒子昭明立卒子相士立卒子昌若立卒子曹圉立卒子冥立卒子振立卒子微立卒子報丁立卒子報乙立卒子報丙立卒子報立卒子報乙立卒子天乙立是為成湯是從契至湯為十四世也中候雒子命云天乙在亳東觀於洛黃魚雙躍出濟于壇黑鳥以雒隨魚亦土化為黑玉赤勅曰玄精天乙受神福命之予伐桀命克予商滅夏天下服是受命伐桀定天下也尚書無逸注云中宗謂大戊也高宗謂武丁也舊猶久也爰於洎與也武丁為太子時殷道衰為其父小乙將師役於外與小人之故言知其憂樂也作起也諒闇轉作梁闇謂之梁闇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廬廬柱楣不言政事受命謂成湯也中興謂中宗高宗也商頌五篇唯有此三王之詩故鄭歷言其功德也殷本紀云太戊立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脩德太戊從之而祥桑穀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禮記喪服四制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高

詩經

卷三十四 商頌

五

宗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繼世即位而慈良於民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興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高而宗之故謂之高宗也那序云祀成湯烈祖序云祀中宗玄鳥殷武序皆云高宗長發居中從可知是玄鳥三篇頌高宗也那祀成湯經稱湯孫箋以湯孫為太甲則那之作當太甲時也烈祖祀中宗箋稱此祭中宗諸侯來助明是其崩之後或子孫之時未知當誰世也玄鳥祀高宗箋以祀當為裕高宗崩而始裕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是崩後可知也殷武云祀高宗則亦在其崩後玄鳥殷武既祀是崩後則知長發之作亦在崩後矣昭元年左傳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相征討后帝不賦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襄九年左傳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以此言之是宋居閼伯故地故漢書地理志云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鄭取其言以為說也命微子在成王時言封微子於宋代武庚為商後者以封之於宋竟為商後以宋是武王所封故終言之也禹貢徐州云泗濱浮磬豫州云導河澤被孟豬地理志云孟豬澤在梁國睢陽東北是孟豬在豫州地理志云宋地今之梁國市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都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據時驗之是宋之封城東至泗濱西至孟豬也微子為商之後得行殷之禮樂明是商頌皆在宋矣於後不具明是政衰而失

詩經

卷三十四 商頌

六

之那序云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是散亡商之禮樂也史記宋世家云微子啟卒弟仲衍立卒子宋公稽立卒子丁公申立卒子潘公共立卒弟煬公熙立潘公子鮒祀殺煬公而自立是為厲公卒子釐公舉立卒子惠公釐立卒子哀公立卒子戴公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除二及餘八君是微子之後七世至戴公也世家又云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考其年宣王以戴公十八年崩是戴公當宣王時也正考父為首魯語文也韋昭云名頌頌之美者然則言校者宋之禮樂雖則亡散猶有此詩之本考父恐其舛謬故就太師校之也王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大三統夏之篇章既以泯莽唯有商頌而已孔子既錄魯頌同之二王之後乃復取商頌列之以備三頌者為後王之義使後人監視三代之成法其法莫大於是言聖人之有深意也巡守之陳詩者以觀民之好惡示有刺責則貶黜之今不陳其詩示無貶黜客之義亦既示無貶黜不陳惡詩雖有其美者亦不得復採故所以無宋詩也示無貶黜者示法而已其有大罪亦當如魯譜所云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不得全無貶黜故春秋之時祀為伯爵是其為時王所黜也以周用六代之樂樂章固當有之故得有商頌也然則自夏以上周人亦有其樂而得無其詩者或本自不作或有而滅亡故也此商頌五篇自是商世之書由宋而後得有故鄭為譜因商而又序宋也

商頌四之五

集傳契為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

湯有天下其後三宗迭興安成劉氏曰湯後九世至大戊

而商道復興廟號中宗大戊後十三世至武

丁商道復興廟號高宗武丁再傳而至祖

甲所謂三宗迭興也蓋商人宗之皆為百

世不遷之廟故周公作無逸歷舉言之但

祖甲親盡之際適以國及紂無道為武王

所滅封其庶兄微子啟於宋脩其禮樂以

奉商後其地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

盟諸之野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失

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甫得商頌十二

篇於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

而又亡其七篇然其存者亦多闕文疑義

今不敢強通也問商頌恐是宋作朱子曰

考安有莫敢不來享等事又問恐是宋人

作之追述往事以祀其先王若是商時所

作商尚質不應商頌反多於周頌曰商頌

雖多如周頌覺得文勢自別周頌雖簡文

自平易商頌自是與

古非宋人所能作

商都亳宋都商丘皆

詩經

卷三十四 商頌

七

在今應天府亳州界

那之什詁訓傳第三十一

序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

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太師以那

為首

箋禮樂廢壞者君怠慢于為政不修祭祀朝

聘養賢待賓之事有司忘其禮之儀制樂師

失其聲之曲折由是散亡也自正考甫至孔

詩經

卷三十四 商頌

八

子之時又無七篇矣正考甫孔子之先也其

祖弗甫何以有宋而授厲公

釋文

正考父音甫本亦作甫大音泰後大甲大古大戊大祖皆放此

疏

殷本紀云主癸生天乙是為成湯案中候

以湯之名為天乙也則成湯非復名也周書

則自殷以上未有諡法蓋生為其號死因為

諡耳諡法安民立政曰成除殘去虐曰湯蓋

以天乙有此行故號曰成湯也長發又呼湯

為武王者以其伐紂革命成就武功故以武

名之非其號諡也國語云校商之名頌十二

篇此云得商頌十二篇謂於周之太師校定

詩經

卷三十四

九

真偽是從太師而得之也。言得之太師以那為首。則太師先以那為首矣。且殷之創基。成湯為首。那序云。祀成湯。明知無先那者。故知太師以那為首也。經之所陳。皆是祀湯之事。毛以終篇。皆論湯之生存所行之事。鄭以秦鼓以下。言湯孫太甲祭湯之時。有此美事。亦是祀湯而有此事。故序總云。祀成湯也。知孔子之時。七篇已亡者。以其考甫校之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則非煩重蕪穢。不是可棄者也。而子夏作序。已無七篇。明是孔子之前已亡滅也。世本云。宋濬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正考甫生孔父嘉。為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為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為華氏所偁。奔魯。為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則正考甫是孔子七世之祖也。其祖弗甫。何以有宋而授厲公。昭七年左傳文也。服虔云。弗父何。宋濬公世子。厲公之兄。以有宋。言濬公之適嗣。當有宋國。而讓與弟厲公也。宋世家稱厲公殺湯公。而自立。傳言弗父何授之者。何是濬公世子。父卒當立。而湯公篡之。蓋厲公既殺湯公。將立弗父何。而何讓與厲公也。

倚與那與。置我執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執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數。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憚。自古在昔。先民有作。

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詩經

卷三十四

十

傳。倚。歎辭。那。多也。執鼓。樂之所成也。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衍。樂也。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假。大也。嘒嘒。然和也。平。正平也。依。倚也。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周尚臭。殷尚聲。於赫湯孫。盛矣。湯為人子孫也。大鐘曰庸。數。數然盛也。奕奕。然閑也。夷。說也。先王稱之曰。在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有作。有所作也。恪。敬也。

箋。置。讀曰植。執鼓者。為楹貫而樹之。美成湯受命伐桀。定天下而作濩樂。故歎之多。其改夏之制。乃始植我殷家之樂。執與鼓也。執雖不植。貫而播之。亦植之類。奏鼓。堂下之樂也。烈祖。湯也。湯孫。太甲也。假。升。綏。安也。以金奏。堂下諸縣。其聲和大。簡簡。然以樂我功烈之祖成湯。湯孫太甲又奏升堂之樂。絃歌之。乃

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之謂思成聲。玉磬也，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乎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平也。玉磬尊，故異言之。穆穆美也，於盛矣。湯孫呼太甲也，此樂之美其鐘鼓則數數然有次序，其于舞又閑習。嘉謂二王後及諸侯來助祭者，我客之來助祭者亦不說釋乎。言悅懌也。乃大古而有此助祭之禮，非專于今也。其禮儀溫溫然恭敬，執事薦饌則又敬也。顧猶念也，將猶扶助也。嘉客念殷家有助祭之事而來者，乃太甲之扶助也。序助者之來意也。

釋文：鄭於宜反，與音余，置毛如字。殷人置鼓也，於音鳥，庸如字，時職反，又音值，執音桃，小鼓也。數與釋並音亦，釋字又作鐻，大鍾也。疏：毛以為猗與湯之功亦甚多，而能制作護此執鼓，其聲簡簡然和大，以樂我烈祖，既以樂祭祖，而德當神明，故更述湯功，美其奏樂言湯能為天子孫奏此大樂，以祭鬼神，故得降福安我，所思而得成也。謂萬福來宜，天下和平也。又述祭時之樂，其執鼓之聲淵淵而和也。時雖然而清烈者，是其管籥之聲，淵淵而之音，既以和諧，且復齊平，不相奪倫，又依我玉磬之聲，與之和合，於乎赫然盛矣者，乃湯之為人子孫也。穆穆然而美者，其樂之音聲鏘鏘有數數然，而盛焉，舞有奕然而閑習，於此之時，我有嘉客助祭，豈亦不夷懌乎。從上古在於昔代，先正之民有作此助祭之禮，此嘉客依禮來助祭，其儀溫溫然而恭敬，早朝嚮夕在於賓位，其執事薦饌，則有恭敬，此嘉賓所以來，須念我此蒸嘗之時，祭者正以湯為人之子孫，亦有顯大之德所致也。以湯能制作禮樂，善為子孫，嘉客助祭，鬼神降福，故陳其功德以歌頌之也。鄭以奏鼓以下皆述湯孫祭湯之事，烈祖正謂成湯，是殷家有功烈之祖也。湯孫泰假謂太甲，泰升堂之樂，綴我思成，謂神明來格，安我所思得成也。於赫湯孫，美太甲之盛，顧予烝嘗，謂嘉客念太甲之祭，湯孫之將，言來為扶助太甲，唯此為異，其文義畧同。齊風猗嗟共文是猗為數也。禮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是樂之所成在於鼓也。執則鼓之小者，王制曰：天

詩經

卷三十四

十三

子賜諸侯樂則以視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視將之。注云：視，執也。皆所以節樂。是樂成亦由執也。夏后氏足鼓以下皆明堂位文。所異者唯彼置作機，傳係此經而改之矣。金縢云：植璧秉圭。注云：植，古置字。故置讀曰植。此云植我執鼓，明堂位作機鼓，故知植執鼓者為機。貫而樹之，此述成湯之功而云植我執鼓，多其改夏之制。始植我殷家之鼓也。呂氏春秋仲夏紀云：殷湯即位，夏為無道，暴虐萬民，湯於是率六州以討桀之罪，乃命伊尹作為大漢歌晨露脩九招六列以見其善。高誘註云：大漢，晨露，脩九招六列，皆樂名。蓋大漢之樂，別曲名也。執雖不植，以木貫而播之，亦植之類。故與鼓同言植也。烈祖，湯之前有功烈者，契、冥、相、土之屬也。王肅云：湯之為人子孫，能奏其大樂以安我思之所成，謂萬福來宜。

天下和平，禮設樂懸之位，皆鍾鼓在庭，故知奏鼓堂下樂也。以序稱祀成湯，則經之所陳，是祀湯之事，不宜為湯之祀祖。故易傳以烈祖為湯，下篇烈祖既是成湯，則知此亦成湯也。殷本紀：湯生太丁，太丁生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奏者，作樂之名。假又正訓為升，故易傳以奏假為奏升堂之樂。對鼓在堂下，故言奏升堂之樂。樂之初作，皆擊鍾奏之。經雖言鼓而鍾亦在焉。故云以金奏堂下諸懸也。琴瑟在堂，故知奏升堂之樂。謂絃歌之聲也。所引禮記祭義文也。致思之深，想若聞見，視其有所成，故引以證之也。齊三日乃見其未至，於深恩而及此五事也。祭之日，所以得有出戶而聽者，彼注云：周旋出戶，謂設薦時也。無尸者，闔戶若食間則有出戶而聽之。

詩經

卷三十四

十四

古之祭者，莫不以孫行者為尸，而得有無尸者，士虞記云：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注云：無尸謂無孫列可使者也。傳意亦以磬為玉磬，聘義說玉之德云：其聲清越以長，是玉聲必清。秋天是萬物成就之時，其律呂數短聲調皆清。故楚辭宋玉云：秋之為氣也，天高而氣清，祭祀之禮有食有樂，此詩美成湯之祭先祖，不言酒食，唯論聲樂，由其殷人尚聲，故解之。鐘鼓磬管，同為樂器，磬非樂之主，而云鼓管和平，來依磬聲，明此異於常磬。非石磬也。臯陶謨云：戛擊鳴球，謂玉磬也。成二年左傳：齊人賂晉以玉磬，是古人以玉為磬也。王制：祭統皆云：春禘夏禘，秋嘗冬烝，注以為夏殷祭名，是烝嘗為時祭，故云念我殷家有時祭之事而來也。若然，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故春禘而秋嘗，注禘當為禘，字之誤也。王制云：春禘夏禘，鄭引王制夏殷以正，特牲之文，則特牲所云食嘗無樂，是夏殷禮矣。此云烝嘗，則是秋冬之祭，而上句盛陳聲樂者，此經所陳。總論四時之祭，非獨為秋冬發文，直取烝嘗之言為韻耳。縱使嘗實無樂，而禘禘有之，故得言其聲樂也。且禮文殘缺，鄭以異於周法者，即便推為夏殷，未必食嘗無樂，非夏禮也。箋以湯孫為太甲，故言太甲之扶助，傳以湯為人之子孫，則將當訓為大，不得與鄭同也。王肅云：言嘉客顧我，烝嘗而來者，乃湯為人子孫顯大之所致也。

集傳賦也，猗歎詞，那多置陳也，簡簡和大也，衍樂也，烈祖湯也，記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

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卽此是也。舊說以此爲祀成湯之樂也。湯孫，主祀之時王也。假，與格同。言奏樂以格于祖考也。綏，安也。思成未詳。鄭氏曰：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

詩經

卷三十四 那

十五

戶而聽，愴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之謂思成。蘇氏曰：其所見聞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此二說近是。蓋齊而思之，祭而如有見聞，則成此人矣。鄭注頗有脫誤。今正之。淵淵，深遠也。嘒嘒，清亮也。磬，玉磬也。堂上升歌之樂，非石磬也。穆穆，美也。庸，鏞通。敷敷，然盛也。奕奕，然有次序也。蓋上文言執鼓管簫作於堂下，其聲候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於此則

九獻之後，鐘鼓交作。萬舞陳於庭，而祀事畢矣。嘉客先代之後，來助祭者也。夷，悅也。亦不夷，懌乎。言皆悅懌也。恪，敬也。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忘也。閔馬父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將奉也。言湯其尚顧我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致其丁寧之意，庶幾其顧之也。

詩經

卷三十四 那

十五

安成劉氏曰：凡聲屬陽，故曰樂。田陽來商人祭祀尚聲，所以先求諸陽者也。張子曰：玉磬，聲之最和平者，可以養心，其聲一定，始終如一，無陸殺也。濮氏曰：周人之樂，執籥秉翟者，文舞也。朱干玉戚者，武舞也。萬舞，二舞之總也。故鄉風有公庭萬舞。魯頌有萬舞洋洋。春秋楚子元有振萬。蓋時王樂也。諸侯卿大夫士所得同用之。特自八以下，脩數有差等耳。今言萬舞有奕，正謂文武迭用而有序，豈天下未爲周而是舞之名已見於前代乎。

那一章二十二句

集傳閔馬父曰：正考甫校商之名頌，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云云，卽此詩也。

序烈祖祀中宗也。

箋中宗殷王大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爲中宗。

疏經稱成湯王有天下。中宗承而興之。諸侯助祭。神明降福。皆是祀時之事。故言祀以總之。案殷本紀云。湯生太丁。太丁生太甲。崩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是太戊爲湯之玄孫也。本紀又云。太戊立。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脩德。太戊從之。而祥桑穀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是表顯立號之事也。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不毀其廟。故異義

詩經

卷三十四 烈祖

十上

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興。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發。明亦以爲不毀也。則非徒六廟而已。鄭言殷六廟者。據其正者而言也。禮稽命徵曰。殷五廟。至於子孫。六注云。契爲始祖。湯爲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是此六者。決定不毀。故鄭據之以爲殷立六廟。至於中興之主。有德則宗。宗既無常。數亦不定。故鄭不數二宗之廟也。朱子辨說詳此。詩未見其爲祀中宗。而末言湯孫。則亦祭成湯之詩耳。序但不欲連篇重出。又以中宗商之賢君。不欲遺之耳。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

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美。既戒既平。醴假無言。

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軼錯衡。八鸞

鶴鶴。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

穰。來假來享。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傳秩常申。重酤酒賚。賜也戒至。饜總假大也。

總大無言無爭也。八鸞鶴鶴。言文德之有聲也。假大也。

詩經

卷三十四 烈祖

十上

箋祐。福也。賚。讀如往來之來。嗟嗟乎我功烈之祖成湯。既有此王天下之常福。天又重賜之以無竟界之期。其福乃及女之此所。女。女中宗也。言承湯之業。能興之也。既載清酒于尊。酌以裸獻。而神靈來至。我致齊之所思。則用成。重言嗟嗟。美歎之聲。和美者。五味調。腥熟得節。食之于人性安和。喻諸侯有和順之德也。我既裸獻。神靈來至。亦復由有和順之

諸侯來助祭也。其在廟中。既恭肅敬戒矣。既齊立乎列矣。至于設薦進俎。又總升堂而齊。一皆服其職。勸其職。寂然無言語者。無爭訟者。此由其心平性和。神靈用之。故安我以壽考之福。歸美焉。約軹。轂飾也。鸞在轅。四馬則八鸞。假升也。享。獻也。將。猶助也。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金飾錯衡之車。駕四馬。其鸞。鸞。然和言車服之得其正也。以此來朝。升堂獻其國之所有于我。受政教。至祭祀。又溥助我。言得萬國之歡心也。天于是下平安之福。使年豐。享。謂獻酒使神享之也。諸侯助祭者。來升堂。來獻酒。神靈又下與我久長之福也。此祭中宗。諸侯來助之。所言湯孫之將者。中宗之享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

釋文

綴音受。安也。鶴七羊反。本又作。錯。假言格。鄭云升也。王云至也。

疏

毛以爲中宗崩後子孫祖之中宗之有天下。乃由成湯創業。故言嗟嗟乎我功烈之。

祖成湯也。有常者。是此王天下之福。天又重賜我商家。以无疆境之期。故得及爾中宗。以此處所也。中宗既有此業。故今祀之。既載清酒於樽。神明賜我思成。亦謂萬福來宜。天下和平也。其祭之時。非直羣臣而已。亦有和羹也。羹者五味調和。以喻諸侯有和順之德。此和順諸侯來在廟中。既肅敬而戒至矣。既齊立於列位矣。莫不總集大衆。而能寂然無言語者。於時凡在廟中。無有爭訟者。以此故神靈安我。孝子以眉壽。黃耆無疆也。既言在廟助祭。又本其初來之時。所乘之車。以朱篆約軹。以綵飾錯衡。八鸞之聲。則鏘鏘然。以其大禮而來。以獻國之所有。於我殷王。受其政教之命。至祭祀之時。又溥來助祭。由此得萬國之歡心。故從天下平安之福。豐年穰穰然也。既言天使之福。又說神降之福。中宗之神來至其坐矣。來享其祭矣。乃下與大福。無有疆境也。又言諸侯所以來。故念我此烝嘗之時。祭者。乃由湯善爲人子孫。亦顯大之所致也。此祭中宗。而引湯善爲子孫者。以湯是商家王業之所起。故歸功於湯。鄭以資我思成。謂神靈來至。我孝子所思得成也。釁假無言。謂總集升堂。皆無言語也。以假以享。謂來朝升堂。獻國之所有也。來假。謂諸侯來升堂獻酒。來釁。謂神來飲饗之。湯孫之將。正謂此持設祭之君。諸侯來扶助之。然則此時祭者。當是中宗子孫。而云湯孫者。中宗之釁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雖中宗子孫。亦是湯遠孫。故亦得言湯孫也。唯此爲異。其文義畧同。箋以思成者。齊之所思成也。思之得成。由神明來格。故知資讀如往來之來。汝此所言中宗承湯之業。能中興之。故陳湯有常福。以及

中宗也。酒者，裸獻所用。案禮言周法裸用鬯，殷禮雖則不明，其裸亦應用鬯，而云用酒，以裸獻者，鬯也。釀秬為酒，築鬱金、草和之而已。總而言之，亦是酒也。言戒至者，謂恭肅敬戒而至，非訓戒為至也。禮總古今字之異也。總大無言無爭者，以諸侯大衆總集，或有言語忿爭，故云無言無爭。美其能心平性和也。昭公二十年左傳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故曰亦有和美，既戒且平。驥假無言，時靡有爭，彼引此和美，證君臣之和。則知以和美為喻，非實美也。在車之飾，非直鸞和，而獨言鸞聲，故云言文德之有聲也。有聲，謂此助祭諸侯有文德，有聲聞，故作者因事見義，舉其鸞聲以顯之。軋者，長轂之

訓諸侯之朝，必升堂授玉。故易傳以假為木，朝升堂也。朝必獻國所有，故言以享也。既行朝禮，後乃助祭，故云至祭祀。又薄助，我言其得萬國之歡心也。箋以說祭之事而云來享，故知是獻酒使神享之也。獻酒必升堂，故知來假謂來升堂獻酒也。傳於上下假皆不訓為升，則此亦不得與鄭同也。王肅云：「祖考來至來享嘉薦，然則音為格，故訓為至也。」集傳賦也。烈祖，湯也。秩，常申重也。爾，王祭之君。蓋自歌者指之也。斯所猶言此處也。此亦祀成湯之樂，言嗟嗟烈祖，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是以及於爾今王之所而脩其祭祀，如下所云也。酤，酒，賓與也。思成義見上篇。和美味之調節也。戒，夙戒也。平，猶和也。儀禮於祭祀燕享之始，每言羹定。蓋以羹熟為節，然後行禮。定，即戒平之謂也。饔，中庸作奏，正與上篇義同。蓋古聲奏族相近，族聲轉平而為饔耳。無言無爭，肅敬而齊一也。言其載清酤而既與我以思成矣。及進和羹而肅敬之至，則又安我以眉壽黃耇之福也。

約軼錯衡、八鸞見采芑篇、鶴見載見篇、言助祭之諸侯、乘是車以假以享于祖宗之廟也、溥廣將大也、穰穰多也、言我受命既廣大、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使得以祭也、假之而祖考來假、享之而祖考來饗、則降福無疆矣、說見前篇、

詩經

卷三十四

三

安成劉氏曰、頌詩所以美盛德、告成功、而皆自歌工以導達主祭者之意也、歌工自己身而指主祭者、則曰爾、自先祖之身而指主祭者、則曰湯、孫、自玉祭者之身而言、則曰我、曰予、立言雖殊、所指之人則一、如上篇所稱亦然也、又如周頌雖詩既稱天子、則固自歌工之身而指主祭者矣、下文又稱孝子、亦若此詩稱湯孫也、又稱子、稱我、亦若此詩稱予我也、豐城朱氏曰、酒之清者、方載而在樽、則未獻之時也、而烈祖之神已與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言應之疾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廬陵彭氏曰、上篇言執鼓管籥與執競之頌意同、此篇言清酌和羹而不詳於樂、則與那執競異也、慶源輔氏曰、那與烈祖皆祀成湯之祭、然那詩則專言樂聲、至烈祖則及夫酒饌焉、商人尚聲、豈始作樂之時則歌那、既祭而

後歌烈祖、歟、大抵商頌簡古、難看、辭斷而意續、熟讀自見、

序玄鳥祀高宗也

箋祀當為禘、禘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中宗、玄孫之孫也、有雉雉之異、又懼而脩德、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為高宗云、崩而始合祭于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于其廟、而後禘祭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群廟、自此之後、五年而載殷祭、一禘一禘、春秋謂之

詩經

卷三十四

玄鳥

大事

釋文

玄鳥、燕也、一名貌音乙、祀、毛上如字、鄭作禘、又反、契、又作歲、三年喪畢之祭也、雉、古豆反、復、扶又反、契、又作歲、古字也、案此序一注舊有兩本、前禘後禘是前本、禘夾一禘是後本、

也、

疏

鄭以祀為禘、毛無破字之理、未必以此為禘、或與殷武同為禘、但所述之事、自有廣狹耳、箋以經述玄鳥生商、及成湯受命、若是四時常祀、不應遠頌上祖、殷武與此皆云祀殷武、所陳高宗身事而已、則知此與彼殊宜當為禘也、案殷本紀太戊生仲丁、及外壬、及河、重甲、重甲生祖乙、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陽甲、及盤庚、及小辛、及小乙、

詩經

卷三十四

玄鳥

五

小乙生武丁，是武丁為太戊玄孫之孫，書序云：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作高宗彤日。殷本紀稱：武丁見雉升鼎耳，懼而脩政，行德，天下咸懼，殷道復興。立其廟為高宗，喪服四制，說高宗之德云：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高而宗之，故謂之高宗。禮三年喪畢，祭於太祖之廟，以新崩之主序於昭穆。此高宗崩喪畢之後，新與群廟之主，皆合祭於契之廟，故詩人因此祭祭之後，乃述序其事而歌作詩焉。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祫，百王通義，則殷之祫祭三年一為，而必知此崩，而始祫者，以序云祫高宗也。若是三年常祫，則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使偏及先祖，不獨主於高宗。今序言祫高宗，明是為高宗而作祫，故知是崩後初祫於契之廟也。大宗伯及王制之注，皆云：

詩經

卷三十四

玄鳥

五

故譏焉。魯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冬十二月薨，文二年秋八月祫，僖薨至此而除間有閏，積二十一月，從閏除喪，不禋，故明月即祫。經云：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僖公之服，亦少四月，不刺者，有恩也。魯文公以其十六年春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祫，明年春祫，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與僖為之同。六年祫，故八年祫。經曰：夏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說者以為有事，謂祫為仲遂卒，張本。故畧之，言有事耳。魯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夏五月，公不得志，八月歸，公會劉子及諸侯於平丘，公不得志，八月歸，不及祫。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歸，乃祫。故十五年春，乃祫。經曰：三月癸酉，有事於武宮，傳曰：祫於武公，及二十五年傳，將祫於襄公，此則十八年祫。二十年祫，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

言吉則是未應從吉故知明當異歲也且五年而再殷祭乃是公羊傳文後禘去前禘當在三年矣舊也宜也皆八年有禘明知前禘當禘宜在三年是其與禘當異歲也故此箋及禮注皆爲定解又作志以明之如志之言五年再殷祭先禘後禘而此云一禘一祫先言禘者恐其文便無義例也春秋謂之大事指謂文二年祫祭之事耳其禘則春秋或謂之禘或云有事皆不言大事舊宣八年之經是也此箋或云古者君喪三年喪畢禘於其廟而後祫於太祖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其文誤也

朱子辨說詩有武丁孫子之句故序得以據雖未必然然必是商宗以後之詩矣

詩經

卷三十四

玄鳥

主

臨川王氏曰祀高宗而上頌其祖下稱其孫子蓋上有以紹其祖下有以貽其子孫是乃高宗之功美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糇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傳玄鳥。鳥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娥氏

女簡狄配高辛氏之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禘

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

芒芒大貌。正長域有也。九有九州也。武丁高

宗也。勝任也。畿疆也。景大員均何任也。

箋降下也。天使妃下而生商者謂妃遺卵。娥

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爲堯司徒有功封

商。堯知其後將興。又錫其姓焉。自契至湯八

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芒芒

然湯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天意古帝天

也。天帝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湯使之長有邦

域爲政于天下。方命其君謂徧告諸侯也。湯

有是德。故覆有九州爲之王也。后君也。商之

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者。在高宗之孫

子。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明也。交龍爲旂。糇

黍稷也。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于天下

詩經

卷三十四

玄鳥

主

詩經

卷十

玄鳥

詩經

卷十

玄鳥

詩經

者無所不勝服。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奉承黍稷而進之者。亦言得諸侯之歡心。十乘者。二王後八州之大國止。猶居也。肇當作兆。王畿千里之內。其民居安。乃後兆域正天下之經界。言其為政自內及外。假至也。祁祁衆多也。員古文作云。河之言何也。天下既蒙王之政令。皆得其所。而來朝觀貢獻。其至也。祁祁然衆多。其所貢于殷大至。所云維言何乎。負天之多福。言殷王之受命。皆其宜也。百祿是何。謂當擔

釋文

賦。夙忠反。契母之本國名。勝。毛音升。鄭式證反。稽。尺志反。韓詩云。大祭也。祁。巨移反。或上之。尺之。二反。員。毛音圓。鄭音云。河王以爲河水。本或作何。何音河。河可反。本亦作苛。音同。鄭云。擔負也。下篇何天同。

疏

毛以爲言上天命此玄鳥。使下而生此商。國故契之子孫得居此殷土。其國境廣大。芒芒然古之天帝。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湯。令長有彼四方之國。天既命成湯爲長。又令四方歸之。方方命其諸侯之君。使歸成湯。故得同有此九州之民也。成湯既受天命。子孫又

能循之。商之先君受天之命。年世延長。所以不至危始者。在此高宗武丁。善爲人之孫子也。此武丁爲人之子孫。能行其先祖武德之王道。威德盛大。無所不勝。故於此祀高宗也。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來助殷祭。於祭之時。有大黍稷之食。此諸侯於是奉承而進之。高宗前世殷政衰微。又述高宗能興之狀。殷之邦畿之內。地方千里。維是民之所安止矣。然後始有彼四海。言高宗爲政。先安畿內之民。後安四海之國。以爲已有。故四海諸侯莫不來至。其來至也。祁祁然衆多。此衆多諸侯其辭皆云。殷王之政。甚大均矣。維如何之。謂物然。言其無不霑及也。成湯既受天命。子孫克循其道。則殷之受命。皆得其宜。故百衆福祿於是宜。擔負之。高宗與殷之道。能爲四海所慶。故因其祀也。述而歌之。鄭以爲簡狄吞

襄四年左傳稱芒芒禹迹畫為九州是芒芒為大貌也鄭以中候契握云玄鳥翔水遺卵流城簡春之生契封商殷本紀云簡狄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此二文及諸緯候言吞卵生契者多矣故鄭據之書序云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又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於湯言居亳於盤庚言亳殷則殷是亳地之小別名故知湯是亳之殷地而受命之也自契至湯八遷者皇甫謐云史失其傳故不得詳是八遷地名不可知也其亳地在河洛之間書序注云今屬河南偃師地理志河南郡有偃師縣有尸鄉殷湯所都皇甫謐云學者咸以為亳在河洛之間今河南偃師西二十里有尸鄉亭是也謐考之事實失其正也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為鄰案地理志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是也湯地七十里耳葛伯不祀湯使亳衆為之耕有童子餉食葛伯奪而殺之古文仲虺之誥曰湯征自葛始計寧陵去偃師八百里而使亳衆為耕有童子餉食非其理也今梁國自有二亳也南亳在穀熟之地北亳在蒙地非偃師也書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即偃師是也然則殷有三亳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穀熟為南亳即湯都也蒙為北亳即景亳是湯所受命也偃師為西亳即盤庚所徙者也立政之篇曰三亳阪尹是也如謐之言非無理矣鄭必以亳為尸鄉者以地理志言尸鄉為殷湯所都是舊說為然故從之也且中候雒子命云天乙在亳東觀在洛若亳在梁國則居於洛東不得東觀於洛也所言三亳阪尹謂其尹在阪謐之所言三亳其地非皆有阪故立政注云三亳者湯舊都之民分為三

邑其長居險故云阪尹蓋東成阜南嶺嶺西降谷也是鄭以三亳為分亳民於三處有亳地也杜預以景亳為周地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說即偃師也漢書音義曰臣瓚案湯居亳今濟陰薄縣是也今薄有湯冢已氏有伊尹冢皆相近又以亳為濟陰薄縣以其經無正文故各為異說地名變易難得而詳也域有者言封城之內皆為已有非訓域為有也言奄有九有是同有天下之辭言分天下以為九分皆為已有故知九有九州也傳於奄字皆訓為同王肅云同有九州之貢賦也尚書緯云曰若稽古帝堯稽同也古天君謂於四方之國故得稱天為古帝也方命其言湯有是德天道遠矣非與人道言云徧告之者正謂授湯聖德令之所征無敵使諸侯徧聞是徧告之也王肅云殷質以名篇商之先君成湯受天命所以不危殆者在武丁之為人孫子也毛以為湯孫湯為人子孫則此亦當如肅言也殷禮無可案據若以周法言之則謂諸侯乘墨車建龍旂入天子之門至祭時奉黍稷之饌以助祭也觀禮曰侯氏禋冕乘墨車載龍旂孤獨乃朝注云墨車大夫制也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與王同交龍為旂諸侯所建是入天子之門乘墨車也其在道路則隨其尊卑故觀禮記云徧駕不入王門注云在傍與已同曰徧駕同姓金輅異姓象輅四衛華輅蕃國木輅駕之與王同謂之徧駕不入王門者乘墨車以朝徧駕之車舍於館矣是未入於王門駕不入王門者則所駕之車隨其尊卑其建龍旂則終始同也八州大國謂州牧也諸侯當以

服數來朝而得十乘並至者舉其有十乘耳未必同時至也或者王不巡守之歲則諸侯並時來朝四時更來則年之間而十乘俱至也畿者爲之畿限疆畔故爲疆也毛無破字之理則聲當訓爲始王肅云殷道衰四夷來侵至高宗然後始復以四海爲境域也箋以聲域共文當謂界域管兆故轉聲爲兆先安畿內後正四海言其自內及外也員者周匝之言故爲均也荷者任負之義故爲任也傳解維河之義既以景員爲大均則維河者當謂政教大均如河之潤物然言其潤無所不及也轉員爲云河爲何者以頻并既醉言維何者皆是設問之辭則此言維何當與彼同也維何既是問辭則大員是諸侯大至口之所云不得爲大均之義且古文云員字同故易傳也

詩經

卷三十四

玄鳥

王

集傳賦也玄鳥貺也春分玄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娥氏女簡狄祈于郊禱貺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後世遂爲有商氏以有天下事見史記宅居也殷地名芒芒大貌古猶昔也帝上帝也武湯以其有武德號之也正治也域封境也此亦祭祀宗廟之樂而追敘商人之所由生以及其有天下之初也方命厥后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也九有九州也武丁

高宗也言商人先后受天命不危殆故今武丁孫子猶賴其福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也龍旂諸侯所建交龍之旂也大糒黍稷也承奉也言武丁孫子今襲湯號者其武無所不勝於是諸侯無不奉黍稷以來助祭也止居肇開也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也假與格同祁祁衆多貌景員維河之義未詳或曰景山名商所都也見殷武卒章春秋傳亦曰商湯有景亳之命是也員與下篇幅隕義同蓋言周也河大河也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何任也春秋傳作荷

詩經

卷三十四

玄鳥

王

曹氏曰書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長發曰武王載旂有虔秉鉞湯曰吾甚武自號曰武王故此稱爲武湯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序長發大禘也。

箋六禘郊祭天也。禮祀王者祭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

疏禘者祭天之名。謂殷王高宗之時。以正歲之正月。祭其所感之帝於南郊。詩人因其祭也。而歌此詩焉。經陳洪水之時。已有將王之兆。玄王政教大行。相士威服海外。至於成湯。受天明命。誅除元惡。王有天下。又得賢臣為之輔佐。此皆天之所祐。故歌詠天德。因此大禘而為頌。故言大禘以總之。王肅以大禘為殷祭。謂禘祭宗廟。非祭天也。毛氏既無明訓。未知意與誰同。祭法云。殷人禘嘗而郊。實注云。禘謂冬至祭天於圓丘。則圓丘之祭名為禘也。又王制及祭統言春禘夏禘。秋嘗冬烝。注云。蓋夏殷制。則殷之夏祭宗廟。亦名冬烝。注云。蓋夏殷制。則殷之夏祭宗廟。亦名冬烝。

詩經

卷三十四

長發

手五

禘也。又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為禮識云。殷之五年。殷祭亦名禘也。然則祭之名禘者多矣。而知此大禘為郊祭天者。以冬至為祭。乃是天皇帝之神。為郊尊者也。為萬物之所宗。人神之所主。非於別代異姓。曲有感動。經稱帝立子生商。謂感生之帝。非天皇帝也。且周頌所詠。靡神不舉。皆無圓丘之祭。殷人何獨捨其感生之帝。而遠述昊天上帝乎。時祭所及。親廟與太祖而已。而此經歷言玄王相土。非時祭所及。又非宗廟夏禘也。五年殷禘。鄭以為各就其廟。今上述商國所興之由。歷更前世有功之祖。非是各就其廟之言。以此又知非五年殷祭之禘也。祭天南郊。亦名為禘。故引禮記以證之。大傳注云。凡大祭曰禘。自由也。祭其先祖。所由主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

詩經

卷三十四

長發

手六

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黑招拒。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謂汎配五帝也。如彼注。則殷人之祖。出於汁光紀。故以正歲正月於郊。禘而祭之。故此序謂之太禘也。易緯稱。王王之郊。一用夏正。故知郊天皆用正歲正月也。鄭志。趙商問。此云。祭法。殷人禘嘗而郊。冥又喪服。小記。及大傳。皆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皆以為祭天皇帝。以魯配之。然則此詩之禘。亦宜以為圓丘之祭。答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則以祖配其祖。從出之明文也。云。注皆以為祭天皇帝。詩之大禘。宜為圓丘之祭。探意太過。得無誣乎。禘者。祭名。天人共云。是鄭解此禘為郊天之事也。小記大傳言禘祖之所自出者。注皆以為郊所感之帝。而商云。祭天皇帝。大帝。故云。得無誣乎。祭法稱。殷人禘嘗而郊。冥此若郊天。當以冥配。而不言冥者。此因祭天。歌詠天德。言其能降靈氣。祐殷興耳。其意不述祭時之事。不美所配之人。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亦是南郊之祭。而辭不及稷也。馬昭云。長發大禘者。宋為殷後。郊祭天。以契配。不郊冥者。異於先王。故其詩詠契之德。宋無圓丘之禮。唯以郊為大祭。且欲別之於夏禘。故云。大禘此說非也。何則。名曰商頌。是商世之頌。非宋人之詩也。商非宋詩。而樂記云。溫良而能斷者。宜歌商。注云。商宋詩者。以宋承商後。得歌商頌。非謂宋人作之也。朱子辨說。疑見本篇。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員既長。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

傳濬深洪大也。諸夏爲外。幅廣也。幅均也。有娥契母也。將大也。契生商也。

箋長猶久也。幅當作圓。圓謂周也。深知乎維商家之德也。久發見其禎祥矣。乃用洪水禹敷下土。正四方。定諸夏。廣大其竟界之時。始有王天下之萌兆。歷虞夏之世。故爲久也。帝。

詩經

卷十

長發

主

黑帝也。禹敷下土之時。有娥氏之國。亦始廣大有女簡狄。吞黿卵而生契。堯封之于商。後湯王因以爲天下號。故云帝立子生商。

釋文

濬音峻。愬音哲。字或作哲。芒音亡。依韻音忙。隕音圓。徐于貧反。圖音還。又音圓。

王知音智。王天下于況反。下湯王言王之德皆同。

疏毛以爲有深智者。維我商家之德也。久發見其禎祥矣。往者唐堯之末。有大水芒芒。然有大禹者。敷廣下土。以正四方。京師之外。大國於是畫其疆境。今使中國廣大均平。既已長遠矣。於是時契已佐禹。是其禎祥久見也。又說商興之由。有娥氏之女。方欲長大之。

時天爲之生立其子。而使之生商。謂上天祐契使賢。而生有商國也。鄭以隕爲圓。言中國廣大而圓周也。有娥方將。謂有娥之國。方始廣大。帝憑依簡狄。使之有子。立其子使生商國。其文義畧同。幅如布帛之幅。故爲廣也。王肅云。外諸夏大國也。京師爲內。諸夏爲外。禹敷下土。廣大其境界之時。正謂水害既除。輔成五服之時也。契能佐禹治水。敬敷五教。功被當世。故後嗣克昌。是其王之萌兆也。有娥契母之姓。婦人以姓爲字也。商是水德。黑帝之精。故云黑帝。謂汁光紀也。且以下云玄王。故以黑帝言之。有娥是簡狄國名。因其國實廣大。見簡狄爲大國之女。猶大明之篇言華莘也。

集傳賦也。濬深。哲知長久也。方四方也。外大國建諸侯也。幅猶言邊幅也。隕讀作員。謂周也有娥契之母家也。將大也。言商世世有濬哲之君。其受命之祥。發見也久矣。方禹治洪水。以外大國爲中國之竟。而幅隕廣大之時。有娥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蓋契於是時。始爲舜司徒。掌布五教于四方。而商之受命。實基於此。

詩經

卷十

長發

主

薛谷嚴氏曰。自其直方言之。曰幅。自其周圍言之。曰員。

朱子曰舊說有城國在西周之北恐不應絕
遠如此
史記正義曰有
城當在蒲州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
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傳玄王契也桓大撥治履禮也相土契孫也
烈烈威也

箋承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爲玄王遂猶徧也
發行也玄王廣大其政治始堯封之商爲小

詩經

卷三十四

長發

五十九

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爲大國皆能達其
教令使其民循禮不得踰乃徧省視之教令
則盡行也截整齊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
之業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
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

釋文

撥韓詩作
發發明也

疏上言有城生子此句即言玄王故知玄王
即契也且國語云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
玄王爲契明矣公羊傳云撥亂世謂治亂世
故以撥爲治也以湯有天下而稱王契即

詩經

卷三十四

長發

四

湯之始祖亦以王言之尚書武成云昔先王
后稷國語亦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
不窋韋昭云周之禘祫文武之先不窋故通
謂之王商頌亦以契爲玄王是其爲王之祖
故呼爲王非追號爲王也中候握河紀說堯
云斯封契契皐陶賜姓號是堯封之也考河
命說舜之事云堯賜群臣賞爵有功契契皐
陶益土地是舜益地爲大國也自殷以上大
國百里握河紀注云契契公也公即周禮三
公八命其出封加一等然則堯之封契已應
有百里有功特加褒賜如周之賜魯衛之屬越禮
特賜既賜之後不必止於百里而已率履不
越文承是達之下明民從政化非契身率禮
即是達之驗也截者斬斷之義故爲齊也
相土是昭明之子契之孫也契封商國相土

集傳賦也玄王契也玄者深微之稱或曰以
玄鳥降而生也王者追尊之號桓武撥治達

通也。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宜也。率循履禮，越過發應也。言契能循禮，不過越，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矣。相土契之孫也。截，整齊也。至是而商益大，四方諸侯歸之，截然整齊矣。其後湯以七十里起，豈嘗中衰也與？

廬陵歐陽氏曰：書稱格王，寧王蓋古人往往以美稱加王爾。玄者，深微之稱。老氏言玄之又玄，是也。不必為黑也。

詩經

卷三十四 長發

單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傳至湯與天心齊不遲，言疾也。躋，升也。九圍，九州也。

箋：帝命不違者，天之所以命契之事。世世行之，其德浸大。至於湯而當天心，降下假服，祗敬式用也。湯之下士尊賢甚疾，其聖敬之德日進，然而以其德寬假天下之人，遲遲言急。

于已而緩于人，天命是故愛敬之也。天子是又命之使用事于天下，言王之也。

釋文 此為日齋齋莊也。假，古雅反。鄭云：服也。徐云：毛音格。鄭音：服案王肅訓假為至，格是王音也。注云：鄭箋云：寬假，以此義訓非韓字也。祗，諸時反。

疏 上陳玄王相土論商興所由，此下皆述成湯指言興事。上言帝命，即云湯齊，易稱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此之謂也。傳以此為湯齊，甚分明矣。而孔子閒居注云：詩讀湯齊為湯躋者，言三家詩有讀為躋者也。契无受命之事，而云天命契者，正謂授以上智之性。

詩經

卷三十四 長發

單

使之佐舜有功，建國於商，德垂後裔，是天所以命契之事也。湯以孤聖獨興，父祖未有王迹，而云其德浸大者，以言至於湯齊，又為漸高之勢，故述其意言浸大耳。定本作浸字，其實相土至湯有令聞者，唯其冥勤其官而水死耳，其餘不能漸大也。謂九州為九圍者，盡以九分天下，各為九處，規圓然。假者，假借之義，故為服也。湯為天子而云湯降，故知下者是下士尊賢也。晉維宋公孫固說公子重耳之德，引此詩，乃云降有禮之謂也。是亦以此為下賢也。待士則疾，取下則舒，言其急於已而緩於人也。

集傳 賦也。湯齊之義未詳。蘇氏曰：至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也。降，猶生也。遲遲，久也。祗敬，

式法也。九圍九州也。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於湯。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假于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之以爲法於九州也。

詩經

卷三十四 長發

聖王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綈。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傳。球。玉綴表旒。章也。綈。急也。優優。和也。遒。聚也。

箋。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休。美也。湯既爲天所命。則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玉謂珽也。長三尺。執圭搢珽。以與諸侯會同。結

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繆著焉。擔負天之美譽。爲衆所歸鄉。競逐也。不逐。不與人爭先後。

釋文。球。音求。美玉也。綴。陟劣反。徐又張。衛反。毛云。表也。鄭云。結也。二同。休。虛蚪反。珽。吐頂反。天子玉。笏長三尺。杼上終葵首。長直亮反。繆。所銜反。著。直畧反。鄉。本亦作嚮。許亮反。

疏。毛以爲上言用事九圍。此言用事之實。湯諸侯之表章。能荷負天之美譽。由湯之性行。不爭競。不急躁。不大剛猛。不大柔弱。舉事其得其中。敷陳政教。則優優而和。美以此之故。百祿於是聚而歸之。福祿聚歸。能荷之也。鄭

詩經

卷三十四 長發

聖王

唯下國綴旒。爲異言。湯受二王。與諸侯而會同。諸侯心繫天子。如旌旗之旒。綴著於繆。餘同。禹貢雍州。厥貢球琳。珽珽。是球爲玉之飾也。綴之爲表。其訓未聞。冕之所垂。及旌旗之飾。皆謂之旒。旒者。所以章明貴賤。故爲章也。內則云。衣裳綻裂。紱紕請補綴。是綴爲連結之義也。又襄十六年。公羊云。君若綴旒。然言諸侯反繫屬於大夫也。此言綴旒。文與彼同。明以旌旗爲喻。故易傳以綴猶結也。旒爲旌旗之垂也。秋官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爾雅說旌旗云。練旒九。是旌旗旒者。名爲旒也。小玉大玉。是天子之器。非爲天子不得執用。湯既爲天所命。則得用之。是受之於天。故言受也。考工記。玉人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所服所守。唯此二玉。春

官典瑞云王摺大圭執鎮圭藻五采五就以朝日製禮云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注云此謂會同以春者也引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乘大輅率諸侯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見諸侯由此而言知朝日與諸侯會同俱是執圭摺珽今言受小玉大玉即云爲下國級旒故知執圭摺珽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終結著焉也定本云如旌旗之終旒著焉此言執圭摺珽而玉人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者此謂國外會同彼謂在國受朝也故玉人注云名王曰冒者言其德能覆冒天下也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爲貴是謂在國受朝下諸侯故執冒也

詩經

卷三十四 長發

四十五

集傳賦也小球大球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贊之玉也鄭氏曰小球鎮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也皆天子之所執也下國諸侯也綴猶結也旒旗之垂者也言爲天子而爲諸侯所係屬如旗之終爲旒所綴著也何荷競強綵綴也優優寬裕之意道聚也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龐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難不竦百祿是總

傳共法駿大龐厚龍和也難恐竦懼也

箋共執也小共大共猶所執指小球大球也

駿之言俊也龍當作寵寵榮名之謂不震不

動不可驚憚也

釋文

小共大共毛音恭鄭音拱執也一云毛亦音拱駿莫邦反徐云鄭音武講反是叶拱及龍韻也龍毛如字鄭作寵傳音孚本亦作敷難奴版反竦小勇反總子孔反本又作驪音宗憚丹末反

疏

毛以爲此又言成湯之用事也受小玉之法受大玉之法施之諸侯成諸侯之性行

詩經

卷三十四 長發

四十六

爲下國之大純厚能荷負天之和道也又述湯之陳進其勇不可震不可動不難恐不竦懼所征無敵克平天下百祿於是總聚而歸之故能荷天之和道也鄭以爲此又覆述上章言執此二玉與諸侯會同爲下國作英俊厚德之君能荷負天之榮寵餘同傳讀共爲恭敬之恭故爲法也龐之爲和其訓未聞言小法大法正謂執圭摺珽與諸侯爲法也言爲下國大厚謂成其志性使大純厚也王肅云言湯爲之立法成下國之性使之大厚乃荷任天之和道也箋以此章文類於上玉必以手執之故易傳以爲小拱大拱猶將指亦執故同言拱也大球實指之而言執者侯之所繫屬則知此言駿龐亦是諸侯之言天子故讀駿爲俊言成湯與諸侯作英俊厚

德之君也。又荷天之龍，與上荷天之休，其文相值，殊為美譽。則此豈為榮名，且韻宜為龍之也。

集傳賦也。小共大共駿厖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鄭氏曰：共執也。猶小球大球也。蘇氏曰：共珙通合珙之玉也。傳曰：駿大也。厖厚也。董氏曰：齊詩作駿驪，謂馬也。龍寵也。敷奏其勇，猶言大進其武功也。難恐疎懼也。

詩經

卷二十四 長發

中七

新安胡氏曰：駿驪是喻其有力量能負重致遠之意。下國皆於我乎負載也。駿厖謂馬也。如此則與上章駿驪義相類。皆是譬喻綴旒也。此維德厚者能之上章言喻能來載諸侯也。此維德厚者能之上章言政事。此章言武功。先能自治然後能進其武功也。不震動不難疎，即周禮所謂無武無虞之意。臨大事固不可不懼，然神武不殺者自能不震動不難疎。荷天之休，則脩政事。荷天之龍，則進武功。亦其宜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蘂，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

桀。

傳武王湯也。旆，旗也。虔，固也。曷，害也。苞，本蘂餘也。有韋國者，有顧國者，有昆吾國者。

箋有之言又也。上既美其剛柔得中，勇敢不懼，于是有武功。有王德及建旆與師出伐，又固持其鉞，志在誅有罪也。其威勢如猛火之炎熾，誰敢禦害也。苞，豐也。天豐大先三正之後世，謂居以大國，行天子之禮樂，然而無有

詩經

卷二十四 長發

中八

能以德自遂達于天者。故天下歸鄉湯九州齊一截然。韋，豕韋，彭姓也。顧，昆吾，皆已姓也。三國黨于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

釋文

五葛反。韓詩云：色也。韋，顧二國名也。漢書古今人表作韋鼓，已音紀。又音杞。

疏有武功有王德之成湯，載其旌旗以出征伐，又能固執其鉞，志在誅殺有罪，其威勢嚴猛，如火之炎熾，烈烈然，曾無於我成湯敢害之者。又述成湯得衆之由，克伐既滅，封其支子為王者之後，猶樹木既斬，其根本更有蘂。

詩經

卷三十四

長發

生之條言夏桀與二王之後根本之上有三
種孽餘承籍雖重必無德行莫有能以行申
遂天意者莫能以德自達於天者天下諸國
無所歸依故九州諸侯截然齊整一而歸湯
也九州諸國既盡歸湯雖有韋顧昆吾黨桀
為惡成湯於是恭行天罰韋顧二國既已伐
之又伐昆吾之與夏桀群惡既盡天下廓清
成湯於是乃得真為天子鄭唯以苞為豐
言天豐有三正之餘使為大國而不能遂達
故九州歸湯餘同易稱繫于苞桑謂系本
固以苞為本盤庚云若顧木之有由葉謂本
根已傾更生枝餘故云孽餘也言本有三餘
謂上世受命創基之君為之本當時二王之
後及今夏桀是其餘也其意與箋言三正之
後亦同郊特牲稱王者存二代之後猶尊
賢也尊賢不過二代則是先代有二與今王
為三也三正月謂夏與唐虞也正朔三而改
夏以建寅為正則舜當以建子堯當以建丑
是之謂三正也以三者承籍餘緒國大禮盛
宜為天下所歸而不能以德自達故天下歸
湯美湯以小國而得天意也鄭語云祝融
其後八姓已姓昆吾顧溫彭姓豕韋則商滅
之矣故知韋即豕韋彭姓也顧與昆吾皆已
姓也鄭語又云豕韋為商伯此已滅之又得
為商伯者成湯伐之不滅其國故子孫得更
興為伯也為湯所伐明與桀同心故知三國
黨於桀惡禮器云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則
桀放而不誅而云同時誅者對則誅放有異
云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其弘曰毛得
乙卯亡也吾與桀同日誅則桀亦以乙卯

詩經

卷三十四

長發

卯日亡也故檀弓注云桀以乙卯
亡則亡日必是乙卯未知何月也
集傳賦也武王湯也虔敬也言恭行天討曷
遏通或曰曷誰何也苞本也孽旁生萌孽也
言一本生三孽也本則夏桀孽則韋也顧也
昆吾也皆桀之黨也鄭氏曰韋彭姓顧昆吾
已姓言湯既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
與三孽皆不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
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吾乃伐夏桀當時用
師之序如此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子卿士實惟
阿衡實左右商王
傳業世也業危也阿衡伊尹也左右助也
箋中世謂相土也震猶威也相土始有征伐
之威以為子孫討惡之業湯遵而興之信也
天命而子之下子之卿士謂生賢佐也春秋
傳曰畏君之震師徒撓敗阿倚衡平也伊尹

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商王湯也

疏傳以業為危則湯未興之前國弱而危懼也箋以此篇上述玄王相土言至湯而齊

於天心則是自契以來作漸盛之勢不應於此方言上世衰弱故易傳也成湯佐命之

臣唯伊尹耳故知阿衡是伊尹也伊是其氏尹正也言其能正天下故謂之伊尹阿衡則

其官名也君與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格

于上帝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為阿衡至太甲改曰保衡阿衡保衡皆公官然則伊尹摯阿

衡保衡一人也彼注阿衡為公官此言卿士者二公兼卿士也

集傳賦也葉世震懼業危也承上文而言昔

在則前乎此矣豈謂湯之前世中衰時與允

也天子指湯也降言天賜之也卿士則伊尹

也言至於湯得伊尹而有天下也阿衡伊尹

官號也

豐城朱氏曰已上四章皆頌成湯功烈至此

乃以左右商王一語歸之阿衡則湯固為百

世不遷之烈祖而商之子孫凡有大享於先

王則伊尹以佐命元臣得與於享無疑矣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

句一章六句

集傳序以此為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

出而以其祖配也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

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后又及其卿士

伊尹蓋與祭於禘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

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

於商之世與今按大禘不及群廟之主此

宜為祫祭之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

定宇陳氏曰此詩頌湯之興而推本於契

之始然湯武德之盛如此本其所以聖者

不越乎敬而已是敬也即契率履不越之

心也率履不越之心其即舜命之以敬敷

五教之心歟

序殷武祀高宗也

疏高宗前世殷道中衰宮室不脩荆楚背叛

之後子孫美之詩人追述其功而歌此詩也

安成劉氏曰高宗七世親盡而立廟此詩其作于帝乙之世乎

捷彼殷武奮伐荆楚深入其阻哀荆之旅有截

其所湯孫之緒

傳捷疾意也殷武殷王武丁也荆楚荊州之楚國也采深哀聚也

箋有鐘鼓曰伐采冒也殷道衰而楚人叛高宗捷然奮揚威武出兵伐之冒入其險阻謂踰方城之隘克其軍率而俘虜其士衆緒業也所猶處也高宗所伐之處國邑皆服其罪更自勅整截然齊壹是乃湯孫太甲之等功業

詩經

卷三十四 殷武

五

釋文

捷他達反韓詩云達也采面規反說文作采從內米云冒也阻險也

疏

毛以爲捷然而疾者彼殷王之武丁也奮其威武往伐荆楚之國深入其險阻之內聚荆國之衆俘虜而歸既伐楚克之則無往不服有截然而整齊者其高宗往伐之處所是高宗之功乃湯之爲人子孫之業也美高宗之伐與湯同也鄭以采爲冒又以湯孫之結爲太甲之等功業高宗之功與太甲之等同也餘同捷疾是速疾之意言伐楚之疾也

疾也荆是州名楚是國名故云荊州之楚也楚有天下始封熊繹爲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也采者深入之意遠處險阻宜爲冒突之義故易傳爲冒也傳四年左傳稱楚大夫屈完對齊桓公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君之衆無所用之服虔云

方城山也漢水名皆楚之隘塞耳王肅云於所伐截然太治是湯爲人子孫之業太武丁之伐與湯同

集傳賦也捷疾貌殷武殷王之武也采冒哀聚湯孫謂高宗舊說以此爲祀高宗之樂蓋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捷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致其衆盡乎其地使截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歟

詩經

卷三十四 殷武

五

華谷嚴氏曰解頤新語云或謂成王始封熊於荆至魯僖公元年始有楚號遂擬商時未有荆楚乃欲假此以實韓詩宋襄公時作商頤之說殊不思禹貢有荊州卽荆楚也又有荆岐則雍州之荆詩人故以荆楚別荆岐耳孰謂周始有荆楚哉

豐城朱氏曰自古中興之君未有不以武德勝者蓋繼衰亂之後中之則法度既弛紀綱既壞外之則諸侯既叛四夷既起自非以武德勝之安能舉王綱於已墜合人心於已離撥亂而復反於正哉若殷之高宗是已信乎其無愧於爲湯之孫矣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傳鄉所也

箋氏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享獻也。世見曰王維女楚國。近在荊州之域。居中國之南方。而背叛乎成湯之時。乃氏羌遠夷之國。來獻來見。曰商王是吾常君也。此所用責楚之義。女乃遠夷之不如。

詩經

卷三十四

殷武

王五

楚之義謂朱伐之前。先以此言告之。但此詩主美伐功。故上章先言伐事。此章盡五章以責之禮耳。

集傳賦也。氏羌夷狄國在西方。享獻也。世見

曰王。蘇氏曰。既克之則告之曰。爾雖遠。亦

居吾國之南耳。昔成湯之世。雖氏羌之遠。猶

莫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也。况汝荆楚曷

敢不至哉。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

稼穡匪解。

傳辟。君適過也。

箋多衆也。來辟猶來王也。天命乃令天下衆君諸侯立都于禹所治之功。以歲時來朝觀于我殷王者。勿罪過與之禍適。徒勅以勸民稼穡。非可懈倦。時楚不修諸侯之職。此所用告曉楚之義也。禹平水土。弼成五服。而諸侯之國定。是以云然。

詩經

卷三十四

殷武

王六

釋文。多辟音壁。王音辟邪也。適直。華反。給張華反。韓詩云。數也。

疏。此亦責楚之辭。言上天之命。乃令天下衆君諸侯建設都邑於禹所治功處。謂布在九州也。常以歲時行朝覲之事。來見君王。我

殷王勿予之患禍。不責其罪過。唯告之以勸民稼穡之事。非得有解情而已。王者之待諸

侯。其義如此。而汝何得不脩諸侯之職。不來朝見王也。箋以諸侯之立。其來久矣。非由禹治洪水。始建都邑。而云設都於禹之績。故

作此言以解之。臯陶謨云。禹曰。予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注云。京奄也。奄大九

州四海之土。敷土既畢。廣設五服。而咸之。至於面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萬里。堯制五服。

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四千里。曰九州。其外

荒服曰四海。禹所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

詩經

卷三十四 殷武

五

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焉。又禹貢云五百里甸服。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堯舊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殘數也。堯之五服。服五百里。禹平水土之後。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是五服服別千里。故一面而為差。至於五千也。賈逵馬融之說。尚書云。甸服之外。每百里為差。所納總銓。結粟米者。是甸服之外。特為此數。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二百里者。還就其服之內。別為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也。史記司馬遷說以爲諸小數者。皆是五百里服之別名。大界與堯不殊。四面相距。爲五千里耳。王肅注尚書總義。而論之云。賈馬既失其實。鄭玄尤不然。矣。禹之功。在於平治山川。不在於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焉。則鄭之創造。難可據信。漢之孝武。疲弊中國。甘心夷狄。天下戶口。至滅大半。然後僅開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未暇以征伐爲事。且其所以爲服之名。輕重顛倒。遠近失所。難得而通。先王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均平分之。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皆入禾藁。非其義也。史遷之旨。蓋得之矣。如肅之難。非無理也。鄭不然者。何哉。將以山川帶地。土境不移。前聖後聖。義終一揆。禹之所導山川也。西被流沙。東漸滄海。南距衡山之陽。北臨碣石之北。經塗所宜。萬有餘里。若其所弼五服。唯極五千。而遠遊夷狄之表。勞功荒服之外。復爲何哉。又周公制禮。作爲九服。蠻蠻之內。尚至七千。舜禹之功。不應劣於周世。何由上境。優促三倍。狹於周世。又外傳稱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執玉帛者。唯中國耳。若要服之內。唯

詩經

卷三十四 殷武

五

止四千率。以下等計之。正容六千餘國。况諸侯之大。地方百里。三等分土。纔至數千。安得有萬國之言乎。唐堯之初。協和萬國。於時境界。蓋應廣矣。至於洪水滔天。烝民不粒。土地既削。國數亦減。故五服之界。纔至五千。泊乎禹治洪水。地平天成。災害既除。大制疆域。固當復其故地。面至五千。何云不在於拓境廣土也。若云大禹之功。不在拓境廣土。則武王周公之功。豈專以境界爲事。而能使要服之內。有七千里乎。且經稱弼成五服。至於五千。而稱之以爲功也。凡言至於者。皆從此到彼。之辭。明是自京師而至於四境。爲五千耳。若其四面相距。爲五千。則設文從何而往。而言至於哉。漢之孝武。德非聖人。乘其六世之資。而與夷狄角力。及開緣邊之郡。境界踰於萬里。何由舜禹之境。纔至五千也。先王作法。遭時制宜。甸服之外。去京未遠。使入禾藁。復何傷乎。而云非其義也。鄭以尚書之文。上下相校。禹稱弼成五服。至於禹貢。歷數服名。正合五千之數。參之以周虞之域。驗之於山川之圖。則廣萬里。爲得其實。故不從賈馬。別爲此說。

集傳賦也。多辟諸侯也。來辟來王也。適。諄通。言天命諸侯。各建都邑于禹所治之地。而皆以歲事來。至于商以祈王之不譴。曰我之稼穡。不敢解也。庶可以免咎矣。言荆楚既平。

而諸侯畏服也。

曹氏曰：說命云：「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則多辟，離受封於天子。」實天所命也。益稷云：「禹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則諸侯設都之地，皆禹之功也。」

朱子曰：「頌中有全篇句，可是韻，如殷武之類，無兩句不是韻，到稼穡匪解，自是欠了一句，前章分章全曉不得，其細讀方知是欠了一句。」

豐城朱氏曰：「諸侯之立國，其始雖本於天命，而歲事之共，尤不可不奉乎王命焉。觀勿子禍諸之辭，乃其兢兢戒懼之誠，所以奉王命，保天命，而君國子民之本也。蓋君國子民之道，莫先於稼穡，農事之不脩，則國用之不給。」

詩經

卷三十四

殷武

五十九

上無以供朝貢而盡臣職，內無以供祭祀而盡孝道，故田野不闢，則天子巡守而責讓加焉。稼穡匪解，則朝貢祭祀無不有以，供歲事之常，其得免於罪愆，宜矣。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

下國，封建厥福。

傳：嚴，敬也。不僭，不濫。賞不僭，刑不濫也。封，大也。

箋：降，下遑，暇也。天命乃視下民有嚴明之君。

能明德慎罰，不敢怠惰，自暇于政事者，則命

之于小國以爲天子，大立其福。謂命使湯由七十里王天下也。時楚僭號王位，此又所用告曉楚之義。

疏：襄一十六年左傳曰：「善爲國者，賞不僭，刑不濫，賞僭懼及淫人，刑濫懼及善人。」彼文又引此詩也。定四年左傳曰：「吳爲封豕長蛇，是封爲大之義。」中候契握曰：「若稽古王湯，既受命，與由七十里起，孟子所云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案契爲上公，受封舜之末年，又益以土地，則當爲大國，過百里矣。而成湯之起，止由七十里，蓋湯之前世有君衰弱，土地滅削，故至於湯時止有七十里耳。」

詩經

卷三十四

殷武

李

集傳：賦也。監，視。嚴，威也。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遑，暇。封，大也。言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傳：商邑，京師也。

箋極中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攸乃四方之中正也。赫赫乎其出政教也。濯濯乎其見尊敬也。王乃壽考且安。以此全守我子孫。此又用商德重告曉楚之義。

疏此文責楚之辭。言商王之都邑翼翼然皆能禮讓恭敬。誠可法則。乃為四方之中正也。赫赫然顯盛者。其出政教之美聲也。濯濯乎光明者。其見尊敬如神靈也。故商王得壽考且安寧。以保守我後嗣所生子。以我商家之德盛明如此。汝何故敢背叛不從我化乎。

詩經

卷三十四

殷武

李

集傳賦也。商邑王都也。翼翼整敕貌。極表也。赫赫顯盛也。濯濯光明也。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壽考且寧云者。蓋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我後生謂後嗣子孫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栢有榱。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傳丸丸易直也。遷徙虔敬也。榱長貌。旅陳也。寢路寢也。

箋榱謂之虔。升景山。掄材木。取松栢易直者。斷而遷之。正斷于榱上。以為榱與茅楹。路寢既成。王居之甚安。謂施政教得其所也。高宗之前王有廢政教。不修寢廟者。高宗復成湯之道。故新路寢焉。

釋文斷音短。斲陟角反。說文云斲也。虔其連反。柔榱物同耳。字音鹽。俗作易以政反。榱陟金反。掄魯門反。擇也。沈音倫。理也。疏毛以為高宗既伐荆楚。四方無事。乃使人升彼大山之上。觀松柏之木。丸丸然易直。

詩經

卷三十四

殷武

李

者於是斬斲之。於是遷徙之。又方正而斲之。於是之時。工匠皆敬其事。不惰慢也。以松栢屋之榱。有榱然而長。陳列其楹。有閑然而大。及寢室既成。王居之而甚安矣。美其能修治寢廟。復故法也。鄭以榱又為榱。言正斲於榱上。又以旅為衆。唯此為異。易直者。言其易而調直也。徙謂徙之來歸也。榱者。榱也。榱以長為善。故榱為長貌。王之所居。是也。之尊者。故知謂路寢也。箋云不解開義。榱為榱之長貌。則開為榱之大貌。王肅云。榱榱以松栢為之。言無彫鏤也。陳列其榱。有閑大貌。孫炎曰。榱榱材質也。以其方論斲斲榱。不宜言敬。故易傳也。地官山虞。凡邦工入山。掄材不禁。注云掄猶擇也。此經丸丸之文。在斲遷之上。是謂擇取易直者。故言升景山掄材木也。言為榱與衆榱。則謂旅為衆也。以

其方始斷之。未宜已為陳列。故易傳也。居安所以行。政政不得所。王者不安。故知居之甚安。謂施政教得其所也。案殷本紀。盤庚崩。弟小辛立。崩。弟小乙立。崩。子武丁立。盤庚始遷於殷。明即為寢廟。其不脩者。蓋小辛小乙耳。未知誰世。故不斥言。經止有寢耳。箋并言廟者。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明亦脩廟。故連言之。經無廟者。詩人之意。主美寢也。

集傳賦也。景山名。商所都也。九九直也。遷。方。正也。虔。亦截也。挺。長貌。旅眾也。閔。閑然而大也。寢。廟中之寢也。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此蓋特為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

詩經

卷三十四 殷武

李三

數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然此章與閔之卒章文意略同。未詳何謂。

安成劉氏曰。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八世九世而後。隨其昭穆親盡。遷還其主。而祔於太祖之廟。其有功德之君。則後世宗之。其盡而不祔。別立百世不遷之廟。而特祔其主焉。凡有功德者。皆然。初不可預限其數。而商則止有三宗。高宗即其一也。然嘗疑三宗之廟。未知立於何所。三宗之後。昭穆當祔者。未知入于何廟。竊意所立三宗中宗。當穆高宗。祖甲當昭。各隨昭穆之位。特列其于太祖廟之兩傍。三昭三穆之上。如周文武世室之位也。中宗之後。則昭穆繼之者。皆祔于其廟。

高宗祖甲之後。則群昭繼之者。皆祔于其廟。如周自文王以後。群穆祔于文世室。自武王以後。群昭祔于武世室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

五句

安成劉氏曰。篇內第三章為五句。朱子疑其脫一句。則此詩當作四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然此詩與閔宮全篇文意皆有相似者。但閔宮為頌僖公修宗廟。而此為宗武丁特立廟而作。故閔宮所以頌公服夷蠻。享福壽者。皆未然之期望。而此詩所以頌武丁服夷夏。享福壽者。皆已之實事。卒章則皆述其作廟之事。以結

詩經

卷三十四 殷武

李四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

詩經註疏大全合集卷之三十四終

詩經注疏大全合纂三十四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張溥撰溥字天如太倉人崇禎辛未進士改庶

吉士事跡具明史文苑傳永樂中修詩經大全增

損劉瑾之書懸爲令甲經學於是益荒溥是書雜

取注疏及大全合纂成書差愈於科舉之士株守

殘匱者然亦抄撮之學無所考證也

詩經偶箋十三卷

〔明〕萬時華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李泰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經偶箋

十三卷》提要

原缺第一葉前半葉

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
以爲見其表未見其裏子曰
吾嘗悉心其中前有高岸後
有深谷詩之精微如是夫偶
于詩亦何有哉然今之君子

誦詩而蔽皆未必以偶失之
詩雖埒諸五經而旨與他經
異或近之而遠或淺之而深
或隱之而顯或笑而歎或正
而反今之君子知詩之爲經

引二

不知詩之爲詩一蔽也謝太
傳嘗問諸從毛詩何句最佳
過以楊柳依依對公所賞乃
在訐謨定命遠猶辰告之語
譚友夏亦言讀詩不能使國

風與雅頌同趣且覺雅頌更
于國風有味易入處便入終
是讀書者之病今之君子少
此玄致二蔽也至於因經有
傳而逐傳者遺經因傳而生

引三

訓詁而襲訓詁者迷傳塾師
講堂轉轉訛謬夫古人之唱
嘆淫佚神境超忽而必欲硬
提其句字以爲綱強疏其支
派以爲斷千年風雅幾爲迂

綴庸陋之書嗟乎蔽又甚矣
孟子之論說詩以意逆志夫
千載之上千載之下何從逆
之大都日光所止晶晶着紙
上古人妙理相遭無故之中
作詩者之志或偶而靈讀詩
者之意或偶而動天下之不
可力取而偶或遇之者惟物
之精微者爲然若是余雖不
能見其裏豈莊周所謂旦暮

遇之者耶

癸酉中和節時華自識



詩經偶箋序

箋詩始鄭玄玄以記問釋詁
所詳者名物而已宋興諸儒
始貫其義

國家懸之學官士無賢不肖

序一

皆自幼伏習徒取爲文辭求
富貴至於遺聲節廢吟嘆略
草木鳥獸之名故攻者極衆
治之益專而詩益亡求詳名
物若箋者尚不可得况厥情

旨乎仲尼之門子貢之徒言

詩往往出意表而夫子取之
視今學士言詩何等耶茂先
偶箋蓋詁傳之變該理備物

以暢其義匪夫人所能余尤

序二

愛其委蛇詳達往往得詩人
之情使夫學者童而習焉始
可與言詩矣蓋鄭玄之歸客
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
人彼僅博物耳猶能若是是

書出而天下依之立言者則
皆茂先之徒也吾知偶箋所
淑不止如鄭氏之門也

社弟徐世溥書



亭三

詩經偶箋

風

南昌萬時華



周南

風之有二南。周末有天下時也。而其詩又多襍以民間之咏。故不為雅而為風。乃周既有天下。即不與羣侯埒。故不曰風而曰南。

呂子曰。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寔始作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

偶箋

卷一 周南

以為周南召南

朱子曰。詩言文王之德者。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故也。言諸侯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係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故也。南言化自北而南也。

關雎

文王之化。起自宮廷。而后夫人之德。侔于天地。故關雎為風始。看來周家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姜嫄生后稷。以成其始。太姒生武周。以成其終。太姒上承周姜。太任下啓邑姜。理陰教受天命。關係甚重。好速處若。

只話作尋常夫婦唱隨便與莫缺梁鴻一倒

一章美后妃之德二三章則詩人自言其憂思喜樂之情然本無與于文王而文王之化自見

關關之雎鳩而相匹河洲其聲應也窈窕之淑女而好述于君子其德比也看他窈窕淑女三章凡四喚文王之德一言以蔽之曰敬乾之健也后妃之德一言以蔽之曰淑坤之順也窈窕二字只可以想像形容故註曰幽閒之意着一意字正分別不得如何是幽如何是閒幽閒原替不得窈窕字面

偶箋

卷一

周南

二

求之不得四句總是寤寐求之處緊緊作一氣說摸寫不寐光景宛然如畫服與服膺之服同如云注注在心也

采擇非一端烹芼非一道故亦曰無方樂之友之是我去友他樂他蓋以我友之樂之情而寄諸琴瑟鐘鼓也琴瑟絲聲有婉婉媚順意鐘鼓金革聲有宣揚蹈厲意

葛覃

此詩本爲治葛而作首章要體認初夏光景描寫得

出人到意念難忘處時過景銷當時耳日經歷時似意中眼中一活現此便是服之無數根子首二章賦治葛已竟其事若無末章則意義淺短氣象寂寥矣他却從治葛上說到歸寧歸寧中仍帶說衣服合而復離遠而復近后人作體物詩賦大都題外生意殆本于此詩中如此等處不獨人倫之準則抑亦詞家之鼻祖也

偶箋

卷十

周南

三

黃鳥三句如今人作詩點綴一般飛而集集而鳴原是鳥之真景若以見閒泥說則精神不活只閑閑敘綴亦不必說到動女工之思處刈者斬之以斧斤獲者煮之以釜鬻兩爲字主纖維言締綌既成別其精爲締粗爲綌非葛原有此兩等而擇之也服之無數非此時已垢弊心之所期如此古者女必有師所以學事人之道也國君則取大夫之妾或士之妻老無子而明于婦道者爲之薄汚四句乃自計之詞非並告師氏之語禮服非常服非比私之一樂當汚故曰害辭害否薄發語詞猶楚詞之言塞言羗也

張南軒曰。誦服之無數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

卷耳

此詩全用虛景。曲繪真情。著一呆想不得。下一呆語不得。一室之中。無端而采物忽焉。而登高忽焉。而飲酒。輾轉想像。展轉起滅。君子意中人也。采物登山。飲酒。意中景也。真卷耳馬病僕瘠。景中之景也。曰。嗟我懷人。曰。不永傷。不永懷。終之曰。云何吁矣。思境愈深。妙不可說。世儒于不盈頂筐處。說手爲情奪。于登高

偶箋

卷一 周南

四

處說。登此不遂。更去之彼。于僕瘠處。說馬病。猶資于人僕病。斷不能往。試想以文王后妃提籠陷上策馬山中。左引杯。酒右提鞭。筆成何光景。俗儒拘外真可爲噴飯滿案也。

真周行生。周行者。仍真周行。非并頂筐所采棄之也。曰。姑酌。曰。不永字法可想。

云何吁矣。當作如何其憂嘆乎。憂嘆之極也。

看此詩。要得他思念之切。不能爲情的意思。又要得他哀而不傷的情性。方好。

樛木

三章無淺深。咏歎自佳。不如忌固是立言之意。但講樂只中。還須含蓄。方似宮人語氣。通篇以卑順受益爲興。

累者。維繫。而綏則有保定。孔固意。荒者。徧覆。而將則有陰助。默佑意。縈者。盤旋。而成則有完全。盛大意。語隱隱相應。

履即踐履之履。人以樂易爲心。自然行與吉會。所履皆福也。

偶箋

卷一

周南

五

螽斯

凡物羣則爭。螽斯羣而能和。故其羣愈多。此自然之理。衆妾感激之情。有不能形容者。說螽斯即是說后妃。隱隱不道破。意味自是無限。今人類云螽斯。特一羽族之微耳。開口便差。詩意只重以和召和德福。是將翁補出。

三章平看。說說集也。薨薨飛也。揖揖聚也。集而飛。飛而聚。亦詩人立言之序。

鍾伯敬曰。螽斯之和。皆于飛處見之。說說薨薨揖揖。

皆妙。有意。可思。

桃夭

此詩還重文王之化。化行故俗美。俗美故閨門肅穆。女士柔從。詩人見其于歸。知其必有以宜室家宜家耳。若必縛定以正。以時亦安見親迎而來者。便為嘉耦。當春而嫁者。遂無凶德哉。木少則華盛。女賢則家宜。三宜字只是停當相安意。女子無非無儀。一停當相安。便足求加焉。則失之矣。

沈無回云。以時非仲春也。男三十女二十之謂也。古

偶箋

卷一

周南

木

霜降殺肉。冰泮逆女。桃夭者。與之于年盛容華。非以所見言也。

後凡言被化者。勿露出王民。皞皞不自知其所至。

兕冒

當時之人。用則為疏附。后先不用。則安于農桑。符儼各循其職。分之常。無容心也。非曰廟廊之不得則山林而已矣。而小試其才于兕冒之中也。但詩人從旁觀之。見其未始不可于城。好仇腹心耳。然非為國家惜人才。亦非為斯人嘆淪落。平平敘述。而械櫟作人

之氣象宛然矣。

兕冒借所事為起語。用肅肅。赴赴。相呼應。興之類賦者也。

嘉耦曰配。怨耦曰仇。好仇是詩家鼓弄處。

干城禦侮之具。言其才便足為公侯干城。非擬其他日為公侯之用。好仇敵體之謂。腹心則精神相脗合矣。武夫為周之干城。好仇腹心。固是周之多才。亦是古人看人才特達精細處。

墨子文王舉閭天太顛于兕冒之中。授之政而西土

偶箋

卷一

周南

七

服

朱甘

此一幅太平士女圖也。平平淡淡敘述。數語千古景象如見。追慕不盡。此等樂處。婦人不知正在其不知處。妙知則淺矣。世俗衰薄。長楚苦華。不足言蟋蟀之無荒已。感然有憂生之嗟。車隣之並坐。益岌岌乎有不能終日之意矣。

喬木

三章無淺深。首章述其端靜之德。後二章志其愛慕

之誠各以漢廣江永反覆咏嘆不易一詞只將本文
登。詠。自。覺。詩。人。之。旨。雖。然。可。思。

不可求語意平平着不得一毫意見如言欲求之不
得則非詩人言昔可求而今不然則非游女。

秣馬如所謂執鞭云耳皆託詞箋云謙不敢言其適

已亦妙○後二章末四句反覆申咏嗟嘆之不足故

長言之詞音俱絕可想若說如此其不可求故願爲

秣馬反索然無味橫渡以廣言渾流以永言

興以喬木翹楚皆取高潔意象不止漢廣江永見漂

偶箋
卷一
八

不可犯也

二南詩當作兩頃看岐周久被成周之化其民忘故

詩多熙皞而平樾天芣苢之類是也南國新變淫靡

之風其心悔故詩多瀟洗而露江漢行露之類是也

召南之不同於周南者亦然一採之鄘內一得之列

國故也

汝墳

防所以以捍水其形穹然如墳故曰墳○伐枚伐肆

只是感時興慨不重親執其勞然平平說來初不紀

時而時序自見其又詩之善立言如此○怨訓中飢
意意字大佳

不我選弃者兩地相違事有難測一或不戒無相見

期既見君子都無此慮喜河邊之骨不懸春夢非恐

篋中之扇長委秋風也

三章慰藉之語二年行役夫婦相見形容色澤大異

往時故以頰尾喻之而嘆所以致此者王室之如燬

銷鑠之也孔邇本父母來只是甚親之意此語不過

四字而想其氣象恰有依依膝下之意直稱父母便

偶箋
卷一
九

是相忘正不必云文王德如母也此方是王民皞皞

人當安居粒食誰知天地之爲德康寧燕樂誰知父

母之爲恩孔邇之呼亦如殷有以激之也有來民已

去商勉強事紂畢竟以文王之故事商處反是歸周

處矣周安得不王商安得不亡

麟趾

麟趾之麟屬興指文王太姒也吁嗟麟之麟屬賦指

公子也麟兮猶楚狂之稱鳳兮耳時文王尚服事殷

詩美公子亦如今天上麒麟之語未可便以興王當

之。

召南

鵲巢

首爲往迎。次爲來嫁。末爲成婚姻之禮。平看。

鳩之拙。宜居成巢。夫人之德。宜受盛禮。拙是鳩之好處。之于不言德。政借鳩以見之。

方者。居之定也。盈者。居之滿也。詩本以鳩言也。鄭氏曰。滿者。衆嫠侄姊之多。以詩之寓意言也。

采蘋

偶箋

卷一

召南

十

首二章采蘋。僮僮薦蘋。祁祁徹蘋。

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君純冕立于阼階。夫人幅褱立于東房。君執鸞刀。羞齊。夫人薦豆。

僮僮。竦敬步。雖移而被不動之狀。祁祁。舒徐行有節而。被不急遽之狀。玩僮僮便有在上在左右之意。祁便有如慕如疑之意。夙夜非自旦而夜。乃夜之夙也。

草蟲

夫行婦嘆情也。蟲飛蔽舉。女以春懷亦情也。今古聞思。何必不然。然試取詩詞誦一過。覺自有哀而不傷。發情止禮義之意。合葛生。晨風。諸什。觀之。氣韻天淵。便可知文王之化。

草蟲。阜螽。皆以蝗。生于草間者。曰草蟲。生于陵阜者。曰阜螽。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阜螽謂之螽。草蟲謂之負螽。朱子亦曰。似有陰陽之義。故以爲感。亦既三句。是擬議之詞。則字有義說。既見。乃纔樂。今猶未見。則憂不可已也。

偶箋

卷一

召南

十一

采蘋

通詩精神。以有齋季女爲主。前面疊疊說來。歸併在此。

古人奉祭。非屑屑一蘋一藻之末。特小物必備以將敬耳。若謂薦有常品。則蘋藻而外。皆不登於豆矣。謂生有常處。則南澗獨生蘋。行潦獨生藻矣。至謂蘋藻二物。故盛之二器。湘之二釜。亦不必然。但器用紛陳。總見飾治之意。

宗室。大宗之室。大夫奉祭之所也。諸侯嫡子世爲諸

侯祭於都宮第二子以下謂之別子。別子始爲大夫。乃大夫始祖。繼別子者爲大宗。立宗室以祀之。爲百世不遷之廟。大夫之別子。則但爲繼福之小宗。不得祀於宗室矣。廟南向。主皆東向。室西南隅爲奧。乃神靈所棲之地。所尊者在此。故所奠者亦在此。牖即鑿壁以通明處。○牲體之薦。大夫主之。燔炙之薦。賓客相之。薦豆則大宗之婦也。

季女少而能敬尤難。沈者曰蘋。浮者曰藻。

甘棠

偶箋

卷一

召南

士

蘇氏謂周公在內。近于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召伯在外。遠于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于下。見樹即思人。此後世去思生祠之祖。然通章爲思召伯之德。而不道出思德字。并愛樹而不知何以愛至此。勿伐勿敗。勿拜字意。愈淺愛意愈深。至勿拜是何等奇。擊情語至此已開。却詩家許多門戶。焚愁說只是巡行偶息不作布政其下說。

行露

貞女以自守之素。罹無妄之災。行露。借言之。明其守

身防已不敢踰禮如此。則獄訟之來。愈無因矣。此屬托言。若說出強暴。便與比體無異。雀角鼠牙。人都費盡葛藤。其定照他詞氣。情旨自現。如云雀今穿我屋矣。誰肯謂雀無角乎。無角何以穿我屋乎。爾今速我獄乎。誰肯謂爾無家乎。無家何以速我獄乎。然汝雖速我獄。室家之禮終未足也。至亦不女從。則斬頭陷匈。不易其志。幽谷之芳蘭。斷非多露所及矣。雀淫物鼠食物。雀有味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角音鹿。嘴尖也。牙。牡齒。註已明。

偶箋

卷一

召南

士

列女傳召南申女。申人之女也。既許嫁于鄧夫。禮不備而欲迎之。女曰。夫婦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而致之獄。女守節操。義必死。不往而作是詩。備錄攷之。

羔羊

時說羔裘二句節儉。退食二句正直。素不尚其華。五不尚其多。故見其節儉。士大夫公朝無公亮之樂。朝罷而歸。畢竟不堪自對。故委蛇見其直。然節儉正直。亦小序中斷語。非詩人口中語也。只開開敘其服飾。

小星

畢見自諸侯而下皆用五日之制進御必從其嬪不

敢自往。故曰莫敢當夕。非見星而往還也。夫人入御君所。從容有儀。將旦。太史奏雞鳴於階下。夫人鳴珮。玉於房中。告去。媵妾則深自謹避。雖當夕猶不敢即安。故曰肅肅宵征。是其不同于夫人處。然玩肅肅二字。便有安命意。

抱衾與裯。即君所寢。大被。禪被也。如今云。登被鋪床云爾。首章以稀星三五之少。興夙夜往來之頻。二章以西方參昴二宿。與在東對舉。參昴二宿與衾裯二物亦有義。

偶箋

卷一

召南

未

江汜

江決而猶復入江。流而猶有岐。江直而猶有別。此與意。

此詩于敘事之中。寓慶幸之意。詞氣要得和平。不我以處。輕輕帶過。而急將雖不我以作轉語。此乃是見已此行所由。非怨之而追既往之失也。

惟悔故囑。維處故歌。

野齋

此詩若無末章。幾與淫奔同類。蓋淫風方華時。詩自

如此。麇猶包以白茅。女乃誘以吉士。反興也。吉士只秀美之稱。

樸樸三句。見人之厭惡也。女而如玉則可喜。可喜而誘之。豈禮也哉。便起下意。如玉舊以色言。還是貞潔之操。瑩然比玉耳。

末章要見凜然不可犯之意。若詞氣稍緩。反不如微之會真。崔鶯鶯。偽責張生語。更嚴毅矣。脫脫見非可輕易來得的。玄扈云。此是詩人惡強暴之言。酷似當日從旁呵止狀。若作女郎口中不應。舒緩乃爾。亦一見。

偶箋

卷一

召南

十七

何穰

曷不肅離二句。人在此都費躊躇。自緣眼孔不靈。以死人看活書耳。看來呆。誦王姬肅離。不如此二語。更覺意象縹緲。企慕深長。宛然當日塞路環立。企踵舒眸相顧。讚嘆光景。王姬被化。與其有和敬之德。俱藏在本文王姬二字內。車之肅離。只是旁人聚觀。自覺得範我馳驅。和鸞有節之意。非直言其人之和敬。亦非以今日之車而知其後日之和敬也。南子聞車聲。麟麟而知爲遽伯玉。正可例觀。

二章言族類之稱。先女而後男。尊王也。三章言婚姻之合。先男而後女。從夫也。亦要本德來。不然王姬下嫁。不止一人。昏因作合。亦常事耳。

平王劉安成曰。即文王也。猶棧樸之辟王有聲之王。后也。鄭夾深曰。春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乃平王孫桓王女下嫁於齊襄公。朱傳亦云。不可曉。備之。彼苗。

王道以及物爲終。故以此爲王道之成。百姓有知。聲音笑貌。尚可傾動。若艸木鳥獸。非仁恩灌洽。安得有。

偶箋

卷一

召南

大正

此通章莫牽出仁民字樣。不言民而言物。正詩之善立言也。

射壹發四矢。中有疊雙者。故五物生之盛也。

末句是贊歎語。非推原其故也。

邶鄘衛

按邶鄘爲衛所併。而詩猶繫其故國之名。擅滅人之國者。春秋不許也。詩表裏乎春秋者也。得於衛者。爲衛得于邶鄘者。爲邶鄘。所以見其首亂也。

詩經偶箋卷之一終

詩經偶箋

南昌萬時華茂先著

栢舟

此詩極盡婦人之情狀。往愬于兄弟。反求于身心。婦人之情也。親閔既多。受侮不少。婦人之事也。寤寐有標。婦人之自遣如此。不能奮飛。婦人之自分如此。至于耿耿不寐。如匪澣衣。又婦人戚戚不得于夫之常態也。

亦泚其流。亦字含愁無限。中流泚泚漂泊。可憐耿耿。

偶箋

卷二

召南

一

四句。一氣說來。耿耿欲寐不寐。將後來夏簾冬缸。梨花春院。明月秋砧。一語包却。不日憂而曰隱憂。不日隱憂而曰如有隱憂。人到傷心之極。轉覺下一語。不得飲痛自知。含酸無狀。句法妙。只說微我無酒。又不說非酒能解。更可想。

匪茹言我之心。獨爲憂所繚亂。不能度已見棄之故也。愬于兄弟。亦托言之。逢字最妙。正是適遭其窮之意。于言外。愬其亡聊之致可也。

我心六句。俱自猜自疑。正大舜于我何哉之意。非揚。

已也。匪石象其堅貞。匪席象其平直。棣棣儀之習也。親閱。護毀之日生也。受侮。傲慢之相及也。

迭乃更之義。非更代之義。猶言翻轉也。

不能奮飛。只緣上如匪潞永來。如云坐此愁城。苦海中不能揮翅飛去耳。此自此愁人苦語。舊云其如我從一而終。義不能奮飛。何轉回互轉滯轉緣。

緣永

緣以喻妾。永以喻上。表裏以喻幽顯。上下以喻尊卑。緣惟爲緣所以治之。女惟少艾所以嬖之。不必用注

偶集

卷二

召南

二

中汝二字。

前思古人根妾之見嬖來。蓋嫉妬叢生。未免處失其宜。已先有過。故思古人有處過此事者以爲法。後思古人根已之過時來。自揣冷淡光景。原無爭寵之心。故思古人善處此者以自慰。實字覺有欣然之意。

燕燕

戴嬌之歸。以桓執也。當時子母存亡。家同廢興之故。刺刺傷心。哀猿之腸已斷矣。兩人一去異國。詎相見期。此時執手流連。情悽意折。去後。行踪漸隱。目斷征

車。故淚孤愁。歸途蕭索。至今千古如見。至末縷縷戴嬌生平許多好處。人到別離時。情思難割。向來言語行事。定一一如在目前。況說到先君便。兩人半生情事都在此中。且又覺子母存亡。家國廢興之由。種種牽動。又不止相愛以德。其言可念矣。

李陵別詩。良辰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宛然首三章意。

偶集

卷二

召南

三

日月

通詩絮語纏綿。宛然閨中語。呼日月呼父母。總無聊之詞。刑于雍睦。古道也不古處。狂暴也。德音無良。如云沒得好話。對我可忘。猶俗云放心。言爾倘有定庶。我亦不爲爾牽望。肚腸。畜我不卒。如云爹娘養我不全。即今離壁間。哀怨聲。吻耳。

胡能有定二句。當云何能使爾有定乎。寧遂莫我顧乎。寧字作屬望。幾有想頭。注未妙。

終風

注云莊姜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終風且暴爲比。說終風即說莊公與他處比體不同。更不須補出正意。即如今人云終日顛狂。沒張沒致。乍陰乍晴。乍風乍雨。云耳。狂風不及夕。終風且暴。其矣然猶見日也。靈霽于下。掩嗑于上。不見日矣。又積而成。應應之雷。無期矣。願我則笑。玩一則字。分明話。不投機。一則冷笑。光景。謹而曰。謔。浪笑。而曰。笑。傲。肯。來。而。又。莫。來。絕。是。狂。蕩。人。一。幅。行。樂。小。畜。大。都。莊。公。爲。人。半。落。癡。騷。半。個。笑。

卷二

召南

四

落狂。狂。莊姜之不見答。又與長門深閉不同。中心是悼。此段假意。又不好說破他。看他浮浪。默地悲傷。非敢怒不敢言之謂。悠悠我思。恐其終無了日也。願言帶說。正不必強作分疏。

擊鼓

衛人伐鄭五日而還。未宿師於外也。州吁身犯大逆。衆叛親離。衆莫爲之用耳。死生之恐。室家之念。糾結愁嘆。居處狼狽。士馬難披。成何景象。合破斧無衣觀。

之王伯氣象與衰亡迥別。

踊躍狀。州吁喜兵生事之態。三愛字。皆有聊且之。死生四句。本非二意。蓋死生甚契濶。業已有成說矣。又執手而叮嚀之耳。吁嗟四句。亦相連說。如云吁嗟乎。向謂死生之期甚濶。今此去不我活矣。則吁嗟乎。偕老之信。今亦不我信矣。諸說紛紛無謂。

凱風

凱風一門兄弟。都有舜耕歷山氣象。可得古人幾。首章言凱風棘心。而下句無應。遂言母氏之劬勞。故

偏箋

卷二

召南

五

屬比。次章風美而材不美。與母聖而子不令。故屬與。○聖善元不必解。一解便蠢如臣罪。當誅天王聖明。一例看。

勞苦二字。七子是極渾厚話。頭却令母媿死。無地。

雄雉

自治伊阻。知往役之義。不伎不求。知善身之法。此婦大非尋常閨閣所有。

雉分畿鵠分畔。飛不越界。泄泄下上。飛鳴自得。反與也。看自詒伊阻。此人多。是負氣矜才。懷臂功名之。

人故下以不伎求望之。

日月二句情緒萬端。含愁無限。傳中但言思從役之久未盡其妙。展矣君子連下看言識哉。此君子之勞我心也。

百爾君子詩人詞不迫切處。且衆人皆知德行。然後朋儕間和氣相視。兩兩無傷。若我不伎。人人來伎。我亦如何安得。不知德行。只喝起之詞。伎生于忿。求生于貪。仁則不伎。義則不求。所以爲德行不敢望其歸。而但願其以善處自全。漢書云。萬里之外。以身爲本。偏箋

卷二

召南

六

苦葉

首章事適其可爲宜。次章物反其常爲怪。三章言古禮不可恃。四章言非類不可從。飽方葉未可腰。喻昏因之約未定也。濟有深涉。喻先王之法甚嚴也。深厲淺揭。喻人之量度而行也。濟盈。喻淫者之縱欲也。雉鳴。喻室女之懷春也。不濡軌。喻縱欲之必違禮也。求其牡。喻求配之不待其匹也。婚禮親迎用昏。餘俱用。

且惟納徵用幣。餘俱用鴈。鴈取其不再耦。亦取其和。且取其明。亦重其始。冰泮迎女。則未泮而行禮矣。用手曰招。用口曰召。

深則厲。深字與上深涉字別。深涉則不可厲矣。厲言深者對揭之淺耳。此就可涉之中又有淺深。

谷風

古今棄婦吟。此爲第一。情詞婉惻。沈痛如怨如慕。如泣如訴。令人欲絕。首章寬說情理。未粘著自家身上。然下語動人。谷風可以極夫婦之常。葑菲可以御夫。

偏箋

卷二

召南

七

婦之變。龜勉二字。即張公藝忍字之旨。正爲千古夫婦間一和順法。門曰不宜有怒。傷已之怒也。日及爾同死。傷已之生而弃也。行道四句。摹臨岐踟躕之狀。不可聞。不可讀。此時不得不去。又終不忍去。不送猶可及。畿而返轉。覺傷心無逝。四語覺身所經歷處處難忘。旋又自嘆自解。情事任回一字。一泪四章敘其治家勤勞。五六章反覆窮見棄之心事。與棄時之光景。末以初嫁相怜之事終之。有無龜勉。何其助也。有沈有潰。何無禮也。以我御窮。炎涼之可悲也。伊余來。

堅新故之可念也。說到來，堅則不惟舊人，汨下新人，當亦擁韶顏佩新寵，不無敝席之危矣。

谷風葑菲，荼苦涇渭，梁笱皆比也。荼苦二句，以茶之甘甚已之苦相形，比之變例。語意若云：如我今日乃可言真苦也。洗水濁也，潰水之橫暴而四潰也，怒之盛者如之。匍匐，說文云：匍，手行也；匐，伏地也。

式微

曰維君之故，直有枕戈思奮之氣，激之也，非怨之也。主憂臣辱，主辱臣死，隱忍泥塗，將欲以有爲也，不然

傷寒

卷二

召南

八

則人臣視死如歸，正在今日。胡爲而困辱于此哉？要得此意而怨衛意自寓。中露泥中俱借字。

施丘

一章惟之，二章疑之，三章諷之，四章責之，通詩宛曲有餘味，不直斥其君而斥其臣，是詩人立言處。

旄丘四句，上何字有驚訝意，下何字有迫切意，何處四句爲他強開別路，正令衛人語塞。

言葛又言裘，炎涼貿矣，蒙非想見窮途之苦。

流離鳥名，臬類，少好而長醜，生則漂散，故以爲名，瑣

尾正形容流離之狀，二語蕭索淒涼，爲怨難勝。

簡兮

簡兮簡兮，開口已有睥睨一切之意。眼下心前是何等典，寄當時衛國君臣上下光景可知。碩人夷猶，其間視其衆如桃梗土偶人等，耳目之方中，豈幽隱而不可見乎？在前上處，豈疎遠而不御乎？執籥秉翟，稱正平之祿而撓鼓也。公言錫爵，東方勞情之引刀而切肉也。舞闌酒罷，悠然有美人之思，則依稀乎神農虞夏之懷，留大夫之夫君太息不足言矣。西方之人

簡兮

卷二

召南

九

今若遠若近，無限深情，此人以極暢快之語寫極抑鬱之情，足以長歌爲慟哭者。若一入生不逢時等語，大殺風景。

萬者，東萊呂氏以爲二舞之總名也，以萬人爲義，故謂之萬。

候，候非獨形體言，其襟度威儀有過人者，不獨善舞而又善御，總是自譽處，自譽即自嘲處。

籥如笛，以竹爲之，長三尺，籥吹器，何休謂吹以節樂。陳氏亦云：舞者執籥于左而吹之，秉羽于右而舞之。

夫吹與舞本二事不可相兼意舞入庭下其去堂上之樂稍遠堂下之樂亦有編懸之隔或不相聞則舞者吹簫以先之而堂下之樂知羽籥之鼓動乃合作耳

鍾伯敬云要知末章意即在前三章內非兩層公現在處而思乃在西方之美人此是何意彼美人今二句正寫其騷蕩欲往之緒非歎其遠也

泉水

此衛女遠望當歸之詞也女子有行二句胷中分義

卷二

召南

十

乃了然已無歸衛之意無奈鄉思迢遞萬轉千迴謀之諸姬問之諸姑伯姊總是其無可奈何之意首章亦字靡字聊字俱可想山宿二章中間許多曲折反覆嗟咏情致宛然箇中領悟更可得詩理詩趣要知筆下意中妙寫情事原非定語即不瑕有害非到此始知當聊與之謀時已了然矣末章非絕意之詞傳中安得二字解經之妙者

胡云不瑕有害非恐其害也欲歸之人其情偏向子歸故云亦不至於有害云耳只云自恕之詞亦好

北門

小序云仕不得志也北門只隱隱見為處亂世事暗君明說出恐非忠厚之旨終宴非憂貧也危抑下僚奉入菲薄官况可知王事政事非遊勞也鞅掌朝夕從事獨賢知遇可知上不見恤於朝廷內不見諒于妻子直是出入可憐已焉哉如云今已罷了謂之何哉如云不消說得

終者無計可免之詞無財為禮曰宴無財自給曰食怒責其貧曰謫行拂所為曰摧適字一埤益字謫字

卷二

召南

士

敦字一埤遺字摧字各有意義一一認取內外俱困情緒如何

北風

賢者愛友而忘國事不可為矣三復北門光景事勢必至於此其虛其邪既亟只且不俟終日也謝疊山曰北風怒而有聲不止於涼矣雨雪霏霏而密不止於雩矣

問狐與鳥不知比何物朱子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將危亂時凡所見者無非不好底景象

靜女

搔首踟躕自寫光景有似匪女之爲美情致宛然可掬悅懌女美女字作汝與下匪女句一例亦似有致蓋指彤管言也

內則婦事舅姑左珮刀礪觴燧右佩蒺藜彤管即蒺藜管耳

新臺

新臺之作國人醜之視其臺亦若泚然而汗出者然漸之賤之之極也酒有向河水求酒濯意注泚鮮明

偶集

卷二

召南

丰

酒高峻意味較短不鮮猶言其不鮮也是少有的人遼條龜背威施駝背廢棄天理之人俯仰有愧非真有此疾惡之之極也

二子乘舟

詩若直說遇害即一言已竟豈不索然今但想其去時光景設爲憂疑之言則含情無限寥寥數語恰有千萬言不能盡者汎汎其景描寫渡河之時影與波光相上下以見顧影可憐之意而此舟一逝即其影不可復見矣但曰中心養養曰不瑕有害終不顯言

其死。人至極傷心。轉不忍言耳。

春秋父奪子妻一見於衛宣再見於楚平以讒妾之言殺子一見於宣姜再見於驪姬此時天理人心滅絕盡矣然楚平之後吳入郢久而後定晉獻之後弑易相尋重耳始伯宣公之後朔代立爲惠公國人以殺伋之故作亂立黔牟惠公奔齊其後諸侯納惠公黔牟奔周惠公卒懿公立國人卒以殺伋之故皆不服狄乘而入殺懿公而滅衛嗚乎治亂之間可畏若此

偶集

卷二

召南

丰

柏舟

莊姜盡禮無懟心共姜守義無二志故爲邯鄲之首柏舟不取堅緻取定在之義兩髦內則注兒生三日剪胎髮爲髻男角女髻夾鬣曰角兩髻也午達日髻三髻也喪大記脫髦注年長垂若兩邊父死脫左母死脫右親沒不髦特孤特之義以特爲匹者猶治之爲亂也靡他謂無二心靡惡謂無邪心母也天只只就其恩愛罔極說訝之也望之也更不必說壞原此亦老嫗念子常態欲爲之計久長耳或聞此言徐當

自定也。

偕老

通篇盛稱服飾容貌之美。如今人云。件件絕好。只一件不好說得之。謂耳。然子之不淑。一語已露。胡然而天。胡然而帝。所以恠異之。邦之媛。所以賤棄之。彼哉之意。已宛然矣。

君子偕老。一句便是案。副笄六珈。正是象服。言服此者。必有偕生偕死之德。發爲儀容。始足以稱之。委委佗佗如山如河。偕老之德容也。

傳箋

卷二

召南

南

胡然而天。全是詫異聲吻。如云恍惚天仙帝女下臨人世。不知何處得來。子虛賦眇眇忽忽。若神仙之方髣。正此意。然爲蚊爲蜻爲雲爲雨之狀。筆端自寫出。副。祭服之首飾。編他人髮。假作髻形。加於首上。笄所以連副簪也。其端刻雞形。惟祭服則有。備笄垂于副之兩旁。常耳。珈即笄頭所懸玉。又笄飾之最盛者。六其數六也。惟后夫人有之。作三件一串看。

翟。祭服周禮三翟。皆刻綳爲雉翟之形。而畫彩之。以爲飾。褱衣畫翟。素質。五色皆備。日暈。綸。畫綸。青。

賁。五色皆備。日綸。闕翟。刻而不畫。此三翟之別也。侯。

侯。伯夫人綸翟。子男夫人闕翟。宜姜宜用綸翟。

展。以丹紵爲之。禮衣也。蒙紵。紵之上。恐紵。紵之裏。不可以見君及賓客也。締。今笄子也。

采唐

翟星卿曰。采唐。分明興體。不知晦翁何以作賦。

吳文仲曰。孟姜孟弋。孟庸稱美之詞。以爲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恐未必然。然此當亦詩人賦其事耳。若此人自作。擁三美於桑中。恐無此事。

傳箋

卷二

召南

主

鶉奔

鶉。性妬淫。兩雄相見。必盛氣而鬪。惡亂其匹也。鶉傳枝而孕。不以形接。故曰鶉。性不淫。鶉與鶉奔。鶉與鶉疆。疆。反興也。

定中

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懷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營宮室。定中美。文公也。候。定星。順天時也。度日景。審方位也。種樹。適國用也。夏正十月。昏時。定星昏。見南方。午位。因以爲每歲營。

作之候此便有重農意在爰伐琴瑟言異日可爲琴瑟耳非謂今日之琴瑟必待此也今人因伐琴瑟遂增出寔蓮豆又以爲作禮樂玩詩意只閑閑說過並無此意營建種樹不平首四句亦不平

望以覽國都之大勢景以正山丘之向背觀桑以察土宜卜吉以協神謀皆未定國時事景山與京與揆日不同彼是正宮室之方向此是正一國之方向此亦用表但非八尺之象兌臧承上四件稍推開說

塞則無粉飾淵則無張皇的是帝王治法舊只頂農

偶集

卷二

召南

夫

系似宜合通章意爲長舉一馬見無事之不塞淵也若后世內多欲而勞大宛之求德多慚而招骨利之驥雖汗血如雲視衛文騷化霄漢矣

蝦蟇

蝦蟇淫氣映日而成在東暮虹也在西朝虹也莫之敢指賤之也非畏之也崇朝其雨崇朝而雨止也遠父母兄弟正始之大禮也女以不自失爲信理之不可自失則命矣

伯風

爾雅翼鼠有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者謂之禮鼠詩義或取于此文公爲政國俗丕變人以慚悔振厲故其詞激關尹子聖人師拱鼠制禮

干旄

車馬旌旗大夫本等儀衛精神全在第二句惟忽見於郊原之間所以可美耳何以畀之不是望姝子原是讚大夫下賢之事此時已屬曠典如云大夫之重親勞玉趾不知何所陳說纔副得此一片盛心報得他如此隆禮云爾五十六字樣正不必強分疏

偶集

卷二

召南

夫

鳥隼爲旌建於車后以其注旄於干首謂之干旄以其柝夏翟之羽以爲綬謂之干旌其寔皆旗也徐玄扈曰漢制太守四馬其加秩中二千石乃益右驂故太守曰五馬書枵索馭六馬是天子儀衛疑此時上下通行備之

載馳

讀此詩想見其欲歸不能欲捄不得煩懣難堪皇迫無聊之意泉水竹竿與此全爲思衛之詩但彼二詩作於平居故思甚糾結語甚纏綿而其禮義自閑之

意自在言下。此詩作於宗國流離之後。休戚相因。故雖止於禮義而其低回眷戀之情。愈不能已。驅馬悠悠。所謂心急馬行遲也。大夫跋涉我心則憂。玩則字分明。大夫未至已懸知其必來矣。與悠悠俱是虛摹光景。我思不遠欲撇去。終撇不開。我思不闕欲丟却終丟不下。各有意義。兩段止一義而疊言之。以見思之迫切。女子善懷。二語柔婉。悲涼中情之極。猶云我婦人家慣有許多憂思。然亦各有箇至情在。許人尤之意者。皆釋乎皆狂乎。何其不相休諒。不識緩急如

偶箋

卷二

召南

九

此此等處謂非尤許人不可謂是尤許人。不可總是無聊情。事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急迫憂愁中。有此一段經濟在。前云許人尤之。此云無我有尤。詞愈近。情意愈可念。要識他到底說不如我所之。到底無必返。衛之意只是展轉難自降耳。百思只是多方開論。就歸喧說。非策其控何國而因何人也。控大邦有諷穆公意在。尤尤其麥隱然宗國黍離氣象。

淇澳

竹。植物之君子也。故以為興。注猗猗與其進脩。菁菁

詩與本
系不同
兩句已
形多其
進脩無
已無

與其尊嚴。如寶與其成就。然言有次第。意無淺深。骨角有文理。可見理欲之相判似之。故曰切磋。玉石無文理。可見理欲之相混似之。故曰琢磨。瑟無粗疎。個無解弛。赫氣象充盛。咍英華發越。總是盛德之容。此與大學取類。既殊。意旨各別。終者到底不忘。非沒世之謂。單承瑟個者。亦非充耳二句。便是說他尊嚴。便合盛德意在。朱傳見其二字得旨。若云服飾非重以德而重。又似蛇足。金錫圭璧。是以成就言。其是切磋琢磨。充耳會弁處。即是此德。非至此方成。特至此纔

偶箋

卷三

召南

九

說出耳。金錫圭璧。俱自工夫來。鍛鍊固由人力得之。即生質亦由工夫熟後復還本質耳。寬綽四句。形容其德之自然中禮處。各上句意已盡。下句足上意。非如此而又如此之謂也。或謂首章猶有王敬意。至此方化於自然。不知盛德容貌。當敬而敬。則瑟個赫咍。當和而和。則寬綽善談。如孔子時而踧踖。時而申申。天天豈有寬綽善談時。不瑟個赫咍者乎。會弁皮弁。縫中為會。縫中結玉。謂之綦。天子玉用五采。綦飾十二諸侯。三采。綦飾七。三采。三色。朱。白。蒼。

考槃

考槃之樂亦自人觀之。碩人不知也。碩人胸中自具一天地。直覺此一澗中山。高泉香雲霞舒卷。日月光華無限曠洒。故曰寬至獨寐而寤。船而言言而又歌。歌而又宿。無往不獨。無往不樂。則魂清夢穩。幾不知世之有魏晉。無論軒輶矣。永字有若將終身意。弗諼泉石之盟也。弗過烟霞之癖也。但得醉中趣。勿爲醒者傳。弗告之意也。適軸難解。依注姑衍去可耳。

碩人

偶箋

卷二

召南

主

鍾伯敬曰。篇中皆以常情望之。深得告庸主之法。然反常則惟矣。庸到極處亦能反常。

碩人二句指畫出莊姜以下則歷數之。國君立后以正陰陽。以奉宗廟。族類容貌俱所不重。至於來嫁之儀。從通國之人情。外家之形勢。土產抑又瑣細之甚矣。詩刺宜。姜刺魯桓。但言服飾容貌威儀。技藝之美而不言其闕。若曰惜乎其獨少此耳。至莊姜亦獨言服飾容貌。而不言其德。若曰只此亦他人所無。况其德乎。此所謂詩在言外者也。

齊侯之妻只就本文平平說去不必驚張。纔是詩家本色。

四牡二句是馬。翟菲是車。以朝只敘來嫁之時。如此無車馬之盛意。鎮即鎮鎮猶益斯之言。蠶黃木梢之言。梢梢也。

賦

首二章私奔時事。後四章總述見棄情事。看他前半截大逞風光。後半截大殺風景。雖淫冶之婦亦覺蕭索可憐。氓之出出即如今薄倖子負心郎。語不必作。

偶箋

卷二

召南

主

解若就貿絲言之。此時情傾意愜。已幾爲卓氏之相如。買女之韓壽矣。豈有出出相目之理乎。無良媒之也。全認真不得。此語置匪我愆期之下。將子無怒之上。無限溫存無限慰藉。朱子云。責所無以難其事。尚是道學先生譚閨事耳。爾卜爾筮。正是賄邀時事。多少鄭重都屬繾綣。桑之未落。章見弃後悔恨之詞。正所謂蚤知今日悔不當初語意耳。女之就今四句。若話到真正道理上去。便隔千山。洪水湯湯二句。光景悲涼。視以爾車來時。迴想可念。女也不爽。上二

其行即今人痴心女子負心漢之謂不爽莫作守正話頭。因極二三即貳行無兩層意。兄弟不知四句寫出無聊可笑。哭老使我怨映上偕老字來。愁怨無盡。不思其反三句如云當時一味過信不想後來反覆至此。然當時已將反覆事一一忘却。如今亦沒得說了。自拚自恨。結得有味。

竹竿

首二章欲往而不得往。身在此心在衛。曰遠者。託言之也。末二章則思不能已。恍然左見泉源右見洪水。

傷寒

卷二

召南

圭

置身於檜楫松舟之間。可笑媚於清波。珮聲曳於河岸矣。思境留連。置身如夢。舊講加安得二字便差。

芄蘭

芄蘭弱艸而枝葉長蔓。本不勝支。服不旗。喪此興意也。

劉向說苑曰。能治煩決亂者佩鴈。能射御者佩鰈。能不我知。言其才能不足為我所知也。說者以無智識言。能字竟何着落。

容容與也。遂直遂也。悸字大有義味。服之不稱。帶動。

若驚。亦像有皇恐不安之意。

河廣

河既不廣。何以不渡。宋既不遠。何以不往。萬轉千迴。只此數言。自足。詩家上乘。

伯兮

父擊兵也。車有六建。父居一焉。曰。批父志所事也。無大才小用之意。由飛蓬而首疾。首疾而心癢。思境愈苦。曰甘心。曰願言待不思量。愈不思量的。正是此意。誰適為容。適字酸甚。

傷寒

卷二

召南

圭

有狐

此詩托言與絲蠻碩鼠一例。言狐即言鰥夫。其稱之子。猶碩鼠之稱女也。涉木自帶以上曰厲。故曰之子。無帶之子。自無裳。無帶。無服。強與人事。縫裳結帶之意。躍然口中。

木瓜

此詩似賦而以為比者。蓋以木瓜等比微物。瓊琚等比重寶。非真以木瓜等相施報也。此暗比與托言相似。四句俱作比看。不必另補正意。

凡報人之施而曰如是報之足矣。則報者之情倦而施者之德忘。惟歉然常若無以報之。則彼此意境自長。須知投爪報瓊。意中原不見木爪薄而瓊垢厚。直是感恩難忘。岳答無盡耳。近欲依小序作衛人感齊桓而作。似有理。備之。

詩經偶箋卷之二終

偶箋

卷二

召南

詩



詩經偶箋

王風

南昌萬時華



平王微弱降而為風。幽王流彘厲王滅戲。反得列于雅者何也。幽厲暴虐。猶及于諸侯。故為雅。平王政教止及于畿內。故為風。

周之所以王。積風而為雅。周之所以東。雅降而為風。黍離

通詩不見一宗周字。亦不見一宗廟宮室字。只就黍

偶箋

卷三

王風

稷生感。不須一語道破。如此自有無限感慨。且于謂我心憂。謂我何求。處俱有含畜。行邁二句。只平說有謂行之靡靡。以心之搖搖者。未是知我者。謂我心憂。詩意借知者以喚起下不知者。意旨自明。時講泥注中莫識已意。遂傳會之曰。不知者固不知。而知者亦不知。我憂所在。尤屬蛇足。謂我何求。惟其久留黍稷之間。而不去也。不須點破。官室宗廟。彼何人哉。不斥其人。而追怨之意。更楚而深矣。

君子于役

詩意因思而觸物。非感物而興思也。不知其期計時也。曷至哉。計地也不日不月。數往日也。曷其有估。傷來日也。雞棲于埘。三句觸此二意生來。但若令若離不可有所專屬耳。日之夕矣。猶唐人云月明花落。又黃昏。有無限感嘆。首章云如之何勿思。沈迴繚邈。不能已已。然尚有思也。至苟無饑渴無可奈何。而庶幾其免于饑渴。非幸詞也。非願意也。亦非以此自解也。思益深矣。各末二句復提唱。君子于役。大有意味。可玩。

傳箋

卷三

王風

二

西周之世。大夫非無行役也。出有皇華。四牡之勞。入有杜魚。燕之燕人。皆以為盛典而寵勞之也。東遷政在諸侯。天子之公卿大夫奔走聘問。無有寧歲。燕勞之典廢矣。夫子見大夫妻此詩錄之。正以傷周之日微耳。艸蟲殷雷。平淡之思也。君子于役。哀傷之思也。世有盛衰。婦人女子之口傳之。所謂風也。

君子陽陽

陽陽有氣象。發舒之意。陶陶有心志和樂之意。執簪以聲言。執紉以容言。其樂只且只就上二句咏嘆之。

安食忘勞意。總不消說出。敖舞位。即所舞之地。非別設舞位也。

注以為前篇婦人所作。此說沿習久矣。然平詠詩詞。安食忘勞。既屬蛇足。且如此一室中氣象和雅。東遷後安得有此。魯申公曰。景王好音。士遂習音。君子諷之。序亦曰。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意其簡兮之流。與余欲作此解。玩諸說。遂有獲我心者。故存此義。

楊之水

傳箋

卷三

王風

二

荆子討申侯。弑幽王之罪。伐申。侵甫。及許。平王遣兵戍之。周人怨思而作。三章一意。思處。即是其怨處。上之使下。已絕父子之義。故下之往役。止深夫婦之情。曹氏曰。楚小。于薪。蒲輕。于楚。始薪。次楚。次蒲。愈輕矣。而不能流。喻周之弱也。

中谷有蓷

古之王者。養民之生。及其後也。聽民之自生。至于不能聽民之自生。而又有以戕其生。則民始有不聊生者矣。中谷有蓷是也。

華一名充蔚一名菴間能旱草也。生下濕之地耐旱者枯。生下濕者亦枯。宇宙燭焦物產憔悴甚于茗華哀于萑楚矣。泣甚于歎歎甚于嘆。艱難不淑中無相原意何嗟及矣。中無安命意總是深悲極痛之詞。此詩合茅苜讀之。至今令人欲淚。室家相弃于此。情中見之。

兔爰

國家氣運全在人才消長。朝廷威德全在刑賞得失。黨錮而漢亡。清流而唐亡。黨人之碑設而宋南渡大

偶箋

卷三

王風

四

都刑賞不差。則人才不盡。人才不盡。則士大夫之正氣與國家元氣尚相維持。千古興亡一一不爽。兔爰而雉。惟文武之澤遂斬然矣。

我生之初尚無爲。莫說好話。此時已不成世界矣。百罹稍推開說。不粘定刑罰。無咎不動而死也。無覺無聽不知而不聞也。安得中山千日酒。豁然直到太平時。正是此意。

葛藟

通詩以嘆已之窮爲主。貴人意輕。葛生于山谷。在河

濟河決河潛非其所依。故以爲興。莫我有視之如無也。句法。

采芣

采芣託言以指其人。猶氓之言復開也。

葛生于初夏。采于盛夏。故曰三月。蕭采于秋。故曰三秋。艾必以三年之久爲佳。故曰三歲。

大車

檻檻所聞也。如焚所見也。一時威靈氣燄。不覺望而

偶箋

卷三

王風

五

生思亦有邳都王溫舒道不拾遺之意。然相矢同穴。淫心愈扇。淫情愈深。與行露野麕其致自別。似已爲后来連理枝。鴛鴦塚作。偏千古所以爲王風也。

謂予不信。謂我之言有不出於誠實者。皎日在上。足爲予証也。

丘中

有麻有麥有李。詞出於疑。故所指無定。處子嗟子國不必問是幾人。或一人而名字異。或俱借言。或竟兩人。總不足穿鑿也。罔我玼兮。是寔話思之不至。

之于又眷于兩情。故貽之珮玖以結懇勤。殊覺有致。有情。舊作既來而與其贈。既無意味。亦光景不象。

鄭風

緇衣

美武公也。桓公為幽王太司徒。幽王被弑。桓公死之。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父死。其君子定其鼎。當時列侯固未有如鄭桓武者。既改衣。復適館。既適館。復授祭總。是周人無已至。愛然其綢繆之意。終非三者所能盡。故曰好賢如緇衣。

傳箋

卷三

鄭風

六

天子之卿既朝而退。服緇衣以聽政。就服緇衣。上說他相稱。又說他恰好。又說他安舒。而德自想見此詩。言好德。却不露出德字。止首一句微露之。且不曰衣之新。而曰衣之敝。又可想見他意中摸擬之情。適館授祭。俱同此意。俱非寔事。

將仲子

畏非畏禮義也。只怕人議論耳。注者之情。至于無所畏而極。有所畏猶非觸濫之日也。無喻二句詞雖拒而意則予之。

叔于田

段不義而得衆。閭里悅之。此皆其私党之言。亦猶河朔之人以安史為聖耳。美者言其無可憎議也。須各照居人服馬飲酒看出。仁者相周相卹。煦煦相親。好者獻酬欬洽。情意交通。武者聲控馳騁。力能使馬。以其衆相混處。故見其仁。衆共飲酒。故見其好。馳騁射。故見其武。玩味此詩。叔當日輕薄浮動。如今貴家游冶。耶與閭里惡少呼朋引類。復逐比周。宛然如見。夫慈母居中。惡黨居外。那得不亂。身無理義。交無正人。那得不死。然服馬飲酒之儔。足以死叔。段雞鳴狗盜之雄。反以生孟。管固在。各人身分。

大叔于田

通詩盛詞誇詡。想見其深相傾接之意。玩獻于公所一語。武上為叔。自出田。此為從公出田耳。如組如舞。初出狩事。與下整控不同。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者。所謂如舞也。火烈具舉。焚林而佃也。袒褐暴虎。狀其武勇。亦有不啻口出之狀。無詆誇美中長處。既驚絕大之技。又戒墜人之凶。非徒戒之使勿為也。上襄雁行。

與下齊首如手。不作善御看轡者。騁馬以從。會曲折有法。如轡形。然所謂逐會左也。挫者馬行方速止之。卽止也。縱者發矢時放手任其去也。送者舍矢後弓稍隨轉向前如送矢然。一縱便送其勢甚速。非兩時事。馬遲發罕釋弣弓言叔從容得意如庖丁提刀而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也。還是誇美意。多注中喜其無傷反膚淺矣。禽獸居之曰鼓。

合二詩觀之。叔之負氣任俠。下之背公死黨。各從口中和。盤托出已。必非居無事者矣。然叔之得象如此。

偏箋

卷三

郭風

八

爲魏之信陵齊之孟嘗。不足爲晉之桓叔衛之州吁。亦不足。何也。其智不深。其勇不沈。結納皆亡命之人。終不足以舉大事。莊公識破此人。弄之股掌中。亦久矣。桓志殺段。固不足言。漢文寔友愛諸弟。不朝賜几杖不問。殺辟陽侯不問。警蹕稱制不問。卒令以驕恣自敗。損愛弟之名。又知國家大体。畢竟私情上稍姑息。不得公義上稍寬假。不得。

清人

詩刺文公。不重高克。無節制上。閔公二年冬。狄人衛。

在鄭河北。故使高克禦之河上。在彭在消。在軌便有爰居爰處之意。在旁旁。應應陶陶。俱駟介言。勿就人言。重英二矛長短不齊。故其英餘相重累也。重喬則師久而英敝矣。將軍之車左執御。右執兵。將在中。故曰左旋右抽。中軍作好。若士卒之車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此詩作于既散之后。而尚日翱翔逍遙作好者。詩人之婉詞也。然不必補師散。只隨文描寫其失自見。

偏箋

卷三

郭風

九

兵國之大事。奔之境上。是以三軍之士。戲也。兄君臣相貳。更假之重兵。優游歲月。翱翔境土。使克爲駭。應無將之臣。鄭之既已不在河北之狄矣。古今馭將從無此法。故刺之。

羔裘

三章皆德稱其服。各章上下。綰合相稱。意自分明。命者所賦之性也。舍若以之爲安宅。然命既訓性不應夾帶生死等語。混之注未安。豹有武力之獸。以豹爲飾。故見其武。非形容羔裘之狀也。司如司。命司馬之類。直亦非主諫。君有危言危行之意。彥文采服。纓足。

以潤色皇猷。勿說聲譽上去。素絲以英裘。三英古之制也。

遵大路

谷風棄婦。遲遲于送畿之時。祇自痛心。飲泣而已。遵路慘袂。媿媿故好。淫者婉奕。媚人光景自別。

雞鳴

首四句賢夫婦筵簞之上。彷彿問夜光景。聲吻中一畫出。

注云射者男子之事。中鎖婦人之職。固也。然朝朝而偏集。

卷三

鄭風

十

山鳬鴈而歸。杯酒勸酬。豈賢夫婦無窮生事。盡在于此。須知弋鳬鴈。亦不過治生中一事。特偶舉言之。宜言飲酒。全就其勞苦中寫出。德業相成。意氣相得。閨門中一段。忻洽光景耳。說到偕老。宛然夫婦謀生共。高長久。琴瑟靜好。宛然搏拊之間。刑于雅韻。洋洋盈。至女子生不踰閭。末以親賢取友相規切。看此婦何等見識。何等胸期。有婦如此。儼然一良友明師。雜珮贈遺。固是縉衣之好。亦見其幽閑之德。不欲以鉛華事君子矣。既致其來思。贈其往。故贈順則不忍疎。

問故問我好彼善是彼以善施我故報

有女同車

于瓊琚言其美色。于將將言其德音。各從其類也。翱翔車中衣服迎風。飄舉之貌。神女賦婉若游龍。乘雲翔。又曰疎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孟姜世族貴女也。美質之佳麗也。都飾之閒雅也。冶容艷質。多出于膏腴甲族。薰濃含浸之下。彼山姬野婦。雖美而不郁。雖有舜華之顏。瓊琚之佩。所謂婢作夫人。鼠披荷葉。舉止羞澁。惡能閒雅乎。

偏集

卷三

鄭風

十

德音如霍小玉之引喻山河。比誠日月皆是。

扶蘇

淫者相調謔之詞。狂且狡童。總見相狎之意。非真以爲狂狡也。舉止輕佻。不可耐曰狂。情詞詭誕。不可信曰狡。

釋今

此未得而急欲得之詞。倡和相應相求之義也。

狡童

若忿若憾。若諠若真。情之至也。以爲絕意者非。以爲

婉意以求合者亦非

褰裳

說得淫蕩無耻之極。大意與伎童相似。狂童之狂也。且喚起作唾罵調笑語耳。

丰

鍾伯敬曰。叔伯即前人望其復來。申前約也。看來似應如此說。更合舊說無味。

東門

上二句志所懽之居。下二句志相思之意。

偶箋

卷三

鄭風

士

風雨

聽雨聞雞此思者。最無聊之况也。兩人在室。言之遂爾津津。可知境以心造。云胡二字。懽幸之極。

或以爲淒淒悄悄。極道無聊之景。既見君子。皆預擬之詞。似更好。

子衿

禮不珮青玉而曰青青子衿者。珮玉以組綬帶之。

揚之水

流緩則浮沈而不去。儔寡則依戀而不忘。二者皆有

綢繆之意。總是與其情之相親而欲其無相間也。古令男女情深。往往于昵枕伍幃時。援托鄙誠。長恐篋笥見捐。貝錦中作。此正其鍾情極處。未必有他志而急自解也。

東門

聊樂我負。聊且與娛。二聊字中澹泊寧靜。識得破守得定。

茶英茶英。是白貌。吳王夫差黃池之會。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燭望之。如茶如雲。綺麗可觀。如茶輕白可

偶箋

朱三

鄭風

士

蔓草

溱洧

婉如清揚。或曰如而通。或曰猶清揚。婉如倒句也。

溱洧

士女以脩禊會于水濱。此山陰曲水之鼻祖也。女曰

觀乎。數語宛轉流連。曲盡游人語態。然作淫者自敘之詞。非也。曰士曰女。分明作詩者述語。

芍藥一名江離。一名可離。故相別者贈以芍藥。

齊風

雞鳴

或曰美賢妃也。或曰陳古而刺今也。此俱不必強求。但說詩者須就其聲响意象之間。摹寫其仿皇不安。驚疑不定之意。當其中夜深官時。時恐雞鳴。時恐東方明。無聞自聞。無見自見。忽而曰雞既鳴矣。朝且已盈矣。如匪雞之鳴也。豈蒼蠅之聲耶。既而曰東方明矣。朝武已昌矣。如匪東方之明也。豈月出之光耶。旋又曰蟲聲在耳。今晝寢而飛矣。同夢之樂。豈不甘之然會朝者行且歸矣。無以婢子之故而并累主君。

傳箋

卷五

齊風

古

之明德乎。汲汲皇皇語意可想。至於雞聲之不可爲。蠅東方明之不可爲。月君未視朝。群工決無遂歸之理。一穿鑿便呆然。不曰君之荒于內而曰已之甘于同夢。不曰以君故憎我而曰以我故憎君。則詩中渾厚和平之意耳。匪雞則鳴。注作他人人口中代說。又似間斷。人將曉更倦而思睡。蟲飛覺曉時下一甘字亦妙。徐玄扈曰。風人之致多。是借有爲機。倚無爲用。說處不是。詩詩在不說處。譬如車輪之轉。非穀非軸。妙在

于空。又如鼓響于桴。聲不在木。火傳于薪。光不在燭。若將意思一句說盡。味如嚼蠟。又如箭盡力墜。氣勢索然矣。讀詩者。爲繡金針。在此數語。正索解人亦不得耳。附錄于此。

還

首句是已譽人。末句是人譽已。還假然好昌。臧俱酬報之言。字義各相應。似兼技藝容止言之。茂技藝之美。昌才能之富。

蘇秦謂臨淄之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聞雞走犬。六博踰鞠。家敦而富。志高而揚。讀此與盧令二詩。自見其交相稱譽處。正是未知鹿死誰手之意。爭之至也。

傳箋

卷五

齊風

五

著

此是刺者設爲新婦始見僭而誇示之詞。俟著俟庭。俟堂使人讀之。而不親迎。自見統用雜采。青素黃每章用一色言之。瓊華瓊英瓊瑩亦只是一物。木謂之華。艸謂之榮。不榮而寔謂之秀。榮而不寔謂之英。皆以草木之華形容玉之光色也。

東方之日

詩中之興語不相屬。事不相因者。始見于此。乃因其時以起興。男女相奔。不夙則莫。此殆朝隱而入。暮隱而出。履卽近之也。履發送之也。室在寢內。聞在門內。

東方未明

二章惟其無節。末章惟其易知。而不知皆刺之也。

人君果有勤政之心。雖夜半投籤。亦誠嘉事。此云興居無節。全是垂張任意。忽然蚤起。蚤便過當。如此等入。必于晏朝。邊多未句不夙。則莫句是詩人命意所

齊風

卷三

齊風

末

屬不刺其莫而刺其蚤。亦微詞也。

折柳以內外之限。較晨夜之限也。

南山

魯桓弑兄自立。有危心焉。結婚于齊。歸田于鄭。成亂于宋。樹三疆以自固。尤屬望者齊耳。齊襄恃強以行淫。文姜妄行以恣欲。桓之不能制妻。以齊之勢重也。襄之忍於淫妹。以桓之中怯也。

首二章刺襄。後二章刺桓。或曰詩是齊風。刺桓正是刺襄處。

屨有纁屨。黃屨。黑屨。白屨。散屨。五等。故曰五兩冠之下。結者爲纁。纁之下垂者爲纁。四如之何。深恐之之詞。

甫田

上二章喻瓞等者無益。後章喻循序者自成。意自相承。末句最可味。言近小自然遠大正醒出。四無字精神。

盧令

還是相譽。盧止譽人。

齊風

卷三

齊風

末

戰國策。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美俱就獵者。才藝說田獵時。追逐草野。倚侶相懼。便是仁。鬆鬆似帶武勇意在。

敝笱

刺莊公也。笱之敝不能制魚。公之弱不能制母。

前說魯道有蕩。齊子由歸。已有往來招搖。道路傳笑之意。此云其從如雲。如雨。如水。說得恁地無忌。恁地無耻。然公雖不能制母。從者豈不可以君命持之。亦亦有此意。

唯唯狀魚出人自便意妙品如水猶水之就下也注訓多未安

載駢

數詩不曰魯夫人而曰齊子皆外之之詞也齊魯之間頻來頻往真覺魯道崇盛汝水洗穢詩人極狀其車馬僕從覲顏無耻發夕便有日暮而駕不及晨蒙意豈第以懿美字用代醜詆齊子毫無愧縮滿路春風顧盼臨淄忻忻人望情事兩字描出機鋒毒甚

荷嗟

偶集

卷三

齊風

木

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其所短不言自見自荷嗟而下句句是稱美處節節是歎息不滿處每章首荷嗟二字隱隱不露射則藏不出正舞則選四矢反技藝之美餘皆威儀之美

人若短小便無儀可觀故體貌俱屬威儀抑若揚言公雖自家韜飲光輝竟不可退句法能品禮有疾趨徐趨中其度故曰巧

儀既成與不可選相似此齊人之詩展我甥似亦本等稱羨之詞明非襄公之子亦太鑿

樂必舞而後成雖國君之子教于成均亦必成童舞象既冠而舞大夏

射皆三耦而止終日食侯美其久而能中也射則實中而有力也四矢反則兼巧矣射必四矢象有事于四方

諸則字亦詩人微詞也

詩經偶箋卷之三終

偶集

卷三

齊風

詩經偶箋

南昌萬時華茂先著

魏風

魏世家不可考周武以封同姓魯閔元年晉獻公滅之以與畢萬此詩皆未滅時作蘇氏以爲猶邯鄲之于衛也

葛屨

首章刺褊急以事言次章推其所以刺之故若曰威儀容貌非不可觀而無奈其褊急之若此也

偶箋

卷四

魏風

一

拊拊四句總是褊急皆由俗之儉嗇來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爲婦內則云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乃成婦後奉舅姑事裳統于要衣統于襟好人三句以容言象拊以飾言褊心寬說縫裳在其中古人以右爲尊故左爲主位

汾沮洳

三章無淺深以二彼字相呼爲興無度如英如玉俱就容節言之如英謂如華之可愛也如玉謂如玉之無瑕也

蘇子由曰君子之爲國致隆而極廣焉故其降也猶

可以不陷大都國之教化卿大夫助之下之風俗卿大夫先之儉固美德然貴臣巨室纖謹拘促毫無餘地氣象狹小自非盛長之機且儉不中禮貪忍皆從此生故二詩深以爲刺張叔翹云玩二詩所謂女手縫裳采桑采芣政與公儀休拔園葵去織婦者相反蓋有與民爭利之意所以刺之特意微蓄不露耳若止是儉嗇亦未見可刺也

圖有桃

偶箋

卷四

魏風

二

韓詩外傳曰無章句曰謹

國家危亡必非一朝一夕之故君臣上下怡然處堂只緣不思其中賢人君子必有先見而抱杞憂者無奈我以爲非人以爲是銅蛇荆棘之歎千古皆然以核充穀以憂度曲即興意也以出納相對者大不必驕就歌謠說罔極卽就行國說蘇氏云行國告人以不可也不是空空行走是者言式微之國無俟更張之令也詩人意中終有望他深思意在

陟岵

陟岵陟屺陟岡秋懷英太行白雲縹緲親舍之意父
曰母曰兄曰臨風淒斷如聞其嘆息之聲矣尚懷旃
哉轉爲室中人舉出一杵疑慮一番叮囑視諸懷鄉
望舍之什俱深一層着意惻惻可念

十畝

賢者有不樂圭紱之意故見桑者生羨慕想非見幾
而作之謂也與子之子就同事言非桑者行字可味
雖不能遽還此志決矣

伐檀

偶箋

卷四

魏風

三

各首三句述其事中四句推其志末二句贊其人也
伐檀亦是借意與稼穡狩獵一例非必真伐檀凡謀
不遂心之事皆是寘之河干亦只是爲其事無其功
耳稼穡只疊上一層不是又將來與伐檀比例然時
講于此又謂不改伐檀之思則以君子真爲輪輿者
流矮人觀場殊可捧腹五不字見厲志處胡取胡瞻
如云休想的口氣以不可字代之反不得意趣不素
餐卽上看出不必更推深一層

碩鼠

此詩托言之比爲尊者諱故寓意于鼠不必補出正
意下文亦不必言鼠不必言人順文說去爲是

三歲貫女誅求之害非一朝一夕也近將去女欲去而
尚未去亦尚有徘徊故國意在樂土樂土每重言之
似有想慕欣喜之意然亦臆想料度非真有所指也
唐風

唐堯墟周封其弟叔虞是曰唐侯即所謂剪桐葉而
封之者也蘇子由曰唐風寔晉詩而猶謂之唐以爲
此堯之舊而非晉德之所及也

偶箋

卷四

唐風

四

蟋蟀

凡人解其拘者或失于縱廣其儉者或流于奢故疾
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讀蟋蟀詩可想其勞生敬
業憂深慮遠之思

三章開說外深于居憂深于外瞿瞿未見于爲蹢躅
則爲矣蹢躅未獲其安休休則安矣其意漸深
日月除有過此餘閑又管新歲職事不暇爲樂之意
外不是外患若外患又與思憂無別既爲思慮所不
及又豈得指寔言之只虛說意味自長

好樂二句。只是上語。不是着力說。非又欲取法古良士也。休休不是安樂是。知止知足。意人惟不勤儉。便妄想。妄想便妄為。

山有樞

三章末章更切。二且字。有勿問其它意。此雖以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甫樂而憂。思即隨之。解樂而死亡。以動之。蟋蟀之氣象。固局促。山樞之情。旨益悲涼。然畢竟是勤苦生事之人。故感念勞逸。惻然生死。衣裳等。既不過尋常受享。且說及時處。亦未嘗荒廢時日。偶集

偶集

卷四

唐風

五

味行樂須不可說得太高。曠似晉以後人語。

多憂則覺日短。又曰。愁多知夜長。何也。曰。居閑處獨。懸懸慕遠。則雖短而似長。應務營業。矻矻勞生。則雖長而似短。蟋蟀勞生者也。

揚之水

作此詩者。曲沃之黨。如鄭人之私段者。然揚之水。水。柔石剛。水石相激。以喻晉曲沃之勢也。素衣朱襮。死。然黃袍加身之意矣。我聞有命。但隱隱欲舉事。便了。不可明說。傾晉。素衣中衣也。玉藻孔氏疏引皇。

氏曰。凡服先加明衣。次加中衣。冬則加袍。夏則葛。次加祭服。若朝服用布衣。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褐衣。褐上加朝服。夏則中衣之上。不加裘而加葛。葛上加朝服。朱襮者。染繒為赤色。為中衣領緣。黼則獨于領中也。

椒聊

此詩鍾伯敬以為誦功樂成之詞。當未。然彼其之子。外之也。椒聊且二句。嘆之也。分明晉室忠臣。見沃日盛。疆漸成尾大。孔子龜山操云。我欲望晉兮。龜山操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即此意也。

偶集

卷四

唐風

六

手有斧柯
龜山何
何又奈
龜山何
尼父亦
好詩
如此

上以椒之蕃盛。與沃之強大。下以椒之遠條。而寔益繁。喻沃之將來。而勢益盛。埤雅。朱莫氣。好上椒氣。好。下沃以支子受邑。故與取義于此。二升曰。剗。剗大于升。碩大言其氣盛。篇則盤據愈深厚矣。

綢繆

此以偶然而見為興。今夕何夕四字。喜甚。有喜慰。疑恍然如夢之意。如此良人何。歡樂有盡。喜幸無量。唐人所謂東方漸高。奈樂何。此語止可意會。著一語。

請不得婦語。夫夫婦婦相語。夫語婦皆詩人述詞也。

林杜

葛藟之謂他人昆。亦莫我聞。常棣之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與此互相發。此詩非求助于人也。傷已之無兄弟。以爲助耳。玩嗟字。兩胡不字。反覆傷悼。分明只嘆不相親助。究竟亦無凱望。責備兩心。只見已無兄弟之可哀。與上不如我同父。無二層。比以心言。有眷戀意。次以事言。有扶助意。以獨生之杜甚茂。反與獨行之人無與。

傷集

卷四

唐風

七

羔裘

此詩朱傳無定解。或美或刺。諸說紛紛。當是刺意隱然而口中祇作怨望之語。居我所賴以安居也。究我所恃以究察其疾苦者也。豈無他人。謂非無他人之可從。非我所托命。則維予之故。且好。不容他適也。此責人之忠厚者也。

羔裘上下通服。君純羔大夫間之以豹皮飾袖口。

鵲羽

鵲之羽不便樹止。比民之性不便勞苦。此詩比頭不

比尾又一比。例是比體之似興者。呼天者。興幸之詞。失養則失所。故曰曷其有所。征役無已。故曰曷其有極。子廢常職。故曰曷其有常。

無衣

詩若爲武公請命之詞。偃蹇不恭。無人臣禮。或詩人惡之。醜之。特誅其意。非必武公有是言也。

豈曰無衣。五代劉仁恭曰。旌節吾所自有。但要長安本色耳。正是此意。安吉與非復顧天理。重王命。只是不惜天子名色。無以內制國人。外抗與國。便覺危而

傷集

卷四

唐風

八

不安。因而不吉。服之不安穩。便有不暇煖之意。便不煖了。武公自立三十七年。始以寶器賂周釐王。夫子存此詩。所以著世變之窮。而傷周道之衰也。堂堂大王。豈有馳亂命。獎囚人。公行賄賂之理。今日命武公于曲沃。后日復命三卿爲諸侯。在武公固爲不真之報。而周之于晉已爲再失道矣。

杜杜

總好賢無已之意。看來噬宜適我。固未必君子真以寡昧見弃。曷飲食之。注直作無自而得飲食之。則中

心好之反輕有甚意趣語意只一氣說俱是與望之詞非絕意之詞

舊生

前三章感物而自悲其無所依后二章則思而極望二詞近於傷矣

誰與獨處僅四字而意則兩轉易亦有之匪寇婚媾獨旦猶獨夜也古詩長夜湯湯何時旦

夏日冬夜思境最難排遣維此二時江淹夏草青兮查不暮冬缸凝矣夜何長陶詩造夕思難鳴及晨願

偶箋

卷四

九

鳥遷同此意有謂思到沈痛時日便如夏夜便如冬不以春夏言者亦似有致兩存之

采苓

此詩之比與碩鼠同例俱不欲斥言其事姑指一物言之人之為言上不必更補正意緊承采苓說去但不必更說采苓凡托言之比只借一事發端下言彼即言此也

苓生于隰苦生于田葑生于圃三者皆非山中物而曰類曰下曰東歷歷可指此謔口之善狀也苟亦無

信或指謔言無信實看下無與無從即自聽之者無聽信說亦可謔言同極原欲見用不期于舍原欲見信不期于無然今日舍旃曰毋然則如黃之舌沮矣故曰胡得焉

秦風

魏唐堯舜禹之故都至是而風亦變則帝王風教中國禮義蕩然而夷狄乘之故次以秦中國將變于夷矣

偶箋

卷四

十

秦及周之政者也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隣其

車隣

美秦仲也秦伯駢之後栢駢佐禹治水賜姓嬴末孫非子周王使養馬汧渭之間封為附庸邑之秦谷曾孫秦仲宣王命之為大夫始有車馬侍御之盛今觀列國諸詩大都流蕩淫靡有日趨于亡之勢而秦始有車馬禮樂其氣蒼厲激昂已有超八州卑六王之繫即逝者其亡數語與山樞同一感動流連然彼讀之尚不免王處仲擊壺長歌桓宣武扳枝拭淚而此

詩慷慨悲涼。真有魏武帝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之意。獨其壯烈處。神氣矯露。盡屬末世君臣鼓舞功名之象。並坐鼓瑟。雖復簡易。宛然戎夷舊俗。今者不樂。便隱然惜時。爭長。不能坐待居諸。視幽之朋。酒羔羊公劉之執豕酌匏。上下太和。王伯之氣。截然秦之興。固于此可見。即秦之終于秦。亦在此矣。

車馬寺人皆創見。二有字。有創意。在君坐臣亦坐。便是並坐。亦不必比肩。今者不樂。或以為樂前車馬寺。

偶集

卷四

秦風

士

人固不是。即以爲樂國。涉之方新。亦未是大抵看詩。當得其大意。不必如此拘滯也。逝者其耄其亡。還就國人身上。非就君說。即山東父老扶杖。往觀。願少須臾。無死以觀德化之成。同意。

楊升菴謂秦初政。便用寺人。其後景監得以薦商鞅。趙高得以殺扶蘇。闢人之禍。已見于此。夫子刪書。以秦誓爲殿。知代周者秦也。刪秦風者。以寺人之令爲冠。知亡秦者寺人也。聖人無不知者。特以近恠而不言耳。

駟鐵

獵非先秦之所無也。威儀氣象之改觀。則今所創見也。一章往。狩時事。二章方。狩時事。三章畢。狩時事。駟鐵。屬馬之盛。六轡在手。不是說御之善。只帶在馬上。說奉時辰。壯虞人奉之也。孔頊不重禽獸之多。只重翼獸之儀。上左之左。公所乘之車也。命左卽左。正五御逐禽左之法。御者之範。馳驅也。舍拔卽中射者之如破也。遊于北園。只將人遊馬開車。輕大。腰平。平散。重重疊疊。敘去。自見從容整暇光景。

偶集

卷四

秦風

士

車降曰寺人。駟鐵曰。嫡子偏伯之氣。當得意時。遂有便。雙滿前之象。然終事而載犬田。以講武。非以從禽。走狗相逐。視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景色又別。

小戎

秦起戎落之間。襄公初政。遂能脩其兵甲。致其果毅。一時車精馬良。器械工利。有戰勝攻取之氣。且其制度精巧。處置周密。一婦人能言之。雖宿將舊卒。不過于此。秦之興。尚武功而士女樂戰。漢之亡。重名節而女婦爭死。風之所被。其感如此。

各章上六句誇車馬之盛下因及私情重報君父之
警上首章小戎五句是車騶帶句是馬析言之小戎
句車軫之制也五檠句車衡之制也游環御騶之外
出也者驅馭騶之內入也陰制句使騶馬引車之制
也文茵車上之物文采昭也陽轂車之制馳驅便也
二章四壯四句屬馬龍質二句是車上用物之制也
納騶內轡也不可當陰制之制彼是引車之制此是
控騶之轡也此句所主在殷所重在塗不重制騶上
三章俊駟句是馬中五句只饒膺屬馬餘悉車上之

備箋

卷四

秦風

主

制矛以擊刺伐以捍蔽輶以藏弓二弓以防折毀閉
滕以示約束皆車上所用也厭厭二句本因思而想
像其人若曰以賢故思之則失其肯矣厭厭言其安
閑凝重秩秩無非間之言也餘注已明可一一核之
自審

兼葭

此詩意境空曠寄托玄濟秦川只尺已宛然三山雲
氣竹影風聲邈焉如仙大都耳目之下不乏幽人豪
杰句懷自有高寄只此杳杳可思正使伊人與作詩

者俱留千古不盡之味更不必問其所作何人所思
何侶也兼葭二句形容秋江景物總非筆墨所至此
與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已置今古文人秋
咏都落下風至今容與寒汀者一念此語不獨意會
且覺心傷在水一方原從浩淼波光之外若減若沒
若隱若現恍見此境與下道阻且長宛在水中央更
無二際此等處境象自知語言皆贅若以為意在一
方及求之而道終阻而中央終宛在者固非以為既
邇洄求之復邇游求之者亦未妙得其解也

備箋

卷四

秦風

十

且長在彼清洄湧上看且躋水高難上且右水廣難
值也

終南

以終南興君子以條梅紀堂與容服君子至止便見
始蒞新都意錦衣狐裘諸侯受皮弁之錫于天子歸
而享國則服此告廟後不更服之矣顏如渥丹花名
體之移也其君也哉口中始見驚喜之詞艸形如亞
黑與青謂之微五色備謂之繡皆裳裳亦衣故曰衣
勿誤作二物耑考不忘非祝其壽也欲其久居此位

耳。錦承綴纈見非縞承之舊佩玉見非三命悠珩之舊。

黃鳥

黃鳥羽毛聲育之美人所愛止于棘上桑亦人所采楚亦人所刈鳥性見人則駭故以喻三良之死非其所。

如可贖兮正痛恨其必不可贖也若曰亂命可以無從三良可以無死便失詩人渾厚之音。

應劭云秦穆公與諸臣飲酒酺公曰生同此樂死同

偶集

卷四 漢風

十五

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肅許諾及公覺皆從死果爾三良之罪更甚于穆康矣夫君為其社稷死則死之齊莊之難晏嬰徒枕尸一哭而出况太平無事徒以七尺殉君杯酒之盟此安陵之所以辱螻蟻虞今之所以等逝驪耳丈夫作事何至于此。

晨風

雍州無鄭衛淫靡之習故其民多深厚之恩晨風之歌是也如何如何無限付度忘我寔多無限怨報却無限含畜然不須說向富貴上去。

物有所托人無所依晨風之興也物與地相宜情與事相係山隰之興也木皮青逞望如駁馬曰駁六據所見而言。

無衣

岐豐周故地文武成康膏澤弘深東遷而后共主替旋玩王于典師一語問井小民一衣袂相結約遂欲拱神京戴天子同營兩字明明捐私怨徇公憤羸根躍馬之氣目眦可裂心血可瀝今讀其詩開口豈曰無衣豈惟意氣慷慨且其音節壯厲雄真真有岳將軍直搗黃龍之樂惜乎周不能用其衆秦鼓其銳氣而有之反以止三十世蒼姬之曆耳傳中章末數語殊可玩。

偶集

卷四 漢風

十六

鍾伯敬曰此詩要寫出壯狠親重之象。

玉藻云纁為襜褕為袍純著新綿為襦襦用舊絮為袍。

我赴敵而子未嘗後至于陷陣而我未嘗却走日同仇相死也非以相恤也澤襲承近汚垢故曰澤褻也。

渭陽

只我送舅氏四字已說得極親熱極纏綿矣送之非以為遠然渭水游游照人離別登山臨水送將歸自覺別路淒然送之非以為厚舅氏之入當為列侯故贈遺皆康侯服御之物悠悠我思對生者忽念死者意中淒楚口角悲涼欲言更不盡言大都別最銷魂更益以生死之痛其感更深且舅氏將離因而念母此亦情所必至文生于情其此之謂矣

夏屋

偏箋

卷四

秦屋

七

秦尚首功簡弃賢士夏屋之詩即坑儒焚書之漸也此詩與馬騶歌相似夏屋四簋即車魚之意向以大俎為夏屋不若以授室看更妥造車始于與造衛妃于權故以權與言始楊子震風淩雨然後知夏屋之為幘幘也

詩經偶箋

陳風

南昌萬時華茂先著

陳舜之後武王以元女大姬妻陳胡公大姬無子好巫覡鬼神歌舞之樂國人化之五世至幽公大夫荒淫國人刺之變風始作

蘇子由曰列國之風皆有所自起周德既衰諸侯各因其舊俗而增之善者因善以入于惡不善者日益以甚故晉以唐之遺風為儉不中禮陳以大姬之餘

偏箋

卷五

陳風

一

俗為游蕩無度亦理勢然也

宛丘

小序云刺幽公也今以為汎刺之詩

時講一章無儀二三章無節然首譏其蕩下面鼓缶而舞彌冬歷夏正其蕩之實耳

樂有聲必有容舞必應鼓舞之久則鼓亦久矣文舞以翟鸞羽翟翻素而無文非正樂也

東門之枌

咏不續其麻一語當是刺淫之詩若作淫者自道不

大殺風景乎。東門相聚復在南方。市即南方之原之市行樂非一地也。娑娑猶所謂踰躐游冶非舞之謂也。穀曰無如雨。風猶蘭亭天朗氣清。惠風和暢。非擇吉之謂也。視如彼男悅女也。貽握椒女贈男也。子仲大夫氏也。大夫之女招搖如此。委苓小姬田間。匹婦又不知何如矣。

衙門

人情昨援歆羨。原無二種。饑思飯牛。渴思飲海。牧人之夢。或爲王侯卿相之夢。或在孫子。即秦王漢武海。

備箋

卷五

風

二

上求仙只是人心無極。身爲帝王。便于帝王中尋出欠缺事件。如此人踈踈淡淡。安安穩穩。真有無人不自得光景。衙門沁水。兩可以字。君子之素位而行也。四豈其字連四必字。君子之不願乎外也。于自境中無不足想。便于境外無他。有餘想。此不唯終南寄徑者不能。即伐壇志士。尚覺帶一分矜激意。在飯蔬飲水富貴浮雲。此或庶幾乎何意靡靡之陳。尚復有此。

東門之池

晤歌。晤語。晤言。相晤而歌。而語而言也。紛紛何謂。

東門之揚

語不相應。義不相因。特因所見以起興。明星煌煌。日時也。

墓門

墓門凶僻之地也。棘蕪蔓之材也。鴟鵂澤之鳥也。物之不材。斧所必除。夫之不善。人所必知。不祥之地。時有怪聲。不令之人。宜聞過端。此興意也。

夫也。猶云夫夫也。之謂上以人知惕之意。已悚動下。至以顛倒懼之。則恐其及今不尙噬臍。無及益切而。

備箋

卷五

風

三

厲矣。誰肯然矣。追其始也。誰者無所歸咎之。詞注云。嗜昔未妥。

鵲巢

以物之有所止。與已之無所定。併稱譖也。書譖張爲幻。鵲本鳥名。咽下有囊如小綬。具五色。名爲綬鳥。草似之。故曰青鵲。

月出

此詩。徒作急調。自喜寔無意味。條美好。瀏青亮。燎開明。窈糾幽遠而愁結也。慢受煩擾而生受也。天紹糾。

緊而意促也。情悄然心之愁悶也。惺惺然心之騷動也。惺惺然心之悲愴也。

倂人添。正當月出時。想見之。予友徐巨源有詩云。佳人與明月。萬古長相憐。余極賞此語。

株林

首話其何故往株林。却逗出夏南既逗出夏南下。便只點綴其來往株林。更不說夏南矣。似羞似隱。欲言不言。此等詩立言之妙。非慧心人千年故紙未易机鋒相對。不言從夏南之母而言。從夏南隱詞也。說于

偶箋

卷五

陳風

四

株野朝食于株。已有數往來意在。

澤陂

月出男思女也。澤陂女思男也。觀碩大且鬢。碩大且儼。居然男子相耳。

檜風

羔裘

檜小國也。處弱小之勢者。思深慮遠。含恭茹荼。須有禹惡衣文卑服。衛文大帛布衣之意。服朝服以逍遙。服朝天子之服以視朝。不過怡堂之燕。偷安歲月而

已。故詩人憂傷而悼之。切切思之也。憂傷悲之也。悼則知其不可救矣。檜君所以可愛處。到底不曾說出。

素冠

時皆短喪。素冠素衣素褌。皆既祥之服也。繁樂想見其枕塊寢苦。哀毀憔悴。光景博博。傷悲纏結。望之切也。同歸如一。猶云行同歸志。同方之意。愛慕之至也。庶字異見。而不可得見之詞。

金谷詩。白首同所歸。河梁詩。與子同一身。

偶箋

卷五

檜風

五

萋楚

國小政煩。間閭愁嘆。通詩皆深痛極悲之詞。不堪入耳。漢文帝詔云。方春時和。萬物皆有以樂生。而吾民獨貼于危亡。此語出于上。所以為治。朝萋楚之詩。作于下。所以為亂。世南史某公云。願生生世世莫作有情之物。同此意。只美萋楚。便有無限哀怨。不得以已十分與萋楚較量共索。

匪風

此詩傷周之意。與他不同。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

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果使朝聘會同六服無境而大國見陵之禍免矣想詩人處孱弱之勢偏不逞大故感慨周道而得此詩東遷之後檜遂滅于鄭皮炭可知也

風發車偈皆出于陡然不測者故中心怛然匪風發匪車偈妙寫憂境周道西周朝聘之路也想此幽厲之時王室日卑故望之而感慨生焉誰者未定之意將者且然之詞北方魚少烹魚西歸皆極可喜之事故欲有以致其無已之思耳檜都周之東故曰西歸

卷五

詩風

六

非周之既東也 好音動之以名也清議存而主權亡矣

曹

蜉蝣

此人玩細娛忘遠慮蜉蝣朝生夕死故以為比蜉蝣二語說得極險可謂寒心不言其死而言其生是比意妙處看他楚楚衣裳自覺目動心危故便以心憂接之鍾伯敬云歸處者猶云這裡說不得到家裡與你說歸息歸說者猶云急忙不得坐一會與你說

寔話所謂一片老婆心也

衣裳猶赤壁之孤鶴言玄衣綺裳也掘開向解未鳴管子云掘開得玉當是聞與穴通麻衣蜉蝣甲下有小羽如雪

候人

詩中遠君子近小人不平小人得志是以君子失位也

候人掌其方之道路與其禁令以迎候賓客有士有史有徒何父與殺者其徒也彼其之子賤之也三百

備案

卷五

詩風

七

赤芾小人之黨連累而進國家名器濫及于匪人矣曹小國止應大夫九人不當有三伯人鶴俗名淘河小澤有魚象遂抒水令竭而取之今在梁而不濡其翼與味亦有不事其事故用以興不稱服之不裘也嬌寵也遂字亦字法替蔚草木蒙寵之狀看二字已覺遮人目際碍人行步極似小人盤結之象南山象崇高也朝隣象君復假之氣勢也婉安象美也季女象貞也斯饒象君之復嶺落之也

鳴鳩

全詩總是狀君子用心。故首章揭一心字。而后只以儀言。不說到心。不說處更深。詩中或言儀而不言心。儀之一處。卽心之一處也。或先言儀而后言心。心不可見而儀可見也。故首章言君子之儀一。君子之心如結。次章帶弁之伊絲伊騏。則儀一中之一端。居然可見者。儀一則不忒矣。不忒則可以正四國。正國人矣。胡不萬年只願其久。正國人壽意較輕。

鴈鴈之子。雖非一。而伺之之心則一。其子之飛不常。而鴈鴈居以待之者。則有常。蘇東坡曰。從其在梅。則

偶箋

卷五

詩風

八

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居一以俟之。無不及者矣。

儀一只是燕居有燕居之儀。朝廟有朝廟之儀。守其常度便是。亦非終始一節之謂。結者凝聚不放逸。如物結作一塊然。不能分而爲二也。儀一心結。唐荆川云。君子之用心。指心之見于儀者。說薛方山云。儀之一者。由于心之如結也。時說紛紛。大于此費辨。徐玄扈折衷之曰。但用外占知內之說。則反重在儀上。二公之說。總是一意。元不相妨。此甚有理。大都唐說君

子之儀一處。正是其心如結處也。薛說君子之儀一。惟其心如結也。外占知內之說。則云君之儀一。可知其心之如結也。三說毫釐荊川更最。

帶弁二句。只說伊絲便見帶有常度。只說伊騏便見弁有常度。而時說必以帶弁合之相稱。乃見有常度。只因中一語重複。朱傳遂云爾。然詩中如此者甚多。何必拘拘只如人涉。卽否當作何解。在我室。今美無度等。又作何解。

偶箋

卷五

詩風

九

玉藻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是大夫以下大帶用素絲也。騏作璆。注結也。皮弁之縫中結五采玉以爲飾。謂之璆。侯伯璆飾七子男三玉用采。

卞泉

三章傷今。末思古。正以傷今也。

寒泉則不能潤物。下流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此哀周之比也。愾憤悶之意。寤歎人之憂者。夜甚于晝。夜而寤。則百感生矣。

前三章衰微相似而語又相呼。末興盛相似而語又

相呼。故爲比而興。然說者多于首二句纔入正意。又作興語以起下意。既非詩體。或先說正意而以比意貼明。因咏嘆其詞以興下意。則先正後比。尤非託物之旨。要知首二句中。即具比興二意。只順文說去。而比興之意。自不必盡蛇添足。亦不必頭上安頭也。

周公之詩。不入于雅。風雅不同體也。不入于魯。周公未嘗治魯也。不自爲國。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也。公之詩無所可係。特以七月之故而爲邠。破斧以下。

何集

卷五

風

十

又以公之故而爲邠。公所食邑在邠岐之間。邠者公采邑也。邠與二南相終始。則尊公與文王等矣。

七月公劉皆詠先公之跡。以諷王。而一入風。一入雅。何與。公劉言政事。七月言風俗。風雅之體固殊。而周公又自托于邠民之詠。則邠非風而何。

七月

周之興也。十六王而武始居之。考其積基樹本。非有殊尤絕跡。震炫來世者也。七月一詩。想見其先公所。以爲教。不過一世間勤儉忠厚之家而已。然一家如。

此其家必興。一國如此。其國必昌。讀此詩要理。會全篇一箇規模。體段。蓋一室之中。無一人暇。一年之中。無一日暇。春而蠶。秋而績。冬而狩。春而畊。秋而獲。仰觀天時。俯察時物。日星霜露。草木昆蟲。一一皆勤苦。感勤。因由。而又忠愛孝敬。憂勞儉樸。無所不有。太和在成。周宇宙間。此其爲王業根本也。

邠人之業。不過衣食之事。不過勤儉勤儉處一言。以蔽之。不過曰。豫而已。首章總一篇之義。如衣有領。如網有綱。二三章蠶績衣之事也。四章狩獵福之。

何集

卷五

風

十一

事也。五章邠地苦寒。朔易之後。厥民惟隩。又當入室深避。故述衣裳。既備之後。又因而并及之。以終禦寒之事。六章嘉蔬旨酒。以奉老壽。常食以食農夫食之事也。七章禾稼。尤食中緊要第一件。故詳述其終歲汲汲光景。至末章鑿冰獻壽。奉上之事。然亦從食中帶出。大都全章以衣食作骨。而慈幼敬老奉上等意。俱于各章點綴。一一自見。

詩首以七月及三之日爲言者。三陰之月。陰氣始盛。故于是預爲禦寒之備。三陽之月。陽氣始盛。故于此。

預爲治田之備。火心星也。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南方。』」大寒退，季夏黃昏，火星中大暑退，故七月西流，授禾。家長授之，羣少也。于邦者，舉趾者，慍者，內外交作，長少畢集，有闔室爭時之意。說文云：「戚，羌人吹角也，其聲悲栗，故名戚。」果，冬風之聲似之。

二章三章總爲承之事。再與九月授禾者，見日月如流，欲授禾于九月不可，不乘麻于及時耳。析分之女，桑以上屬蠶，鳴鵲二句屬續，載玄三句合蠶續所成。

偶集

卷五

風

上

桑之以獻舊說同歸以上。今歲蠶事，在華今秋預備。來歲蠶事，蠶月以下來歲蠶事，傳注如此，相沿已久，亦無大舛。然余意不必如此割裂。上之采桑，桑葉繁始生蠶時也。下之取條，桑女桑蠶已盛長時也。中在華一句，如云：「在華則備之。」八月亦見其預備。云耳。春日數語，情景工妙。至今如置人于桑陰，遲日之中，此與鶯黃鳥俱千古詩家絕調。然佳亦是詩人點綴妙語，說深便呆。玩執懿德遵微行，便可想其旁求博采之勤。玩祁祁句，即可想其貴家大族里婦村姑。

無不畢行之景。蠶未齊，故用柔桑。或曰：「紫以沃蠶，令易出。」非注中蠶之小者，繫以啖之之謂也。女心二句，邠女閒情，詩人妙詣。章法神品。條桑重畢，取意不重愛養上。獻公子固非布縷之征，亦無感恩啣報之念。邠人老定忠厚，自然一事不忘君上，說啣報便覺淺矣。

四章詳爲褐之事。邠地苦寒，故事詳裘褐。邠國近戎，故俗嚴武備。待于冬而言之，自四月始者，四月純陽一陰將生，秀妻鳴鵲，其獲隕穽皆物成將寒之氣。此

偶集

卷五

風

上

不止履霜而識堅冰之至矣。狩獵不專爲君，然于勤生中見先公後私之義。貉貍狐貴，故獻其貴者。穉小豨大，故獻其大者。武功亦只卽邠俗狐貉之事言之，非講武蒐苗之典。載續者繼前日于貉之役，亦非必謂歲歲相續也。

五章斯螽蚩蜎屬莎雞。今促織也。蟋蟀今蛩也。本自三種。朱子以爲一物而异其名，殊不可曉。然莎雞並無由宇而戶之事，當管下蟋蟀爲是。古人多用倒挿爲章法，類此。字四垂曰宇，半門曰戶。室熏寒不得自內。

出塞墜寒不得自外入。

六章介眉壽食農夫述老壯之養有厚薄也。菓酒嘉蔬非不可及少而供老爲多。瓜壺苴茶老者未必不食而肥甘醲醴老者所獨故舉所重言之。介眉壽古人舉酒爲壽稱觴則稱壽。此是常禮非必謂飲此酒遂得眉壽也。

七章重農事上不重治室上稼方同也。卽念邑居之當脩屋方乘也而復念農工之當始。此意如轉黍不得暫歇年復一年終而復始。稼旣同而始乘屋爲農。

傳

卷五

五

五

五

也。稼旣同而至乘屋亦爲農也。要形容他一段汲汲皇皇之意。禾非徒黍稷重稼而已。餘林稻之屬尚多。故中用一禾字以總括之。麥收于四月而亦貫於納稼之中。謂十月而萬寶告成所謂我稼旣同非謂必以十月登場也。茅以蓋屋綯以縛屋其始播百穀可想此時憂勤之意亦可想他時力穡之風。

八章及藏冰獻壽者。祭祀燕饗亦食之餘。且二之日九月十月俱農隙時脩事上之節亦以足上意。冲冲有速趨意。孔疏非貌非聲故云鑿冰之意。獻羔祭韭

皆爲啟冰而祭司寒之神。薦廟非祭也。特獻之廟而頒之耳。朋酒羔羊二句對說有謂朋酒爲民間蜡祭自飲者可不從。自請公堂其禮甚野其意甚真。雖在立國之初草草堂階間已宛然雍熙氣色。

詩中全以月令紀事有例。有榘有錯未可端倪。文人妙手。獨夏正周正說者紛紛。然公劉正當夏時篇中皆夏正耳。維篇首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似屬周歷。然以卒歲屬之十二月則夏正矣。至十月曰改歲不過謂至今而歲將改。猶堯典稱冬爲朔易之義。

傳

卷五

五

五

徐玄扈曰。女心傷悲。不過因治蠶模擬一時情事。如此後人干休物敘事。題往往題外生意。以爲警策。蓋祖述于此。卽此二語非遠。非近。欲離欲合。如鶴唳高堂。遺音不絕。如易聲長歌。餘弄未盡。讀者于此領略。便想見古人風韻。飄飄有交雲之氣。若公子聚乎國中。貴姬力于簪事。此言外之意。了與詩旨無干。若用此意入講。粘皮帶骨。便將古人深情遠調埋沒湮沈。殊可嘆也。

鵲鵲

據朱傳詩作于東征以後然有謂流言既起公辟位居東作鵲鵲以明志已王感風雷事迎公以歸始命之東征者則此詩猶未滅時也

看來此詩之意不在憂武庚之亂而在釋盈庭之疑篇中鵲鵲武庚子盼管蔡室喻王室風雨何所喻精神全在此一句露出正指朝中之疑謗者言如云鵲

鵲鵲爾取我子無更毀我室然我向爲此室非不預也既綢繆之矣非不動也既拮据之矣今日毛羽

備案

卷五

幽風

六

俱敝本爲此室鵲鵲未去風雨又生其間然則毀予之成者不在鵲鵲又在風雨紐音曉曉安能自己大都人臣而用天子之事人主之所忌也當時流言一起成王必不能什然周公攝位朝諸侯于明堂召公猶不悅其他可知周公誠不爲一身起念然王室安危利害着寔一身担却安得不哀鳴如此篇中宛轉沈痛只爲此室情旨可哀偶味詩欲作此解向來風雨入鵲鵲混講風雨于鵲鵲必竟兩境相與正之通詩作鳥言不必更補正意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有

乞伶鵲鵲之意恩斯勤斯說得取子之苦恁地淒切然意原在室而不在子如云取子已如此可怜室便可稍相寬假耳

綢繆牖戶既成之後又復纏綿補治以尙萬全下將茶蓄租則創造時事至下民或敢侮余只輕輕帶說以明已預防之密耳非斷無人侮也

拮据手口並作貌將茶蓄租則其所作之事先言手之拮据後言口之卒瘡省文之法也

各章叠用予字見匪躬之義亦見體國之忠

備案

卷五

幽風

七

世變人心愈變愈下伊尹放君民尚大悅周公攝政二叔流言

東山

此等詩字字生情境境生韻文章之妙直是形容一語不得千古才情第一只說他悅以使人了不得一二章將歸未歸時事三章方歸時事四章已歸後事各章首尾四句悄悄有流而不止之意零雨有歸路蕭條之苦俱是公休悲征人處東歸極快活事悲却在此時可思可思纔說起便悲曰字更有味少陵

詩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後山詩住遠猶相忘歸。近不可忍。人情類然。蠅有獨義。又以絲自累。善自完者也。蠅卷桑葉中。如士卒獨處。亦在車下。亦字喜幸之詞。

二章室廬將近家中委悉。一一上心。無端忽生此一段情。極真文極幻。果蕪等語。要得想像光景。不可畏也。伊可懷也。意與懷分。兩個念頭。不得畏處。定說可畏。固情趣索然。若懷處說父母妻子聚于此而不得不懷。愈是呆語。

偏箋

卷五

山風

太

三章鵲鳴四句。述室家之望。征夫適至。光景有敦四句。述方歸之時。征夫感動光景。軍士自感鵲鳴。諒婦此時必嘆于室。鵲鳴婦嘆。有何干涉。正在不干涉中。干涉妙。瓜苦粟薪。離人乍返。顧盼庭除。不覺撫物生嘆。夫妻相見。不說相見之樂。却從瓜苦粟薪寫出。忻幸寄諷深遠。無限可想。樂天詩想得家中夜深坐。還應說着遠行人。婦嘆之旨也。唐詩始於幽竹山窓下。不改清陰待我歸。瓜苦之旨也。

末章極述到家之樂。以慰悅之。以鳥之飛其羽鮮。興

女之歸其儀盛。九十者猶云十分好也。如之何無可形容之詞。詩若直敘新昏之樂。則光景易盡。惟將舊者一點意味無窮。此真結局妙境。有鏡花水月形容不出的模樣。若復以我征事至時情景述之。則索然矣。

破斧

三章一意。東山之詩。公能体士之情。破斧之詩。士然得公之心。上二句行役之勞。破斧缺斨。只裝點一勞字。不必泥說。下原公征伐不得已之志。是時四國人

偏箋

卷五

山風

十

心惑於流言。習為不正。化為反側。渙為携貳者多矣。東征乃所以皇之。叱之道之也。卽此便是哀我人處。無兩層。匡之歸正。則天下人心復定。豈不是大化于善。則四海之人。皆不爲凶人所煽。豈不是嘉。萃渙合離。則皆蒙公之惠。豈不是休。

朱子初說云。管蔡流言以謗公。公之東征。不知者以爲公以是救其身耳。故詩發明其心如此。

伐柯

首章望見之難。次章得見之易。正意宜含蓄不露。東

人之喜亦乘舜好德之良。但只望見則以為幸。至于居東。非公之幸。非天下之幸。彼固有所不及計也。

首章比意不重。斧與媒重。不克不得上。至于柯有則則斧亦無所事。求遠之子則媒亦無所待矣。

昏禮用特豚。夫婦各一胖。合升于鼎。俎曰同牢。而食竹豆曰遷。木豆曰豆。瓦豆曰登。

九畝

此詩作于將歸之時。首章敘得見之喜。下三章切願留之情。皆一時事。

備集

卷五

幽風

干

設九畝之網。始得鱗魴。興已何幸。得見衮衣九章之服。

鴻之遊渚。遵陸亦偶。飛至此。興公信宿之意。

末章只寫東人愛留之意。至于公之當歸。彼亦不及計也。彼各自言其私情如此。更不必說向公義一邊。

無以無使一氣。登說方見其卷卷不忍舍之意。

狼跋

詩美公之處變而不失其常度。令名由其心事光明。俊偉故著之儀。而儀如故。問之人而人無間耳。

狼累于形。故進退皆病。公周于德。故無往不宜。

公孫碩膚。以此語替出。疑謗話頭。諱詞也。如昭公出。

奔春秋。書公孫于齊之謂。說者輒云三監之謗。非三。

監之為也。乃公自遜其大美耳。如此便已說明。何諱。

之有。詩人頌公聖德。處不在孫碩膚上。而在赤舄几。

几。德音不敷上。凡人遇利害之變。則舉趾不安。其常。

懼者。或至於喪履。喜者。或至于折屐。詩人以赤舄几。

几。見周公之聖。亦善觀至德矣。聖人不貴名。然心事。

青天白日。天下萬世。無有不得而知之者。故不瑕。

備集

卷五

幽風

主

文王三分有二。周公負宸臨朝。俱是九龍有悔。故文。

王孫于美里。周公孫于東山。後世奸雄。只緣地位相。

逼。騎虎不下。所以有篡弑之禍。乃知非聖人不能孫。

也。凡人所馮以為安。故曰几几。



詩經偶箋

南昌萬時華

小雅

諸曰大雅小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大雅自文王至卷阿小雅自鹿鳴至菁莪為正雅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以後皆謂之變雅

朱子曰小雅施之君臣之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

詩大序曰雅者正也王政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蓋謂宴享嘉賓親睦九族事非

偶箋

朱本

小雅

隆軍故曰小雅然黍苗崧高皆詠召伯之管謝鴻鴈雲漢皆詠宣王之中興而一入小雅一入大雅豈以其體有辨耶其故難言之矣

詩緝曰二雅之別先儒皆未有至當之論精謂雅之大小特以其體之不同耳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者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雅乎風之體者為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存者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簡其首篇多寄興之辭次章以下則申複詠之以寓不盡之意蓋兼有

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蓋容大篇詞旨正大氣象開闊不維與國風迥然不同而比之小雅亦自不同矣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有風體不得為大雅也咏吟鹿鳴文王在上則大小雅之氣象自見矣

鹿鳴

舊說因示我周行一語遂謂重乞言即嘉賓式燕以敖以燕樂嘉賓之心亦謂樂之正所以乞之也玩詩旨不然古人燕享本以洽上下之情耳雖賡誦史諫

偶箋

朱本

小雅

二

士傳民語無一日忘乞言而禮義所重則在此不在彼耳平平看此詩首章先言燕禮而望賓以忠告次章先言賓之可法而後及燕會末章只備述已之所以樂賓語意參差互相照人之好我二句與式燕以敖以燕樂嘉賓之心一例看皆是自道其設燕之意如此歸重乞言似認客作主了

燕在寢饗在廟饗者烹太牢以飲賓禮之大者獻數如其命數

鹿得苹鳴而相呼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

以成禮。鼓瑟三句。分言之。則禮樂總言之。則皆禮也。瑟。堂上之樂。有聲有詞。笙。堂下之樂。有聲無詞。鼓。簫。帶吹笙內人之好我。不即指燕賓說。言嘉賓素有忠愛之心。而情適於燕樂之時。庶幾志意舒展。言語得盡。若君以燕享結其臣之歡心。則非所以爲君。臣因君之燕享。而后輸好我之忱。亦非所以爲臣矣。周行。有非偏伯小道之意。既曰周行。切莫預擬題目。

德音三句。大略言嘉賓之賢如此。非謂其先有所教示也。視字。二是字。俱重君子身上說。不重不悅與則。

傳集 卷六 小雅 三
勸之者。教是燕飲時和順從容之意。假此以遊衍其心。以字可味。末章尚說教示。朱傳未是。

四牡

通詩皆以明君聖主之言。狀忠臣孝子之志。人子思親懷歸。羈旅必至之情。王者一一從其意。中道出然。豈不懷歸。各以王事靡盬。貫之又見。輶軒四馳。畢竟不以私情緩其公義。恤私者聖主之恩。急公者蓋臣之義。兩得之矣。

我心傷悲。中已含思。親意在不遑啓處。見其啓處。且

不寧。况敢歸也。王事靡盬。俱屬好意思。非懷怨恨。如北山之側。鹽亦鹽也。煮海爲鹽。煮池爲鹽。鹽苦而易敗。故以不堅固訓之。

物猶得所止。子乃缺乎。養餽騶之興義也。然謂騶之不如。則幾於懟矣。詩人未有此意。

將母來諗。言母則父可知。詩中只欲以此上告。使九重深杳。亦知四牡在道。有此失養之子已耳。非以鳥鳥之情。乞桑梓之駕也。

皇華

傳集

卷六

小雅

四

古云。使臣如今之大行也。御命而往。兼采風俗。歸報天子。非如今之持斧巡方者也。

皇華之生。無地不有。與使臣之心。無時不然。每懷者。常常有此念。提起便來也。

首章述使臣之心。下四章四平看。詠謀度詢。正以有靡及之心。而然耳。走馬曰馳。策馬曰驅。詠謀度詢四字。雖無大別。亦不得不異。詠有聚議之意。謀有計畫之意。度有斟量之意。詢有訪問之意。左傳忠信爲周。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謀。咨事之難。易爲謀。咨禮義。

所宜爲度親戚之謀爲詢

常棣

通詩以莫如兄弟一句作主。後面慙惻淋漓。可泣可涕。可歌可舞。總發明此句之義。尋常文氣順衍自應。由安樂而患難。由患難而死喪。此却就危亡說。向安樂邊去。大都世人兄弟相怨。一方只是怨望他人。刻責兄弟。一有危難。便首望兄弟救授。兄弟即百計周旋。尚謂是骨肉分義。當然至於安平無事。杯酒綢繆。妻孥團聚。而手足之念漠然矣。此詩刻畫世故。曉創

人情

卷六

小雅

五

人情。先從死喪患難極摹他人不如兄弟所在。又說他閭牆之后。不廢懿親。處真令鐵石人意亦感動。乃以喪亂既平。節承上接。下作一紐子。點出世上人顛倒迷妄。便急急喚醒飲酒。不可以無兄弟。妻子不可以無兄弟。俱就良心深隱。至性關切。打動人心。故末以是究是面接之。凡人疎於兄弟。皆緣不思之故。乎字提醒。世人文字極警策處。不可艸艸看過。究不肯下於患難之日。而下於安寧之日者。患難則天理易明。安寧則人情易蔽故也。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二語籠蓋通章。姑言兄弟之常。而詞氣抑揚間。已有感慨不盡之意。常棣一拊。輒生二萼。兩兩相麗。故稱韓韓。亦取兄弟同生之意。附花足也。古文不字作不故。不爲花附。楊用脩解華。不注。山亦云。不謂花蒂也。言山孤秀如花附之。注朱傳只解作何不似未安。

死喪已是變故而原隰之求。又就死喪中舉其甚者言之。死喪下一威字。何等慘惡。兄弟下一懷字。何等纏綿。他人見威則避。兄弟見威愈懷。兩矣字亦見至情所迫。兄弟不得不爾。

傷寒

卷六

小雅

一

脊令飛則悲鳴。行則首尾皆動。亦有手足相救護之意。急難舊只作患難。至相救意却於朋友永歎中照出。看來急急字便是相救意。春秋急病。護夷戰國策以公子高義能急人之困。

閭牆是兄弟極惡境界。一遇外侮。真心便不覺發見。此即是大舜不宥怨不藏怒境。然極狠極戾之人。亦有之。作詩至此。章法神品。永嘆無戒。亦不須說。壞朋友亦不是感嘆。世人交誼。朋友道理。自有朋友

時勢如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亦是一證况此詩語意原只形容他人莫如兄弟耳世豈無捐軀赴朋友之難如嬰杵候廟諸君子者大凡道理甚圓讀書者直須看其意思所在此難爲呆人道也

喪亂二句因上死喪等汎論其理寔不粘上說喪亂平即是安寧亦無兩層意雖有字可味有之而若無也

既具即莫遠具邇之義既翕即式相好矣之義二章揣摩人情激發天性極其極切假如室家會和妻孥

傷集

卷六

小雅

七

憊婉豈不是樂然或一二同生際違異域相怨一方忽然念及不覺悽然此不獨友愛人有之此時雖云歡笑終屬強顏何孺之有忡忡惺惺既遣還來何湛之有然以蓮豆妻子爲言者飲食之間在席之上兄弟嫌隙往從此開故詩人又於此發他至性

孺字

字法嬰兒之愛意思最真

是究是篇二句問辭也須云試以宜室家樂妻孥之理究而前之信室家之宜兄弟宜之否乎妻孥之樂兄弟樂之否乎乃見提醒人意註說無味

伐木

首章與人之不可以不求友下詳求友之事周家明良道合太和俱從尊祖間流出須得他一段綢繆繆繆之意

首章以鳥之求友形人之求友却又以伐木與鳥鳴作興是其文字極波瀾處丁丁者聲相應也嚶嚶者氣相求也出各遷喬亦有向於高明意人欲高明舍朋友何賴求字中有脫略名分全在道德意氣中彼此締結意在和者天下泰和也平者方閑砥平也終者萬年如一日也

傷集

卷六

小雅

八

伐木無不盡其力與篤友無不盡其情微我二句語意最難幹旋若說來似富翁召客意到而止只似免咎塞責語頭何啻千里下民之失德亦然大都朋友之際常生於通相責望故此詩之意但欲盡其在我者而不問彼之於我何如寧適之寧猶就使之意若以寧可之寧解之則于人之來不來不甚致意非所以爲厚矣有云寧適有故而不來乎亡其弗顧我也亡其我之有告以致之也疑而自反亦自纏綿有味

伐木必於所生之地興飲酒必於所親之人民之失德徐傲弦云此比方之詞猶云百姓家只梨羹薑食不以分人便至有失況在王者其可自處以薄乎只引起下意非有所懲創而然然羊斟不予而華元因龜羹不及而靈公弑自是而後往亦有以此致大故者矣有酒而下雖就兄弟說意自總見連用五我字詞氣宛篤諄切事求其在我所謂先施之也正與微我有咎我字相應鼓舞即燕飲中事不得以禮樂分言迫我暇矣二矣字直是汲汲皇皇無時不在心上

偶箋

卷六

小雅

六

稍有餘閑即謀尊酒相聚何等殷勤何等周至毛氏曰天子八簋劉氏曰簋八則邊豆倍之天子燕之數也或曰酒一宿曰酤非沽買之謂

天保

天保下報上也鹿鳴而下五詩思澤周普慈惠淪浹臣乃歌天保以答之首三章言天之福君而因以山阜岡陵川方至喻之後三章言神之福君而因以日月南山松柏喻之語意重復全無倫序不過其愛君誦君祝君之意達勃習懷不啻口出意無可深求詞

無可拘泥善說詩者自得之三章與六章亦自爲一章之意若拘定上文諸福爲引喻之端亦拘儒之見也

天保二句未便是福致福之由也命不於常故曰保汝位惟危故曰定俾爾字重看此政天之保定處福有厚必有薄有益必有損此盛衰相倚之理今無時不受福故盡厚無事不受福故多益各下句即足上句極其形容之詞除乃除外之除非除去之除字法妙品

偶箋

卷六

小雅

十

戢穀聲宜俱是福上說戢穀即聲宜亦一正一反下句倒足上句與單厚多福一例在人爲福在天爲祿受者我受於天降者天降於我百祿以多言暇福以久言總是反覆申重之語維日不足是福多而日少之意若作日日予之不以爲足便是呆話

莫不興昌隆盛大之象也山阜岡陵狀其福之高大岡爲山之高者陵爲阜之大者川之方至狀其福之盛長莫不增有總承者有單承川者並存之

吉錫四句作末二句神福緣起與他處言祭祀者不

同。吉曰：謝日擇丁，兄之桑日也。擇士，先朝射於澤宮，卜與祭之士也。蠲，日齊或七，或而三齊也。滌濯，濯祭器而除宗廟也。饋，酒食之屬也。禴，利烝嘗。爾雅注祠之言食也。酌，新果可酌也。嘗，嘗新穀也。烝，進品物也。人君以天下為福，日用飲食，民俗淳也。徧為爾德，民德厚也。看來還一申意，閭巷小民，機智橫生，壞法亂紀，奇袤種種，俱由此作。日用飲食，此便是無懷葛天之俗。太和在宇宙矣。徧為爾德，民無德，民之德皆君之德，亦非象君德之謂也。

偶箋

卷六

小雅

士

末章總祝願無已之詞，故既欲其如日月之方進，又欲其如南山之長久，又欲其松柏之代新，騫以一方言，崩以全体言，或者舊新相繼，不見其長，有時而新，故曰或字妙法品。

采薇

五章歷敘出戍時事，末章預道歸戍時事，公義私情，各章俱有，不必分貼此。王者代言，恤其私亦是告以義，即重私情，邊亦不妨，但不得語近怨憤，便失盛世君民奔走往役之意。

靡室靡家四句，述其往戍之由也。傳中非上之人，故為是以苦我也，最得旨。

薇自作而柔而剛，特詩人立言之序，其寔只一時事，載渴載饑，靡使歸聘，不遑啓處，種種點出，俱是王者善体人情處。戍事未畢，即是未定，有以在道時未底戍所言者，未是憂心孔疚，以憤激國難成，敗未可遂知故也。我行不來，蓋忽爾奮揚自誓之詞，須說來義勇百倍，要知新息，曩屍馬革之言，千古而下，誦之生氣原非衰頹語也。

偶箋

卷六

小雅

士

彼爾二章，極道其車馬軍容，曰三捷，勉之以克敵之勇，曰日戒，教之以敬戒之志，舊說皆以戰守分，全屬夢話。一月三捷，原非寔事，此不過遣役戍邊而已。丈夫氣吞胡虜，常有北空老上王底，直搗黃龍府，與諸君痛飲之意。然善兵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處女脫兔，用本相須。日戒，正是其不敢定居而期三捷處，是安得以三捷為戰，日戒為守。二章四壯，凡三見，不過錯舉成文，元不必拘君子小人亦不得以將帥平說。特因車而兼及君子耳，依者安行之意，腓者進而部。

伍賴其捍蔽退而營壘藉爲歸宿也。末章預道歸途景况。昔見楊柳。景則和而心則慘。今見雨雪。心雖樂而景復悲。總見其往來俱有關情至處。莫知我哀。其知歸時復有此道路之苦也。王者自曰莫知其知之也不亦深乎。獵狁北狄。即夏之渠搜。商之熏鬻。漢之匈奴。在周則爲獵狁。路君車之名。禮天子諸侯之車。方得稱路。采薇將帥當駕戎車以出。亦稱路者。必將帥之命。數如諸侯也。

出車

偶集

卷六

小雅

十一

此詩前三章如秋霜之肅。後三章如春風之和。然自受命以至還歸。其事有序。一二章遣將時事。三章至朔方時事。四章道路之苦。方歸時事。五章室家之思。未至時事。六章凱旋之樂。方至時事。詩中說王命便十分鄭重。訴敵愾便十分震揚。末三章則以景物點綴情事。憂喜之致宛然言下。觀於黍稷雨雪而道路之風物可想。觀於草蟲阜螽而閨閤之憂思可想。觀于春日中人禽草木而歸來之精采可想。不獨盛世之風。抑亦詞壇鼓吹矣。

聞以外將軍制之故。一則曰我出我車。再則曰我出我車。將受命于君。故一則曰自天子所。再則曰自天子命。我然自天子所與天子命我不同。此在郊而自述出師之由。彼是至朔方而對士卒甲簡命之重。此欲其急於行。彼欲其嚴于守也。

旄以制後。旗以統前。旄則旗旄皆有之。上一句言設旄建旄而下。曰彼旄旄斯互文也。憂心悄悄只是臨事而懼。亦非有鋒鏑死亡之憂。僕夫兄弟還是將帥有以感之。仍重帥上。金仁山曰出師以喪禮處之士。

偶集

卷六

小雅

十一

涕泣蓋必死也。惟必死所以勝之。

首二句輕只以往字承上接下。往城於方是城守。非築城之謂。天子命我二句是訓厲士卒語。詞旨鄭重。足令三軍聞者有枕戈躍馬之思。赫赫于襄則其威靈氣焰果足以惠徵王命。不假攻戰而秦清野之功矣。豈不懷歸二句是追述往日情事。如此古者無紙有事則書之於簡。故曰簡書。

薄伐西戎只是擬議之詞。室家居千里之外。思維猜

度無所不至。此正是詩家妙筆。若作實說，呆絕癡絕。末章方說室家懷遠萬想千思，南仲忽然而歸，光景如夢。此等處真詩中有畫。春日四句敘綴清麗，色色動人以春日為主。執訊獲醜，有謂於襄而歸，不當有訊可執，醜可獲者，詩多鋪張揚厲之語，正不須字字求真。今人作詩亦往往如此，於襄自城守言，是在朔方不敢憑陵於夷，自凱還言，便有幾世平定意。

鳥隼曰旗，前朱雀也。龜龍曰旒，後玄武也。下章交龍曰圻，左青龍也。但熊虎曰旗，當為右白虎。經文偶略。

卷六 小雅

五

之耳。周禮司常曰：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郊野載旒，百官載旟。

杖杜

此詩勞還役，却不言征士凱旋之樂，只言思婦望遠之懷。正是王者深悉人情處。然其語亦自有序。杖杜，曉寔冬成畢之時也。故曰：征夫遑止。杖杜，葉生春畢成之後也。故曰：征夫歸止。杞生則春已暮矣。憂父母則不獨女心之悲矣。征夫不遠則已知其歸而在道矣。車敝馬羸，總是閨中付度至情，而多為恤備極思。

境所苞者廣大，全以為疾病飢渴死亡之憂，何嘗不是。但并此不說，却有無限淒楚。且卜且筮，正是多恤中。彷徨輾轉，事所必至。曰不遠，猶是疑詞。曰遇止，則決矣。三四章將歸而望，望極而疑，信倏忽，皆意中往來之情，頃刻間事也。

凡大事則先筮而后卜，小事則筮龜不相襲。今曰：偕止，情之至也。卜有兆辭，筮有占辭，皆曰繇。

魚麗

通詩六章總極稱燕禮之盛，而反覆詳委以道之後。

偶箋

卷六 小雅

六

三章亦咏難，前三章頂上肯多有三字，無兩層意。凡燕之盛者，只是多而肯，肯而多，盡之首。三章有亦多之屬也。後三章曰嘉曰時，皆肯之屬也。曰偕曰有，亦多之屬也。或謂前三章酒之盛，後三章物之備，何解。興意以鱸鮓起，肯多取二者兼備之義，以薄取魚者曰霽，曲薄周匝後世魚麗之陣，取象於此。一曰鱸魚黃魴魚青鱧魚玄鰻魚白鯉魚赤則五色之魚俱備，又曰鱸鮓之美不若魴鱧鮓鱧之美不若鰻鯉，故其序如此。

嘉魚

此詩無大意。致有嘉魚則必罩之。汕之有酒則必嘉賓樂之。衍之。膠木則甘瓠樂之。有情義綢繆之意。故曰綏。綏雖而烝然來之。有往來頻復之狀。故曰又此興意也。罩一名籠。捕魚籠也。罩罩不一罩之詞也。汕今之擦罟。以薄汕魚者也。陸農師曰。魚欲逸則罩之。使入。魚欲伏則汕之。使出。求賢之道如此而已。

南山有臺

通章美德祝壽。各開說。樂只不重。不過就延凡見之。

偶集

卷六 小雅

七

爲稱願之端耳。之基之光等俱見成說。非足以爲基又之謂保身體之康寧也。又天和之願養也。後指後日言。所謂無有後艱也。

蓼蕭

通詩或就燕飲時言。或就在國時言。或就來朝時言。俱以既見君子。貫之。譽處之好。龍光之德。豈弟之美。兄弟之宜。僚華和鸞之節。皆于其既見而得之者也。大抵君尊而臣卑。則堂簾隔君弱而臣強。則冠履滑。當時天子下交異數。笑語接之。諸侯服事小心。僚華

和鸞象之真。宛然盛世泰交景象。即宜兄宜弟之誦。諸侯內亂不戢。每由兄弟嫡庶間箕豆相煎。釀成厲階。詩未必無深意在。蓋雖鋪張而未嘗無節制之意。即稱頌而未嘗無勸戒之旨。看後諸侯不朝天子。下席齊晉。宋鄭之間紛紛爭立。春秋且不勝書。乃知詩人言外之意矣。

蕭香物之微者。故以喻諸侯。露天所以潤萬物。故以喻王者恩澤。天子稱其美曰譽。諸侯適其情曰處。龍光便是德。勿說德足以爲龍爲光。龍光之德久暫而一致。便是不爽。豈弟形於在燕。由燕而度其在國之宜。兄弟宜。兄弟便是令德。德不爽則壽考不忘。見德之必不可爽也。宜兄弟則壽豈見兄弟之不可不宜也。

偶集

卷六 小雅

八

中冲離離俱是德。處萬福即首章譽處而寬言之。

湛露

禮有饗有燕。燕于寢。享于廟。燕必升殺于俎。與之共飲。以示慈惠。與享禮不同。蓼蕭湛露。燕詩也。彤弓享詩也。通詩以君燕臣爲主。首二章必盡燕飲之懽後

二章更就其德儀美之舊說以君盡情臣盡禮分說未是

興意首章以匪字與不字應次章兩在字應後二章湛湛之露杞有之棘亦有之離離之實相有之椅亦有之與莫不字應蘇子由曰露之在草也如將不勝其在木也則能任之矣將言其無不醉故以豐艸言之將言其醉而不能亂故以杞棘言之亦有味顯允豈弟只呼起語不重

毛氏曰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滌宗也

偶箋

卷六 小雅

十九

陳祥道曰昭穆以序之所以明世次也夜飲以成之所以別異姓也

考訓成鄭氏曰讓則不成不許其讓故曰成也

詩經偶箋

南昌萬時華茂先著

彤弓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彤弓賜之重者也每賜必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獨言弓者舉重以該輕耳周人尚赤故重彤弓賜弓不張故曰昭三章開看藏之志其重也載以正其體索以養其色皆藏中事貺之則必喜之好之饗之則必右之醕之饗禮烹太牢几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獻如命數獻數

偶箋

卷七 小雅

一

終而止不得終日故曰一朝

徐傲弦曰有功而不賞則立功者急賞功而不速則受賞者疑內疑其臣而外牽於其功內忌其臣而外迫於其勢不得不賜者皆非中心之貺也

著莪

首三章既述相見之喜末章復邇其未見之思者有未見之懷則其見愈親有願見之望故其見愈幸也錫我百朋止形容其既見而喜之情非以得重貨形容得賢具有五大貝壯貝么貝小貝不成貝二枚爲

朋價各有差非總五貝爲一朋也載沉載浮狀舟之飄泊中河上下游移可謂善言情致沉亦非沒溺之義

六月

通詩固美吉甫還在宣王之命將中興上首二章出師時事中三章行師時事未章班師時事

六月紀時也棲棲紀事也常服將帥之服也下我服始就士卒言之王于于字鄭云于日也匡王國與定王國不同正華夷之大分曰匡安社稷之大業曰定

偶箋

朱七

二

比比之也閑閑之也俱力上說維此六月四句注中分疏甚明但須總會此意不必拘拘分貼

三章作上下平對不可從車攻馬良固禦敵之具而嚴翼又行師之本也以奏以定但吉甫欲求如此尚未然事

匪如四句正應前孔熾織文鳥章旗幟之文而書以鳥隼之章也鳥章所以統前舊說鳥章中帶龜蛇之旄在內白旄繼旄者也帶鳥章之旄在內余意下文元戎啓行原說前軍只鳥章之建其旄央央更自直

截白作帛非白色也元戎陷陣之車也

戎車連上章一路敘下織文二句言旌旗元戎二句言先鋒戎車四句言車馬如輕如軒猶云輕如軒如謂車之前後適調低昂之勢如此非指物以形容之也薄伐太原正帝王羈縻戎索治以不治之道合當如此文武選就其平日言是歸美之詞漢唐而下稍紳介胄分爲二途愚儒武夫各持一見故金才不見於世而功名亦不與三代爭驅有由然耳

燕喜時說俱就私燕說然有謂既字難通者欲以燕

偶箋

朱七

三

喜屬公燕而以我歸承久轉下始作私燕看來亦日層節全意還作私燕只燕喜二字與頌曾侯燕喜一例便於既字有着落矣張仲只道其一時之盛將相調和亦題外意從說詩者看出燕喜須摹出吉甫先憂後樂氣象大臣志在社稷功在疆場指顧河山自然康豫只說生還者非是

朱也

首二章軍容之盛三章紀律之嚴四章則言其以威望而成南伐之功

新田新成桑田也。舊災也。始災殺其草木也。舊以新田在彼。舊田在此。師衆如彼。練習如此。爲興全無味。不過因所事以起興耳。秉鉞以臨之曰蒞。統御之以行曰率。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人。然詩人之詞。名數原不必拘。師千之試。言師衆所以并禦乎敵者。者練習也。四騏二句。車馬對。韋弗二句。車馬之飾對。路車是將所乘之車。非上三千之車。魚服載於車上。故言車飾而并及之。一說魚服非矢服。與采微不同。即所以飾簞弗也。左傳魚軒註云。魚皮又可以飾車也。與此義同。

卷七 小雅

四

上六句輕。只蒙上章之文。以加下意。約祇二句以車馬對。兵車之轂束皮以固之。車前之衡。雜文以飾之。兩服兩驂。故有八鸞命服。乃平日所命卿士之服。下韋弗即是。詩人只嘆發出方叔氣威盛。見於車旂珮服之間。而武侯羽扇綸巾。羊叔子輕裘緩帶之意自見。

上六句亦輕。車之急疾亦集於所止。興師行進退之節。用之有律而不亂也。本鉞人伐鉞。鼓人伐鼓。而曰

鉞人伐鼓省文也。本陳師而鞠之。陳旅而鞠之。而曰陳師鞠旅。亦省文也。兵法凡軍進止皆鼓動。鉞止此特就動一邊說。故淵淵以鼓之。進兵者言。闕闕以鼓之。振旅者言。而其中皆自有鉞之意。在方叔訓練軍中種種嚴明。顯允二句復就上嘆美之曰。顯允方叔伐鼓。云謂自始至終皆進退有度也。顯允要粘軍事顯是號令明。允是賞罰信。舊以鉞人句未戰。陳師句將戰。伐鼓二句纔是戰時事。亦不必如此碎裂。

卷七 小雅

卷七 小雅

五

蓋爾二句。不過引頭意。武云意方叔已老等語。又屬蛇足。叔歷事王朝而精習國體。積起兵開而熟悉夷情。故曰元老壯猷。謀之壯不以力之壯也。執訊獲醜。竟作寔事看。戎車三句。一中意。嗥嗥者狀其車之衆盛。而雷霆者壯其聲勢之雄猛。來威亦非必不戰而服。但以其先聲威敵。所謂西賊聞之心膽寒云耳。要知此皆褒美之體。未可拘拘。

車攻

宣王本因會同而行田獵。然此詩却爲田獵而作。須

要見中興氣象。百度維新。會同舉而王者之大統正。田獵舉而王者之遠略脩。詩中既攻既同既好既沈。既調既同既駕俱見。法度脩飾有夙具之意在。

首章援起之詞。既攻既同。指平日言。便見中興光景。四牡二句。正往東都事。會同田獵。俱含在。但東內不言何事。而喜逢曠典之意自見。二章指往東都所爲之事也。田者。刈草爲防。驅禽獸納諸防中。然後焚而射。甫大也。甫草下。教山卽其地也。三章則選徒而狩矣。驚器人衆則聲衆。靜治尚屬餘意。搏獸於教尚是。備箋

卷七 小雅

木

未然事有司風戒將以待諸侯之朝畢而舉耳。此章既言選徒。四章自宜以行狩接之。言會同者。正以會同而田獵也。奕奕有繹。想見當時六服奔走車騎絡繹真可謂復見漢官威儀。四句一氣說下。五六章正征狩時事。決與拾相比。曰伏弓與矢相得曰調。射夫既同。言同心同力。正是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意。不是比耦。四黃不但足之齊。又齊色也。不猗不但色之齊。又中法也。不失其馳御之善也。舍矢如破。射之善也。看不失二字。真有御者羞與射者比之意。七章蕭蕭

二句。狀容狩畢後整暇之景。如畫徒御句。殷也大庖。句惠也。上中下三殺。君各取其十。上奉宗廟。中奉賓客。君止得其下。故不盈。末章之子於征。只就田獵說。有聞無聲。有合選徒及馬鳴章。言者有單承馬鳴章者。看來有聞無聲四字。可解。不可解。句法妙甚。原是。櫜括通詩作。嘆美詞。正宜渾融會意。時說止聞選徒。有聲不聞徒聲。止聞馬鳴。不聞徒聲。夫選徒之聲與馬鳴。即皆聲矣。如何說無聲。下二句君子就德言大。成就業言。看來亦于會同田獵上不即不離。想他規。備箋

卷七 小雅

七

模氣象。如此聲靈赫濯。政令昭明。節制閑裕。居然聖主之行。王者之治云爾。天下事喧由于玩。玩則苟簡。閑冗之弊漸生。便是衰世氣色。靜由于肅。肅則精明。整暇之意。可思。便是中興氣色。故詩中屢言靜治。深意可味。

吉日

車攻狩於東都。吉日狩於西都。一章備其具。二章擇其地。三章方獵而人心踴躍。四章既獵而禮儀盛備。見非昔日氣象意。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祭祀爲內事。田獵爲外事。戊剛日也。房四星爲天駟。天駟爲天馬主車駕。常祭馬祖以春。今將用馬力。故又禱之。重在禱上不重諫。曰升彼大阜。二句注。可以字分曉。此時尚未從群羣也。田車二句與上二句開說。不必泥是神力。

庚午亦剛日也。漆沮二句。語意宛轉。言會獸衆多。其地何在其漆沮之從乎。彼宜爲天子田獵之所也。

其和以地言。孔有以獸言。超則僊僊後者疾行而追其類也。行則俟俟前者緩行而留其群也。或三爲群。

偶集

卷七 小雅

人

或二爲友極。盡獸多之狀。中興之世。百物改觀。言下自見。率左右燕天子。不須拘拘。獲禽上須以中興大氣象。說只說下之人心鼓舞。所以致之者。自在言下。亦不須歸重。宜王身上反覺意味淺短。

小犯言發射之即中也。大兕言殪中之即死也。有巧力意。賓客泛言。非專用事之人。雖維王享諸侯。則設之且以酌醴。不獨可以舉常宴。即酌醴亦無不具。見獲禽之多也。

鴻鴈

詩作於安定之後。所謂沐浴膏澤而歌咏勤苦者也。要知其喜幸處。正是悲痛處。悲痛處全是感激處。惠鮮懷保文之所以興也。奇矣。富人哀此鴛獨幽之所。以亡也。哀此鰥寡宣之所以中興也。

一章述昔之苦。二章述今之樂。三章述已作歌之意。三章俱有勛勞俱稍有辨。首章就離散言。二章就作室言。三章則合前二章意。映下宜驕言。上二章以鴻鴈對之子故屬興。末章不言之子故屬比。矜人即下鰥寡。維此哲人四句與黍離園桃意旨各別。彼傷人

偶集

卷七 小雅

九

莫我知。垂重不知一邊。此全重哲人說。愚人正是深感哲人處。如云哲人洞悉民隱。知我哀鳴苦哀。使愚人則謂我宜驕耳。亦不必暗指厲王。

夜如何其

三章一時之詞。通詩只夜如何其一句。引起下面意。音甚疑聲響甚急。宛然目見庭燎耳聽。日視旌影。註中夜雖未央。著一雖字。只尺下。庭燎樹之於庭。司烜供之在池。日燎執之曰燭。天子庭燎用百。

呂氏曰宣王其志雖勤然未能安定發止躍然有喜事之心焉斯其所以不能常也如武丁之恭嘿則反掌中興矣

汚彼

首章水猶有所宗鳥猶有所止反與人獨無憂二章水流之盛鳥飛之揚興已憂之甚三章以鳥不自樂與人乃縱護以之惑衆則曰訛言以之誣民則曰讒言愛我父母四字詞危意苦可思可涕我友敬矣二句玩矣子其字有能敬自然護言不與不能敬自然

偏箋

卷七 小雅

十

讒言必興兩意在

鶴鳴

鍾伯敬曰句中透熟目擊道存此詩如易之取象不

說詩須
辨得如
仇心集

是譬喻

國有近習意山有疎遠意樹檀見容悅可近山石見

粗直可憎

玩註中意似以誠明好惡立解然會得此意只將物理含泳不說出正意更屬深遠二章反覆咏嘆其趣無限亦見愛君無已之意

祁父

禁衛之士所以扞禦京師遠從征役行者怨之首二章見已役非其職末章更訴其往役之苦則非維不當役而情亦大可哀矣祈父不敢斥王之詞猶北山之呼大夫也曰有母尸喪不維獨子更且無家然軍中未必皆獨子只甚而有母尸喪者亦有之有字可味

白駒

此詩作於既去之後讀者須從音響字句間尋寫其

偏箋

卷七 小雅

十一

網繆總總無可奈何之意首二章謀所以留之方欲留其人而計及于白駒欲留白駒而計及于絳維總非實事若着實認真此觸客之道豈留賓之禮朝夕本非永淹延于欲去之時則片刻而千秋矣永字字法妙品三章曲道招隱之意若與歎曲商量既以公侯逸豫勸之復以慎優游勉道思望之要知此等高人決不以公侯動念白駒詩人若更以公侯富貴留之是又以腐鼠相嚇矣一片肝腸正欲其蒼生一出如謝安石先天下憂後天下樂如范希文逸豫無

期正喜見太平悅安社稷之謂也無期不是久長是無涯量也優游曰愼道思曰勉知其泉石成癖宛轉相勸只愼勉二字想見挽留之苦至末章則人已去而情難盡思愈深而調愈苦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此時蒼苗無所用紫維無所施直是目斷行彈宛然丰采在望至心傷意折人不可冒僅欲其音傳跡不可羈更欲其心炤無金玉爾音處即無還心處然讀至此真所謂如怨如慕如泣如訴謂城朝雨之曲小山叢桂之歌不足言也

偶箋

卷七 小雅

三

逍遙嘉客處求教請益等語一著便呆金玉爾音只欲其音同相通耳非望其有經國之言也賢者高尚寧肯作此詩人亦何敢復以此期之

黃鳥

此詩與綿蠻碩鼠一例三章一意黃鳥三句如所謂無寓人于我室我將反之意善道者患難相收卹之道也明者察人之疾苦一說不可與之求明白亦好不可與處則益甚矣人情厚薄親疎自不可強令其宗族鄉里而適他邦忘其父母兄弟親戚而就他人

情義漠然何足深惟要知詩人之意正傷其遭遇亂世展轉四方置身無所謀生無路耳井田廢而州閭族黨之養微風俗夷而陸嫺任恤之義薄此所以爲雅之變也

我行其野

誠不以富二句見詩人忠厚之旨然詞恕而意愈刻薄責之以新故正是冷語毒刺非真謂其爲新故不爲貪富也

斯干

偶箋

卷七 小雅

三

此築室後落成之詩落謂與賓客燕會飲酒以澆落之即歡樂之義也或曰祭名首章首二句是形勝次二句是制度築室之大槩已盡下更詳言之耳似續四章雖俱是言築室之事而似續章又領三章曰築室百堵已該下墻室意曰居處笑語已該下攸芋攸畹攸寧意兄弟以見在居室者言子孫以後來誕育者言俱祝詞人君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祖宗創業之艱多覆墜於子孫故二者寔人君莫大之福秩秩是狀近景幽幽是狀遠景竹苞以上根基盤結

言松茂以上結構半審言相好相允。一正一反勿誤。戒意注提居是室者四字。出來正恐與築室意相遠。是晦翁密處。

似續妣祖。正見其中與百度脩舉。乃作室以復舊觀。故曰似續以志其盛。既盡吾堂構之美。復非狹小前人制度。自勝雄心。非若後之勞民勦衆者比也。言西南則該東北。謂西南爲與宜。通明而戶牖之者。未是居則端拱朝堂處則燕怡。宮闈此似祖妣之上下陟降者也。笑則天顏有喜。語則王言渙發。此似祖妣之

備箋

卷七

古

泮與優游者也。

闔閭以所見言。崇崇以所聞言。攸華言居是垣牆者。有宅中畝外規模。非以垣牆形勢言。

大勢嚴正。自堂之大槩言。廉隅整飭。自堂之四角言。

棟室之脊梁。宇屋之四垂。峻起故如鳥之警革。簷前

後之正簷。阿旁出之側簷。華承故如顰之毛羽。四如

字形容之詞。不作譬喻說。

殖殖二句。規模之大。曾曾二句。向背之宜。楊升庵曰。噦噦屋深。舉也。庭是宮寢室前之庭。不是大庭。楹是

廊廡間柱。正是當戶牖處。寔是遠戶牖處。

六章以下皆祝願之詞。蓋築室而子女生。則本爨男。從此而開。故設爲夢以禱之。乃占我夢。乃自家思付。與太人占之不同。

乃者言其果符是夢而生也。寢牀亦是常事。以女子照看。則尊之矣。裳下飭。半圭曰璋。不永之永而永裳。不弄之圭而弄璋。成人有漸故也。朱節帝王。子孫自是。如此不是期許。只是預道室家指婚因之室家言。與君王對看。注中。生子是室句。全要常提醒築室意。

備箋

卷七

五

朱

楊小兒被襁。制方欲其方正事人也。瓦紡時所用之物也。無非無儀。三句正陳眉公女子無才便是德之意。三句亦滾說下。

無羊

首三章言牧事之盛。末章占富庶之祥。此是因牧事之成見出。非謂牧事之所致也。通詩或言牛羊衆多之羣數。或言牛羊衆多之形象。降阿飲池。或寢或說并牛羊。動止情性俱從筆端畫出。至於牧人之何業。

笠負餽糧。取薪蒸。搏禽獸。從容自得。絕見其追隨於
淡烟衰艸之中。出入於峻坂叢林之內。蓋謂牧人之
善牧者。固非端就牧人。摹寫閑適者。亦非映帶牛羊
意境殊絕。下之麾肱畢升。又正其映帶關生。最妙處
耳。咏物之詩。題面本狹。只就本事發揮。則淡無意味。
末章點綴已盡。忽生一牧人之夢。以致其頌禱之意。
蓋此詩以徵宣王牧事之成。若只前三章不過卜式。
陶朱家蓄畜風光矣。若離若合文字之妙。不可殫言。
然要知夢本托言。衆維魚旒維旒。亦只是恍忽變幻。
備箋

卷七 小雅

六

之景即豐年室家。亦只以其意言之。若沾滯作何解。
則大愚矣。
首言誰謂有於說其新有之意。三伯維羣。三伯羊爲
一羣也。若直言三伯羣便已盡。蓋濺濺濕濕正是牛
牛衆多景象。讀者不必他求。只就本文一形容想像
之衆多之景。瞭然在目。

羊性至踰易耗。故三章獨以羊言之。少損曰騫。全壞
曰崩。衆維魚旒維旒。只是恍忽所見如是。非似人寔
魚似旒寔旗之謂。亦非人變爲魚。旒變爲旗之謂。兩

言真是夢境。豐年室家影會發意。正不必如時說。強
生議論。認得此意。即謂旒旒爲豐年衆魚爲室家。亦
何不可。然中興氣象非復向之民靡有黎。秣稊卒瘁
矣。

節南山

此詩之作。刺尹氏也。用尹氏者。幽王。刺尹氏。正所以
刺王耳。尹氏流禍。只在不平其心上。而其心之不平
只是不躬弗親。而任用小人。斥遠君子。舊說用人行
政兩重詞氣。不然。用人而行政在其中矣。折而分之

備箋

卷七 小雅

七

首章單具瞻一句。泛言尹氏之誤國。而次章遂推本
于其心之不平。三章言其位高責重。宜平其心。申前
具瞻之意。四章則正著其所以不平者言之。五章承
言禍亂之靖。只在平心。六章傷尹氏不能。所以禍亂
日生。百姓滋病。七章嘆四方皆亂。無可往之所。八章
言小人情狀。以見其無可往之故。九章深咎尹氏。十
章則原其作誦以冀王心之平。而爲萬邦之畜也。此
章全爲告王而作。後二章不用過文徑接王身上。甚
有本領。從前說尹氏。可見字字是說王也。

篇中言天者六。言民者六。蓋君之所畏者天。國之所恃者民。不平其心。是一篇綱領。故曰不平。曰不均。曰式夷。曰不備。曰國成。詩中凡七言之。

南山惟高峻。則石自崑崙。師尹惟尊顯。故民皆仰望。師尊位也。尹世卿也。不敢戲談道路。以目之景也。戲譚猶不敢。况法言乎。大都小人欲行其不平之政。未有不先作威稜。以沮人之議論者。獨如國家何。國未常斯日。既曰卒極危之詞。字法妙品。

艸木山之寔也。草木無不猗猗。山之平也。反興下意。備矣。卷七 小雅 大雅

薦瘞二句。是神怒。民言句。是人怨。末句總承。

上六句責其失職。下二句責其避位。爲安危利害之所係。故曰氏爲蕩平正直之所出。故曰均。不曰國政。而曰國均。見非平其心者不能。秉猶百揆宰衡之意。四方二句。承上二句。俾民不迷。又承此二句。應前具瞻意。空如空其國。空其地之謂。言人類將滅。甚言之也。

四章正尹氏不平之寔。舊說上四句分用人非也。行政不親。勢必委任小人。便用人不當。弗躬二句。起下

弗問二句。弗躬。弗仕者。必小人。即下如姪瑣瑣者是也。問者。謀之衆也。仕者。試之事也。此正平心事也。弗問。弗仕者。人誰不知其不可用。但可欺罔其君耳。故下一勿字。下則無應仕看。則無二字。口氣但屬姪姪。便不使之點辱。猶紳又何小人殆之有。

五章即承用人說。言反之可以已亂也。不備即在勸誡中看出。不惠即在大戾中看出。君子如屈四句。如字中有持危定傾。自有其道。人自不爲之意。如屈如夷。舊照傳中分貼然。細玩朱子之意。定重用一人。邊

但弗躬弗親與行政之苟。不用其至意。相近瑣瑣。如與用人之偏。不平其心相近。迷偶開言之耳。讀者

正不可泥。屈至也。蓋勿躬勿親。事安得其究竟。弗問弗仕。人安得其底裡。是不用其至也。故以如屈進之。關如樂之一關。然少息之意。夷即平心之謂也。夷則釋然無爭心。民無俟。咀俟呪之事矣。

六章言尹氏不能已亂。而反致亂。不吊昊天。言尹氏不爲天所卹也。語意滾下四句。誰秉國成。應國均。不自爲政。應弗躬。弗親。卒勞百姓。應俾氏不迷。卒字有

終不能改之意。又應上如屈四句。

七章言天下皆亂。君子有窮感之勢。八章言人情反覆。小人極譎張之態。小人愈譎張。則君子愈窮感矣。又何往乎。

九章俛仰時事而嘆之。吳天其使尹氏不平乎。我王其不寧乎。王之不定。不獨民之不寧矣。不懲其心。二句自是。小人常態。然正是君子心傷處。

末章正歸重王心上。訛爾心。有日改月化。不知所以然之意。王心訛。自然窮極禍本。知宗社生靈之毒。全

備變

卷七

幸

在誤用尹氏天變不作。人心不離。太平之理也。故曰畜萬邦。畜未便是昇平。少收卒斬空我師光景耳。久病之人。元氣難復。必從容漸漬以養之。

正月

凡讀詩。宜作三等。國風里巷歌謠之什。寂寥短章。意致無限。正雅三頌。並一時載筆之臣所作。高文大牘。條理燦然。二變雅者。一時賢人君子。問時悼俗之所為。纏綿愉悅。層見叠出。刺譏懲創。縱橫反覆。文必盡言。言必盡意。讀者宜領其大旨。會其詳脉。不必分章。

析句以文詞。牽合也。如此詩以女寵為主。惟君心盡惑。故用小人而致訛言。君子失志。詩人所以憂也。語意不過如此。然合下作如此說。便索然易盡。他却說得何等變幻。何等綢繆。使人讀之。悽入肝脾。非有許大筆力。不能為此。

章內言天者。四言民者。五憂字。凡七見。低回綿結。語無倫序。大都前六章詳訛言之可憂。後七章刺王不能用賢。以已亂。故使艷妻得志于內。小人得志于外。反覆以明其憂亂之意耳。

備變

卷七

幸

一章憂訛言之大。以發端。四月繁霜。天之變也。民有訛言。人之亂也。然下四句。俱頂訛言邊。不可以天變人亂並言。念我獨兮。四句言我之憂。所以如此其大者。正緣小心畏懼。是以幽憂而至於病。憂之大。承上孔將來其憂甚大。故其心愈小。鼠病而憂在於穴中。人所不知。

二章傷已值訛言之世。好言二句。好醜之言。皆出於口。正如今人所謂說好說歹。俱憑他口中出。正是訛言之象。有謂好言。夸譽之言。莠言。譏謗之言。尚未是

見其獨憂以爲矯激。見其小人以爲過計。故曰有侮。蓋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反以不狂者爲狂也。

三章言國之將亡。所以甚。窮說言之。害念我無祿。傷已之不幸也。民之無辜。一路說下。既爲臣僕。便不知從祿何人。如鳥之三匝。不知止。誰屋矣。有謂人屈有位。民屬百姓者。太鑒人。泛指世人言。即上無辜之民。便是于何從祿。舊說言忠臣義士。已不敢不勉。但不知人之所從何所。此言國是但亦不必加此。周旋詩人原不過危言以動之。即從祿向云。非謂食祿只是

備箋 卷七 小雅 主

脫災危之世。享生人之樂。此言亦是。然詩非自道。泛說世上人。詞旨傷悼。即說易姓受祿。亦自不妨。四章不得已而以止說望之。天中林四句。舊說以物猶可見。天乃無知。作典牽強無味之甚。蘇子云。侯維也。中林之木。莫不摧傷。而惟薪蒸在焉。其殘之也甚矣。幽王播惡天下。大家世族散爲皂隸。亦猶是也。詩故云林中雖有材木。都無生意。唯可薪樵。喻周民死亡之迫。又一說林中。大木之處。而惟有薪蒸。喻朝廷宜有賢者。而但用小人。三說似皆有意。天非夢夢。以

時事視之。若夢夢者然。靡人弗勝。就不善之人。不能勝天。說故終之曰。伊誰云。情言天非有所憎於惡人。也知後之禍。非憎惡人。則知今日之未報。亦非此惡人後定而今未定耳。細味此詞。正是詩人飲恨。惡人之詞。如世俗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蚤與來遲之意。

五章正刺王不能懲止。說言謂山二句是。說言影子。不是比喻。舊分上四句無止。說之君下四句無辨。說之臣。血脉殊不貫。寧莫之懲。歸重王說。名且訊之者。

備箋 卷七 小雅 主

皆王也。王既不能禁止。而下又不能辨別。總極痛恨之詞。具曰予聖。平居人人自負。到實際處。俱憤憤絕。肖衰朝人狂悖光景。有謂人皆懼。既不肯一分皂白。者亦可。然前說于具聖語意更肖。烏之雌雄言易辨。非難辨也。

六章極言身之無所容。正不能懲。訛言之害。賜天高憂將墜也。踣地厚。恐地陷也。形容賢者處亂世光景。可謂曲盡。然如此。雖無是事。而有是理。故繼之曰。有倫有脊。倫序也。事未至而妄言之。則無倫。脊之在背。

有條理焉故曰脊

七章又極言已進退無嫌以極王弄賢之狀。抗者黜
語頓挫之意求我則猶云求我做個賢人榜樣非以
爲法則也求本非夢寐旁招只賢人在野故招來之
便似求執亦非拘囚。絀繁只賢人欲去強羈縻之便
似執莫我力謂不能著實用我也仇仇不一言之見
無一事不與我牽掣也。亂世處賢人置之不進不退
待之疑舍疑用往往如此。

八章正指亂本胡爲厲言必有所以致之者。褒姒是

備集

卷七

七

也。燎之二句言火反難滅。國反易滅。反言以起下意。

周宗。賦詩人口中語氣。却便似已成者。唐明皇幸
蜀民伏輦下者。皆謂草茅之人。知有今日久矣。政此
意褒姒是禍源。詩只一語而止。終若爲尊者諱也。

九十章進之以用賢者。此正是救亂先著。亦是今日
急著。二章一正一反行險喻淫虐。陰雨喻大難。又字
中有行險必蹶之意。在輻以固轂。輔以益輻。僕以將
車。有謂輔喻已用之賢。僕喻未用之賢。輔喻大臣。僕
喻庶官者。皆非。輔僕總以將車統喻人君之用賢。自

輔何必分疏

十一章。僂仰情事而復歎之。見處今世者如魚舍江
湖而處池沼。我安得不憂。憂心句似總從前許多意
來。念國之爲虛。政胡爲厲矣之意。

二十三章。極狀小人得志。小人。則民必貪自然
之理。昏因孔云。注云。旋也。謂周旋也。余意二句合解。
謂冷比其隣里。婚因云。語助詞。古文多有以云字煞
者。方有穀方字。見小人正在得意之初。哥矣二句。非
美富人也。正以哀憐獨耳。

備集

卷七

七

七

十月之交

舊說幽王之時。國家政令乖僻。小人柄用。天變作于
上。而作此詩。看來此詩專刺幽王用皇父而作。序曰
皇父恃寵。請城。土木繁興。徙世家巨族以寔之。人情
懷土重遷。傷其獨見搜括。故賦是詩。是也。首三章備
述天變。而獨詳日食。天變之大者。用皇父之所致也。
四章備述小人用事。而皇父小人之尤。其權獨盛。其
罪獨深。一皇父用故。諸小人皆係附以進也。四章而
下。皆言皇父之惡。詳於遷向一事者。此尤皇父之惡。

之大者也。詳咏詩詞似俱是遷向者怨恨之語。皇生是箇豪暴自大之人。曰豈不時。曰予不戕。曰禮則然。自作自由。真覺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作都於前。已居然董卓郅鄠。駢集富人。又居然有漢徒富家。以實五陵之意。恣行宵膽。其氣醜惡。真不可言者矣。

十月一陽未復。六陰用事。純陰之月。辛為陰金。卯為陰木。純陰之日。日食已屬天變。而又日月皆陰。則陰氣衰微之甚。故曰魄微。字與食字不同。食就陰陽之

傳

卷七

小

主

本體言微就陰陽之勝負言也。漢書孔光曰。日者人君之表。君德衰微。陰道強盛。侵蔽陽明。則日食應之。日月告凶。雖兼日月。緊頂上日食。不須兼月。食說不用其行者。月應避日。日月食皆是月不避日。月之失其常道也。彼月四句。就感應之常言。則維其常亦變中之常耳。

不寧以震動暴厲言。不令以非時失序言。指幽王而曰哀今之人。婉詞也。心警惕曰惜。心制改曰懲。舊以目訓惜字。似不如此解更好。

四章。即不用其良而詳言之。司徒掌天下土地之數。人民之數。家卿掌建邦之六典。內史掌王入柄之法。師氏掌以微詔王。璽以色言。嬪以勢盛。如火之熾。言方處以其寵方固。安然肆志。言奸臣女后勢常相倚。後世宰臣故多有結連官掖以柄用者。故此章以小人女后並重。

此下皆皇父所築邑人之怨詞。豈曰不時。任智而自是也。不即我謀。恃勢而妄作也。牆屋微則無居。田汚萊則無食。猶曰非我我女。乃理之當然。是句等偏激何等慘虐。

傳

卷七

小

主

只皇父孔聖一句已描盡當時小人無忌憚光景。皇父只宜二卿立三有事。儼然比于列國諸侯。取富人寔之。又全是自私自利。封殖私門之意。有車馬即上多藏者。不認遺一老。不可作老成人說。只是朝廷之上。荷在王室之臣。皆不留之以衛王。曰擇有車馬有字。又非一人之詞也。

七章皇父剛暴自用。必有羣小依託附和以肆讒毒者。故被徙者傷感而為此言。從事即從不時之役。無

罪無事即下民之孽孽非降自天皆由讒口下讒就
由人正與匪降自天語相呼應導聚譁之意皆重複
之意面相諛背相仇曲盡謾人情態

曰我里曰四方皆徙者對不徙者言之此時安得有
美且逸人情已處其樂不知人之憂已處其憂只見
人之樂自傷之至但覺天下之苦無甚於我者我不
敢飭二句無可奈何而自已之詞正怨之極也舊說
安命未然

兩無正

傳箋

卷七

小雅

未

此詩替御所作通篇情旨曲折倏而詞嚴義正極相
責備倏而意折語淒極相體諒可謂極與觀羣怨之
妙一章述饑饉以起離散之端其實離散之故原不
在天亦姑爲怨天之詞以志悲耳一章正言離散之
事而歸責於王猶未深責諸臣三章以各敬其身望
之四章以莫肯用訊責之凡百君子已當拜受法言
無可逃卸無可辨析處矣然今日事勢在諸君子亦
有萬不得已者徒責之而不盡道其苦楚所在似乎
不近人情彼猶得以有辭故五六章又極言今世言

語之難仕進之殆若曰我非不知汝之艱危汝之迫
切也然君臣之義終不可以若是忍則彼將心平意
折而無詞矣至末章始窮其情而致屬望之意盡去
者原未嘗以義絕亦不敢以明言窮之正所以返之
也

元氣廣大爲昊天仁覆罔下爲昊天故昊天言不駿
旻天言疾威各反其義類以歸怨之無罪與有罪俱
被滅亡正天之弗慮弗商處舍猶云且置之勿論也
周宗未滅而日旣滅故爲危詞與國旣卒斬同義謂

傳箋

卷七

小雅

未

其忘形已成故也莫知我勤言無與我共事者我即
下替御作詩者自謂曰離居則已散去曰莫肯夙夜
朝夕雖未去而已不任其責矣朝見曰朝夕見曰夕
敬身者鞠躬盡瘁勉佐時艱若引身而退從容棲遲
如上離居莫肯夙夜朝夕便涉縱肆非敬身矣然不
曰敬君而曰敬身者王臣蹇蹇皆自盡其義所當爲
古來聖賢豪杰如伊周幹國龍逢捐生不過了得自
家身上事非爲人也夫爲人尚可諉自盡又安諉乎
胡不相畏一路滾下語氣抑揚各人自己勉力便是

各敬。大家同寅。協恭便是。相畏。各敬身。即相畏。相畏。即畏。天言其胡不相畏乎。豈不畏於天乎。臣之事君。天之制也。故又以天爲言。

不退者。兵革成而勢不可退也。不遂者。飢饉成而生不得遂也。如此比舊說較覺明白。惜惜日瘁。曾御之。能敬身如此。聽言則答二句。描出亂世臣子憂讒。是。詭規望苟全之狀。聽言窺君必聽之言。始答之。亦未必是面從。但雖據理而陳。終非極口。諸言不必說到。諸及于已。但有可諧之機。即退矣。

偶集

卷七

小雅

幸

二章但爲憂時感事之言。而貴去者之詞。全在言外。愈遠愈近。愈婉愈切。曰不能言。能言。曰不可使。可使。皆當時之詞耳。匪舌是出。吉人之言。訥訥慎重。恰似用力以出。其勢甚艱。正與如流相反。有謂忠言內淑。根心而出。亦好忠言反哀。以其獲罪。巧言反苛。以其處休。棘是不得從容。殆是不得寧處。兩云字。總是怒。然難。羣時。費商量。語氣只重正人一邊。末章窮去者之情。以留之上。文公義私情。一一說盡。諸大夫已是措一語不得。故但以未有室家爲詞。然至癡思泣血。

無言不疾。其中故有大不得已者。在人涕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由聲故無聲而泣。曰泣血。昔女出居。有以昔出任時言者。有以昨離居去時言者。出居對上遷字。言還指離居時爲妥。註亦然。

詩經偶集卷七終

偶集

卷七

小雅

幸



詩經偶箋

南昌萬時華

小旻

國家紀綱法度治亂安危全在謀猷上。謀主於斷。非斷則不成。此中執一毫意見不得。却又盈庭喧騰。沒主張不得。若明天子在上。詢事考言。如周召同心。蕭規曹隨。房謀杜斷。便是興朝氣色。不然。議論多而成功少。便是宋南渡光景。當時幽王昏亂。羣小聚徒成羣。撓亂國是。無一箇不競。是非却無一人肯擔利害。

傳箋

朱人

小雅

一

故曰。諭諭訛訛。又曰。誰敢執其咎。宛見當時回遑之象。曰。先民言其棄祖宗之法也。曰。大猶言其背聖賢之經也。曰。邇言是聽。是爭言其無四海之謨。萬年之計也。當世未始無賢人。主不能用。徒使羣小猖狂。如處堂之燕。焚棟及巢。恬不覺悟。人莫知其然而詩人臨深履薄之意。安得不切。安得不言細分之一章發其端。正刺王也。謀猷二句。就王說。二三四章極陳亂世謀夫之象。正所謂謀猷回遑也。謀之其猷四句。就謀夫說。四章言非無善士。而王不用。合二三四章正。

所謂謀猷不從。不臧覆用也。謀猷如此。喪無日矣。故以已懼既意終之。

諭諭訛訛。狀小人陽合陰離情態。正是其同而不和。處具有同聲附和之意。具違具佞。人人無真。是非事無真。是非王之謀猷不從。不臧覆用。正此輩誤之耳。

我龜二句。只借來引起極狀謀猷煩瀆之象。非真屬卜也。發言盈庭。是謂孔多。誰敢執其咎。所以謀不集。人持一心。人角一喙。後來成敗不關自己。身上自然。

傳箋

朱人

小雅

二

議論輕出。到底無畫一處。若一人獨斷功亦其功。罪亦其罪。謀安得不臧。安得不集。

上只說謀之不集。尚未及所以為謀者。此乃承上而傷其所以為謀之謬也。上不得於道。與此不潰於成。俱頂上一句說。

靡止靡應。只是引起話頭。若因國論不定。并求民所以不多誤矣。聖否否字。帶言之。廢作聖。視作哲。聽作謀。貌作肅。言作艾。艾訓治。謂有條理也。

人知其一頂上二句來。却不可泥定。暴虎馮河。說暴。

與焉爲二而曰知其一者謂明於此一類而昧於他處也。他暗指時事言。人皆莫知則禍不可支矣。故已懼之而曰戰戰兢兢云云。如臨謂將值於禍也。如履謂現在於禍也。

小宛

此詩意旨即汚水莫肯念亂。誰無父母之意。時說以無辱親爲綱。敬儀教子爲目。固是。但須知詩人原因念亂而懷二人。因懷二人而及敬儀教子。莫認客作主。在讀者自得之。士君子身遭亂世。觸目禍機。七尺

偶集

卷人

三

之軀尚可含置。到念及父母遺體。不可毀傷。祖宗宗祏。不可隕墜。此正是詩人念亂深情。獨往處。一章發相戒之端。下三章詳相戒之事。戒意不出謹儀教子二意。而未二章則推廣之。問卜于神。効法于人。總見其迹涉畏途。兢兢不敢自寧之意。此是詩人百折千迴處。文字與意旨俱自委曲。無限到此。更不須步。顧母又打到謹儀教子上去矣。握粟出卜。即屈原卜居意。此事豈卜筮所及。握粟亦非寔事。不過心緒倉皇。不知所以自免。故件件要做。至於効法恭人小心。

戰兢自守。此正是處亂正經。汚水之教。雨無正之教。身小。畏之履薄。臨深。皆此意也。

鳴鳩小物。今飛鳴戾天。有勉強意。明發乃爲思慮之始。非夜氣清明之謂。

二章敬儀也。貌之德恭而齊肅。思之德睿而通明。曰齊聖。齊聖對彼昏看。只論此二項人意。却歸重溫克一邊。日富形容沉湎人。初僅濡足。日甚一日。遂不可回。如畫敬儀廣說。而不爲酒困在其中。天命不又。只就敬不敬上。失之一不敬便去。一去便不來。是警惕

偶集

卷人

四

之詞。指自家身上說。而含下時變意在。須知士氣國運盛衰。治亂原是一體。此以大氣數言之。禍福在其中矣。

三章教子也。中原之教。物之可公者也。螟蛉物之可似者也。穀以終中原。典意似以終螟蛉。興意穀亦廣說。不得拘上敬儀上。

脊令飛且鳴。亦有努力之意。邁征俱勇。往力行之貌。夙興夜寐。疊上意以起下文。言日言月言。夙言夜直是一息不停。末句正應前有懷二人意。

系。扈不食粟。填寡不宜獄。反興宜字與。糾糾葛。展可。以履霜。可以字。同一言之間。悲慘可掬。

溫恭。是謙和的人。小心。是謹慎的人。指當世賢者。賢者尚如此。在我又當何如。集木雖危。木猶可倚。臨谷雖危。地猶可籍。水則全無憑依。見已。非恭人。小心。益當戰兢也。自何能毅。毅。正在是。

小弁

孟子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朱子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大舜地位。只我罪伊何上說。何事于天。

偶集

卷八

小弁

五

亦自以爲無罪相似。合二語稱之。小弁之品。定矣。通詩萬轉千迴。巉心刻骨。總之。訴情處。少說憂處。多蓋處。家庭父子之變。更無別路。維有哀傷痛割而已。然中間曲喻宛譬。盡態極妍。悲痛迫切之詞。含酸飲痛之言。疑恠忤度之吻。無所不具。終未嘗作一決絕語。怒而不怒。顯而若微。徐子先謂其文不在東山。崇禎之下。固定論也。

首章。鸛鳥名。斯語助詞。被棄之子。如窮人。無所歸。曰。歸。飛。便有人。不如鳥之意。何辜于天。天即親也。不致。

斥言之。二何字。自審之詞。云如之何。注云安之而已。非是。若云將何處置。無聊賴之詞。非忍絕之也。

二章舊說。大道塞則艸生。憂傷極則痛心。亦非也。余意周道之上。草生蒙茸。意亦唐人愁心似春艸時向玉堦生之意。下六句古今說憂盡。此數語詩人都自身親經歷中來。自覺有此種種魔趣。言之親切。言之親縷。有謂用老甚於如禱。疾首甚於用老者。亦謬。怒焉如禱。深悲至。相如有物之禱。其心也。事關心者。夢中亦長吁。故曰假寐永歎。憂愁多者。年少而髮白。故曰維憂用老。疾如疾首。不病而自病也。

偶集

卷八

小弁

六

三章桑梓雖屬興。桑梓猶恭恭敬無一時不恭敬。可知靡瞻匪父。如云一舉目只看着父親。一出世只靠着母親言父。而及母帶言之耳。不離於毛四句作詰問。疑恠之詞。如云父母如此。豈我不是親生兒子。只是我六親無緣。生命不好。我辰果安在耶。口吻纏綿。宛轉世俗之譚。可味可想。

四十五章言物皆有所托。與已獨無托。物猶有所賴。與親獨不我賴。興意作蝴蝶依於柳。桂依于淵。更順舊說。

作柳與淵猶然容得尚多。一轉鹿性易驚猶恐其羣
雉性耿介亦求其匹反與下意舟流無所屆喻已之
飄泊如窮人無所歸也。其亦無枝喻已之憔悴孤特
無復生人之樂也不遑假寐雖永嘆亦不暇矣寔有
置身無地之意。註今昔字尚可刪寧莫之知玩寧字
似言親豈不之知。注言人莫之知非也。

六章忍是不憐恤之意非殘忍之忍正是感之以一
體至情動之以休惕良心可憐之極。

七八章君子信讒始推原見廢之本無易由言又推

偏第

卷八

小雅

七

原見讒之本意外生意情外生情說到末段知其不
可奈何設爲戒伯服之詞而轉語即自絕鄒云人情
奮於自決者中有不自決者在也此語妙絕非解人
不知凡飲酒一獻一酢往而必返至醕爵則來而必
受往而不返君子於讒言全無阻却推委核定考驗
之意故曰如或醉之四句一順說不舒究正足上二
句說伐木四句不是說他刑罪失宜亦不是望他罪
讒言而不罪已又是嘆君子之不惠而不舒究之也
莫高四句言以爲莫高矣却不是山以爲莫浚矣却

不是泉君子亦不可易其言恐人聞之如此說莫高
莫浚較順舊以爲追戒之言亦非也事已遂矣戒之
何益亦是追歎之耳由言未便是廢后廢子之言寬
說

巧言

首章自訴其罹亂以啓讒言之端二三章推本其所
由生之故至四五六章余意不過惡之之極予忖度
之明其讒之易窮顏之厚矣明其讒之可醜至末章
則極力形容醜詆河康言其地位卑也微應言其惡

偏第

卷八

小雅

八

狀猶新臺之戚施遂條也居徒幾何言其無幾黨與
也三段皆藐之之至曰臧爲亂階曰爲猶將多又從
而惟之舊以爲讒人之心不難知讒人之言不言辨
讒人之黨不難除分說似尚未是

首章曰無罪無辜又曰予慎無罪予慎無辜者蓋身
罹其毒反覆致審之詞舊以爲與其獲免非是

僭始既涵四字說盡千古招讒之故讒人雖百般伎
倆百般狙僮當初發難端亦有搖搖不敢自必之意
倘遇明主如雨雪之消見睨耳此時優容不斷遂被

小人識破機關。拿定筋節。後來着游其殼中矣。安得不信。信之日深。亂之所以日長也。下四句承上說。來涵即不怒。不怒即不能社。二如字。有意見轉移之機。只在王一反手間耳。

舊說屢盟二句。即如社二句而反之。信盜二句。即如怒二句而反之。亦是屢盟與君子盟也。作會而時。作誓而疑。果能社君子。何盟之有。况屢盟乎。屢盟則亂。長信盜則亂暴。孔甘則亂餒。造字造句。各各相應。謔人乘間以伺君子。如穿窬然。故曰盜餒饕餮之謂謔。

傳纂

卷人

小雅

九

人甘言以致亂。美炙適口以厝毒。王之甘言是餒亂也。匪其止共。說出小人心事。若就職事。說小人曲謹殆過於君子。但不是止於共耳。維王之印。見信之者王。受禍者亦王也。

寢廟二句。見維王盡制。大猷二句。見維聖盡倫。俱以能所難能爲典。秩秩有經。綸次第。莫則規畫之。使一定也。趯趯二句。即比上他人二句。見有心忖度之易易也。

桑木皆可用。故君子樹之人言有謔信不同。故必以

心數之以處置事理不同。爲與下文蛇蛇四句。足上數之之意。重巧言邊。數字妙。不得作辨字解。數之則辨。不必言矣。蛇蛇正形容碩言出口之度。如此碩言由心而出。順理成章。不愧不怍。故曰出自口矣。

末章着意形容不一。而足玩朱傳居河之麋三句。是一意微廼三句。是一意末句。總承上二意言之。然此章只宜叠叠說去。以見義不宜割裂破碎。以就其說。

何人斯

傳纂

卷人

小雅

十

小弁之怨深也。而深言之。所謂其兄鬲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處父子之道也。何人斯之怨深也。而淺言之。所謂越人彎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處朋友之道也。暴公之惡。只反側二字盡之。此詩首之曰其心孔艱。終之曰以極反側。正首尾相應。處中間專言其可以見而不來。惟欲其一來爲快。若作瞻望。若作疑。付便覺。謔人愧汗。慚羞。難前之景。與其雲雨翻覆。鬼魅出入之狀。俱一一露出。且暴蘇二人當時同心共事。今日光初。澡木。又與人不同。以此相責。正如握西秦之鏡。魑魅莫逃。飲上池之水。肺肝

患見譏排陷之罪。不待言而顯矣。讀者須于意中探取其痛心刻骨之情。又於言下領會其綿裏藏針之妙。徒曰責人忠厚。尚得其皮毛。未領其旨趣也。孔艱舊說作艱險。看此詩情。吻不宜開口便罵。正謂逝梁不入其用心太多耳。章內胡逝我梁等語。都非實事。諧已者。明是暴公若直斥暴公情詞。便不委曲。故特設一人以寬暴之罪。又以從暴人云。微諷之若信可疑。可解不可解。雖不說暴公暴公之心。大如芒刺矣。

傷集

卷八

小雅

十一

二章首二句。雖已明知其諧。而猶爲不知之詞。上云維暴之云。此復云誰爲此禍。總是暗相敲打。中二句不責其諧已。而責其入唁。可謂善于立言。下二句云不我可便。就不入唁言。似更婉曲。非謂諧已爲不可也。

逝梁復逝。陳光景最可思。小人面相和背相。詆然欲掩蔽。若非已諧之者。未嘗不欲一至其庭。而良心終不能昧。欲行又且自止。真有逝梁不入。逝陳不入一段光景。聞其聲不見其身。踪跡閃幻。宛在目前。不愧

于人二句。注作直刺之。於詩氣似蚤。當云汝之不言。我豈有愧於人乎。汝固不愧於人者也。豈汝有畏於天乎。汝固不畏於天者也。

胡不自南。四句不是惡其相值。只是因其相值。而不入。轉可疑。故曰祇攪我心。

五六章非特脂車是托言。即托以亟行。亦是設爲之詞。特多方攻詰之。使捫心自愧耳。上因其去而望之下。又因其還而望之。總同此意。

伯氏三句。言與汝義如兄弟。相應和如撫篴。勢相次

傷集

卷八

小雅

十一

比如物之貫盟。牲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言。三物統言之矣。

視人罔極。言爾視然。亦有面目。乃視人若是罔極乎。正發其情之好也。若依注與人相視無窮極之時。殊無味。反側二字。到此始直舉而言之。然只言始厚。今薄。便了終不說出。更覺意味深長。

巷伯

巷伯掌官中之獄。老官爲寺人而職長永巷。故寺人而稱巷伯。通詩總之。反覆怨訐。以致其惡惡之意。值

說一二章責之。三四章誨之。五章訴之。六章絕之。無此意也。妻非小文貌。咳。後微張貌。貝錦似錦而寔非。錦南箕似箕而實非。箕故以爲謔言。無寔之喻。舊以爲貝錦小者大之。南箕虛者實之。亦不必。兩成字可味。全是他造作出來。正是譏人罪案在此。糾糾言謔之接續增益如女之續也。翩翩言謔之往來輕飄如鳥之飛也。捷捷翩翩言謔之絮人以口給。倏忽而變亂也。慎爾言也。舊說以令終之道教之。豈不爾受。舊說以術中之禍懼之。亦無此意。不過是深惡而幸其。

卷八

小雅

七

七

見及詞猶今人云也。須仔細亦有時輪着你也。好好猶揚揚。艸艸猶慘慘。視彼驕人猶今人云看他們得意可憐。我受禍也。投畀豺虎四句極惡之之詞。投畀昊天物皆天之所生。天無推避之理。猶今人所云這樣人我只交付天公也。末章曰敬不獨示人以辨讒之方。亦示人以止讒之道。

楊園下濕其地最早。畝丘之外加以楊園則隄防自固。故曰倚於畝丘非加楊園則其上也。

谷風

首二章傷友之見棄。末章原其所以見棄之故也。維風及雨。風發而雨從之。氣類相應。頽風迴旋如車輪有周旋不舍之意。故以爲朋友之興。維予與女。義同。鵲雛女轉棄予。別有參商。寘于于懷如漆中之投膠。棄予如遺則路傍之敝屣。末章言以谷風長養萬物。巍巍之處不無死草萎木。然生育之德大。傷殘之怨小也。友本以患難相依。安樂相棄。詩人若不忍直言。猶以大德小怨分任其辜。是亦祇以異之意。此詩頗得其怨而不怒處。大德或即就前患難相救說。似德色市恩非詩氣也。

卷八

小雅

七

七

蓼莪

玩詩意當是孝子行役。父母家居失養而死。故作此以志其終天之痛。通詩總道親恩之大。子職之虧。然情旨悽惻。眞所謂如怨如慕。如泣如訴。宜王生之廢讀于門人也。

蓼莪蔚一物始生爲莪。長爲蔚。蔚則莪之猶龐大者。莪可食。蔚則無用。合蔚蔚言之。只見其不副父母初望。以爲莪。却是蔚。却是蔚耳。哀哀二句感念父母生

養深恩八字中語無盡而痛無窮三復自見

研資於母。親托於子。理相似也。只取相資之義。不取象于餅。餅之大小。鮮民即今所謂孤子。生不如死。皆深悲極痛之詞。無父無母之人。入而哀思感動。飲恨難言。出而形影悲涼。置身無所。啣恤靡至。神化之筆。父兮章。即上生我劬勞。詳悉言之。生鞠拊畜。長育時。講許多分疏。究竟無味。此六字語。既相近。義亦無多。只孝子繁稱之。若形容不盡而已。顧復則微有別子。隨父母。既旋視之。更反復之。真情真景。昊天罔極。哀。

備錄

卷八

小雅

五

哀父母。說一德字已落第二義。上比蒼天。孝子亦從無可慕狀中。強作此語。爲人子者。當自得之。

南山飄風。舊說以物理之常。與人情之無常。然孝子抱啣恤靡至之情。觸目生感。見南山飄風。俛仰悲傷。而不能已。故緣以爲興。下二句極痛之詞。

大東

此詩自不以其長以上。敘述東國見困之情已盡矣。以後歷數天象。直從望之。處說到怨之。處從不能助。東人處說到反助。西人處想頭甚奇。出語似謔。顛倒。

淋漓變幻鼓舞。總是寫嗚呼天常態。生出許多波耳。不必明解。不必深求。以文字觀之。亦天下之至奇也。

首章困而思古也。有像二句。原無大興意。像抹皆富足之象。詩人似以像抹二字。與如砥如矢。像滿則不平。抹曲則不直。反興也。所履所視。王會車書一統之景。言下宛然。周盛時朝覲會同。循周道以往來。冠蓋相望。儀衛赫奕。沿途小民。或息肩憩足于道路之旁。或偃僕提携於阡陌之上。莫不跋踵肝脾。瞻望其丰。

備錄

卷八

小雅

六

承快睹其威儀。或以視爲行視地者可笑。潛然出涕。含悲畜怨。下意未宜露出。

上四句困於時。下四句傷於力。有以末句總承者。亦不妨然。不如平分受履霜寒。泚之景也。公子嬌靡之。質也。葛屨履霜。公子周行。何等景象。只此四句。令人酸絕。

契契寤歎。詩人自謂哀者我哀之也。傳說以爲契契而寤歎者。乃可哀之憚人也。于興意未協。憚人即上章所稱。不專指公子一邊。契刻也有憂苦刻心之意。

薪是獲薪是字指獲薪言薪已獲則易腐故急須裁也

職勞句只是引起之詞不與西人平重下只平平說去而羣小得志賦役不均之意自見舟人私人舉卑近以見其餘也東西人之子只大槩言東西人耳子家不必泥

五章以下文字到無義理處已入絕妙田地痴人說夢不得漢天河也不言日月而言雲漢光之不能下監者也織之用緯一往一來相反報而成章織女徒

偶箋

卷八

小雅

七

左旋而不反有西無東故曰不成報章舌張而曰翕

猶治亂而曰亂也

七其制如匙吉禮用棘喪用桑長三尺以載鼎肉黍

稷之七則小

四月

通詩皆迫感無聊之詞強分之一二三章遭亂自傷之詞四五六章遭亂而怨其上之詞七章言避亂無

策八章述已作歌之意

首三章興意四月二句以暑之難去與亂之難堪秋

日二句以霜殺無物可免與亂離無處可歸冬日二句以物寒而風疾其氣相似與民毅而我害其情獨

不相似然余意此雖與體正不須如此牽合人情發亂之極覺觸目生悲已有莫赤匪狐莫黑匪烏之意夏則燦石流金宇宙燔灼秋則木黃草萎宇宙蕭條冬則日慘風悲宇宙淒厲總是傷心之景雖還他與體亦不須刻舟而求劍也先祖匪人言先祖豈不以我爲人乎注未是

偶箋

卷八

小雅

七

四五六章皆反與嘉卉即知其爲栗爲梅也殘賊之

人竟莫知其所以致此之故也泉水之濁猶有清也

我之搆禍竟穀無日也南國之有江漢以爲紀也我

盡瘁竟曾莫我有也皆悲憤之詞莫知其尤不敢斥

言于王日搆禍有觸目羅網舉足顛陷之意莫我有

猶云不當數也

七章合謂天蓋高四句觀之可以見士君子憂危傍皇置身無地之狀

八章維以告哀言其詞不敢他及其意亦不敢有他

望也

北山

敷政集事。勸躬盡瘁。不敢告勞。臣之分也。亦賢者之志也。大小鈎連。勞佚均通。無使壅閉。政之經也。亦朝廷之惠也。汝墳之民。能自忘顛尾之苦。四牡之君。能恤下將母之志。北山不均之歎。何自而作。首章述行役之勞。二三章正言獨勞不均之事。四五六章以人已勞佚兩兩相形。而不均自見。

登山采芣。只是羈役在外。覽物興思。借借注云。強壯本指同行者。卽皇華說同義。有云恐碍獨賢意。

偶筆

卷八

小雅

七

王室百官布列。豈有一人獨役之理。只是勞者對佚者言。便是獨勞耳。憂我父母。此章較輕。以念子言。非以其缺養也。

二三章正言役使不均。如云普天非王土乎。率土非王臣乎。大夫如此。不均獨以我爲賢。使之從事。王事如此。傍傍也。四牡如此。彭彭也。只緣謂我年華未邁。筋力未衰。故使之經營四方耳。未老方將當是獨賢。轉語時說以爲正獨賢處。尚微滯注中。猶字亦自活。傍傍卽旁午意。未老卽是方壯。而壯則有膂力以經。

管此詩本爲不均而作。乃云天子嘉我之未老。少我之方壯。嘉我膂力方剛。故獨見任使。若反以爲王之知己。忠厚之至也。然強壯者又豈止一人耶。

後三章各就上下句比勘。出不均來。燕燕二句以安危。分息偃二句以行止。分。叫號二句以動靜。分。棲遲二句以勤惰。分。湛樂二句以憂樂。分。出入二句以親疎。分。鞅掌鞅以控馬而執在手者。一釋手則馬奔而不可御矣。故總攬國事曰鞅掌。看數或字。不端拈着自己而已。隱然在其中。

偶筆

卷八

小雅

七

大車

將大車者必揚塵。思百憂者必致病。要玩無思二字。猶云索性丟開。憂而可思。猶可言也。不敢思。憂不可言矣。不出於煩煩。訓小明人有一事關心。則此心全向此一處芥蒂。如胷中所明白處。只有此一事也不出二字。絕可味。自重有憂日益深。病日益劇之意。此章詞旨沈痛。似與風發同例。傳行役勞苦而憂思然否。

小明

此詩一說行役者孤苦憂傷而還念其僚友之詞一
說行者怨其居者之詞三復詩詞大都士君子處亂
世之末流居者行者皆不得其所行者固以罪罟譴
怒及覆為憂僚友之在朝廷者亦豈有樂事哉故思
之涕零末二章復以自勉之道戒之蓋亂世暗君惟
靖共正直庶幾獲免此即我友敬矣謔言其興之意
且悲已而忽念人憂傷之轉境多如此已之勞則訪
之天友之福則微之神俱有稟稟不能自保意在
明明二句有宜其昭察下情意我征二句地之遠也

偶箋

卷八

小雅

三

二月二句時之久也念彼共人明明戀國懷鄉悲已
念人含愁在心無可伸說故涕零如雨因非別久之
懷思然未是我勞彼佚而致忿憾不平之感也畏罪
罟與畏簡書情事自別共人即下君子曰共人見位
在當共亦微詞也

歲聿云莫須記得不是承還字說騰騰懷顧亦內顧
而悲非念朋友也譴怒明入之于罪罟也下反覆暗
中之於罪罟也

自詒伊戚只以義命自安與自詒伊阻一樣若以為

不然見幾遠去恐非渾厚之音且下戒他人靖恭而
自欲去亦矛盾矣

曰無恒安處喚起下意下言盡職親賢而親賢又盡
職中事靖如自靖自獻之靖共如虔恭爾位之恭正
直詩人即指自己一輩人說是與言扶助正人使得
以行其志非引正直以自輔也好則愈深矣

鼓鐘

舊說前三章直刺之末章陰刺之非也皆婉刺之之
詞鼓鐘伐鼗本可樂而聞者反憂作樂者今之人而

偶箋

卷八

小雅

三

所懷者古之淑人君子微言之也其人自非其樂固
是微言之也但至後其詞愈隱其意愈微耳讀詩者
須得其溫厚之旨為妙

鼓鐘鼓字虛將將潛潛伐鼗有始作既作借作意樂
之盛也湯湯潛潛三洲有始盛中流終落意時之久
也且傷且悲且如甚于悲傷憂之甚也惟不忘
言懷之信不能忘也只說懷其人不言懷之所在含
畜無限樂之有節便是不同不猶只空說與今君子
不相似荒亾意在言外

鼓鍾句與上一例。另說鼓瑟二句與以雅二句對琴瑟堂上笙磬堂下同音總承上四樂說清濁高下無奪倫始終節奏無錯雜是曰同音雅南樂章箏舞樂容不僭總承三事說以詩歌則音律清明以舞蹈則疾徐有節是曰不僭

按自成王時徐戎及淮夷皆已不爲周臣宣王曾命將征之亦不自往至魯僖公又伐而服之初無幽王東至淮上之事此詩之義蓋不可考矣詩故謂記徐偃王偃王之事備之

傳箋

卷八

小雅

三

楚茨

通詩廢徹不遲以上事神受福之事以下則燕私稱慶事然燕亦祭中事也首三章一時事而以酒食牛羊禮儀各舉其義言之皆三獻以前事也四章則三獻以後祝致頌報時事也五六章皆祭畢時事也首章主酒食言上四句只是述酒食之緣起不重黍稷以未獲言倉庾以已獲言總是言收成之富四我字見一粒皆我精神則皆我孝思也享祀泛就祭神言受脩專就獻尸言四以字皆就酒食言以介景福

神介之也勿泥以字作自我求福說其實連下二章通重奉祭不重求福上

二章主牛羊言七句分濟濟五句薦牲祀祭句求神此即祝事孔明也濟濟自容貌言踴躍自步趨言兼主祭助祭皆有之紫牛羊如視牲而色純角正之類制亨以治牲言肆將以獻牲言四或字即就牛羊說非就人說蒸嘗只泛言祭意于祊博求之也孔明訓備訓著儀文兼至曰備典明昭明日著神無象故曰皇尸有象故曰享皇訓大訓君言其洋洋上下左右

傳箋

卷八

小雅

三

慶

威神充滿如君臨之也萬壽即介福正所謂孝孫之三章主俎豆獻酬之事言此章之敬皆歸公卿蓋賤而執爨內而君婦外而賓客無一人不敬皆公卿之敬也至卒獲句分執爨君婦二段是祭時獻尸之敬賓客一段是獻尸後飲酒之敬執爨以供事言故曰踴躍主婦以交神言故曰莫莫爲俎以享神也燔炙以從獻也豆以獻尸也爲賓爲客爲字不重筮戒意獻酬三句皆就賓客說然獻酬指賓客交錯指少長

禮儀二句。兼賓客少長。禮儀笑語。即獻酬交錯中之禮儀笑語也。要知此是導飲。不是祭畢之燕。卒度無不合於法。卒獲無不得其宜。萬福意只帶過。

四章承上三章說來。云久者。自入祭時至此時言之。此蓋飲福受酢時也。式禮句。有總括前三章者。有謂此時行禮久而敬不衰者。還是就此時言。作引下語耳。祖養孝孫。如言以其所致告者。往而予孝孫也。孝孫以下八句。皆殷詞。莩芬四句。與齊稷四句對。飲食豐潔。承上酒食牛羊。豕豆。獻酬。踏踏莫莫之類。如幾

偶箋

卷八

小雅

三

句與時萬句各足上句。即俾爾單厚。一例看。不可以爲百福與錫極之定。如幾意之所期。如所欲而至也。如式。天下有一事。即有一法。福如之言繁多也。齊者不亂。假者不遲。匪者不邪。勅者無慢。皆禮容敬處也。極訓爲至。言每事之至。其善無以加也。

五章受祝告。送尸。徹饌。燕私。四件。皆祭畢時事。禮儀既備。終三獻也。鍾鼓既戒。終三闕也。戒訓告。樂告成也。孝孫。祖位二句。此時祭祀既畢。主人乃出立於阼階上。西向祝出。西階東向。傳尸意。告利成於公卿。祖

位。與上祖養孝孫之位不同。上是孝孫主祭時。肅尸之位。此是作階上西向。即未祭時。分列之位也。工祝致告。亦與上不同。上是祝致神意。此是祝傳尸意也。

受告之後。則當送尸。尸以神爲度。則當徹饌。諸宰向司爲祖。至是則徹去諸饌。君婦向司獻豆。至是則徹去籩豆。徹饌之後。賓徹祖皆去。維同姓諸父兄弟在。于是以餘饌羞燕。所謂燕私。備字有兄弟既具之意。六章燕私之事。承上章末二句。來入奏者。入奏于寢也。後祿對祭時受福看。彼爲先。則此爲後矣。爾般四

偶箋

卷八

小雅

美

句。詩人敘事之詞。神嗜六句。與燕者頌禱之詞。此六句抑揚看。正分疏前祿後祿。壽考作已然事。惠者物理威儀之無差忒也。時者。燕嘗禴祀之亡愆忘也。盡即沿惠時言。末二句是幸之之詞。朱注當字只以意度之。後當如此。不是勸戒其當如此也。上數章稱福。單指公卿一身。留子孫一着。說在燕私稱慶內。以足上神福未盡之意。此文章妙處。

妥侑。安訓。安坐也。尸即至尊之位。或不自安。故以拜安之。侑尸告飽。祝獨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主

人不言拜脩尸又三飯。

制亨肆將 周禮司徒奉牛司馬奉羊 司制事者內饗司亨事者亨人司肆事者外饗司將事者司徒小子之類。

祊 禮公卿大夫皆行事于廟是廟門內有待賓客之處郊特牲直祭祀于主索祭祀於祊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與正祭之祊在廟門外。

饗 饗饗以煮肉廩饗以炊米饗饗在門東南北上

卷八

小雅

主

廩饗在饗饗之北。

燔炙 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肉以燔肝心炙。

君婦 妻曰君婦妾曰女君。

豆 內羞遵則稷餌粉養豆則饒食粢食庶羞羊臠豕臠皆有載醢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

賓客 尊者為賓卑者為客按禮家每以諸侯為賓卿大夫為客。

交錯 東西為交邪行為錯。

饗孝孫 主人酌尸尸酢主人佐食取黍授尸尸執

以命祝祝受以東北面報主人云又

送尸 君迎牲而不迎尸又送尸不出門尸在廟外

則疑於臣在廟內則全于神。

徹不遲燕私 主人之俎佐食徹之尸俎則佐食徹

而有司歸之賓俎則有司徹而歸之祝及兄弟眾賓

之俎則皆自徹而出送賓于門外而不敢留歸賓俎

而不敢後所以尊賓也主人以胙俎豆進及祝尸兄

弟之庶羞燕族人于堂主婦以祝豆進及姑姊妹之

俎

卷八

小雅

夫

俎燕內兄弟于房所以親親也。

信南山

前三章以奉黍稷而獲福四章以奉瓜蒌而獲福五

六章以奉犧牲而獲福但章意當以黍稷為主因及

瓜蒌因及犧牲耳。

首章本原隔之自二章述雨澤之饒俱是作黍稷緣

起元不甚重。

疆畫其大界理別其條理然不是一定只是在外為

疆在內為理姑就一夫論則下畝之途徑為疆中

畝獻爲理就十夫論則千畝之溝畛爲疆中間遂徑又爲理矣推而至千夫之溝萬夫之川莫不然南東其畝余意疆理之中田畝續錯或東或南不過言東南以樂西北甚覺簡便而注中云云時說皆從之蓋田畝必順地勢水勢所宜如地勢西高東下水勢就東其遂東縱入于溝則爲畝于遂之南以障之使水自西來者得以就東之橫溝不溢而南也地勢北高南下水勢就南者倣此彼以畝爲防水之具也

偶箋

卷八

小雅

无

雲冬雪春雨土膏饒洽優是餘裕澤是厚漬霑是澤足是充滿

尸賓尸即楚茨之安侑是也賓三獻之後主人亦有獻賓之禮非尸酌酢賓及祭畢而宴同姓于寢之獻也

瓜熟時正值秋嘗因并獻之非薦新之謂也

五章血膋以上總既灌迎牲之事茲芬以上既奠升臭之事合之所謂孔明也凡祭之次先灌酒次迎牲于是殺牲取毛以告純取血以告殺膋以升臭燔膋

在薦熟之後而取之則此時矣于是烝而進之享而獻之正薦熟升臭時事也此章所云清酒只用以求神亦爲迎牲而獻與三章獻尸之酒不同

甫田

一章勞農二章奉祭三章省耘四章收穫詩雖力農奉祭而大意主於勸農故章內多歸美農人之詞此詩之祭猶今世俗青苗神皆夏耘時事也首章提今適南畝或耘或耔原未說向播種時去次章方社之祭曰我田既臧即上所謂黍稷彙彙報者報此非報

偶箋

卷八

小雅

无

秋成也田祖之祭曰祈甘雨即大此崑崙之苗祈者祈此非祈來年也三章省耘亦非祭畢復省之說只前首章今適南畝又提起言之而末章則豫道之詞再曰農夫之慶如云我何力之有正所以勸也

首章文義疊疊相承只重自古有年今又有年意歲取十千猶三萬億及秬亦見收數之多侈豐登氣象非謂什一之法取民有制也

齊明犧羊黍稷擊鼓俱瓦文非禮樂分說黍稷非甘雨不生士女非黍稷不穀三以字相承通說

曾孫之來亦不是特地省耘乃因祭而來朱傳適見又見字可味然上下相親相易相感相應一種勤勞親近真率之景已宛然可掬

未獲時密比不批故如茨寔煩碩而垂末故如梁若既獲則茨梁不足言稼多故方廂以載之康高故于倉以貯之報以介福須像農夫方好有飽淳和安田私意

徐玄扈曰此詩諸說紛紛有作兩年事者以為夏勞農秋報賽來年又復省耘又復收成謬不待言矣有偶箋

卷八

圭

作一年事者謂前三章夏耘一時事末遂言收成之慶歸功於農而欲報之此在今時以為不易之說以愚而論大未必然按禮仲春祭社秋祭四方報成萬物秋獮之禮羅弊獻禽以祀祊十有二月大蜡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孟春祈穀於上帝季春為麥祈寔季秋祈來年百穀于公社并無三夏之月所報方社田祖之文惟龍見而雩當在建巳之月然此祭非祈非報唯億寧序言春夏祈穀于上帝仍非方社田祖則以此祭為在耘

耕之時乃曲說也第三章雖是勞農然亦安知其非

省獲之時徒以禾易長畝易字終善且有終字便以為省耘不知易其田疇是通用字終字猶俗言畢迄

對自古有年而言如終溫且惠亦是常常如此之意泥此二字遂以為省耘又曲說也為此說者不過要

將前面三章捱時溜月次第相因故為此牽合附會以就其所見耳不知詩人作詩不比史官作史史家

編年敘事不容錯亂若詩人之旨一章自為一義或順時述事或錯舉成文或預道將來或追稱往事或

偶箋

卷八

圭

更端別敘或重言後說或因枝振葉或沿波討源換章則換事換韻則換意變化錯綜如春山夏雲頃刻異態不可拿捏初非拘拘以時月為先後也如此詩本是報賽之樂當作于秋祭之時首章述耘耔之勤二章說祈報之禮三章省農之時上能感乎下末章收成之事君欲報乎民各舉一事各敘一時則次章為秋時之祭于義既通三章不論為省耘省獲都無不可此說大有理故特存之

社方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

者配之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句龍能平九州。死以配神。社而祭之。四方之神東句芒。西蓐收。南祝融。中后土。北玄冥是也。

田祖 神農始造田器。謂之田祖。先為稼。謂之先農。神其農業。謂之神農。一也。

大田

此為農夫之答甫田也。故多歸美曾孫之詞。田之大者。稼必多。稼多故種不可不具。器不可不戒。既備二字。足上種戒意。乃事二字。起下覃耜三句意。器戒故

爾雅

卷八

小雅

五

覃耜可耕。種具故百穀可播。由是庭碩之苗。可以順曾孫之心矣。由是方而阜。堅而好。不稂不莠。底碩之後。漸見昌隆。然蟲之不去。雨之不降。何以至此。此非農人之力。非曾孫之貺。無以致之。曰。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微福于曾孫也。由是收成之富。曾孫省飲于野。報賽之典脩而景福介矣。既方章。敘苗生之盛。復云無害田穉。是倒敘章法。方。房也。謂米生于中。若人之房舍。甲。孚以在米外。若鎡甲也。穉。謂穗之低小。刈穫所不及者。一束曰穉。謂

刈而遺忘。束縛所不及者。合束曰秉。謂束而輦載所不及者。穉。謂刈而折亂棄獲之所不逮者。曾孫來止。與甫田同。但彼則君上勸農而見農之勤。此則農夫相勸以慰上心。彼為耘時。此為穫時。辟黑。南用辟。北用黑。各隨其方色也。

瞻彼洛矣

此因朝會而講武。與車攻同例。看洛水泱泱。所謂振天下之雄雉。都六合之上游。朝宗之地也。君子韜以服之。韜以佩之。振作六師于此。福祿可謂如茨可謂

爾雅

卷八

小雅

五

既同矣。治不忘亂。安不忘危。循是道也。豈不足以萬年保家室與。家邦乎。三章之中。或有講武而無福祿。或有福祿而無講武。總是文字錯綜處。作字重在天子親御戎服。上有以身率之。而羣下皆奮揚之意。韜。蔽膝之服。稱乎冕者。

琫。韜之上飾。琕。韜之下飾。琫。玉為之。琕。珉為之。天子玉琫而珉韜。諸侯璆琕而璆琕。

裳華

此詩與蓼蕭相似。首言既見而心寫。尚未說到所以

然次章維其有章。則之子之美見矣。三章車馬之沃。若正有章之見于容飾者。四章則由可見。以及其不可見。曰是以日維其見。其非倖致也。似字句法妙品。二章以芸黃興文章。三章以黃白二色興駉服一色。芸黃亦有文章外見之意。

首四句泛就設施言。末二句方見才全德備。有才即是德。非上四句是才。下二句是德。才德二字皆自內說。所謂惟其有之者有此也。與上有字不同。

詩經偶箋卷之八終

偶箋

卷八

小雅

三

詩經偶箋

桑扈

南昌萬時華茂先著

舊說四開說一章得天。二章得人。三章在國。四章在燕。余意詩情本自聯絡。首言受天之祐。就今日之與燕志其寵也。次言萬邦之屏。就平日之在國志其功也。功高者易以驕。不戢不難。故福愈多矣。寵盛者以肆。彼交匪敖。則福相求矣。祝願之中寓規儆之意。正是盛世君臣光景。審如是。周豈有下堂之天子。亦豈有請隧問鼎之諸侯哉。

偶箋

卷九

小雅

一

桑扈之有文章。與君臣之有禮節。樂胥二字只呼過之詞。非謂以樂胥受祐也。爲憲亦非法其屏翰法其在國時脩已治人者耳。

鴛鴦

四章開說元無淺深。下之頌上詞不一而足也。畢則執以掩物。羅則張以待鳥。斬芻曰推飼。栗曰秣。首二章以不一而足。理有固然。爲興。後二章以馬爲人所養。福爲人所安。爲興。前年就福祿說。非壽者之

謂

頻弁

首二章各六句分上賦其事以興燕下喻其相依而欲其相親也未見既見重既見上末章詞旨哀惻以王者而有山樞宛死之感行葦伐木之意象杳然固知非盛世之詩矣頻弁本是賦伊何與下豈伊異人相應則興矣君子維宴有生前身後一切置之度外意注但當二字正解此

車牽

集

宋九

小雅

二

時說一章追敘往迎之時原其始也二三四章是既至之時述其事也未章總始終而言之四牲二句即首章事觀爾句即上來教意慰其心即上燕饗歌舞意余意一章未見而迎之二三章既見而樂之四五章總是咏嘆之詞我心爲今以慰其心未有心之寫而不慰者也

雖無好友二句友朋相聚人生至樂淑女好逑固不在好友之下總形容相見之樂

首章德音來括望之也次章來教則見其有是德矣

展醵及時也碩女以德故大舉卽韓姑燕饗之舉俗作稱揚未是

三章雖無字不是謙意只是望其相樂庶幾字亦美之之詞緊與雖字呼應非食多寡之謂鮮我觀爾猶云難得見汝也

陟岡而折薪折薪而葉滑所得副所求也高山人所瞻景行人所履仰之行之則心亦慰矣故以爲興青蠅

集

宋九

小雅

三

蠅有二種蒼蠅能遺蛆于俎豆中青蠅則善點汚人物變白爲黑營營二字狀蠅與譏人聚之成羣駢之不去可謂盡態止于樊有窺伺在旁漸漸親就之意首章以蠅對聽譏者故宜屬比下二章以蠅對譏言故宜屬興豈弟二字便有優柔不斷之意此詩人下語妙處

賓之初筵

首二章言射祭而飲者之善以發自儆之端三章言飲者始治而終亂四章則極醉者之狀而詳言之矣末章所以戒也

首章上六句是未射時事。下是方射時事。一射中有三次飲酒。飲酒孔偕。未射而飲也。舉爵射而飲也。所爵方射而飲也。凡飲酒者皆如射而飲。安有酒禍。是詩中意。賓之初筵。未射先行燕禮。所以安賓也。司馬司正三耦。衆耦非一人。故曰左右。遂以盛穀豆。以盛核。凡非穀而食之曰殽。肅一而不喪德。喪儀。是曰孔偕。既安賓。則將射。鍾鼓既設。遷之堂下。東階旁以避射位也。舉爵射時。主人有舉酬之禮。遷逸往來交錯。有次第也。舉爵後遂射。選其才之相次者。或爲三耦。

偶箋

卷九

小雅

四

或爲衆耦。故曰同發。矢能中。是呈已之能。故曰獻。以祈爾爵。各人心中如此。不惟勝者有此心。不勝者初何嘗無此心。亦可見其各各醒然處矣。

二章上七句是祭時事。下是祭而飲之事。徐玄扈謂錫純嘏而上。是主人獻尸。子孫三句。是子孫獻尸。賓載四句。是賓客獻尸。各章內俱有尸酢之爵。便是祭飲亦通。依前說。析分之。簫舞三句。樂也。百禮三句。禮也。禮樂具。則純嘏錫。此一役總主人奉祭事。不重。重下面祭而飲上而祭。飲即於子孫賓客獻尸中見之。

簫舞在廷。言文舞則武舞可知。笙鼓在下。言笙鼓則八音可統。以洽百禮。有作以樂合禮者。不必上作樂已衍烈祖。何至此方合。禮只開說百禮。兼祭中禮文禮物俱包在內。其規模之廣大。故曰王條目之詳。忠故曰林。王林即既至矣。與祭有子孫。子孫皆樂於超事。洗爵獻尸。以展其能。及尸酢以爵。乃受而飲之。此見子孫之與於祭者。無一人不飲也。助祭有賓客。賓手挹酒。將以獻尸。而賓客中所携佐食之室人。雖不敢自獻尸。亦爲賓再酌而加滿其爵。以有事爲榮。酌

偶箋

卷九

小雅

五

彼康體之爵。以奏時祭之禮。斯時也。尸飲乎三賓。飲乎一此。見賓客之助于祭者。亦無一人不飲也。凡飲酒者皆如祭而飲。又安有酒禍也。

三章未醉既醉。備述飲酒者常態。然舉未醉正是點次既醉處。四章乃極陳醉者之狀。未六句。又若閑說道理。以致其咨嗟。儆戒之意。兩章語本無倫序。讀者正不須紐合分串。然照本文。疊疊說去。懲創之旨。自見。不知其秩秩字。即指上抑抑反反言。末章反耻以上設法以防之。式勿六句。致告以恐之。三爵二句。丁

率以戒之。皆是狀不醉者欲告醉者之意。式勿以下皆本上反趾來。詳諷此旨。想見他醒眼旁觀。羞愧情狀。分明目不忍視。中不能安。拊心跌足之狀。宛然在目。此等俱非實話。全要描寫意。况數句一直說下。不斷。俾出童殺。蓋人至於醉。雖監史二官。不足糾其失。凡諸義理之言。俱不能入。即此兩言。分明是對醉人說話。古人模寫情境。傳神肖象。如此。

首章賓之初筵。與三章賓之初筵。各就本章下面飲酒說。若把三章初筵組合首章。則古人射而飲者。亦

傳箋

卷九

小雅

六

有喪儀之事。大失詩旨矣。

衛殷墟也。康叔衛始封之君也。妹土染殷之俗。而武王之封康叔也。惓惓以沈湎荒腆為戒。以剛制劫比。為勸。意念深矣。賓筵之作。其真能率由祖宗之訓者與。

魚藻

萍藻魚所比。網罟之所不能及也。魚養于此。乘流喻波。數見其首。數掉其尾。樂之至也。豈樂飲酒。要見杯竿之間。太平無事。君臣相得。所謂樂以天下也。有那

其居。則儼然苞桑之業。居重御輕。山河表裏。四海九州之所輻輳。九夷八蠻之所景屬。不止於飲酒之樂矣。

小序云。刺幽王也。魚之瘠者。首大而尾長。故以為興。按六月而下。皆為變雅。而朱傳樂反小序。審如朱傳之說。則桑扈采菽諸什。宛然蓼蕭湛露之篇。而魚藻驚鵲亦較之天保。猶為渾厚和雅。不知篇什。又何以置十月繁露諸什之后。留此商之。

采菽

傳箋

卷九

小雅

七

此詩首章述諸侯之來朝而錫予之。二章敘其來朝之儀。三章之匪紆。以入覲言。著其康侯之節也。四章之殿。以平日言。著其社稷之功也。末章就上恩遇福祿而咏嘆。以結之。時說四章受福。宜然。五章受福必然。二字註中。雖有之紐。傳令經不知何解。即首章錫予。或以為迎來之時。而議送往之禮。不知作詩者先後次第。安得拘拘如此。三章已言彼交匪紆。而未又言亦是戾矣。豈不更顛倒乎。象路賜異姓。金路賜同姓。袞盡龍於承。九章之第一。

章也。自公而下，隨其等以降，繡繡于裳。九章之第八章也。自子男而上，隨其等而加衣，有五章。裳有四章，但言衮黼各舉一耳。雖無子之口氣，難體如今人說，饋送雖無他物，維有這幾件物事，然但有如此殊，不足盡我意思，要見駁幸之典，自應乃爾，非殊恩異數也。

二章追其始至而喜之，車行則旂建，馬動則鸛鳴，是一串事，載駢句分言之，則二為駢，合言之，則四為乘也。末句承上三句來。

偶箋

卷九

小雅

人

三章正八觀事，匪紆句最重，獨言赤芾邪幅者，觀君行禮，芾以利拜跪，幅以利趨踰，舉二者以見其餘耳。天子所予予字，不指首章錫予宜虛看，天子褒予其臣必有言以將之，故曰命福祿，又就予命上推開一步看，首章方以為薄，豈有即此為福祿之理？軍行在後，曰殿取其鎮重之義，入則龍光，出則屏翰，故曰殿。天子之邦，平平左右，猶有客之追琢其旅也。優游忠愛自然之意，君尊而臣卑者，固有局迫疑畏之形，君弱而臣強，即如齊桓齊威晉文諸公之入朝，

亦有跋扈揚詡之色，如何說得優游左右之從與優游之戾，皆是詩人用意點綴處，見不獨君賢而旅亦賢，不獨在朝敬而在道亦敬，題外又翻出一段餘波。

角弓

此詩刺王不親九族而骨肉相怨，九族化之然王之聽譏又不親九族之由，故末二章又以聽譏為言。首章角弓有張弛之道，兄弟昏因無相睽之理，當是反與曰無胥遠矣，正訓之也。下章遂緊承之曰汝之遠矣，民即無不然者，汝之遠是以遠教之矣，民即無不

偶箋

卷九

小雅

光

劬者三四五章正著胥然胥劬之事，若曰世間好兄弟尚不為汝所移，不令兄弟隨風而靡，交相為病矣。然世間兄弟，令者少，不令者多，是以相怨一方，各懷私利，各自肺腸，大抵小人之性，不可一日無官，又不肯各自安于官，名位相爭，不至共盡不已。老馬章復終受爵不讓之意，言其不自量，如老馬之不顧其後，不知足，如食者酌者之饕餮無厭，此皆爾之遠以教之，乃至于此，故七章復言王倡之薄，則如教猱附塗，不知所止，教之激猱，則小人亦必羣起而附之，以終

胥然胥飭之意。微猶者敦睦之道也。屬者有合離萃散之義。雨雪二章極言王之不能去讒。如雨雪之消于見。現式居斐驕。使安處于高亢敖驕之城。如螢如毫。則中國有侏僂左衽骨肉戈矛之風矣。

家庭骨肉。惟寬容包涵最好。故以綽綽爲令。若彼此遞相責望。意思已自緊急迫狹了。安得不至相病。世間兄弟。到相病時。節亦無他。故只是較量是非。只覺已是而人非。較量肥瘠。只覺人肥而已。瘠私見不化。動至乖違。故曰相怨一方。此等處俱。咬刻人情至語。

偶箋

卷九

小雅

十

至于已斯亡。如云到末後定至敗亡。如今人兄弟爭財。兩俱破敗。讀之又令人發笑。

菀柳

三章俱相戒勿朝之詞。俾予俾字。猶言假使也。曷予靖之。則正言何爲而靖之乎。朝天子便是安靖王室。亦非必如鄭桓之定平王于東都。晉文之定襄王于邲也。

君之威貴。有以養之。無以養之。則威神之極反成。陵替臣之忠。必有以作之。無以作之。則疑懼之後轉成敗。

扈此菀柳之詩。作天子所以下席而周不復興也。千古。人君體貌尊崇。至秦而極。然秦二世遂亡。又不獨周之衰微矣。

都人士

詩人從離亂之後。經行都邑。流想當年。似及見都人士之盛者。武厲王流彙。文物荒涼。詩人愴而賦之。亦非文武成康之際也。詩中各章散散敘去。各章首唱。彼都人士。一句章末。志其不見之感。無限悲涼無限。悵憶總是昔日。目中景。今日意中事。低回欲絕。正如

偶箋

卷九

小雅

十一

洛陽父老想復見漢官威儀。唐父老說開元天寶遺事。侯景先所謂我殘年向盡。見此盛衰不勝哀感也。首章孤裘三句有三平者。有以容與言對者。俱亦不妨。總只見太平之世。物力饒人文盛。故景象閒雅。雍容如此。行歸于周。二句言此時倘得行歸於周。則萬民之望集焉。歸者有味。人必去而後有歸也。二章臺笠撮笠。綱直如髮。宛然村落中樸茂之景。三章男皆珮玉。女皆尹吉。宛然畫貴家大族舉止之風。綱直如髮。如而通言其髮密而直不屑鬣也。尹吉甫之先姑。

厥父之先言都人士之女皆大家風範也。四章再以其帶與髮想象而美之。末章又即帶髮上咏歎一番。匪伊垂之。匪伊卷之。盛世景色風華件件皆有餘地。只覺從風之帶如雲之髮飄洒優裕意思婉婉流露。此等處文心詩景天工人巧俱絕。漢魏而下文人斷不能道隻字也。

采絲

此詩與卷耳載馳同例。通詩皆闡婦思境。采物不盈。事以思奪也。手方采絲。忽念髮之曲局。歸而膏沐。此

偶箋

卷九

小雅

十一

中想頭暗暗轉動處大可味。五日六月不可拘泥。如云說昨日到今日還不到耳。後二章總是思境付度。處言君子今遠出如此。倘使歸來。待則爲報其弓釣。則爲綸其繩。釣魚而出。行共觀之。相親相昵。豈至如今怨曠。然歸果何時耶。只如此說大妙。注欲無往而不與之俱。亦是亦不是。

黍苗

此皆從役者之詞。首章言召伯之勞。以引其端。二三章則自道其相勸而慶幸之詞。四章則又呼天召伯。

以終首章勞之之意。末章曰王心載寧。見不徒能恤下情。亦慰君心。明召伯之功大也。

二三章舊有謂行者自相勸勉。必謝功既成而後歸者。有謂召公勸戒之詞者。還是行者共相慶幸。言拊循有召公。我輩無有他虞。維持功成。旋歸而已。我任四件俱就人說。有負任者。有推轂者。有御車者。有服牛者。

肅肅以規模形勢言。管董治之也。烈烈以趨事赴工。言成鼓舞之也。原隰就疆理言。泉流就溝洫言。

偶箋

卷九

小雅

十一

隰桑

此詩大意與黍苗同例。其樂如何。欲自言而不能也。云何不樂。欲自止而不能也。德音孔膠。既見君子。則喜其德音之契。膠固而不可解。舊說指好賢之譽。尚淺。

末章文氣連說不斷。還不謂矣。與中心藏之一正。一及其情懇惻宛轉曲盡。味其語意更有一段不啻其口出氣象。隱然言下。本不欲忘。又却說何日而忘。俱詩人形容之妙。註中數語可謂傳神。

白華

通篇惟之子無良二語稍露怨意。餘俱愛念之詞。

白雲露彼菅茅。當作霞露之露。非雨露之露。

鼓鍾二句。舊比誠意不足以動王。還是言官閉之事。不可掩爲長。

黃鳥

此詩總是望人以意氣之事。比意與碩鼠采芣同。

口托黃鳥爲言。下便順文說去。直言已志。不必更補。

正意止丘阿倦于飛也。道云遠勞未已也。飲食望其

鸛鳴

卷九 小雅

七

周恤已也。教誨望其指引已也。後車望其振技已也。

鸛鳴

豐以宴賓者。魚麗是也。易鼎之彖曰。大烹以養聖賢。

薄以待賓者。鸛鳴是也。易損之彖曰。二簋可用亨。

然亦要見不以物薄而酒一行即止。

漸石

征夫驅馳險遠。已自難堪。又崎嶇淫雨中。其苦何極。然采薇杖杜。下不自言而上言之。至於征夫刺刺自

訴。而上之恤下。下之忠上。俱杳然矣。

山川悠遠。二句爲節。有以維其勞矣。總項上三者非。

卒字。狀險峻可畏氣象。沒字。狀深箐懸洞杳杳深入。

之意。曷何爲也。下曰不遑出。正足上意。杜子美行色。

通隱見。人烟半有無。僕夫穿竹語。稚子入雲呼。可想

此景。

豕性負塗常時。白蹄亦汚。今羣然濯泥而白蹄見。積

雨多停潦故也。月水之精。畢好雨之星。月離畢。又將

雨矣。此說於經傳俱合。但于訓義稍左。要知訓義乃

鸛鳴

卷九 小雅

五

總說不必牽滯以失經旨。

召華

此詩不盈數句。而三覆一過。國勢之危迫。人情之愁

苦。物色之凋殘。皆瀟然在目。若華柔脆之草。其青其

黃。總不能久生。比周之將亡也。群羊以見陸產。三星

以見水物去。無羊魚麗之風遠矣。人可以食。二語令

人酸絕。

何草不黃

一章盡人之力。二章盡人之情。三四章承言如此豈

非以禽獸待其民乎。

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此言有差乃下車之出也。以實字當虛字。如朱幘。鑣鑣之類是也。

一說棧。閭也。閭。木于車上。故謂之棧。車役車。駕牛棧車。駕馬。今以遠征。非牛車所能任。用駕馬之棧車。而實役於民間。故毛氏以為役車耳。此賦於公乘之外者也。民困極矣。

詩經偶箋卷之九終

偶箋

卷九

小雅

末



詩經偶箋

文王

文王

此時周公所以戒成王。通章總述文王以德受命。而后王受祖宗之命者。祈天永命。須法文王。總重文王之德。上文王之德。四章之敬。盡之於昭。之神。不已之聞。皆是也。文維受天之命。故子孫臣庶世相承。臣庶子孫不並。既以周之臣庶。映帶周之子孫。又以商之子孫。臣庶。映帶周之子孫。臣庶。總是揚挖文之新命。虞而五章王之蓋臣。忽唱此二句。說到法祖以明相戒之意。正是文字喚醒精神處。法祖無他。只是法文之敬。便是。非脩厥德。德即敬也。永言配命。永言即緝熙也。宜昭義問。即不已之聞也。法祖則得天。得天則不至如殷之喪師。隕命。監殷亦是說法。祖中文字。映帶處。隨機漆泊。宛轉關生。而未以天之無聲。臭歸到儀刑文王上。與章首於昭於天。正相照。照。文維於昭。故得天。後人法文王。即所以法天。萬邦孚得人。即

偶箋

卷十

大雅

一

所以得天。詩有自明白痛快。舊說以命周絕商。陰陽法相分截牽紐。反增纏繞。蒙其生面矣。

首章反覆言以德受命。贊嘆不已。故屢言之。總是一意。陟降二句。註作推原看。今以贊歎語意會之。不過將文王在上二句再說一遍。如云爾看文王現今何在。真是一升一降。不離上帝左右。此是何等昭著已微。逗在盛精神矣。

二章首言德之顯。未言所以顯。今既沒而令聞不已。正是文王顯德處。首言命之時。未言所以時。今陳錫

卷十

大雅

三

于周而福其子孫。臣庶正是文王新命處。盛二句尚虛虛說。四章教止句乃實指之。然盛強勉正教止之意也。陳錫句該下五句須重講。福文王報子孫臣庶俱所以福文王也。不顯亦世不指富貴言。所謂代有聞人耳。

三章時說世之不顯。是已然事。不顯亦世是未然事。看來如相承諾。無大分別也。世之句一滾直串到之。指住時說傳世之顯。就今日周士子孫言。厥猶以下就周士言。大費周折。厥猶翼翼亦敬德也。思皇四句

承此句敷釋之。文王以寧其神安也。積業將所立兩木也。亦謂之翰。亦謂之榦。榦今皆誤寫作幹。

四章穆穆非就外之德容言。文王之敬。渾然無迹。莫可形容。凡人內不敬外不莊。則必輕躁淺露。深遠之意。維純敬者有之。光明者敬之本體。緝如緝麻之緝。連而續之。使其常明不昏。敬德純矣。假哉天命。即所謂其命維新。歸重文王得天不重商家命去悽惻上。

五章侯服下。緊接以天命靡常。亦兄警惕之意。廣容之美也。敏應事之疾也。輔周與商同。則商制雖是

卷十

大雅

三

尊禮先代。亦有垂戒意在。無念爾祖。只就蓋臣言。戒王在其中。亦須說得渾融。有謂不能法祖。後將服周之服。助祭他人等語者。詞雖激切。大欠渾融。

六章聿脩厥德。只是敬。永言配命。只是緝熙。其敬念祖不外脩德。常脩德所以配天命。多福亦只在配命之中。此詩八命字。此命字獨以天理言。餘皆以福祿言。自求多福。自字分明。皇天無親。祖宗無佑。說得極地懇切。殷之末喪師。語意含畜。不說。上孫覆亡去。蓋周今日鼎盛。正如殷末喪師時耳。意味深

惻。又說得恁地可思。

命之不易。就上語作勢。卽下兩躬。直說成王。義問宣昭。亦欲其如文之不已也。有虞殷自天。謂意連下。不屬監殷。上說上天之載。是又別起一話頭。以轉下法。文王意。非以上天之事。爲興亡之事也。若只以廢興禍福言。則天又何難度之有此詩。首末俱有「天」字。大可會儀訓表。如儀表然。刑訓法如律令然。

大明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二句一篇綱領。首章述天人相

與之機。

卷一

大雅

四

與之機。說來十分痛切。二章以下述文武以明明之德。受赫赫之命。文武是周家極大關係人。故各本其誕生之自。揚纓而言之。末二章牧野伐商。則赫赫之命集矣。舊以明明在下。屬文王。赫赫在上。屬武王者。固非。近皆以二三章謂文王以德受命之事。四章至七八章武王以德受命之事。世皆從之。若論明明之德。周自后稷播種。粒我烝民。公劉以來。代有明德。豈獨文武。若論赫赫之命。天心默屬。當其未生文王時。郊廓之鼎。氣數已定。豈待文王。然凝肯受錄。坐明堂。

有天下。畢竟在甲子觀兵之後。文安得有赫赫之命。三章受方國事。不過舉其當年錫弓矢三分有二事耳。通章合文武觀之。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自見不得。截然分拆。前面文王言德。亦言命。所云有命既集。命此文王。正就天心之默屬言。從後面看出。後面武王處竟未說到德上。詩人本自負融讀者。安得別尋支節如此。

首章天難諶斯。緊頂明明二句。非與不易平對。維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豈可信者乎。天不可信。故維王

不易。

卷十

大雅

五

不易。維字。語脉喫緊。言天下安危禍福。維天子爲甚大也。天位則非藩封。殷適則非支庶。如此亦不挾四方。使字更說得凜然可畏。

二章一意歸到生文上。自湯以下曰商。盤庚以下曰殷。就父家言之曰來嫁。自夫家言之曰嬪。互文也。

小心章正是徵文德盛處。不可以此爲文王受命之事。小心翼翼。是敬止樣子。爲生處。像心體之欲藏細密。非畏懼之心也。翼翼亦是本體如此。不着工夫恭慎二字。尚替不得。故注曰恭慎之貌。昭事四句。皆以

得天得人平看。看來昭事上帝。正應明明二句。關照有情。不回。又從昭事句。推出方國之受。又多福中事。天監在下二句。不可草草看過。回顧章首。主腦貫通。後面血脉。正在此句。有命既集。即代商有天下之命。天眷周德。此時已萬分堅決。萬分停當。乃生武王以誕受之。武王特應期而出者耳。故不曰方集。而曰既集也。此合下章俱是文字波瀾。處不甚緊要。視天之妹。言太姒之德。若與天相伯仲。然句法妙品。文定句婚禮之始。親迎二句。婚禮之終。

偏文

卷十

大雅

本

有命自天五句。即上文之意。而重衍之。猶古詩換章叠句體。有太任又有太姒。故曰續生。文王又生武王。故曰篤。兵本陰謀逆德。以應天順人行險而順。故曰變。變字。字法妙品。保其身也。佑助其行也。命之為天下君也。

七八章所以終變伐大商之義。上章陳兵時事。下章交兵時事。革車三伯。乃有此氣駿。丈人師師。乃有此英邁。可見武王師中氣象。既曰變伐。復曰肆伐。變則以和言伐之德。肆則以威言伐之功。維德順天。惟功

救世。當時只誅紂。汚濁便除。氣便清明。故曰會朝清。明此所謂受赫赫之命也。

綿

子孫墮隆先業。多由不知先世艱難。後大豐亨。習為固然。故周公戒成王。既咏七月復陳瓜瓞。七月居幽時事。民事之艱難也。瓜瓞遷岐後事。王業之艱難也。詩意直自祖宗微時。推到後日興王。舊說厥問以上言太王之興王業。械櫜以下言文王之興王業。其實聖子神孫。積累有漸。只叠叠相承。說民之初生。與文王厥厥生相應。民之初生。自土沮漆。由此而遷岐。由此而服昆夷。由此而虞芮質成。有興起之勢矣。固曰文王厥厥生。以終瓜瓞之比。其敘太王獨詳。正欲成成知王業之艱故也。末又另發一意。以及文王得人之盛。蓋又見祖宗既能脩德。又能用人。益知創造之非易矣。傳中其國甚小二句。不謂太王小文王大。蓋太王迂岐而前。已自漸大。至文王而極大。觀後作械四句可見。

偏文

卷十

大雅

七

綿綿瓜瓞。比意以一句該全詩。又是詩中一格。文王受命如瓜之成。太王未遷岐前。如瓞之小。既遷岐後。如瓞之綿綿。引蔓徑庭。到驟生止。然在首章則首章之比。以瓜之大始于瓞之小。比王業之大始于漆沮之小也。民之初生未便是太王時。還是太王以前。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此一初也。自土沮漆又一初也。由其中微而復振。若初生者然。見先人之德之不可忘耳。古者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鑿。但累土爲之。謂之複。若高土則鑿爲穴。謂之穴。皆如陶然以陶去。

偶集

卷十

大雅

八

其土而爲之。故謂之陶。未有家室。兼民居并包下宗廟門社官室在內。此章之太王。不過自公劉沿及之下。始言太王事。

二章三章有謂形容其草昧時卜宅相地精神風采。一一可觀者。章旨只重太王創造艱難上。此尚是餘意。又有謂至於岐下。不可言擇取意。恐碍下文詩人之意。亦不如此拘拘。下文分明言土地之美。則說歷覽山川不如岐下。亦復何妨。來朝朝早也。猶言早早來云耳。爰立姜女。此處點內助。與末章推功四友俱。

是開初大關。係周原二句。驗之物。爰始句。謀之人。辨龜卜之神。曰止曰時。言可以止於是也。

四章乃者始事之詞。篇中凡十三見。俱可味。慰止左右居民也。疆理宣私。授田也。慰之使無故土之思。止之使無新遷之苦。左右是分布其居。乃周原之左右。非公官之左右也。疆理與信南山章同解。宣時謂給廬舍。註一作布散而居。一作導其溝洫。還足溝洫於田事。更合于宣義。亦合私則芟夷墾闢之功也。周爰執事。即申上意。不必更開說。

偶集

卷十

大雅

九

量地以成邑。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故次召之。致衆庶。令徒役。司徒之職。故次召之。俾立室家。包下廟堂門社說。其繩則直三句。有專指作廟說者。未是三句總是將所管建者。定其規模。如分別何處是廡庫。何處是官廟。何處是門社。揆其基址方面。則繩以直之。築其垣墉。則版以載之。特其所先營者宗廟耳。故曰作廟翼翼。

朱子曰。國都如井田樣。畫爲九區。而朝背市。左祖右社。中間一區。則君之官室。官室前一區爲外朝。凡朝。

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爲市。市四面有門。左右各三區。皆民所居。而外朝一區。左則宗廟。右則社稷。焉。此國君都邑規模大畧也。

棟之六句。正就縮版者詳言之。只味陲陲。甍甍。登登。馮馮。幾字。而築牆之聲。響宛然在目。陲陲是盛土之聲。甍甍是投土之聲。衆登登是用杵聲之相應。馮馮是削牆之聲。極聲。衆鼓以鼓役事。鼓不能止。非謂不能止人之力作。人心競勸。鼓自不勝其擊。且如有不能相勝者。然字法。

備篇

卷十

大雅

十

官室之郭門曰阜門。官室之正門曰應門。社祭土以爲壇。植木以依神。有壇而無屋。故曰豕土。三乃立字。明始建也。戎醜攸行。是未然事。以上三章皆骨建之事也。

杵械四句。要看得好。祖孫相爲首尾。自太王說到文王時去。然不得過爲分別。周公歷敘世業。遺却王季一段。含在木拔道通內。特不明言耳。四矣字。見不期然而然之意。維其二字。有只知衝突。避去不暇爲謀之意。

文王。厥厥生。正逢應首章初生。歐陽公曰。初誦太王遷岐。遷岐後。乃曰文王。厥厥生。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相去絕遠。而氣象聯絡。最是文之高致。厥字。王氣勃然奮起。如厥之未拳。如竹之初箨。怨主之象。從筆端描出。正與瓜瓞光景關生。可味可思。厥成。不。是厥生之事。特拈出言之。此正訟獄者。不之商而之。文王也。四友是文王當日事。更借此作一點綴。作一收拾。于文字既有餘波。于作詩勸戒之意。亦無遺義。然亦不得全歸重四臣。失作詩大意。此等處善說詩者。自然得之耳。

備篇

卷十

大雅

十

械機

首三章言文之得人。後二章言文之得人。由于作人網紀之化。正左右之所以起也。

濟濟以咨。言是贊詞。雖根德來。其實當不得德看。左右字。包下髦士六師在內。然不可認。趙文王者。只有此兩項人。

二三章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以助祭行師言之。奉璋王執圭。贊以行正。保諸士各執璋。贊以助亞保也。

用圭瓚統六師。是王者事。文王時未爲王。當無此事。須知此二章只是形容聖德得人。偶拈此二事。非必實實奉祭。實實于邁也。我我就奉璋時容貌言之。于邁泛言君行師從。自是常理。不必征伐而后六師及之也。

四五章作人則教行矣。綱紀則教達矣。雲漢維大放。成文于上。興文德維壽。故成化于下。作人是周王去振作人。勿作人化說。追琢金玉。舊以文質對。余終覺興意不愜。卽傳中三至字。亦是蛇足。余意追琢卽以

偏集

卷十

大雅

主

追琢此金玉。說以金玉之質。追之琢之。故能成章。以勉勉之德。綱之紀之。故能及四方。須共參之。勉勉卽文王章之所謂敬止也。疊疊也。綱總而舉之。紀詳而理之。朱子謂四方皆在他線索內。牽着便動。精甚。

早麓

棧樸言人心之自趨。此詩言天心之自福。無非見其德之盛處。二章皆多典少賦。故曰詠歌。舊說首二章德足以得乎天。三章德足以感乎人。四五六章德足以感乎神。非也。首二章大字。固屬添捏。卽以作人爲

感人。亦屬難通。通詩重豈弟上。此是咏歌文德。故不必實指其德。只從其德福相因處。反殺資歎。不必疆分肢節段落。豈弟君子。每章喚出。維清酒章無之。此蓋合瑟彼章以足其義者也。首二章言君子以豈弟受福。卽以自然必然分說者。亦似不必。三四五章言君子之作乎人。勞于神者。君子爲神人之主。神人之協。皆君子之福也。首言干祿豈弟。而末乃以求福不。同足之。正與首章相照。干之以豈弟。則是求之以豈弟。福以豈弟求之。可以爲不同矣。

偏集

卷十

大雅

主

干祿豈弟。句法妙品。君子無干祿之心。而有干祿之道。凡天地間種種福祿。不過是和順之氣所凝成。而聖人一身溫良易簡。與和順之氣自相湊泊。故不期福祿而福祿歸之。蓋聖人者理氣之所統會。理合于已。氣全于天。其道然也。

鸛飛二句。注中說鸛魚處大自有味。作人與前章不同。前以周王之作人言。此以人之感化而作言也。勞者。眷顧保愛。使得爲善之利。不虛作德之勸也。

思齊

舊說依註皆母妻並重。看來首章專美太任。以為文王之聖之張本也。言此思齊之太任。乃文王之母。上以致孝于姑。則娣愛太姜以盡婦道。下以示法于婦。則能使嗣其美聲。不娣妬而子孫衆多。以見文德之所由起也。維其有所稟受而來。是以格先而見神歆之。齊家而家國順之。器舉二端。幽明之理盡是矣。因推而進之。見其所以格神齊家者一德耳。其德之純在官則為和。在廟則為敬。境固有顯。非臨不臨所可分。文自無射。無保不保之可二。總見其德體自然處。

傳

卷十

大雅

十

下二章又承此。而形容其居身與作人之妙。戎疾二句。困而能亨。文之德不以人而損也。不聞二句。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文之德不以人而益也。無斁即三章意。無斁於此。譽髦於彼矣。此詩言文德皆聖人極致之事也。第三章純亦不已也。四章從容中道也。五章至誠為能化也。

惠宗公乃平日所行克肖其德。不在祭時。言子孫顛覆典刑。前人憾之曰。怨于孫。愚駭不肖。先人惜之曰。恫刑于管。下三句。重人無不化。不重有序。上家邦即

是天下國自為政。家自為俗。此可証家邦二字之義。肅雖俱在心上看。惠近譚而在官曰。雍雍刑近。肅而在廟曰。肅肅。所謂時措之宜也。不顯二句。最難體會。文王之心。只是臨保。若說因不顯而加臨。因無射而加保。蚤已加一番提省。豈所語于文王之德之純。不顯句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無射句是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四章俱就行事上說。文王未始棄前聞。黜諫諍然。文王畢竟未嘗借力于此。故曰亦式亦入。

傳

卷十

大雅

十

有德者行道而有得也。有造者磨琢以求成也。譽髦字。余意二字。平看聲名之著為譽。才德之美為髦。註似強。

皇矣

此詩舊依總注。一二章太王三十四章王季五十六章文王伐密七八章文王伐崇非也大雅自文王至生民皆詠述祖德。明周家受命而王之事。以戒成王。此篇各章俱以帝言。見周之所以受命而王者一本于天。最宜著眼。前綿綿章意在敘王業艱難之由。故詳細

在太王遷岐。而以文王爲餘波。此章意在敘王業盛大之由。故詳細在文王伐密伐崇二事。而以太王王季爲緣起。凡讀書須看古人下筆意思所在。雖千年故紙。自覺靈通。如此着眼。便敘文王處亦是敘周業之興。原不爲文王。但詩人語氣却倒注在文王上看。他敘王季着自太伯王季一句。便見分曉。作邦即上與宅之命也。作對雖不言文王。意實指文王也。自太伯王季言。天之命文王。自太伯逝去。王季嗣位之日。已定。詳玩朱註。此老亦未嘗指定王季人自放過。至此故特及之。

卷十

大雅

七

下章比于文王一語。則又陳倉暗度。函谷宵征。已明。明逗出人于此。特未着眼耳。伐密伐崇二事。是文王當日聲靈振動處。在文王恭行天討。爲方伯則脩方伯之職。正是其服事處。然實實周家氣勢漸張。大于此故特及之。

是太王時事。美二句。泛言天之臨下。至監觀求莫。方說到立君爲命。太王張本。二句極重。下二國字。四國字。西字。俱與四方應。究度字。顧字。俱與監觀應。二國雖泛言夏商。寔暗指桀紂。總是形容周德得天。將推有周。故抑二代。太王當祖甲時。紂尚未生。桀更無干。猶崧高美中。而及甫。詩言固不甚拘拘也。上帝者之。尚未說着太王。然反覆數語。總起。到末二句。去者註訓致。猶言取也。式如格式之式。廓如匡廓之廓。作屏脩平。是去其死。存其生。撥開啟剔。是去無用。存有用。遷明德二句。承上八句。是一套事。而天立厥配。另是一意。受命句。總承上說。

卷十

大雅

七

帝省二章。人泥爲天命。王季看本文上。連太王中。合太伯兩提。維此王季。趁入比于文王。線索了然。何等手眼。省字妙。即上監觀意。斯拔斯允。即上作屏諸句之後。開闢如此。正太王時事。作邦作對。有此邦。無此君。則邦與誰對。對字字法妙品。若非暗指文王。而專屬王季。則太伯豈不能當此邦者乎。詳言太伯王季讓位之事者。使太伯不讓。則世統不及文王。使伯讓

而有以兄避弟之名。季受而有以弟先兄之跡。太王必不肯奪嫡。王季又豈肯亂宗。亦必不能及文。王維太伯晦跡荆蠻。王季以長兄不返。不得已而代主宗祧。可見聖賢作事。可讓則讓。可受則受。無意無必。無爾無我。無假托。無避忌。其于天親之愛。鞠子之哀。分毫無損。推而論之。堯舜禹之受授。不過如是。箇中父子兄弟。相知相成。深處當時。人不能知。後世人不能到。使王季稍以形跡自疑。遜而不居。反不是。固心反是不友。上逆天命。中墜先業。下違兄志。反薄靈長之

傳集

卷十

大雅

太

福。不是。篤慶於國。反掩泰伯之讓。不是。錫光于兄。四句三則字。語極緊。正是言王季之德。而為天作對之意。一順說去。自在。奄有四方。是文武事。亦見是王季胎之者。故云云。

度心。猶云。天縱。猶云。天牖。其心。度物。分明是心。而云帝度。清靜正言德音。而曰。猶其只是。歸之天意。明其為天所眷耳。克明以事言。克類以人言。克長以教言。克君以治言。克順以人無不服言。克比以下無不親言。王此大邦。是申。坤句。靡悔只于今為烈之意。受社

即與宅作對。是施孫子。即奄有四方是。

五章以後。皆言文王武功。而冠以心體語者。聖人之事功。即聖人之心體也。凡脩征伐之績者。不過欲弱敵強已。思伯思王。師旅欲其張皇。聲威欲其振耀。此都從畔。援欲美聲色。夏革中來。功名愈高。道德之意愈微矣。故曰。登道岸。曰。順帝。則兩申帝謂文王。又見其奉天而伐暴也。離于我。昨。附于彼。曰。援。欲物有以動我。如鬼神之居歆。形未交而氣已接也。美我之慕平物。如行炙人有欲炙之色也。人心即道心。無之

傳集

卷十

大雅

北

即是道岸矣。利欲之溺人。如沉深淵。如汨頽波。如濡泥淖。故曰岸。猶釋氏之言彼岸也。文為方伯。屬國相侵。損已之威。失人之望。故曰。篤周祜。曰。對于天下。依其在京。只依注。安然周京未親戎事。便是有依字。以心言太廟。陟彼高岡。提起高岡句。高岡上有陵阿。下有泉池。既陟高岡。則無敢陳于我陵。我阿者。無敢飲于我泉。我池者。中二字。不過衍文。並有云。我陵為我阿。我泉必我池者。殊俗僑率強之見。密服而歸者。日衆。故有鮮原之度。萬邦以諸侯言。下民以百姓

言然文王只遷豐伐密遷程只汲冢周書有之姑照舊講以俟查考可也

此章言文德總是自晦不自用之意在人爲明德在天爲帝則無兩物也聲色夏華皆知識之用也不長不大宜說得圓非猶有聲色夏華而但不長不大之云也聲色夏華化由于知識化知識化則帝則順而德明矣有拘注作兩層看者反似未暢仇方與葛伯仇餉仇字同音若謂崇侯之譏文固仇之反看得文王太小且崇侯譏文事維史記有之未必非太史公

傷寒

卷十

大雅

子

因此詩傳會之也釣援所以登城者臨衝所以攻城者
八章正伐崇之事言言仇仇妙寫驕悍不服之狀執訊攸馘不過備其人耳類天以討罪出于天也禡神以兵法出于古也伐聲罪也肆縱兵也絕殄其世也忽滅其國也緩攻宜侮滅國宜拂無侮無拂想見王師氣象

靈臺

此是聯括民樂之詞以爲詩所謂民樂只是隨君所

有而喜談樂道之只須就臺池鍾鼓寫得斯民樂若意出直覺有天下太和萬物咸若氣象有疑臺沼爲獸與辟雍學校並舉者鄭氏謂辟雍及三靈同處在郊當是

經始經度之始也經謂度地定基度謂設表正位經始攻之勿亟子來俱一時事攻之是已來也不日成之是成已亟也下只咏歎上文形容至德之世上一味愛惜百姓下一味踴躍君公光景耳然此等光景都緣文王平日感民至此若說因文有勿亟之令始動子來之誠不維道入驩虞且聖德意重民樂意輕亦失詩人之旨矣

傳箋

卷十

大雅

子

二章罔沼俱承靈臺說登臺而在罔在罔而觀沼也三章簋諸說俱謂懸下貢鏞者非是貢鏞固列于東西序簋是懸小鍾磬者今郡學有之其制固可覽而知也植木爲簋橫者爲桷加板于桷刻之捷業故曰簋業畫采于業曰崇牙樅樅然有文故曰維樅此懸樂者之制周也貢大鼓也列東序鼓字衍文鏞大鍾也列西序此統樂者之制倅也於倫二句意串而文

平。於樂辟雍。不是樂得其地。言以是樂。奏是地。爲可樂。重樂上說。

末章首二句。如古文換章章句。演以成文。固詠歎不已之意。亦以起下二句。見此樂正未艾耳。人維心所喜悅。維恐其盡。俱是描畫民情處。

下武

武王之事。本與三后相反。此詩開口說王配于京。下面求德作孚。孝思順德。種種與配京關照。蓋川家兄弟父子之間。王季與夷齊分讓。不讓兩局。王季不讓。

偶集

卷十

大雅

重

便是友讓。便不友。君臣之間。武王與舜禹分征誅禪受兩局。征誅便是孝。不征誅反是不孝。武王化家爲國。化侯爲王。全是曲體先人。至孝處。夫子達孝之稱。正本于此。首章王配于京一句。是綱。尚空說。二章始發明之。世德作求。配京之實也。世德原是天理。配命是作求喫緊處。此卽成孚之本也。三章就武王可以爲式言。然所以能式者。以世德作求也。作求處都屬孝思。故曰永言孝思。而以維則詠歎之。四章以人應武王言。然人之應武王者。以武之世德作求也。人應

武王處。都是應武之孝思。故又曰永言孝思。而以嗣服詠歎之。五六章總裕後事。兄孝思不獨可以配三后。而又以示子孫。子孫繩祖武處。俱是武王有以貽之。不重子孫。上王之配京。合此二章而意始全矣。有謂五章劍守一道。六章天人一理者。非也。

下武。世講作文武畢。章于下文。牽強不安。余意下字對在天。言之。三后在上。則武在下矣。下武造周而世有哲王。今其神在天。而王配之于周京。似覺理順而文情亦暢。留此參之。

偶集

卷十

大雅

重

王配于京。虛說。所以配者。全在下面。二章王配句。再提起下之詞。世德在三后。武王亦不是步趨先人。循塗守轍作用。故曰作求。有述而兼作之意。德與命非二。合着德。自合着理。故曰配命。成王孚。卽中庸所謂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孟子所謂天下信之孚。字妙。有會作信字看。尚淺。三章成王之孚。連下須說得圓轉。既孚契則實有相感者在。故不徒信之。必且式之。孝思思字。極深。全在精神意用之先。有一段潛相往來。潛相征向者在。孝

思卽上求世德之思。永卽配命之永。自人法之曰式。自我可法曰則。則字只就孝言。若必欲如武王爲天子。豈有此理。

四章媚茲二句。正是爲式維則事。昭哉嗣服。不但就王業光大言。武王繼志述事。一腔心事。對先人處。如青天白日。正大光明。故曰昭哉。

五章昭茲來許四字。兩截言武王之道。昭然于來世如此。來許繩祖武。亦如武之求世德。永孝思。便是受祐亦如武之媚茲。便是來賀。又是受祐中事。不平四

偶箋

卷十

大雅

詩

方來賀。則屏幹在天下。故曰有佐。

詩中成王孚式下土。與配京嗣服。只一意。詩人只要發明孝以繼緒。故其言不一而足。不必彙作幾層。

文王有聲

前四章文王遷豐之事。首章敘其遷之之由。後三章詳其事。後四章武王遷鎬之事。五章敘其遷之之由。後三章詳其事。文甚聯絡。分明各章以承。哉結之俱就本章說。

適求二句。一氣不斷。視民如傷。兩言舉狀如見。可謂

傳神之語。總見文王心在安民。則崇不得不茂。豐不得不遷。所謂遷豐之由也。

二章口氣落重。作邑上。從武功說起者。爲作邑張本也。

三章正遷豐作邑事。城因舊溝。邑稱其城。制度簡畧如此。疑于棘欲。然實是文王追孝處。追孝無他。體先人之志。不欲以土木累民而已。

四章王公只就作豐言。承天順人。承先啓後。便是功處。攸同維翰。與下攸同維辟。要各像文武時勢。此以

偶箋

卷十

大雅

詩

六州言。彼以九州言。此是方伯。彼將有天下。

五章豐水二句。不甚重。如奕奕梁山之例。說攸同維辟。亦爲遷鎬張本。

六章鎬京二字。提起下講學建都皆遷鎬中事也。四自字就鎬京言之。

七章前鎬京二字。已包此章在內。非學校既作。又定居之謂也。四句一直說下。重考卜上言。王考卜以決宅鎬之謀。而龜果叶吉。遂成之也。

首章先發文王心事。而後及遷豐。末章則承上遷豐

而發出武王心事。詒謀以遷鎬為主。詒謀之事不止建都幸學。而二事已在其中。詒謀及孫子。又不必言矣。

遷豐而稱武功。文王之武也。遷鎬而稱辟雍。武王之文也。此亦微顯闡幽。補抹幹旋之意。

生民

生民尊祖也。后稷爲周人之始。故南郊之祀。惟以配天。前七章敘稷受孕降生。見棄之異。種植之功。俱見稷可以配天處。至末章始及尊祖配天之事。此詩不

傳箋

卷十

大雅

生

用于郊祀時。而用之受釐頒胙之際。故多以后稷爲言。

生民。繫以周人言。猶云初生我周也。攸介攸止。亦是詩人常語。不必定是郊雝之地。夙訓肅正。寢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在燕寢之旁。生子必居側室。有不敢當尊之義。故云肅。

不圻二句。便見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二句。卽指郊雝之祀言。心無怨恫。曰寧。安享祭祀曰康。或疑既知爲上帝所生。何故棄之。不知此是後來追述之詞。詩人

自每章一義。不得拘拘也。

腍字謂足不踐見。以足肚回護而過之。如字愛然。相者助五穀也。天能生物。地能養物。而不能成物。后稷開粒食之教。于天下萬世。有輔相之義。與天地參者曰相。此正天所以生稷。稷所以配天處。通章血脉皆會于此。十定字皆着力之詞。要見耕獲初開。人民初粒之意。所謂有相之道也。有卽句重。封邑以報有功。不重主姜嫄祀上。

傳箋

卷十

大雅

生

秬秠可以釀酒醴。藁苡可以供粢盛。故曰嘉種。復言降嘉種者。因祭祀而更端言之。以起下文也。祀。泛言不止姜嫄之祀。

或春四句。爲饗事也。載謀句。吉蠲事也。取蕭二句。求神事也。載燔載烈。句。獻尸事也。取蕭以祭。內神取羝以祭。外神。周禮夏官註。行山曰輶。輶者。封土爲山。象以苦蒲。棘栢爲神主。既祭以車轅之而去。有謂祀輶爲五祀之一。言此以該五祀者。有謂祭行道之神。使無阻鬼神之來者。並存之。以俟考可也。燔爲庶羞。烈爲登豆。與嗣歲。就將來歲歲相承說。

后稷肇祀三句。形容祖德。可謂婉而暢。曲而實。肇祀正與前以歸肇祀相應。見今日格天之速。全賴祖德。惟稷配天。維天歆稷。南郊之祭。可以事天。可以事祖。按史記簡狄。帝嚳次妃。姜嫄。帝嚳元妃。而今以爲高辛氏之世妃。吞踐之說。大覺妖異。可疑。蘇明允曰。以乙鳥降爲祀郊禘之候。履帝武爲從。高辛之行。吞踐之事。出于馬遷之疑詩。而鄭箋又信馬遷之過。是矣。然謂稷之奔無災無害。姜嫄遂疑而棄之。此終求其故不得。而傳會之說也。洵之言曰。莊公寤生。姜氏惡之。姜亦惡莊而止矣。况莊公以寤生。惡叔段。必以易生。愛稷。又以易生而棄耶。三代而上。事皆滅沒。隱見殊不可知。子由之論稷。又曰。虎豹之生。異于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鱉。又或一道也。竹王之生。剖中流。巨竹而得之。又况在開天之聖。洪荒之間乎。始無子而弗之。既生子而棄之。弓韞之祥。甫叶而呱呱之子。數置于牛羊林薄之間。又不可解矣。

玄扈曰。六章以下。皆言祭祀之事。本一套語。脈連接不斷。朱子以六七章爲稷之祀。末章爲今日郊祀。無

爾雅

卷十

大雅

夫

緣將一段事。分爲兩截。有邵家室以上。言后稷之功。已盡。誕降嘉種以下。俱今日郊祀后稷配天之事。但祭天不宜祀行道之神。取蕭祭脂三句。下依鄭箋云。取蕭祭脂于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以祭神。又燔烈爲尸。蓋焉。自此而往。郊以興嗣歲云云。似屬有理。備之。

行葦

爾雅

卷十

大雅

夫

此詩無先後次第。只是就燕飲事。歷歷摹寫。以見親親之意。凡筵几。傳御。獻酬。飲食。歌樂。射飲。俱故事也。詩中言之盛。盡正于言外。見其慇懃篤厚云耳。首章勿莫二字。相應有味。莫遠具邇。一正一反語也。肆筵設几。未燕時事。二或字。宜玩有於開燕之初。預擬何人當肆之筵。當授之几意。二章以下。俱燕時事。此章作四項。分肆筵三句。侍御之盛。或獻二句。獻酬之盛。醢醢三句。飲食之盛。或歌句。歌樂之盛。鋪陳品物日筵。藉之日席。筵在下。席在上。設于筵之上。故曰重席。少者設席而已。老者則又加几。使有所憑。緝御猶言更僕也。或獻或酢二句。一

串下主獻而客酢之。主見洗爵以酬之。而賓終奠之。所洗之爵。即所奠之尊也。

既燕而射。即席而後。便云既燕。非燕畢時而後射也。序賢序不侮。非以賢愧不賢。以侮愧不侮。只與燕之人。恐有一人不飲。故假此以致勸酬之意。

曾孫二句。引起下文之詞。酌以大斗三句。與邠之爲此春酒。思樂之既飲旨酒。同。此稱觴上壽之常詞。不必向飲酒者推求。所以壽之故。以引以翼。又另一意。不承飲酒說。人老則智易昏。故言引。行易情。故言翼。

偶箋

卷十

大雅

三

引翼只父老輩自相扶助。不必說向王者身上。數以字有勸之之詞。有德則日休。故曰吉。維祺便是景福。攸好德。然後考終命。

既解

此父兄所以答行華。大略與天保相類。通詩皆感恩祝頌之詞。感恩既深。故其祝頌語。反覺重累。不一而足。前三章詩人祝之。後五章復以公尸之嘉告實之。亦不過見已之祝願者。非臣子私情。一人臆說耳。福不外祚胤兩事。自其享嘉和順言之。謂之景福。自其

光明盛大言之。謂之昭明。而有融高明。又自其昭明者。極言之。在後日。謂之令終。在今日。謂之有攸。總無二意。即公尸以下。亦原非另生一番意。多一樣說詞也。

首章景福。即含下祚胤意。在內。二章昭明。即接上景福來。三章又接上昭明。來有融高明。只是摹擬福之氣象如此。萬年言其久。不以壽言。自我致之。則曰以介。自彼錫之。則曰介爾。

其告二章言奉祭之誠。正致福之由也。所云不過上

偶箋

卷十

大雅

三

景福昭明。只拈出祚胤二字。來滌濯之。治曰靜。新美之。薦曰嘉。朋友二句。助祭得人也。威儀孔時。與上句不同。上句就朋友言。此以上人言。不疏不數。不猜不賊。曰時。孝子只對祖考之稱。不重孝字上。誠敬不竭。謂之不匱。合朋友孝子俱重君子上。類者以類相從之意。德福相因。爲類吉祥善事。連類而至。亦曰類。永即所謂萬年。即所謂令終也。其類章。室家之壺。即那居意。所以脩玄默而迓天休者。于是乎在。蓋巷舍間道也。

其胤二章。將胤祚反覆互言。胤祚原是相須。胤而無祚。雖子姓繁多而無承藉之地。祚而無胤。雖河山鞏固而無受享之人。此詩交互言之。所以爲善頌善禱。僕御必附近于人。故福曰有僕。孫子無窮之稱。直管後世在。

鳧鷖

天子之祭。必取孫列之諸侯。入爲卿大夫者爲尸。故曰公尸。祭之明日。則煖其祭食以燕之。所以尊尸也。尊尸所以尊神也。五章一意。首章而下。不過反覆咏。

偶箋

卷十

大雅

奎

嘆之。凡言福祿寬說。非謂以妥以侑。尊之祖宗。卽福也。

鳧鷖二物。皆居水中。詩以樂得其所爲興。興意或云止第二句。或云至末俱無妨。下四句緊承第二句說。來寧來宜等字。俱就燕時見之。寧釋衆神之勞也。宜稱賓筵之盛也。處得所安也。宗尊之以賓禮也。熏熏和也。成就也。言福祿來成就乎尸也。爲猶助也。言福來扶助之也。下者自上而下。易詞也。福祿攸降。以前日祭祀言來崇。以今日燕飲言今日之福。猶前日積

之。更高大也。無有後艱。泛就后日言。非後日更爲尸也。

假樂

此公尸所以答鳧鷖也。詩意以禱頌爲主。只顯顯令德一語。屬德福之本也。時講重此句作主。亦不必作此詩者。原主祝頌以致其感荷之私而已。

時講俱首章述王者以德受命。下三章詳子孫之賢。以終首章自天申之之意。而威儀二章又專嫡嗣言之。看來亦多生支節。不若鄭箋後二章徑說時王更。

偶箋

卷十

大雅

奎

覺直詩人之體絕而實聯。觸而更起。原不規規牽滯。文義况致祝之詞。但前說沿習已久。姑兩存之。首章假樂句輕。只如詩樂只。豈弟云耳。令德故民人宜。民人宜故受天祿。末二句卽從受祿而申言之。顯顯德之光明也。宜民者。政教之善。宜人者。舉措之當。卽所謂不得罪於羣臣百姓也。保如天保之保。右如左右之右。命如命令之命。又保右命之不已。便是中之。

二章因上言以令德受祿。有于祿豈弟。求福不回之。

意故又曰千祿百福。此句不過引起下文。下五句言子孫之多而又賢。正百福之寔也。穆穆是德之溫恭。皇皇是德之純精。庶者宜君。嫡者宜王。作聰明者狹小先人制度。好逸豫者棄置祖宗成法。繼體守文。出此入彼。故又以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頌之。

三章抑抑秩秩無工。夫總是脩德之驗。凡國家制治必賴多賢之助。率由二字甚有味。凡人情相拂則怨。生意相反則惡。生意氣不合。便委任不專。便有姑舍爾所學而從我之意。率由一心付託。不以中制。所謂

傳箋

卷十

大雅

詩

奉社稷以從。如宓子賤治單父。魯君曰。今而後單父非余之有也。君之有也。陳平受金數萬斤。行問于楚。不問其出入。如此。纔是率由。如此。豈有不受無疆之福。為四方之剛者乎。

四章之剛句。本上文來。凡綱舉則紀自張。故曰之綱之紀。上備言子孫之賢。可謂知所重矣。此章忽入燕臣。就從此生出羣臣之媚。就從羣臣說出不解于位民之攸堅。善頌善禱之中。曲寓規諷之意。宛然一幅喜起真箇。從筆端畫出。朋友之燕。太平之餘休也。天

子之媚。忠臣薦盡之至愛也。不解于位。正是其媚愛中。一種至誠懇切。深情惻款。萬不能自己處。須知朋友之燕。亦非安然一味享用。便且天子之媚。亦非感激燕及之恩。藉此報答君上。君臣交傲。上下一心。一德。此等光景。非堯舜湯武在上。稷契伊尹在下。不能有此。此假樂所以為盛世之音也。

公劉

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事則甚勤。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盈。稱事之甚勤。以作其怠。此召康

傳箋

卷十

大雅

詩

公志也。合七月觀之。可作邠上風俗沿革志。合瓜瓞觀之。正可作周人述祖德詩。此詩六章。皆以篤公劉冠之。周家以忠厚開基。公劉厚之始也。各就本章見意。析分之一章遷幽。二章相土。三章營度都邑。此與上章相土不同。上是相其大勢。此則卜居之後。詳細周覽。為營建謀耳。四章落成。五章授田。六章舊說總經營。殫理之始終。而贊美之余。謂此不過敘其國都既定。人民日繁。以結通章之意。爰衆而下。正承上邠居允荒而暢言之。于邠斯館四句。是文字敷衍點綴。

波卜處。舟楫厲。鍛原無緊要。止基。理亦檢帶之語。耳。安得遂以此爲總敘其始終乎。

匪居匪康。公劉當不啻失官。貧身戎狄。民生未安。國勢未振。不得不爾。亦非專爲遷國而然。場疆積倉。正是其生聚深謀遠計處。疆場雖以經界言。定重計。上思輯用光。不平思令其民。脫侵侮橫加之法。正欲光顯其國。不奄奄于荒涼險僻之地也。弓矢等事。亦不重足兵上。遷國者務防閑森嚴。一以壯國容。一以防外患耳。

偶箋

卷十

大雅

黍

于胥斯原。猶言聿來胥宇。下陟降處。纔是而中。插既庶三句。只見得邑居未定。民已相安如此。舊有云。卽民之允協。知邠之可都。大謬。順至邠而安之也。宣畢至而盡安之也。陟而復降。正見其上下山原之勞。頻頻不過帶言不重。亦非文事武備意。

逝彼百泉二句。廣原在百泉之側。故逝百泉而瞻之。下觀之審也。迺陟南岡二句。高丘在南岡之下。故陟南岡而觀之。上觀之審也。下觀者觀其包絡之形。方面之正。上觀者觀其拱峙之勢。向背之宜。京師之野。

屬下文。山高而泉居亦見。此爲風雨之交。陰陽之會。故下四千時字緊承。亦見其不能舍此他適耳。處處以安身也。廬旅以柔遠也。言言出政令也。語語謀政事也。

古者宮室既成。則舉落祭。祭畢而燕。故曰落成之燕。于京斯依。指京師已成。都邑可依息也。踴躍翔舉之貌。濟濟脩飾之貌。登依處兼同姓異姓。爲下文君宗張本。匏豕因此時物力未豐。自應如此。亦無訓儉厲意。但後人不可不思其儉實耳。君宗俱就燕上見。凡

偶箋

卷十

大雅

黍

創業君臣。與守成異。承平既成。堂陛森嚴。君臣之分。不患不明。特患堂遠。廉高。九閭萬里。上德下情。不相詰悉。故湛露蓂蕭。燕飲之設。主于導和。創業之君。與其臣披榛斬棘。沐扶風。櫛靈雨。奚啻家人父子。上下之情。不患不通。特患分義未明。相率簡易。如漢初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故燕飲之設。主于辨分。周之詩一則曰嘉賓式燕。一則曰不醉無歸。而此獨言君宗各有所重也。

東西爲溲。南北爲長。既溲既長。就芟夷墾闢之後言。

景岡相觀。總是辨土宜以授民田之事。景者審其方面。使田畝有一定之向。岡者審其形勢。使田畝得高下之宜。相陰陽則寒燠得宜。遂生成之美。觀流泉則灌溉有資。無旱勞之患。時說陰陽。頂既景來。流泉頂乃岡來。固是似亦不必只散教為安。有田必有賦。三單者。凡起徒役。每家一人。以其餘為美。謂之副丁。公劉始遷。滿三軍之數而止。單者無羨卒也。有田必有稅。雖云微田為糧。公劉方夏時未有百畝。亦未必行徹。特後人追論。見九一之稅有所自始。故以徹言耳。

傳箋

卷十

大雅

美

度其夕陽。兼上辨土定則等事。在內允荒單承夕陽句說。

涉渭為亂。以通往來。為營邑鳩工。取材計也。以兩面夾居故曰夾。以一面臨水故曰邇。

洞酌

通詩重豈弟上。此與他詩頌美之詞不同。然語氣渾融。亦只閑閑褒美。而箴規之意自在。三章開看。有以民歸民。堅承上父母者。未是。

洞酌。以遠近相取。彼此相益。貴賤相資為興。豈弟君

子。如今人稱聖天子一般。只就王身上說。民之父母。是君子足為民父母。意正從豈弟得之。不重民愛之。如父母上。攸歸如窮人。無所歸。義同不作歸附說。攸堅亦是民賴以安息。非已安息也。

卷阿

讀此詩者。須向音響字句間。領取其盛世君臣喜起。賡歌氣象。召公元老重臣。憂盛危明。一腔忠盡。歷肝披膽。却不作一衰頹語。亦不作一規戒語。只將太平極好事。若力敷陳揚厲。而諷諫之意自見。如二三四

傳箋

卷十

大雅

美

章已將福祿壽命說到極至處。而曰彌性。曰俾爾言。外見若不能彌。并今日所享者。亦不能知。然召公不言也。味俾爾語意。性非一人所能自彌。已含下用賢意在。五六章極道賢才輔君之効。七八章極道賢才効用之思。言外又見不引不翼。則為則為綱。亦成虛話。多吉人吉士。見非國之無人可用也。媚天子。媚庶人。見非賢之無以自効也。但君子不使。則亦無如之何耳。然此召公亦不言也。九章喻君臣感召之機。明歸重君上。而末君子之車四句。詞若不可止。而輒

此意非不可盡而不盡。末二句復以作詩之意終之。夫召公之失音。不爲不多矣。曰不多。非謙詞也。忠愛無已。有言若無言。若以爲君倡臣和之常耳。無多詞也。三復之。可想盛世氣象。亦可見大臣風度。大臣告君。涉一庶僚諫諍語氣。不得。後世忠不足而言有餘。如賈誼于漢文。爲痛哭流涕之說。憂國誠深。然其言太過。無優游不迫之意。帝退而觀天下之勢。不至于此。則一不加信。然後知古人之不可及矣。

首章敘其事以發端。卷阿言其地也。騶風言其時也。

傳箋

卷十

大雅

卑

來游而歌。因歌而公矢其音。若無意於進規者。然指顧河山。翠華來往。已與舜彈五絃。時同一氣象。公之矢音。又何異虞載之歌乎。竹書紀年。成王游卷阿。在三十三年間。公治成之後。

洋洋三章。總是歡動他而語意。一步進一步。始言今之享休明而願其求保。次言今之享疆土而願其永君。三言今之受天祿而願其永受全福。伴與是無係累。優游是無拘迫。只形容當日太平無事光景。游字承上來游說。游則休矣。彌性作終其壽命。似是而非。

逸主恣情。與王養性。性卽孔孟所謂性也。滿滿也。滿性之量。自然能似先公。昔善終也。善終曰似先公。先公亦有以致之。非浪得者。

土宇之無紊亂。無侵陵。車書一統。曰販章。不震驚不搖動。河山鞏固。曰孔厚。孔厚承販章來。含百神主在內。

受命長。弗祿康。正是純嘏。而常保其命與祿。便是純嘏。爾常。勿中踐祚。便是長。盈成無運。便是康。

有馮二章。是言得賢之益。然上章說到此。不必緊緊。

傳箋

卷十

大雅

聖

推原使少。和平之氣。但說得賢自輔之益。使是四字。是無所不備。足以待用之意。以引以翼以字。卽所謂維君子使維君子命也。引如引君當道之引。翼如如予爲汝翼之翼。四方爲則。四方則之矣。非君子足爲則之謂。

順頤章。過接當云。德之足以爲則。何如此承以引以翼來。上言用賢自輔。便接以四方爲則。然未嘗言。所以脩德者何如。故此舉其脩德之全言之。順卽德之形外者。尊嚴也。圭璋德之存者。溫美也。問問之昭。

也望雲日之瞻也。綱即與假樂篇同義。

二萬萬王多吉士。字字可味。小人之在國家。全是一團陰。疑乖戾之氣。君子全是一種陽。明和煦之氣。故曰萬萬。小人于國為妖孽。君子于國為禎祥。故曰吉士。使維字意絕可會。見得王不能用則已。如用之。隨王所使。定有一个報効所在。

鳳凰章即上章鳳皇之說。借勢作喻。以發君臣感召之機。上四句只並舉鳳皇梧桐二事。下纔以華萼二

偶箋

卷十

大雅

聖

句打合之。見其兩相感應處。鳳凰鳴高岡。梧桐生朝陽。各兩句作一句讀。若上謂鳳凰必于高岡。梧桐必于朝陽。下便難通。然鳳而曰高岡。亦見靈鳥之處自高。梧桐而曰朝陽。亦見治朝之色自耀也。

君子之車四句。只見得車多不獨可以供宸游。馬多不獨可以備法駕。用以待賢。是意中事。非口中語。矢詩不多。正與矢音相應。遂歌不是推原不多之故。言吾所矢之詩。能有幾何。不過繼王之歌。而廣載之。未罄中心所欲言也。此詩雖以戒王。還以廣歌為主。故

語多諷而無規切之詞。

民勞

厲王之世。衛巫監謗。道路以目。穆公此詩。雖以戒同列。寔刺王也。詩意以禁奸為主。奸不禁。則民不安。自然內亂。京師外訌。四國朝廷。濁亂。君心顛倒。而王國亦隨之矣。通章無縱詭隨句。最重。故章章有之。小人禍國。只是一味詭隨。大氏居高位者。多喜軟熟。惡剛方。小人欲進其身。亦必未命先唯。未令先諾。陽順其意。陰匿其奸。人主不察而信之。于是遇其無良之志。

偶箋

卷十

大雅

聖

肆其嗜。嗽之口。窮其困極之惡。露其醜。厲之狀。牽連固結。遂其縷縷之奸。寔藉藉于下民。而王國因之以壞。故不徒曰隨。而曰詭隨。隨者不詭。不過藏掖下賤。奔走承奉之態。隨者不詭。雖致懿操。亦無進身之路。合此二字。真可謂曲盡小人情態矣。無縱者明以辨之。斷以絕之。決不姑息。無縱則檢束而不敢恣。是謹也。沮抑而不敢動。是遏也。各章末二句。或正規之。或誘之。或責之。有反覆丁寧之意。在民亦勞止。亦字與汔可字相應。曰可維此。時為可。它

川將不及也。曰：汜曰：小皆不敢過望之詞。開口便唱此二語。已自淒絕。中國四方雖治自有漸。然先後意不可太泥。無縱四句一連說下。小人一切君權無所不至。緊要只在無縱二字。惟無縱所以謹之遏之。玩下以字自見。惜不畏明。緊頂上句。謂遇此寇虐。小民不畏明命之人也。柔遠句。都是除奸之後。惠澤可徐布。說然不如就無縱上說。亦好。蓋小人在則遠近騷然。去即安矣。能如相能之能書言。柔遠能邇。曰：難王人詩言。柔遠能邇。曰：謹無良言下。漂漂。

側箋

卷十

大雅

豳

小休之休。以民之休息言。王休之休。以王之休美言。迷民聚也。不必指定中國。渾渾還他民字。便包含了。惜歎不止利口。有恃寵得志足高氣揚之意。無棄爾勞。當時非有除姦之勢在先。只泛就平日勤勞王室說。不過往來其詞以誘之。姑云云耳。大都小人當去。有人心者便知之。但慷慨發憤志難堅定。奸黨難拔。多至于畏避調停。其禍愈烈。故詩人之戒及之。此于詩意雖小遠。理寔如是。

敬慎二句。親近有德。正是遠奸妙著。如陳丞相平呂。

安劉必先交驩太尉。狄梁公欲除武氏而廣收賢才。以自輔。正是此意。敬威儀者。自治不謹。君子亦望然去之。此又親賢之本也。

正搶國家綱紀法度言。敗者敗壞之意。反則全無正矣。我雖小子。二句。憂其責任之重。授以除姦之擔也。王欲玉女二句。告以主養之重。望之謀國之忠也。通詩反覆詳委。言之不已。故曰大謨。

板

朱子以此詩為切責其僚友用事之人。而義歸于刺。

側箋

卷十

大雅

豳

王詠詩意信然。五章而上。猶是責僚友之詞。六章而後。則已漸及于王矣。此詩光景詞旨。大略與小旻相發。三復之。想見當日小人恣睢于朝廷之上。無日無天。妄言妄做。天子不能知。羣臣不敢問。詩人大諫之旨。全在出話不然二句。而融會通章語氣。為猶不遠。又于出話不然中見之。蓋衰世亂亡之階。邪人盤據。必先以議論榮感人心。是非已亂。乃紀綱法度從之。漢唐宋三季之政。及于今日。固莫不然。三代而上。可知也。首章已盡通詩之意。餘俱本此而暢言之。上帝

二句著亂形也。由話四句窮亂本也。猶之未遠二句。述已作詩之志也。下文說方難方蹶方虐方憤天之。牖民天之怒天之渝日明日且或正言之反言之皆以終板板之意。說民治民莫民之殿屎民之多辟或正言之或反言之總以終卒瘞之意。因出話之不然。因進之曰詞輯曰詞懼而憲憲泄泄懣懣謏謏躊躇。夸毗又俱是靡聖管管不寔于亶的樣子。歷舉而模狀之。而後乃進之以牖民懷德敬天。蓋不然不遠其靡聖管管等處都緣不敬生來致天災人亂不可救。偶箋

二章承上大諫而言其所以諫之意。以天之方難方蹶而邇憲憲泄泄故也。詞不止號令。凡廟謨國計謀猷議論皆在內。所謂詞懼乃是平心易氣獻可替否。忘形順理和協調劑之意。爾我同心以釐庶政。便為民造福。故洽莫之効臻。而卒瘞者蘇。難蹶之天定。而板板者安也。我雖異事三章。正形容其靡聖管管不寔于亶三章誘之使聽其言也。四章懼之使不得不聽其言也。五章又承第四章之意。上但言其憂。此則直言其所憂者在此。以切責之多。謂積惡愈多也。煽煽如火之盛也。夸則驕矜毗則讒諂皆所謂喪其威儀者也。如此光景。正人君子或束手旁觀。或屏跡閑處。安得不載尸乎。民之殿屎二句。自今日言。喪亂二句。就後日言。則莫我敢揆。有不敢戲談之意。天之牖民在天之開民上說。而上之化下。即于此中看出。無兩層牖所以開室之暗者也。璫璫以聲相感。圭璋以形相比。取携以手相得。皆言其易携無日光。言求之即得。而無費于己以益之也。民之多辟。即不

洽不其也。自立碑即不然不遠也。

价人人之有德望者也。大師百姓也。大邦方伯連帥也。大宗貴族大家也。宗子宗室也。懷如懷抱之懷。與論語懷德同例。六者之中。德既爲本。則懷德宜總在後。而留宗子維城于後者。接下城壞故也。無俾無窮二無字。是着力字。無道之至。親戚叛之。故藩垣屏衛城五者並舉。而獨以城壞與懷德申言之。章法錯綜變化。

此章提出敬天。正與前板板相應。戲豫者慢易之心。

偶箋

卷十

大雅

哭

馳驅者自恣之態。前曰無然者。戒詞也。此曰無敢者。實事也。下四句又言天之不可不敬。曰明曰旦曰及。兩開眼處便是天矣。曰出王曰游行逢著處便是天矣。又何處可逃。躲容人放肆得。

詩經偶箋

蕩蕩

南昌萬時華茂先著

詩本賦體。而卒無一語及當世。蓋有諷諫之義。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每章唱起。已令人三復爽然。而未復終之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等文字。與托深婉已到絕妙田地。首章若歸咎于天。旋自解之後。章天降情德而曰汝興是力。曰天不酒爾。以酒曰匪上帝不時又總見得敗德滅度。皆王自作之孽。于天無與。

偶箋

卷十一

大雅

一

蓋反覆說紂。賈山之借秦爲喻也。反覆說天。霍光之所謂王行自絕于天也。大抵厲王之不道。曰貪曰暴。包然以立威。沈湎以縱酒。而其原只在任用小人。二三章刺其任用匪人之害。四章數其包然而曰無背側陪貳。王之包然。小人教之也。五章數其沈湎而曰不義從式。王之沈湎。小人導之也。六章蜩螗沸羹。則小人之既成矣。七章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國其用小人。稟君子。從老成人。說到祖宗成法上去。總是徘徊屬望。百爾所思。而未章枝葉本根之喻。蓋厲王時。

諸侯尚畏王室。荆楚自去王號。而監旁用衛巫。好利用榮夷公。此正本實先撥之時。王自不知。詩人慮之。而忽以殷鑒一語。顯出鑒殷精神。血脉盡收注于此。若無此語。全不見詩人作詩之意。真章法之神品也。首章總是無所歸咎。而無端忽為怨天之詞。以發其端。時講云。蕩蕩二句。原其常疾。感二句。惟其變。天生二句。故作疑詞。靡不二句。正解其故。使將絕妙詩。解作死煞腔。板天一也。本自蕩蕩。有何疾威。命一也有何不可信。詩人初若歸怨于天。而反冤天命之不可信。以喚起有初鮮終。忽若尤之。忽自解之。似怨非怨。似解不解。十分委曲。然其妙處。全在天生二句。多此一折。便意味無窮。此立言之妙絕。亦行文之奇絕者也。

偶箋

卷十一 大雅

二

二章以下。每章設為文王嘆紂之詞。文王正以法祖之思動之。厲與紂同惡。所謂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四曾。是作起語。亦是惟嘆之詞。力者。着實用他。與小雅亦不我力對看。彊禦格竟。皆悖德也。小人之生。寔亦氣運所關。故曰天降。

三章而乘義類。言善人當用。傷王之不能用也。此劉言彊禦者。暴是所以濟貪。格克亦包在內。詩人原不必一一列碎。率合只還本題。字面自覺大方。下寇盜攘竊則乘之矣。彊禦之人。輟衆橫行。自然衆心不服。故曰多慙。流言以對者。小人媚主制民。必有一種邪說。辨博以濟其奸。如商鞅王安石之類是也。人主不察而用之。明是引寇盜攘竊而居于腹心肘腋間矣。咀呪之來。寧有極乎。

偶箋

卷十一 大雅

三

四章包然虐也。然怨以為德。句法妙絕。凡厲王作事。本皆萬姓所怨。四海所怒。他却當絕好事件。做去。歛如聚歛之歛。如云。忍一事。不曾做得。凡不好事。俱要聚于己身。而後快耳。不明爾德。四句正然。然歛怨之故。

五章沈湎而係之不義從式。人君以酒亡其國者。必有小人進崇飲之說于前。而不聞酒荒之戒。古今類然。不愆而止四句。有以容與止分者。有以靡晦三句。平者俱不是。既愆爾止二句。統說號呼。正是容止愆處。伴晝作夜。正所謂靡明靡晦也。初學記齊顏色。均

衆寡謂之流閉門不出謂之涵人皆盡有作爲事
作夜晝不視事也。

六章螭蟾形容怨謗並典意沸羹形容民情騷動意
凡太平之景自然靜治衰世之景自然喧囂此二語
可謂善狀車攻之頌只是有聞無聲正與此可參看
單及鬼方又不止小大之喪矣不醉而怒曰
七章不時衡言不辰舊兼舊人舊法言雖無老成人
一轉極妙上云而秉義類云無背無側無陪無本
說他不用老成人至此復云老成人縱不可得典刑

備箋

卷十一 大雅

四

尚在何不率由則又轉一想矣如此折之彼將何辭
以對其實本意正要他用舊人也

八章總括上數章直指禍亂而示以當鑒戒之意人
君大亂未至抱火厝薪不知國脉傷殘喪亡無日正
意今存人亦有言上鯀汭之揭就將然說

序

此詩訓戒之旨疊疊不厭八章以上總是戒以脩德
而九章以下則諄復往來無非欲其聽言此章言之
大略也然舊說沿習于支解處殊不得其要領識將

本文合咏數過分肌劈理固自井然首章設爲疑位
之詞以起相傲之端自無競而下至不虞爲一段此
皆言治國之事二章無競之人有覺之德下計謨等
便是既云維民之則則四方之訓可知然此只說箇
道理如此三章至淪胥以亡則切責而戒之風興七
句正是計謨定命遠猷辰告敬慎威儀是在様子而
以質爾人民三句束之此一段也脩德之事不過威
儀與出話二者爲大故慎爾出話至寔誼小子又爲
一段白圭之玷至萬民靡不承則申出話之意而以

備箋

卷十一 大雅

五

謹言之効終之視爾友君子至寔誼小子則申敬儀
之意而以敬儀之効終之此又一段也荏苒至末爲
一段反覆望其聽言曰恭人曰哲人是能聽言以脩
德者也拈哲人思人正與首章靡哲不思六句相關
照而十章拈民之靡盈二句作精神哲人思人只是
盈與靡盈之辨十一章厲言以責之十二章危言以
懼之只是欲其聽言以脩德而已文雖萬派千絲而
所而條暢機杼分明何讀者之憤憤也

首章抑抑與下敬慎不同蓋由敬慎工夫終做到此

問者。康階有處。囊脫穎意。維德之問。德正于威儀處。見與禮所生也。一例看。非占外知內之說。靡哲不愚。如云天下極乖覺。人都做出極呆蠢田地。雖印無儀而見其愚。然愚處在無德不在無儀也。下句為在莫之詞。如云尋常人愚是他本等。號為哲人而亦不免于愚。豈不反常之甚。有謂疾以天顏言。戾以學問言。豈不呆絕。

二章無競有覺。俱有工夫。競訓強。盡人之道。更無對得。過底故曰無競。覺訓直大。全却德行更攔阻。他不

偶箋

卷十一

大雅

六

得限制他不得。故曰直大。訂謨三句。此之謂無競。此之謂有覺。維民之則。所謂四方訓。四國順也。訂謨二句。有以謨猷命于上。命告令于下者。有以遠猷申訂謨。辰告申定命者。有四平者。然如各句分頂為安。三章武公自言今日如此。只使人箴警而為是切責之詞。非定有是事也。語氣一直滾下。言爾今作與迷亂于政者。以顛覆其德。而一維湛酒之從。女縱恣意荒隆。不念國政。獨不念所承之緒之重乎。而不廣求先王之道。以克共其明法乎。有以迷亂于政。應訂謨

四件。顛覆厥德。應敬慎威儀者。不可從。

四章肆皇天弗尚三句。承上言。湛樂如此。則必為天所厭棄矣。下遂告戒之。以申訂謨四句之意。車馬弓矢戎兵。固是國家大事。夙興夜寐二句。莫認作細微。正先王克勤之實。彼則有功。勤則百事集。此即無逸作所。無窮治化皆基於此。夙興夜寐與別處不同。必當侵晨而起。晚夜而寢也。脩爾脩。字直貫下。戎作蠻。友俱未然事。

偶箋

卷十一

大雅

七

五章質爾人民三句。緊承上來。有以質人民。頂夙興二句。謹侯度頂車馬四句。亦是。然余意只渾承為安。蓋夙興灑掃詰戎。俱是治民中事。俱是侯度中事。亦不必分也。不粗暴曰柔。不悖厲曰嘉。白圭四句。正申謹言之戒。作推由未是。

六章無易由言二句。一順說下。莫捫二句。又是足上之詞。無言不警二句。俱就好邊說。惠者言順下人之心而不拂也。惠朋友惠庶民。小子則臣下百姓皆宜矣。繩繩靡不承。俱就法其善言說。

七章寔舉敬儀之見于自省者。而推言之。以終敬爾

威儀之意。從友君子說向屋漏上去。何等工夫。不愧屋漏。只是常存此不遐有愆念頭。時時若鬼神臨之。何況君子之可敬云爾乎。

八章辟爾二句稍寬說。伴字有工夫在內。戒嘉只是盡善盡美之意。淑慎二句承上爲德。句不替不賊。又足淑慎二句。投桃四句又承鮮不爲。則句以足其意。投桃言理之必有者以勉之。童角言理之必無者以戒之也。投桃須知是賦。不作比說。喻理謂僭害理謂賊。

偶集

卷十一 大雅

八

九章以下反覆望其聽言。而此章哲人愚人正發首章之意。溫溫正形容恭人處。人未有矜高而可以進德者。程明道先生謂客氣常相勝。只看消息分數爲君子小人之別。消盡者爲大賢人。纔溫恭便消磨了客氣。便有進德基本。溫故能哲。凡人傲物者。客氣未消。只是認理不明。苟能退然自下。非方寸虛明朗徹的人如何做得此。自日用間可驗。順德之行。順字妙。舜之聞言見行。若決江河。正是此意。民各有心。只說愚之不同于哲如此。亦好舊皆雙頂說。

十章上言哲人惟不滿盈。故能進德。今告以臧否而不知。非緣知識未開。正以滿假爲累耳。故曰民之靡盈云云。手携已指點之矣。猶恐未明。故復引寔事爲証。佐面命已口授之矣。尚恐未切。故復以提耳爲儆。民字泛說。實歸到武公身上。

十一章詞旨很戾。幾于罵矣。武公自戒如此。直恁剴切。我生靡樂。因孔昭來。畏天之至。遂以憂勤易其般樂也。

十二章天方艱難而下。正推原無大悔的緣故。不遠

偶集

卷十一 大雅

九

便是下不忒處。見此章詞旨痛激。又幾于喪無日矣。總是望他聽言之意。

彙乘

芮伯世臣。忠憤鬱積。又值監謗之世。欲直則不敢。欲抑則不能。故情旨沉綿。不自知其凄婉。文詞詳媿。不自厭其重複。讀者得其言外之旨。凄婉處宜會其情。重複處當略其語。不可分章摘句以求之。若其分析之大略。首章言已憂民之病。二三四章述征役者之怨詞。以見民病也。五七章言民所以病由不用賢。

之故。八章至十三章深言用小人以病民。十四章至十六章則言已作詩以窮其病民之奸也。

首章言桑之始盛終衰以喻周之昔隆今替有忽然而意黃落有漸將采立窮蓋歸罪于人也故曰瘼此下民二章至孔棘我閭皆述征役者之怨詞二章言亂生不已而要其禍亂之終三章則言行止無定而原其禍亂之始四章極言已征役之苦則情益切詞益哀矣亂生不夷四句舊以亂生句提起靡國句對民靡二句作一頭兩脚又有以具禍句總頂靡國與偶箋

卷十一 大雅

十

民靡句者俱無不可還以亂生二句對民靡二句爲妥國泯矣民滅矣國步可知頻感也

三章承上言國步將蔑亦可嗟哉何天之不我養而使我無所止息不知何所往也君子寔維四句意指厲王與諸用事小人故借君子說起然君子處亂世或以憂國之心過激除奸之術未工用壯太過如陳蕃王允之于東漢司馬君實輩之于元祐諸人競亦有之詩人此語真經世之識也梗水上浮木也水有斷梗則壅

四章觀閭者飢渴勞動之苦孔棘者鋒鏑死亡之憂五章承上言民所以受病無他以不用賢故耳爲謀爲毖如云任你謹慎亂亡之禍日見侵削我告以憂恤之計誨爾以序爵而已序爵與式序在位之序同分賢否也此時用賢如抹焚然故以執熱擬之

鍾伯敬云考亭解執字作執持之執今人以水濯手豈便能執持熱物乎蓋熱曰執熱猶云熱不可解此古文用字與處濯卽洗濯之濯浴可解熱也

六章言王不用賢賢者亦不樂爲用如彼邇風形容

偶箋

卷十一 大雅

十

憂亂之意深至如畫此句尚詩人自謂玩下民有字自見維寶以貴賤相形言維好以安危相形言全是發憂世熱腸若一味發農家快活光景于詩情又河漢矣

七章稼穡卒瘁則維寶維好又成虛話總見賢者之窮哀惻中國四句皆承蠹賊二句具贅則無地可以自容卒荒則無人可以自活靡有膂力又本具贅卒荒說靡有膂力形容遭亂之苦一字一血淒入肝脾直是無力可念如云那有力氣念他又憤激語非哀

痛之詞也。

八章推亂亡之故。只是王不能爲惠君。而爲不順。故小人之亂如此。意側。何不順。邊。獨言擇相者。舉序爵之大者言。宣猶考慎。又擇相之最吃緊處。考者辨之。明慎者。用之謹。秉心二句。畫出一個惠。自獨二句。畫出一個不順。自獨伴減。是自善所見。自有肺腸。是自私所見。

九章以鹿之相從。起友之相諧。蓋反與也。朋友相諧。小人在位。其傾險自至于此。進退維谷。或云上無明。

偶箋

卷十一 大雅

十一

君則進維谷。下有惡俗。則退維谷。非是。此朋友是在位之人。安得專屬退說。只是遭此譏人。無適而可。便是。

十章俯仰時事。四顧世人。聖人則瞻言百里。愚人則覆狂以喜。我雖不如聖人。亦不至如愚人。豈不能言者。胡若是畏忌之甚。寫自家踟躕地。憂譏畏訕之景。如畫。瞻言。註所見而言。原分說。予意瞻字作主。瞻言百里。如云見及于百里。言所見之遠也。未知是否。十一章良人屏忍心用。此王不能序爵處。所謂不順。

者也。民之食亂二句。妙寫亂世民情。蓋稔惡之後。脫離不得。無聊之極。憤惋之極。反食亂而寧陷于荼毒。如今人困苦到十分處。生趣既盡。轉樂死門云耳。

十二章以風行有道。興良人不順之不同道。見君子小人原不難知。中則不光明。垢則不清潔。作字與征字。俱自制行上言。

十三章以大風之有隧。反興食人之敗類。敗類害人。傷物也。聽言則對。詩人自付之詞。王聽之則對。知其不能聽。只是自家默誦。如醉人一般。妙極。形容。

偶箋

卷十一 大雅

十一

十四章朋友有與小人作兩等人者。未是。此朋友卽是忍心不順之人。朋友以諧上已言之矣。飛蟲二句。記是賦體。正意在如字上。

十五十六章。正言今日之亂。皆由小人。民之罔極。以讎涼善背。爲民不利之小人。迫之也。民之回遛。亦小人競力以導之也。民之來定。以益民之小人。寇之也。涼曰不可三句。又極小人言其不難知也。末句既作爾歌。又見其能揜主聰。而不能逃桑桑之刺矣。嚴云涼言刻薄。兢言疆禦。盜言貪誑。三者皆謂小人當時。

必有所指。由此三等小人。故皆以職言之。亦有罪。

雲漢

此仍叔美宣王也。首二句是詩人之詞。先提出。倘早的景象。爲各章早。既太甚。張本。王曰以下。皆述王仰訴于天之詞。宣王憂旱。所仰望于天者。維雨而已。然反覆數十言。未有一言及雨。其周章惶懼。維恐言及之意。言外可想。且詞旨憂虞。不倫不次。讀者亦不得過泥支節。以失詩人之意。首章言索鬼神而祭之。至靡神不舉。而早如故也。二章言天地鬼神之神。祭一時。

偶箋

卷十一 大雅

十四

並舉而早如故也。三章極言旱之可畏。四章望抹于親。若曰父母先祖生我者也。胡亦若是之忍乎。五章望抹于天。若曰吳天上帝。覆我者也。將終俾我遇而後已乎。所謂疾病則呼父母。勞苦倦極則呼天也。六章曰得無有以致之與。祈年則孔風矣。方社則不莫矣。七章曰將羣工不同力與。衆正以下靡不盡心脩抹矣。其奈此旱何哉。八章因微戒而申勉之曰。有嘽其星雲漢之昭。回如故矣。早蓋未有已也。大夫君子。卽昭格無贏。其無以大命將近而棄爾成勞。此非徒

爲我。亦所以安庶正也。于是又瞻仰昊天而呼之。甚悲切之甚矣。

首章靡神不舉。周禮大司徒以荒政聚萬民。十一曰索鬼神是也。曰靡凡諸廢祀俱在內。牲用不可盡。故曰靡愛圭用之易竭。故曰既卒寧莫我聽。咎已若之。何而天莫之聽。連下數寧字。有號呼瞻聽之意。在或謂水氣在天爲雲。水象在天爲漢。或謂箕斗間爲漢津。雲出漢津謂之雲漢。皆非也。漢之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按天河以有雲爲雨。兆夜時無雲。則天

偶箋

卷十一 大雅

十五

河明故曰昭回。

二章自郊徂宮。言自郊祀皇天至于宗廟。自天而下。自地而上。皆盡其奠瘞之禮。奠奠于地。是方祭時事。瘞瘞于土。是祭畢時事。上是索廢祀。故曰舉此是脩常禮。故曰宗后稷曰不克言力之不及也。上帝曰不臨言格之不至也。寧丁我躬。言不先不後。適當此時。我必有以致之。是自責語。不可作怨望語。三章如雷如霆。正是兢兢之意。周餘黎民六句。舊以民與身與先祖三平。不是。周餘黎民二句。卽引下不

我遺意惟身不見遺。則先祖自此而滅。此所以不得不懼也。

四章云我無所應。璩曰。宇宙雖廣。無陰以愆。正此意。靡瞻靡碩。正起下文之語。月令季冬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季夏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此卽祭羣公先正之常禮。今則因旱而祭。爲民祈禱禳災也。胡寧忍予玩一胡寧字。恰像親亦見。棄有責躬意在。忍之一字。又見相望以恩之意。

偶箋

卷十一 大雅

六

五章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走行如風。名魃。所見之國大旱。寧俾我避此。與不能奮飛。義同。蓋我既退避。或者召災之人。去天變可回。卽唐明宗。願入生聖人入主中國之意。然此語認真。不得着寔解。便去不得。俗解謂我去則災不能及。又呆人說夢矣。

六章黽勉畏去。又承上寧俾我避。再一轉語。如云始欲遞去。民生可憫。又欲抹之。黽勉不能去也。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天宗謂日月星辰先事而戒。

故曰。孔。夙。秋。祭。四。方。后。土。甫。獲。而。祭。故曰。不。莫。有。謂。方。社。俱。隨。祈。年。而。舉。于。孟。冬。孟。春。者。非。是。則。不。我。庚。卽。不。度。其。祈。報。爲。民。之。心。也。敬。共。二。句。正。申。前。說。非。不。得。于。天。又。望。救。于。神。之。謂。宜。無。正。與。不。知。其。故。相。應。

七章友紀。友字。字法。言相聯屬也。散無友紀。卽于鞠。哉。四句。見之。蓋羣臣以憂旱之故。職事散亂。無復統紀也。鞠是計慮之窮。疚是形容之病。左右有以侍御。言者有以臣庶之左右布列言者。俱備之。

偶箋

卷十一 大雅

七

八章亦是勉諸臣救旱而致望于天然。情詞哀婉。比前更甚。若自己不能回天。而惓惓望助于諸臣者。大夫君子。卽上庶正諸人。以矣。庶正者。諸臣閔雨。原欲安民爲心。民安則諸臣亦安矣。曷患其寧。指雨說。若有不容絕望。而又不敢期必者。然語不說盡。深長可味。

崧高

中伯王之元舅也。朝廷之恩。溢于外戚。則私外戚之寵。溢於朝廷。則僭。詩中歷敘其降生之異。功業之隆。

德望之著。王眷顧之隆。周人喜幸之意。皆所以鋪揚申伯之賢。見其宜此封典。而王錫王命。王遣王餞。言王者不一而足。又見天子慇懃寵遇之意。然首章敘其始生之異。平日之功。分封之張本也。次章始敘封謝之事。因及召伯經營之命。三章徹土田。遷私人。正分封中事也。四章築城建廟。二者分封大事。故曰城既就廟既成。見就國之有日也。四牡鉤膺。錫以就國之儀也。五章述王命申伯之語。六章述王餞申伯之事。七章述周人相慶之詞。就國時事也。八章見申伯之德。足以重其言。表已作詩之意也。然此詩詞多複疊。須看其每章意旨所屬。不爾便為葛藤蒙冒。如以敗絮行荒莽中矣。如三章首四句。與上章疊疊言分封之意。不過與上同例衍詞也。前已云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四章復云申伯之功。召伯是營衍詞也。四章已云王錫韓侯。四牡云云。五章又承之路車乘馬。非重有錫。予承上文而述王遣告之詞。又重言之也。六章已云謝于誠歸。式遄其行。七章又云既入于謝。亦過接以起周邦等語衍詞也。讀者須自得之。

偶箋

卷十一 大雅

九

首章本美申伯。却及甫侯。如今人做古文詞。每借一人作點綴。生色耳。翰蕃宣。三平看皆已然事也。則以王室言。四國以諸侯言。四方以百姓言。二章言王封謝之意。欲如此云云。非命申伯之詞也。申伯之先。蓋管總領諸侯。故曰績之事。定以經營言。登以成就言。世執其功。即上蕃翰宣之功。作管謝之功者。未是。三章首四句。有謂親命申伯之詞。亦非也。登上文以引下文耳。耳作庸。非作城。乃建國也。偶箋

卷十一 大雅

九

四章申伯之功。與上世執其功不同。此言營謝之功也。五章言臨遣之時。又以分封意申告之。如此路車乘馬。只將上文衍說我箇四句。述王者之詞。往近二句述王者之意。介圭瑞圭之通稱。介者大也。南土保。即首章維翰之意。介圭非瑞圭也。圭大尺二寸。曰謂之珪。陳氏祥道曰。王圭長三尺。公桓圭九寸。侯伯各七寸。無尺二寸者。惟為州牧。則王以介圭錫之。故申伯韓侯獨有介圭。此非朝會及王與諸侯相見所執也。

以爲寶而已

六章曰誠歸曰信邁見王與伯不能相舍惟勢不得已勉辭去誠信二字妙寫春總之意上微土田定什一之規正則壤也此徹土疆取什一之賦儲委積也。

七章戎有良翰應維周之翰句不顯三句吉甫推威喜之意而誇美之也。

八章詩人要說到已所以作詩上去故復言其德業所在柔惠且直只一且字見剛柔兼濟之妙操者靡

偶箋

卷十一 大雅

手

弄之使和調也述于言爲詩歌于言爲誦其聲足以感爲風辭之所敘氣象弘博爲孔碩聲之所泳意味深長謂肆好使其人不足美雖善作者文自不足稱此以美申伯非自誇其文也。

五嶽嵩爲中嶽而毛氏以嶽爲四嶽山大而高曰崧堯時姜氏爲伯掌四嶽之祀申姜後也故詩人以爲四嶽之神降而生申伯以誇美之非謂崧爲嶽也堯咨四嶽舜巡狩止于四嶽蓋無五嶽之稱矣。

烝民

仲山甫大臣也大臣斟酌元氣維持紀綱非有盛德

不足以繫朝廷輕重非有大業不足以繫宗社安危

故詩前六章極述山高德業而末二章始及其城齊

之事與已作歌之意篇中曰保茲天子曰天子是若

曰衮職有關說得十分鄭重又見得山甫元老重臣

只宜正色立朝雍容放沃城齊之事豈宜以煩大臣

末章仲山甫永懷吉甫深知山甫已隱然默道其江湖魏闕之意而式過其歸一語又蚤于車馬倥匆間

新衮緇還朝之望矣近時說者俱謂上言降生之異

偶箋

卷十一 大雅

手

爲舉德盡職張本下言德職之隆爲城齊之易張本城齊何事乃以如此盛德如此大業爲之張本哉俗學誤人正復不淺

首章首四句極淡極淺原只引起頌美山甫意蓋謂

天之生民有一物必有一物之準則懿德者民之則

也故論民之常性無不好是懿德者天生山甫懿德

蓋有深意在正欲保茲天子故生之以爲佐命之臣

耳詩意如是原不必過求須知詩人此作以美山甫

之德爲主懿德卽是山甫之德好懿德卽是好山甫

之德首四句泛言民生同出于天理故有好德之情以下則詳山甫之德爲可好而結之以德輔如毛一章說愛莫助之分明與首章好是懿德相應讚揚既非末二章乃插入本事以終之如是而已世人不悟因孟子引川爲性善之証而此處亦用性善之意謬誤可笑卽如此說下面全無關照已屬牽強且此處既以性善立說是言人人皆善發明山甫之同于凡民而五六章又深言山甫之异于凡民豈不兩相背謬之甚

偶箋

卷十一 大雅

三

二章至六章皆極言山甫之德山甫之職以美之二章言其德也三章言王命山甫之職如此四章則言其舉職之事也五章再就待人處剛柔得中以及上柔嘉之意六章則言其舉德而以補闕終之言德又及于職也總之德業二字詩人作詩骨子此俱是形容其盛德大業處二章柔嘉一句最重德以柔爲主皆頌文王之德只是徽柔二字柔而失道則曰柔奸柔而中則則曰柔嘉則字正發嘉字意前章柔惠且直亦是此義今德二句貫內外無不柔嘉也式古訓

力威儀正其所以爲柔嘉者也天子若明命賦若之賦之者柔嘉之德也令儀令色與威儀是力又不同上就已然者言下就用力言天子二句非德之乎非何以順天子之德心非德之運行何以布天子之德意都要體認重德上然此二句從德上說到事業上去亦以起下章王命山甫之意語脉自相接

三章俱王命山甫之事因老爲衆流具瞻故曰式百辟者舊爲一人師傳故曰保王躬喉舌爲一身最緊要處出納者出將王命入而復之非如今之臺省凡

偶箋

卷十一 大雅

三

端揆之地絲綸所出入者也賦政非如今之大行藩臬乃六官之長布政令于四海者也四章正言山甫舉職之事作詩者原不膠柱不必分貼上章但肅肅王命卽上章之命也肅肅付託尊嚴有期于必効之意邦國二句明以整物明哲一句明以周身皆舉職中所不可少者夙夜匪懈正所以將命也所以盡職也保身正以盡職大臣之身關係甚重世人妄以全身遠害認作保身又以殺身成仁認作致身山甫之保身正其致身寔際處看得自家身

如此意
就達此

子萬分崇隆萬分珍惜不肯汚以尸素之名不忠之

是必置之于伊周稷契之間必寶之為社稷宗廟之用與國同休正是真能保處故繼之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五章合下章各以人亦有言起之見常情如此而山甫不然蓋其德之異於凡民處正終首章之意不侮不畏正所謂不茹不吐不茹不吐又正所謂柔嘉維則也

六章維德輔一句屬人言只借之以發論言人多說

偶集 卷十一 大雅

五

德輕然畢竟人莫能舉舉之維仲山甫此處已極形容讚歎之妙愛莫助之又形容已愛之深處哀職有闕二句此維仲山甫四字與上維仲山甫舉之又相

七章八章大意不過說山甫有靡及之懷以城齊之役故也然城齊甚易便當指日西歸歸則復當保王躬補王闕耳江湖魏闕何勞遠念哉故作歌以慰之四牡八鸞三見不過叠詠成章穆如清風如清冷之風化養萬物感人之深也

梁山

首章言韓侯入朝而王命之二三章紀錫賚之事四章述婚娶之事六章正言繼先脩職以終首章之意穆王以來荒服不至且韓近北邊為中國屏蔽故首章言幹不庭方欲其正遠人末章脩職貢又欲其脩內治其中錫賚與婚嫁俱娓娓言之又所以道一時之盛也

首章梁山二句輕只帶起之詞夙夜匪解二句不平朕命不易有儆戒之意幹不庭約束羈縻俱是不專以征伐言

偶集 卷十一 大雅

五

二章受賜與上章受命是一時事詩每章各發一義又推本入覲之儀為王錫句張本耳時以前為士服入見此為侯服人見者非首二句是入覲來時所乘之車馬淑旂四句以旂車服馬四分而鞞鞞句又屬車倅鞞句又屬馬
三章顯父之餞王餞之也路車乘馬行時又錫之蓋殊恩也燕胥猶相燕也
四章時講多于此強排時次謂娶妻當在出祖之前

特以親迎而歸。故置之此。此俱多費無用心腸。詩本非編年敘事。何必乃爾。迎止五句。言韓侯親迎之盛。諸娣四句。言韓姑來嫁之盛。着此一段快事。文章生色。

五章雖敘韓姑于歸之樂。定以道韓風土之美。

六章復就先祖言之正。以終續。或祖考之意。溥彼二句。帶起下二句。輕自其種類之多。故曰百蠻自其種

之大者言。故曰追貊。自其所居之地言。故曰北國。系

非有二也。因者因俗為政。羈縻馴習之所謂。強以戎

偶

卷十一 大雅

三

索也。寔墉四句。韓處北邊。四者尤要務。所謂皮共爾

位者此也。

江漢

淮之南北皆有夷。淮北徐州夷也。淮南揚州夷也。江

漢所伐者淮南。故以江漢為師入之路。常武所伐者

淮北。故以徐州為聯接之境。此詩作于成功之後。故

言成功後事多。首章正伐淮夷之事。二章言經營雖

就征伐言。然已兼有返侵服叛之意在。三章經營之

後。繼以強理。四章王命之詞。俱以追述初遣時語。

余以為不若就報功而言。徑接下章。做一時事。而末

章則召公受命對揚語也。

首章江漢四句。與既出四句。一則言順流而下。一則

言整兵而往。蓋一意而兩敘之。非有水陸並進之異。

未求來歸。詳其放討之辭。匪遊匪舒。因非急於爭利。

亦無微戒不寧意。自是人心競勸如此。

二章不曰伐而曰經營者。兵家之勝。必運籌設策。以

析其力。服其心。故也。四方只大槩說。蓋淮夷擾亂。

雖只在一方。自王國言之。即謂四方不靖耳。彼粘定

淮夷之四方。與通指天下者。俱謬。四方既平。四句。舊

以四方平總起。王心寧總承。而中以王國二句平對。

不若兩句各相連說。四方平則王國定。時靡爭則王

心寧。以王國王心承上告成于王。殊覺直截痛快。

三章江漢之辭。王命召斥。不是冊書再來。前云經營

已該疆理在內。此章因平淮後。專重疆理。故重提王

命耳。式辟四句。是述王命之詞。清其使地。曰辟微疆

上則式辟之事也。極者一定之制。與周禮設官分職。

以為民極之極。同疆理。正徹土事。至南海。則盡淮夷

之地矣。

四章舊俱以爲追述王命召虎之詞。余以爲只就賞功時言。覺承接下文更便。蓋曰王以旬宣命虎。實以文武之時。召祖楸功。汝今日之功。母日以予一人之故也。蓋汝祖召公是似矣。女于國爲功臣。于家爲哲胤。今旣肇敏戎功。則錫爾以祉。固其宜也。故下便以圭纁山川土田授之。旬宣通解。止承疆理未當來旬。徧巡行于江漢之上。來宣布王政于江漢之民也。五章有以釐爾六句。皆策命之詞者。有以圭瓚四句。

傳箋

卷十一 大雅

天

爲策命之詞。于周二句爲敘事之詞。大都六句皆以策命之意。隱括成文。原不必泥三代令主不責臣子。以事功。惟責臣子以忠孝。必使召虎受命岐周。如文武封康公禮以待之。賞非先王之賞。乃稟命于乃祖。文武也。功非召虎之功。是受教于乃祖康公也。國榮家慶。感激一時。勸功之道。真非秦漢而後所有。召虎此時。稽首颺言。竟不知何以爲報。只曰天子萬年一語。尚非祝願。正是形容不出處。君臣之間。雖不可以論報施。君厚臣以率祖。臣祝君以萬年。亦可見篤厚。

應懲之氣象矣。

六章上虎拜稽首。是拜于岐周文廟。受策書時。下虎拜稽首。是拜于家廟。用圭瓚祀召公時。對揚王休。謂宣揚策命于祖考前。如後人升遷告廟之禮。告祖旣畢。又作廟器以勒策命。考成也。紀一時茂績盛典之可迷可傳者。故曰考。天子萬壽。是祝詞。旣勒策命。又勸此詞于其后。志感恩之私也。明明四句。舊說勉進之詞。劉安成云。與天子萬壽俱作勒廟器之詞。似更有理。令聞不已。是虛矢其文德。是寔忠臣愛君必望之有永而規之以所不足。武節嚴逝。一時之功也。協氣旁流。萬年之計也。至於文教浹洽。而治安之慶永世無斁。令聞不已。其在斯乎。

傳箋

卷十一 大雅

天

常武

周都豐鎬。淮夷遠而負固。故最難服。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監以叛。又同奄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宣王旣命召虎克定淮南。此又自將淮北。一時聲威氣餒。昭布華夷。出于積衰之後。旣屈中興。又屬親征。故詩中揚厲之詞。俱十分張皇鄭重。敘宣王則曰赫。

赫赫明明曰赫赫業業曰王命曰王謂曰王奮曰王旅
曰王猶敘淮夷則震驚驛驛既來既同等語俱口角
矜耀不一而足須識此意一二章命將之事三章在
道四章至淮五章形容其兵勢之盛六章則言其功
成而凱旋也

首章親命正將也夷厲以來威靈不振幾于泯泯滅
滅宣王奮然親總六師真如雷霆乍驚日月重朗故
曰赫赫明明曰南仲太祖則世將也曰太師則大將
也曰皇父則名將也無非見此番治軍非小可意整

偶箋

卷十一 大雅

手

六師是總舉之詞詰戎兵除戎器皆脩戎事只串說
將驕則慢敵師老則妨農此之既敬既戒下云不留
不處所以爲王者時雨之師也徐夷南侵諸國不寧
故曰惠此南國

二章策命副將也左右陳行蓋結陳而行不使步伍
之錯越也而又戒吾師旅常存嚴翼不敢怠慢方可
萬全取勝率者環視以行師之狀言省者省視以問
罪之意言三事三農就淮上之人言高原下關平地
爲三農

三章赫赫二句重看此與上赫赫明明俱極嘆之
詞有嚴卽就上赫赫見之王舒六句一氣滾下王師
之行疾則失之輕遽緩則失之散漫便自損却威嚴
今匪紹匪遊而徐方無不驛驛無不震驚有如雷霆
之作于上而若是震驚數句反覆形容急起而下正
極言其驚恐之狀又非徒疊言以成章已也驛驛者
王師所至聯絡騷動不敢安居字法妙品

偶箋

卷十一 大雅

主

無矢我陵之意合八句觀之想當時屯兵淮上說得
恁地可畏總見王師無敵仍字訓就如云不勞費力
手到拿來然此時非便執之以來亦只言其勢如此
五章又極言王旅之盛俱自其氣勢言之王旅句提
起下數如字不作譬喻乃形容之詞江漢言衆者六
師之集如江漢之森漫一望無際今人所謂排山倒
海而來也不測只是奇正互變分合無常不要就謀
上說此皆以氣勢言故耳餘注自明洗滌其穢咸與
維新曰濯

六章王猶之信寔不專就。行師言。凡平日廟筭皆在內。上四句。赴到天子之功。下四句。趕到王口旋歸。除只叠叠說。只一意而反覆狀之。不必纏繞。歸附曰來。集合曰同。稽顙稱臣曰來庭。革心歸正曰不回。

瞻中

當時致亂之由。只是寵褒姒。任奄人。然女謁盛而後宦官進。故詩中維匪教匪誨。二句。及下鞠人四句。兼言婦寺。餘俱著褒姒之惡。而舍爾介狄一語。驪山之禍。詩人已逆睹之矣。

傳集

卷十一 大雅

五

首章瞻中。有望惠之意。昊天以惠民為德。惟不惠所以不寧而降災。惟降災所以邦危而士民皆病。一氣滾下。邦靡有定。指國家大勢言。蠹賊四句。承士民其瘵而拈出受病之事。蠹賊句就王貪暴之貽害言。蓋蠹賊者害苗之蟲。故以為害民之喻。而罪咎又從蠹賊中抽出言之。

二章有以前四句承蠹賊。後四句承罪咎說者。有以有之奪之屬小人。收之脫之屬王者。更謬。此還是形容罪咎不收之意。民人四句。威討削黜之不當也。下

四句出入死生之不當也。罪咎之顛倒恣睢如此。蠹疾從可知矣。

三章正窮亂本以終首章之意。維厲之階。正與大厲相應。亂匪降自天。又與瞻中昊天二句相應。為鴟為泉。深惡痛絕之詞。匪教匪誨。言正人君子之言。足以為我教誨。婦寺之言。敏對以成奸。飾巧以亂實。為諸為翹而已。何教誨之有。

四章申言婦寺之害。上四句兼婦寺言。下四句專言婦人專政也。諸始竟背。不是言背于行。今日諸言。至後日而不驗也。豈曰不極。伊胡為惡。正忤忤之常態。如賈三倍二句。引起婦無公事二句。君子精賈事。婦人與公事。俱是事之反常者。如字乃假如之。如非比喻也。

傳集

卷十一 大雅

五

五章天何以刺二句。呼起之詞。不祥即指刺與不富言。威儀句輕如小子蹢躅之意。只足上不吊句意。又引起人之云亡句耳。時講泥注。而又字以威儀人亡並言。注意自圓。人自誤解。看下節再喚人之云亡。自見輕重。

六章承上章重言之以警王。警王意卽于重言處見。幾字猶今人云險些兒也。

七章述已憂亂之懷。更以回天善后期之正見忠臣愛國苦心。善後全要回天。回天只是法祖。后非后日言。非子孫也。鴉與梟不同。鴉音驕。梟音枵。鴉。梟。梟說文云不孝鳥也。食母。梟食母。賊害其親者也。鴉攫鳥子而食。賊害他人者也。故以爲哲婦傾城之喻。

召旻

此詩以喪亂無聊之詞。寫低回不盡之感。大約與小雅若華諸章相發。首章陳亂象也。二三章著小人之害也。四章狀亂世之景也。五章與小人之自引退。蓋絕望于王。而反以致望于小人。明知爲無益之言。亦無聊之極。不擇音而然也。六章亂有自而人不知。非不能知。不可知。乃不肯知也。末章舉今昔盛衰以歎之。不尚有舊。亦勉之。亦醒之。然正以歎之也。

首章一氣說下天疾威。故喪亂之降篤矣。篤降喪則饑饉之禍深矣。饑饉之民安得不流亡。流亡之後安得不中國與邊圉盡至空虛。然至此者小人也。故小

遂及之

二章罪罟與前章言用刑者不同。卽指小人言。言小人之害民。如陷之羅網中也。蟲賊言其害。昏振狀其人回過狀其心術。皆反覆形容語耳。

三章言用舍之倒置也。孔塤塤字。註解作久。余意與前孔塤不寧都作病解。更妥。蓋憂時而病也。我指兢業者言。

四章言國家憔悴。如艸之遇旱而不遂。其茂如草之棲木而不濡。其澤本章兩潰字。一訓遂。一訓亂。蓋水之勢橫暴四出。故遂之甚者爲潰。遂亂之甚者爲潰。

五章維昔之富四句。舊爲昔時之富不若今時之疾。亦不意至于如斯也。詩絕有境。如此牽合。將兩句扭作一句。反覺味短。徐玄扈云。時以時言。茲以地言。言昔之富不若今之病也。而今時之病不若此處之甚也。得之矣。然尚稍未妙。余意只以上昔之富。今之疾。兩兩頓跌。以見其慨嘆之意。而下時字。茲字。只以不解解之。當云維昔之富固不至如是之病也。維今之

疾固不至如茲之甚也茲字時字不必大分別感傷無限正自可想引以長言下文弘以濶言

六章池之竭矣四句中說池泉所指在亂本非比非賦題面不着如字便與如彼歲旱局勢不同讀者正須如此辨體朱子常云看詩不須着意去解只平平地涵泳自好因舉池泉四句吟咏者久之此真讀詩今人尚寬殺此老不裁我躬緊連上溥斯害矣不專爲一已慮也

七章低回之意欲言不言欲盡不盡俱于句中見之

偶箋 卷十一 大雅

美

說个召公便見任賢說今也日感國百里便見不任賢不必補出但引而不發末遂說不尚有舊意自顯然若先說出反淡且不尚有舊只說有舊而不用意又在言外古人立言其隱躍如此



詩經偶箋三頌

南昌萬時華

周頌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然此特周頌爲然商魯則異是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功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於周頌也魯頌主詠倍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

陳止齋曰別以尊卑之禮故魯頌以諸侯而後于周

偶箋

卷十二 周頌

一

間以親疎之義故商以先代而後于魯

清廟

凡頌詞重祭者不重祭之者肅雝文王之德顯相多士秉之此皆文之德所在也對越駿奔走此皆文之德所感也此卽所謂顯承也此卽所謂無射也但顯承之詞急而反無射之詞緩而順此俱重文德不重人心之誠上清廟句輕顯相說肅雝多士說秉德此行文錯舉妙于鑪錘處對越二句有作申講者只要本文德於昭人心如在意出仰而在天如見文王俯

而在廟如見文王平敘亦好。

成王六年營洛。七年王朝祭于洛。洛誥曰王在新邑。烝祭歲此卽其樂歌也。

維天之命

首四句非以天頌文亦非以文合天。只將天命文德並舉而言之。此又妙于擬議讚揚處。於穆不顯俱是贊詞。宜重不已字及純字。於穆不已猶言嘿運不窮也。不顯之純猶言虛明不雜也。穆卽是說不已者之深遠。顯卽是說純者之昭著也。溢律訓似未盡。

側箋

卷十二 周頌

二

盈溢也。文之德旁流四被及于子孫如水溢而旁及之。曰溢文之德達之家國天下散之行事子孫一取而拾之曰收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無所抵牾曰大順我行之曾孫又行之世德愈厚世澤愈長曰篤此俱重文德不重子孫能繼上。

維清

文王之典敬止之迹也。故當清緝熙下二句亦非所以當法之故只一直說下此原重文王之典法文典意輕緝熙者只常常清明便是。肇禋句只見文典用。

之類。何必以肇禋爲武王時至今當成王時時議迂闊達者通之。太平有象便是頑根有成來。

烈文

按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尸歌烈文首二章嘉其助祭錫福之功。末章進以德受之以德正所以不忘其功。烈文句輕錫茲三句一直相承然意有次第。祉福以王者一身言無疆則進之子孫矣。無封四句不可以崇德報功乎對上二句只引起下二句意說爾在國之賢如此已當尊崇况又念此戎功之

側箋

卷十二 周頌

三

不可混乎維岸皇之亦只世繼侯封日益昌大不作加地加律說本章無競四句只論箇理末以前王實之方是徵驗處當奉祭廟廷時就人心思慕前王來作證佐使其惕然有感勸處而戒飾勸勉之意自諄然言外若說勉其取法先王便不警切無競四句與抑詩不同彼重感人而此重無競與不顯也。

天作

此祭太王之詩大意重太王上康之處要見荒之者在。前故文王之烈得以踵事增華變本加厲卽保之

處亦重太王開闢艱難。戒意不重。曰荒之日康之玩兩字義見。創守之異三之字俱就岐山說。

昊天有成命

此詩當以心字作主。繼世之君多以成命可徵。于是心安逸豫。無以為承藉天命之基。如築室者基址不固。雖棟宇巍然。已有土崩之勢矣。成王以不敢康為心。夫心之不敢康者。不狃狹小不落疎浮。故其所以基命于夙夜者如是。宥如是。密夫宥密之心。決無間斷。決無昏昧。故曰於緝熙單厥心。居心如此。成命在爾。備箋。卷十二 周頌 四

我將

葉枯陶匏。繭栗祭天于南郊。尊之也。牛羊簠簋。用俎祭帝于明堂。親之也。尊故配以始祖。稷是也。親故配以祖文王是也。人于首二節分開。末節打合。甚無謂。此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天。原以天為主。文王為

配。故末章只說畏天。且惟天眷文。惟文格天。法文王正是畏天中事。說畏天已自包却。傳中呂氏之說甚明。何必窺管刻舟如此。我將三句對天之詞。不得涉諺。有以我字為躬親。維字為不敢過等語。俱不可用。儀式刑不過重。豈成文古人多用此法。如自古在昔。先民之類。伊嘏文王。輕只祭時稱仰之詞。其右之既。右享之總言。其享非于天則疑之。文則信之也。註蓋不敢必與見其必然。皆說詩者之詞。非詩中意。

時邁

備箋

卷十二 周頌

五

王十二年巡狩見周禮。然武王受命七年而崩。此會同祭告。是華商之後。巡行侯國。秦岱嶽夏南嶽。秋西嶽。東北嶽之事也。故曰時邁。首章昊天其子之。設問之詞也。應之曰天寔右序周矣。今諸侯震疊百神。懷柔信乎神人。俱以我王為后矣。于是復歎之曰。昭明乎我周也。在位序文德。求此一王之新政。所以順天心。開王業也。昊天之子之允矣。惟王能保之也。首章其字疑信審度之語。與下寔字兩允字正相照。蓋武王誕膺天命。眷念靡常。口吻間如有旁皇不自信之

意正其敬畏天心。虞右者右之臣民之上序者序之。夏商之間百神不止河嶽河嶽特其大者考其典章之合否曰式次其功罪之差等曰序求懿德如訪洪範于箕子陳丹書于太公俱是。

樂望。燔柴以祀天望秩以祀山川五嶽四瀆望而祭之故曰望。

執競

此祀武王成王康王之詩。或曰祀武世室而以成康配也。頌三后處俱有功有德執競不顯德也無競是

備箋

卷十二

周頌

太

皇功也。武王之功甚光大故自其內之所運者而言曰執競。成康之心甚密故自其外之所著者而言曰不顯。然守成之德難見不如創垂之功易見。故詩兩呼成康而申之曰斤斤其明斤斤正不顯之德也。見其德于無競者為有光而上帝是皇非偶也。奄有句輕只引起下文之詞。鍾鼓二節有以樂備禮謹分者未是上既言三后之功德矣而樂之作正所以象功昭德樂大者難于和今如是嗶嗶也小者難于集今如是將將也皆三后之功德和之集之也。由是而

降福祿祿亦三后之降之也。稷稷則簡簡矣此正工祝致告之時主人未敢怠玩威儀尚爾反反而三后醉飽于上福祿之來反覆未已孰非啓佑之餘休哉。如此說方開照有情威儀句原不甚重。

思文

周人推后稷以配天首唱之曰克配正明其非泰禘也。下正克配之寔后稷教稼本是小民本分中極質極樸之事。然經天緯地俱從艱食中出。天下文章孰大于是。故曰思文。周人此詩似更于教化過重。正是

備箋

卷十二

周頌

七

善揚厲祖德處立我黎民開說下來年又于粒食中指言之。陳常只在養上看出敬敷五教自是契司徒事。註中皆得以陳甚有分曉。曰帝命率育稷本體天心以養兆民德之及民與天無二配天何疑。立我烝民予意不作粒字解只是立命立德之立于極字更關切且來年下已言之不必重舉如此章意全就陳常一邊于思文之肯更覺融洽蓋不言禘事而言教化詩人微顯闡幽之意也。冬至郊祀惟二麥生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者也。

乾爲金。麥。金王則生。廢則死。歷四時而成謂之首種。春秋無麥則書。來牟之重如此。

臣工

舊說以咨茹爲敬在公之事是也。然以下章爲咨茹之事。似尚未妥。蓋三月治田。豈待咨茹而受上帝之明賜。何以爲成法大抵成法所包甚廣。如鄉遂用貢。都鄙用助。及一切脩稼政。簡稼器。凡屬明農之務。皆是但力田者。爭時進功。是第一件緊要。故下文只詳此意。時方暮春。便念二麥將秋。西成在轉盼間。總是維恐後世之意。然亦所以敬在公也。臣工如鄉遂之司稼司農。都鄙之田畯。田正。皆是保介。又從中拈出一人言之。兩節俱以聲聲起。正是未語咨嗟。具見殷殷重農。丁寧告誡之意。錢以啓土。五耕用錢。鐸以去草。五耨用鐸。

噫嘻

曰成王則康王以後之詩。周禮三十里爲一部。一吏主之。其吏皆大夫。此當是戒其主吏。故曰三十里曰十千。率字一氣說下。播必先耕。發四句。有以地與

人平對者。亦不妨。但須圓活耳。蓋率一川十千之衆。耕一川三十里之地。非地自地。人自人也。玩亦字自見。

振鷺

振鷺有容。二詩詞意相類。疑皆爲微子而作。而振鷺不明其事。故總以爲二王之後。然宋既仍殷舊。尚白以振鷺之潔白。象其縞素。似更有未備之

詩意。以德爲主。容貌德之符也。聲譽德之流也。振鷺二句。不可作興體。尊之曰客。親之曰我。客容就助祭

備錢

卷十二 周頌

九

時容止言。非顏色也。無惡言。奉之爲君。無數言敬之爲客。自其已然者言。庶幾幸詞。非期望之詞。因人無惡數。而幸其能保此。非即此是譽也。

豐年

豐年二字。吸起章脉。黍稷之性異宜。兩者俱多。則真豐年矣。萬億及秬。高廩之數也。烝畀二句。頂酒醴言。洽百禮。包養老尊賢各項。在內與載芣章不同。降福句。言豐年之祥。徧也。

有瞽

周人始作樂而合乎祖。故賦有聲樂以昭德報功。始成之時。不知果否亡悖。故合奏于祖以驗之。首章樂工備也。二章樂器脩也。三章始言作樂之盛。傳于首章言總敘者。言有替便見得作樂言在庭便見得合祖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眡瞭三百人相之。作樂者瞽師。設樂者眡瞭。庭祖廟之廷。說在周便見是一代新聲。設樂二句以簫爲主。簫上有業。業上有崇牙。崇牙之上有樹羽。懸鐘磬之制作。懸下應田者非應小鼓。田大鼓。縣鼓。卽縣應田。非言

傳箋

卷十二 周頌

十

潛

此冬薦魚春薦鮓之樂歌。冬魚性定。春鮓始來。故薦之。享祀介福俱要切。嘗魚說。

雖

此詩是武王既得天下以祭文王。玩詩意重在得諸侯上。故首二節言諸侯獨詳。下二節正是歸美先王之德。不作奉祭之由。穆穆孝子主祀。無此一段玄默深默之意。不足以通神明。亦非以相祀有人。遂晏然無事之謂。於薦廣牡只是陳牲以告。辟公相之便了。時講紛紛。必謂辟公以廣牡助祭。可笑之甚。眉壽黎祉皆已然事。正昌後之。既右二句就今日之祭言之。又見廟廷肆祀皆宣。皆文武之德自貽之。非孝子之有以及親耳。

卷十二 周頌

三

言文德曰肅。雖曰穆穆此辟公。天子分明畫出文王精神來。

載見

諸侯之來本爲來朝。而是詩之作則爲助祭。首章諸侯來朝也。二章率之以助祭也。三章歸功于助祭者。如烈文之義。章者禮樂政刑之屬。非祭典也。龍旂三句不可以車馬見聞對看。只照本文平平敘去。車旂服物之有光采足以增輝上國。故曰烈光以孝以享。

重王者率之以祭上孝者盡志享者盡禮介眉壽三句一申說言壽以享福也。根上孝享來。此處且不須說諸侯爲我介之之意。眉壽則多祜之永可知矣。即此之謂多福。即此之謂純嘏。烈文三句又拈綏以字俾字始致歸德僻公之意耳。

有客

按書微子之命。成王既誅武庚。乃封微子于宋。以奉湯祀。此蓋其受封之後。來見周祖廟之詩。首章言其始至。後二章皆言其將去而留之。讀此詩見王者待

備第

卷十二 周頌

三

人忠厚。無猜無疑。其一種殷勤篤志之意。千古猶可想見。三代而下。此風不可再矣。即微子受封于宋。以存先王之祀。殆如虞賓之類。彼視天下非吾家物。而惡得專之。此正堯舜揖讓公天下之心。在夷齊兩賢之上。第難向三代以下人說耳。

有妻有且句。有就微子威儀說者。有連下句僕從說者。並存之。左右字。綏字。妙得留賢之意。用天子禮車。則大路。旂則大常。用天子樂。朝廷以雅。宗廟以頌。所謂淫威言。淫于等威之外也。此亦于綏之中取其

最重者。以示可留之道。非自誇其待客之厚。

武

此大武之首章也。樂以武名。此詩不敘武功。專言其用武之意。亦猶思文頌。稷言乃粒。而重陳常。不獨揚厲之工。前聖父子祖孫兄弟。實有一段相知處。欲以示天下萬世耳。無競維烈。就混一天下。虛說下爾功。正與此相應。凡文二句。董仲舒所謂作樂者必本諸始。反本之謂也。此處點出文王允文。又見大武作述。不獨爲湯之忠臣。更爲父之孝子。正是發墨點暗處。

備第

卷十二 周頌

三

遇劉有以止紂殺言者。有以歸馬放牛言者。余謂二意皆有紂之播虐。剖心剝孕。斷脛皆殺機也。于戈弓矢。兇器未藏。猶殺機也。武伐紂又戢于戈。纔是遏者。定爾功言。能嗣文之德。致此無競之烈也。

閔子

此詩不必強分渾一章讀之。脉自井然。成王當日痛瞻衣之不及。哀慕不忘。誦章首三言。何等悽愴。忍悲。即此便見守成之難。即此便見守成之本。念皇考。却從皇考之念。皇祖處。此等處。比尋常孝子。終天之痛。

世主守文之道較深較遠。周家祖孫父子淵源。只是
一敬文。曰敬止。武王之受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成王
曰。夙夜敬止。永世克孝。孝即敬也。夙夜敬止。敬即孝
也。繼序思不忘。即上夙夜敬止。推已明心。勉敬之意。
不必更入敬字。不忘就成王心上說。有天下曰業。以
天下相承曰序。又承上武繼文成繼武生來篇中。閤
于字於乎字。惻然可念。

訪落

通詩俱道其延訪之意。首二句言已欲率昭考發其

偶箋

卷十二 周頌

十

端也。於乎二句。言昭考之未易率也。將予二句。即上
悠哉之意。而申言之。猶顏子之所謂欲從末由。子
小子語氣于此一頓跌。未堪多難。蓋言昭考之不可
以不率也。昭考之率文王也。陟降庭止。今日之紹
考亦紹其在家者。正率之之事也。而二語結
之。語意一滾而下。原無層節。有以泮渙而上。為道之
難求。紹庭四句。為求之于事者。大謬。

艾之為言盡也。道遠故不能造到盡處。紹庭二句。以
紹字貫下。庭家二字。即奠塋之義。似不得如常講拘

著何事。保其身使之安也。明其身使之哲也。有以保
屬多難。明屬泮渙尤謬。

敬之

首節俱是述群臣之言。敬之不是敬天。只是戒慎。便
是天惟顯思二句。相承說。無曰高高三句。正言天之
顯處。陟降二句。亦一申說。茲字正打上士字。二節不
聰敬止。言已之不聰。而未能敬也。敬須有箇入門入
門之法。只要心體光明。而求光明之法。又只在學。就
將學也就將之不已。緝熙也。緝字從日月推出。熙字

偶箋

卷十二 周頌

十

從就將得來。學至緝熙。則光明之心體復矣。光明者
一私不存。萬理明淨。光明明德也。緝熙。明明德也。此
便是敬之極功。不言敬而敬在矣。顯德行與光明不
同。光明就自家心體言。顯就人所告戒有形迹可據
者。蓋示之不顯。非不聰所能領。而所謂就將緝熙
者。亦或有似是之說。此成王意也。

首節余意作成王自言。更安不知朱注何以作羣臣
語。然相沿已久。不得不從。二節不聰字。猶不肯不候
不穀之謂。今俱作緊要字。而謂下光明字。即此聰字。

明原屬心屬目聰原屬耳何必牽統
趙士會曰學是心學包得敬在說學敬便差此論精
甚

小恙

訪落傾始也所以處常小恙謹後也所以處變成王
此時說誅管蔡骨肉之變一為慘然一為瞿然然終
有不忍明言者故借蜂鳥為詞此成王傷弓之鳴亦
關弓之泣也不得以管蔡明說纔是詩意首句悔恨
懲創之詞注何所字與其字神情不合莫子弄蜂四
備箋

卷十二 周頌

其

句舊以輕使輕信平對而以莫字貫下于詩人委婉
之致真不翅卯酉相望細味之此中有無限悔恨意
在莫字肇字絕妙云蜂能螫人莫子蜂之使也此自
求辛螫而已其始也見挑蟲而信之豈意其終忽之
間拊飛遂為大鳥哉如此詞有迴翔又復于
懲之旨有會未堪又集呼應甚緊猶云事已不堪
變又叢集也集蓼有暗指管蔡說者有謂此時已平
管蔡只泛言者還就管蔡作痛定思痛語咎嗟慨嘆
更覺有情

載芟

此詩大指及秭以上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為酒以
下至胡考之寧是祭祀燕享豐年之慶末節則總承
上文推其由來之遠以歸功于神此報賽所由作也
細分之首節之言耕芟并如薙氏之芟艸柞氏之攻
木此反土之耕也二節之言耘初治田除治其故根
之未盡者也三節始播種之耕也四節種也五節苗
生未齊時也六節苗齊生而耘也七節前三句穫也
酒醴貫下三項俱就國家說皆豐年之慶也未節感
備箋

卷十二 周頌

其

神休之遠也
思媚其婦當云思媚者其婦也有依其士當云有依
者其士也舊作士媚其婦婦依其士尚欠直截面活
是漬種谷未圻時其遠是穀含氣欲生時有厭言苗
有先時而長其長者傑然厭厭言苗已同時皆長無
不厭厭然故不可不耘耘必詳密曰綿綿在野曰穫
濟濟以穫之人言在場曰積有實以積之禾言萬億
及秭言收成之多也有指為積之數者百禮與豐年
章不同此專就祭祀言如裸將妥侑迎賓送尸之類

祭祀燕享俱屬國家說邦家之光非賓客增重邦家之謂大有之年燕禮豐隆自是邦家光顯處若凶荒殺禮氣象豈不蕭然且以地言今以時言振古兼地與時言

良邦

首二節耕也三四五節耘也六節穫也七節豐年之祥也未節報賽也伊糾伊趙桎桎栗栗如墉如櫛俱體物妙語特壯秋祀方社各用其方色如小雅以其駢黑之謂也

偶箋

卷十二 周頌

七

絲衣

說曰絲衣士執事于王祭而飲以旅酬之樂歌儀禮賓三獻尸之后主人遂獻賓及宗人而宗人視濯視牲實在祭之前夕蓋于祭之後通敘其始終相視之敬而歌之也首二句只言服此之人不重紆與休休上自堂徂基省器也自羊徂牛省牲也鼎省觸也三省皆往告于基壺濯豆在堂上故曰降牲與龍在門外故曰反自堂徂基但言所往之處不言所為之事羊牛但言所視之物不言所往之處互相足也

鼎簋不言自與徂蒙上文也兕觥三句正是獻尸之後行旅酬之禮不與祭對看不吳就言語上見不放就威儀上見胡考句就士言之

絲衣 爵弁玄衣纁衣皆絲為之弁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

自堂三句 門左右皆有夾室謂之塾塾前謂之基主人所立在内西塾之基與西階相直處士升自西階至東序視壺濯入東房視籩豆乃及西堂視几席兩敦畢因及西階而降往于基告曰濯矣具矣羊牛

偶箋

卷十二 周頌

七

在門之外居鼎之南又往門外視牲反于基以告曰充矣又舉鼎簋觀之反于基以告曰潔矣此禮之次也兩敦受黍稷器簋鼎蓋

句

朱簋儀謂此下四詩皆大武樂章似有禮此詩于養晦用介處須看得好莫將武王作用說來與操恭相近先儒謂武王十三年以前無非事商之心迨後非觀變守臣節也用介非幸災順天命也拈二時字纔見聖人無利天下之心只是與時偕行爾公允師亦

只是師其時。非師其武。歸馬放牛之後。子孫安享太平。何武之足逞哉。於錄以器勢言。守而不動曰達。蓄而未發曰養。純熙有王。氣昌隆。光輝不可掩之意。躊躇有仁人無敵之意。造訓爲就業之有造于后。人者言。公小雅。厲功亦作。公時講謂公者言其無私。似強。

桓

此武王克商之後。頌其用賢士以致太平也。綏萬邦三句。意本跌向下面。而匪解句。正承上接下之詞。保有厥土。用之四方。天子以四方爲家。四方有人。則家

傳箋

卷十二 周頌

千

已定矣。舊以上除暴安民。下任賢治。平對不知何解。於昭于天二句。總是贊詞。於昭如至治馨香。感於神明。意與泰誓。穡德彰聞語。正相反照。然於昭句。不宜頂上克定句。謂家定。則民安。民安。則天慰。皇以問之。亦不宜頂上於昭句。謂惟其於昭。故宜其代商也。各各虛描爲妙。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然王者時雨之師也。故屢豐。保有要看保字。後世創業之君。與其臣披艱掃穢。出萬死得一生。而爲盡弓藏。往往而是。蓋刻薄之風。熾保

全之義微矣。漢高。大風。一歌。帝王氣象。千年在聲。聞至今。誦威加海內。安得壯士之語。頗與此。桓桓四方。意境彷彿。然韓范越。醢使功名之士。聞此。氣盡雖三代。而上君臣相保。並無保全之意。不宜並論。乃俯仰古今。亦自見其不相及矣。

賁

詩以賁名篇。武王大封于廟作也。徐儼弦謂後人所作。兩我字。俱代武王。口氣。武王既受命。封建自應在開國之初。安得非武王事。文王二句。見分封在今日。

傳箋

卷十二 周頌

千

所以分封者。皆文王功德所致。武王推本先德。自當如是。敷時二句。正明已分封之意。然不口分茅土。而曰敷。繹思最可味。今日土宇。飯章。凡土宇所在。皆文王功德所在。言此。欲諸臣知締造之艱也。曰我祖求定。欲諸臣之共求其定也。末二句。將周命再一提醒。以警惕之。可繹思者。在文王。則當敷思者。在諸臣。語氣正相呼應。但此詩以安天下爲主。勸止只就求寧觀成上說。時講云。肇造區夏。于服事。有得至于繹思。亦欲其共安天下。若謂武王恩澤。不可不念。又沒題。

之極矣

上釋思就文王說下釋思就諸臣說朱傳如此世皆從之余意不然兩釋思即書汝往欽哉汝念哉同宜一樣看分封大典王者申命而遣之丁寧訓誡反覆詳慎如云我今敷此大封之典于是汝釋而念之我益往而求天下之安定也嗚乎此時周之命也女釋而念之哉如此覺情詞踴躍快暢文王之功德上勤止句已言之矣何須再贅

般

偶箋

卷十二

主

武王既踐阼周行方岳祭告朝會此即舜巡狩柴望秩于山川肆覲羣后之事蓋得天下必告于名山大川禮也陟高山三句是祭告事敷天之下二句是朝會事然因朝會而祭告不可平看陟高山三句內雖言祭告而朝會已在其中陞山喬嶽即高山也高山有狹而長者有高而大者皆陟之此就一岳言由河所以周四岳也不重在河亦不重在翁上如云泛河水之安瀾云耳敷天二句正發朝會之意首尾再喚時周之命見天命人心咸與維新令人有暢然處亦

見新朝氣象然不必就命令說

詩經偶箋卷十二終

偶箋

卷十二

月頌

主

詩經偶箋三頌

魯頌

南昌萬時華茂先著

諸伯會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襄時。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于坰野。尊賢祿士。脩泮水。守禮教。東略淮夷。新作南門。脩姜嫄之廟。復魯舊制。未徧而甕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于周。而作頌。按王肅云。當文公之時。魯賢臣行父。請于周。而令史克作頌四篇。以祀是魯。頌皆史克筆。而班固王延壽以爲奚斯誤矣。

偶箋

卷十三 魯頌

一

崔爰曰。魯不當有頌序。每篇言頌者。名生于不足故也。

崔仲鳧曰。魯其頌之變乎。頌歌諸廟。魯奏諸朝。頌嗣祭其先。魯臣禱其君。頌美其成德。魯願其間治。頌以祭魯以燕。是故魯頌氣溢而詞夸。周文之極弊。也不繼以商幾滅。質矣。夫檜曾無幽。則人望絕。春秋不書獲麟。則天道竭。

駢

衛之美文公也。曰秉心塞淵。騶牝三千。魯之頌僖公。

也。曰思無疆。思馬斯滅一也。考牧國之大事。故拈此一事言之。每章上思字。就平日政治各項泛言之。下思字。始着落馬上。無疆思之遠。無期思之久。無數思之勤。無邪思之正。彭彭言盛。在在言多。力釋釋言長。驅不息。祛祛言強健。馬之盛。還於彭彭等字。見之不在歷舉毛色上。凡說無疆等。要與末句相開。易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馬。臧者。行地無疆。故應上無疆字。騶雖不稱力。有材力者。能耐遠。故應上無斯字。易廣八卦傳。于坎曰。爲馬足。爲作足。馬之作足者。其行無

偶箋

卷十三 魯頌

二

休息。故應上無數字。馬善徂者。不失其馳。故應上無邪字。都各章自相照。薄言略舉之。詞略舉已無不有言盛也。

有騶

此燕飲而頌禱之詞。首二章燕飲也。末章頌禱也。舊于首二章以嚴而恭。和而節。立說大泥。只是飲而洽。情以相樂耳。夙夜字。不必滯。活看。振振鷖四句。有以舞與樂平對者。有謂鼓以節樂者。后說較安。然謂振鷖之舞。爲伶人。醉言舞之舞。爲自舞。亦似不必。自今

以始非一歲也。有穀不專指禮教信義寬說。此于晉樂兮稍黏上文意與前二章略別。

泮水

美僖公能脩泮宮也。在泮飲酒而上述當日事。慶幸而贊美之。既飲旨酒至末皆頌禱之詞。獨詳于淮夷者。淮夷世為魯害。書載伯禽奄宅曲阜。徐戎並興。春秋僖十三年。嘗從齊桓公會于鹹。為淮夷病。杞十六年。從齊桓會于淮。為淮夷病。鄭凡人之頌。固生于其所不足者也。首二章要得瞻見之意。魯侯之旅。猶昔

偶箋

卷一三

三

也。鸛聲猶昔也。馬猶昔也。以今之戾泮而頓覺其後。後焉噉噉焉。躊躇焉。與衛之儀。若以泮而重。自魯人見之。然也。小大之從。所謂環橋門而觀聽也。匪怒之。教所謂敬敷五教在寬。一時泮水之士。所謂春風煦之時雨澤之者也。三章之飲酒亦幸詞也。而下遂以頌禱之言致之。大抵詞之頌禱者。意長而語短。一事不足以盡其意。又取一事以進之。既飲旨酒四句。願其壽而又長道以服衆也。移穆章願其敬德敬儀。以則民。願其允文允武。以裕祖。明明章願其以明德服

淮夷皆頌禱也。濟濟章言魯之所以制淮夷者。不徒在致武而在得人。德心句重下之勇以成功。和以居功。皆德心也。角弓章言魯之所以服淮夷者。不徒在軍容而在廟筭。爾猷句重。勝筭在我。角弓束徒御。皆猷之輔也。而下遂以淮夷納款歸焉。

二章其音昭昭。言臨幸泮宮。人人傳播其聲。國中也有作講稅橫經之音者。謬

偶箋

卷十三

四

三章既飲旨酒四句。有以飲酒而介壽。以道而服人。平對者。未是只串說下。為妥難老不宜講作長生。壽幾何。形容易老。今飲酒介壽。若使之不遽老者。然長道如仁義禮樂。皆是過泰論。振長策以御宇內。謀之善者。曰長策。道治之善者。曰長道。羣醜指魯衆言。

四章穆穆句。輕則民裕。祖平對重二敬字。二允字。又武兼備。所謂無不孝也。多祐泛說。不必是烈祖所錫。只自求多福意。

五章既明其德。正是服遠之本。不得以文德武功對

看既作泮宮二句。亦非文德感化之謂。只形容泮宮脩治氣象。收觀之詞。虎臣四句。兩在泮。亦點綴語重。獻功不重得人上。

六章德心句。重看德心者。鞠躬致主。同仇殲敵之心。也有此心。自然立功居前。爭功居後。蒸蒸衆也。皇皇大也。不吳不誼。謹也不教。不輕躁也。誦問訟之官也。七章兵備兵謀。開說稍重。謀邊此卒獲。正是孔叔不逆卒獲。生于平日不服上來。言其後日畢竟獲也。八章元龜象齒。南金皆所獻之琛也。禹貢淮夷之貢。物以獻誠之屬也。

偶箋

卷十三

五

頌珠暨魚。厥篚玄纁。繡荆揚貢齒。草九江納息大龜。惟金三品。荆揚皆有之。淮夷惟此三物。亦見其搜異物以獻誠之屬也。四章之化民與三章之服衆不同。服者只是行此道以服之。與服人以善事同。化者敬自脩之。而民得于觀感者自化。却與道之以德事同。五章之明德與四章之明德亦不同。所謂敬明其德者。就己之德而言。即大學之明明德也。所謂克明其德者。是脩德以服之。即論語脩文德以來之也。七章之卒獲與八章之

懔懔。悟亦不同。按者以智力屈之懔者。彼自覺悟而來也。

閟宮

此詩美僖公脩廟而作篇中皆張大其詞。以爲頌禱。猶斯干之意耳。首二句先提出脩廟即推本有廟之由。乃直從源頭說起。自赫赫姜嫄至續禹之緒。見周人之始生。自后稷至克咸厥功。見周人始有天下。而有周則有魯。自王曰至附庸見魯之始有封國。而有國則有廟。有廟則有祭。故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而下

偶箋

卷十三

六

始言僖公祭郊廟獲福之事。秋而載嘗四節。是詳廟祭之福。天錫公章是詳郊廟之福。末章申明脩廟與閟宮二句相應。此其大略也。然此詩原因脩廟而廣言之。故周公之孫十二句。合言致敬郊廟而獲福。秋而載嘗以下。言廟祭者致詳。而天錫章只言獲福之多。不言郊祭之事。此等處俱有分曉。不可艸率放過。首章閟宮深閟也。惟深閟故恤然清靜。實實以下。盤基言枚枚以上。結構言此二句。正當日脩廟事。下原始以誦之。魯爲周之支。周爲后稷之胤。后稷爲姜嫄

之子故從姜嫄說來然自此至附庸止詩意只以啓
伯公耳赫赫六句稷降生之異降之九句稷功業之
隆然九句中自百福至下國是天降福以及于稷就
封有邵言俾民至下土是稷降福以及于民就教稼
穡言曰百福者稷以種植封是降之百谷降之福也
重穆植穡非專指黍稷教稼是就百穀中種有先後
無有早晚者言有稷二句與黍稷二句又不同上
天降之意爲重此則教民徧植上說亦有下土正項
四有字說去謂稼穡之教徧天下也續禹之緒句輕

卷十三

七

二章推言周家自太王初盛文武興王只引起引公
相業爲下卦魯張本前商言其勢也從伯公時推言
前所由剪始於太王非太王初有此志也故極也伯
公也言糾惡苟有絲毫未稔天命苟有絲毫未絕武
王決無絲毫受節之意惟到天命膺極始與牧野之
師此語形容武王應天順人曲盡克成厥功已包周
公在內然不必補說侯以列爵言字以分土言
三章上俾侯于魯告周公以其意而此乃命魯公以

鄭注
何遜
水二句
可也

就封也亦見郊廟之典于此脩矣龍旂四句廟祭也
皇皇三句郊祭也是饗二句郊祭而後福也舍下天
錫章意在周公皇祖廟祭而後福也皇祖注指羣公
不是后稷舍下秋嘗四章意在獨龍旂二句諸說紛
紛有指郊祭者指廟祭者亦有兼指郊廟者爲廟之
說者曰明堂位魯君孟春乘大駟戰弧鞞旂十有二
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郊祭非龍旂也爲郊之說者
曰周禮司常載日月之常交龍爲旂旂十有一旒日
月即龍旂也郊特牲亦曰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

卷十三

八

月以象天也故意其爲郊也留此再考郊只孟春行
之故春秋二句定屬廟
四章至七章詳廟祭獲福之事公車云云是武功亦
曰致敬于廟者武功亦善繼述中事也泰山二章就
獲福後言之也載嘗至洋洋所謂匪解不忒有慶以
下皆福女之定也牛觶則不肥夏制以福衡見其豫
也自壯祀周公羣公則用騂所以別周公于王者也
犧尊祭器也毛魚載羹祭品也毛魚一物載羹二物
籩豆大房三件籩豆魯公十二周公十六大房以載

三萬
徒下
不舉
而行

牲體亦器祭也。舞大夏象文。大武象武也。俾爾六
句。只散散說去。不必強對。俾爾神使之也。方盛為熾。
無所不盛。為昌。有年為壽。維祺為祿。不虧句。上地無
侵削也。不振句。人心無動搖也。三壽三老也。國陵合
上總魯邦是常意。

五章公車至。敢承皆武功也。有謂千乘之車。徒不應
止三萬者。要知千乘三萬。都詩人偶舉之詞耳。朱榮
以飾矛。又以二綠。勝以約弓。弓又以重。此公車之
盛。弓與矛載之車上者。故屬車公徒之。貝以飾之。
偏集

卷十三

九

朱紱又以綴貝。烝徒增增而盛。此公徒之盛。齊桓北
伐山戎。莊與其謀。南伐荆楚。僖與其會。伯禽封魯。莊
徐並興。故曰戎狄膺。荆舒懲。下又將福壽反覆言之。
言謂年之富也。齊與試味一。齊字舉朝皆老成。不止
于三壽矣。無有害無後艱也。

六七章反覆其詞。皆以擴土字為說。乃福之最大者。
以終保彼東方之意。泰山曰所。龜蒙曰奄。有見經
日保有。皆以封內言。餘所未有者。故皆以遂荒冠之。
徐宅海邦。皆連屬魯之東者。淮夷蠻貊。皆連屬于南。

者。魯侯是若。順魯侯之欲。非人之順于魯侯也。

入章郊祭獲福。故首揭一天字以別之。正所謂是幸
是宜。降福既多也。還句散說。不必牽合。肩壽保魯句。
保已有也。居常句。復固有也。燕喜句。一身之福也。令
妻句。一家之福也。宜大夫句。朝廷之福也。邦國是有
句。邦國之福也。既多受祉句。安頓絕妙。若此呼吸。純
字精神。活現人必壽而後福。可享前日肩壽又曰黃
髮兒齒。此之謂純嘏也。

九章脩廟之事。正與前二句相應。斷截之所生之處。
偏集

卷十三

十

也。度其制川之宜也。尋尺適其長短之質也。松栢
句。制之。像也。路寢句。制之。弘也。新廟句。另有廟本故
官。僖公新之。故曰新廟。孔曼且碩。即上有易孔碩。奕
奕之意。奕斯處。要補人僖公。萬民若者。慰崇德報功
之心也。

公年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官。閭官
當為羣廟。魯申公則謂僖公新作后稷文王之廟于
太廟世室及孝惠莊桓四親廟之上。而使克誦之。非
孔子所錄也。

商頌

那

商人尚聲故盛稱其樂一章臭味未成滌蕩先舉時也二章樂三闕乃出迎牲時也三章鐘鼓交作九獻既終時也未二章復言祭義之遠而以氣類異之也始祭以鞀鼓當祭以鞀鼓以管以磬祭成以庸鼓萬舞亦互言之

首章那言多已總前三章意單言鼓者鼓無當于五聲五聲不得此不和樂之成在于鼓也鞀則鼓之小

側

卷十三

商頌

上

者故連及之王制云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鞀將之注云祝鞀皆所以節樂是樂成亦由鞀也鞀以兆奏鼓者也播鞀則鼓從之奏鼓簡簡不兼鞀下淵淵亦不兼鼓衍烈祖自我衍之也未說到感格上

二章後我思成鄭注云安我心所思而成之也夫心之所思思祖考也如或見之則思成矣緩字亦妙思不成故不能安思成故安鞀鼓四句合鞀鼓與管與磬而以和平二字腰聯之磬乃堂上升歌玉磬非堂

下收樂之石磬玉磬聲清越以長聲有定準非若諸聲可以人力高下故依磬聲則為和平今堂下之聲與堂上之磬和平如此赫然湯孫汝之樂可謂盛矣極其稱贊之也彼此相濟為和高下適均為平穆穆厥聲盡在上四句內

三章凡祭將畢則鍾鼓盛作如楚茨之鐘鼓既戒鼓鐘送尸亦其証也有數以清濁高下言有夾以綴兆疾徐言亦不夷憚亦字包周頌先祖是聽在內可見商文簡古

側

卷十三

商頌

主

四章叠言自古在昔先民只見前人所傳授不作商先祖說溫恭二句言自三闕以至九獻無時不敬其事不分事與時言顧字湯孫字有冀望之意

烈祖

首章是奉祭之由二章載酤進羹正祭時事然所云有秋之祐未盡也故又以得人得天並言之見今日格享之必然受福之無已皆烈祖所貽也黃耆無疆降福無疆執非申錫之無疆者乎首章先祐合下天命人心如方命厥后是也申錫一

路溪下。有秩。自然無。禮斯所指今王也。二章獻酒進羹。是一時事。然其序先酒而後羹。清酒為灌獻所用。羹定則熟薦之時。故耳。看本文既字。亦字。不宜拘拘作封。只一路說下。秦假二句。就進羹說。無言靡爭。以主祭助祭分。三章約獻三句。得人。自天降康二句。得天。溥將句。過遜之詞。以格以享。自諸侯之助祭言來。格來享。則祖考歆之矣。

玄鳥

此詩諸說紛紛。有謂兼祀契湯。武丁者。有謂兼祀湯

側第

卷十三 商集

十三

武丁者。有謂專祀湯者。有謂專祀武丁者。有謂宗廟之樂歌。總言商先后者。余折衷之。謂祀契章首三句。只似說一緣起。不應無頌契一語。謂祀契非也。謂祀湯後。不應重敘武丁。且作于武丁時。不應以武王自予詞。肯夸耀如此。謂祀湯非也。謂宗廟之樂歌。亦無指寔維祀湯與武丁及專祀武丁。二說近之。然小序以為祀高宗。更似可信。近日沈無回亦主此說。宜從之。惟祀武丁。故本之契。以見商之所由生。本之湯。以見商之所由王。方命厥后二句。立后案。為武丁繼湯

中興張本。而繼承之曰。商之先后。受命不殆。以歸重武丁。曰在武丁孫子。若曰不在武丁。命亦幾乎殆矣。因曰此武丁孫子。固武王也是儼然一武湯也。有何不勝乎。是以龍旂十乘。無異方命厥后之日也。肇域四海。固無異奄有九有之日也。四海二句。又申前龍旂二句。景負句。又申前邦畿三句。此等處不必更添一步。前言十乘。此更逗出四海。前言畿域。此更逗出形勢。而受命咸宜。正與前受命不殆相應。言自先后以至武丁。無不宜于受命者。此百祿之所由荷也。百

側第

卷十三 商集

十三

祿。似當指後人說。亦就土宇人心見之。首章生契而曰生商。言商人之生。始于契也。宅殷土芒芒。堯封契。契居之也。武湯武字。正與三節武字相應。正域彼四方。言四方之封域。自我正之人。不得割而據之也。二章方命二句。承上正域來。方命厥后。就人心言。奄有九有。就土宇言。在武丁孫子。正是血脉流貫處。固承上不殆。亦推動本章文勢。

四章肇字。雖解作開。亦有始字意。再造之功。與開創

司也

楊用脩云。月令玄鳥。至是月祀高禘。以祈子。意者簡狄以玄鳥至之月。祈子有應。詩人因其事。頌之曰。天命曰降者。尊之貴之神之也。詩人之詞。興深意遠。若曰。仲春之月。禘而生商。斯爲言之不文矣。詩又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謂申甫爲嶽神所生。可乎。蘇明允曰。使聖人而有異于衆庶也。必將儲陰陽之和。積五氣之英。以生之。焉用此微會之卯哉。燕墮卵于郊。祿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二說可正遷史之誣。燕以春爲集。其來主爲孚乳。故古以爲祀高禘之候。

長發

此禘祭之詩也。商之業始于契。大于相土。集于成湯。而佐之者伊尹。故均頌之。潛皆二句。爲一篇之綱。自洪水至既發。祥之發于桀也。相土二句。祥之發于相土也。自帝命不違。至第六章。祥之發于湯也。而伊尹以元臣配享祖廟。故末章言尹之功。以終之。湯之德只是一敬。四章之不競。練不剛。系帶以敷。政也。五章之不震動。不懸疎。敬以用武也。六章之有虔亦敬也。

即上帝是祗之心也。

首章濬者。深沈而不淺露也。哲者。明達而不昏昧也。重聰明作元后人。君聰明又怕淺露。故曰濬哲。進而推之。世世有濬哲。故曰長發其祥。洪水四句。甚輕只發明洪荒甫闢之日。有娥氏已在幅幘之內耳。子簡狄之子也。生商與玄鳥章不同。彼言生商人。此言生商室也。

二章桓如桓桓。武王之桓。撥如撥亂之撥。書曰。敷教五教在寬。而此云桓桓者。當顯蒙之世。突以教化示人。使之就我約束。非剛健明決。斷斷不可。故曰桓桓。非以身教先之不可。又曰。率履不越。受小國大國就命之敷。教上說。勿誤作受封。遂字既字。妙寫達字之神。伊生昭明。昭明生相土。常爲王官之伯。長諸侯烈。烈就功業說。海外有截。亦非納土爲臣。只向化意。帝命以下四節。皆言湯之受命也。重一敬字。此章亦不宜以有時有德並看文勢。緊連爲是。湯齊齊字。最可味。與致天之届。届字同義。然此亦只言天命集。非言王業成也。湯降不遲。言天之生湯。恰到合生時。集。

聖教三句。一連直接說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日。躋之實也。遲遲正形容不息之意。就躋字上便見昭假。就日字便見遲遲。上帝是祇。亦是敬之純一處。終日乾乾對越上帝。若說以敬事上帝。便差。式九圍亦寬說下。正其事。

四。五章受共綏而為綴旒。為駿麗。所謂式九圍之命也。不競綏剛柔不震動。難疎此推日躋之敬見于行事者如此。小球大球是輯五瑞。小共大共是貢方物。綴旒謂總攝得他來。駿麗謂承載得他起。古人取喻。

備筆

卷十

前頌

七

親切上言文事。故以綴旒喻。下言武功。故以駿麗喻。競太急。綏太緩。剛太猛。柔太寬。震動有張皇驛騷之意。似為太過。難疎有畏懼慈怯之意。似屬不及。是道是總。即與上天休天龍應。

六章正湯伐桀事。有虞與前三章敬字相應。烈烈非由師衆之盛。由理直氣壯來。莫遂莫遠。從苞。蔡字生亦不得暢茂條達之義。九有有截。即上式于九圍與共綏之受也。韋顧二句。說剪桀之羽翼。亦不妨時說。與桀之悟此亦書生之見了。

忠時

力既伐韋顧。則兵

端已啓。有逼主之漸矣。縱使桀能改過。湯不復與鬪。罪之師將置身何地哉。本文分明說苞有三葉。則是翦其羽翼。而后錫其本根。亦未為不可。但此有綴攻徐戰意。非如後世之誦詐耳。

七章言尹輔贊之功。中葉謂相土以後。湯以前。允也天子。猶云真主一般。前云湯降。此云降于卿士。皆鄭重之詞。兩實字要得揚尹功。口氣緊緊疊說。

殷武

帝乙之世。武親盡當。桃以其中興之烈。特為百世不。

備筆

前頌

八

遷之廟祀之。非升祔之詩。首二章伐荆楚。三章服諸侯。中興之事也。四章畏天畏民。中興之本也。五章赫聲濯靈。中興之象也。末章則詳其立廟之事。

首章撻奮二字。有卓然毅然。鞭笞四夷之意。高宗當積衰之後。稍着一分因。仍姑待念頭。便陵夷不振矣。深入其阻三句。有以衰制二句。總承深入句者。有以深入二句。對末句。總承者。只順父登。登說為受。荆楚左枕江陵。右踞黔中。南負蒼梧。北依涇塞。險阻之國也。高宗深入其地。發其巢穴。盡致其醜類。使之勢窮。

力盡無所逃遁。故其地盡為我有。所謂有載也不曰功。而曰緒。上承祖宗。下開子孫。不似后世之好大喜功。而生事于四夷者比也。

二章責楚之詞。義正詞嚴。正是王者正堂堂問罪。與師氣象。說氏羌遠者如此。荆楚之近。可知說氏羌之自言如此。荆楚之勞王師者可知。說成湯又與湯孫之緒相發。說來享來王曰商是常。又見王顯只問他本等。職貢方物曰享。一世一見曰王。

三章服諸侯也。歲事所包者廣。即朝覲述職也。

九

朝宗其來以時。故曰歲事。稼穡乃歲事之重者。禍譴漂漂之意。形于言色。稼穡匪解亦非以。恃尚有不。敢自必。意在自殷武至此。俱是赫赫。光景五章特拈出言之。

四章言高宗之畏民。以畏天中興之本也。畏天只在畏民。畏民之實。只在賞罰二事。僭濫以事言。不怠違以心言。不僭濫即是無怠違。非又不僭濫于終意。命于下國二句。楚平諸侯服。對天言。故曰下。五章極字有歸往取正二意。而觀之中。

原缺

詩經偶箋十三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萬時華撰。時華字茂先。南昌人。是編成於崇禎癸酉。大旨宗孟子以意逆志之說。而掃除訓詁之膠固。頗足破腐儒之陋。然詩道至大而至深。未可以才士聰明測其涯際。況於以竟陵之門徑掉弄筆墨。以一知半解訓詁古經。其自序有曰。今之君子知詩之為經。不知詩之為詩。一蔽也。謝太傅嘗問諸從毛詩。何句最佳。遇以楊柳依依。對公所賞。乃在訐譏。定命遠猶辰告。譚友夏亦言讀詩不能使國風與雅頌同趣。且覺雅頌更於國風有味。易入處便入。終是讀書者之病。今之君子少此元致二蔽也。云云。蓋鍾惺譚元春詩派盛於明末流弊所極。乃至以其法解經。詩歸之貽害於學者可謂酷矣。